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一九四冊目次

尚史六十九卷世系圖一卷（二）（清）李鍇撰 清乾隆三十八年刻本 〇〇一

尚史六十九卷世系圖一卷（二）

（清）李鍇撰

清乾隆三十八年刻本

襄平李鍇鐵君甫

鄭諸臣傳

潁考叔　公孫閼　瑕叔盈（公子閼 強鉏附）

潁考叔者為潁谷封人莊公二十二年（隱元年）公既克弟大叔段于鄢遂寘公母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考叔聞之有獻于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緊我獨無潁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掘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三十

二年（隱十一年）公將伐許授兵于大宮潁考叔與公孫閼爭車潁考叔挾輈以走閼拔棘以逐之及大逵弗及閼怒秋伐許傅于許潁考叔取公之旗蝥弧以先登閼自下射之顛瑕叔盈又以蝥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我師畢登遂入許公使卒出豭[illegible]犬雞以詛射潁考叔者（左傳）公孫閼瑕叔盈並鄭大夫閼[illegible]厲公時又有公子閼及強鉏黨祭仲厲公自櫟入治與于雍糾之亂者（雍糾祭仲婿）殺閼刖強鉏（見莊十六年）或曰公子閼即公孫閼

原繁

原繁鄭公族也初事莊公莊公二十六年（隱五年）衛以燕師伐我祭及祭仲洩駕以三軍軍其前使公子曼伯子元潛軍軍其後以制人敗燕師于北制三十七年（桓五年）王以諸侯伐我繁奉公為魚麗之陳戰于繻葛大敗王師四十三年（桓十一年）莊公薨昭公即位繁事昭公昭公奔衛事厲公厲公出奔蔡復事昭公昭公遇弒繁事子儀十四年（莊十四年）傅瑕弒子儀厲公入殺傅瑕使謂繁曰傅瑕貳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納我而無二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位吾願與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父無裏言入又不念寡人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為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縊而死（左傳）

洩駕　良佐　洩堵寇

洩駕良佐並鄭大夫事莊公洩駕是為洩伯莊公二十六年（隱五年）駕敗燕師于北制二十八年（隱七年）我及陳平陳五父來涖盟及公盟歃如忘駕曰五父必不免不賴盟矣良佐如陳涖盟及陳侯盟亦如陳之將亂也洩堵寇又名洩堵俞彌事文公為大夫文公三十三年（僖二十年）滑叛我而服于衛寇及公子士入滑滑聽命師還又即衛三十七年（僖二十四年）寇及公子士再伐滑（左傳）（入滑者洩堵寇伐滑者洩堵俞彌同時同事當即是一人文公時又有洩駕惡公子瑕者上距莊公九十年此洩駕當別是一人）

鄭詹

鄭詹字叔詹爲大夫事厲公厲公後三年（莊十七年）齊桓公始霸我不朝齊齊執詹夏詹自齊逃入於復歸鄭（歸鄭事經傳不載）厲公薨事文公文公三十五年（僖二十二年）楚敗宋于泓還過我入享于我芊畢夜出文芊（文公夫人楚女也）送于軍取我二姬以歸詹曰楚王其不沒乎爲禮卒于無別無別不可謂禮將何以沒三十六年（僖二十三年）晉公子重耳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齊曹宋及鄭公不禮焉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啟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于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啟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

人（謂狐偃趙衰賈佗）而從之三也晉鄭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啟乎弗聽明年重耳入立立七年及秦人圍我以我無禮于晉也（左傳）

孔叔

孔叔名未詳鄭大夫事文公文公時楚屢伐我齊輒救之十六年（僖三年）楚又伐我公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弃德不祥十八年（僖五年）惠王以惠后故將廢大子鄭而立王子帶齊桓公會諸侯于首止以定之秋諸侯盟王召公曰吾撫女以楚晉（欲鄭不與齊盟）公喜逃歸不盟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失親患必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君必悔之弗聽二十年（僖七年）齊伐我孔叔言于公曰諺有之曰心則不競何憚于病既不能彊又不能弱所以斃也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我對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秋諸侯盟于甯母公使世子華聽命于會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請去之以爲成管夷吾曰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爲政未可間也（左傳）

論曰鄭之三良堵叔或即洩堵寇師叔或即孔叔與隨有季梁楚屈罷師虞有宮之奇晉疑假道良臣在而敵國懼信夫

皇武子　皇戌　皇耳

皇武子名未詳爲大夫事文公文公三十七年（僖二十四年）宋公如楚

還入鄭公將享之問禮于武子對曰宋先代之後也于周爲客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豐厚可也公從之享宋公有加禮文公薨事穆公初秦使杞子逢孫楊孫戍我穆公元年（僖三十三年）杞子使秦師襲我公使武子辭杞子杞子奔齊逢孫楊孫奔宋其後有皇戌者事襄公襄公八年（宣十二年）楚圍我我及楚平夏晉救我楚師既還改乘轅而北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鄗之間我使皇戌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爲承楚師必敗及戰楚敗晉師于邲十七年（成三年）晉討邲之役合諸侯伐我我敗諸邱輿戌如楚獻捷十八年（成四年）襄公薨悼公即位我與許[illegible]四許敗

我師公伐許既而公與許男訟于楚成攝公之辭楚不能決十九年（成五年）許復愬公于楚夏公如楚訟不勝楚執成及公子發公歸遂叛楚成子耳事簡公耳帥師侵衛衛救耳于犬邱（左傳）

孔將鉏（孔） 侯宣多（侯） 石甲父（石首 石㚟 唐苟 姚句耳附）

孔將鉏石甲父侯宣多並鄭大夫也文公三十七年（僖二十四年）王子帶以狄師伐周王適鄭處于氾公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宣多省視官具于氾而後聽其私政初文公賤妾燕姞生公子蘭文公逐羣公子公子蘭奔晉四十三年（僖三十年）蘭從晉文公伐鄭石甲父（左傳于此作石癸蓋癸或其名而甲父其字也癸與甲父為一人無疑）曰吾聞姬姞耦其子孫必蕃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今公子蘭姞甥也天或啟之必將為君其後必蕃先納之可以亢寵與孔將鉏侯宣多納之盟于大宮而立以為世子以與晉平石甲父之後有石首石㚟石首事成公晉討公之貳于楚也執諸銅鞮既而我叛晉成既成復叛晉成公十年（成十六年）晉伐我我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與往楚救我過申句耳先歸公子騑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六月晉楚遇于鄢陵首御公唐苟為右及戰郤至從公首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于熒乃內旌于弢中唐苟謂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楚師果敗㚟字孟見襄二十二年為大宰事僖公僖公四年（襄十一年）晉悼公以諸侯再伐鄭公使㚟及良霄如楚告將服于晉楚人執之六年（襄十三年）㚟及良霄猶在楚㚟言于楚共王曰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今楚實不競行人何罪止鄭一卿（卿謂良霄）以除其偪使睦而疾楚以固于晉焉用之使歸而廢其使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而相牽引也不猶愈乎楚人歸之（左傳）唐苟成公之右姚句耳鄭大夫也

申侯

申侯申出也（姊妹之子曰出）初仕楚既而入鄭事厲公厲公虎牢大公文公十七年（僖四年）齊伐楚屈完及諸侯盟陳轅濤塗謂申侯曰師出于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于東方（鄭莒徐夷）觀兵于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矣若出于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于陳鄭之間共其資糧扉屨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轅濤塗而伐陳十八年（僖五年）秋轅濤塗怨申侯之反己也勸之城其賜邑曰美城之大名也子孫不忘吾助子請乃為之請于諸侯而城之美遂譖諸公曰美城其賜邑將以叛也二十年（僖七年）齊伐我我殺申侯以說于齊初申侯有寵于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唯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女疵瑕也後之人將求多于女女必不免我死女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容焉既葬出奔鄭又有寵于厲公楚鬭穀于菟聞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

君弗可改也已（左傳）
論曰襄王在氾三子納君于禮鄢陵之後唐苟讓死以滅令名
子聞之擇福莫如重擇禍莫如輕輕重之擇以道非死生之謂
也

諸公子傳　公子曼伯　子元　祝聃附　公子滿曼
公子伯廖附
曼伯子元二公子也某公子朱辟曼伯即檀伯莊公二十六年隱五年
我侵衛衛以燕師伐我祭仲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
子元潛軍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曼伯子元以制
人敗燕師于北制莊廿七年桓五年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為

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
屬焉子元請為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為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
民莫有鬭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枝固將先
奔既而萃于王卒可以集事從之曼伯為右拒祭仲為左拒原
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戰于
繻葛命二拒曰旝動而鼓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
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祝聃請從之公曰君子不
欲多上人況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厲公時曼
伯為守櫟大夫厲公四年桓十五年祭仲逐厲公明年厲公因櫟人
殺曼伯而遂居櫟焉公時有公子曼滿曼滿與大夫王子伯廖

語欲為卿伯廖告人曰無德而貪其在周易豐之離義取無德而豐其屋
不過三歲必滅亡弗過之矣間一歲國人殺曼滿（左傳）

公子語　子人氏　子人九
公子語字子人後遂為子人氏厲公之弟也厲公三年桓十四年公
會魯侯于曹夏公使弟語如魯盟語之後曰子人九文公四十
一年僖二十八年晉敗楚師于城濮文公懼使九行成于晉及晉盟
（左傳）

世子華　公子臧
世子華公子臧並文公子陳嬀之所生也華為世子文公二十
年僖七年齊以我未服故諸侯盟于寗母公使子華聽命于會子

華言于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孔氏孔叔洩氏洩駕子人氏子人九三
族實違君命若君去之以為成我以鄭為內臣君亦無所不利
焉齊侯將許之管夷吾不可且曰子華既為大子而求介于大
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齊侯辭焉華由是得罪暨子臧出奔宋
二十九年僖十六年誘子華而殺之南里使盜殺子臧于陳宋之間
（左傳）

公子士　公子瑕　公子俞彌
公子士亦文公子江女之所生也文公三十三年僖二十年滑叛鄭
而服于衛士及洩堵寇入滑滑聽命而又叛三十七年僖二十四年
再伐滑後朝于楚楚人酖之及葉而死公子瑕公子俞彌亦

文公子蘇女之所生也俞彌早卒瑕爲洩駕所惡文公亦惡之
瑕奔楚既而楚伐鄭將納瑕門于桔秩之門瑕覆于周氏之汪
瑕車傾覆池水中 外僕髡屯禽之以獻文夫人斂而葬之鄶城之下左傳
公子去疾 良氏 此下穆十一族 公孫輒 良霄 良止
公子去疾又曰棄疾字子良後遂爲良氏穆公之子也穆公薨
世子夷即位是爲靈公靈公元年 宣四年 公子歸生弑靈公國人
立去疾去疾辭曰以賢則去疾不足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襄
公襄公將去穆氏 逐群兄弟 而舍去疾去疾不可曰穆氏宜存則固
願也若將亡之則亦皆亡去疾何爲乃舍之皆爲大夫襄公五
年 宣九年 楚伐我晉救我公敗楚師于柳棼國人皆喜唯去疾憂

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 自是晉楚交兵伐鄭十二年 明年我及楚平晉
伐我取成而還冬楚伐我七年 宣十一年 楚復伐我及櫟去疾曰晉
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
楚盟于辰陵既又徼事于晉八年 晉十二年 楚圍我克之公肉袒牽
羊以逆楚許之平潘尫入盟去疾出質夏晉救我楚敗晉師于
邲十年 宣十四年 晉伐我我懼使公孫張 穆公孫 代去疾于楚以去疾
爲有禮也 有議國之禮 十六年 成二年 去疾及魯侯諸侯之大夫盟于
蜀十七年 成三年 去疾帥師伐許襄公薨事悼公悼公薨事成公
悼公之立也從晉楚伐我晉救之及成公立二年 成七年 去疾相
公以如晉見且拜師左傳去疾卒子輒嗣輒字子耳爲司空簡公

二年 襄八年 輒及公子發侵蔡獲蔡公子燮冬楚伐我輒及公子
發公子騑欲從楚乃及楚平三年 襄九年 晉以諸侯圍我我成冬
同盟于戲楚伐我我又及楚平四年 襄十年 輒及楚師伐宋師于
訾毋圍宋門于桐門秋及楚師侵魯西鄙還圍蕭克之九月侵
宋北鄙冬十月尉止司臣堵女父子師僕殺輒及公子發公子
騑左傳輒子曰良霄字伯有簡公四年 襄十一年 鄭人患晉楚之故使
公孫舍之侵宋欲以致諸侯夏諸侯伐我我成同盟于亳及楚
將伐我公又逆之伐宋秋諸侯復伐我我使霄及大宰石㚟如
楚告將服于晉楚人執之六年 襄十三年 楚歸霄十一年 襄十八年 霄從
公會諸侯于魯濟同伐齊十九年 襄二十六年 霄會晉侯晉趙武宋

向戌曹人于澶淵討衛疆戚田取懿氏六十 田六十井 以與孫林父
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二十年 襄二十七年 霄會晉楚及諸侯之大
夫于宋秋盟于宋既盟公享晉趙武于垂隴霄及公孫舍之六
卿從趙武請皆賦以觀志霄賦鶉之賁賁趙武曰牀第之言不
踰閾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卒享趙武告叔向曰伯
有將爲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爲賓榮其能久
乎幸而後亡肸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二十
一年 襄二十八年 魯侯如楚過鄭霄迋勞于黃崖不敬叔孫豹曰伯
有無戾于鄭鄭必有大咎敬民之主也而棄之何以承守二十
二年 襄二十九年 霄使公孫黑如楚 黑公子騑之子駟氏 不可強使之黑怒將

伐伯有氏大夫和之盟于伯有氏二十三年（襄三十年）公及大夫盟
胥耆酒為窟室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其家臣謂胥為公）其人曰吾公在壑谷皆自朝布路而罷既而朝又將使
黑如楚歸而飲酒黑伐而焚之胥奔雍梁醒而後知之遂奔許
公及大夫盟于大宮盟國人于師之梁之外胥聞國人之盟已
也怒聞罕虎之甲不與攻已也喜曰子皮與我矣晨自墓門之
瀆入因馬師頡介于襄庫（頡子羽之孫馬師官名介甲也用襄庫之兵甲也）以伐舊北
門駟帶伐之胥使子羊肆僕展者鄭大夫從胥與之皆死馬師
頡奔晉胥子曰良止胥既死國人相驚以良胥曰伯有至矣則
皆走不知所往魯昭公之六年二月或夢胥介而行曰壬子余
將殺帶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七
年正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公孫僑立公孫洩及
良止以撫之乃止游吉問其故僑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吾為
之歸也吉曰公孫洩何為（洩子孔之子言子孔不為厲立洩何為）僑曰說也為身
無義而圖說（以妖鬼立後恐惑民并立洩使若自以大義存誅絕之後以解說民心也）從政有所反
之以取媚也不媚不信不信民不從也及僑適晉趙成問焉曰
伯有能為鬼乎曰能人生始化曰魄（始化謂有生之初）既生魄陽曰魂
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于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
魂魄猶能馮依于人以為淫厲況良胥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
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諺曰蕞爾

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
所馮厚矣而強死能為鬼不亦宜乎（左傳）

公子偃（游氏）　公孫蠆　游眅　游良　游吉　游楚
游速

公子偃字子游穆公之子游氏之始也襄公時我及楚平十七
年（成三年）晉以諸侯伐我次于伯牛晉師遂東侵我偃帥師禦之
使東鄙覆諸鄤敗諸丘輿我如楚獻捷十九年（成五年）公及許男
訟于楚不勝楚執我皇戌及公子發公歸使偃請成于晉許之
二十年（成六年）偃相公如晉拜成（左傳）偃卒子蠆嗣字子蟜初事僖
公僖公遇弒簡公生五歲而立蠆備六卿事簡公簡公元年（襄八

年）楚伐我蠆欲待晉公子騑不可遂從楚二年（襄九年）晉以諸侯
再伐我我及晉平楚伐我公子騑又將及楚平蠆曰與大國盟
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騑不可又及楚平三年（襄十年）尉止司臣
子師僕亂殺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蠆帥國人攻殺尉止子師
僕[illegible]盜奔宋蠆代公子發為司馬冬十月諸侯復伐我我及晉
平師還楚救我諸侯之師復進與楚師夾潁而軍蠆曰諸侯既
有成行必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
不如從楚亦以退之胥涉潁與楚人盟已而諸侯之師侵我北
鄙而歸楚人亦還明年遂及晉平七年（襄十四年）蠆會諸侯之大夫
會吳于向及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及涇不濟蠆謂衛北宮

括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社稷何於是以從之而
勸之濟衛遂其君獻公立公孫剽及蘧甯諸侯之大夫于戚謀
定衛八年 襄十五年 晉悼公卒蘧蒍葬九年 襄十八年 諸侯會于湨梁
及諸侯之大夫盟晏嬰閭諸侯將伐許遂相公從諸侯伐許十
一年 襄十八年 夏從公會諸侯伐秦十二年 襄十九年 夏四月鄭伯赴于
晉曰以其喪于伐秦也晉于是追賜之大路使以行禮 在襄
子瑕嗣取子明取子二丈曰良次曰吉簡公十五年 襄二十年
瑕將如晉未出見鄉之妻於奔之以縮于邑其夫攻瑕殺之以
其妻行于是公孫舍之廢游良而立吉曰國卿君之貳也民之
主也不可以苟請舍子明之類 謂瑕有罪而良又不賢也 求亡妻者使復其

所使游氏勿怨曰無昭惡也游吉遂嗣為卿游吉所謂子大叔
也初事簡公為卿又為令正 襄二十六年 辭令之正 見簡公十七年 襄二十四年
楚伐我諸侯伐之晉使張骼輔躒致楚師求御于我我卜宛
射犬吉宛射犬者鄭公孫也吉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 與之
下 不可 謂射門與有衆顏其上一也 言在己上者有常分 無大小國之限 上言 不然
部婁無松柏踞轉坐射犬于門外既食而後食之射犬怒及楚
師不告而馳之入壘又弗待而出既免曰公孫同乘兄弟也胡
再不謀 謂不告而馳 不待而出 對曰曩者志入而已今則怯也皆笑曰公
孫之亟也二十一年 襄二十八年 公使吉如楚及漢楚人以公不親
朝也還之曰宋之盟 在襄二十七年 君實親辱今吾子來寡君謂子姑

還吾將使馹奔問諸晉而以告吉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
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此君之憲令而
小國之望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以歲之不易聘于下執
事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棄而封守跋涉
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聽無乃
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
勞之敢憚子大叔歸復命告公孫舍之曰楚子將死矣不修其政德
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復之頤曰迷
復凶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而棄其本復歸無所是謂迷復
能無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楚不幾十年未能恤

諸侯也吾乃休吾民矣秋吉如晉告將朝于楚二十二年 襄二十九年
晉合諸侯之大夫城杞吉見衛大叔儀與之語大叔儀曰甚
乎其城杞也吉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肄 杞夏後肄
是屏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也聞之
棄同即異是謂離德詩云協比其鄰昏姻孔云晉不鄰矣其誰
云之二十三年 襄三十年 駟氏殺良霄于是吉如晉還聞難不入復
命 介介使也 而奔晉駟帶追之及酸棗與帶盟用兩珪質于河
使公孫肸入盟大夫乃復歸二十五年 昭元年 公孫黑與游楚爭
妻 事見子產 鄭黑肩楚擊黑以戈公孫僑為政乃放游楚于吳曰吉不
能亢身焉能亢宗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

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于諸游遂放游楚于吳游楚者字子南穆公孫吉之從祖也夏公及大夫盟于公孫段氏吉及諸大夫私盟于薰隧為游楚亂故也冬楚君郟敖卒靈王即位吉如楚葬郟敖且聘立君歸謂公孫僑曰具行器矣楚王汰侈而自說其事必合諸侯吾往無日矣僑曰不數年未能也二十七年（昭三年）吉如晉送少姜（晉平公妾）之葬梁丙張趯（並晉大夫）見之丙曰甚矣哉子之為此來也吉曰將得已乎昔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無加命矣今

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于守適（言嬖寵數如守適夫人）唯懼獲戾豈敢憚煩少姜有寵而死齊必繼室今茲吾又將來賀不唯此行也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然自今子其無事矣譬如火焉火中寒暑乃退（火心星也以季夏昏中而暑退季冬旦中而寒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晉將失諸侯諸侯求煩不獲二大夫退吉告人曰張趯有知其猶在君子之後乎（張趯不以為善故謂之君子之後也）齊果繼室于晉秋罕虎如晉賀夫人張趯使謂吉曰自子之歸也小人糞除先人之敝廬曰子其將來今子皮實來小人失望吉曰吉賤不獲來畏大國尊夫人也且孟（孟趯）曰而將無事吉庶幾焉三十二年（昭八年）晉虒祁宮成吉相公如晉賀晉史趙見吉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吉曰

若何弔也其非唯我賀將天下實賀三十三年（昭九年）吉及宋衛大夫會楚子于陳三十六年（昭十二年）簡公卒定公即位夏五月將為葬除及游氏之廟將毀焉吉使其除徒執用（用毀廟具）以立而無庸毀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諾將毀矣既如是公孫僑乃使辟之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堋（堋下棺也）弗毀則日中而堋吉請毀之僑弗毀日中而葬定公元年（昭十三年）公會諸侯于平丘吉及公孫僑相僑以幄幕九張行吉以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及同盟于平丘令諸侯日中而除（除地為壇）僑命外僕速張于除吉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僑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六年（昭十八年）鄭災

公孫僑為火故簡兵大蒐將為蒐除（治兵于廟故欲除廣之）吉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其庭小（庭寢庭也）過期三日使除徒陳于道南廟北（賓東廟而立）曰子產過女而命速除乃毀于而鄉（向也毀鄉廟而毀）公孫僑朝過而怒之除者南毀及衝使從者止之曰毀于北方八年（昭二十年）公孫僑有疾謂吉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吉為政不忍猛而寬國多盜聚人于萑苻之澤吉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十二年（昭二十四年）公如晉吉相之見晉士鞅時王子朝亂周王居狄泉鞅謂吉曰若王室何吉曰老

夫其國家不能恤敦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嫠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今王室實蠢蠢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缾之罄矣惟罍之恥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十三年（昭二十五年）晉命諸侯于黃父趙納王吉見晉趙鞅鞅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鞅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為五味發為五色章為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為禮以奉之為六畜（馬牛羊雞犬豕）五牲（麋鹿麏狼兔）三犧（祭天地宗廟三者曰犧）以奉五味為九文（山龍華蟲藻火粉米黼黻也）六采（青與白與黑……）

（……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章（青與白相次曰六色……）以奉五色為九歌（水火金木土穀曰六府正德利用厚生曰三事六府三事謂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八風（八方之風東方曰明庶風東南曰清明風南方曰景風西南曰涼風西方曰閶闔風西北曰不周風北方曰廣莫風）七音（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也）六律（黃鍾太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也）以奉五聲為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為夫婦外內以經二物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為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為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鬭喜生于好怒生于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

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冬楚子使薳射城州屈復茄人焉（……州屈）城邱皇遷訾人焉（……于邱皇）使熊相禖郭巢季然郭卷（……築郭）吉聞之曰楚王將死矣使民不安其土民必憂憂將及王弗能久矣明年楚子果卒十六年（昭二十八年）定公薨獻公即位獻公二年（昭三十年）晉頃公卒吉弔且送葬晉使士彌牟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蟜送葬（事襄十五年）今吾子無貳何故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謂事大

在共其時命字小在恤其所無以敝邑居大國之間共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之患豈忘共命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聘享三軍之事于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閒先君有所助執紼矣若其不閒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大國之惠亦慶其加而不討其乏明底其情取備而已以為禮也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唯大夫圖之晉人不能詰吉美秀而文鄭有馮簡子者能斷大事國有諸侯之事公孫僑與裨諶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

授子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illegible]公

十年(定六年) 游吉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左傳)

公子發(子國氏) 公孫僑(國參)

公子發字子國穆公子國氏之始也穆公薨發事襄公靈公悼公即位元年(戊五年)以我伐許故許愬公子于楚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發及皇戌公逐叛楚與晉盟悼公薨成公即位成公三年(戊九年)楚以重賂求我公會楚公子成于鄧發復歸(晉成公反發)[illegible]十四年(襄二年)成公薨僖公少于是公子喜當國公子騑為政發為司馬僖公三年(襄五年)發聘于魯通嗣君也五年(襄七)僖公薨簡公即位元年(襄八年)發侵蔡獲蔡公子燮三年(襄十年)尉氏司氏五族作亂殺發及公子騑公孫輒(左傳)

子僑聞僑字子產又字子美簡公元年(襄八年)發侵蔡獲蔡公子燮國人皆喜唯僑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發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為戮矣(僑[illegible])已又且三年(襄十年)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五族亂殺發及公子騑公孫輒騑之子公孫夏聞盜不儆而出尸而追盜(臨先尸而追賊)盜入于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僑聞盜為門者庀羣司閉府庫慎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

而攻盜于北宮[illegible]公子嘉當國為載書以位序聽政辟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僑止之請為之焚書公嘉不可曰為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為政也國不亦難乎僑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子得所欲衆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衆興禍子必從之乃焚書于倉門之外衆而後定五族之亂也公子喜知之故不死又為政專國人患之十二年(襄十九年)殺嘉使公孫舍之當國公孫夏聽政立僑為少正十五年(襄二十二年)晉徵朝于我我使僑對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于是即位即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于

寡君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晉是以有戲之役楚人猶競而申禮于敝邑(是年冬楚伐鄭謂之申禮者飾辭也)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為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于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蟜又從寡君以觀釁于楚([illegible])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重之以宗器以受齊盟遂帥羣臣隨于執事以會歲終貳于楚者子侯石盂歸而討之(鄭使石臭告絕于楚楚人執之云貳于楚者亦飾辭也)溴梁之明年子蟜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于嘗酎與執燔焉間二年聞君將靖東夏四月又朝以聽事期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

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荐至無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安定
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為口實其無乃不
堪任命而翦為仇讎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
重圖之 [illegible]
[illegible] 十八年 [illegible] 公孫舍之及僑
伐陳入之 [illegible] 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閼
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
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
自出至于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
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于莊宣皆我之

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
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以憑陵我敝邑不可億逞
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隧者井
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天誘其衷啟敝邑心陳知其
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
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 方千里 列國一同 方百里 自是
以衰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
對曰我先君武莊為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
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晉人不能
詰 [illegible] 二十六年 公賞入陳之功 [illegible] 命之

服先八邑為僑再命之服先六邑僑辭邑曰自上以下降殺以
兩禮也臣之位在四 子展舍之上卿公孫夏次伯有良霄又次之僑故在四 且舍之之功也
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公固予之乃受三邑冬楚伐我國人將
禦之僑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于一來不如使逞
而歸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釁于勇嗇于禍以足其性而求名
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 釁動嗇貪言鄭之欲禦楚者皆釁勇嗇禍之小人不可從也
公孫舍之說不禦寇明年晉楚果平諸侯盟于宋二十一年 襄二
十八 蔡侯歸自晉入于鄭公享之不敬僑曰蔡侯其不免乎日
其過此也君使子展廷勞于東門之外而傲吾曰猶將更之今
還受享而惰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惰傲以為己心將得

死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為君也淫而不父通大子班之妻僑
聞之如是者恒有子禍公孫黑 駟氏子晳 將伐良霄 伯有 大夫和
之二十二年 襄二十年 僑相公以如晉晉卑吾務問鄭國之故僑對曰
吾得見與否在此歲也晉方有事未知所成若有所成吾得見
乃可知也晉曰不能和矣乎對曰伯有侈而愎子晳好在人上
莫能相下也雖其和也猶相積惡也惡至無日矣僑如晉既盟
盟歸復命告大夫曰陳亡國也不可與也聚禾粟繕城郭恃此
二者而不撫其民其君弱植公子侈大子卑大夫敖政多門以
介于大國能無亡乎不過十年矣秋公孫黑以駟氏之甲伐良
霄霄奔許人謂僑就直助彊僑曰豈為我徒國之禍難誰知所

敝或主彊直難乃不生姑成吾所（言中主無所助）斂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不及謀而遂行罕虎自止之僑入受盟于子晳氏公及大夫盟于大宮既而良霄入伐舊北門駟帶伐之皆召僑僑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言終無所與也）良霄死衕襚之枕之股而哭之斂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罕虎殺僑攻僑爲政有事公孫段賂與之邑游吉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僑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愛于邑邑將焉往吉曰若四國何僑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既公孫段懼而歸邑卒與之二十四年（襄三十一年）公如晉

僑爲相晉以魯襄公之喪故未之見僑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匄讓之對曰以敝邑褊小介于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爲盟主也宮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廄繕修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圬人以時塓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

賓至如歸無寧菑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于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癘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士匄復命趙武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是吾罪也使匄謝不敏焉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二十五年（昭元年）公孫黑與游楚爭妻楚擊黑以戈大夫謀之僑曰直鈞（游楚先聘楚直也楚用戈黑直子產力未能討故幼其身）幼賤有罪罪在楚也乃執楚而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奸之畏

君之威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爲國也今君在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奸國之紀不聽政也子晳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兵其從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女忍殺宥女以遠勉速行乎無重而罪遂放楚于吳秋晉侯有疾公使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爲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僑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丘宋地主祀辰星）[illegible]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大夏晉地主祀參星參於[illegible]）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

大叔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
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
故參為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
為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大
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沈姒蓐黃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
矣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
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
時於是乎禜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
之神又何為焉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
脩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

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
今無乃壹之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其生
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
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之所慎也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
內實有四姬焉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為也已四姬
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
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犂城犨櫟郟鄭人懼子產曰不
害令尹將行大事而先除二子也禍不及鄭何患焉既而
公子圍……
……殺伯州犂……二十六年……
……罪而殺之二十七年……如……之僑賊

吉日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二十八年……楚使
如晉……諸侯……是于門于晉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
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君在宋之盟又曰
如一……其來乎對曰必來從宋
之盟取悅君……不來者其魯衛曹邾乎曹
畏宋邾畏魯魯衛偪於齊而親於晉……所及
也誰敢不至……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於人
不可與人同欲……諸侯如……不會……使問禮
于宋向戌……公之禮六僑獻伯子男會公之禮
六君子謂……善守先代僑善相小國作丘賦……

……國人謗之曰其父死于路己為蠆尾以
令于國國將若之何子寬以告僑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
之且吾聞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
詩曰禮義不愆何恤于人言吾不遷矣二十九年……
會晉侯于……三十年……鑄刑書……曰
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
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
大惠二十一年……
若……今二月……
……也對曰以君之……

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
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祀夏郊晉侯有間賜僑莒之二
方鼎（[illegible]）三十五年（昭十一年）楚執蔡侯殺之而圍蔡
晉為合于厥憖謀救蔡罕虎將行僑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
小而不順楚大而不德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罰之蔡必亡矣
且喪君而能守者鮮矣三年王其有咎乎（王謂楚子）美惡周必復王
惡周矣（昭元年楚子弒君而立歲在大梁後三年歲復于大梁）晉請蔡楚弗許卒滅
之二十六年（昭十二年）簡公薨定公即位僑相公如晉五月葬簡

公將為葬除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塴弗毀則日中
而塴（塴同窆）游吉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僑曰諸侯之賓能
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于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為遂弗毀日
中而葬定公元年（昭十三年）公會諸侯同盟于平邱僑及游吉相及
盟僑爭承（承貢賦之次）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
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
敢以為請諸侯靖兵好以為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貢之無藝
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諸侯脩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
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游吉咎
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僑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

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為四年（昭十六年）晉韓起來聘起有環其一在
鄭商起謁諸公僑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游吉子
羽（[illegible]）謂僑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以貳晉國韓
子不可偷也若屬有讒人交鬬其間鬼神而助之以興其凶怒
悔之何及吾子何愛于一環其以取憎于大國也盍求而與之
僑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僑聞
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為國非不能事大字
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令于小國而皆獲其
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為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
饜之有吾且為鄙邑則失位矣若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貪

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
用之且吾以玉賈罪不亦銳乎韓起買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
曰必告君大夫韓起請諸僑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
也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為請僑曰昔我先君桓
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藋而
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毋或匄奪
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
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
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為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鄭鄙
邑也亦弗為也（[illegible]）僑若獻玉不

知所成敢私布之韓起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徼二罪敢辭
之及六卿餞起于郊起私覿于僑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
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六年昭十八年夏五月鄭災
僑救火及禳旱詳鄭事並見五行志火之作也僑授兵登陴游吉曰晉無乃討乎
僑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況有災乎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
既晉之邊吏讓鄭曰鄭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居卜筮走望
不愛牲玉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撊然授兵登陴將以
誰罪邊人恐懼不敢不告僑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災君之
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間謀之以啟貪人薦為
敝邑不利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不幸而亡君雖憂

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走在晉既事晉矣敢有二心八年昭二
十年僑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僑之從政也擇能而使
之馮簡子能斷大事游吉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而
辨于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裨諶能謀
謀于野則獲謀于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僑乃問四國之
為于揮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
子使斷之事成乃授游吉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
僑之為政也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
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illegible]
不完兵甲不備不可以待不虞子產曰僑聞其外也已建矣寺
其內也已固矣君其勿憂是以定簡公身無患又曰簡公謂子

[illegible]
其為政也[illegible]
[illegible]以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illegible]
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
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左傳
僑子參字子思史記鄭昭君之時以所愛徐摯為相國亂大宮子產[illegible]

初子定公定公卒子獻公蠆公四年昭二十二年參及諸侯之大夫
[illegible]城成周[illegible]公卒子聲公聲公十一年哀五年駟秦[illegible]
[illegible]鄭人[illegible]而殺之參曰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不守
其位而能久者鮮矣詩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以多福十
三年哀七年宋向巢伐鄭[illegible]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以不救冬拔
[illegible]二十三年[illegible]晉荀瑤伐我我請救于齊齊救之及濮雨
不涉[illegible]曰大國在敝邑之宇下是以告急今師不行恐無及也
[illegible]乃還[illegible]曰和[illegible]左傳
[illegible]

公孫舍之　罕虎　罕嬰齊　罕達

公子喜字子罕穆公之子罕氏之始也喜為卿歷事襄公悼公
悼公費事成公晉以我之貳于楚也執公于銅鞮我立兄頑以
為君成公四年成十年 晉會諸侯伐我而將歸公喜將晉以襄鍾
公乃歸八年成十四年 喜帥師伐許敗焉公復伐許入其郛十年成十六年
喜伐宋宋敗喜于汋陂退舍于夫渠不儆我襲之敗諸汋陵
十四年襄二年 成公卒僖公即位于是喜當國公無禮于大夫元
年襄三年 公如晉公子豐亦從公子欲愬諸晉而廢之喜不可從弑適
弑喜子二公孫舍之公孫鉏鉏為馬師氏 舍之字子展
喜卒舍之嗣為卿簡公元年襄八年 我侵蔡獲子會 楚伐
我諸大夫欲從楚舍之欲待晉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

南冥 續諸臣事鑑卷十

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 襄三年會雞澤五年會戚又會城棣七年會鄬八年會邢丘
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
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棄鄭楚師遼遠
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聞之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
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公子騑不可乃及楚平明年晉兩伐我
我及晉平楚伐我我又及楚十三年襄十年 楚及我伐宋我伐宋
師于襄牛舍之曰必伐衛不然是不與楚也得罪于晉又得罪
于楚國將若之何公子騑曰國病矣舍之曰得罪于二大國必
亡病不猶愈于亡乎諸大夫皆以為然 使衛秋諸侯伐我我
及晉平楚師至我又及楚平四年 襄十一年 我患晉楚之故諸大夫

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為
而使晉師致死于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舍之曰與宋為
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
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埸之司惡于宋宋使
我大獲舍之曰師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
乃聽命焉且告于楚楚師至吾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
舍之侵宋以伐我我成晉將伐我公從之伐宋秋諸
侯之師以復伐我我使告楚將服于晉乃與晉成晉趙武入盟
公舍之出盟晉侯十一年襄十八年 公子嘉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
起楚師以去之楚聞之伐我于是公會諸侯伐齊嘉及舍之公

南冥 續諸臣事鑑卷十 三

孫夏守舍之夏知嘉之謀完守入保楚不敢會楚師楚師信于
城下而還十二年襄十九年 舍之及公孫夏伐公子嘉殺之而分其
室舍之當國以公孫僑為卿陳及楚伐我當陳隧者井
堙木刊我怨之 八年襄二十五年 舍之及公孫僑帥車七百乘伐
陳宵突陳城入之舍之命師無入公宮與僑親御諸門陳侯使
司馬致以宗器陳侯免擁社 使其衆男女別而
纍以待于朝舍之執縶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
僑入數俘而出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冬
舍之相公如晉拜陳之功十九年襄二十六年 公賞入陳之功于舍
之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僑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僑

辭受三邑晉以孫林父故執衛侯秋公及齊侯爲衛故如晉晉侯兼享之賦嘉樂國弱相齊侯賦蓼蕭舍之相公賦緇衣羊舌肸命晉侯拜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晉侯使肸告衛侯之罪國弱賦轡之柔矣舍之賦將仲子兮晉乃許歸衛侯肸曰鄭七穆罕氏其後亡者也子展儉而壹穆公十一子子然子已士子孔三族已亡子羽不爲卿故爲七穆二十二年襄二十九年蒙于崩將葬公在楚上卿居守舍之使印段公子印孫從良霄即伯有曰弱不可舍之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啟處東西南北誰敢寧處堅事晉楚以蕃王室也王事無曠何常之有遂使印段如周夏五月舍之卒左傳子虎字子皮嗣舍之

白史 鄭諸侯傳卷廿九

二年襄二十九年舍之卒虎嗣上卿爲冢宰于是鄭饑而未及麥虎以舍之之命餼國人粟戶一鍾是以得民二十三年襄三十年公孫黑即子晳伐良霄即伯有霄奔許大夫聚謀虎曰仲虺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罕駟豐同生伯有汰侈故不免公孫僑斂伯有氏之死者而出奔印段從之虎止之衆曰人不我順何止焉虎曰夫子禮于死者況生者乎遂自止僑僑乃入既而良霄死僑葬之公孫黑欲攻僑虎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冬十月爲宋災故虎會諸侯之大夫于澶淵謀歸宋財既而無歸虎授公孫僑政僑辭曰國小而偪族大寵多不可爲也虎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大國乃免二十四年襄三十一年虎欲使尹何爲邑公孫僑曰少未知可否虎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僑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于子子于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虎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

白史 鄭諸侯傳卷廿九

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爲鄭國我爲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僑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虎以爲忠故委政焉二十五年昭元年虎會諸侯之大夫于虢尋晉趙武魯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公兼享之禮終乃宴虎賦野有死麕之卒章趙武賦常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尨也可使無吠虎及叔孫豹曹大夫興拜舉兕爵曰小國賴子知免于戾矣二十七年昭三年晉逆少姜爲夫人虎如晉賀且告曰楚人日徵敝邑以不朝立王之故敝邑之往則畏執事其謂寡君而固有外心其不往則

宋之盟云進退罪也寡君使虎布之晉使羊舌肸對曰君若辱有寡君在楚何害脩宋盟也二十九年（昭五年）虎如齊娶于子尾氏晏嬰數見之陳桓問其故曰能用善人民之主也三十四年（昭十年）晉平公卒虎如晉會葬虎將以幣行公孫僑曰喪焉用幣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千人至將不行不行必盡用之幾千人而國不亡虎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晉辭虎盡用其幣歸謂公孫揮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書曰欲敗度縱敗禮我之謂矣夫子知度與禮矣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也三十五年（昭十一年）楚圍蔡虎會諸侯之大夫于厥慭謀救蔡定公元年（昭十三年）秋虎卒公孫僑從公會平

邱歸未至聞虎卒哭且曰吾已無為為善矣唯夫子知我（左傳）

二嬰齊罕嬰齊字子齹嬰齊嗣卿卒子達嗣達字子姚人曰子賸是為罕武子達事獻公聲公聲公六年（定十五年）達帥師伐宋敗宋師于老丘晉范中行氏叛八年（哀二年）鄭輸范氏粟達及駟弘送之晉趙鞅禦之戰于鐵我師敗績達之嬖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請外取許之十五年（哀九年）圍宋雍丘將以與許瑕宋皇瑗圍我師每日遷舍壘合我師哭達救之大敗宋取我師于雍丘使有能者無死以郟張與鄭羅歸初宋鄭之間有隙地曰彌作頃丘玉暢嵒戈錫（凡六邑）公孫僑與宋人為成曰勿有是及宋平元之族（公子辰公子地之黨）自蕭來奔我為之城嵒戈錫十八年（哀十二年）宋向巢伐我圍嵒達救嵒圍宋師明年宋向巢救其師達使徇于師曰得桓魋者有賞魋逃歸遂取宋師于嵒以六邑為虛達卒謚曰武（左傳）

公子騑（子駟）　駟氏　公孫夏　駟帶　駟偃　駟絲

駟乞　駟歂　公孫黑（鄧析　印州　駟）

公子騑字子駟穆公之子駟氏之始也為鄭正卿弒僖公而立簡公事見逆臣傳駟子二公孫夏公孫黑夏字子西簡公三年（襄十年）盜殺騑夏嗣為卿八年（襄十五年）晉悼公卒夏如晉奔喪十一年（襄十八年）公子嘉將起楚師以去諸大夫于是公伐許夏及公孫舍之守知嘉之謀完守入保嘉不敢會楚師楚師還明年夏及

舍之伐嘉殺之舍之當國夏聽政為正卿十八年（襄二十五年）我伐陳入之冬夏復伐陳陳及我平十九年（襄二十六年）公如晉歸使夏如晉聘辭曰寡君來煩執事懼不免于戾使夏謝不敏（左傳）夏子二駟帶駟乞

帶字子上夏之子也夏卒帶嗣為卿亦事簡公簡公二十三年（襄三十年）駟氏伐良霄霄自許復入伐舊北門帶率國人伐之霄死于羊肆吉如晉環關雞不入而奔晉帶追之與之盟吉復歸三十年（昭六年）二月或夢良霄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壬子帶卒（左傳）帶子偃

偃字子游帶之子也帶卒偃嗣為卿事定公定公四年（昭十六年）晉

韓起來聘六卿餞起于郊起請皆賦以知鄭志子齹賦野有
蔓草起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公孫僑賦鄭之羔裘起曰起不
堪也游吉賦褰裳起曰起在此敢勤子至于他人乎游吉拜起
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偃賦風雨豐施賦有女
同車印段賦蘀兮起喜曰鄭其庶乎二三君子賦不出鄭志皆
昵燕好也皆獻馬焉而賦我將僑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
敢不拜德七年 昭十九年 偃卒偃娶于晉大夫生絲絲弱其父兄立
駟乞駟乞者偃之弟偃之叔父也公孫僑惜其為人且以為不
順弗許亦弗止駟氏聳 懼也 他日絲以告其舅晉使以幣來問乞
立故駟氏懼乞欲逃僑弗遣請龜以卜亦弗予大夫謀對僑不

謀而對客曰鄭國不天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夭昏今又喪我先
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一二父兄懼隊宗主私族于謀而立長親
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實剝亂是吾何知焉諺曰無過亂門
民有兵亂猶憚過之而況敢知天之所亂今大夫將問其故抑
寡君不敢知其誰實知之平丘之會君尋舊盟曰無或失職若
寡君之二三臣其即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
何國之為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乞字子瑕乞之子曰駟
顓顓字子然獻公十二年 定八年 顓嗣游吉為政明年顓殺鄧析
而用其竹刑 析亦鄭大夫改所鑄舊制不受君命私造刑法書于竹簡 君子謂顓于是不忠
用其道而不恤其人無以勸能矣 左傳 呂氏春秋鄭國多相懸以書者子產令無懸書鄧析

致之子產令無致書鄧析倚之令無窮則鄧析應之亦無窮矣子
產治鄭鄧析務難之與民之有獄者約大獄一衣小獄襦袴民
之獻衣襦袴而學訟者不可勝數以非為是以是為非所欲勝
因勝所欲罪因罪鄭國大亂子產于是殺鄧析而民心乃服列
子鄧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當子產執政作竹刑數難子
產之治子產誅之○二說與傳異漢書名家鄧析二篇○說庸
近無大奇

公孫黑字子皙公子騑之次子也為行人鄭尉氏司氏之亂其
餘盜在宋簡公八年 襄十五年 我納賂于宋以求之以黑為質宋差
歸之二十二年 襄二十九年 良霄使黑如楚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
往是殺余也良霄曰世行也 言黑世為行人 黑曰可則往難則已何世
之有良霄將強使之黑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盟于伯有氏 伯有即良霄

二十三年 襄三十年 公及大夫盟駟良爭故良霄又將使黑如楚
黑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霄奔許[illegible]霄死 大夫 徐吾犯之妹美二十五年
昭元年 公孫楚 即游楚子南氏 聘之黑又使強委禽焉犯懼告公孫僑僑
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于二子請使女擇焉
皆許之黑盛飾入布幣而出楚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
房觀之曰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
楚黑怒既而櫜甲以見楚欲殺之而取其妻楚知之執戈逐之
及衝擊之以戈黑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
也故傷大夫謀之公孫僑曰直鈞 謂黑聘楚直楚用戈黑直也 幼賤有罪罪
在楚也乃逆楚而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奸之畏君之威
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為國也今君在國女

用兵焉不畏威也奸國之紀不聽政也子晳上大夫女嬖大夫
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兵其從兄不養親也
君曰余不女忍殺宥女以遠勉速行乎無重而罪遂放楚于吳
夏六月公及大夫盟罕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游吉駟帶私盟
于薰隧黑強與于盟使大史書其名且曰七子公孫僑弗討二
十六年（昭二年）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駟
氏（黑之族）與諸大夫欲殺之公孫僑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
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
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
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

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為虐僑曰人誰不死凶人不
終命也作凶事為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黑請以印（黑之子）為
褚師（市官）僑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
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黑縊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
左傳駟印事無所見

公子印　印氏　公孫黑肱（子張）　印段（子石）　二

公子印名不載亦稱公子印氏之先也厲公當襄悼成四公成
公七年（成十三年）為公子班所殺（事見班傳）子印子曰公孫黑肱黑肱字
子張又曰伯張初事襄公襄公從楚郟之役使公子去疾為質
于楚襄公十年（宣十年）晉伐我公懼使黑肱代去疾于楚歸後事

簡公為卿簡公十一年（襄十八年）黑肱從公會伐宋十五年（襄二十二年）
黑肱有疾歸邑于公召室老宗人立段而使黜官薄祭祭以特
羊殷以少牢（四時祀以一羊三年盛祭以羊豕殷盛也）足以共祀盡歸其餘邑曰吾
聞之生于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
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秋九月黑肱卒印段嗣[illegible]段字子石
黑肱之子也嗣為卿事簡公簡公二十年（襄二十七年）六卿從公享
晉趙武于垂隴趙武請賦以觀志公孫舍之（子展）賦草蟲武曰善
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也良霄（伯有）賦鶉之賁賁武曰牀
笫之言不踰閾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公孫夏（子西）賦黍
苗之四章武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公孫僑（子產）賦隰桑武曰請受

其卒章游吉（子大叔）賦野有蔓草武曰吾子之惠也段賦蟋蟀武
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子石　公子豐子）賦桑扈武曰匪
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武告羊舌
肸曰伯有將為戮矣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
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
不亦可乎二十二年（襄二十九年）靈王崩段如周會葬二十三年（襄三十年）
公孫黑伐良霄公孫僑出奔段從之罕虎自止之僑及段入
皆盟于子晳氏二十四年（襄三十一年）公如晉罕虎使段如楚以
適晉告二十六年（昭二年）晉少姜卒段如晉[illegible]段卒子癸嗣
癸字子柳事定公

公子豐　豐氏　公孫段（子石）　豐施（子旗）

公子豐（名未詳）穆公子豐氏之先也傳公之為大子也與子豐適楚不禮焉及僖公即位元年（襄七年）朝于晉子豐欲愬諸晉而廢之公子嘉止之後卒遇弑子豐卒子公孫段嗣段字子石又以伯石書簡公簡公二十二年（襄二十九年）段會諸侯之大夫城杞二十三年（襄三十年）公孫僑為政有事于段賂與之邑既而段[illegible]而歸邑卒與之良霄死使大史命段為卿辭大史退則請命焉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公孫僑惡之使次僑位二十五年（昭元年）楚公子圍來聘且娶于段將以衆逆僑患之使辭焉楚知有備乃垂櫜而出二十七年（昭三年）公如晉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

者晉侯嘉焉授之以策曰子豐有勞于晉國余聞而弗忘賜女州田以胙乃舊勳段再拜稽首受策以出段卒豐施嗣施字子旗三十一年（昭七年）段卒施嗣為卿公孫僑為施歸州田于韓起曰日君以夫公孫段為能任其事而賜之州田今無祿早世不獲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不敢以聞于君私致諸子起辭僑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施將懼不能任其先人之祿其況能任大國之賜縱吾子為政而可後之人若屬有疆埸之言敝邑獲戾而豐氏受其大討吾子取州是免敝邑于戾而建置豐氏也敢以為請韓起受之（左傳）

公子嘉（子孔）　孔氏　公孫洩　孔張

公子嘉字子孔穆公之子子然之所生孔氏之先也嘉歷事五公（靈襄悼成僖）及簡公之立也少故公子騑當國公子發為司馬公孫輒為司空嘉為司徒簡公元年（襄八年）楚伐我嘉欲待晉公子騑欲從楚遂及楚平明年晉會諸侯伐我我成嘉從公及諸侯同盟于戲晉人不得志于我又復伐我次于陰口嘉曰晉師可擊也師老而勞且有歸志必大克之公孫舍之不可晉師還楚又伐我我又及楚平三年（襄十年）尉氏司氏作亂攻執政于西宮之朝殺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嘉知之故不死遂代騑當國為載書以位序聽政辟（言各守職位以受執政之法）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公孫僑止之且請焚書嘉焚書而後衆乃定十一年（襄十八年）嘉欲去

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楚令尹午楚師起嘉公伐齊嘉及公孫舍之公孫夏守二卿知嘉之謀完守入保嘉不敢會楚師楚師門于純門信于城下而還嘉為政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與純門之師嘉當罪以其甲及子革（子然子）子良（士子孔子）氏之甲守公孫舍之公孫夏率國人伐之殺嘉而分其室子革子良出奔楚子公孫洩三十一年（昭七年）公孫僑立洩嗣嘉後（以撫孔）洩嘉之孫孟洩之子也為大夫事定公定公四年（昭十六年）晉韓起來聘公享之公孫僑戒曰苟有位于朝無有不共恪張後至立于客間執政禦之適客後又禦之適縣間（樂縣之間）客從而笑之事畢富子（大夫名不具）諫曰夫大國之人不可不慎也幾

為之笑而不陵我我皆有禮夫猶鄙我國而無禮何以求榮孔
張失位吾子之恥也公孫僑怒曰發命之不衷出令之不信刑
之頗類獄之放紛會朝之不敬使命之不聽取陵于大國罷民
而無功罪及而弗知僑之恥也孔張君之昆孫子孔之後也執
政之嗣也為嗣大夫承命以使周于諸侯國人所尊諸侯所知
立于朝而祀于家有祿于國有賦于軍喪祭有職受脤歸脤其
祭在廟已有著位在位數世世守其業而忘其所僑焉得恥之
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刑罰也子寧以他規我(左傳)

公子然 然氏 子然 然丹 鬷蔑 然明

公子然 名未詳 鄭穆公子 宋子所生 然氏之先也 晉人執成公 我立[illegible]

髡頑 成公四年 成十年 晉[illegible]成公歸[illegible]然及晉盟于脩
澤 成公歸 十三年 襄元年 晉會諸侯伐我 楚救我 侵宋 呂留 子然
侵宋取犬丘 成公 僖公 僖公四年 襄六年 子然卒(左傳) 子然丹
字子革 鄭穆公子 然丹奔楚 見楚傳 鬷蔑 即然明 明其字也
蓋子然之後 所出未詳 事簡公 簡公十九年 襄二十六年 晉[illegible]程鄭使佐
下軍 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 程鄭問曰 敢問降階何由 揮不能
對 歸以語蔑 蔑曰 是將死矣 不然將亡 貴而知懼 懼而思降 乃
得其階 下人而已 又何問焉 且夫既登而求降階者 知人也 不
在程鄭 其有亡釁乎 不然 其有惑疾 將死而憂也 明年 程鄭卒
公孫僑始知蔑 問為政焉 對曰 視民如子 見不仁者誅之 如鷹

鸇之逐鳥雀也 僑[illegible]以語游吉 且曰 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 今
吾見其心矣 游吉問政于公孫僑 僑曰 政如農功 日夜思之 思
其始而成其終 朝夕而行之 行無越思 如農之有畔 其過鮮矣
二十四年 襄三十一年 國人游于鄉校 以論執政 蔑謂公孫僑曰 毀
鄉校何如 僑曰 何為 夫人朝夕退而游焉 以議執政之善否 其
所善者吾則行之 其所惡者吾則改之 是吾師也 若之何毀之
我聞忠善以損怨 不聞作威以防怨 豈不遽止 然猶防川 大決
所犯 傷人必多 吾不克救也 不如小決使道 不如吾聞而藥之
也 蔑曰 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 小人實不才 若果行
此 其鄭國實賴之 豈唯二三臣 蔑貌惡 晉羊舌肸嘗適鄭 蔑欲

觀肸 從使之收器者而往 立于堂下 一言而善 肸將飲酒 聞之
曰 必鬷明也 下執其手以上 曰 昔賈大夫惡 娶妻而美 三年不
言不笑 御以如皋 射雉獲之 其妻始笑而言 賈大夫曰 才之不
可以已 我不能射 女遂不言不笑 今夫子少不颺 子若無言 吾
幾失子矣 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 遂如故知(左傳)

士子孔 子孔氏 子孔 子良

士子孔 名未詳 穆公妾圭媯之所生 子孔氏之先也 圭媯之班亞
宋子 而相親 宋子生公子嘉及子然 故士子孔亦相親 簡公元
年 襄八年 士子孔卒 士子孔之子曰子良 名未詳 子然之子曰然丹 即子
公子革 相子良然丹之室 三室如一 及國人殺子孔子良然丹

奔楚（左傳）

公子羽　羽氏　羽頡

公子羽名未詳 穆公子羽氏之先也成公七年（成十三年）為公子班所殺事見班傳子羽孫曰羽頡為馬師與良霄比公孫黑伐良霄霄奔許既而自墓門之瀆入因頡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良霄死頡出奔晉為任大夫先是鄭有樂成若丁雞澤之會奔楚遂適晉故頡因之與之比而事趙武謀伐鄭之說武以宋之盟故不可（左）頡既出奔羽氏之族遂絕

論曰鄭穆十一子二子孔子然二族亡子羽不為卿故曰七穆余序列七穆次以四子所以昭有德理亂緒也至若子孔之始

尚史　鄭諸臣傳卷十九

比盜而終合楚迹其所懷務專而已身以是敗且滅三族雅有之父爵不獲至于己斯亡又曰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

襄平李鍇鐵君甫纂

鄭諸臣傳

公孫申　公子班

公孫申字叔申未詳 某公孫 襄公十八年（成四年）悼公即位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許愬于楚楚不直公公子是叔申聘晉及悼公薨成公即位貳于楚成公三年（成九年）晉執公于銅鞮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為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勿亟遣使請晉）晉必歸君冬我圍許公子班者字子如鄭公子也未詳 某公子 班聞申之謀則蚤立公子繻國人殺繻立成公大子髡頑班奔許夏

尚史　鄭諸臣傳卷二十

晉歸成公公討立繻者殺申及其弟叔禽七年（成十三年）夏君殺公子班自訾求入于大宮不能殺子印子羽反軍于市公子駟帥國人從而盡焚之殺班及班弟子駹班子孫叔孫知傳（左）

公孫揮

公孫揮字子羽未詳 某公孫 揮為行人事簡公簡公十七年（襄二十四年）揮如晉聘十九年（襄二十六年）賞入陳之功公孫舍之八邑公孫僑六邑僑辭曰臣之位在四且舍之之功也（僑辭……）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夫禮二十二年（襄二十九年）楚康王卒……教即位公子圍為令尹揮曰是謂不宜必代之昌松柏之下其草不殖二十五年（昭元年）楚公

子圍來聘且娶于公孫段氏伍舉為介將入館鄭人惡之使揮與之言乃館于外既聘將以衆逆公孫僑患之使揮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墠聽命（欲于城外除地為墠行昏禮）圍使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圍布几筵告于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于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于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將不得為寡君老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揮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己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櫜而入許之入逆婦出

會于虢及盟楚公子圍設服離衛（設君服陳二衛當侍衛華麗也）魯叔孫豹曰楚公子美矣君哉罕虎曰二執戈者前矣（禮君行有二執戈者在前）蔡公孫歸生曰蒲宮有前（言其織蒲為宮以自殊異）不亦可乎楚伯州犁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揮曰假不反矣州犁曰子姑憂子皙之欲背誕也（言公孫黑欲反有將為國亂）揮曰當璧猶存（謂楚棄疾有當璧之命）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齊國弱曰吾代二子愍矣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子樂矣衛齊惡曰苟或知之雖憂何害宋向戌曰大國令小國共吾知共而已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義取暴虎馮河之可畏是故不敢為公子圍）退會揮謂罕虎曰叔孫絞而婉宋左師簡而禮樂王鮒字而敬子與子家（公孫歸生）持之皆保世之主也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左傳）

裨竈（附里析）

裨竈鄭大夫簡公二十一年（襄二十八年）竈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歲棄其次而旅于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歲星棄星紀之次客在玄枵歲次于北禍衝于南南為朱鳥鳥尾為帑鶉火鶉尾周楚之分故周楚受其咎）楚康王死二十三年（襄三十年）國人殺良霄初公孫蠆之卒也將葬公孫揮與竈晨會事焉過伯有氏（即良霄）其門上生莠揮曰其莠猶在乎（言伯有侈以莠喻其不能久存）于是歲在降婁降婁中而旦竈指之曰猶可以終歲歲不及此次也已（歲星十二年而一周言伯有不再及降婁必先亡也）及其亡也歲在娵訾之口其明年乃及降婁三十三年（昭九年）夏四月陳災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公孫僑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陳顓頊之後故為水屬）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楚之先祝融為火正）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也（火為水妃而與陳則楚衰故曰逐楚建陳）妃以五成故曰五年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三十四年（昭十年）有星出于婺女竈言于僑曰七月戊子晉君將死今茲歲在顓頊之虛（謂玄枵）姜氏任氏實守其地居其維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邑姜齊大公女晉唐叔之母星占婺女為既嫁之女邑姜嫁之婺女星在玄枵）（居玄枵之維首而有妖星故知禍在邑姜）邑姜晉之妣也天以七紀（二十八宿四七）戊子逢

公以發逵公般諸侯居齊地者星斯于是乎出與公反之先拔
曾以戊子日卒晉平也心星出婺女時非
識星所在故吾是以譏之及期晉平八年卒簡公二年定公
亥自當禍
五年七年昭十有星孛于大辰房心星也竈言于僑曰宋衛陳鄭將同日
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僑弗與明年宋衛陳鄭同日火
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國人請用之僑不可游吉曰寶以保
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僑曰天道遠人道邇
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
與亦不復火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僑曰將有大祥民震動國幾
亡吾身泯焉弗良及也國遷其可乎僑曰雖可吾不足以定遷
矣及火里析死矣未葬僑使輿三十人遷其柩里析亦鄭太史

陶史　鄭諸臣傳卷二十

也傳左

裨諶

馬簡子附

裨諶鄭大夫簡公二十二年襄二十九年公孫黑將伐良霄大夫和
之盟于伯有氏諶曰是盟也其與幾何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
長今是長亂之道也禍未歇也必三年而後能紓然曰政將
焉往諶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其焉辟子產舉不踰等則位班
也擇善而舉則世隆也天又除之奪伯有魄曰良子西即世將
焉辟之天禍鄭久矣其必使子產息之乃猶可以戾定也不然將
亡矣諶能謀謀于野則獲謀于邑則否又有馮簡子者能斷大
事故公孫僑有事與諶謀于野而使馮簡子斷之傳左

渾罕

渾罕字子寬鄭大夫簡公二十八年昭四年公孫僑作丘賦鄭六十四井
當出戎馬一匹牛三頭今晉別賦其
田益如魯之田賦履畝而賦也國人謗之曰其父死于路己
為蠆尾以令于國國將若之何罕以告僑曰何害苟利社稷死
生以之且吾聞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
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于人言吾不遷矣罕曰國氏其先亡
乎君子作法于涼其敝猶貪作法于貪敝將若之何姬在列者
蔡及曹滕其先亡乎偪而無禮鄭先衛亡偪而無法政不率法
而制于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傳左
鄧析子產立國而晉楚歸是明年叔武而新武□中謀政立乃
所以反其君也然國君為義討助以罪蕭本丸焉僑殊鄭國
啟利塗僞書曰聞以辯言亂舊政又曰以常舊服正法度距渾
罕有聞而國氏禁之邪政由衛鄧析子切而已

陶史　鄭諸臣傳卷二十

夫人傳

武姜莊公母　鄧曼莊夫人　雍姞生安

武姜申女武公夫人生莊公及共叔段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
于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段將襲鄭武姜將啟之公伐段段
出奔共遂寘武姜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
悔之告潁考叔考叔曰君何患焉若掘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
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
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為母子如初傳左

鄧曼鄧女以御見寵于莊公公使為卿仲足為公娶鄧曼生
昭公雍姑宋雍氏女莊公妾生厲公 左傳

文芊　姜氏 文夫人　燕姞　陳媯　江氏　蘇氏 文妻

文芊芊氏楚女姜氏齊女並文公夫人文公二十五年 僖二十年
楚子伐宋還芊氏姜氏勞楚子于柯澤楚子使師縉示之俘
馘遂入享于鄭夜出芊氏送于軍以二姬歸 僖公元年
僖三十二年 楚伐我將納公子瑕瑕死芊氏斂而葬之鄶城之下 左傳
燕姞南燕氏女文公之賤妾也夢天使與己蘭曰余為伯鯈余
而祖也以是為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既而文公見
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公曰諾生

穆公名之曰蘭及穆公有疾曰蘭死吾其死乎吾所以生也刈
蘭而卒 左傳
陳媯陳女初為子儀妻子儀遇弒文公報之 生子
華子臧又娶于江生公子士又娶于蘇生子瑕子俞彌 左傳

亂臣傳　共叔段　公孫滑　公父定叔

共叔段者武公之子莊公同母弟也母曰武姜武姜生莊公及
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遂惡之愛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
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
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
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
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
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
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
于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
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為己
邑至于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眾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
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啟之公聞其期曰可矣
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段
出奔共段之子曰公孫滑段之亂滑出奔衛衛人為之伐我取
廩延明年我伐衛討滑亂殺之孫曰公父定叔定叔當祭仲專

仲殺雍糾逐厲公及厲公再入後二年 莊十六年 公治與雍糾之
亂者殺公子閼刖強鉏定叔出奔衛三年而復之曰不可使共
叔無後于鄭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數焉 諡曰定 左傳

公子呂 子封

祭仲

祭仲字足又曰仲足為祭封人事莊公有寵使為卿武公及公
為平王卿士王貳于虢平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莊公二十三
年 隱三年 仲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二十六年 隱五年 衛
人以燕師伐我仲敗燕師于北制三十七年 桓五年 桓王奪公政
公不朝王以諸侯伐我公禦之戰于繻葛王卒大敗祝聃射王

中肩夜公使仲勞王且問左右二十八年（桓六年）大子忽敗北戎齊人將妻之忽辭仲曰必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子突子亹子儀）皆君也弗從四十三年（桓十一年）莊公薨大子忽立是為昭公仲為公取鄧曼生昭公故仲立之宋雍氏女雍姞生子突雍氏有寵于宋宋誘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突而求賂焉仲與宋人盟以突歸而立之是為厲公昭公奔衛（公羊賢仲以為知權也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少遼緩之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古人之有權者祭仲是也穀梁以為惡祭仲也〇穀梁說是）厲公四年（桓十五年）仲專公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于郊吾惑之以告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厲公出奔蔡昭公入昭公立二年（桓十七年）高渠彌弒之立子亹子亹元年（桓十八年）齊侯師于首止子亹會之高渠彌相齊人殺子亹而轘高渠彌仲逆子儀于陳而立之是行也仲知之故稱疾不往人曰祭仲以知免仲曰信也仲卒傅瑕弒子儀厲公復入（左傳）

尉止　司臣　堵女父　侯晉　子師僕

尉翩　堵狗附　司齊

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並鄭士也公子騑與尉止有爭簡公三年（襄十年）諸侯伐我師于牛首將御諸侯之師公子騑黜其車御之曰爾車非禮也尉止獲囚將又與之爭抑使獻騑為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故五族聚群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公子謂殺公子騑公子發等事見騑傳）冬十月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殺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劫公以如北宮國人攻之殺尉止子師僕盜眾盡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翩司齊奔宋翩尉止子齊司臣子也八年（襄十五年）我納賂于宋以請餘盜公孫黑為質焉宋歸堵女父尉翩司齊司臣而逸之諸託魯我醢堵女父尉翩司齊宋復歸司臣諸女父之族有堵狗者娶于晉范氏既醢堵女父遂奪狗之妻歸諸范氏（左傳）

論曰予讀叔于田之詩以為民歸段仁友寡其行而後知其惡也夫段武姜之寵子也驕而辟之居[illegible]其[illegible]甚矣莊公[illegible]滋蔓焉而後[illegible]之因是得群[illegible]與也豈乎段哉惡而莊亦忍矣是故天王殺其弟佞夫弟之者罪王也鄭伯克段于鄢不弟之者段不弟鄭伯不弟之所以深罪鄭伯也

逆臣傳　高渠彌　傅瑕　附高克

高渠彌即高伯事莊公為卿莊公三十七年（桓五年）桓王伐我渠彌以中軍敗王于繻葛初莊公將以渠彌為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及昭公立懼其殺己也二年（桓十七年）弒昭公立公子亹明年齊人殺子亹而轘渠彌傅瑕初事子儀為大夫子儀十四年（莊十四年）因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瑕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及六月瑕殺子儀及其二子而納厲公厲公入遂殺瑕

高柴彌之後高克爲文公大夫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之使
克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爲之賦清
人左傳

公子歸生　公子宋

公子歸生字子家公子宋字子公並鄭大夫也事穆公靈公三
年文二歸生會諸侯之大夫伐秦取汪及彭衙十四年文十三年魯
侯朝晉還公會之請平于晉與魯侯宴于棐歸生賦鴻鴈義取哀恤
魯季孫行父賦四月取行役踰時歸生賦載馳之四章取有急欲助行父
賦采薇之四章取豈敢定居許鳥歸還晉公拜魯侯答拜二十一年宣二年
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及宋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華元樂呂移
向戌入

諸臣傳卷二十　十

公薨靈公即位靈公元年年宣四楚人獻黿于公公子宋及歸生
將見宋之食指動以示歸生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
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歸生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宋而弗
與宋怒染指于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宋宋與歸生謀先歸生
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反譖歸生歸生懼而從之夏弒靈
公襄公即位宋既弒君懼從晉以求媚襄公三年年宣七及晉平
宋相公會諸侯盟于黑壤五年宣十年歸生卒國人討靈公之亂
斲歸生之棺而逐其族改葬靈公左傳

公子騑子駟

公子騑字子駟穆公之子也歷事襄悼三公爲卿成公三年

成十年晉執成公公子班立公子繻國人殺繻立成公大子髡頑
公子班奔許明年騑爲質于晉成公歸七年成十三年公子班入殺
子印子羽反軍于市騑帥國人盟于大宮從而盡焚之殺班十
年成十六年我叛晉騑從楚子盟于武城晉伐我我使告于楚大
夫姚句耳與往楚救我[illegible]先歸[illegible]可耳[illegible]遇
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illegible]何以戰[illegible]不可
用也六月晉楚遇于鄢陵楚師敗績十一年成十[illegible]
十四年襄二公有疾騑請息肩于晉公曰楚君爲鄭故親集矢
于其目若背之是棄力與言也秋成公卒僖公即位公子喜當
國公子騑爲司馬騑爲政晉師伐我諸大夫欲從晉騑曰官命

諸臣傳卷二十　十一

未改成公意冬乃及晉平僖公五年年襄七公將會諸侯于鄬騑
謝不禮焉侍者諫不聽又諫殺之及鄵騑使賊夜弒公而以瘧
疾赴立簡公生五年奉而立之簡公元年年襄八群公子以
僖公之死也謀騑騑先之辟殺公子狐子熙子侯子丁子孤之
孫擊孫惡出奔衛冬楚伐我騑欲從楚曰周詩有之曰俟河
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謀之多族民之多違事滋
無成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以
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于二竟以待彊者而庇民焉
寇不爲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公孫舍之曰小所以事大信也
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五會謂雞澤戚城棣鄬邢卿今將

背之盟楚救我將安用之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棄鄭楚師遼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聞之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騑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請從楚騑也受其咎乃及楚平二年襄九年晉伐我子展將盟六卿皆從公晉為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騑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

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荀偃曰改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乃盟而還晉楚伐我騑又將及楚平子孔子蟜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騑曰吾盟固云唯彊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彊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所臨唯信信者言之瑞也善之主也是故臨之明神不蠲要盟背之可也乃及楚平三年襄十年尉止等五族作亂殺騑于西宮之朝左傳

論曰孫騑傳叔之賊君殺死也若夫動以嚴之欲以成思不深或乎夫逆德大惡也我君顯辟也死而可謂稱其亡乎騑之亂亡不以國誅而死西宮之盜幸矣

襄平李鍇鐵君甫纂

楚諸臣傳

薳章　薳呂臣

薳章楚武王時為大夫武王三十五年桓六年王侵隨使薳章求成隨而後收我不敢伐五十一年桓八年王合諸侯于沈鹿黃隨不會使薳章讓黃伐隨五十八年桓九年使大夫道朔將巴客以聘于鄧鄧南鄙鄾人攻而奪之幣殺道朔及巴行人王使薳章讓于鄧鄧人弗受夏我圍鄾薳章之後有薳呂臣呂臣字叔伯事成王為大夫鬬穀於菟以成得臣伐陳之功使為令尹呂臣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及我師敗于城濮得臣死呂臣代之為令尹晉侯喜曰莫余毒也已蔿呂臣為令尹奉己而已不在民矣左傳

蔿賈

蔿賈字伯嬴成王三十九年僖二十七年王將圍宋使鬬穀於菟治兵于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成得臣治兵于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鬬穀於菟鬬穀於菟飲之酒蔿賈尚幼後至不賀鬬穀於菟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于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

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假之有明年得臣敗我師于城濮楚王將

賈為工正莊王三年太卜六年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師于大林又伐其東南至于陽丘以侵訾枝邑楚庸人帥羣蠻以叛楚麇人帥百濮聚于選將伐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啟楚人謀徙于阪高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自廬以往伐庸振廩同食發倉廩同食上下無異饌也次于句澨楚西界使廬戢黎侵庸王[illegible]于[illegible]品[illegible]之六年宣元年我侵陳遂侵宋晉救之以叛鄭[illegible]年[illegible]解揚晉人乃還成得臣之[illegible]也蒍賈

[illegible]為令尹鬪椒為司馬蒍賈譖殺鬪般之[illegible]為令尹[illegible]司馬[illegible]又惡之九年宣四年鬪椒以若敖氏之族圄賈于轑陽而殺之蒍

蒍艾獵孫叔敖 蒍子馮 蒍掩

蒍艾獵蒍賈之子是為孫叔敖也又曰蒍敖新序孫叔敖兒時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而泣其母問其故對曰聞見兩頭蛇者死嚮者見之恐去母而死也母曰蛇今安在曰吾聞見之者死恐他人又見之殺而埋之矣母曰吾聞有陰德者天報以福汝不死也艾獵[illegible]于[illegible]為令尹呂氏春秋孫叔敖[illegible]于郢三年聲問不知修行不聞[illegible]以[illegible]方術信行能令人主上至王下至[illegible]不[illegible]于[illegible]尹[illegible]于郢五年[illegible]王欲以為令尹如我子歸吾將為子請於[illegible]尹[illegible]人也王必用之臣不若也于[illegible]曰期思之鄙人有孫叔敖者[illegible]令尹[illegible]孫叔敖期思之鄙人也[illegible]是使人以王輿迎叔敖為令尹[illegible]孫叔敖決期思之水而灌[illegible]長[illegible]下而以[illegible]

[illegible]

十以[illegible]代[illegible]十六年[illegible]我從宋[illegible]艾獵城沂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量功命日分財用平板榦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略基趾具餱糧度有司事三旬而成不愆于素十七年宣十二年王圍鄭克之及鄭平晉救鄭濟河王以北師次于郔聞晉師既濟艾獵欲還南轅反旆嬖人伍參欲戰王告艾獵[illegible]而北之次于管晉趙旃來召盟席于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王怒逐趙旃艾獵[illegible]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艾獵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

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啟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遂敗晉師于邲宣十二年艾獵為楚相施教導民上下和合秋冬勸民山採春夏以水各得其所便民皆樂其生莊王以為幣輕更以小為大百姓不便皆去其業市令言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不定曰如此幾何頃乎曰三月頃以罷吾今令之復古也王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不定請令復如故王許之下令三日而市復如故楚俗好庳車王以為不便馬欲下令高之艾獵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從王必欲高車臣請閭里高其梱乘車者皆君子君子不能數下車王許之居半歲民悉自高其車此不教民民從其化近者視而效之遠

者望而法之故三得相而不喜三去相而不悔[illegible]

烏號鉏采莫枯[illegible]之騎冬[illegible]衣[illegible]

氏未[illegible]莊王好游獵畫傳其境內之勞淵者[illegible]之害于[illegible]叔敖[illegible]

數曰夜不息不得以便生爲救[illegible]叔敖

相楚三年不知軛在衡後務大者圖之小鄙邑之封人見艾獵

曰吾聞之久者士妬之祿厚者民怨之位尊者君恨之今相有

此三者而不得罪楚之士民何也艾獵曰吾三相楚而心愈卑

每益祿而施愈博位滋尊而禮愈恭是以不得罪于楚之士民

也 [illegible]說苑叔敖爲令尹一國吏皆來賀有一老父後來弔叔敖[illegible]子曰有[illegible]身貴而驕人者民去之位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厚而不知足者患處之叔敖再拜曰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位已高而意益下官大而心益小祿厚而慎不敢取[illegible]者足以治楚矣新序楚莊王問于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爲國是也叔敖曰國之有是衆非之所惡也[illegible]貴士驕君曰[illegible]非士無由安危[illegible]其而不運者臣不合國是無由定矣[illegible]

爲是不合[illegible]數七而不知 艾獵疾將死戒其子曰王亟封我矣吾不受

我死王則封汝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邱者地不利而名

甚惡楚人鬼而越人禨可長有者其唯此也艾獵死王以美地封其子子

不受請寢邱與之至今不失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蔿子馮艾獵從子也康王二年五年襄十以子馮

爲大司馬五年襄十八年冬十二月我伐鄭子馮及公子格率銳師

侵費滑胥靡獻于雍梁雍梁鄭邑右回梅山侵鄭東北至于蟲牢而

反令尹公子午門于純門信于城下而還涉于魚齒山名之下甚

雨及之我師多凍役徒幾盡八年襄二十一年公子午卒使子[illegible]爲

令尹子[illegible]以[illegible]闕地下冰而牀焉重繭衣裘鮮食[illegible]

王使醫視之復[illegible]而血氣未動乃使公子[illegible]

尹明年[illegible]子馮爲令尹十一年襄二十四年[illegible]

叛我[illegible]使沈尹壽[illegible]

大夫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大夫復命王欲[illegible]

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illegible]

亦如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illegible]十二年襄二十[illegible]

子嬰齊使屈建為令尹舒為人卒叔屈建誠之王貴屈建建辭
曰先大夫蒍子之功也以與蒍掩掩子馮之子也是年掩為司
馬屈建使掩庀賦數甲兵[illegible]土田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絕高曰京
大阜曰陵表淳鹵埆薄之地數疆潦[illegible]規偃豬下濕之地町原防[illegible]
牧隰皋井衍沃[illegible]量入脩賦賦車周制六十四井為甸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
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籍馬[illegible]賦車兵徒卒甲楯之數既成以
授屈建康王薨事郟敖郟敖二年襄二十年公子圍殺掩而取其室
左傳掩之殺遂居見亂臣傳

蒍啟彊　蒍射　沈尹射　沈尹赤附

蒍啟彊蒍氏之族也所出未詳亦事康王康王十一年襄二十四年齊侯

既伐晉而懼將欲見王王使啟彊如齊聘且請會期秋齊閭將
有晉師使陳無宇從啟彊來辭會且乞師王使啟彊帥師送陳
無宇康王薨事郟敖郟敖四年昭元年靈王弒郟敖以啟彊為大
宰靈王三年昭四年吳伐我入棘櫟麻皆楚東鄙邑沈尹射奔命于夏
汭啟彊城巢四年昭五年我以東夷伐吳蒍射以繁揚之師會于
夏汭吳師出啟彊帥師從之遽不設備吳人敗諸鵲岸[illegible]
于羅汭沈尹赤會王次于萊山蒍射帥繁揚之師先入南懷我
師從之吳不可入王遂觀兵于坻箕之山無功而還[illegible]吳使
沈尹射待命于巢啟彊待命于雩婁沈尹射沈尹赤皆楚大夫
蒍射者亦蒍氏之族也六年昭七年王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

之啟彊曰臣能得魯侯啟彊如魯召魯侯曰昔先君成公命
我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照臨楚國鎮撫
其社稷以輯寧爾民嬰齊受命于蜀奉承以來弗敢失隕而致
諸宗祧曰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傳序相授于今四
王矣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臨我喪孤與其二三臣悼心失圖
社稷之不皇況能懷思君德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寵靈楚
國以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貺矣何蜀之敢望其
先君鬼神實嘉賴之豈唯寡君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illegible]
寡君將承質幣而見于蜀以請先君之貺[illegible]
[illegible]長鬣者相好以大屈[illegible]不可[illegible]而悔之啟彊

聞之見魯侯魯侯語之拜賀魯侯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
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備禦三鄰[illegible]敢不
賀乎魯侯懼乃反之蒍射初事靈王靈王遇弒[illegible]平王立十
一年昭二十五年王使射城州屈復茄人城丘皇遷訾人[illegible]
[illegible]吳入郢昭王奔[illegible]包胥以秦師救楚大敗吳師于[illegible]
射于柏舉擊子期[illegible]以從公子[illegible]敗吳師于軍祥[illegible]

蒍罷子蕩　蒍洩

蒍罷[illegible]事康王十四年襄二十七年晉楚弭兵既盟于宋王
使罷如晉涖盟晉侯享之將出賦既醉叔向曰蒍氏之有後
于楚國也宜哉承君命不忘敏[illegible]以事君必能

養民政共焉弃疾即位王子圍為令尹二年[illegible]年郟敖使蘧
罷如晉叔孫豹問王子之為政何如對曰吾儕小人食而與
事猶懼不給命而不免于戾焉與知政固問不告以孫豹曰楚
令尹將有大事子蕩將與焉助之匿其情矣四年 昭元年 王子圍
弑郟敖因即位是為靈王使罷為令尹靈王元年 昭元年 以[illegible]
為莫敖使與罷如晉逆女大夫蘧洩者亦蔿氏族六年 昭六年 王
使蘧洩伐徐吳人救之罷帥師伐吳師于豫章而次于乾谿吳
人敗之于房鍾 吳地 罷歸罪于蘧洩而殺之 左傳

蘧越

蘧越為司馬事平王八年 昭二十一年 宋華亥向寧華登來

乞師越帥師將逆華氏大宰犯諫曰諸侯唯宋事其君今
又爭國釋君而臣是助無乃不可乎王曰而告我也後既許之矣
明年蘧越使告于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為君憂無寧以為
宗羞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若臣曰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
命[illegible]敝邑無亢不衷以獎亂人孤之望也唯君[illegible]
人患之會諸侯出華向華向來奔十年 昭二十三年 吳人[illegible]
陽匄為越師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illegible]
卒敗師[illegible]楚師大威為帥軍主 及戰于雞父[illegible]
師大奔大子建之母在郹召吳人而啟之冬十月大子諸樊
入郹[illegible]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以
歸越追之不及將死衆曰請遂伐吳以徼之越曰再敗君師死
且有罪亡君夫人不可以莫之死也乃縊于薳澨 左傳

薳固

薳固為箴尹又曰箴尹固又曰工尹固事昭王昭王十年
定四年 吳入郢王取其妹季芈畀我以出涉睢固與王同舟王使
執燧象以奔吳師[illegible] 昭王既卒惠王嗣立惠王十年 哀十六年 白
公勝作亂殺公子申公子結固帥其屬將與白公勝遇葉公高
將之乃從葉公以攻白公勝縊十二年 哀十八年 巴人伐我圍鄾
將卜帥王曰使公孫寧行寧請承 承佐也 王曰寢尹由于工尹固
皆勤先君者也于是公孫寧箴尹固寢尹由于敗巴師于鄾寢

尹由于者是為王孫由于別有傳 左傳
論曰城濮之敗百濮之從賈有遠圖若乃肆為貝錦穀敖而不
從之又何短知耶叔敖佐莊於踐于霸方之孫趙規模既實

鬭伯比　鬭穀於菟 子文　鬭般　鬭克黃 鬭子揚[illegible]
鬭椒 鬭宜申附

鬭伯比者若敖氏也若敖為楚八世祖因以為氏[illegible]
娶于䢵生鬭伯比伯比為大夫事武王武王十五年[illegible]
侵隨使薳章求成軍于瑕以待之隨人使[illegible]
二伯比言于王曰我不得志于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
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

夏隨為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
張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伯比曰以為後圖少
師得其君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我師季梁諫乃止二
十七年[桓八年]隨少師有寵伯比曰可矣讎有釁不可失也夏王
合諸侯于沈鹿[地名]黃隨不會使薳章讓黃王伐隨季梁請下之
弗許而後戰少師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戰于速杞[地名]隨師
敗績隨侯逸鬬丹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秋隨及楚平王將不許伯
比曰天去其疾矣[疾謂少師]隨未可克也乃盟而還四十二年[桓十
一年]屈瑕伐羅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屈瑕]必敗舉趾高
心不固矣遂見王曰必濟師王辭焉入告夫人鄧曼鬬丹亦為

鬬穀 楚諸臣傳卷二十

大夫蓋其族也[傳]伯比子二穀於菟子良[名未詳]鬬穀於菟字子
文初若敖氏卒伯比從其母畜于䢵淫于䢵子之女生穀於菟
䢵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䢵子田而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
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以其女
妻伯比穀於菟事成王成王八年[莊三十年]文王弟公子元為令尹
處王宮欲蠱文夫人申公鬬班殺之穀於菟為令尹自毀其家
以紓國難十七年[僖五年]穀於菟滅弦弦子奔黃二十二年[僖十年]
隨以漢東諸侯叛穀於菟帥師伐隨取成而還二十五年[僖二
十三年]成得臣伐陳取焦夷城頓而還穀於菟以為之功使為令
尹遠呂臣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

其人能靖者與有幾成得臣竟敗于城濮穀於菟卒
般為令尹殺字于揚莊王九年[宣四年]子良之子鬬椒殺般又殺
蒍賈遂攻王王滅若敖氏般之子箴尹克黃使于齊還聞
難其人曰不可以入矣克黃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
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于司敗王思鬬穀於菟之治楚國也
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 鬬椒見亂臣傳
穀於菟之曾孫曰棄疾棄疾子蒍韋龜子葛成然成然亦見

楚諸臣傳卷二十 二

鬬廉 鬬御彊 鬬梧 鬬祁 鬬勃 鬬且 [附 鬬班附]
鬬廉字射師為大夫初事武王武王三十八年[桓九年]王使使將
巴客聘于鄧鄧南鄙鄾人殺而奪之幣王使廉帥師及巴師圍
鄾鄧養甥聃甥帥師救鄾廉衡陳其師于巴師之中以戰而北鄧人逐之背巴
師而夾攻之鄧師大敗鄾人宵潰四十年[桓十一年]屈瑕將盟貳軫
鄖人軍于蒲騷[鄖邑]將與隨絞州蓼[四國名]伐我師屈瑕患
之廉曰鄖人軍其郊必不誡且日虞四邑之至也君次于郊郢
以禦四邑我以銳師宵加于鄖鄖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鬬
志若敗鄖師四邑必離屈瑕曰盍請濟師于王對曰師克在和

不在衆商周之不敵若之所聞也成軍以出又何濟焉屈瑕曰
卜之對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遂敗鄖師于蒲騷卒盟而還武
王薨熊貲立是為文王堵敖成王成王六年莊二十八年令尹公子元欲蠱
文夫人夫人聞之伐鄭元及鬬御彊鬬梧耿之不比為旆將建旆以
居前鬬班王孫游王孫喜殿入衆純門鄭外郭門及逵市而還八年莊三
十年公子元處王宮欲遂蠱文夫人廉諫子元執而梏之秋鬬班
殺公子元公御彊梧耿之班並若敖氏族班為申公鬬祁鬬勃
並若敖氏族也祁為令尹申武王武王九十一年莊四年王伐隨
卒于樠木之下祁除道梁溠營軍臨隨隨成祁濟漢而後發喪
鬬勃字子上為大夫事成王成王四十年僖二十八年晉楚遇于城

濮令尹成得臣使勃請戰得臣將中軍鬬宜申將左勃將右戰
戰左右師潰我師敗績王殺成得臣以勃為令尹四十五年僖三
十三年勃侵陳蔡陳蔡成遂伐鄭將納公子瑕門于桔柣之門瑕
死初王將以商臣為太子訪諸勃勃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
黜乃亂也楚國之舉恆在少者且是人也蜂目而豺聲忍人也
不可立也弗聽是年晉陽處父侵蔡勃救之與晉夾泜而軍陽
處父曰子欲戰則吾退舍于濟而陳不然紓我勃退舍陽
子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我師亦歸太子商臣譖勃曰受晉賂而辟
之楚之恥也罪莫大焉王殺勃 [illegible] 亦楚
大夫且嘗廷見令尹子常 [illegible] 以語其

徒曰楚其亡乎不然令尹其不免乎吾見令尹令尹問蓄聚積
實如餓豺狼焉殆必亡者也夫古者聚貨不妨民衣食之利聚
馬不害民之財用國馬足以行軍國馬民馬十六井為一甸公馬
足以稱賦公馬公之戎馬賦兵賦也不是過也公貨足以賓獻家貨足以共
用不是過也夫貨馬郵則闕于民郵過民多闕則有離叛之心
將何以封矣昔鬬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恤民故也成王
聞子文之朝不及夕也于是乎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
文至于今令尹秩之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曰
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故莊王之
世滅若敖氏唯子文之後在至于今處鄖為楚良臣是不先恤

民而後己之富乎今子常即囊瓦先大夫之後也而相楚君無令
名于四方民之羸餒日已甚是之不恤而蓄聚不厭其速怨
于民多矣積貨滋多蓄怨滋厚不亡何待于常其能豐于成靈
乎成不禮于穆願食熊蹯不獲而死靈王不顧于民一國棄之
如遺跡焉子常為政而無禮不顧甚于成靈其獨何力以待之

國語

論曰若敖再世翊楚至毀家以紓國宜子文之有後也然不有
斧刑之臣若敖之鬼終亦餒而已矣鬬勃以危言誅臣不容國
失身之謂也然而熊蹯待食其愚于上乎

成得臣子玉　成大心孫伯　成熊　成嘉

成得臣字子玉亦若敖氏之族也得臣事成王成王三十五年
僖二十三年 陳穿頓于宋得臣伐宋取焦夷城頓而還 焦夷陳邑 遂代
鬭穀於菟為令尹晉公子重耳來得臣請殺之王不可乃送諸
秦三十七年 僖二十五年 秦晉伐鄀 鄀小國名 我使成商密 商密鄀邑 商密降
秦獲我鬭克屈禦寇得臣追之弗及遂圍陳納頓子于頓三十
八年 僖二十六年 得臣城蔑以歸子歸令得臣伐宋圍緡四十年 僖二
十八年 王及諸侯圍宋宋伐衛以救之王入居于申使申叔侯
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
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
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illegible]

[illegible]
可以治民[illegible]是得臣使鬭椒請戰曰非敢
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
敖之六卒實從之 西廣東宮太子宮甲若敖六卒子玉宗人之兵六百人 得臣使宛春
告于晉請復曹衛臣亦釋宋晉執宛春私許復曹衛 曹衛告絕
于我得臣怒從晉師晉師退三舍楚眾欲止得臣不可夏四月
次于城濮我師背酅而舍得臣使鬭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
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
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為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
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明日

得臣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鬭宜申將左鬭勃將右曰今日必
無楚矣晉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我
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我師馳之原
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鬭宜申我
左師潰我師敗績得臣收其卒而止故不敗初得臣自為瓊弁
玉纓未之服也先戰夢河神謂己曰畀余余賜女孟諸之麋弗
致也得臣子大心與鬭宜申使榮黃諫弗聽榮季曰死而利國
猶或為之況瓊玉乎是糞土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弗聽出
告二子曰非神敗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既敗王使謂
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大心及鬭宜申以得臣歸曰

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為戮及連穀得臣縊王使止之[illegible]
不入而死 去聲 宛春楚大夫榮黃字榮季亦楚人也大心字孫伯得
臣之子也成王四十五年 僖三十三年 晉陽處父侵蔡令尹鬭勃救
之與晉師夾泜而軍鬭勃欲涉大心曰不可晉人無信半涉而
薄我悔敗何及不如紓之乃退舍大子商臣譖鬭勃王殺之以
大心為令尹成王薨事穆王穆王四年 文五年 大心滅六 國名 十年
文十一年 王伐麇 國名 大心敗麇師于防渚 麇地 十一年 文十年 大心卒 說苑吳與楚戰莫囂大心撫其御之手曰今日距強敵犯白刃蒙矢石戰而身死卒勝民治全我社稷可以庶乎遂入不返決腹斷頭不旋踵運軌而死 按此莫囂非大心大心去昭王世殊遠說誤 大心子成熊 成然
熊字虎事靈王靈王十一年 昭十二年 成然譖熊于王熊知之而不能

行先是鬬椒作亂鬬成同[illegible]若敖[illegible]之餘也遂殺
之[左傳]成大心子文十二年[illegible]見于[illegible]之達年相距八十六年則[illegible]非大心之子 嘉字子孔[illegible]
故[illegible]曲孫也穆王十一年[illegible]年嘉為令尹[illegible]屈[illegible]
及宗子遂圍巢[illegible]元年[illegible]四年嘉及[illegible]將[illegible]
使公子[illegible]與陶[illegible]乃克[illegible]城[illegible]
而[illegible]遂殺[illegible]及克嘉[illegible]為[illegible]代嘉為令尹[illegible]
年勝小[illegible]不勝[illegible]奔[illegible]
帥[illegible]命不祥[illegible]師無功無罪而敗[illegible]自敗也[illegible]
其先乎

屈瑕　屈重

屈瑕屈氏之先也之同姓也事武王為莫敖[illegible]武王四十一年
桓十一年瑕將盟貳軫[二國名]鄖人軍于蒲騷將與隨絞州蓼[四國名]伐
我師瑕敗鄖師于蒲騷卒盟而還四十二年 桓十二年 我伐絞軍其
南門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從之絞
人獲三十人明日絞人爭出驅我役徒于山中我[illegible]
也而復諸山下大敗之[illegible]
于彭羅人欲伐之[illegible]
羅伐[illegible]于師曰[illegible]
羅羅與盧戎[illegible]兩軍之大敗之瑕縊于荒谷[illegible]
莫敖五十一年 莊四年 武王伐隨卒于樠木之下屈重及令尹鬬祁
除道梁溠營軍臨隨隨人懼行成莫敖以王命入盟隨侯且請為
會于漢汭而還濟漢而後發喪左傳

屈完

屈完事成王為大夫成王十六年 僖四年 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
蔡潰遂伐我以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昭王南征不復責我使者
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
諸水濱師進次于陘夏使完如師請盟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
諸侯之師與完乘而觀之曰豈不穀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
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于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
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
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
為池雖衆無所用之完及諸侯盟左傳

屈蕩　屈到　屈建　屈生　屈申附

屈蕩者屈建之祖父也[illegible]事莊王莊王十七年 宣十二年 邲之役也
王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為右[illegible]
左廣彭名御左廣屈蕩為右晉趙旃求[illegible]夜至于我軍王乘左廣以逐趙旃
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我師遂乘晉軍奔王見
右廣將從之乘屈蕩戶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自是楚之乘廣
先左屈蕩子到到字子夕事康王為莫敖[illegible]子建建字子木亦事
康王康王九年 襄二十二年 使建為莫敖[illegible]共王[illegible]而世位不[illegible]屈建曰[illegible]

多寵夫一兔走萬人逐之一人得之萬人不復走今楚多寵
而嫡庶無主亂何從生矣本絕則枝猶兔走也其子問之立子為大子願子蔑為向口拔建父王已事十年三年 陳王為莫敖則陳子由建言而立恐未必然十
虔與友賓叛建從陳侯圍陳納陳公子黃于二十年五年 襄二十 建為令
尹舒鳩人叛建伐之及離城吳人救之建遽以右師先子彊息
桓子捷子駢子盂帥左師以退吳人居其間七日子彊曰久將
墊隘隘乃禽也不如速戰請以其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
簡精兵駐後為陳也 我克則進奔則亦視之乃可以免不然必為吳禽從
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
逐之傅諸其軍簡師會之吳師大敗建遂滅舒鳩宋向戌善于
晉趙武又善于建欲弭諸侯之兵如晉晉許之如楚楚許之于兩

亦許之如齊齊許之如秦秦亦許之皆告小國為會于宋十四
年 二十七 夏六月公子黑肱先至成言于晉 先遣黑肱就晉大夫成盟載之言 向戌
如陳從建成言于楚建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向戌復于趙武
武曰晉楚齊秦匹也楚能使秦君辱于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
齊建使驛謁諸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辛巳將盟于西門
之外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為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
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
也久矣豈專在晉乃先楚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武為客
坐所 建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建亦不能對也
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建問于趙武曰范武

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于晉國無隱情其祝
史陳信于鬼神無愧辭建歸以告王王曰尚矣哉能歆神人宜
其光輔五君以為盟主也建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
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十五年 襄二十八年 建卒 傳屈到嗜
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祥宗老將薦芰建
命去之宗老曰夫子屬之建曰不然夫子承楚國之政其法刑
在民心而藏在王府上之可以比先王下之可以訓後世雖微
楚國諸侯莫不譽其祭典有之曰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
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籩豆脯醢則上下共之不羞珍
異不陳庶侈夫子不以其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

事靈王與屈蕩到屈建同官者未別有屈蕩康王十二年 襄二十五年 以到
為莫敖蕩為連尹十二年 襄二十五年 以建為令尹以蕩為莫敖
連尹又莫敖其次令尹知以屈蕩為莫敖一人然與屈建同官而同其祖宗傳載蕩子申申亦為莫敖
事靈王靈王三年 昭四年 王伐吳使申圍朱方克之執齊慶封盡
滅其族明年王以申為貳于吳殺之以屈生為莫敖
論曰鄢之役屈蕩以左廣終始莊王楚廣由是先左然隨之役
季梁曰楚人尚左是楚固先左也建之為令尹也宗從比賢卿
主齊盟以和諸侯三楚敵而不惰也若夫徹芰而祭則權以遂命
又其通也

屈原 宋玉 唐勒 景差附

屈原者名平（離騷曰名予曰正則字予曰靈均是又名正則字靈均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
彊識明于治亂嫺于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
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
害其能懷王使平造為憲令平屬草藳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
奪之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
伐其功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平平疾王聽之不聰也
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
作離騷（[illegible]）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
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詳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illegible]

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懷王貪而信
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
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
大破楚師于丹淅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懷
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于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
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
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
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
辯于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
既疏不復在位使于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

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時秦昭王與
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毋
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
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
之秦竟死于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為令尹楚
人以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
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
興國而欲反復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
使上官大夫短平于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平至于江濱被
髮行吟澤畔乃作懷沙之賦呼天嫉俗遂自投汨羅以死（[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既死之後楚有宋
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平之從容辭令
終莫敢直諫（[illegible]）宋玉因其友見楚襄王襄王待之無以異乃讓
其友友曰夫薑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女因媒而嫁不因媒
而親子之事王未耳何怨于我王曰不然昔者齊有良狗曰東
郭㕙一日而走五百里齊有良兔曰韓盧亦一旦而走五百里
使之遙見指屬雖韓盧不及衆兔之塵若躡迹而縱緤則雖東
郭㕙亦不能離今子之屬臣也躡迹縱緤與遙見指屬與（[illegible]）
（新序曰宋玉事楚王言友人于王王以為小臣友人[illegible]宋玉報友人書曰薑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女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illegible]）

內然而想□與衍鉤距辭序宋玉事襄王而不見察或謂曰先生何故說之不備計書之說也宋玉曰不然不見夫玄蝯乎當其居桂林之中超騰往來唯從遠不得于目視之及在枳棘之中危視而讀行與人爭得焉其皮筋非加急而體益短也處勢不便故也夫處勢不便豈可以量功校能哉襄王問于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邪何士民眾庶不譽之甚也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鯤鳳凰上擊九千里絕雲霓負蒼天翱翔乎杳冥之上夫藩籬之鷃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鯤魚朝發崑崙之墟暴鬐於碣石

暮宿于孟諸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鯤也士亦有之夫聖人瑰意琦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為哉楚對王問屈原賦二十五篇宋玉賦十六篇唐勒賦四篇漢志

論曰懷王將入秦屈原沮之子蘭勸之遂卒不反足已事有微矣乃頃襄既立親蘭而放原意者戍甫戍申重甲千之報與嗟夫原以孤忠支吾羣小使遇中主鮮能得志于懷襄乎何有懷沙悲怨不可卒讀雪涕漣洏不獨為屈原下也

觀丁父　彭仲爽　觀射父　彭名　觀起　觀從　觀瞻　彭生附

觀丁父者鄀俘也武王以為軍率克州蓼服隨唐大啟羣蠻仲爽者申俘也文王以為令尹縣申息朝陳蔡封畛于汝左傳觀丁父之後曰觀射父射父事昭王昭王問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其知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為之牲器時服而後使先聖之後之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號高祖之主宗廟之事昭穆之世齊敬之勤禮節之宜威儀之則容貌之崇忠信之質禋潔之服而敬恭明神者以為之祝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儀彝器之

量彝六彝器俎豆次主之度次主數也屏攝之位周氏六屏者屏攝主人之位韋昭謂屏屏風攝形如要扇皆所以分別尊卑為祭祀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舊典者為之宗于是乎有天地神民類物之官謂之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禍災不至求用不匱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為巫史無有要質民匱于祀而不知其福烝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盟無有嚴威神狎民則不蠲其為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薦臻莫盡其氣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

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以至于夏商故重
黎氏世敘天地而別其分主者也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
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為司馬氏寵神其祖以取威于民曰重實
上天黎實下地遭世之亂而莫之能禦也不然夫天地成而不
變何比之有公子結祀平王祭以牛俎于王王問于射父曰祀
牲何及對曰祀加于舉舉人君朔望之盛饌天子舉以大牢祀以會大牢牛羊
豕也會會三大牢也諸侯舉以特牛特一牛也祀以大牢卿舉以少牢少牢羊豕祀
以特牛大夫舉以特牲特牲豕也祀以少牢士食魚炙祀以特牲庶
人食菜祀以魚上下有序民則不慢王曰其小大何如對曰郊
禘不過繭栗烝嘗不過把握王曰何其小也對曰夫神以精明

臨民者也故求備物不求豐大是以先王之祀也以一純二精
三牲四時五色六律七事八種九祭十日十二辰以致之一純二精
七事見下文八種八音九祭九州助祭也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畡數以奉
之明德以昭之龢聲以聽之以告徧至則無不受休毛以示物
血以告殺接誠拔取以獻具為齊敬也拔毛取血獻具其備物也敬不可久
民力不堪故齊肅以承之王曰芻豢幾何對曰遠不過三月近
不過浹日遠謂三牲近謂雞鶩王曰祀不可以已乎對曰祀所以昭孝息
民撫國家定百姓也不可以已夫民氣縱則底底箸也底則滯滯
久不震生乃不殖是用不從不從上令其生不殖不可以封不可封建是
以古者先王日祭月享時類歲祀諸侯舍日卿大夫舍月士庶

人舍時天子徧祀羣神品物諸侯祀天地三辰及其土之山川
卿大夫祀其禮禮謂五祀及祖所自出士庶人不過其祖日月會于龍豵龍豵
尾也謂周十一月日月合于尾上也土氣含收天明昌作天氣起也百嘉備舍羣
神頻行頻謂時物畢成祭祀之神各入室就食也國于是乎烝嘗家于是乎嘗祀
上所以教民虔也下所以昭事上也民所以攝固者也若之何
其舍之也王曰所謂一純二精七事者何也對曰聖王正端冕
以其不違心帥其群臣精物以臨監享祀無有苛慝于神者謂
之一純玉帛為二精天地民及四時之務為七事王曰三事者
何也對曰天事武地事文民事忠信王曰所謂百姓千品萬官
億醜兆民經入畡數者何也對曰民之徹官百徹達也自以名達于上者百官

王公之子弟之質能言能聽徹其官者而物賜之姓以監其官
是為百姓姓有徹品十于王謂之千品一官之職其事屬于王王者十品百官故千品
五物之官陪屬萬為萬官五物五官之臣為陪屬陪屬佐助復有十等十品故萬官
有十醜為億醜醜類也十醜承萬為十萬曰億古數也天子之田九畡以食兆
民九畡九州之內有畡數也王取經入焉以食萬官國語觀射父之後曰觀起
起嘗康王時有寵于令尹公子追舒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康
王九年襄二十二年王殺追舒轘起于四竟轘車裂以徇也起之子觀從從
子干子干王子比時召公子比為亂見亂臣傳[illegible]
為開卜大夫彭仲爽之後曰彭名名[illegible]
郯之役名御左廣以晉師于郯共王二十[illegible]

遂侵魯以救齊名御戎蔡侯為左許男為右及楊橋魯平乃盟
于蜀十六年成十六年鄢陵之役名御王潘黨為右晉射王中目也
十二年襄四年我伐陳聞陳侯卒乃止陳人不聽命名侵復其從
有彭生為大夫事靈王靈王三年昭四年王欲遷許于賴使鬭韋
龜與公子棄疾城之冬東國水不可以城彭生罷賴之師左傳
附叔時　申叔跪附子亹　附申叔豫　申叔展
申叔時為大夫事莊王莊王十六年宣十一年王入陳殺夏徵舒申
叔時陳申叔時使于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為不道
弒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
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弒其君其罪大
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
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
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
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曰可哉吾儕小人所
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十九年宣十四年我使申無畏聘
于齊宋殺之我圍宋凡九月將去宋時僕為王御曰築室反耕者
宋必聽命從之宋懼及我平左傳王使士亹傅太子箴共王辭曰
臣不材無能益焉王曰賴子之善善之也對曰夫善在太子太
子欲善善人將至若不欲善善則不用故堯有丹朱舜有商均
啓有五觀湯有太甲文王有管蔡是五王者皆有元德也而有姦

子夫豈不欲其善不能故也若民煩可教訓蠻夷戎狄其不賓
也久矣中國所不能用也王卒使傅之問于申叔時曰教之春秋
而為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教之世而為之昭明德而
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教之詩而為之導廣顯德以耀明其志
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教之樂以疏其穢而鎮其浮教之令使
訪物官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于民也教之
故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若
是而不從動而不悛則文詠物以行之求賢良以翼之悛而不
攝則身勤之多訓典刑以納之務慎惇篤以固之攝而不徹則
明施舍以道之忠明久長以道之信明度量以道之義明等級
以道之禮明恭儉以道之孝明敬戒以道之事明慈愛以道之
仁明昭利以道之文明除害以道之武明精意以道之罰明正
德以道之賞明齊肅以耀之臨若是而不濟不可為也且夫誦
詩以輔相之威儀以先後之體貌以左右之明行以宣翼之制
節義以動行之恭敬以臨監之勤勉以勸之孝順以納之忠信
以發之德音以揚之教備而不從者非人也其可與乎夫子踐
位則退自退則敬不則赧莊王薨事共王共王及晉平既盟
于宋十五年成十五年將侵鄭衛公子貞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
不可乎公子側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時子反在申聞之曰子
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十六年十

六年晉伐鄭我救之公子側將中軍過申入見時曰師其何如對
曰德刑詳詳祥也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
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
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
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厖和同
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
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民
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
復見子矣戰于鄢陵我師敗績還及瑕公子側時爭國號共王之
即位之聘楚使屈巫即巫臣聘于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申叔
跪從其父將適郢遇之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
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及巫臣不反而以夏姬奔晉申叔
豫時之孫也康王八年襄二十年使薳子馮為令尹子馮訪于申叔
豫曰國多寵而王弱國不可為也子馮以疾辭乃使公子追舒
追舒子南為令尹觀起有寵于追舒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明年王
殺追舒轘觀起復使薳子馮為令尹有寵于子馮者八人皆無
祿而多馬他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于人中又從之遂
歸退朝見之曰子三困我于朝吾懼不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
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何敢告子曰何故對曰昔觀起有
寵于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懼子馮自御而歸不能

當道至謂八人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知我
者如夫子則可不然請止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先是有申叔
展亦為大夫事莊王與蕭大夫還無社善莊王十七年宣十二年我
伐蕭蕭潰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展曰有麥麴乎
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麥麴鞠窮所以禦濕欲使無社逃泥水中無社不解故曰無河魚腹
疾奈何言無禦濕之藥將病曰目于眢井而拯之無社意解欲入井故使叔展視虛廢井而求拯己若為茅絰哭
井則已叔展言結茅以表井須哭乃應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絰存焉號而
出之司馬卯亦楚大夫也
論曰傳有之教戰射不逐師有六器戰則不危娓娓乎申叔之
能也雖無老成尚有典型今晉之初其智多賢及其射公能作
訓解以行吾事于諸侯夫豈非足之能哉

申無畏申舟
申無畏名為文之無畏字子舟為大夫事穆王穆王九年文十年
王將伐宋宋公逆王勞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宋公為右盂鄭伯
為左盂盂田獵陳名期思公復遂為右司馬公子朱及無畏為左司
馬命夙駕載燧宋公違命無畏扶其僕以徇或謂無畏曰國君
不可戮也無畏曰當官而行何彊之有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
茹毋縱詭隨以謹罔極是亦非辟也敢愛死以亂官乎穆王
卒申莊王莊王十九年宣十四年使無畏聘于齊無假道于宋使公
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無畏以孟諸之役惡宋曰鄭昭宋聾

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其子犀而行及宋宋人殺之王聞之投袂而起屨及于窒皇(窒皇寢門闕)劍及于寢門之外車及于蒲胥之市秋九月圍宋明年夏五月將去宋申犀稽首于王之馬前曰無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棄言焉王不能答乃築室反耕者宋懼而聽命(左傳)復遂者楚期思邑公公子馮為公子公子朱則有傳

申無宇　申亥

申無宇者芋尹也郟敖元年(襄三十年)公子圍為令尹殺大司馬蒍掩而取其室申無宇曰王子必不免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楚國將善是封殖而虐之是禍國也且司馬令尹之偏而王之四體

也絕民之望去身之偏艾王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公子圍弒郟敖自立是為靈王靈王三年(昭四年)王合諸侯于申秋以諸侯伐吳克朱方遂滅賴城賴以遷許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校王心不違民其居乎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命乃禍亂也王之為令尹也為王旌以田無宇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斷旌芋尹文者荊之戮虔旒者也司馬子期獵于雲夢載旗之長拖地又被斷齊詘膊而虔旆之貳車柚弓于韔援矢于箭引而未發也今荊戮問君有罪于大夫子子對曰臣以對執施地故也國君之旌旁繞人夫之旗齊斌令子荊國名大夫而滅之文之所也不亦可乎人聞而載之王而以文之告告王王說使為子南令而大治□以申無宇事而附會為二)及即位六年(昭七年)為章華之宮納亡人以實之無宇之閽入焉(有罪亡入)無宇執之有

司弗與曰執人於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王將飲酒無宇辭曰天子經略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胡執人於王宮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荒大也閱蒐也言有亡人則大蒐也)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作僕區之法(僕區刑書名)曰盜所隱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疆封至汝水也)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王事無乃闕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為天

下逋逃主萃淵藪故夫致死焉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盜指靈王)王曰取而臣以往盜有寵未可得也(盜指靈王自謂)遂赦之十一年(昭十一年)王滅蔡用隱太子于岡山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為用(如祭馬不用馬)況用諸侯乎王必悔之王城陳蔡不羹使公子棄疾為蔡公問于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鄭莊公因公子元殺檀伯以居櫟使昭公見殺)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于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上古求夫士謂之五官庶為貳丹為玄亦有五官之本也五官之長專盛過節不可居邊細弱不勝其任亦不可居朝廷)親不在外羇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王曰國有

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即櫟 宋蕭亳實殺子游 ……）
（立公子游蕭叔大心殺之立桓公）衛蒲戚實出獻公（孫林父甯殖）若由是觀之
則害於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國語靈王……）
（……）
（……）
（……）
（……）
（……）
（……）
（……）無宇之子曰申亥十二年（……）王在乾谿公子
比公子棄疾為亂王沿夏將欲入鄢亥曰吾父再奸王命（……）
（入可……）王弗誅惠孰大焉君不可忍惠不可棄吾其從王乃求
王遇諸棘闈以歸王縊于申亥氏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左傳）

申包胥楚大夫也與伍員友平王之殺伍奢也伍員出奔吳將
包胥曰我必復楚國包胥曰勉之子能覆之我必能興之昭公
十年（定四年）吳伐我入郢王奔隨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
蛇以薦食上國虐始于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
急曰夷德無厭若鄰于君疆埸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
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
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
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于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
入口七日秦伯為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

（抉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二百申包胥亡于山中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讎其以甚乎吾聞之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破人今子故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于僇死人豈其無天道之極乎伍子胥曰為我謝申包胥曰吾日暮途遠故倒行而逆施之於是申包胥走秦求救立于秦廷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絕其聲秦哀公憐之曰楚雖無道有臣若是可無存乎乃遣車……）
包胥以秦師至大敗吳師王入于郢（定五年）包胥包胥曰吾為君
也非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為諸（……）
（……）遂逃賞（……）
論曰兩君相見先以玉帛（……）且來（……）白馬（……）

而楚（……）居僕役諸侯無長（……）若使（……）而死
宋之讎也無乃靳旌如剛斯得方之挾僕則楚矣韋華之對
主所哺靈王故之適足以甚異哉若乃伍申同心而覆復異
卒使怨信德報各如厥志君子之和與

潘尪　潘黨

潘尪字師叔為大夫事莊王莊王三年（文十六年）庸人帥羣蠻以叛
我使廬戢黎（廬大夫）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子揚窗（戢黎官屬）
宿而逸曰庸師衆羣蠻聚焉不如復大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
師叔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冒
所以服陘隰也又與之遇七遇皆北唯裨鯈魚人（庸三邑）實逐之

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王乘馹會師于臨品遂滅庸
十七年 宣十二年 王圍鄭克之退三十里而許之平使尫入盟鄭公
子去疾出質既而晉救鄭使魏錡來請戰尫之子黨逐之及熒
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于鮮敢
獻于從者黨命去之黨既逐魏錡趙旃復夜至王乘左廣以逐
之晉人懼二子使之怒我師也使軘車逆之黨望其塵使騁而告
曰晉師至矣我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乘晉軍工尹齊將右
拒卒以逐下軍使潘黨率游闕 游車補闕者 四十乘從唐侯以為左拒
以從上軍遂敗晉師于邲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為京
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王曰非爾所知也莊王卒

黨事共王共王十六年 成十六年 晉伐鄭救之遇于鄢陵彭名御
王黨為右及戰晉射王中目我師敗績黨 中叔是為叔黨 嘗射與養由
基 左傳 尫之先有潘崇為大子商臣師弑成王見逆臣傳

伍參　伍舉　伍鳴　伍奢　伍尚

伍參者莊王之嬖人也莊王十七年 宣十二年 我伐鄭既及鄭平晉
救之濟河王以北師次于郔 鄭地 將飲馬于河而歸聞晉師既濟
王欲還參欲戰令尹蔿艾獵 孫叔敖 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
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為無謀
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參言于王
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縠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

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
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遂敗晉師于
邲
伍舉
舉是為椒舉參之子也舉娶于王子牟康王十三年 襄二十六年
王子牟為申公而亡國人曰伍舉實送之舉奔鄭將遂奔晉
初伍參與蔡大師子朝友其子聲子與舉善聲子將如晉遇之
于鄭郊及還如楚為言于屈建 許卒鄭傳 建言諸王益其祿而復
之黃子使伍鳴逆之鳴即椒鳴舉之子也伍舉于是復歸于楚
郟敖四年 昭元年 令尹公子圍聘于鄭且娶于公孫段氏舉為介
既聘將以衆逆女公孫僑曰敝邑褊小請墠聽命 於城外除地為墠
行昏禮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櫜而入 垂櫜示無弓 逆而出遂會于虢冬

公子圍及將聘于鄭舉為介未出竟聞王有疾圍還舉遂聘圍
至遂弒郟敖使赴于鄭舉問應為後之辭對曰寡大夫圍舉更
之曰共王之子圍為長圍立是為靈王靈王三年 昭四年 王使舉
如晉求諸侯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于宋曰晉
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寡人願結驩于二三君使舉請
間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于諸侯晉許之舉遂請
[illegible]亦許之夏六月王合諸侯于申舉言于王曰臣聞諸侯無歸
禮以為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啟
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
蒐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

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
王曰吾用齊桓王使問禮于向戌及公孫僑戌獻公合諸侯之
禮六僑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王使舉侍于後以規過卒事不
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宋大子佐後
至王田于武城久而弗見椒舉請辭焉王使往曰屬有宗祧之事
于武城寡君將墮幣焉（懼其後至故言將因諸侯會而墮幣乃相見）敢謝後見王示諸
侯侈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
命也夏桀為仍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周幽
為大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棄命也
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秋七月王以諸侯伐吳克朱方

執齊慶封將戮之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唯逆命是
以在此其肯從于戮乎播于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
徇于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
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
盟諸侯王使速殺之遂以諸侯滅賴賴子面縛銜璧士袒輿櫬
從之造于中軍王問諸椒舉對曰成王克許許僖公如是王親釋
其縛受其璧焚其櫬王從之八年（昭九年）楚遷許于夷取州來淮
北之田以益之椒舉授許男田（初靈王為章華之臺與伍舉升焉）
曰臺美夫對曰臣聞國君服寵以為美安民以為樂聽德以為
聰致遠以為明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彤鏤為美而以金石匏

竹之昌大囂庶為樂不聞其以觀大視侈淫色以為明而以察
清濁為聰也先君莊王為匏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氛大不過容
宴豆木不妨守備用不煩官府民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常問誰
宴焉則宋公鄭伯問誰相禮則華元駟騑問誰贊事則陳侯蔡
侯許男頓子其大夫侍之先君是以除亂克敵而無惡于諸侯
今君為此臺也國民罷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百官煩焉舉國
留之數年乃成願得諸侯與始升焉諸侯皆距無有至者而後
使太宰啟疆請于魯侯懼之以蜀之役而僅得一來使富都那豎
贊焉[illegible]而使長鬣之士相焉臣不知其美也
夫美也者上下內外小大遠近皆無害焉故曰美若于目觀則

美縮于財用則匱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為夫君
國者將民之與處民實瘠矣君安得肥斂民利以成其私欲使
民蒿焉忘其安樂而有遠心其為惡也甚矣安用目觀君謂
此臺美而為之正楚其殆矣[illegible]舉于二十一[illegible]奢為連尹平王即
位使奢為大子建師費無極為少師無寵于王六年（昭十九年）無極
為建聘于秦勸王取之又言于王使建居城父明年無極譖于
王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王信之問于伍奢奢對曰君一
過多矣（謂納秦女）何信于讒王執奢大子建奔宋奢之子尚向[illegible]
尚為棠君無極曰奢子材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為患王使召
之曰來吾免而父尚謂員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逮我能

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爲戮不可以莫
之報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擇任而往知也知死不
辟勇也父不可棄名不可廢爾其勉之相從爲愈
尚歸奔闘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旰食乎遂皆殺之 左傳伍員見吳傳
論曰叔敖稱善謀郯之役則伍參主之後聽斯懼擇所從在
君時已椒舉習儀納君于禮然而郟敖之際與縣爲不正其
始饋之其終所謂飲人狂藥責人正禮者非耶李滴議構之會
父子寃死悲夫

倚相

倚相楚左史也初事靈王繼事平王昭王倚相廷見申公史老
字子亹 史老不出倚相謗之大夫舉伯以告史老怒而出曰女無
亦謂我老耄而舍我而又謗我倚相曰唯子老耄故欲見以交
儆子若子方壯能經營百事倚相將奔走承序于是不給而何
暇得見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儆于國曰自卿以下
至于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于朝朝夕
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道我在輿有旅賁之
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褻御之箴臨事
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
于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及其沒也謂之叡聖武公子實不睿

聖于倚相何害周書曰文王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惠于小民
唯政之恭文王猶不敢驕今子老楚國而欲自安也以禦數者
王將何爲若常如此楚其難哉史老曰老之過也乃驟見之公
子結欲以其妻爲內子 適妻曰內子 訪之倚相曰吾有妻而愿欲昇
之其可乎對曰昔先大夫子囊違王之命謚
子夕嗜芰子木有羊饋而無芰薦 以君子
而道猶爲懿戒子反之勞也而獻飲焉以斃于鄢
若尹申亥從靈王之欲以隕于乾谿
君子曰從而逆君子之行欲其道也故進退周旋
唯道是從夫子木能違若敖之欲以之道而弘吾子經楚

國而欲爲以事而於其令尹子駢乃止

白公子張

白公子張名沫 楚大夫也靈王虐子張驟諫王患之謂史老
曰吾欲已子張之諫若何對曰用之實難已之易矣若
君則曰余左執鬼中右執殤宮 凡百箴諫吾盡聞之矣寧聞他言子張又諫王如
史老之言對曰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于神明以入于河自
河徂亳于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

言是無所稟令也武丁于是作書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傅說以來升以為公而使朝夕規諫曰必交修余無余棄也今君或者未及武丁而惡規諫者不亦難乎齊桓晉文皆非嗣也還軫諸侯不敢淫逸心類德音以德有國近臣諫遠臣謗輿人誦以自誥也是以其入也四封不備一同而至于有畿田以屬諸侯至于今為令君君不度憂于二令君而欲自逆也無乃不可乎周詩有之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臣懼民之不信君也故不敢不言不然何急其以言取罪也王病之曰子復語不穀雖不能用吾憖寘之于耳對曰賴君之用也故言不然巴浦之犀犛兕象其可盡乎其又以規為瑱也（瑱所以塞耳言四獸之牙角為瑱遂難盡而又以規諫為瑱以塞耳乎）趨而退歸杜門不出（國語）

論曰禍莫不祥語不用而寘之耳猶之瑱也不且甚于宿乎倚相良史見致虐主而規箴無闕獻欽乎抑末及乎

楚諸臣傳　襄平李鍇鐵君甫纂

鬻拳　石奢

鬻拳事文王嘗強諫王王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也楚人以為大閽謂之大伯文王十五年（莊十九年）巴人叛王禦之大敗于津（楚地）還鬻拳弗納遂伐黃敗黃師于踖陵（黃地）還及湫疾卒鬻拳葬諸夕室亦自殺也而葬于絰皇（左傳）

石奢者昭王相也堅直廉正無所阿避行縣道有殺人者相追之乃其父也縱其父而還自繫焉使人言之王曰殺人者臣之父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廢法縱罪非忠也臣罪當死王曰追而不及不當伏罪子其治事矣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主法非忠臣也王赦其罪上惠也伏誅而死臣職也遂不受令自刎而死（史記　韓詩外傳作石奢為昭王理呂覽作石渚）

鍾儀　枝如子躬

鍾儀為鄖公共王七年（成七年）伐鄭鄭遂伐師囚儀獻諸晉晉人以儀歸囚諸軍府九年（成九年）晉侯觀于軍府見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泠人也（樂官）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

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
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為大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
而夕于側也不知其他公語士燮燮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
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大子抑無私也名其二卿尊
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君盍歸之
使合晉楚之成公重為之禮使歸求成王使公子辰如晉報儀
之使平王時有枝如子躬為大夫平王新立使子躬聘于鄭且
致犨櫟之田（本鄭邑楚取之令還以賂鄭）事畢弗致（知鄭已服不復與）鄭人請曰聞
諸道路將命寡君以犨櫟敢請命對曰臣未聞命既復王問犨
櫟降服而對曰臣過失命未之致也王執其手曰子毋勤姑歸
不穀有事其告子也

穿封戌

穿封戌楚大夫康王十三年（襄二十六年）我侵吳遂侵鄭至于城麇
鄭皇頡戌之出與我師戰師敗戌囚皇頡公子圍爭之正于伯
州犁伯州犁曰請問于囚乃立囚伯州犁曰所爭君子也其何
不知上其手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
子為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囚曰頡遇王子弱焉（其意言為王子所得）戌怒抽戈逐王子圍弗及康王死王子圍弒郟敖自
立是為靈王靈王七年（昭八年）王滅陳使戌為陳公曰城麇之役
不諂侍飲酒于王王曰城麇之役女知寡人之及此女其辟寡
人乎對曰若知君之及此臣必致死禮以息楚（言必為郟敖死殺君以寧楚國）

郤宛

郤宛字子惡為左尹昭王元年（昭二十七年）吳因我喪使公子掩餘
燭庸伐我圍潛宛及子期帥師救潛吳師不能退吳光弒王
僚掩餘燭庸出奔救師聞吳亂而還宛直而和國人說之費無
極與鄢將師比而惡之無極謂令尹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又
謂宛令尹欲飲酒于子氏宛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
將必來辱為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
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
之及饗日帷諸門左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為子不
利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且此役也吳可以得志子惡取賂焉而
還又誤群帥使退其師曰乘亂不祥吳乘我喪我乘其亂不亦
可乎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鄢將師而告之將師退
遂令攻郤氏且爇之子惡聞之遂自殺國人弗爇令曰不爇郤氏
與之同罪或取一編菅焉或取一秉秆焉國人投之遂弗爇也
令尹炮之盡滅郤氏之族黨于是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
尹沈尹戌言於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于國謗言乃止（昭二十七年）
論曰郤宛不以兵誅左氏以為愛君而范甯以為譏郤宛無罪而杜
預以為說為之耶嗟夫悠悠之論將安適從兵諫以自刑信非

中道矣若郤宛者罪不奸上德及國人令尹惑讒而果于殺之罪不在死而宛是求春秋之旨寧如是乎夫殺大夫有罪例書名左氏之論也然余竊疑之以其不中厥中也靈王暴虐淫刑以逞顧休休于穿封戌申無宇異哉

盧戢黎 叔麇 子揚窻附 左司馬眅

廬戢黎為廬大夫莊王即位鬬克公子燮作亂以王出將如商密戢黎及叔麇誘之遂殺鬬克公子燮三年文十六年庸叛我戢黎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子揚窻既而王來會師遂滅庸叔麇者戢黎之佐子揚窻其官屬也昭王時有左司馬眅昭王二十五年哀四年夷虎叛蠻夷我克之乃謀北方眅及申公壽餘葉公

諸梁致蔡于負函致方城之外于繒關曰吳將泝江入郢將奔命焉為一昔之期襲梁及霍偽辭當備吳夜結期襲梁霍一昔一夜也單浮餘大閽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眅起豐析與狄戎發二邑人及戎狄以臨上雒左師軍于菟和右師軍于倉野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于少習武關道以聽命晉執蠻子與其五大夫以畀我師于三户眅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左傳

樂伯 許伯 攝叔

樂伯許伯攝叔並楚大夫邲之役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靡旌驅疾摩壘近敵也[illegible]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左車左菆矢之善者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兩飾也掉正也使御下車飾馬正鞅以示閒暇也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興于前射麋麗龜龜麋背隆高當心者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遂免左傳

養由基 叔山冉附 工尹商陽 巢牛臣 鳳湖子 薛燭附

養由基即養叔以善射名莊王十七年宣十二年邲之役王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說舍也左則受之日入

而說許偃御右廣由基為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為右王乘左廣敗晉師于邲共王十六年成十六年鄢陵之役彭名御王潘黨為右黨與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于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藝賤其以射自多必以藝死及戰晉呂錡射王中目王召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以一矢復命我師薄于險叔山冉謂由基曰雖君有命為國故子必射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共王薨康王即位吳伐我由基奔命公子午以師繼之由基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子為三覆以待我我請誘之公子午從之戰于庸浦大敗吳師獲公子黨康王以公子午為

令尹由基為宮廄尹 呂氏春秋荆王有白猿王自射之則搏矢而熙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猿擁樹而號矣 尸子王命養由基射蜻蛉王曰吾欲得之養由基援弓而射之拂左翼王大喜 又有工尹商陽商陽與陳棄疾追吳師及之陳棄疾謂商陽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手弓子射諸射之斃一人韔弓又及謂之又斃二人每斃一人揜其目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與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孔子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 記檀弓按棄疾即公子棄疾為陳公故曰陳棄疾是當爲陳公也 又有巢牛臣巢人也康王十二年 襄二十五年傳 吳子諸樊伐我門于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啟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于短牆以射之卒 [illegible]

人能相劍薛燭越之能相劍者也 吳越春秋吳王有女滕玉因謀伐楚與夫人及女會蒸魚王前嘗半而與女女怒曰王食魚辱我不忍久生乃自殺闔閭痛之葬於國西閶門外鑿池積土文石為槨題湊為中金鼎玉杯銀樽珠襦之寶皆以送女乃舞白鶴於吳市中令萬民隨而觀之還使男女與鶴俱入羨門因發機以掩之殺生以送死國人非之湛盧之劍惡闔閭之無道也乃去而出水行如楚楚昭王臥而寤得吳王湛盧之劍於床昭王不知其故乃召風湖子而問曰寡人臥覺而得寶劍不知其名是何劍也風湖子曰此謂湛盧之劍昭王曰何以言之風湖子曰臣聞吳王得越所獻寶劍三枚一曰魚腸二曰磐郢三曰湛盧魚腸之劍已用殺吳王僚也磐郢以送其死女今湛盧入楚也昭王曰湛盧所以去者何也風湖子曰臣聞越王元常使歐冶子造劍五枚以示薛燭燭對曰魚腸劍逆理不順不可服也臣以殺君子以殺父故闔閭以殺王僚一名磐郢亦曰豪曹不法之物無益於人故以送死一名湛盧五金之英太陽之精寄氣託靈出之有神服之有威可以折衝拒敵然人君有逆理之謀其劍即出故去無道以就有道今吳王無道殺君謀楚故湛盧入楚昭王曰其直幾何風湖子曰臣聞此劍在越之時客有酬其直者有市之鄉三十駿馬千匹萬戶之都二是其一也薛燭對曰赤堇之山已令無雲若耶之溪深而莫測群臣上天歐冶死矣雖傾城量金珠玉竭河猶不能得此寶而況有市之鄉駿馬千匹萬戶之都何足言也 越絕書越王句踐有寶劍五聞於天下客有能相劍者名薛燭王召而問之曰吾有寶劍五請以示之 [illegible] 曰非寶劍也寶劍者五色并見莫能相勝豪曹已擅名矣非寶劍也

王曰取巨闕薛燭曰非寶劍也寶劍者金錫和銅而不離今巨闕已離矣非寶劍也王曰然巨闕初成之時吾坐於露壇之上宮人有四駕白鹿而過者車奔鹿驚吾引劍而指之四駕上飛揚不知其絕也穿銅釜絕鐵䥥胥中決如粢米故曰巨闕王取純鈞薛燭聞之忽如敗有頃懼如悟下階而深惟簡衣而坐望之手振拂揚其華捽如芙蓉始出觀其釽爛如列星之行觀其光渾渾如水之溢於塘觀其斷巖巖如瑣石觀其才煥煥如冰釋此所謂純鈞耶王曰是也客有直之者有市之鄉二駿馬千匹千戶之都二可乎薛燭對曰不可當造此劍之時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溪涸而出銅雨師掃灑雷公擊橐蛟龍捧鑪天帝裝炭太一下觀天精下之歐冶乃因天之精神悉其伎巧造為大刑三小刑二一曰湛盧二曰純鈞三曰勝邪四曰魚腸五曰巨闕吳王闔廬之時得其勝邪魚腸湛盧闔廬無道子女死殺生以送之湛盧之劍去之如水行秦過楚楚王臥而寤得吳王湛盧之劍將首魁漂而存焉秦王聞而求之不得興師擊楚曰與我湛盧之劍還師去汝楚王不與時闔廬又以魚腸之劍刺吳王僚使披腸夷之甲三事闔廬使專諸為奏炙魚者引劍而刺之遂弒王僚此其小試於敵邦未見其大用於天下也今赤堇之山已合若耶溪深而不測群神不下歐冶子即死雖復傾城量金珠玉竭河猶不能得此一物有市之鄉二駿馬千匹千戶之都二何足言哉 [illegible] 楚王召風胡子而問之曰寡人聞吳有干將越有歐冶子此二人甲世而生天下未嘗有精誠上通天下為烈士寡人願齎邦之重寶皆以奉子因吳王請此二人作鐵劍可乎風胡子曰善於是乃令風胡子之吳見歐冶子干將使之作鐵劍歐冶子

干將鑿茨山洩其溪取鐵英作為鐵劍三枚一曰龍淵二曰泰阿三曰工布畢成風胡子奏之楚王楚王見此三劍之精神大悅風胡子問之曰此三劍何物所象其名為何風胡子對曰一曰龍淵二曰泰阿三曰工布楚王曰何謂龍淵泰阿工布風胡子對曰欲知龍淵觀其狀如登高山臨深淵欲知泰阿觀其釽巍巍翼翼如流水之波欲知工布釽從文起至脊而止如珠不可衽文若流水不絕晉鄭王聞而求之不得興師圍楚之城三年不解倉穀粟索庫無兵革左右群臣賢士莫能禁止於是楚王聞之引泰阿之劍登城而麾之三軍破敗士卒迷惑流血千里猛獸毆瞻江水折揚晉鄭之頭畢白楚王於是大悅曰此劍威耶寡人力耶風胡子對曰劍之威也因大王之神楚王曰夫劍鐵耳固能有精神若此乎風胡子對曰時各有使然軒轅神農赫胥之時以石為兵斷樹木為宮室死而龍臧夫神聖主使然至黃帝之時以玉為兵以伐樹木為宮室鑿地夫玉亦神物也又遇聖主使然死而龍臧禹穴之時以銅為兵以鑿伊闕通龍門決江導河東注於東海天下通平治為宮室豈非聖主之力哉當此之時作鐵兵威服三軍天下聞之莫敢不服此亦鐵兵之神大王有聖德楚王曰寡人聞命矣 一曰 [illegible] 是其文甚奇 [illegible] 異傳之說附養叔之末

論曰易有之師出以律否臧凶之數乎若雖不中律而出奇應卒以克疆禦亦一日之偉也死敵之戒豈唯養叔能若斯哉

伯州犁

伯州犁晉伯宗之子也共王十五年（成十五年）晉殺伯宗州犁奔楚
為楚大宰明年晉伐鄭王救之遇于鄢陵王登巢車以望
晉軍公子嬰齊使州犁侍于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
吏也皆聚于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于先君也徹幕
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為行也皆乘
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
下矣曰戰禱也及戰王中目我師宵遁康王十四年
是戍將盟于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州犁曰合諸侯之師以為
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于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
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令尹屈建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

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州犁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
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
定之信亡何以及三郟敖四年（昭元年）公子圍聘于鄭將娶于公孫
段氏既聘將以衆逆鄭患之辭曰請墠聽命（欲于城外除地為墠）公子
命州犁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
室圍布几筵告于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
也是寡大夫不得列于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將
不得為寡君老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鄭知其有備請垂橐
而入逆逆而出秋圍使州犁城犨櫟郟鄭人懼郟敖殺州犁于
郟州犁之孫曰嚭楚殺郤宛伯氏之族出奔嚭遂仕吳亦為

大宰傳（右）

然丹　箴尹宜咎附

然丹字子革鄭穆公孫公子然之子也鄭殺公子嘉子革奔楚為
右尹靈王三年（昭四年）吳伐我使丹城州來箴尹宜咎城鍾離入
年（昭九年）我遷許于城父使丹遷城父人于陳以夷濮西田益之
十一年（昭十二年）王狩于州來次于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
午陵尹喜（五子楚大夫）帥師圍徐以懼吳王次于乾谿以為之援雨
雪王皮冠秦復陶（秦所遺）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僕析父從（楚大夫）右
尹丹夕（夕莫見也）王見之去冠被舍鞭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
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

使人于周求鼎以為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
熊繹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
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
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
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
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
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
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
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為鏚柲
敢請命（鏚斧也柲柄也王命破圭飾斧柄請其制度也）王入視之僕析父謂子革吾子

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丹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祇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明年公子比入自立為王丹諫出奔王不可乃棄王而歸平王元年（昭十四年）王使丹簡上國之兵於宗邱（楚地）且撫其民分貧振窮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救災患宥孤寡赦罪戾詰姦慝舉淹滯禮新敘舊祿勳合親任良物官息民五年而後用師三年（昭十六年）使丹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既而復立其子箴尹宜咎者本陳大夫陳鍼子八世孫鍼宜咎也宜咎當慶虎慶寅慶氏叛陳陳討之宜咎奔楚為箴尹（左傳）

論曰州犁然丹羇旅與國而各著猷閒亡鳥擇木奮迅以鳴離能浸之祈招之誦謀父再作惜乎靈不速悛感深而述亦深矣然而乾谿之潰違故即新方之申亥獨卒曾不及之何哉州犁比靈而誅于靈抑又何也

諸公子傳　公子元（武王子）　王孫游湘

公子元文王之弟也為成王令尹成王六年（莊二十八年）子元欲蠱文夫人為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振動萬舞也）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讎而于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御人以告子元子元曰婦人不忘襲讎我反忘之以車六百乘伐鄭入于桔柣之門眾車入自純門及逵市鄭縣門不發（縣門）（純門□郭門者 不□不附也）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諸侯救鄭楚師夜遁八年（莊三十年）子元歸自伐鄭而處王宮欲遂蠱文夫人申公鬬班殺子元（左傳）子元之子敖或鬬敖于成王殺奔晉

公子職

公子職成王庶子成王既立商臣為太子又欲立職商臣遂弒成王（左傳）

公子朱　公子茷

公子朱公子茷並楚公子（未詳其世）子朱為息公穆王之三年（文三年）秦圍江晉告于周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我以救江門于方城遇子朱而還八年（文九年）子朱自東夷伐陳陳人敗之獲公子茷陳懼及鄢陵之役子茷為晉所獲欒書郤至使子茷告晉為公曰此戰也郤至實召寡君以東師之未至也與軍帥之不具也曰此必敗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厲公信之殺三郤（左傳）

公子嬰齊（穆王子）子重

公子嬰齊字子重莊王之弟也為左尹莊王十六年（宣十一年）嬰齊使宋王待諸郟（上□□□□□□□□□□□□□□□□□□）

[illegible]欲以[illegible]敵不亦難乎[illegible]十七年 宣十[illegible] 邲之役沈尹將中軍
[illegible]殺之[illegible]食邑之賢[illegible]行于郊[illegible]嬰齊[illegible]令尹
嬰齊將左公子側將右[illegible]
子側為司馬共王二年 成二 [illegible]諸侯代[illegible]
嬰齊曰君弱羣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詩曰[illegible]
王以寧夫文王猶用衆況吾儕乎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
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戶[illegible]
赦罪悉師王卒盡行侵衛遂侵魯師于蜀及[illegible]執斲
執鍼織紝皆百人公衡為質冬及諸侯盟[illegible]于蜀六
年 成六 嬰齊伐鄭 鄭從晉故 七年 成七 嬰齊伐鄭[illegible]諸侯救鄭
軍我師 [illegible] 囚鄖公鍾儀獻諸晉 即軍之[illegible]晉[illegible]嬰齊及公子

側殺其族而分其室屈巫遺二子書曰余必使爾罷於奔命而
死乃通吳于晉與始伐楚伐巢伐徐嬰齊奔命秋吳入州來嬰
齊自鄭奔命嬰齊側于是乎一歲七奔命九年 成九年 晉伐鄭嬰
齊侵陳以救鄭冬嬰齊自陳伐莒圍渠丘 莒邑 入之莒人囚公子
平莒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我師圍莒莒潰遂入鄆十
六年 成十六年 晉伐鄭我救之公子側將中軍嬰齊將左公子壬夫
將右遇于鄢陵晉射王中目我師宵遁我殺公子側十七年 成十七年
[illegible]晉會諸侯伐鄭嬰齊救鄭師于首止[illegible]行還十八年 成十八年 宋
伯[illegible]救宋[illegible]伐嬰齊[illegible]之伐宋[illegible]我師于靡角之谷
我師還二十一年 襄[illegible]

子衛山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 [illegible] 以侵吳
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嬰
齊歸飲至三日吳人伐我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
子謂嬰齊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illegible]嬰齊病之遂
遇心疾而卒 [illegible]

公子側 [illegible]

公子側[illegible]十九年 宣十[illegible]年 側從王圍宋
明年宋華元夜入我師登側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
[illegible]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側懼
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我平華元為質共王為司馬共

王四年 成四年 鄭[illegible]許[illegible]許人敗諸展陂鄭伐許晉救許以伐鄭
側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皇戌攝鄭伯之辭側不能決也曰君
若辱在寡君寡君與其二三臣共聽兩君之所欲成其可知也
不然側不足以知二國之成十一年 成十一年 我及晉成盟于宋晉
郤至來聘且涖盟[illegible]享之側相為地室而縣焉郤至將登金奏
作於下驚而走出側曰日云莫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
君[illegible]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
[illegible]
[illegible]

新與雩盈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側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illegible]侵
鄭侵衛十六年（成十六年）鄭叛晉從楚晉伐鄭楚救之[illegible]
六月晉楚遇于鄢陵及戰晉射王中目獲我公子茷[illegible]
右唐苟死之旦而戰見星未已側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
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
卒秣馬利兵脩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聞之
召側謀穀陽豎（側內）獻飲于側側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
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師還及瑕王使謂側曰先大夫之覆師
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為過不穀之罪也側再拜稽首曰君賜臣
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公子嬰齊與側相惡及是

嬰齊謂側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對曰雖微先大
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
及而卒（[illegible]）
子反

公子丙　公子平

公子丙公子平並楚羣公子也丙為莊王之後[illegible]入
因熊相宜僚及丙王曰勿殺吾[illegible]遂
滅蕭平事共王公子嬰[illegible]入宋鄭[illegible]楚人曰
勿殺吾歸而俘楚人殺之我師[illegible]遂入蕭（左傳）

公子壬夫　公子何忌附

公子壬夫字子辛[illegible]初為右尹[illegible]六年[illegible]鄢
陵之役壬夫將右及戰我師[illegible]十八年[illegible]石五大夫
叛壬夫及[illegible]侵城郜取幽丘[illegible]伐彭城[illegible]五大夫以三
百人戍之而還十九年[illegible]侵[illegible]壬夫救之侵宋呂留二
十一年（襄二）公子嬰齊[illegible]以壬夫為令尹壬夫侵欲于小國陳
遂叛使公子何忌侵[illegible]二十二年（襄五）討陳叛故殺壬夫（左傳）何
忌[illegible]

公子貞　公子午[illegible]

公子[illegible]大夫[illegible]陵也舒
庸人[illegible]
尚之[illegible]

十七年[illegible]十七年（襄十）[illegible]鄭及我
平使[illegible]入縣[illegible]中分共王[illegible]以[illegible]為右司
以罷戎為右尹

公子格　公子勝

公子格王子勝並羣公子格事康王勝事平王為左尹康王三
年（襄十八年）許[illegible]大夫不可晉將伐許鄭[illegible]伐許
遂伐我格帥師及晉[illegible]戰于湛阪我師敗[illegible]之外
復伐許而還平王五年（昭八年）[illegible]于鄭[illegible]也
而居楚地以不禮于鄭[illegible]是[illegible]地
矣君盍遷許許不專于楚事楚[illegible]許曰余舊國也

鄭曰余俘邑也葉在楚國方城之外蔽也土不可易國不可小
許不可俘讎不可啓君其圖之王說使勝遷許于析傳

公子魴　公子齮

公子魴字子魚亦曰公子平王時陽匄為令尹魴為司馬昭十七年吳伐我陽匄卜戰不吉魴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令曰魴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戰于長岸魴先死我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吳取餘皇復大敗我師康王時蘧子馮為令尹公子齮為司馬屈[illegible]
亦卒公子[illegible]也[illegible]

公子申　公子成　公子寅　公子罷　公子辰

公子申公子成並事共王公子申為右司馬共王六年成六年我伐鄭晉救之遂侵蔡申及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禦諸桑隧晉師遂還九年成九年我以重賂求鄭鄭伯會公子成于鄧十五年成十五年許畏偪于鄭請遷于我公子申遷許于葉十六年成十六年王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鄭叛晉及王盟于武城十七年成十七年使公子成公子寅戍鄭諸侯圍鄭使公子申救鄭師于汝上諸侯還公子申為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偪[illegible]
齊二十年襄二年國人殺之康王[illegible]以公子成為右司馬公子寅亦卒公子又有公子罷公子辰[illegible]之
宣共王[illegible]楚伐[illegible]來[illegible]及晉侯盟于赤棘公
子辰字子商為共王大宰晉歸我鍾儀王以公如晉報鍾儀之使請修好結成傳

論曰令尹司馬並以宗支佐藩左右尚乃腊肉淫人食而過毋
五[illegible]入郢[illegible]夫仲尼曰臨事而懼好
[illegible]以[illegible]其[illegible]于身也後矣
[illegible]
[illegible]七年[illegible]荀罃
[illegible]以其[illegible]之[illegible]又討穀臣
因之以[illegible]共王二年[illegible]歸穀臣及襄老之尸我歸晉
荀罃傳

公子貞[illegible]　公子午[illegible]　公子追舒[illegible]　公子黑肱[illegible]

公子貞字子囊莊王之子也共王二十三年襄五年陳叛我由令尹公子壬夫貪使欲焉乃殺壬夫以貞為令尹冬貞伐陳二十五年襄七年貞圍陳二十六年襄八年鄭伐蔡貞討之伐鄭鄭成二十七年襄九年秦來乞師王許之貞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讓于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于教其庶人力于農穡商工皂隸不知遷業韓厥老矣知罃稟焉以為政范匄少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韓起少於欒黶而欒黶士魴上之使佐上軍魏絳多功以趙武為賢而為之佐君明臣忠上讓下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

後可君共圖之王曰吾既許之矣雖不及晉必將出師秋楚師
于武城以為秦援二十八年襄十年貞及鄭師伐宋門于桐門秋
貞及鄭師侵衛還圍蕭克之諸侯伐鄭貞救之諸侯之師與我
師夾潁而軍鄭背諸侯與我盟諸侯之師還二十九年襄十一年諸
侯之師伐鄭及王救鄭秦及楚師從王將伐鄭鄭伯逆之
楚伐宋秋諸侯之師又伐鄭鄭使告于我我及晉成三十年襄十二年貞
及秦師伐宋師于楊梁以報晉之取鄭也三十一年襄十三年有疾
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以辱社稷為大夫憂請為靈若厲王薨
大夫謀謚貞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請謚為共康王元年襄十四年
貞師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貞殿以吳為不能

而弗儆吳人自皋舟之隘要而擊之我不能相救吳人敗之獲
我公子宜穀久貞還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公子午必城郢君
子謂貞忠君薨不忘增其名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忠
民之望也
軍義乃為之
三十加其頸其上
十三年瓦為令尹城郢以備吳十二年平王卒瓦以太子
壬弱欲立長庶子申子西申怒欲殺瓦瓦懼乃立壬是為昭王
昭王元年昭二十七年吳圍我潛伐我六我救潛瓦以舟師及沙
汭而還費無極構大夫郤宛瓦使鄢將師殺之國人謗瓦瓦

殺之秋殺費無極鄢將師詳費無極傳六年定二年吳誘瓦伐吳瓦師
于豫章吳敗我師遂克巢獲我公子繁蔡侯唐侯來朝蔡侯有
兩佩與兩裘唐侯有兩肅爽馬瓦欲之弗與皆三年止之七年定三年
唐侯獻馬瓦歸唐侯蔡人聞之獻佩與裘瓦朝執蔡侯之徒
命有司曰蔡君之久也官不共也明日禮不畢將死乃歸蔡侯
八年定四年蔡侯歸盟諸侯于召陵侵我沈人不會蔡滅沈我為
沈故圍蔡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我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我夾
漢左司馬沈尹戌謂瓦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
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
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謂瓦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

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瓦曰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
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
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三戰瓦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
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十一月二師
陳于柏舉吳夫槩王以其屬五千先擊瓦卒瓦卒奔我師亂吳
師大敗之瓦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吳五戰及郢王出奔隨左傳
公子宜穀公子繁並楚羣公子繁守巢大夫武城黑者武城大
夫史皇亦楚大夫也

公子午子庚

公子午字子庚亦莊王之子也初為共王司馬共王三十年襄十

二年秦嬴歸于我午聘于秦為夫人寧韓非子荊王弟在秦秦不出也中射之士曰資臣百
金臣能出之因之晉請以百金委叔向叔向見平公曰可以城
壺邱矣荊王弟在秦秦不出也是秦惡荊也必不敢禁我城壺
邱若禁之我曰為我出荊王之弟彼如出之可以德荊彼不出是
卒惡也必不敢禁我城壺邱矣公曰善乃城壺邱謂秦因出之荊
王大說以鍊金百鎰遺晉說苑作公子午今文三十一年襄十三年
同○按公子午聘秦為好會秦不出
共王薨吳乘我喪侵我午大敗吳師于庸浦楚地康王二年襄十五年
午代公子貞為令尹五年襄十八年鄭公子嘉謀叛晉起我師以去
諸大夫使告午午弗許王聞之使楊豚尹宜告午曰國人謂不
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古死行不祔從先君之禮不穀即位于今五
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為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大夫圖之
其若之何午歎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

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于晉臣請嘗之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
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冬午帥師治兵于汾我師伐鄭鄭
完守入保公子嘉不敢會我師我右師城上棘涉潁次于旃然
為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鄭東北至于蟲牢而反午門于純門
信于城下而還涉于魚齒之下甚雨及之我師多凍役徒幾盡
八年襄二十一年夏午卒左傳

公子追舒子南 棄疾

公子追舒字子南亦莊王之子也康王二年襄十五年追舒為箴尹
八年襄二十一年代公子午為令尹觀起有寵于追舒未益祿而有
馬數十乘國人患之王將討焉追舒之子棄疾為王御士王每
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
能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
命重刑臣亦不為九年襄二十二年王殺追舒于朝轘觀起于四竟
追舒之臣謂棄疾請徙子尸于朝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三日
棄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
曰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遂縊而死左傳
論曰子囊遺言城郢篤國及死故君子以為忠褒死隱德滅防
而咄城是圖故司馬以為郢城郢兆乎入郢矣子庚持重足疑
令尹子南識德克不克終後君陳周難為周畢縱也然子南會
怨每止楚身襄死不履禍延覆國亡臣棲鄭襄馬將焉用之哉

以棄疾不洩命為有禮非也況首請命乞以身代不得則賈禍
以亡君子之孝也

公子黑肱 共王子

公子黑肱字子晳共王之子也初為宮廄尹康王十四年襄二十七年
宋向戌弭諸侯之兵晉楚將盟于宋黑肱先至成言于晉成
晉之也郟敖四年昭元年令尹公子圍使黑肱城犨櫟郟三邑本是
鄭圍弒郟敖公子比出奔晉黑肱出奔鄭圍自立是為靈王靈
王十二年昭十三年觀從召比及黑肱入蔡遂入楚比為王黑肱
為令尹既而比黑肱皆自殺左傳

太子建 司馬奮揚附

大子建字子木平王大子也平王之在蔡也郹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建及即位立為大子使伍奢為之師費無極為少師無寵焉費無極曰建可室矣王為之聘于秦無極勸王取女平王六年[illegible]以建居于城父[illegible]七年昭二十年費無極言于王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王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大子未至而使遣之大子奔宋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已以至王曰言出于余口入于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苟貳奉初以還不忍後命故

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大子後時宋華氏之亂適鄭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諜于大子請行而期焉請行襲鄭之期大子暴虐于其私邑邑人訴之鄭人省之得晉諜焉遂殺大子大子之子二勝與並見亂臣傳左傳

公子申子西　公孫寧　公孫朝

公子申前共王時右司馬公子申別是一人字子西平王長庶子也平王薨令尹囊瓦欲立申曰大子壬弱其母非適也大子建實聘之申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申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國有外援不可瀆也外援謂秦壬母秦女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讎亂嗣不祥我受其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為必殺令尹囊瓦懼乃立壬是為昭王昭王四年昭三十年吳公子掩餘燭庸來奔王大封而定其徙城養楚邑以居之取于城父與胡田以與之將以害吳也申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吳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彊其讎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冑裔也而棄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于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于先王不知天將以為虐乎使翦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我盍姑億吾鬼神而寧吾族姓以待

其歸將焉用自播揚焉王弗聽九年定四年吳入郢王奔隨申為王輿服以保路言偽為王車服以保衛道路人國于脾洩楚邑聞王所在而後從王明年申包胥以秦師至申敗吳師于軍祥敗之于雍澨又敗之于公壻之谿冬十月王入郢王之奔隨也將涉于成臼藍尹亹涉其帑不與王舟及寧王欲殺之申曰囊瓦唯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國語作藍尹亹自辭之辭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申代囊瓦為令尹十二年定六年吳敗我舟師獲潘子臣小惟子舟師之帥及大夫七人我大惕懼亡公子結又以陵師敗于繁揚申喜曰乃今可為矣于是乎遷郢于鄀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越絕書司馬子其令尹子西歸相與計謀子胥不死又不入荊邦猶未得安奠若求之而與之同邦乎昭王乃使使者報子胥于吳曰昔者先人殺子之

父而非其罪也今子大夫報寡人也特甚寡人不敢怨子子大
夫何不來見寡人故墳墓在焉為我邦雖小與子同有之子胥曰
前報父仇後求其身賢者不為也人已死于今其妹非父之義
也使者還報昭王曰子胥不入郢知明矣心離齊齊亡昭行吳王說
二十二年 哀元年 申將圍蔡討柏舉九日又圍蔡里而栽 未城一
板廣丈高倍夫屯晝夜九日如子西之素蔡人男女以辨男女各
築而陰使疆于江汝之間而還吳伐陳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
民以敗我于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也曰二三子恤
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
彤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在國天有菑癘
親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
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吾先
尚史 楚諸臣傳卷二十四 十
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
妃嬙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
務視民如讎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國語作藍尹亹語
二十七年 哀六年 吳伐陳王救之戰王有疾卒于城父申與公
子結子閭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惠王七
年 哀十二年 申帥師伐陳 哀十五年 十年 冬 公子結伐吳及桐汭十年
六年 哀十 申召故太子建之子勝於吳處吳竟為白公勝作亂殺申及
公子結 說苑 楚王欲之荊臺司馬子綦諫曰荊臺之游左洞庭
王勿往將為王曰荊臺吾地也有地而游之子何為絕我游也怒而擊
之于是令尹子西駕安車四馬徑于殿下曰今日荊臺之游不
可不觀也王登車而拊其背曰荊臺之游與子共樂之步馬十
里引轡而止曰臣不敢下車願有道于殿之王曰言之下
西曰臣聞為人臣而忠其君者爵祿不足以賞也為人臣而諛
其君者刑罰不足以誅也若司馬子綦者忠臣也若臣者諛臣
也願王殺臣而賞司馬子綦王曰我能聽公子後世游之無有
於時東方可以易耳于山陂前唯為咬予批章者未有搏鐘
鼓者紿而游于父之墓上者
也于是王還車卒不游荊臺 申子二亡朝遷于子閭為右司馬
惠王十一年 哀十七年 王與沈諸梁卜以寧為令尹十二年 哀十八年 巴
人伐我圍鄾初鄾之卜也闕卜大夫觀瞻曰如志故命以為
右司馬及巴師至將卜帥王曰寧如志何卜焉使帥師而行遂
敗巴師于鄾封寧于析
穀宮而除其舍...
而內其...人不難...
令尹時有沈尹朱大宰...
子朱成即其人官淶蕭 朝為武城尹 白公之亂陳侵我
將取陳麥王卜帥朝吉使帥師取陳麥陳人御之敗遂滅陳 左傳
尚史 楚諸臣傳卷二十四 十一

公子結 字子期 附錄公孫平 公孫寬 魯陽文子

公子結字子期亦平王之子昭王之兄也昭王十年 定四年 吳入
郢王奔隨吳人從之結似王逃王而已為王曰以我與之王必
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 鑪金者初宦于結及是與隨人要
言無出王王使見辭曰不敢以約為利王割結之心以與隨人
盟 前心以盟 十一年 定五年 秦救我敗吳師結及公子蒲滅唐秋
吳師敗我師于雍澨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麇結將焚之公子
申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結曰國亡矣死者若
有知也可以歆舊祀豈憚焚之焚之而又戰吳師敗王入郢
結伐沈 戎為司馬十二年 以伐 師結又以陵師 師陸

致于繫揚二十年(定四年)十結滅頭以頸于胖歸惠王四年(作哀)十結
伐陳子晴非子荊令公子伐吳丈人送之曰晉厲不可不慎也公子曰丈人奚憂吾為丈人謀晉丈人曰可吾方戀陳南門之外公子曰是何也曰[illegible]也為人之知[illegible]也已擒何以為蒼蒼十年難乎 九年 五年 哀十結伐吳十年哀[illegible]公[illegible]所亂殺結于荊結[illegible]若以力事君不可以為然[illegible]求以殺人而後死[illegible]而[illegible]江[illegible]二子竟結
死覓代為司馬十三年(哀十九年)覓及公子慶追越師至冥不及乃
還(左傳)結又有子曰魯陽文子(名未詳或即是平覓)惠王以梁與文子(梁楚地在)
文子辭曰梁險而在北境懼子孫之有貳者也夫事君無忒
則懼偪偪則懼貳夫盈而不偪憾而不貳者臣能自壽也不知
其它縱臣得以首領沒懼子孫之以梁之險而乏臣之祀也王

曰子之仁不忘子孫施及楚國敢不從子與之魯陽(國語 淮南子魯陽公)
與韓搆難戰酣日暮援戈而撝之日為之退三舍

公子啟(字子閭)

公子啟字子閭亦平王之子昭王之兄也昭王二十七年(哀六年)
吳伐陳王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
命公子申為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啟五辭而後許
將戰王疾啟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群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
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立惠王而後還惠王十
年(哀十六年)白公勝作亂欲以啟為王啟不可遂劫以兵啟曰王孫
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啟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

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遂殺之(左傳序白公勝欲立王子閭子閭不肯)
(劫之以刃曰楚國之重天下無有天以與子何不受也子閭曰吾聞辭天下者非輕其利明其德也不為諸侯者非惡其位[illegible]其行也今見國而忘主不仁也劫白刃而失義不勇也子[illegible]告我以利威我以兵吾不為也)
論曰大子羇旅鄭國顧欲除賊其所厚倒行逆施有遺行焉
其不得于父而來歸據之說也其為之或挈之勿恆之由建實
通之又誰咎邪子西兄弟終始翼王[illegible]提右挈用康國雖尚
然而捨攘外内路本意相與再亡國而三復與之嗟夫湖澗[illegible]
勿[illegible]由大子詩曰[illegible]又誰之咎耶
[illegible]王孫賈[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中有主命由于[illegible]從明年王入郢物王[illegible]
王與服以保路國于脾洩[illegible]使由于[illegible]
命公子申問高厚[illegible]知申曰不能如辭城不知高厚小大何
知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于雲中
余受其戈其所猶在背而視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余
亦弗能也從王有功者由于及王孫圉王孫賈鬪辛鬪巢鬪懷
申包胥鍾建宋木凡九人王入皆賞之(左傳)諸鬪申包胥別有傳
鍾建見季芊傳宋木[illegible]事不載王孫賈蓋亦王族也

王孫圉

王孫圉楚大夫事昭王守聘于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
于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對曰然簡子曰其為寶也幾何矣曰未
嘗為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于諸侯使無
以寡君為口實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敘百物以朝夕獻
善敗于寡君使寡君無忘先王之業又能上下說乎鬼神順道
其欲惡使神無有怨痛于楚國又有藪曰雲連徒洲金木竹箭
之所生也龜珠齒角皮革羽毛所以備賦用以戒不虞者也所
以共幣帛以賓享于諸侯者也若諸侯之好幣具而道之以訓
辭有不虞之備而皇神相之寡君其可以免罪于諸侯而國民
保焉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焉圉聞國之

寶六而已聖能制議百物以輔相國家則寶之玉足以庇蔭嘉
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龜足以憲臧否則寶之珠足以禦火
災則寶之金足以禦兵亂則寶之山林藪澤足以備財用則寶
之若夫譁囂之美楚雖蠻夷不能寶也（國語）
論曰由于能背受戈而不能城城成必有不足城者詭辭以論
之耳簡子鳴玉盛有侈心白珩之對不待畢辭亦且中餒而
已矣

陽匄子瑕 陽令終 弟完弟佗 公子魴附

陽匄字子瑕穆王曾孫也為平王令尹平王四年（昭十七年）吳伐我
匄卜戰不吉司馬公子魴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戰于長岸魴
先死我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吳取餘皇復大敗我
師六年（昭十九年）工尹赤遷陰于下陰（陰楚邑）匄城郟（郟楚邑）魯叔孫婼
曰楚不在諸侯矣自完而已王為大子建娶[illegible]女既而自取之
夏匄聘于秦拜夫人也初靈王伐吳吳子使其弟蹶由犒師靈
王執以歸（在昭五年）及是匄謂王曰彼何罪諺所謂室于怒市于色
者楚之謂也舍前之忿可也乃歸蹶由十年（昭二十三年）吳伐州來
我救之吳縱諸侯師匄卒我師熸（吳楚謂火滅為熸言王亡其寵褒也）吳遂敗
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匄子三令終完佗令終為中廐尹
昭王元年（昭二十七年）費無極郤宛並殺令終及完佗以其黨郤氏

沈尹戌 子諸梁附

沈尹戌者莊王曾孫也初任為左司馬事平王五
年（昭十九年）我城州來（州來吳邑而取之）戌曰楚人必敗昔吳滅州來子旗
請伐之（即蔓成然事見昭十三年）王曰吾未撫吾民今亦如之而城州來以
挑吳能無敗乎侍者曰王施舍不倦息民五年可謂撫之矣戌
曰吾聞撫民者節用于內而樹德于外民樂其生而無寇讎今
宮室無量民人日駭勞罷死轉忘寢與食非撫之也十年（昭二十三
年）吳伐州來我師大奔令尹囊瓦城郢戌曰子常（即囊瓦）必亡
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
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竟慎其四竟結其四援民狎其

野三務成功春夏秋三時之務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于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民棄其上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埸修其土田險其走集親其民人明其伍候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不僭不貪不懦不耆耆強也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無亦監乎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土不過同方百里為同慎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數圻方千里為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

一年昭四年王為舟師以略吳疆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疆埸無備邑能無亡乎楚及圉陽楚地而還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戌曰亡

為臣 楚世家卷二十二

郢之始于此在矣王壹動而亡二姓之帥幾如是而不及郢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其王之謂乎昭王元年二十七年吳公子掩餘燭庸伐我圍潛莠尹然工尹麇帥師救潛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在都邑之上有復除者與王養馬官屬校人以濟師與吳師遇于窮左尹郤宛工尹壽至于潛吳師不能退會吳光弒王僚我師聞亂而還費無極謂囊瓦曰郤宛取賂而還又誤羣帥使退其師囊瓦使鄢將師殺郤宛及陽令終中廄尹晉陳大夫于是國言某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以胙國中祭祀戌言于囊瓦曰夫左尹與中廄尹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讟至于今不已戌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為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溫惠共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夫鄢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位吳新有君疆埸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囊瓦曰是瓦之罪敢不良圖秋殺費無極鄢將師謗言乃止四年昭三十年吳使徐人執掩餘鍾吾人執燭庸掩餘燭庸奔楚使監馬尹大心逆之使居養莠尹然城之將以害吳冬吳執鍾吾子滅徐徐子奔楚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

楚諸臣傳卷二十

十一年吳侵我伐夷侵潛六皆楚邑戌帥師救潛吳師還我師遷潛于南岡而還吳師圍弦戌及右司馬稽帥師救弦及豫章吳師還十年定四年吳滅沈我為沈故圍蔡蔡侯吳子唐侯伐我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戌與囊瓦謀毀其舟前後擊之既行囊瓦及吳師戰我師大敗五戰及郢王出奔戌及息而還敗吳師于雍澨傷初戌臣闔廬故恥為禽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可乎戌曰我實失子可哉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剄而裹之藏其身而以其首免左傳句卑吳人為戌臣成子二世孫后臧

沈諸梁 后臧 閭公陽附

沈諸梁字子高沈尹戌之子也為葉公昭王二十五年（哀四年）諸梁及左司馬眅致蔡于負函（蔡故地楚使致之以為邑）致方城之外于繒關襲梁及霍執蠻子以歸（詳左司馬眅傳）（左傳）公子申召白公勝諸梁聞之見申曰聞子召王孫勝信乎曰然諸梁曰將焉用之曰勝直而剛欲寘之境諸梁曰不可其為人也展而不信愛而不仁詐而不知毅而不勇直而不衷周而不淑是六德者皆有其華而不實者將焉用之彼其父為戮于楚其心又狷而不潔思報怨而已則其愛也足以得人其展也足以復之其詐也足以謀之其直也足以帥之其周也足以蓋之其不潔也足以行之而加之以不仁奉之以不義蔑不克矣夫造勝之怨者皆不在矣

（費無極之徒）若來無寵速其怒能思舊怨以脩其心苟國有釁必不居矣非子職之其誰乎余愛子與司馬（公子結）故不敢不言公子申曰德其忘怨乎余善之夫乃其寧諸梁曰不然吾聞之曰唯仁者可好也可惡也可高也可下也好之不偪惡之不怨高之不驕下之不懼不仁者則不然好之則偪惡之則怨高之則驕下之則懼驕有欲焉懼有惡焉欲惡怨偪所以生詐謀也若召而下之將戚而懼為之上者將怒而怨詐謀之心無所靖矣有一不義猶害國家今壹五六而必欲用之不亦難乎吾聞國家將敗必用姦人而嗜其疾味其子之謂乎人有言曰狼子野心怨賊之人其又可善乎子不我信盍求若敖氏與子干子晳之

族而近之安用勝也其能幾何昔齊騶馬繻以胡公入于具水邴歜閻職戕懿公于囿竹晉長魚矯殺三郤于榭魯圉人犖殺子般于次夫是誰之故也非唯舊怨乎是皆子所聞也人求多聞善敗以鑑戒也今子聞而棄之猶蒙耳也吾語子何益吾知逃而已公子申笑曰子之尚勝也不從使為白公諸梁以疾閑居于蔡（國語）惠王十年（哀十六年）白公勝作亂殺公子申公子結而劫王諸梁在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諸梁曰吾聞之以險徼幸者其求無饜偏重必離聞其殺齊管修也而後入（白公勝殺齊管修賢大夫）[illegible]乃入至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冑

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冑乃冑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冑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月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艾安）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于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冑而進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勝諸梁曰微二子者（申公子□公子）楚不國矣棄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諸梁使與國人以攻勝勝奔山而縊（前子葉公子高數卜短余行若將不勝其衣然白公之亂令尹子西司馬子期皆死焉葉公子高入據楚誅白公定楚國如反手）白公之亂陳侵楚十一年（哀十七年）我將取陳麥王問帥于大師子穀與諸梁子穀曰右領差車與左史老（皆楚大夫）親令尹司馬以伐陳（亦謂公子申公子結）其可使也諸梁曰率賤民慢之

懼不用命焉子穀曰觀丁父鄀俘也武王以爲軍率是以克州蓼服隨唐大啟羣蠻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爲令尹實縣申息朝陳蔡封畛于汝唯其任也何賤之有諸梁曰天命不謟令尹有憾于陳公子申伐吳陳使使弔吳以此爲恨在哀十五年天若亡之其必令尹之子是與君盍舍焉臣懼右領與左史有二俘之賤而無其令德也王使公孫朝帥師公子申之子朝遂滅陳諸梁既平白公勝遂兼令尹司馬及是王與諸梁枚卜子良以爲令尹子良者王之弟也沈尹朱曰吉過于其志諸梁曰王子而相國過將何爲他日改卜遂以公孫寧公子申之子爲令尹公孫寬公子結之子爲司馬而諸梁老于葉十三年哀十九年越侵我諸梁伐東夷以報越三夷男女來

我師盟于敖吳之入郢也諸梁之弟后臧從其母于吳楚既寧后臧不待而歸諸梁終不正視之左傳

論曰沈戌籌吳洞若觀火楚用其言吳雖強如楚何及夫囊瓦謀淺燎原之勢吳猶可撲滅也惜夫讒夫阻之而貪人之敗類也國人好司馬施及諸梁遂平勝難德繫民望國乃不亡吁乎君子當知所尚矣若夫固公陽之穴宮吳何畢之兇首小臣事主不以約遷雖然我實失子寧無慙乎

襄平李鍇鐵君甫纂

楚諸臣傳

昭奚恤 以下戰國

昭奚恤宣王之相也宣王十六年魏攻趙邯鄲昭奚恤謂王曰王不如無救趙而以強魏魏強其割趙必深矣趙不能聽則必堅守是而敝也昭奚恤與江乙相惡江乙魏人仕楚欲惡之于楚謂王曰臣入境聞楚之俗不蔽人之善不言人之惡誠有之乎王曰有之乙曰然則白公之亂得無遂乎誠如是臣等之罪免矣王曰何也乙曰州侯即昭奚恤也相楚貴甚矣而主斷左右俱曰無有如

出一口矣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誠何如羣臣莫對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也子以爲不信吾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見我而敢不走乎虎以爲然遂與之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己而走也以爲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昭奚恤故北方之畏奚恤其實畏王之甲兵也乙又謂王曰人有以其狗爲有執而愛之其狗嘗溺井其鄰人見狗之溺井也欲入言之狗惡之當門而噬之鄰人憚之遂不得入言邯鄲之難楚進兵大梁取矣即魏攻趙邯鄲事昭奚恤取魏之寶器臣居魏知之故昭奚恤常惡臣之見王乙又謂王

曰下比周則上危下分爭則上安王亦知之乎且人有好揚人之善者于王何如王曰君子也近之乙曰有好揚人之惡者于王何如王曰小人也遠之乙曰然則且有子殺其父臣弒其主者而王終已不知者何也以王好聞人之美惡聞人之惡也王曰善寡人願兩聞之昭奚恤與彭城君未詳其人議于王前王召江乙而問焉乙曰二人之言皆善也臣不敢言其後此謂慮賢也謂賢者言善已復言之使王疑於思慮之也江尹即江乙欲惡昭奚恤于王而力不能故為梁山陽君人魏請封于楚王曰諾奚恤曰山陽君無功于楚國不當封江尹因得山陽君與之共惡昭奚恤于王王告奚恤奚恤曰臣朝夕以事聽命而魏入吾君臣之間臣大懼臣非畏

魏也夫泄吾君臣之交而天下信之是其為人也近苦矣此指江乙夫苟不難為之外豈忘為之內乎臣之得罪無日矣王曰寡人知之大夫何患郢人有獄三年不決者故令人請其宅以卜其罪客因請之奚恤曰郢人某氏之宅臣願之奚恤曰郢人某氏不當服罪故其宅不得客辭而去奚恤已而悔之謂客曰奚恤得事公公何為以故與奚恤故謂故事以探已意客曰非用故也曰請而不得有說色非故何也同韓非子昭奚恤之用荊也有燒倉窌者而不知其人昭奚恤令吏執販茅者而問之果燒也新序秦欲伐楚使使往觀楚之寶器楚王召昭奚恤而問焉對曰此欲觀吾得失而圖之不在寶器奚恤為壇使客卜位東面令尹子西南面太宰子敖次之葉公子高次之司馬子反次之奚恤自居西面稱曰客欲觀楚之寶器楚之所寶者賢臣也令尹子西太宰子敖葉公子高司馬子反昭奚恤在此惟大國之所觀○此則土薛周所得食者子西子反不與奚恤同時也列女傳江乙之母當恭王時已為郢大夫有入王宮中盜者令尹以罪乙無何其母亡布言于王曰妾夜亡布八尋令尹盜之王謂母曰令尹信盜之寡人不為其富貴不行法若不盜而誣之楚有常法母曰令尹不身盜之使人盜之昔叔孫叔敖之為令尹也道不拾遺門不閉而盜賊自息今令尹耳目不明盜賊公行是故得盜妾之布與使人盜何以異也王曰令尹不知何罪母曰昔者妾之子為郢大夫有盜王宮中之物者妾子亦當知之哉然卒坐之令尹獨何人而不以為過也上不明則下不治相不賢則國不寧王其察之王曰善非徒譏令尹又譏寡人命吏償母之布因賜金十鎰母讓金布曰妾豈貪貨而失大王哉然令尹之不也遂去不受王曰母智如此子必不愚乃復江乙而用之○按江乙乃子時人恭王合王世相遠亦誤

昭陽　昭雎　昭魚　昭宰　昭過　昭成附

昭陽楚懷王之令尹也懷王六年使昭陽伐魏得八城移兵而攻齊陳軫說之曰戰無不勝而不知止者身且死爵且後歸昭陽以為然解軍而去十一年韓趙魏燕齊約以伐秦昭陽謂王曰

五國已破秦必南圖王曰然則奈何對曰韓氏輔國也謂可輔楚好利而惡難好利可營也惡難可懼也我厚賂之以利其心必營我悉兵以臨之其心必懼彼懼吾兵而營我利五國之事必可敗也約絕之後雖勿與地可王曰善乃命大公事楚人之韓見公仲曰夫牛闌之事未詳馬陵之難魏三十年齊敗魏馬陵親主之所見也王苟與以五國用兵請效列城五請悉楚國之眾以圖于齊齊人反趙魏之後而楚果弗與地五國伐秦魏欲和使惠施之楚楚將入之秦而使行和杜赫謂昭陽曰凡為伐秦者楚也今施以魏來而公入之秦是明楚之伐而信魏之和也公不如無聽惠施而陰使人以請聽秦昭陽曰善因謂惠施曰凡為攻秦者魏

也今子從楚為和楚得其利魏受其怨子歸吾將使人因魏而
和惠施反魏王不說杜赫謂昭陽曰魏為子先戰折兵之半謁
病不聽請和不得魏折而入齊秦子何以救之東有越累北無
晉而交未定于齊秦是楚孤也不如速和昭陽曰善因令人謁
和于魏 昭陽之後有昭雎昭過 懷王時又有昭魚 [illegible] 事與孟嘗君同 昭雎 昭魚 [illegible]
是人 張儀復相秦謂昭雎曰楚無鄢郢漢中有所更得乎曰無
有曰無昭過陳軫有所更得乎曰無所更得張儀曰為儀謂楚
王逐昭過陳軫請復鄢郢漢中昭雎歸報懷王懷王說之有人
謂昭過曰甚矣楚王不察于爭名者也韓求相工陳軫而周不
聽魏求相綦母恢而周不聽何也周曰是列縣畜我也今楚萬

乘之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王也今儀曰逐君與陳軫而王聽
之是楚自待不如周而儀重于韓魏之王也且儀之所行有功
名者秦也所欲貴富者魏也欲為攻于魏必南伐楚故攻有道
外絕其交內逐其謀臣陳軫夏人也 夏中國也 習于三晉之事故逐
之則楚無謀臣矣今君能用楚之眾故亦逐之則楚眾不用矣
此所謂內攻之者也而王不知察今君何不見臣于王請為王
使齊交一絕儀聞之其效鄢郢漢中必緩矣是昭雎之言不信
也王必然之 王又令昭雎之秦重張儀張儀未至秦惠王死武王逐張
儀王因收昭雎以取齊 收猶拘也 桓臧為雎謂王曰從親之不合
也儀貴惠王而善雎也今惠王死武王立儀走公孫郝甘茂貴

甘茂善魏公孫郝善韓二人固不善雎也必以秦合韓魏韓魏
之重儀儀有秦而雎以楚重之今儀困秦而雎收楚韓魏欲得
秦必重二人二人者將以韓魏事秦 [illegible] 王不如
復雎而 [illegible] 韓魏 [illegible] 秦王
亦不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不如 [illegible]
[illegible]
忿昭雎不以臧為昭雎謂王曰 [illegible] 強也恐
秦 [illegible] 而厥楚則必發秦攻楚以 [illegible] 不勝必悉起
而救 [illegible] 利 [illegible] 不能秦與進兵而攻
不如令昭雎之兵 [illegible] 必戰 [illegible] 與楚相敝而令天下

利秦可以少割而收害也[illegible]而與魏魏不敢不聽[illegible]

定也齊[illegible]攻楚楚令景翠以六城賂齊太子為質昭雎謂景

翠曰秦恐且因景鯉蘇厲[illegible]公出地以取齊鯉與厲

且以收地取秦公事必[illegible]一人之辭曰[illegible]

[illegible]二人也公不如令王重賂景鯉蘇厲使入秦秦恐必不求地

而合于楚若齊不求是公與約也[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章益以秦恐必不求地之文遂誤併一[illegible]楚楚

令昭鼠以十萬軍漢中昭雎勝秦于重丘[illegible]策[illegible]十年秦昭

[illegible]　楚[illegible]

王遺楚王書願與王會武關面相約結盟而去王患之欲往恐見

欺無往恐秦怒昭雎曰王毋行而發兵自守耳秦虎狼不可信有并

諸侯之心[illegible]王行[illegible]閉武關遂與西

至咸陽[illegible]不用雎言秦因留之要以割巫黔中之郡楚大臣

利[illegible]得遂而大子[illegible]楚無

[illegible]今大借

[illegible]

是為[illegible]王乃[illegible]

[illegible]

為與[illegible]

景舍 [illegible]

景舍宣王時人宣王十六年魏攻趙邯鄲昭奚恤[illegible]不如

無救趙而以強魏魏強其割趙必深矣趙不能聽則必堅守是

兩敝也景舍曰不然昭奚恤不知也夫魏之攻趙也恐楚之攻

其後也今不救趙趙有亡形而魏無楚憂是楚魏共趙也害必

深矣何以兩敝也且魏令兵以割趙趙見亡形而有楚之不救

已也必與魏合而以謀楚故王不如少出兵以為趙援趙恃楚

勁必與魏戰魏怒于趙之勁而見楚救之不足畏也必不釋趙

趙魏相敝而齊秦應楚則魏可破也楚因使景舍起兵救趙邯鄲

拔楚取睢濊之間[illegible]王時有景陽頃襄王二十七年齊韓魏

共攻燕燕使太子請救于楚王使景陽將而救之暮舍使左右司

馬各營壁地已植表陽怒曰女所營者水皆至滅表此焉可以

舍乃令徙明日大雨山水大出所營者水皆滅表軍吏乃服于

是[illegible]不救燕而攻魏雍丘取之以與宋三國懼乃罷兵魏軍其

西齊軍其東楚軍欲還不可得陽乃開西和門晝以車騎暮以

燭[illegible]使于魏[illegible]之以為燕楚與魏謀之乃引兵而去齊兵

已去魏失其與無與共擊之乃夜[illegible]乃去[illegible]頃襄王[illegible]子

考烈王即位六年秦圍邯鄲趙告急於楚楚使景陽救趙七年至新

中秦兵去[illegible]又有景鯉事懷王頃襄王

論曰昭屈景皆楚公族姓當與國同其存亡者也按策昭雎合秦

拒齊亦繳枕之上耳太史公所載乃將異信然則我可孤復辟
太叔儀同列可也景陽用兵不啻穰苴然卒不能救楚悲夫。

莫敖子華

子華者威王之莫敖也王嘗問于子華曰自先君文王以至不穀亦有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乎子華對曰如華不足以知之矣王曰不于大夫無所聞之子華對曰王將何問者有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有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有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有勞其身愁其志以憂社稷者亦有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王曰大夫將何謂也子華對曰昔令尹子文緇帛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于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無一日之積故彼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令尹子文是也昔葉公子高身獲于表薄（表野外　薄林薄）而財于柱國（財材同　柱國以為材）定白公之禍寧楚國之事恢先君以揜方城之外四封不廉（廉同稜　不廉言侵　縱事故不容治）名不挫于諸侯當此時也天下莫敢以兵南鄉葉公子高食田六百畛故彼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葉公子高是也昔吳與楚戰于柏舉兩御之間大卒交莫敖大心撫其御之手顧而太息曰嗟乎子乎楚亡之日至矣吾將深入吳軍若扑一人若捽一人以與大心者也社稷其庶幾乎故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莫敖大心是也昔吳與楚戰于柏舉三

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棼冒勃蘇曰吾被堅執銳赴強敵而死此猶一卒也不若奔諸侯于是贏糧潛行上崢山踰深谿蹠穿膝暴七日而薄秦王之朝雀立不轉晝吟宵哭七日不得告水漿無入口瘨而殫悶旄不知人秦王聞而走之冠帶不相及左奉其首右濡其口勃蘇乃蘇王身問之子孰誰也勃蘇對曰臣楚使新造盩（名）棼冒勃蘇吳與楚人戰于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使下臣來告亡且求救秦王顧令之起寡人聞之萬乘之君得罪一士社稷其危今此之謂也遂出革車千乘卒萬人屬之子蒲子虎下塞以東與吳人戰于濁水而大敗之亦聞于遂浦故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棼冒勃蘇是也吳與楚戰于柏舉三戰入郢君王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蒙穀（楚將　傳不載）結鬬于宮唐之上舍鬬奔郢曰若有孤楚國社稷其庶幾乎（恐王死雖然亦有其子）遂入大宮負雞次之典以浮于江逃于雲夢之中昭王反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亂蒙穀獻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此蒙穀之功多與存國相若封之執圭田六百畛蒙穀怒曰穀非人臣社稷之臣苟社稷血食餘豈患無君乎遂自棄于磨山之中至今無冒故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蒙穀是也王乃太息曰此古之人也今之人焉能有之乎華對曰昔者先君靈王好小腰楚士約食馮而能立式而能起食之可欲忍而不入死之可惡然而

不遊閒之具君好發者其臣決拾君王直不好若君王誠好賢
此五臣者皆可得而致之（楚四）

慎子 昭蓋 附

慎子者頃襄王之傅也頃襄王為太子之時質于齊懷王薨太
子辭于齊王而歸齊王隘之曰予我東地五百里乃歸子子不
予我不得歸太子曰臣有傅請退而問傅傅慎子曰獻之地所
以為身也愛地不送死父不義臣故曰獻之便太子入致命齊
王曰敬獻地五百里齊王歸太子太子歸即位為王齊使車五
十乘來取東地王告慎子曰齊使來求東地為之奈何慎子曰
王明日朝羣臣皆令獻其計上柱國子良入見王曰寡人之得

求反主墳墓復羣臣歸社稷也以東地五百里許齊齊令使來
求地為之奈何子良曰不可不與也王身出玉聲許強萬乘之
齊而不與不信後不可以約結諸侯請與而復攻之與之信攻
之武臣故曰與之子良出昭常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
里為之奈何昭常曰不可與也萬乘者以地大為萬乘今去東
地五百里是去戰國之半也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不
可臣故曰勿與常請守之昭常出景鯉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
地五百里為之奈何景鯉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王身
出玉聲許萬乘之強齊而不與負不義於天下楚亦不能獨守
臣請西索救於秦景鯉出慎子入王以三大夫計告慎子曰子

良見寡人曰不可不與也與而復攻之常見寡人曰不可與也
常請守之鯉見寡人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也臣請索
救于秦寡人誰用于三子之計慎子對曰王皆用之王怫然作
色曰何謂也慎子曰臣請效其說而王且見其誠然也王發上
柱國子良車五十乘而北獻地五百里於齊發子良之明日遣
昭常為大司馬令往守東地遣昭常之明日遣景鯉車五乘西
索救于秦王曰善乃遣子良北獻地于齊遣子良之明日立昭
常為大司馬使守東地又遣景鯉西索救于秦子良至齊齊使
人以甲受東地昭常應齊使曰我典主東地且與死生悉五尺
至六十三十餘萬敝甲鈍兵願承下塵齊王謂子良曰大夫來

獻地今常守之何如子良曰臣身受命弊邑之王是常矯也王
攻之齊王大興兵攻東地伐昭常未涉疆秦以五十萬臨齊右
壤曰夫隘楚太子弗出不仁又欲奪之東地五百里不義其縮
甲則可不然則願待戰齊王恐焉乃請子良南道楚西使秦解齊
患[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莊辛

莊辛楚人也事頃襄王謂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
君與壽陵君專淫逸侈靡不顧國政郢都必危矣王曰先生老悖乎將以為楚

國妖祥乎莊辛曰臣誠見其必然也君王卒幸四子者不衰楚國必亡矣臣請避于趙淹留以觀之莊辛去之趙留五月秦果舉鄢郢巫上蔡陳之地王流揜于成陽使人發騶徵莊辛于趙莊辛至王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此為之奈何莊辛對曰臣聞鄙語曰見兔而顧犬未為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為遲也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蚊虻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飴膠絲加己乎四仞之上而下為螻蟻食也黃雀因是以俯噣白粒仰棲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為

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己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為招晝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醎倏忽之間墜于公子之手夫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游乎江海淹乎大沼俯噣鱔鯉仰嚙菱衡奮其六翮而凌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修其碆盧治其矰繳將加己乎百仞之上被礛磻引微繳折清風而抎矣故晝游乎江河夕調乎鼎鼐夫黃鵠其小者也蔡聖侯之事因是以南游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飲茹溪流食湘波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為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宣王繫己以朱絲而見之也蔡聖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

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而戴方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為事而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填黽塞之內而投己乎黽塞之外襄王聞之顏色變作身體戰慄乃以執珪而授之為陽陵君與淮北之地國策

說苑□□□□莊辛曰君子之□何□□□□□如□人莫能□□□□□人莫能言變聞君子之言何□曰貧人不德也不□□□□人不使也不役也□□□□人言之不肖者乎之人□□所然之日其衣帶玉劍履縞舄立于流水之□□□而說之遂造託謁曰臣願把君之手其可乎君作色莊辛□□而稱曰君獨不聞夫鄂君子晳之泛舟于新波之中也□□翰之舟□□□□□□□榜枻越人擁楫而歌曰濫兮抃草濫予昌枑澤予昌州州𩜱州焉乎秦胥胥縵予乎昭澶秦踰滲惿隨河湖鄂君子晳曰吾不知越歌乃召越譯乃楚說之曰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詬恥心幾頑而不絕兮知得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說君兮君不知於是鄂君子晳乃揄修袂行而擁之舉繡被而

覆之鄂君子晳親楚王母弟也官令尹爵執珪一榜枻越人猶得盡意焉今君何以踰于鄂君臣何以不若榜枻之人願把君之手其不可也

論曰不亦忝東坡也乎良策之正昭常策之敗景鯉策之迂慎子以用之而□□矣臯陶曰在知人在安民于華莊辛之論庶幾乎所忠□之夫

黃歇春申君

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游學博聞事楚頃襄王頃襄王以歇為辯使于秦秦昭王使白起攻韓魏敗之于華陽禽魏將芒卯韓魏服而事秦秦昭王方令白起與韓魏共伐楚未行而歇適至于秦聞秦之計當是時秦已前使白起攻楚取巫黔中

之郢拔鄢郢東至竟陵頃襄王東徙治于陳縣歇見懷王爲秦
所誘而入朝遂見欺留死于秦頃襄王其子也秦輕之恐壹舉
兵而滅楚乃上書說秦昭王曰天下莫强于秦楚今聞大王欲
伐楚此猶兩虎相與鬬兩虎相與鬬而駑犬受其弊不如善楚
臣請言其說臣聞物至則反冬夏是也致至則危累棊是也今
大國之地半天下有二垂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
先帝文王武王王之身三世而不接地于齊史記文王作莊王又無王之身三
字與三世不合以絶從親之要今王使成橋守事于韓成橋已北入燕
是王不用甲不伸威而出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兵
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虛桃人楚燕之兵雲翔

南史　楚論臣傳卷二十三　　十四

而不敢救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二年然後復之又取蒲
衍首垣以臨仁平邱小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矣王又割濮磨
之北屬之燕斷齊秦之要絶楚魏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
救王之威亦憚矣王若能持功守威省攻伐之心而肥仁義之
誠使無復後患三王不足四五霸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
持甲兵之强一毁魏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有後
患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
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也
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也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
利于前而易患于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既勝齊人于艾

陵還爲越王禽于三江之浦智氏信韓魏從而伐趙攻晉陽之
城勝有日矣韓魏反之殺智伯瑤于鑿臺之下今王妬楚之不
毁也而忘毁楚之强韓魏也臣爲大王慮而不取詩云大武遠
宅不涉[illegible]從此觀之
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云趯趯毚兔遇犬獲之他人有心予忖
度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信越也臣聞敵不
可易時不可失臣恐韓魏之卑辭慮患而實欺大國也王既無
重世之德于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
死于秦者百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隳刳腹斬顧首身分離
暴骨草澤頭顱僵仆相望于境父子老弱係虜相隨于路鬼神

南史　楚論臣傳卷二十三　　十五

孤祥無所食百姓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爲臣妾滿海內矣韓
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之攻楚不亦失乎且王攻楚之
日則惡出兵王將藉路于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
不反也是王以兵資于仇讎之韓魏也王若不藉路于仇讎之
韓魏必攻隨陽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王雖
有之不爲得地是王有毁楚之名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
日四國必悉起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兵而攻留
方與銍胡陵碭蕭相故宋必盡齊人南面泗北必舉此皆平原
四達膏腴之地也而王使之獨攻王破楚以肥韓魏于中國而
勁齊韓魏之强足以校于秦矣齊南以泗爲境東負海北倚河

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彊于齊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一
年之後為帝未能于以禁王之為帝有餘矣夫以王壤土之博
人徒之衆兵革之彊而注地于楚詘令韓魏歸帝重于齊是王
失計也臣為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為一以臨韓韓必授首
王襟以山東之險帶以河曲之利韓必為關中之侯[illegible]
若是而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鄢陵嬰城上蔡召陵不往
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王一善楚而關內二萬乘之主注
地于齊齊之右壤可拱手而取也是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絕天
下也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持齊楚此
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illegible]昭王曰善于是

乃止白起而謝韓魏發使賂楚約為與國歇受約歸楚楚使歇
與太子完入質于秦秦留之數年頃襄王病太子不得歸而太
子與秦相應侯善于是歇乃說應侯曰相國誠善楚太子乎應
侯曰然歇曰今楚王恐不起疾秦不如歸其太子太子得立其
事秦必重而德相國無窮是親與國而得儲萬乘也若不歸則
咸陽一布衣耳楚更立太子必不事秦夫失與國而絕萬乘之
和非計也願相國孰慮之應侯以聞秦王秦王曰令楚太子之
傅先往問楚王之疾返而後圖之歇為太子計曰秦之留太子
也欲以求利也今太子力未能有以利秦也歇憂之甚而陽文
君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大命太子不在陽文君子必立為後太

子不得奉宗廟矣不如亡秦與使者俱出臣請止以死當之太
子因變衣服為楚使者御以出關而歇守舍常為謝病度太子
已遠秦不能追歇乃自言秦昭王曰楚太子已歸出遠矣歇當
死願賜死昭王大怒欲聽其自殺也應侯曰歇為人臣出身以
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故不如無罪而歸之以親楚秦因遣歇
歇至楚三月楚頃襄王卒太子完立是為考烈王考烈王元年以
歇為相封為春申君賜淮北地十二縣後十五歲歇言之楚王
曰淮北地邊齊其事急請以為郡便因并獻淮北十二縣請封
于江東考烈王許之春申君因城故吳墟以自為都邑[illegible]
[illegible]

危危則慮安今楚王春秋高矣而君之封地不可不早定也為[illegible]
[illegible]
趙有平原君
魏有信陵君方爭下士招致賓客以相傾奪輔國持權春申君
為相四年秦破趙之長平軍四十餘萬五年圍邯鄲邯鄲告
急于楚楚使春申君將兵往救之秦兵亦去八年北伐滅魯以

荀卿爲蘭陵令 史記曰客說春申君曰湯以亳武王以鎬皆不過百里以有天下今孫子天下賢人也君籍之以百里之勢臣竊以爲不便於君何如春申君曰善于是使人謝孫子孫子去之趙趙以爲上卿客又說春申君曰昔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強夫賢者之所在其君未嘗不尊國未嘗不榮也今孫子天下賢人也君何辭之春申君又曰善于是使人請孫子孫子[illegible]爲書謝曰[illegible]癘憐王[illegible]此不恭之語也[illegible]劫殺死亡之主[illegible]故春秋[illegible]崔杼[illegible]射王中股[illegible]淖齒用齊擢閔王之筋縣於其廟梁宿夕而死李兌用趙餓主父於沙丘百日而殺之夫劫殺死亡之主心之憂勞形之困苦必甚於癘矣由此觀之癘雖憐王可也因爲賦曰寶珍隋珠不知佩兮褘衣與絲不知異兮閭娵子奢莫之媒兮嫫母力父是之喜兮以盲爲明以聾爲聰以是爲非以吉爲凶嗚呼上天曷維其同詩曰上天甚神無自瘵也曰書蓋以爲自喻以翊獄者比楚塞賊言將內潰也

十二年秦昭王卒使春申君弔祠于秦二十二年諸侯患秦攻伐無已時乃相與合從西伐秦而楚王爲從長趙使魏加見春申君曰君有將乎曰有矣僕欲將臨武君 未詳其人 魏加曰臣少好射願以射譬異日者更羸與魏王處京臺之下仰見飛鳥更羸謂魏王曰臣爲王引弓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可有間鴈從東方來更羸以虛發而下之魏王曰射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王曰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而鳴悲飛徐者故瘡痛也鳴悲者久失羣也故瘡未息而驚心未去也聞弦音引而高飛故瘡隕也今臨武君嘗爲秦孽不可爲拒秦之將也 [illegible]春申君[illegible]

秦出兵攻諸侯兵皆敗走王以咎春申君春申君以此益疏客有觀津人朱英謂春申君曰人皆以楚爲彊而君用之弱其于英不然先君時善秦二十年而不攻楚何也秦踰黽隘之塞而攻楚不便假道于兩周背韓魏而攻楚不可今則不然魏旦暮亡不能愛許鄢陵其許魏割以與秦秦兵去陳百六十里臣之所觀者見秦楚之日鬬也楚于是去陳徙壽春而秦徙衛野王作置東郡春申君由此就封于吳行相事 [illegible]唐雎見春申君曰齊人飾身修行得爲益然臣羞而不學也不避絕江河行千餘里來竊慕大君之義而善君之業臣聞之賁諸懷錐刃而天下爲勇西施衣褐而天下稱美今君相萬乘之楚禦中國之難所欲者不成所求者不得臣等少也夫梟棊之所以能爲者以散棊佐之也夫一梟之不如不勝五散亦明矣今君何不爲天下梟而令臣等爲散乎汗明見春申君候問三月而後得見談卒春申君大說之汗明欲復談春申君曰僕已知先生先生大息矣汗明憱焉曰明願有問君而恐固不審君之聖孰與堯也春申君曰先生過矣臣何足以當堯汗明曰然則君料臣孰與舜春申君曰先生即舜也汗明曰不然臣請爲君終言之君之賢實不如堯臣之能不及舜夫以賢舜事聖堯三年而後乃相知也今君一日而知臣是君聖於堯而臣賢於舜也春申君曰善召門吏爲汗先生著客籍五日一見汗明曰君亦聞驥乎夫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大行蹄申膝折尾湛胕潰漉汁灑地白汗交流中阪遷延負轅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冪之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聲達于天若出金石聲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己也今僕之不肖阨於州部堀穴窮巷沈洿鄙俗之日久矣君獨無意湔拔僕也使得爲君高鳴屈於梁乎

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衆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楚王聞其不宜子恐久毋寵李園求事春申君爲舍人已而謁歸故失期還謁春申君問之狀對曰齊王使使求臣之女弟與其使者飲故失期春申君曰聘入乎對曰未也可得見乎曰可于是

李園乃進其女弟即幸于春申君知其有身李園乃與其女弟謀園女弟承間說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也今君相楚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即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則楚更立君後亦各貴其故所親君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貴用事久多失禮于王兄弟兄弟誠立禍且及身何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于王王必幸妾妾賴天有子則是君之子為王也楚國盡可得孰與身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李園女弟謹舍而言之王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立為太子以李園女弟為王后王貴李園園用事李園既入其女弟立為王后子為太子

恐春申君語泄而益驕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而國人頗有知之者二十五年考烈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毋望之福又有毋望之禍今君處毋望之世事毋望之主安可以無毋望之人乎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相國實楚王也今王病旦暮且卒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稱孤而有楚國此所謂毋望之福也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禍曰李園不治國王之舅也（史記作仇讎實非今從策）不為兵而養死士之日久矣王卒李園必先入據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毋望之禍也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人曰君置臣郎中王卒李園必先入臣為君殺之此所謂毋望之人也春申君曰先生置之李園弱人也僕又善之何至此朱英恐乃亡去後十七日考烈王卒李園果先入置死士于棘門之內春申君後入止棘門園死士夾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于是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是為幽王（史韓非子楚莊王之弟春申君有嬖妾曰余正妻子曰甲[illegible]其妻也自傷其身以示君而泣曰得為君之妾甚幸[illegible]然以事適君非所以事夫人身故不肖力不足[illegible]二[illegible]與其死夫人所者不若賜死君前妾以賜死若復幸于左[illegible]之無為人笑因棄正妻余又欲殺甲而以其子為後因自裂其親身衣之裏以示君而泣曰余幸君之日久矣甲非弗知也今乃強戲余裂余之衣君怒而殺甲此說未聞其王弟尤謬）

論曰李園養死士國人頗知之而春申之客三千皆充耳客何為者侯朱毛薛范乎無聞春申之士亦葉公之龍耳荀卿虞卿唐雎汗明各有建說而史不及載吾觀之上知辨意中知鑒色下知當舉及朱英進說而歌卒不內歌亦愚而已矣

楚逸民傳　楚狂接輿

楚狂接輿（列仙傳名陸通不知所本）耕于方城（尸子）楚王使使者造門曰大王以臣奉金百鎰願請先生治河南接輿笑而不應使者去妻從市來曰先生少而為義豈將老而遺之哉門外車軼何其深也接輿曰王使使者欲使我治河南妻曰許之乎曰未也妻曰君使不從非忠也從之是負義也不如去之乃夫負釜甑妻戴織器變易姓字莫知其所之（列女傳）

田贊 獻魚者附

田贊（未詳何國人）衣補衣而見荊王荊王曰先生之衣何其惡也贊對曰衣有惡于此者王曰可得聞乎曰甲惡乎此冬日則寒夏日則暑衣無惡乎甲者贊也貧故衣惡夫大王萬乘之富無敵而好衣民以甲意者為其義耶甲之事兵之事也刈人之頸刳人之腹墮人之城郭刑人之父子也為其貴耶苟慮害人人亦必慮害之苟慮危人人亦必慮危之之二者臣為大王無取焉荊王無以應（呂氏春秋 新序）（楚人有獻魚楚王者曰今日漁獲食之不盡賣之不售棄之又惜故來獻也左右曰鄙哉辭也楚王曰子不知漁者之仁也蓋聞倉粟有餘者國有餓民後宮多幽女者民多曠夫餘衍之蓄聚于府庫者境內多[illegible]人[illegible]之父矣未能行也漁者其以此諭也于是遣使恤鰥寡存孤獨出倉粟發幣帛去後宮不御者以妻鰥夫楚民大說鄰國歸之家語獻魚孔子略同）

南史　楚諸臣傳卷二十一

楚夫人傳

鄧曼（武夫人）

鄧曼武王夫人武王四十二年（桓十三年）莫敖屈瑕伐羅鬭伯比請濟師王辭焉入告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眾之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于蒲騷之役（桓十一年敗鄖師于蒲騷）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眾而好鎮撫之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王使賴人追之不及屈瑕大敗于羅縊于荒谷羣帥囚于冶父以聽刑王曰孤之罪也皆免之五十一年（莊四年）王伐隨將齊入告鄧曼曰余心蕩（將授兵于廟而志蕩動散也）鄧曼歎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徒無虧王薨于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于樠木之下（左傳）

息媯（文夫人）

息媯陳女也息侯娶之蔡侯亦娶于陳文王六年（莊十年）息媯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楚伐息息求救于蔡而伐之楚從之伐蔡以蔡侯歸十年（莊十四年）蔡侯繩息媯以語王（繩譽）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以息媯歸生堵敖及成王息媯未與王言王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王遂伐蔡入之（左傳）（呂氏春秋楚王欲取息與蔡乃先佯善蔡而與之謀曰吾欲得息奈何蔡侯曰息夫人吾妻之姨也吾請為饗息侯與其妻而與王俱因而襲之[illegible]與王俱取息遂會于蔡又取蔡列女傳楚伐息破之虜其君使守門將妻其夫人而納之于宮楚王出遊夫人出見息君謂之曰人生要一死而已[illegible]乃作詩[illegible]）

南史　楚諸臣傳卷二十二

未及成王即位六年（莊二十八年）令尹公子元欲蠱之為館于其宮側而振萬焉（萬舞也）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讎而于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illegible]）而處王宮欲遂蠱之鬭班殺元（左傳）

鄭二姬（成王時）

鄭二姬者文芈女也成王敗宋于泓歸文芈勞王于柯澤王入享于鄭享畢夜出文芈送于軍取二姬以歸（左傳）

莊夫人 附樊姬 秦嬴 共夫人

莊夫人氏族不載 共王之母也共王二十七年（襄九年）王伐鄭夫人薨王未能定鄭而歸（左傳） 列女傳樊姬楚莊王之夫人也莊王即位好狩獵樊姬諫不止乃不食禽獸之肉王改過勤於政事王嘗聽朝罷晏姬下殿迎曰何罷晏也得無飢倦乎王曰與賢者語不知飢倦也姬曰王之所謂賢者何也曰虞丘子也姬掩口而笑王曰姬之所笑何也曰虞丘子賢則賢矣未忠也妾執巾櫛十一年遣人之鄭衛求美人進於王今賢於妾者二人同列者七人妾豈不欲擅王之愛哉不敢以私蔽公今虞丘子相楚十餘年所薦非子弟則族昆弟未聞進賢退不肖王以告虞丘子丘子避舍使人迎孫叔敖而進之以為令尹治楚三年而楚莊以霸楚史書曰莊王之霸樊姬之力也

秦嬴秦景公妹共王夫人也共王三十年（襄十二年）歸于我我使公子午聘于秦為夫人寧（左傳）

平夫人（太子建母） 嬴氏（昭王母） 昭夫人

平夫人郥陽封人之女也平王在蔡女奔之生太子建及即位

為建聘于秦費無極勸王取之平王六年（昭十九年）嬴氏至自秦立為夫人使陽匄聘于秦明年太子建出奔建母歸于郥十年（昭二十三年）十三年建母召吳人而啓之吳太子入郥取建母與其寶器以歸 吳越春秋吳王僚遣公子伐楚大敗楚師因迎故太子建母於郥以歸 嬴氏亡于是為昭王（左傳） 列女傳伯嬴者秦穆公女楚平王夫人昭王之母也吳入郢昭王亡闔廬盡妻其後宮次至伯嬴伯嬴持刀曰妾聞天子者天下之表也公侯者一國之儀也且凡所欲妾者為樂也近妾而死何樂之有如先殺妾又何益於君王 求甚不擇兵亦何從 我以出為有母在而欲妾之乎 公慚 而有妻母之文其不及左氏遠矣

昭夫人越女也生子章是為惠王白公勝之亂劫惠王如高府圉公陽穴宮負王以如夫人之宮乃免（左傳） 列女傳越姬者越王句踐之女昭王之姬也昭王燕遊蔡姬在左越姬參右王親乘駟以逐遂登附社之臺以望雲夢之囿觀士大夫逐者既驩乃顧謂二姬曰樂乎蔡姬對曰樂王曰吾願與子生若此死又若此蔡姬曰昔弊邑寡君固以其黎民之役事君王之馬足故以婢子之身為苞苴玩好今乃比於妃嬪固願生俱樂死同時王顧謂史書之蔡姬許從孤死矣乃復謂越姬越姬對曰樂則樂矣然而不可久也王曰吾願與子生若此死又若此其不可得乎越姬曰昔吾先君莊王淫樂三年不聽政事終而能改卒霸天下妾以君王為能法吾先君將改斯樂而勤於政也今則不然而要婢子以死其可得乎且君王以束帛乘馬取婢子於弊邑寡君受之太廟也不約死妾聞之諸姑婦人以死彰君之善益君之寵不聞其以苟從其闇死為榮妾不敢聞命於是王寤敬越姬之言而猶親嬖蔡姬也居二十五年王救陳二姬從王病在軍中有赤雲夾日如飛鳥王問周史史曰是害王身然可以移於將相將相聞之將請以身禱於神王曰將相之於孤猶股肱也今移禍焉庸為去是身乎不聽越姬曰大哉君王之德以此妾願從王矣昔日之遊淫樂也是以不敢許及君王復於禮國人皆將為君王死而況於妾乎請願先驅狐狸於地下王曰昔之遊樂吾戲耳若將必死是彰孤之不德也越姬曰昔妾雖口不言心既許之矣妾聞信者不負其心義者不虛設其事妾死王之義不死王之好也遂自殺王薨於軍中蔡姬竟不能死王弟子閭與子西子期謀曰母信者其子必仁乃伏師閉壁迎越姬之子熊章立是為惠王然後罷兵歸葬昭王 又貞姜者齊侯之女楚昭王之夫人也王出遊留夫人漸臺之上而去王聞江水大至使使者迎夫人忘持其符使者至請夫人出夫人曰王與宮人約令召宮人必以符今使者不持符妾不敢從使者行使者曰今水方大至還而取符則恐後矣夫人曰妾聞之貞女之義不犯約勇者不畏死守一節而已妾知從使者必生留必死然棄約越義而求生不若留而死耳於是使者反取符還則水大至臺崩夫人流而死王曰嗟夫守義死節不為苟生處約持信以成其貞乃號曰貞姜

季芈 附白公妻貞姬

季芈字畀我（服虔世族譜以季芈畀我皆平王女）昭王之妹也昭王十年（定四年）吳入郢王取妹季芈以出及奔郧鍾建負季芈以從明年事寧王將嫁季芈季芈辭曰所以為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以為樂尹（左傳） 列女傳白姬者白公勝之妻也白公死其妻紡績不嫁吳王聞其美且有行使大夫持金百鎰白璧一雙以聘以輜軿三十乘迎之將以為夫人大夫致幣白妻辭曰白公生之時妾幸得充後宮執箕帚今白公不幸而死妾願守其墳墓以終天年今王賜金璧之聘夫人之位非愚妾之所聞也且夫棄義從欲者污也見利忘死者貪也夫貪污之人王何以為哉妾聞忠臣不借人以力貞女不假人以色豈獨事生若此哉於死者亦然妾既不仁不能從死今又去而嫁不亦太甚乎吳王賢其守節號曰楚貞姬

論曰蔡姬對曰用婦人之言使日鄖吳之言其兒羅辱于漁

亦常師主意為師所忽細息媯為二夫而危二國振萬之侮

有自來矣[illegible]啓我[illegible]吳禍[illegible]絕[illegible]管[illegible]
之子入甚矣哉
楚選原[illegible] 清[illegible]
[illegible]也成王既立[illegible]臣為大子又欲立[illegible]職而
[illegible]之[illegible]求[illegible]若之何而[illegible]之[illegible]曰[illegible]江芊
而[illegible]成王之妹也[illegible]臣從之江芊怒曰呼(發聲也)役
夫宜君王之欲[illegible]汝而立職也[illegible]能[illegible]諸乎曰
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illegible]四十六年(文元年)冬
十月以宮甲圍成王王縊商臣立以其為大子之室與崇使為
大師且掌環列之尹(宮衛之官)穆王十年(文十一年)王伐麇敗之崇復伐
尚史 楚諸臣傳卷一十三 兲
麇至于錫穴莊王即位崇使公子燮與克守而伐舒蓼燮克作
亂死[illegible](下)
楚諸臣傳 鬬宜申(子西 仲歸附)
鬬宜申字子西為司馬事成王成王三十三年(僖二十一年)王執宋
公以伐宋使宜申如魯獻捷三十八年(僖二十六年)宜申及成得臣
滅夔以夔子歸宋叛我及成得臣伐宋圍緡四十年(僖二十八年)
及成得臣及[illegible]戰于城濮我師敗績初范巫矞似謂成王及
成得臣[illegible]申[illegible]二子皆將強死及是王思之使止成得臣曰
毋死不及[illegible]申宜申縊而縣絕王使適至遂止之使為商公
沿漢泝江將入郢王在渚宮下見之懼而辭曰臣免於死又有
讒言謂臣將逃臣歸死於司敗也王使為工尹(掌百工之官)穆王九
年(文十年)宜申又與仲歸謀弒穆王王聞之殺宜申及仲歸仲歸
子家(左傳)
鬬克 公子燮(鬬[illegible]附 鬬椒附)
克字子儀鬬氏族公子燮羋公子也[illegible]為申公成王三
十七年(僖二十五年)秦晉伐鄀(楚小國秦楚界)克及息公屈禦寇以申息之
師戍商密(鄀別邑)秦人過析(鄀邑)隈入而係輿人(入隈蔽之處係縛輿人詐為克析俘)
以圍商密昏而傅焉宵坎血加書偽與克及屈禦寇盟者(因[illegible])
商密人懼曰秦取析矣戍人反矣乃降秦秦囚克及禦寇以歸
及之秦歸克(左傳)穆王與莊王幼[illegible]克為師公子燮為傅(國語)元年
尚史 楚諸臣傳卷一十三 兲
(文十四年)令尹成嘉大師潘崇將襲羣舒使克及燮守而伐舒蓼克
燮作亂城郢使賊殺成嘉不克而還克燮以王出將如商密廬
戢黎及叔麇誘之遂殺克及燮[illegible]初克囚于秦秦有殽之役使歸求成成
而不得志公子燮求令尹而不得故作亂克之先有鬬
[illegible]武王克權使鬬緡尹之以叛圍而殺之遷權于那處使閻敖尹
之及文王即位與巴人伐申而驚其師巴人叛我而伐那處取
之遂門于楚閻敖游涌而逸文王殺之其族為亂巴人因之以
伐我(左傳)
鬬椒(子越 [illegible]晉)
鬬椒人曰子越椒字伯棼(亦作賁)鬬伯比之孫司馬子良之子也

初事成王成王四十六年僖二十八年城濮之役王使成得臣去宋得
臣不可使椒請戰晉遂敗我師于城濮穆王八年文九年使椒聘
于晉執幣傲晉叔仲惠伯曰是必滅若敖氏之宗莊王三年文十
六年庸人帥羣蠻以叛楚自石溪子貝名氏未詳自仞以伐庸遂滅庸
七年宣二年晉侯伐鄭椒救之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次于鄭以
待晉師晉趙盾曰彼宗競于楚殆將斃矣若敖氏也姑益其疾
乃去之令尹蔿呂臣卒鬭般為令尹椒為司馬蔿賈為工正賈
譖般而殺之椒為令尹賈為司馬九年宣四年椒又惡賈以若敖氏之族囚賈而
殺之遂處烝野將攻王王以三王之子為質焉弗受師于
漳澨與若敖氏戰于皋滸椒射王汰輈及鼓跗著于丁寧[illegible]又

射汰輈以貫笠轂兵車無蓋尊者[illegible]人[illegible]師懼退王使巡師曰
吾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伯棼竊其二盡於是矣鼓而進之
遂滅若敖氏初子良生椒其兄鬭穀於菟曰必殺之是子也熊
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諺曰狼子野心是乃
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穀於菟以為大慼及將死聚其族曰
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于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
不其餒而〔左〕椒子苗賁皇奔晉見晉傳

鬭成然子旗　薳居　許圍　蔡洧　常壽過　觀從

鬭成然是為蔓成然字子旗鬭韋龜之子也薳居大司馬薳掩
之族許圍楚大夫蔡洧蔡人常壽過越大夫也靈王之為令尹
也殺大司馬薳掩而取其室及即位奪薳居田遷許而質許圍蔡洧有
寵于王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王使與于守而行申之會常壽過戮焉王奪
鬭韋龜中犨又奪成然邑而使為郊尹成然故事蔡公故薳氏之
族及薳居許圍蔡洧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靈王十一年昭十二年
[illegible]于守而行明年羣喪職之徒啟常壽過
作亂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觀從者子玉觀起之子也
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蔡大夫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
我請試之以蔡公棄疾之命召公子比公子黑肱及郊而告之
情強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觀從使公子比食坎
用牲加書而速行盟若與棄疾盟以示[illegible]已徇于蔡曰蔡公召二子將納

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蔡人聚將執之辭曰失賊成
軍而殺余何益朝吳謂二三子公子眾釋之乃奉蔡公棄疾召二子而盟于
鄧依陳蔡人以國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棄疾蔓成然蔡朝吳
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遂殺大子祿及公
子罷敵公子比為王公子黑肱為令尹棄疾為司馬使觀從從師于乾
谿而遂告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劓師及訾梁而潰靈王縊于
申亥氏觀從謂公子比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比曰余
不忍也從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俟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
棄疾又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公子
比公子黑肱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illegible]

乎負國也可以無死眾怒如水火焉不可為謀又有呼而走至
者司衆至矣二子皆自殺棄疾即位是為平王使蔓成然為令
尹封陳蔡復遷邑召觀從王曰唯爾所欲對曰臣之先佐開卜
乃使為卜尹歸成然于三年懷棄成然既立平王不知度而求
無厭平王殺之後章為鄖公以無忘舊勳昭王十年定四年吳入
郢王奔鄖鄖懷將弒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
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讎詩曰柔亦不
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唯仁者能之違彊陵弱非勇
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動無令名非知也必犯
是余將殺女遂與弟巢以王奔隨吳之入郢也以班處宮公子

子山處令尹之宮夫槩王欲攻之懼而去之辛聞其爭宮也曰
吾聞之不讓則不和不和不可以遠征吳爭于楚必有亂有亂
則必歸焉能定楚十一年昭五年王入于郢賞辛巢及懷公子申
曰請舍懷也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左氏[illegible]公子申[illegible]曰君有
此吳[illegible]之暴臣罷其王曰夫[illegible]可責也或可幾
吾[illegible]之契或請于君[illegible]

白公勝　王孫燕　石乞　熊宜僚

白公勝大子建之子王孫燕其弟也鄭人之殺大子建也勝在
吳公子申欲召之葉公沈諸梁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
公子申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為不利舍諸邊竟使衛藩焉諸
梁曰周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殆

有私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
竟為白公勝請伐鄭公子申曰楚未節也言國新復政令未節不然吾不
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我救之與之盟勝怒曰
鄭人在此讎不遠矣勝自礪劍公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
自礪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為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公
子申申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楚國第我死令尹司馬
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illegible]
子申不悛淮南子屈建告石乞曰白公勝將為亂石乞曰不然[illegible]

家疑之日苟不難下其臣必不難高其君矣孔叢子墨子[illegible]
[illegible]
其徒石乞曰王與二卿士公子[illegible]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
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
從勝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之以劍不動勝曰不為利

諂不為威惕不懼人言以求媚者去之 [illegible]

[illegible]

人復慎勝敗之請以戰備獻許之遂作亂殺公子申公子結于朝而刼王公子申以袂掩面而死 [illegible] 公子結扶傑章以殺 [illegible]

人而後死石乞曰焚庫弒王不然不濟勝曰不可弒王不祥焚

庫無聚將何以守矣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患弗從 [illegible]

施惠公立兵公能…人不若焚之白公不聽九日葉公入…大

府之貨以予衆出高庫之兵以賊民國而攻之十有九日而弒

白勝欲以公子閭為王閭不可殺之而以王如高府 [illegible] 公沈諸

梁與國人攻勝勝奔山而縊其徒微之 [illegible] 生拘石乞而問白公

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 [illegible] 不言將烹乞曰

此事克則為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勝弟 [illegible] 奔

[illegible]

[illegible]

論曰 [illegible] 天職豺狼

性成唯人 [illegible] 天覆

厥宗其生狼子 [illegible]

吾之鬼其餒乎 [illegible]

可觀惜也 [illegible]

楚叛臣傳 屈巫 [illegible]

屈巫字子靈屈氏族是為巫臣也為申公初事莊王莊王十七年 [illegible] 冬王伐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遂傅于蕭蕭潰初莊王之討陳夏氏也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為淫淫為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若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夭子蠻殺御叔弒靈侯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

乎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公子側乃止王以與連尹襄老襄老死于邲不獲其尸其子黑要烝焉巫使道焉曰歸吾聘女又使自鄭召之曰尸可得也許言襄老之尸可得必來逆之姬以告王王問諸巫對曰其信知罃之父荀首成公之嬖也而中行伯荀林父之季弟也新佐中軍而善鄭皇戌甚愛此子其必因鄭而歸王子與襄老之尸以求之邲之役楚獲知罃晉獲公子穀臣與襄老之尸以歸鄭人懼于邲之役而欲求媚于晉其必許之王遣夏姬歸巫聘諸鄭鄭伯許之共王二年成二年將伐魯為陽橋之役使巫聘于齊且告師期巫盡室以行及鄭使介副使反幣而以夏姬行將奔齊齊師新敗曰吾不處不勝之國遂奔晉而因郤至以臣于晉晉人使為邢大夫

公子側請以重幣錮之王曰止其自為謀也則過矣其為吾先君謀也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蓋多矣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于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初圍宋之役也師還嬰齊請取于申呂以為賞田王許之巫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為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于漢王乃止公子嬰齊是以怨巫公子側欲取夏姬巫止之遂取以行側亦怨之共王即位嬰齊側殺巫之族子閻子蕩及清尹弗忌及襄老之子黑要而分其室嬰齊取子閻之室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側取黑要與清尹之室巫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惏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

爾罷于奔命以死巫請使于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于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九乘為小偏十五乘為大偏蓋留九乘車及一兩二十五人令吳習之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為行人于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嬰齊奔命成七年七年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嬰齊自鄭奔命嬰齊側于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于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于上國成八年八年晉使巫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立于池上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為虞對曰夫狡焉思啟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勇夫重閉況國乎明年公子嬰齊伐莒莒城惡眾果潰左傳

巫歿于晉卒不復

楚費無極傳

費無極　鄢將師

費無極鄢將師者楚之嬖臣也無極為太子建少師將師為右領並事平王蔡大夫朝吳有功于平王王寘諸蔡無極欲去之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于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又謂其上之人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亦難乎弗圖必及于難平王二年昭十五年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余唯信吳故寘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然而前知其為人之異也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翦其翼也伍奢為太子建

師無極為少師無寵欲譖諸王六年昭十九年無極逆建夫人于秦勸王取之是年夏王伐濮無極言于王曰晉之伯也邇于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寘太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明年無極言于王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自以為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使司馬奮揚殺太子建建奔宋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為患王使召之伍尚歸皆殺之蔡隱太子之子東國惡蔡侯朱之叔父也八年昭二十一年蔡侯朱來奔無極取貨于東國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于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愬于楚王將討蔡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故封其子有二心故廢之靈王殺隱太子其子與君同惡平侯東國隱太子之子蔡侯朱平侯之子也靈王殺隱太子平侯與公子比殺靈王故言與君同惡德君必甚又使立之亦可乎且廢置在君蔡無他矣無極與鄢將師比而惡郤宛昭王元年昭二十七年無極譖之于令尹囊瓦曰宛將為子不利囊瓦召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郤氏且爇之郤宛自殺盡滅郤氏之黨殺陽令終令尹陽匄子與其弟完及佗與晉陳晉陳人及其子弟晉陳之族呼于國曰鄢氏費氏自以為王專禍楚國弱寡王室蒙王與令尹以自利也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囊瓦病之秋九月囊瓦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于國謗言乃

論曰詩云哲婦傾城又曰取彼譖人投畀豺虎信矣二者之禍又深也然而行同於一身世執閉之曾不如哀姬無極雖亂連禍為其身之功也夫可以殺郤宛而獄靈侯殺夏南出孔儀投此匹婦又淫妖孽之宗也蒲朝吳出蔡侯朱逐太子建殺連尹奢及伍氏險詖之人也雖其婦則詩人所以有哲婦之終何耶

襄平李鍇鐵君編纂

陳諸臣傳

轅濤塗　轅選　轅僑　轅頗　轅買（宗豎附）

轅濤塗字宣仲為大夫事宣公宣公三十七年（僖四年）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及楚盟于召陵師退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于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于東方觀兵于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于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于陳鄭之間共其資糧屝屨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濤塗而伐陳冬復會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濤塗濤塗怨鄭申侯之反己于召陵故勸之城其賜邑曰美城之大名也子孫不忘吾助子請乃為之請于諸侯而城之美遂譖諸鄭伯曰美城其賜邑將以叛也申侯由是得罪宣公薨事穆公穆公薨事共公共公元年（僖二十九年）濤塗會晉王子虎晉侯之大夫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illegible]共公七年[illegible]會晉宋鄭伐秦取汪及彭衙[illegible]濤塗曰世孫曰轅僑[illegible]成公成公二十九年（襄[illegible]年）晉會諸侯同盟于[illegible]公[illegible]丁戊使轅僑如會求成秋僑及諸侯之大夫盟[illegible]公時有轅頗[illegible]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為己大器國人逐之頗出奔鄭道渴其族

轅咺進稻醴粱糗腶脯焉頗喜曰何給也對曰器成而具曰何不吾諫對曰懼先行閔公二十一年（哀十一年）轅買出奔楚有宗豎者亦陳人也出奔楚自楚復入于陳陳人殺之故買出奔楚（左傳）

論曰濤塗約小利[illegible]侯以令身執國討罪也[illegible]申侯賈友族復及之悖入者亦悖出天之道乎

陳鍼子　鍼宜咎

陳鍼子者陳大夫也事桓公桓公三十年（隱八年）鄭公子忽來逆婦嬀夏四月以媯氏歸鍼子送女先配而後祖（[illegible]）鍼子曰是不為夫婦誣其祖矣非禮也何以能育（忽先逆婦而後告廟故云）鍼子八世孫曰鍼宜咎當陳慶虎慶寅哀公二十年（襄二十四年）國人

討慶氏之黨宜咎出奔楚為楚箴尹（左傳）

賈獲　泰克

賈獲者為大夫事哀公哀公二十一年（襄二十五年）鄭伐我入之公扶其大子偃師奔墓遇司馬桓子（[illegible]）曰載余司馬桓子曰將巡城遇賈獲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公曰舍而母辭曰不祥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公使司馬桓[illegible]使其男女別[illegible]以待于朝鄭師[illegible]泰克者嬖人之貴者也亦事哀公哀公三十五年（昭八年）公縊死而楚[illegible]以殺[illegible]楚人將殺之克[illegible]輿馬玉不可既又請私于[illegible]加[illegible]

芊尹蓋

芊尹蓋者爲大夫事閔公閔公二十二年（魯哀十五年）楚伐吳公使公孫貞子（名未詳）及蓋弔焉及良（吳地）而貞子卒蓋將以尸入（聘禮賓死未將命則既斂于棺造于朝介將命）吳子使太宰嚭勞且辭曰以水潦之不時無乃廩然隕大夫之尸以重寡君之憂敢辭上介蓋對曰寡君聞楚爲不道荐伐吳國滅厥民人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無祿使人逢天之慼大命隕隊絕世于良廢日共積一日遷次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且臣聞之曰事死如事生禮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若不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也無乃不

可乎以禮防民猶或踰之今大夫曰死而棄之是棄禮也其何以爲諸侯主先民有言曰無穢虐士（虐士死者）備使奉尸將命苟我寡君之命達于君所雖隕于深淵則天命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吳人內之（左傳）

論曰禮者經文緯武之具也鐵子貫稱芊尹蓋執守大經雖變弗觸可謂知禮矣哀克綱紀故君義不亡楚國亡無亦其事君盡禮者與

洩冶

洩冶者爲大夫事靈公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于夏姬皆衷衵服（衵服近身衣）以戲于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左傳洩冶入諫曰使國人聞之猶可使仁人聞之則不以 故 傳曰君說于洩冶而殺之亂君也公殺洩冶而卿大夫陳從）

逢滑　太宰嚭

逢滑者陳大夫嚭陳太宰也吳之入楚也懷公新立吳使召公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國人從田無田從黨（不知所與故從所居田在西者居右在東者居左無田者從黨而立）逢滑當公而進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棄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況大國乎臣聞

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爲土芥是其禍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于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公從之（左傳）懷公卒閔公即位閔公八年（哀元年）吳夫差克越乃修舊怨秋八月侵陳斬祀殺厲師還出竟太宰嚭使于師夫差謂行人儀曰是夫也多言盍嘗問焉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者則謂之何太宰嚭曰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二毛今斯師也殺厲與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曰反爾地歸爾子則謂之何曰君王討敝邑之罪又矜而赦之師與有無名乎（禮記）

論曰洩冶直諫淫亂之朝以殺身左氏引孔子之言以斷之曰

詩云民之多辟毋自立辟其洩治之謂乎嗟乎此非聖人之[illegible]
也信然則龍逢比干申徒狄之無貴于前聞矣宜泄專殺者乎
之諫而死之是殊春秋顧若是戾乎陳自哀公叛晉以隸楚者
勢使然也及攺合于吳則一二傳而國亡水不生魚而魚賴水
以生勢之謂也然則逢滑之議其為碩畫乎抑之詩曰遠猶辰
告嗚乎辭之不遠臧其敗也

慶虎慶寅 袁榮附

慶虎慶寅者並執政大夫也事哀公哀公三年襄七年楚圍我晉
會諸侯于鄬以救我國人患楚虎與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
往而執之楚人從之[illegible]公子會曰楚人執公子黃
[illegible]陳蔡曹莒邾諸臣傳卷二十四[illegible]
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公逃歸十六年襄二
十年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蔡人殺之慶虎慶寅訴公子黃之偪
于楚曰黃與蔡司馬公子燮同謀楚人以為討公子黃出奔楚十
九年襄二十三年公如楚公子黃愬二慶于楚楚人召之使慶樂
往殺之慶氏以陳叛楚屈建從公圍陳陳人城板隊而殺人
役人相命各殺其長[illegible]遂殺慶虎慶寅[illegible]

陳諸公子傳 大子免 大子御寇 [illegible]
大子偃師 公子留 公子勝附

大子免桓公大子也桓公三十八年桓五年公疾病弟佗殺大子
免而代之大子御寇[illegible]宣公二十一年莊二十一年閑
人殺大子御寇公子完與顓孫奔齊[illegible]完為工正
完字敬仲厲公之子也見齊傳大子偃師者哀公大子也哀公
元妃鄭姬生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
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illegible]哀公三十五年昭八年
公子招公子過殺大子偃師[illegible]公疾[illegible]使大夫于徵
[illegible]楚人執于徵師而殺
之公子留奔鄭[illegible]公子過見亂臣傳

陳亂臣傳 公子佗

公子佗字五父文公之子也弟桓公桓公二十七年隱五年鄭請
成于我公不許佗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君其許鄭公曰宋
陳蔡曹莒邾諸臣傳卷二十四[illegible]
衛實難鄭何能為遂不許[illegible]二十九年隱七年
及鄭平佗如鄭涖盟[illegible]十二月[illegible]如志[illegible]曰五
父必不免不賴盟矣三十八年桓五年公疾病佗殺大子免而代
之為厲公元年桓六年蔡人殺佗立厲公厲公蔡出也傳左

公孫寧 儀行父

公孫寧儀行父皆為大夫事靈公靈公四年文十七年宋弒昭公
公孫寧及諸侯伐宋[illegible]公孫寧儀行父通于夏姬大夫洩
冶諫十四年宣九年寧行父殺洩冶十五年宣十年夏徵舒弒靈公
寧行父奔楚明年楚入陳殺夏徵舒納寧行父于陳成公十年
[illegible]公孫寧[illegible]是為孔寧傳左

公子招　公子過　附孔奐

公子招哀公母弟公子過亦哀公弟也招為哀公司徒哀公二十八年 昭八年 招會諸侯之大夫于虢 三十五年 昭八年 公有廢疾招過殺太子偃師而立公子留公縊招歸罪于過而殺之冬十月楚滅陳執招放之于越殺孔奐孔奐者陳大夫招之黨也 左傳

陳逆臣傳　夏徵舒　附夏齧

夏徵舒字南御叔之子母曰夏姬鄭穆公之女也徵舒祖子夏名少西是為少西氏徵舒為大夫事靈公御叔死夏姬通于靈公及公孫寧儀行父 左傳 國人賦株林澤陂以譏之 詩 靈公十五年 宣十年 公與寧行父飲酒于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廄射而殺之十六年 宣十一年 楚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于少西氏遂入陳殺徵舒轘諸栗門以夏姬畀連尹襄老襄老死其子黑要烝焉後巫臣聘之以奔晉徵舒之孫曰夏齧仕而[illegible]事惠公為大夫惠公十一年 昭二十三年 吳伐楚州來我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敗之于雞父獲夏齧 左傳

論曰母過亂門陳之末世亂也甚乎徵舒弒逆楚殺陳招過為難遂乃滅之杜預謂孔儀能定亡君之嗣靈公成喪賊討國復功足補過於戲義利棄而子奪非君子且能乎

蔡諸臣傳

公子燮　公子履

公子燮[illegible]侯之子公子履其母弟也燮為司馬事景侯景侯二十七年 襄八年 [illegible]夏五月諸侯會于邢邱鄭獻燮于會既而[illegible] 初文侯欲事晉不果而卒景侯楚使蔡無[illegible]從夫復[illegible]以利終[illegible]人殺[illegible]履出奔楚 左傳

公子朝　公子歸生　朝吳

公子朝者故大師也其子公孫歸生字子家又曰聲子為大夫與景侯子朝與楚伍參友故歸生與參之子伍舉亦相善伍舉娶于王子牟景侯四十五年 襄二十六年 子牟亡伍舉奔鄭將遂奔晉歸生將如晉遇之于鄭郊班荊相與食而言復故歸生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歸生通使于晉還如楚令尹屈建與之語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屈建曰夫獨無族姻乎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湯所以獲天福也[illegible]之治民

若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為之
加膳加膳則飫賜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徹
樂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
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于四方而
為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子儀之亂析公奔
晉（見文十四年）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為謀主繞角之役晉將遁矣
析公曰楚師輕窕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
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于桑
隧獲申麗而還（見成六年八年）鄭于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
之為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大夫不善是也（雍子事無考）雍子

奔晉晉人與之鄐以為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于靡角之谷晉
將遁矣雍子發命于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
蒐乘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楚師宵
潰（見成十八年）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見襄元年）楚失東夷子辛
死之則雍子之為也子反與子靈爭夏姬而雍害其事子靈奔
晉晉人與之邢以為謀主扞禦北狄通吳于晉教吳叛楚教之
乘車射御驅侵使其子狐庸為吳行人焉吳于是伐巢取駕克
棘入州來楚罷于奔命（見成七年）至今為患則子靈之為也若敖之
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見宣四年）以為謀主鄢陵之役
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

族而已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欒范易行以誘之中行二郤
必克二穆（子重子辛皆穆王子）吾乃四萃于其王族必大敗之晉
人從之楚師大敗（見成十六年）王夷師熸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
諸侯則苗賁皇之為也屈建曰是皆然矣歸生曰今又有甚于
此椒舉娶于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
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今在晉矣晉人
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為患屈建懼言諸王
益其祿爵而復之歸生使椒鳴逆之（見昭元年伍舉為公子圍介以楚王而復之）
（襄二十六年）襄二十七年宋向戌弭諸侯之兵歸生會諸侯之大夫于宋秋
七月盟于宋景侯弒事靈侯靈侯二年（昭元年）歸生會諸侯之大

夫于虢尋宋之盟也歸生子曰朝吳楚靈王之滅蔡也使公子
棄疾為蔡公楚殺君者在蔡事吳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
試之召公子干公子晳及郊入襲蔡觀從于蔡曰蔡公召二子將納
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蔡人聚將執之觀從曰失賊
成軍（[illegible]）而殺余何益乃釋之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
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且違上（謂上）
（蔡公）何適而可眾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盟于鄧以入楚靈王
死平王即位復封陳蔡吳于蔡費無極害吳欲去之謂之曰王
唯信子故處子于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
又謂其上之人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

其上不亦難乎弗圖必及于難平侯二年 昭十三年 蔡人逐吳 吳出奔鄭左傳

論曰變規事晉而死左氏以為不從民欲未足以服變也民不可與圖始而可與樂成例亦有之楚之在中國也然蔡之事楚自哀至昭幾二百年不改以此而欲一日絕楚從晉而盟於楚不亦難哉若何有于變宜其死也歸生雖逐而獲以歸反乃治之然其不易以華楚非僅為樂游說也若變不度而使自衛擴辟內向我有材而人用之楚之不亡幸爾

世子有 靈侯子

世子有是為隱太子靈侯太子平侯廬之父也靈侯十二年 昭十一年 [illegible] 楚滅我用世子有于岡山 昭傳 平侯即位謚曰隱故曰隱太子

公子元 公子乾 昭侯子

公子元公子乾並昭侯之子也昭侯如楚三年止之及歸遂如晉以元為質而請伐楚晉辭復以乾為質于吳及吳伐楚蔡從于柏舉遂入郢 左傳

公子駟 公孫獵

公子駟公孫獵並蔡大夫昭侯二十五年 哀元年 蔡昭侯請遷于吳中悔明年吳使來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昭侯殺駟以說遂遷于州來而放獵于吳獵駟之黨也 左傳

公孫翩 公孫辰 公孫姓 公孫霍 一

文之 錯明

公孫翩公孫辰公孫姓 音生 公孫霍並蔡大夫當昭侯昭侯二十六年 哀二年 吳既遷蔡于州來二十八年 哀四年 昭侯又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 音懲 楚 [illegible] 也 公孫翩逐而射之入于家人而卒以兩矢門之大夫文之錯後至曰如牆而進多而殺二人錯執弓而先翩射之中肘錯遂殺翩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霍辰出奔吳公孫姓或作公孫生 生音 [illegible] 公孫霍又曰公孫盱 [illegible]

曹諸臣傳

僖負羈

僖負羈曹大夫也事共公晉公子重耳之來也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于諸侯得志于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飧寘璧焉公子受飧反璧已而公子入立是為文公共公二十一年（僖二十八年）晉伐我入之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且曰獻狀令無入僖負羈之宮魏犨顛頡爇僖負羈氏文公舍魏犨殺顛頡以徇于師（左傳）

侯獳

侯獳者共公之豎也共公二十一年（僖二十八年）晉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遂侵曹伐衛衛人出衛侯春三月晉入曹執公既而私許復曹衛衛侯復而公未反冬晉文公有疾獳貨筮史使曰以曹為解齊桓公為會而封異姓今君為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文公說遂復公（左傳）

公子欣時 子臧（公孫會附）

公子欣時（公羊作喜時）字子臧宣公庶子宣公十七年（成十三年）公薨于師國人俾欣時逆喪成公遂殺大子而自立宣公既葬欣時將亡國人皆將從之成公乃懼告罪且請焉欣時乃反而致其邑（[illegible]）成公二年（成十五年）晉侯討我執成公歸于京師諸侯將見欣時于王而立之欣時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三年（成十六年）國人請成公于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欣時反成公歸欣時盡歸其邑與卿而不出（[illegible]）其後曰公孫會悼公二年（昭二十年）[illegible]（左傳）

公孫彊

公孫彊曹鄙人也好弋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于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為政必去之及伯陽即位好田弋彊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為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彊言霸說于伯陽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于其郊曰黍丘揖丘大城鍾邘遂滅曹執伯陽及彊以歸殺之（左傳）

論曰子臧同氣貴富乃辭逆性成讓節何殊絶也承天子[illegible]諸侯[illegible]國人而君曹[illegible]達節可也侯獳知權君子與之若夫共公玩寵負羈不用[illegible]之[illegible]以私之準諸臣節有未盡

莒諸臣傳

苑羊牧之 附烏存

苑羊牧之莒大夫也事共公共公八年昭二十二年齊北郭啓帥師伐我公將戰苑羊牧之諫曰齊帥賤其求不多不如下之大國不可怒也弗聽敗齊師于壽餘莒地齊侯伐我公行成遂如齊盟國人于是大惡公明年大夫烏存帥國人以逐之公將出烏存執殳而立于道左懼將止死苑羊牧之曰君過之烏存以力聞可矣何必以弒君成名遂奔魯左傳

論曰莒國小又居[illegible]有苑牧之諫[illegible]松柏乎材無不具惟大匠顧耳

而未[illegible]

莒叛臣傳 牟夷

牟夷莒大夫也事著丘公著丘公五年昭五年夏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莒邑三叛人之一也秋我討魯不設備魯敗我于蚡

莒亂臣傳 公子鐸 蒲餘侯茲夫 公子意恢

公子鐸公子意恢並莒公子蒲餘侯茲夫莒大夫也著丘公十四年昭十四年秋公薨于郊公即位郊公惡公子鐸而善于意恢茲夫茲夫惡意恢而善于著丘公之弟庚輿郊公弟公子鐸因茲夫而與之謀曰爾殺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輿許之冬十二月茲夫殺意恢郊公奔齊公子鐸逆庚輿于齊齊隰黨公子鉏送之左傳

惧法意也以亂君為黨故書名惡之說非是邾公父死不忍成
有之君且其身且出于立弟遂君專殺鍾與其夫為亂非意旅
何罪乎經書莒以名
逐坐以惡者為得也

莒逆臣傳　大子僕　展輿　邵敖　皆附　公子成附

大子僕者紀公庶其之子也紀公生僕又生季佗而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于其國僕因國人以弒紀公以其寶玉奔魯展輿者犂比公之子也犂比公生去疾（郊公也書）及展輿既立展輿又廢之犂比公虐國人患之犂比公三十五年（一作襄三十一）展輿因國人以攻公弒之乃自立而奔齊公子狄明年犂公子召去疾于齊齊納去疾展輿奔吳是年春魯伐莒取鄆因我亂鄆田于是務婁瞀胡及公子滅明以大厖與常儀靡奔齊（大厖常儀靡莒二邑）二子皆展輿之黨也（左傳）

莒列女傳　紀陵婦

紀陵婦莒人也共公殺其夫也為嫠及老託于紀障（莒邑）紡焉以度而去之（以所紡纑度城之高）及齊師伐莒共公奔紀障齊使孫書伐之師至陵婦投纑于外或獻諸孫書書使師夜縋而登登者六十人縋絕師鼓噪城上之人亦譟公懼啟西門而出齊師入紀（左傳）障曰民猶水水所以載舟亦以覆舟是故民雖弱衆可畏也若紀障者匹婦而可以亡城衆猶未也慎之哉

邾諸臣傳

公子叔術　鮑廣父　梁買子　臧氏母附

公子叔術者邾顏公之弟或曰孝公子也（何休）當顏公時邾女有為魯夫人者生孝公（公羊以邾婁女為魯夫人未知其為武公夫人不知孝公者……）孝公幼顏公淫九公子于宮中因以納賊臧氏之母養公者必以其子入養聞有賊以其子易公抱公以逃賊至湊公寢而弒之臣有鮑廣父與梁買子者聞有賊趨而至臧氏之母曰公不死也在是吾以吾子易公矣于是負孝公之周愬天子天子為

之誅顏公而立叔術反孝公于魯顏夫人者嫗盈女也國色也其言曰有能為我殺殺顏者吾為其妻叔術為之殺殺顏者而以為妻有子焉謂之盱夏父者其所為有于顏者也（注為顏公夫人時所生也）盱幼而皆愛之食必坐二子于其側而食之有珍怪之食盱必先取足焉夏父曰以來（言以來物）人未足而盱有餘（人夏父自）叔術覺焉曰嘻此誠爾國也夫起而致國于夏父夏父受而中分之叔術曰不可三分之叔術曰不可四分之叔術曰不可五分之然後受之（公羊昭三十一年傳）

公孫鉏　徐鉏　邴豫　茅地附

公孫鉏徐鉏邴豫茅地並邾大夫（杜注）公莊公二十二年十三（昭二）

春正月我城翼邑 以 還將自離姑 亦邾邑從離姑則道經魯武城 公孫鉏曰
魯將御我欲自武城還循山而南徐鉏邱弱茅地曰道下遇雨
將不出是不歸也遂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斷其後之木而弗
殊我師過之乃推而蹶之遂取我師獲鉏弱地莊公時又有羊
羅者邾人羊之後 人號稱我衆之邾人將闔門羊羅攝其首焉 門
者首 遂入邾 左傳 也

茅夷鴻

茅夷鴻者邾大夫茅成子也 茅邾邑成子其謚也 隱公十八年 哀七年 秋魯
伐我入及范門 邾郭門 猶聞鐘聲 邾不設備也 大夫諫不聽茅夷鴻請告於
吳不許曰魯擊柝聞于邾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于我且

國內豈不足夷鴻以茅叛魯師入以公歸囚諸負瑕夷鴻以束
帛乘韋自請救于吳曰魯弱晉而遠吳馮恃其衆而背君之盟
辟君之執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
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盟于鄫衍 鄫衍不書 盟經 秋而背之成求而
不違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
百乘君之私也以私奉貳唯君圖之吳子從之明年伐魯乃
歸八
邾叔術漢閔公羊賢之諱者遂以犯王命嬰嫂殺魯大夫為
罪不足而功有餘何其乖也大頃公爾歡行天子誅之以立叔
術則別爲行次大夫授紅殺人以肆淫謙國以干命賢者固

若是乎茅成子當興亂君亡國之際而卒復之錢其發句存爭
烈矣公孫鉏乃亦有謀信乎國無小也

邾叛臣傳 濫北 黑肱

庶其黑肱並邾大夫悼公四年 襄二十一年 庶其以漆閭邱奔魯莊
公三十年 昭三十年 黑肱以濫奔魯是為三叛人之二也 左傳

吳諸臣傳

襄平李鍇鐵君甫纂

屈狐庸

屈狐庸楚巫臣之子也巫臣亡奔晉自晉使于吳其子狐庸以為吳行人初事壽夢 [illegible] 使狐庸 [illegible] 通吳晉之路

趙武問焉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 [illegible] 天似啟之何如對曰不立是二王之命也 [illegible] 非啟季子也若天所啟其在今嗣君乎甚德而度德不失民度不失事民親而事有序其天所啟也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

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 [illegible]

伍員

伍員字子胥楚大傅伍奢之少子也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不受賞未至吳而疾止中道

乞食 [illegible]

[illegible] 至吳吳王僚方用事公子光為將乃因公子光以求見 [illegible]

[illegible]

于王僚公子光曰是 [illegible] 而欲以其讎不可從也員曰 [illegible]

乃也心余姑為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見鱄設諸焉而耕于鄙

[illegible]

其二子以血舋成二鉤以獻于闔廬鉤師向鉤而呼二子之名吳
鴻扈稽兩鉤俱飛著父胷[illegible]越絕書吳王闔閭問伍子胥以為
上客曰聖人前知千歲後覩萬世深問其國世得無衰極子胥曰
口誦說吾于邦其不長王其圖之臣始入邦伏見衰亡之證當
為吳邑命之[illegible]從工數空于曰何以言之子胥曰王食魚肉坐
而有死役訪之臣將不久吳越為一同俗并土兩邦同城相
之門戶[illegible]在于斯必將[illegible]也山將無為[illegible]

闔廬三年昭三十王闔閭問于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為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于是乎始病九年定四吳伐楚五戰及郢遂入郢左傳[illegible]闔廬攻郢[illegible]以退乎子胥對曰[illegible]人[illegible]欲而止[illegible]

無極者以其不仁也不如乘之以沈[illegible]闔廬與判大臧[illegible]柄衆大怖之[illegible]郢五敗荆人闔廬之臣五人進諫曰[illegible]入[illegible]王之利也王其[illegible]乎五人將[illegible]闔廬[illegible]之[illegible]子[illegible]子胥而問[illegible]子胥曰五臣者[illegible]也夫五敗之人[illegible]若[illegible]其[illegible]少[illegible]遂入郢南至[illegible]江[illegible]至[illegible]里皆取于吳[illegible]之[illegible]入郢燒高府之粟破九龍之鍾[illegible]王之[illegible]宮[illegible]任子胥[illegible]父死而不死非父之子[illegible]也[illegible]計也與吾死而不[illegible]明不[illegible]天地以成名[illegible]

[illegible]

取楚攻又師于沂夫槩先歸自立為王闔廬乃釋楚而歸春秋定五

其父者子歌腐中人還吳兵十九年定十四年吳伐越句踐禦之闔
越逆吳罷同退[illegible]不足戰[illegible]吳越春秋吳王為太子波聘齊女齊
廬傷將指卒子夫差即位女死太子亦病死闔廬謀可立者夫
[illegible]

夫差二年哀元伐越敗之于夫椒遂入越句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行成於夫差將許之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若滋去疾莫如盡昔

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為仍牧正惎澆能戒之惎毒也戒備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方十里為成五百人為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諜澆諜間也使季杼誘豷季杼少康子豷澆弟也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食消也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

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 申胥諫曰不可[illegible]成

許也夫越非實忠心好吳也又非懾畏吾甲兵之彊也大夫種勇

而善謀將還玩吳國于股掌之上以得其志夫固知君王之蓋

威以好勝也故婉約其辭以從逸王志使淫樂于諸夏之國以

自傷也使吾甲兵鈍弊民人離落而日以憔悴然後安受吾燼

夫越王好信以愛民四方歸之年穀時熟日長炎炎及吾猶可以

戰也為虺弗摧為蛇將若何[illegible]成越盡句踐與吳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王為其[illegible]

[illegible]越使大[illegible]入[illegible]

[illegible]之越[illegible]日行成[illegible]

[illegible]吳引兵而去句踐[illegible]入吳[illegible]孤句踐

[illegible]將士衆入為[illegible]有吳[illegible]子胥大[illegible]

[illegible]若夜[illegible]天以賜吳[illegible]天乎臣[illegible]

君王急剖之[illegible]吳王[illegible]

飲溢者食有餘越南火吳北水[illegible]王何[illegible]吳伐[illegible]

道逢大風車敗馬失[illegible]

騎士墮死匹馬啼[illegible]十二年 一哀十一年 吳將伐齊句踐率其衆以朝

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員懼曰是豢吳也夫諫曰

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于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

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于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為沼

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曰

其有顛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邑是商所以興

也今君易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 國語吳王既許越成將

伐齊申胥諫曰[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其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人不可親也夫使于齊屬其子于鮑氏為王

孫氏反役王聞之賜之屬鏤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檟檟可材也

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也 左傳 吳王還自伐齊乃訊申

胥曰大夫老而又不自安恬逸而起以念惡出則罪吾衆撓亂百度

以妖孽吳國今天降衷于吳齊師受服孤豈敢自多先王之鍾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又曰抉吾眼縣吾東門以觀越之入滅吳也乃自剄死王聞之大怒乃取員尸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吳人憐之為立祠于江上因命曰胥山[illegible]
雜家有伍子胥八篇兵技巧十篇圖一卷[illegible]

鱄設諸 附要離

鱄設諸[史記作專諸]堂邑人也伍員之亡楚而入吳也知鱄設諸之能[illegible]
吳王僚知公子光將有內志乃進鱄設諸于公子光光既得鱄設諸善客待之[史記]楚平王死王僚欲因楚喪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使公子札聘于上國及楚師[illegible]吳師不能退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告鱄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illegible]
鱄設諸曰王可弒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光曰我爾身也遂伏甲于堀室而享王王使甲坐于道及其門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鈹羞者獻體改服于門外執羞者坐行而入執鈹者夾承之及體以相授也光偽足疾入于堀室鱄設諸置劍于魚中以進抽劍刺王鈹交于胷遂弒王光以其子為卿[illegible]

[illegible]

曰行非義也人有三惡何面目以視天下士遂投身于江未絕從者出之要離曰吾寧能不死乎乃自斷手足伏劍而死（按韓詩外傳略同○按吳有公子慶忌當時人甚畏之蓋非王僚之子且闔閭謀弒時身論曰正可殺也毋老子弱是無要離殺慶忌之事矣太史公傳刺客而無要離有所見夫）

論曰貞志報楚欲假手句吳以復父讎于是進專諸而成吳亂不得以任主律之也嗟夫當其亡也俶悅泣血夙夜西來決于一遇所甘心也迨平卒昭立天去其疾非其狠志奮迅誰能入之洞乎未塗口舌殺身竊戟不難于動天地而不能悟逝主匹夫不難于覆萬乘而坐困于讒賊悲哉吳之蔚猶楚之費也

洩庸　申叔儀

洩庸吳大夫也初楚為蔡使羅于江汝之間蔡不可請遷于吳

夫差二年（哀二年）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衆知之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哭而遷墓蔡遂遷于州來申叔儀吳大夫也從識魯公孫有山氏夫差十四年（哀十三年）黃池之會也叔儀乞糧于有山氏曰佩玉繠兮余無所繫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言但得視之而已服飾無以繫而雖有酒不得飲也）對曰粱則無矣麤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軍中不得出糧故為私隱庚西方主穀癸北方主水也）（左傳）

叔孫輒　公山不狃（附王犯）

叔孫輒字子張公山不狃字子洩故皆魯人也奔吳事夫差魯入邾以邾子益來邾茅成子請救于吳吳將伐魯王問于叔孫輒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託也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輒病之王問于子洩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讎也夫魯齊晉之脣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為夫差九年（哀八年）吳伐魯不狃率故道險從武城初武城人或有因于吳竟田焉拘鄫人之漚菅者曰何故使吾水滋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王犯亦吳大夫嘗為武城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故魯人惡及我盟而還（左傳）

王孫雄

王孫雄（吳語作公孫雄）吳大夫也夫差會晉于黃池也越敗太子友獲吳吳晉爭長未成邊遽乃至（遽傳也）以越亂告王懼合大夫而謀曰越為無道背其盟會而歸與會而先晉孰利王孫雄曰危事不齒雄敢先對二者莫利無會而歸越聞章矣民懼而走遠無正就彼宋徐夷曰吳既敗矣將夾溝而麋我我無生命矣會而先晉晉既執諸侯之柄以臨我將成其志以見天子吾須之不能去也必會而先之王乃步就雄曰先之圖之將若何雄曰子其無疑吾道路悠遠必無有二命焉可以濟事不可以為安可以為存則不可以為亡貴知天吳之長死而欲

富貴以長沒也與我同雖然彼近其國有遷我絕慮無遷（言吾有遷）退我道遠無以退也彼豈能與我行此危事也哉事君勇謀于此用之今夕必挑戰以廣民心請王厲士以奮其朋勢勸之以高位重畜備刑戮以辱其不厲者令各輕其死彼將不戰而先我我既執諸侯之柄以歲之不獲也無有誅焉而先罷之諸侯必說既而皆入其地王安挺志也（挺寬也）一日惕一日留（惕疾留徐也）以安步王志必設以此民也封于江淮之間乃能至于吳王許諾昏戒令秣馬食士夜中服兵擐甲為帶甲三萬以勢攻雞鳴乃定既陳去晉軍一里王親秉枹鼓三軍皆譁釦以振旅（譁釦讙呼也）晉師大駭不出令董褐請事約吳去王稱公吳許諾乃會先吳既會

越聞愈章乃命雄先與勇獲（越大夫）帥徒師以為過賓于宋焚[illegible]吳又七年越圍吳王使雄行成于越曰昔者上天降禍于吳得罪于會稽今君王其圖不穀不穀請復會稽之和越王弗忍欲許之范蠡不可雄曰子范子先人有言曰無助天為虐助天為虐者不祥今吾稻蟹不遺種子將助天為虐不忌其不祥乎[illegible]請反辭于王越遂滅吳（吳語）

王孫苟　彼雒

王孫苟吳大夫也為司馬吳再伐齊苟為左校敗齊師于艾陵（[illegible]）既退于黃池使苟告勞于周曰昔者楚人為不道不承共王事以遠我一二兄弟之國吾先君闔廬不貰不忍被甲帶劍挺鈹搢鐸以與楚昭王毒逐于中原柏舉天舍其衷楚師敗績王去其國（[illegible]）遂至于郢王總其百執事（[illegible]）以奉其社稷之祭其父子兄弟不相能夫槩王作亂是以復歸于吳今齊侯任不鑒于楚又不承共王命以遠我一二兄弟之國夫差不貰不忍被甲帶劍挺鈹搢鐸遵汶伐博簦笠相望于艾陵天舍其衷齊師還夫差豈敢自多文武實舍其衷歸不稔于歲（自伐齊之明年不歲飢而復出師）余沿江泝淮闕溝深水出于商魯之間以徹于兄弟之國夫差克有成事敢使苟告于下執事王答曰苟伯父命女來明紹享余一人若余嘉之昔周室逢天之降禍遭民之不祥余心豈忘憂恤不唯下土之不康靖今伯父

曰戮力同德伯父若能然余一人兼受而介福伯父多歷年以沒元身伯父秉德已侈大哉[illegible]被離者亦吳大夫也吾伯嚭之[illegible]被離承宴問伍員曰何見而信[illegible]員曰吾之怨[illegible]被離曰君之言外也豈有內意以決疑乎吾觀[illegible]之為人鷹視虎步不可親也員不然其言與伯[illegible]諧貫[illegible]大夫若大若讓員其歸[illegible]界越渡江淮[illegible]之恩故至此吾非[illegible]何如[illegible]

召問之荀曰臣恐王十日子以戎殺子胥為重乎非於辭以殺之乃齊脅國寡人也荀曰臣聞人君者必有敢諫之臣在上位者必有敢言之交夫子胥先王之臣 也不忠不信不仁為前王臣王喟然悔欲殺辭荀曰不可殺辭是二子胥也（吳越春秋 春秋作王孫駱而無王孫雄駱事與雄同又有公孫聖占夢事荒誕不經故不采入）

孫武

孫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于吳 闔廬（吳越春秋孫子名武吳人也善為兵法辟隱深居世莫知之一日與吳王論兵七薦孫子於吳王為孫子問以兵法每陳一篇不知口之稱善）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 可以婦人乎對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每女得百八十人武分為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為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武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 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即三令五申之于是鼓之右婦人大笑武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武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武曰臣既已受命為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為隊長于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于是武使使報王曰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武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于是闔廬知武能用兵卒以為將西破強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武與有力焉（漢書藝文志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圖九卷）

按孫武事吳外大 [illegible]

論曰黃池之會夫差 [illegible]

[illegible]

吳公子傳 季札

[illegible] 吳王壽夢之少子也 [illegible] 四人札最少而賢壽夢欲立之 [illegible]

[illegible] 以成曹君 [illegible]

[illegible]

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為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請觀于周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為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為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

遺風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

之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其出聘也通嗣君也故遂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于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乃適鄭見國僑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僑獻紵衣焉謂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荊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于戚聞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辯猶爭也）必加于戮夫子獲罪于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于幕上君猶在殯而可以

樂乎孫林父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武韓起魏舒曰晉國其萃于三族乎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于難札未返閽餘祭弟餘眛即位餘眛十七年薨子僚即位王僚十二年（昭二十七）年使札聘于上國遂聘于晉以觀諸侯夏四月公子光弒王僚自立是為闔廬札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僚墓復位而待（左氏公羊闔廬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曰爾弒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為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札初適齊其反也其長子死葬于嬴博之間孔子曰延

氏季子吳之習于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于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掩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于禮也其合矣乎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君曰先君無命孤不敢愛封 [illegible] 人歌之曰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脫千金之劍兮帶丘墓 [illegible] 夫差十一年 [illegible]

公子結伐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結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為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 [illegible]

[illegible]

公子[illegible]

[illegible]

尚史　吳越諸臣傳卷二十五

[illegible] 楚靈王以諸侯伐我我敗遂啟疆于鵲岸靈王以 [illegible] 至于羅汭餘昧使蹶由犒師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于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為之備尚克知之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滋敝邑休怠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馮怒虐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吳知所備矣敝邑雖羸若早脩完其可以息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為一人使臣獲釁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為吉孰大焉國

之守龜其何事不卜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邲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乃弗殺楚師濟于羅汭觀兵于坻箕之山無功而還以蹶由歸 左傳□□作□傳泄衛蹶融 公子黨亦摯公子嘗樊時[illegible]亦為楚所獲見世家

公子掩餘　公子燭庸

公子掩餘公子燭庸並餘昧之子王僚之弟也王僚八年 昭二十三年 [illegible] 敗楚師于雞父十二年 昭二十七年 吳伐楚使掩餘燭庸帥師 [illegible] 此時也不可失也遂弒王僚掩餘奔徐燭庸奔鍾吾闔廬三年 [illegible] 闔廬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掩餘 [illegible] 奔楚楚

邪王大封而定其徙使居養且城之取于城父與胡曰以與[illegible]將以害吳也闔廬怒執鍾吾子滅徐左傳

大子諸樊　大子終纍　附子山

大子諸樊吳子乘諸樊不容王僚之子復名諸樊恐誤王[illegible]也闔廬當取祖號以爲氏此以爲名或循故事也僚之子也然故大子建之母在鄖召吳人而啓之王僚八年昭二十三年大子諸樊入鄖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以歸大子[illegible]之子夫差之兄也闔廬十一年定六年大子終纍敗楚舟師獲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惕終纍蓋亦闔廬之子死故夫差得[illegible]又有子山者亦闔廬之子也

大子友　王子地　王孫彌庸　壽於姚附

大子友夫差之子也夫差十四年哀十三年夫差會晉[illegible]於黃池越句踐伐我為二隧疇無餘謳陽自南方先及郊大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三子皆吳大夫自泓上觀之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彌庸父為越所獲故姑蔑人得其旌旗姑蔑越也不可以[illegible]大子[illegible][illegible]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illegible]戰[illegible]獲疇無餘[illegible]獲大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illegible]

[illegible]

公子慶忌

公子慶忌亦吳公子也王僚之子亦曰慶忌蓋緣此而誤[illegible]夫差時驟諫曰不改必亡弗聽出居于艾吳邑遂適楚聞越將伐吳二十一年哀二十年冬請歸平越遂歸欲除不忠者以說于越國人殺之左傳

論曰延州來季子賢公子也史遷引仲尼之言曰其仁心慕義無窮何其閎覽博物君子也蓋嘗深予之矣雖然有獻數焉王壽夢知季子賢欲傳國季子讓諸樊餘祭兄弟相次欲以及之闔尊承父志矣季子終已不立何耶大伯仲雍逃之荊蠻舍歷不讓重大命也詩人咏之曰因心則友則友其兄是未嘗以讓兄位而矯之為疑也季子有間于季歷乎且王僚不義諸樊以

援闔廬篡逆宜正厥罪力有不勝告諸天王執之伯主可也而先後無聞焉抑又何耶閭關歷聘纂事若素父母宗國皆棄謂加將觀近而獨遠抑泰伯蹤之邪雖然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父子兄弟篡弒擾奪者踵相接乃季子獨矯之雖達節有孫夫之子而[illegible]臧之義良無後夫季子賢公子也蹶由執楚正言無怯與抗適中而無撓焉亦可尚也

吳叛臣傳　夫槩

夫槩者闔廬之弟也闔廬九年定四年吳伐楚與楚夾漢楚令尹囊瓦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三戰囊瓦欲奔冬十一月[illegible]師陳于柏舉夫槩晨請于闔廬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

伐之其卒必奔而役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囊瓦之卒囊瓦之卒奔楚師亂我師大敗之囊瓦奔鄭我從楚師及清發（水名）將擊之夫槩曰困獸猶鬭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鬭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為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澨五戰及郢遂入郢以班處宮（[illegible]）子山處令尹之宮（[illegible]）夫槩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入之明年秦救楚[illegible]會[illegible]大敗夫槩于沂（[illegible]）秋九月夫槩歸自立為吳王與闔閭戰敗奔楚為堂谿氏（左傳）

前史　吳越諸臣傳卷二十五　二

吳越臣傳　伯嚭

伯嚭（[illegible]）晉伯州犂之孫也楚殺郤宛伯氏之族出伯嚭奔吳（[illegible]）為吳大宰以謀楚（[illegible]）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illegible]）以破楚入郢及夫差即位嚭最有寵夫差二年（哀元年）[illegible]大敗越入越越使大夫種因嚭求女八納之嚭語以行成（[illegible]）八年（[illegible]）從王會晉侯于鄫徵百牢于魯九年（哀八年）[illegible]之因許擾[illegible]十三年（哀十二年）[illegible]乃不與盟又徵會于衛[illegible]吳人藩衛侯之舍將執衛侯[illegible]會以東鄭聯嚭為東嚭乃舍衛侯十四年（哀十三年）王會盟于黃池謂晉不共執于服何說嚭嚭言于王曰無損于魯而祇為名不如歸之乃歸何王欲伐宋嚭曰可勝也而弗能居也乃歸方黃池之會也越入吳及歸越及我平及我滅吳嚭遂事句踐後魯哀公如越得大子適郢（[illegible]）季孫肥懼使因嚭而納賂焉乃止（[illegible]）其[illegible]吳亡吳然說有醜德亦不敢一言[illegible]大雅[illegible]伯宗而有是裔也

前史　吳越諸臣傳卷二十五

越諸臣傳

范蠡

范蠡字少伯楚宛三户人（太史公素王妙論曰蠡南陽人 高誘呂覽注楚三户人）佯狂倜儻負俗文种為宛令遣吏謁奉吏還曰范蠡狂生父〔列〕吾聞士有賢俊之姿必有佯狂之譏內懷獨見之明外有不知之毀此固非二三子之所知也駕車而往蠡避之種得而抵掌而談旁觀者竦聽（[illegible]）

也吾聞大夫之[illegible]人也[illegible]義不為[illegible]范蠡如[illegible]楚[illegible]生于宛[illegible]戶之虛其為[illegible]然[illegible]之時[illegible]時人以為狂然有聖賢之明大夫種入其縣[illegible]乃從官屬問治之術志合意同俱見霸兆出于東南[illegible]其官[illegible]而往去吳之越句踐賢之種躬正內蠡出治外[illegible]如[illegible]然[illegible]范蠡始居楚曰范伯被髮佯狂不

與于世謂大夫種曰天運歷紀千歲一至黃帝之元執辰破巳霸王之氣見于地戶子胥以是挾大夫種入吳此時馮同相與共戒之伍子胥在自與不能關其辭蠡曰吳越二邦同氣共俗地戶之位非吳則越乃入越越王常與言盡日大夫石買居國有權辯口進曰衒女不貞衒士不信客歷諸侯無所自容殆非真賢于是范蠡[illegible]而不言進于楚越之間大夫種進曰昔者市偷自衒于晉晉用之而勝楚伊尹負鼎入殷遂佐湯取天下有智之士不在遠近取也于是石買益疏後使將兵為軍士所殺　後與[illegible]入越事越王句踐為大夫句踐三年（案元年吳伐我我迎之）[illegible]曰夫國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傾有節事王曰三者奈何對曰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驕勞而不矜其功[illegible]聖人隨時以行天時不作弗為人客人事不起弗為之始今王未盈而溢未盛而驕不勞而矜其功天時不作而先為人客人事不起而創為之始此逆于天而不

和于人將妨于國家危王身范蠡諫曰夫勇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事之末也[illegible]也先者不利王曰吾已斷之矣起師[illegible]于五湖不勝棲于會稽王召蠡而問曰不用子之言以至于此為之奈何蠡對曰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王曰與人奈何對曰卑辭尊禮玩好女樂尊之以名如此不已又身與之市（[illegible]）以[illegible]王乃令大夫種行成于吳請委管籥屬國家以身隨之吳人許諾王曰蠡為我守國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蠡不如種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種不如蠡也王令種守國與蠡入宦于吳七年（案五年）吳人赦之歸反至國王問于蠡曰節事奈

何對曰地能包萬物以為一其事不失生萬物容畜禽獸然後受其名而兼其利美惡皆成以養其生時不至不可彊生事不究不可強成自若以處以度天下待其來者而正之因時之所宜而定之時將有反事將有間事無間時無反則撫民保教以須之王曰不穀之國家蠡之國家也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不亂民功不逆天時君臣上下交得其志蠡不如種四封之外敵國之制因陰陽之恒順天地之常柔而不屈彊而不剛德虐之行因以為常[illegible]內種不如蠡[illegible]于人[illegible]
[illegible]

而萬物備術者天帝也處[illegible]
喜樂爲物之長故舜彌五紛之[illegible]
求者名也名通實所百姓不[illegible]
[illegible]
大[illegible]范蠡[illegible]
[illegible]
此者貴嚴金之勢大美八勝木[illegible]
宗興聖主施之令必審以[illegible]
穀之登其實明也[illegible]
直乃畢王曰何[illegible]
亡即中和而原其[illegible]
寡一秋榮各遂人[illegible]
[illegible]

南史　吳越諸臣傳卷二十五

[illegible]

成[illegible]陽不至則萬物不[illegible]根荄不
[illegible]
乎對曰未可也蠡聞之上帝不考[illegible]時辰是守强[illegible]不祥
于無機則夫吳君之吳也十二年[illegible]王問曰吳[illegible]于[illegible]而忘
其百姓鄙人不出忠臣解骨[illegible]其可乎對曰人事
矣大[illegible]未也王姑待之十三年[illegible]又問曰申胥[illegible]以諫
其天而殺之其可乎對曰逆節萌生天地未形而先爲之征其
事是以不成雖受其刑王姑待之[illegible]
心乎吳[illegible]十四年[illegible]又問曰今其稻蟹不遺種其可乎對曰
[illegible]心也

南史　吳越諸臣傳卷二十五

天應至矣人事未盡也王姑待之王怒曰道固然乎妄其欺不
穀耶吾與子言人事子應我以天時今天應至矣子應我以人
事何也對曰王姑勿怪夫人事必將與天地相參然後可以成
功王其馳騁弋獵無至禽荒宮中之樂無至酒荒肆與大夫觴
飲無忘國常彼上將薄其德民將盡其力又使之[illegible]以不得食
乃可以致天地之殛王姑待之[illegible]越王曰吾聞父母子死
[illegible]

取入于池者是界[illegible]八穀大成其民大饑[illegible]以災害
人識此地[illegible]
故天變而見符地應而見瑞聖人上知天下知地中知人此之謂天平地平以先為天則十五年
問曰諺有之觥飯不及壺飧其不及壺飧之救饑疾也今歲
晚矣子將奈何對曰臣聞從時者猶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趨之
唯恐弗及王遂興師伐吳國語入之殺其太子友越及吳平二十
[illegible]哀[illegible]越伐吳左傳至于五湖吳人聞之出挑戰一日五反王
弗忍欲許之蠡諫曰謀之廊廟失之中原其可乎王姑勿許居
三年哀二十年吳師自潰使王孫雒行成于越王弗忍欲許之
[illegible]不廢其從也此弗忍哀憐之也蠡諫曰先人有言曰伐柯者其則不遠王
不斷其志會稽之事乎十年謀之一朝而棄之其可乎王曰善

欲勿許而難對其使者蠡乃左提鼓右援枹以應使者曰昔者
上天降禍于越委制于吳而吳不受今將反此義以報此禍吾
王敢無聽天之命乎子往矣無使執事之人得罪于子使者辭反
蠡不報于王擊鼓興師以至于姑蘇之宮遂滅吳國語報會稽之
恥北渡兵于淮以臨齊晉號令中國以尊周室句踐以霸而范
蠡稱上將軍還反國蠡以為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句踐為人
可與同患難與處安為書辭句踐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
昔者王辱于會稽所以不死為此事也今既以雪恥臣請從會
稽之誅句踐曰孤將與子分國而有之不然將加誅于子蠡曰
君行令臣行意乃裝其輕寶珠玉自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

行終不反于是句踐表會稽山以為蠡奉邑史記世家以良金寫范蠡
之狀而朝禮之環會稽三百里以為蠡之地[illegible]兵權謀范蠡二篇
[illegible]
名自謂鴟夷子皮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產居無幾何致
產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為相范蠡喟然嘆曰居家則致千金
居官則至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

其財以分與知友鄉黨而懷其重寶閒行以去止于陶以為此
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通為生可以致富矣于是自謂陶朱
公復約要父子耕畜廢居候時轉物逐什一之利居無何則致
貲累巨萬天下稱陶朱公朱公居陶生少子少子及壯而朱公
中男殺人囚于楚朱公曰殺人而死職也然吾聞千金之子不
死于市告其少子往視之乃裝黃金千鎰置褐器中載以一牛
車且遣其少子朱公長男固請欲行朱公不聽長男曰家有長
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遣少弟是吾不肖欲自殺其
母為言曰今遣少子未必能生中子也而先空亡長男奈何朱
公不得已而遣長子為一封書遺故所善莊生曰至則進千金

于莊生所聽其所為慎無與爭事長男既行亦自私齎數百金至楚莊生家負郭披藜藋到門居甚貧然長男發書進千金如其父言莊生曰可疾去矣慎毋留即弟出勿問所以然長男既去不過莊生而私留以其私齎獻遺楚國貴人用事者莊生雖居窮閻然以廉直聞于國自楚王以下皆師尊之及朱公進金非有意受也欲以成事後復歸之以為信耳故金至謂其婦曰此朱公之金有如病不宿誡後復歸勿動而朱公長男不知其意以為殊無短長也莊生閒時入見楚王言某星宿某此則害于楚楚王素信莊生曰今為奈何莊生曰獨以德為可以除之楚王曰生休矣寡人將行之王乃使使者封三錢之府 [illegible]

周禮錢有三等或赤或白或黃黃為上幣銅錢為下幣 [illegible] 楚貴人驚告朱公長男曰王且赦曰何以也曰每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昨暮王使使封之朱公長男以為赦弟固當出也重千金虛棄莊生無所為也乃復見莊生莊生驚曰若不去邪長男曰固未也初為事弟弟今議自赦故辭生去莊生知其意欲復得其金曰若自入室取金長男即自入室取金持去獨自歡幸莊生羞為兒子所賣乃入見楚王曰臣前言某星事王言欲以修德報之今臣出道路皆言陶之富人朱公之子殺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錢賂王左右故王非能恤楚國而赦乃以朱公子故也楚王大怒曰寡人雖不德耳奈何以朱公之子故而施惠乎令

論殺朱公子明日遂下赦令朱公長男竟持其弟喪歸至其母及邑人盡哀之唯朱公獨笑曰吾固知必殺其弟也彼非不愛其弟顧有所不能忍者也是少與我俱見苦為生難故重棄財至如少弟者生而見我富乘堅驅良逐狡兔豈知財所從來故輕棄之非所惜吝前日吾所為欲遣少子固為其能棄財故也而長者不能故卒以殺其弟事之理也無足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喪之來也 [illegible]

[illegible] 故范蠡三徙成名于天下非苟去而已所止必成名卒老死于陶故世傳曰陶朱公 [illegible]

文種

文種字子禽荊平王時為宛令 [illegible] 後入越為大夫吳敗越句踐棲于會稽之上令于軍中曰有 [illegible] 之兵知越國之政種進對曰臣聞之賈人夏則資皮冬則資絺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乏也今君王既棲于會稽之上然後求謀臣無乃後乎句踐曰得聞子大夫之言何後之有執其手而與

之謀遂使行成于吳曰寡君使下臣種私于下執事寡君之師
徒不足以辱君矣願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越國之寶器畢從
寡君帥越國之衆以從君之師徒唯君王左右之若以越罪不
可赦將焚宗廟係妻孥沈金玉于江有帶甲五千人將以致死
乃必有偶 [illegible] 是以帶甲萬人以事君也夫差欲與之成
子胥不可曰吳之與越仇讎敵戰之國也三江環之民無所移有吳
無越有越無吳不可改矣員聞之陸人居陸水人居水夫上黨
之國我攻而勝之不能居其地不能乘其車夫越國吾攻而勝之
能居其地能乘其舟此利也不可失也已君必滅之 [illegible] 女八納之
太宰嚭諫曰嚭聞古之伐國者服之而已今已服矣又何求
南把　吳越諸臣傳卷二十五
焉夫差與之成句踐既反國乃屬種 [illegible]
[illegible]
句踐十年 [illegible] 八 句踐與種深謀吳種曰夫欲
報吳復讎破吳滅敵者有九術一曰尊天事鬼以求其福 [illegible]
[illegible] 二 [illegible] 種
財幣以遺其君多貨賄以喜其臣三曰貴糴粟槀以虛其國利
所欲以疲其民 [illegible]
[illegible] 好色 [illegible] 以攻心

[illegible] 五曰遺之好
之女西施鄭旦獻于吳 [illegible]
民材使起宮室以盡其財 [illegible] 大夫種曰吳王好起宮室 [illegible]
一雙文二十圍長五十尋 [illegible]
吳王受之起姑蘇之臺三年聚材五年乃成高見二百里 [illegible] 六曰遺之巧工良材
使之易伐 [illegible] 七曰彊其諫臣使之自殺八曰君王國富而備
利器 [illegible] 九曰 [illegible] 以承其弊句踐曰善 [illegible] 其術平滅吳種為相
[illegible]
[illegible] 五百里以賂之 [illegible]
死死其狗烹越王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子
何不去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讒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曰子
南史　吳越諸臣傳卷二十九
有陰謀九術子用三已破吳其六尚在子所以餘術為孤前
王于地下謀吳之前人乃賜種劍種歎曰南陽之宰而為越王
之擒 [illegible] 之未忠臣必以吾為喻矣遂伏劍死句踐葬
[illegible] 種山者句踐所葬大夫種也 [illegible]
[illegible] 兵權謀大夫種二篇 [illegible]
[illegible] 逢同 [illegible] 計硯 [illegible] 皓進
[illegible]
之八 [illegible] 吳 [illegible] 曰

吾將逝矣願聞諸大夫之風文種曰內修封疆之役外修耕戰之備荒無遺土百姓親附臣之事也范蠡曰輔危主存亡國不耻屈厄之難安守被辱之地往而必反與君復讐臣之事也若成曰發君之令明君之德窮煩理亂使民知分臣之事也舌庸曰奉令受使結和諸侯通命達旨賂往遺來解憂釋患使無所疑臣之事也皓進曰一心齊志上與等之下不違令修德履義守信溫故舉過列平不阿親戚不私于外臣之事也諸稽郢曰望敵設陳飛矢揚兵履腹涉屍貪進不退破敵攻衆臣之事也皋如曰修德行惠撫慰百姓蓄陳儲新國富民實為君養器臣之事也計硯曰候天察地紀歷陰陽觀變參災分別妖祥日見

知吉妖出知凶臣之事也王曰諸大夫懷術抱德各守一分以保社稷孤何憂焉在吳三年既反國（吳越春秋）吳復伐越越王起師逆之江（韋昭注敗之于夫椒越子保于會稽在魯哀元年非是口宗其求成之辭曰昔者越得罪于天王天王心孤句踐而又宥赦之又曰敢思邊垂小怨以重得罪又曰前盟口血未乾吾是吳歸越于之後復興師伐越而越再求成也）文種獻謀曰吳之與越唯天所授王其無庸戰夫申胥（申伍胥）華登（宋臣奔吳）簡服吳國之士于甲兵未有所挫也一人善射百夫決拾勝未可成夫謀必素見成事而後履之不可以授命（授命猶聽命也）王不如行成以喜其民以侈吳心吾以卜之于天天若棄吳必許吾成將必寬然有伯諸侯之心既罷弊其民而天奪之食安受其燼乃無有命矣王乃命諸稽郢行成于吳曰寡君句踐使下臣郢敢私告于下執事曰昔者越國見禍得罪于天王天王親趨玉趾以心孤句踐（孤棄也）而又宥赦之君王之于越也緊起死人而肉白骨也今句踐申禍無良草鄙之人敢忘天王之大德而思邊垂之小怨以重得罪于下執事句踐用帥二三之老親委重罪頓顙于邊今君王不察盛怒屬兵將殘越國越國故貢獻之邑也句踐請盟一介嫡女執箕帚以晐姓于王宮（晐備也）一介嫡男奉槃匜以隨諸御春秋貢獻不解于王府天王豈辱裁之亦征諸侯之禮也諺曰狐埋之而狐搰之是以無成功（搰發也）今天王既封殖越國以明聞于天下而又刈亡之是天王之無成勞也四方諸侯則何實以事吳吳許之成將盟又使諸稽郢辭曰以

盟為有益乎前盟口血未乾足以結信矣以為無益乎君王舍甲兵之威以臨使之而胡重于鬼神而自輕也吳王許之荒成不盟（國語）十年（哀八年）王登漸臺召問羣臣曰奈何而有功計硯越席而前曰賢王明選左右得賢而已范蠡明而知內文種遠以見外願諸稽郢深議則霸王之術在矣（越絕書越王乃請諸臣而與之盟吾欲伐吳奈何有功計硯從首而起曰夫仁義者治之門士民者君之根開門固根莫如正身正身之道謹選左右左右選則主日益上不選則主日益下昔有賢受之賞也又[illegible]其人不自[illegible]者不問其先說取一[illegible]起王曰寡人聞[illegible]大夫計硯曰臣聞[illegible]者不虛言以成其勞賢者[illegible]有成故賢君用臣[illegible]責于德施之賜而成其功遠之以[illegible]以知其信與之講事以觀其智飲之以酒以[illegible]態選士以備不肖[illegible]）明年王欲伐吳計硯曰夫興師舉兵必且內蓄五穀實其金銀滿其府庫厲其甲兵凡此四者

[illegible]天地之[illegible]故王曰
其要奈何計研曰天地之[illegible]物有[illegible]陰陽者物貴賤也明
孤虛者知[illegible]別眞僞也春種八穀夏長而養秋
成而聚冬蓄而藏夫天時春生而不[illegible]一死也夏長無苗二
死也秋成無聚三死也冬藏無蓄四死也[illegible]如
之何謝者老作者少[illegible]氣[illegible]不失[illegible]謹
除苗穢二生也前時設備物至則收[illegible]生
也倉已封塗除陳入新[illegible]男女[illegible]者
太陰所居之歲留息三[illegible]貴賤見[illegible]
君之道德也乃仰觀天文集察緯宿[illegible]

入倉發餘收着[illegible]陽出糶與其籍計之年五倍越國熾富[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乃著其法治於江南[illegible]

[illegible]

結于楚王[illegible]結于晉[illegible]於楚而厚事吳吳志驕

[illegible]國之國決權[illegible]敵國必角勢交爭越承其弊

[illegible]范蠡曰方今吳楚結讎構怨不解[illegible]
勝晉雖不附猶效其義夫內臣謀而決讎其策鄰國通而不
絕其援斯正吳之興霸諸侯之上尊闕王隨辭無見其動以觀
其靜若成曰吳承闔廬之軍制子胥之典教政平未虧戰勝未
敗大夫嚭狂佞[illegible]輕于朝事子胥力于戰伐死于諫議
二人爭權必有敗壞願王自匿無[illegible]臣胥
民似讓勇外[illegible]之[illegible]其可欲[illegible]制曰天
有四時人有五勝[illegible]五勝
之[illegible]十五年[illegible]哀十二年吳王夫
差[illegible]吳王將[illegible]吾地

今罷師不戒以忘我我不可以怠也日臣嘗卜于天今吳民既罷而大荒荐饑市無赤米（赤米米之惡者）困鹿空虛其民必移就蒲蠃于東海之濱（蒲蠃蚌屬）天占既兆人事又見我蔑卜筮矣王令起師以會奪之利無使失悛夫吳之邊鄙遠者罷而未至吳王將恥不戰必不須至之會也而以中國之師與我戰（言必不待邊鄙兵之會而以國師戰也）若事幸而從我我遂踐其地其至者亦將不能之會也已吾用禦兒臨之（言吳邊鄙兵來亦不能合吾以禦兒之師臨之禦兒越北鄙）吳王若慍而又戰奔遂可出（[illegible]出）不戰而結成王安厚取名而去之王曰善哉乃大戒師將伐吳召諸大夫曰吳為不道求殘吾社稷宗廟以為平原不使血食吾欲與之徼天之衷惟是車馬

南史　吳越諸臣傳卷二十五　壹

兵甲卒伍既具無以行之敢訪諸大夫問戰奚以而可舌庸對曰審賞則可王曰聖苦成對曰審罰則可王曰猛文種對曰審物則可（[illegible]謂旌旗物色之屬）王曰辨范蠡對曰審備則可王曰巧[illegible]如對曰審聲則可（[illegible]謂鐘鼓進退[illegible]）王曰可矣（[illegible]）[illegible]于周室令諸侯不敢十外[illegible]此謂戰事不可以遠對也[illegible]舌庸洩庸沂淮以絕吳路[illegible]姑熊夷[illegible]二十四年（哀二十三年）越既滅吳[illegible]出其君輒二十七年[illegible]師侵外州大獲衛師出禦我大敗之[illegible]衛師[illegible]之莱

焚之于平莊之上公孫彌牟使私于皋如曰子將大滅衛乎抑納君而已乎皋如曰寡君之命無他納衛君而已衛乃重賂我衛侯不果入魯嘗侵邾田二十八年（哀二十四年）使舌庸如魯聘且言邾田封于駘上（使魯還邾田封境于駘上）春二月及魯盟于平陽（[illegible]）越之滅吳也范蠡辭去文種讒死計硯佯狂以免（吳越春秋計硯者越[illegible]）[illegible]於邱濮上人辛氏字文子其先晉國公子也為人有內無外形狀似不及人而明學陰陽不肯自顯諸侯陰取所利者七國天下莫知故曰計然（[illegible]又曰[illegible]）范子問何用九宮計然曰[illegible]其衆[illegible]

南史　吳越諸臣傳卷二十六　壹八

宰姑浮　疇無餘　謳陽

宰姑浮越大夫也嘗總事句踐句踐元年（定十四年）吳伐我我禦之陳于檇李大敗之宰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屨闔廬還卒于陘疇無餘謳陽亦越大夫句踐十四年（哀十二年）我伐吳為二隧（隧道也）疇無餘謳陽自南方先及郊與吳戰吳獲疇無餘謳陽及句踐至大敗之遂入吳（吳越春秋[illegible]）[illegible]

弩生于彈彈起古之孝子古者死則裹以白茅投于中野孝子
不忍見父母為禽獸所食故作彈以守之絕鳥獸之害故歌曰
斷竹續竹飛土逐宍[illegible]之後有孤父孤父所射無脫以其道
傳于羿羿傳逢蒙[illegible]楚琴氏琴氏乃橫弓著臂施機設樞加
之以力琴氏傳之楚三侯所謂句亶鄂章人號麋侯翼侯魏侯也
自三侯傳之靈王[illegible]前人受之于楚五世于
矣越王曰弩之狀何法焉音曰郭為方城守臣子也
為人君命所起也牙為執法守吏卒也牛為中將主內裹也
為守禦檢去止也錡為侍從聽人主也臂為道路通所使也
為將軍主重負也弦為軍師禦戰士也矢為飛客主教使也
為實敵往不止也衛為副使正道里也又為受教知可否也
為都尉執左右也敵為百死不得駭也[illegible]射之道
曰舉弩望敵翕心咽煙與氣俱發得其和平神定思去去止分
離右手發機左手不知一身異教豈況雄雌王曰善乃使陳音教士
習射音死王葬之于
國西號曰陳音山

論曰鑠犇長累千里負俗之士固不可以尋常貌也當其未遇
非種無以識蠡然蠡之蘊種若未盡也種術九無以三試之而

持盈之道種猶未聞乎吾虜以下皆能有[illegible]
佑也

襄平李鍇鐵君甫纂

燕諸臣傳

陳翠

陳翠合燕齊將令燕王之弟為質于齊 史記稱代[illegible]
燕王許諾太后聞之大怒曰陳公不能為人之國則已焉有離 [illegible]乃使一子質
人子母者老婦欲得志焉翠欲見太后王曰太后方怒子翠曰
無害也遂入見太后曰何臞也太后曰賴得先王雁鶩之餘食不宜臞臞者憂
公子之且為質于齊也翠曰人主之愛子也不如布衣之甚又不愛
丈夫子獨甚太后曰何也對曰太后嫁女諸侯奉以千金齎地

百里以為人之終也今王願封公子百官持職曰公子無功不
當封今王以公子為質也且以為公子功也而太后弗聽臣是
以知人主之不愛丈夫子獨甚也且太后與王幸而在故公子
貴太后千秋之後王棄國家太子即位公子賤于布衣故非及
太后與王封公子公子終身不封矣太后曰老婦不知長者之
計乃命束車制為行具 國策新序並載[illegible]趙

郭隗　劇辛附

[illegible]先生者[illegible]昭王[illegible]卑身厚幣以
招賢者欲將報讎往見郭隗先生曰齊因孤國之亂而襲破燕
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恥

孤之願也敢問以國報讎者奈何隗對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亡國與役處詘指而事之北面而受學則百己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嘿則什己者至人趨己趨則若己者至馮几據杖眄視指使則廝役之人至若恣睢奮擊呴籍叱咄則徒隸之人至矣此古服道致士之法也王誠博選國中之賢者而朝其門下天下之士必趨于燕矣王曰寡人將誰朝而可隗曰臣聞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言于君曰請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首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事死馬而捐五百金涓人對曰死馬且買之五百金況生馬乎天下必以為王能

市馬馬今至矣期年千里之馬至者三今王誠欲致士先從隗始隗且見事況賢于隗者乎豈遠千里哉于是王為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湊燕[illegible]

[illegible]為上客

[illegible]鄒衍後事惠王盡忠左右譖之王繫之仰天而哭夏五月為之隕霜[illegible]谷地美而寒不生五穀衍居之吹律而溫氣至穀生今名黍谷　劇辛後為趙[illegible]

樂毅　樂間　樂乘

樂毅者其先祖曰樂羊樂羊為魏文侯將伐取中山魏文侯封樂羊以靈壽樂羊死葬于靈壽其後子孫因家焉中山復國至趙武靈王時復滅中山而樂氏後有樂毅樂毅賢好兵趙人舉之及武靈王有沙邱之亂乃去趙適魏聞燕昭王以子之之亂而齊大敗燕燕昭王怨齊未嘗一日而忘報齊也燕國小辟遠力不能制于是屈身下士先禮郭隗以招賢者樂毅于是為魏昭王使于燕燕王以客禮待之樂毅辭讓遂委質為臣燕昭王以為亞卿久之當是時齊湣王強南敗楚相唐昧于重邱西摧三晉于觀津遂與三晉擊秦助趙滅中山破宋廣地千餘里與秦昭王爭重為帝已而復歸之諸侯皆欲背秦而服于齊湣王自矜百姓弗堪于是燕昭王問伐齊之事樂毅對曰齊霸國之餘業也地大人衆未易獨攻也王必欲伐之莫如與趙及楚魏

趙事樂毅之趙欲存之樂毅謂趙王曰今約而攻齊齊必[illegible]趙不如請以河東易燕地于齊趙有河北齊有河東燕趙必不爭矣是二國親也以河東之地強齊以燕趙輔之天下憎之必皆事王以伐齊是因天下以破齊也王曰善乃以河東易齊楚[illegible]之人之所欲也[illegible]之忠請伐齊[illegible]于是使樂毅約趙惠文王別使連楚魏令趙嚪秦以伐齊之利諸侯害齊湣王之驕暴皆爭合從與燕伐齊樂毅還報燕昭王悉起兵使樂毅為上將軍趙惠文王以相國印授樂毅樂毅于是并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破之濟西諸侯兵罷歸而燕軍樂毅獨追至于臨菑齊湣王之敗濟西亡走保于莒樂毅獨留徇齊齊皆城守樂毅攻入臨菑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燕燕昭王大說親至濟上勞軍行賞饗士封樂毅于昌國號為昌國君于是燕昭王收齊鹵獲以歸而使樂

毅復以兵平齊城之不下者樂毅留徇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
皆為郡縣以屬燕唯獨莒即墨未服會燕昭王薨子立為燕惠
王惠王自為太子時嘗不快于樂毅及即位齊之田單聞之乃
縱反間于燕曰齊城不下者兩城耳然所以不早拔者聞樂毅
與燕新王有隙欲連兵且留齊南面而王齊齊之所患唯恐他
將之來于是燕惠王固已疑樂毅得齊反間乃使騎劫代將而
召樂毅樂毅知燕惠王之不善代之畏誅遂西降趙趙封樂毅
于觀津號曰望諸君尊寵樂毅以警動于燕齊齊田單後與騎
劫戰果設詐誑燕軍遂破騎劫于即墨下而轉戰逐燕北至河
上盡復得齊城而迎襄王于莒入于臨淄燕惠王後悔使騎劫

代樂毅以故破軍亡將失齊又怨樂毅之降趙恐趙用樂毅而
乘燕之弊以伐燕燕惠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
而委將軍將軍為燕破齊報先王之讎天下莫不震動寡人豈
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棄群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誤
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為將軍久暴露于外故召將軍且
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遂捐燕歸趙將軍自為計則
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樂毅報遺燕惠
王書曰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
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
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
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
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
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于魏
以身得察于燕先王過舉廁之賓客之中立之羣臣之上不謀
父兄以為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
令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于齊不量輕弱而欲以
齊為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于兵甲習
于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于趙
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
破也先王以為然具符節南使臣于趙顧反命起兵擊齊以天

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濟上之軍受命
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
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于燕齊器設于寧臺大呂陳于元
英故鼎反乎磿室薊丘之植植于汶篁自五伯以來功未有及
先王者也先王以為慊于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
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命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臣聞
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于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
稱于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彊國收八百歲之蓄
積及至棄羣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法令慎庶孽
施及乎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

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于闔閭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
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沉子胥
而不悔子胥不早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于入江而不化夫免
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墮先王之
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
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
奉教于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
獻書以聞唯君王之留意焉于是燕王復以樂毅子樂間為昌
國君而樂毅往來復通燕燕趙以為客卿卒于趙史記燕王
薨燕王喜即位王喜使栗腹以五百金為趙孝成王壽酒三日

反報曰趙民其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乃召樂間
而問曰何如對曰趙四達之國也其民皆習于兵不可與戰王
曰吾以倍攻之可乎曰不可曰以三可乎曰不可王大怒左右
皆以為趙可伐遂起六十萬以攻趙令栗腹以四十萬攻鄗使
慶秦以二十萬攻代趙使廉頗以八萬遇栗腹于鄗使樂乘以
五萬遇慶秦于代燕人大敗樂間入趙燕王以書且謝焉曰
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意故君捐國而去則寡人之不肖明矣
敢端其願而君不肯聽故使使者陳愚意君試論之語曰仁不
輕絕智不輕怨君之于先王也世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則
君掩蓋之不虞君之明罪之也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虞君之

明棄之也且寡人之罪國人莫不知天下莫不聞君微出明怨
以棄寡人寡人必有罪矣道也恐君之未盡厚也諺曰厚者不
毀人以自益仁者不危人以要名故掩人之邪者厚人之行也
救人之過者仁者之道也世有掩寡人之邪救寡人之過非君
心所望之今君厚受位于先王以成尊輕棄寡人以快心則掩邪
救過難得于君矣且世有薄于故厚施行有失而故惠用今使
寡人任不肖之罪而君有失厚之累于為君擇之也無所取之
國之有封疆猶家之有垣墻所以合好掩惡也室不能相和出語
鄰家未為通計也怨惡未見而明棄之未盡厚也寡人雖不
肖乎未如殷紂之亂也君雖不得意乎未如商容箕子之累也

然則不內蓋寡人而明怨于外恐其適足以傷于高而薄于行
也非然也苟可以明君之義成君之高雖任惡名不難受也本
欲以為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揚寡人之辱而君不得榮此
一舉而兩失也義者不虧人以自益況傷人以自損乎君無以
寡人不肖累往事之美昔者柳下惠吏于魯三黜而不去或謂
之曰可以去柳下惠曰苟與人之異惡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
寧于故國爾柳下惠不以三黜自累故前業不忘不以去為心
故遠近無議今寡人之罪國人未知而議寡人者遍天下語曰
論不修心議不累物仁不輕絕智不簡功棄大功者輟也輕
絕厚利者怨也輟而棄之怨而累之宜在遠者不望之乎君也

今以寡人無罪君豈怨之乎願君捐怨追惟先王復以教寡人
意君曰余且匿心以成爾過不顧先王以明而惡於寡人進不
得修功退不得改過君之所揣也唯君圖之此寡人之愚意也
敢以書報之樂閒樂乘怨不用其計二人卒留趙不報因更
顧案樂閒樂乘並留趙事見趙世家
以此閒乘事知不用其計之文論之史記誤
趙封樂乘為武
襄君其明年樂乘廉頗為趙圍燕燕重禮以和乃解後五年趙
孝王卒襄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攻樂乘樂乘走廉頗亡入魏史記
論曰徇齊五年得七十餘城莒與即墨亦且暮下閔未嘗
以全燕之兵卒力致死期一決也不然單雖善禦亦烏能而潰
爾讀毅報惠王書其于君臣進退之義可謂得之而子閒乃亦

為燕將也

將渠

將渠燕大夫燕王喜四年王命栗腹約歡趙以五百金為趙
王酒還報王曰趙可伐也王問樂閒樂閒不可王怒卒起二軍
車二千乘栗腹將而攻鄗卿秦攻代將渠謂王曰與人通關約
交以五百金飲人之王使者報而反攻之不祥兵無成功王不
聽自將偏軍隨之將渠引王綬止之曰王必無自往往無成功
王蹵之以足將渠泣曰臣非以自為為王也燕軍至宋子趙使廉頗破
栗腹于鄗樂乘破卿秦于代廉頗逐之五百里圍燕燕人請和趙人不許必
令將渠處和燕相將渠以處和趙聽將渠解燕圍史

荊軻　高漸離

荊軻者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徙于衛衛人謂之慶卿而之燕燕
人謂之荊卿荊卿好讀書擊劍以術說衛元君衛元君不用其
後秦伐魏置東郡徙衛元君之支屬于野王荊軻嘗游過榆次
與蓋聶論劍蓋聶怒而目之荊軻出人或言復召荊卿蓋聶曰
曩者吾與論劍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
之主人荊卿則已駕而去榆次矣使者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
曩者目攝之荊軻游于邯鄲魯句踐與荊軻博爭道魯句踐怒
而叱之荊軻嘿而逃去遂不復會荊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
善擊筑者高漸離荊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于燕市酒

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于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
若無人者荊軻雖游于酒人乎然其為人沈深好書其所游諸
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
之知其非庸人也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亡歸燕燕太子丹
者故嘗質于趙而秦王政生于趙其少時與丹驩及政立為秦
王而丹質于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
求為報秦王者國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
晉稍蠶食諸侯且至于燕燕君臣皆恐禍之至太子丹患之問
其傅鞠武武對曰秦地徧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北有甘泉谷口
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擅巴漢之饒右隴蜀之山左關殽之險民

衆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未有所
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丹曰然則何由對曰請
入圖之居有間秦將樊於期得罪于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
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于燕足為寒心又况
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振矣雖有
管晏不能為之謀也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
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于單于其後迺可圖也太子曰太傅之
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且非獨于此也夫樊將軍窮
困于天下歸身于丹丹終不以迫于强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
之匈奴是故丹命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欲

求安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
大害此謂資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于爐炭之上必無事矣
且以鵰鷙之秦行怨暴之怒豈足道哉燕有田光先生其為人
智深而勇沉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于田先生可乎
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于先生也田光曰
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逢迎卻行為導跪而拂席田光坐定左右
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
聞騏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今太子
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
善荊卿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于荊卿可乎田光曰

敬諾即起趨出太子送之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
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僂行見荊卿曰光與子
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
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
于太子也願足下過太子于宮荊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之
長者為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
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為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欲自
殺以激荊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
刎而死荊軻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
膝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以誡田先生毋言者欲以成大

事之謀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荊軻坐定太子
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
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
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虜韓王盡納
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
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
困于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
愚以為誠得天下之勇士使于秦闚以重利秦王貪其勢必得
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
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于外而內有亂則

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唯荊卿留意焉久之荊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駑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毋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荊卿為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荊軻所欲以順適其意久之荊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入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荊軻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荊軻曰微太子言臣願謁之今行而毋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

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荊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為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荊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於期乃前曰為之奈何荊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胸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扼腕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剄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不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

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淬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裝為遣荊卿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乃令秦舞陽為副荊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為治行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荊卿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秦舞陽荊軻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返者豎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彊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為羽聲慷慨士

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荊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為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為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荊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陛秦舞陽色變振恐群臣怪之荊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慴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軻既取圖奏之秦王

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
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時惶急劍堅
故不可立拔荊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羣臣皆愕卒起不意
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
兵皆陳殿下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詔下兵以故荊軻
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
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荊軻也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為
左右乃曰王負劍負劍遂拔以擊荊軻斷其左股荊軻廢乃引
其匕首以擿秦王不中中銅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
事不就倚柱而笑箕倨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

得約契以報太子也于是左右既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已
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
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荊軻也于是秦王大怒益發兵詣趙詔
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盡率其精兵
東保于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急代王嘉乃遺燕王喜書曰
秦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誠殺丹獻之秦王秦
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其後李信追丹丹匿衍水中燕王乃
使使斬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後五年秦卒滅燕虜
燕王喜其明年秦并天下立號為皇帝于是秦逐太子丹荊軻
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名姓為人庸保匿作于宋子久之作苦聞

其家堂上客擊筑傍偟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
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丈人召使前擊筑一坐稱
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
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為上客使擊筑
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聞于秦始皇秦始皇召
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始皇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
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
進得近舉筑朴秦皇帝不中于是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
侯之人魯句踐已聞荊軻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講于
刺劍之術也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為非人
也

[illegible]知[illegible]恨其不與所待客俱客為誰不可知也顧
[illegible]在其不與俱而行所待客何邪漸離[illegible]軻摯其[illegible]
[illegible]而非類[illegible]以擊燕燕不立碎乎
[illegible]以[illegible]以劍術疎哉軻之匕首倒不深
而猶屬其人者為誰又不可知也
[illegible]之
[illegible]破
[illegible]有[illegible]之利也[illegible]代與子之交
[illegible]三年[illegible]楚[illegible]重[illegible]稱代
為燕使于[illegible]不[illegible]燕王曰何也對

曰不信其臣蘇代欲以激燕王以尊子之也于是燕王大信子之
之子之因遺蘇代百金而聽其所使鹿毛壽謂燕王不如以國
讓相子之人之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于許由許由不受有讓
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于子之子之必不敢受
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屬國于子之子之大重或曰禹薦益
已而以啟人為吏及老而以啟人為不足任乎天下傳之于益
已而啟與交黨攻益奪之天下謂禹名傳天下于益已而實令
啟自取之今王言屬國于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人者是名屬子
之而實太子用事也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以上而效之子之
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為臣國事皆決于子之三

年國大亂百姓恫恐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謀將攻子之諸將謂
齊湣王曰因而赴之破燕必矣齊王因令人謂燕太子平曰寡
人聞太子之義將廢私而立公飭君臣之義明父子之位寡人
之國小不足以為先後雖然則唯太子所以令之太子因要黨
聚眾將軍市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將軍市被及百姓反攻太
子平將軍市被死以徇因構難數月死者數萬眾人恫恐百姓
離志孟軻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
子將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眾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
君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二年而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為燕昭
王[illegible]

襄平李鍇鐵君甫纂

韓諸臣傳

公仲朋　公叔

公仲朋[illegible]使是為韓朋事宣惠王為相秦韓戰于濁澤韓
氏急公仲朋謂韓王曰與國不可恃今秦之心欲伐楚王不如因張儀
為和于秦賂之以一名都與之伐楚此以一易二之計也王曰
善乃儆朋之行將西講于秦楚王聞之大恐用陳軫謀選師言
救韓令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幣謂王曰敝邑雖小已悉
起之矣願大國遂肆志于秦敝邑將以楚殉韓王大說乃止朋

朋曰不可夫以實告我者秦也以虛名救我者楚也恃楚之虛
名輕絕強秦之敵必為天下笑矣且楚韓非兄弟之國又非素
約而謀伐秦秦欲伐楚楚因以起師言救韓此必陳軫之謀也
且王已報于秦矣弗行是欺秦也夫輕強秦之禍而信楚之謀
王必悔之矣王弗聽絕和于秦秦大怒興師與韓戰[illegible]楚
救不至韓氏大敗[illegible]襄王[illegible]年秦[illegible]勝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韓秦必敗[illegible]

則秦失魏宜陽必不拔矣朋以宜陽之故仇甘茂六年秦歸武
遂于韓秦王疑甘茂之以武遂解于朋也杜聊人韓為朋謂秦王
曰朋也願因茂以事王若朋與茂同以實秦王之欲秦王大怒于甘茂公子
幾瑟與公子咎爭國幾瑟亡在楚十二年楚欲復幾瑟圍雍氏
韓借救于秦秦為發使公孫昧入韓朋曰子以秦為且救韓乎
對曰秦王之言曰請道南鄭藍田以入攻楚出兵于三川以待
公殆不合軍于南鄭矣言不與楚戰朋曰奈何對曰秦王必祖張儀
之故智楚成王攻梁張儀謂秦王曰與楚攻梁魏折而入楚韓
固其與也是秦孤也故不如出兵以勁魏于是攻皮氏魏與以魏
氏勁威王怒楚與魏大戰秦取西河之外以歸今也陽言救韓

而陰善楚公恃秦而勁必輕與楚戰楚陰得秦之不用也必易
與公相支也公戰勝楚遂與公乘易三川而歸公戰不勝楚
塞三川而守之公不能救也臣甚惡其事司馬康秦人一作庚三反
之郢甘茂與昭獻遇于境其言收璽實有約也朋恐曰然則
奈何曰公必先韓而後秦先身而後張儀言先己所見使張儀之計臣以
公不如亟以國合于齊楚秦必委國于公以解伐公之所以外
者[illegible]其實猶之不失秦也于是楚解雍氏圍或謂朋曰夫
孿子一乳而子之相似者唯其母知之利害之相似者唯智者知今
公國其利害之相似正[illegible]此行其道則主[illegible]而身安不得
其道則主卑而身危今秦魏之和成而非公適而東之則韓必

謀矣韓隨魏以善秦是為魏從也則韓輕主卑矣秦已善韓必
置其所愛信者令用事于韓是公危矣今公與安成君韓人為秦魏
之和成固為福不成亦為福秦魏之和成而公適而東之是韓
為秦魏之門戶韓重而主尊安成君東重于魏而西重于秦
操右契而為公責德于秦魏之王裂地而為諸侯公之事也此
主尊而身安矣秦魏不終相聽者也秦怒于不得魏必善韓以
塞魏魏不聽秦必務韓以備秦是公擇布而割也秦魏和則兩
國德公不和則兩國爭事公所謂成為福不成亦為福也或謂
朋曰今有一舉而可以忠于主便于國利于身願公之行之也
今天下散而事秦則韓最輕矣今天下合而離秦則韓最弱矣

合離之相附則韓最先危矣此君國之大患也今公以韓先合
于秦天下隨之是韓以天下事秦秦之德韓也厚矣韓與天下
朝秦而獨厚取德焉是其于主也至忠矣天下不合秦秦令而
不聽秦必起兵以攻不服秦與天下構難而兵不決韓息士民
以待其亂是其于國也大便也昔者周佼以西周善于秦而封
于梗陽周啟以東周善于秦而封于平原今公以韓為天下先
合于秦秦必以公為諸侯[illegible]公之務也東國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秦不救[illegible]曰事急願公雖疾

為一宿之行今見魏冉曰韓急乎使公來對曰未急也魏冉怒
曰是何以為公之主使乎冠蓋相望告敝邑甚急言未急何也曰使
韓急則將變矣魏冉曰公無見王矣臣請令發兵救韓八日而
至大敗趙魏于華陽之下國策
公叔者名未詳亦事宣惠王宣惠王欲兩用公仲即公仲侈公叔樛留
對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簡公用田成監止而弒魏兩用犀
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今王兩用之其多力者內樹其黨其寡
力者籍外權則王之國危矣襄王時爭兩相之公叔欲得武遂
于秦或謂公叔曰公不如令人恐楚王而令人為公求武遂于
秦謂楚王曰發重使為韓求武遂于秦秦聽是令行于萬乘之

王也韓得武遂以限秦無秦患而德楚韓楚之縣而已秦不聽
是秦韓之怨深而交事楚也國策又曰謂公叔曰乘舟舟漏而弗塞則舟沈矣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則舟覆矣今公自以為辯于薛公而秦是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也齊令周最使韓立韓擾
為相而廢公叔周最患之曰公叔與周君交令我立韓擾而廢
公叔語曰怒于室者色于市今公叔怨齊無奈何也必絕周君
而深怨我矣史舍曰公行矣請令公叔必重公周最行至韓公
叔大怒史舍入見曰周最固不欲來臣竊強之周最不欲來以為
公也臣強之亦以為公也公叔曰請聞其說曰周最固得事足
下而以不得已之故來使彼將禮陳其辭而緩其言韓王必以
齊為不急必不許也今周最不來他人必來來使者無交于公

而欲德韓擾其使之必疾言之必急韓王必許之矣公叔曰善
遂重周最王果不許韓擾公仲為韓魏易地公叔爭之而不聽
且亡史惕韓史曰公亡則易必成矣公無辭以復反且示天下輕
公公不若順之夫韓地易于上則害于趙魏易于下則害于楚
公不如告楚趙楚趙惡之趙起兵臨羊腸楚發兵臨方城而易
必敗矣韓諸公子爭國楚欲立幾瑟魏欲立咎襄陵之役史記不載
其事畢長謂公叔曰請毋用兵而楚魏皆德公夫楚欲置公子咎
[illegible]猶[illegible]也必以兵臨魏魏以立咎故公何不令人說昭揚曰戰未必勝請
為子起兵以之魏子有辭以毋戰韓願楚欲故可以毋戰于是太子幾瑟也
扁昭揚梁王皆德公矣及齊師入韓太子走楚齊明謂公叔曰

齊逐幾瑟楚善之今楚欲善齊甚公何不令齊王謂楚王王為
我逐幾瑟以窮之楚聽是齊楚之合而幾瑟走也楚弗聽是有陰
于韓也詳諸公子傳國策

封人子高

封人子高蓋韓之有隱德者也韓氏城新城期十五日而成段
喬為司空有一縣後二日段喬執其吏而囚之囚者之子走告
封人子高曰唯先生能活臣父之死願以託先生子高曰諾乃見
段喬自扶而上城左右望曰美哉城乎一大功矣必有厚賞矣
自古及今功若此其大也而能無有罪戮者未嘗有也子高出
段喬使人夜解其吏而出之呂氏春秋

韓諸公子傳　太子嬰　公子幾瑟　公叔伯嬰

太子嬰者襄王太子公子幾瑟（史記作蟣蝨）公叔伯嬰公子咎[illegible]並襄王之子也（史記索隱注公叔伯嬰別是一人[illegible]按國策有所謂公叔伯嬰者[illegible]所謂公叔有所謂韓公叔[illegible]伯嬰曰公叔故加韓以別之[illegible]以[illegible]公叔即公叔也[illegible]）

[illegible]公十二年太子嬰卒幾瑟初質楚與韓相公叔不善公叔為伐楚鄭與若故鄭人怨韓滅鄭欲殺之以金八百入秦以伐韓令向晉謂強曰以八百金請伐人之與國秦必不聽公不如令秦王疑公叔強曰如何曰公叔之攻楚也以幾瑟之存焉故伐楚也今令楚奉幾瑟車百乘居陽翟令昭獻（楚相）轉而與之處旬有餘彼已覺（昭獻不善幾瑟[illegible]而相善角二人[illegible]）而幾瑟公叔之讎也昭獻公叔之人也秦王聞之必疑公叔為楚也太子嬰既死幾瑟自楚歸韓欲立之魏欲立公子咎楚欲立公叔伯嬰強為楚使于韓欲以新城陽人命幾瑟以與公叔伯嬰爭國楚怒將罪強曰臣之矯與之以為國也臣曰世子（即幾瑟）得新城陽人以與公[illegible]而得全魏必急韓氏（魏欲立咎故）韓氏急必縣命于楚[illegible]新城陽人敢索若戰而不勝幸而不死今且以至又安敢[illegible]楚王曰善乃不罪[illegible][illegible]楚曰不若[illegible]師未入急擊公叔[illegible]于國中國必分對曰[illegible]不成身必危尚何足以[illegible]為[illegible]幾瑟入幾瑟走楚楚善之或謂秦王我曰公叔伯嬰恐秦楚之內幾瑟也公何

[illegible]求質子于楚[illegible]于韓則公叔必知秦楚之不以幾瑟為事也必以韓合于秦楚矣秦楚以[illegible]魏氏不敢東是齊孤也公又令秦求質子于楚楚[illegible]則怨[illegible]韓[illegible]以[illegible]王必重公矣公挾秦楚[illegible]則公叔伯嬰必以國事公矣胡衍（韓人）將出幾[illegible][illegible]魏王曰幾瑟在楚[illegible]也王何[illegible]公子[illegible]太子[illegible]日韓立公子咎[illegible]王不如[illegible]幾瑟入必以韓權[illegible]魏而德王矣[illegible]而復幾瑟[illegible]曰秦[illegible]公叔而相幾瑟者楚也[illegible]今幾瑟亡之楚楚又收秦而復

[illegible]入鄭之日韓楚之縣已公不如令秦王賀伯嬰之立也[illegible]其[illegible]至者先亡此王業[illegible]向[illegible]謂韓[illegible][illegible]在[illegible]今[illegible]六十[illegible]方城之外臣請[illegible]必[illegible]公必[illegible]矣公[illegible]入而德公必以韓楚奉[illegible]入韓[illegible]于秦[illegible]向又[illegible]伯[illegible]子[illegible]入[illegible]而合[illegible]必也是[illegible]太子[illegible]不行[illegible]太子[illegible]幾瑟[illegible]幾瑟[illegible]太子[illegible]必輕

公韓大夫見王老冀大子之用事也固欲事之大子外無幾瑟
之患而內收諸大夫以自輔公必輕矣不如無殺以恐大子公
[illegible]欲殺幾瑟[illegible]謂公叔曰幾瑟之能為亂也內得父兄而
外得齊楚也今公殺之大子無患必輕公[illegible]韓[illegible]小韓[illegible]之有
必[illegible]事伯嬰伯嬰亦幾瑟也伯嬰與大子嬰非一人明甚公不如勿殺伯嬰
[illegible]公必保于公韓大夫不能必其不入也必不敢輔伯嬰以為
亂秦楚挾幾瑟以塞伯嬰伯嬰外無秦楚之權內無父兄之衆
必不能為亂矣此便于公于是幾瑟伯嬰卒不得立戰國策
論曰六國之勢韓最弱逼秦不聞有所樹立廼外主猕楚兄弟
爭國國又無人焉韓亦殆矣哉伊尹有言曰與亂同事罔不亡

後此六十年哉一葉而國滅于秦亂之終也

韓[illegible]

韓[illegible]亦韓族也韓[illegible]于河津人告曰夫人過此者未有不
快用者也而子不用乎韓褐曰天子祭海內之神諸侯祭封域
之[illegible]大夫祭其親士祭其[illegible]禰褐也[illegible]河伯也津人中楫
舟[illegible]津人曰向[illegible]役人[illegible]不德今舟中水
而運甚殆治裝衣而下[illegible]一乃戒[illegible]
志不為我將死而[illegible]行[illegible]

襄平李鍇鐵君甫纂

魏諸臣傳

田子方、段干木

田子方名無擇莊子田子方侍坐于魏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子之師邪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子方名無擇作見莊子然說苑又載文侯合人名無擇無擇疑[illegible]見本傳魏文侯之師也文侯
與田子方飲酒而稱樂文侯曰鐘聲不比乎比猶協左高田子方笑
文侯曰奚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則樂官[illegible]不明則樂
音今君審于聲臣恐君之聾于官也文侯曰善[illegible]子方見老馬
于道喟然問其御曰此何馬也曰此故公家畜也老罷不為用
出而鬻之子方曰少貪其力老棄其身仁者弗為也束帛以贖
之[illegible]子方聞[illegible]曰大[illegible]何慎對曰[illegible]以數百見子子
[illegible]子方曰[illegible]子加之弋我加之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子方[illegible]子方不為禮子
[illegible]問曰富貴者驕人乎[illegible]子方曰亦貧賤者
驕人耳夫富貴者[illegible]人[illegible]驕人則失其家貧賤
者行不合[illegible]然奈何其同之哉子擊

不悍而去（史記）[illegible]
子起與無如禮何不為子起無如罪何請為子誦楚恭王之
為太子也將出之[illegible]
于何為其若見吾聞之欺其父者不取其子兼其子不祥莫大
焉子何為其若是工尹曰向吾見子之面今見子之心文侯曰善
段干木晉之大駔亦文侯之師也干木辭祿而處家（高士傳）干木
晉人也治清節遊西河師事卜子夏田子方守道不仕魏文侯
文侯就造其門干木踰牆而避文侯文侯以客禮待之
過其廬而軾之其僕曰君何為軾文侯曰段干木在是以軾其
僕曰干木布衣之士君軾其廬不已甚乎文侯曰段干木不趨
勢利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馳千里寡人敢不軾乎干木光乎德
寡人光乎勢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勢不若德尊財不若義
高干木雖以己易寡人不為吾日悠悠患乎影乎何以輕之哉

其後秦將伐魏司馬庚諫曰段干木賢者其君禮之諸侯莫不
聞伐之無乃妨于義乎乃偃兵不攻魏（淮南子呂氏春秋新序畧同）

西門豹

西門豹為鄴令辭文侯文侯曰子往矣必成子之功而成子之
名豹曰敢問就功成名有術乎文侯曰有之鄉邑老者而先受
坐之士子入問其賢良之士而師之求其好掩人之善揚人之
醜者而參驗之夫物多相類而非也幽莠之幼也似禾驪牛之
黃也似虎白骨疑象武夫類玉此皆似之而非者也[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豹往到鄴會長老問之民所疾苦長老曰苦為河伯娶

婦以故貧豹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斂百姓收取其
錢得數百萬用其二三十萬為河伯娶婦與祝巫共分其餘錢
持歸當其時巫行視小家女好者云是當為河伯婦即聘取洗
沐之為治新繒綺縠衣閒居齋戒為治齋宮河上張緹絳帷女
居其中為具牛酒飯食行十餘日共粉飾之如嫁女床席令女
居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數十里乃沒其人家有好女者恐大
巫祝為河伯取之多持女遠逃亡以故城中益空無人又困貧
所從來久遠矣民人俗語曰即不為河伯娶婦水來漂沒溺其
人民云西門豹曰至為河伯娶婦時願三老巫祝父老送女河
上幸來告語之吾亦往送女皆曰諾至其時西門豹往會之河

上三老官屬豪長者里父老皆會以人民往觀之者三二千人
其巫老女子也已年七十從弟子女十人所皆衣繒單衣立大
巫後西門豹曰呼河伯婦來視其好醜即將女出帷中來至前
豹視之顧謂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嫗為入報
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嫗投之河中
有頃曰巫嫗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頃曰
弟子何久也復使一人趣之復投一弟子河中凡投三弟子西
門豹曰巫嫗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為入白之復投
三老河中西門豹簪筆磬折向河立待良久長老吏傍觀者皆
驚恐西門豹顧曰巫嫗三老不來還奈之何欲復使廷掾與豪

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叩頭且破額血流地色如死灰西門豹曰諾且留待之須臾須臾豹曰廷掾起矣狀河伯留客之久若皆罷去歸矣鄴吏民大驚恐從是以後不敢復言為河伯娶婦 [illegible]

[illegible] 西門豹即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田皆溉當其時民治渠少煩苦不欲也豹曰民可以樂成不可與慮始今父老子弟雖患苦我然百歲後期令父老子孫思我言 [illegible]

[illegible] 也恭恭者上下之通德在歷選不忘妄見貧賤而可以人者哉且夫安弓危矣危弓安矣封之從此夫子遇子方引車辟下謁既恭矣而復折之不且失均乎西門豹引漳溉鄴以富河內至漢欲合渠為稻民卒不肯聽然則父老子孫之思之百歲且未艾也

樂羊

樂羊魏將也魏將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于幕下而啜之盡一杯文侯謂覩師贊曰樂羊以我之故食其子之肉對曰其子之肉尚食之其誰不食文侯是賞其功而疑其心 [illegible] 樂羊已得中山還反報文侯有貴功之色文侯命主書曰群臣賓客所獻書者操以進之主書舉

兩篋以進令樂羊視之盡難攻中山之事也樂羊還走北面再拜曰中山之舉非臣之力君之功也呂氏春秋文侯封樂羊以靈壽樂羊死葬于靈壽子孫因家焉史記

李克　翟璜 [illegible]

李克翟璜並文侯之臣也中山既拔翟璜進克為中山守文侯嘗問克曰人有惡乎克曰有貴者惡之富者貧惡之智者愚惡之文侯曰行此三者使人無惡可乎克曰可臣聞貴而下賤則眾弗惡也富而分貧則窮士弗惡也智而救愚則童蒙者弗惡也文侯曰善哉言乎韓詩外傳又嘗問曰刑法之源安生克曰生于奸邪淫佚之行凡文刻鏤害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傷女工者

也農事害則饑之本也女工傷則寒之原也饑寒並至而能不為
姦邪者未之有也男女飾美以相矜而能無淫佚者未之有也故
上不禁技巧則國貧民侈國貧窮者為姦邪而富足者為淫佚是驅民
而為邪也為邪而以法隨誅之是為民設陷也刑罰之起有源
人主不塞其本而督其末傷國之道乎文侯曰善說苑又曰文侯問李克曰為
國何如對曰為國之道食有勞而祿有功使有能而賞必行罰
必當文侯曰吾賞罰皆當而民不與何也對曰國其有淫民乎臣
聞之曰奪淫民之祿以來四方之士其父有功而祿其子無功而食之
出則乘車馬衣美裘以為榮華入則修竽瑟鐘石之聲而安其子女之樂以
亂鄉曲之教如此者奪其祿以來四方之士此之謂奪淫民也
又嘗問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
對曰數戰數勝文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也所以亡何也曰數
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治疲民此其所以亡也呂覽淮南[illegible]作武

文侯謂克曰先生嘗教寡人曰家貧則思良妻國亂
則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成公子成文侯弟二子何如對曰臣聞之
卑不謀尊疏不謀戚臣在闕門之外不敢當命文侯曰先生臨事勿讓
克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
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
文侯曰先生就舍寡人之相定矣李克出過翟璜之家璜曰
今者聞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為之克曰魏成子為之翟璜忿
然作色曰以耳目之所睹記臣何負於魏成子西河之守臣之
所進也君內以鄴為憂臣進西門豹君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
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傅臣進屈侯鮒臣何以
負於魏成子克曰子之言克於子之君者豈將比周以求大官
哉君問而置相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克對曰君不察故也居視
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
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是以知魏成子之為相也且子
安得與魏成子比乎魏成子以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
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子之所進五
人者君皆臣之子惡得與魏成子比也翟璜逡巡再拜曰璜鄙人
也失對願卒為弟子史記魏世家韓非子翟璜魏王之臣也而善於韓乃召韓兵令之攻魏因請為魏王搆之以自重也又曰
田子方從齊之魏望翟璜乘軒騎駕出方以為文侯也移車而
避之則徒翟璜也方問曰子奚乘是車也曰君謀欲伐中山臣薦翟
角而謀得果且伐之臣薦樂羊而中山拔得中山憂欲治之臣進
李克而中山治是以君賜此車方曰寵之稱功尚薄說苑同

又曰子方曰魏國之相不去季子而之他矣翟璜曰君母弟有公
孫成季進子夏而君師之進段干木而君友之進先生而君
敬之彼其所進師也友也所敬者也臣之所進者皆守職守祿
之臣也何以至魏國相子方曰子五舉盡賢子勉之子終其
次也[illegible]文侯弟曰季成友曰翟璜文侯欲相之而未能決以
問李克曰君置相則問樂商與王孫苟端孰賢文侯曰善以王孫
苟端為不肖翟璜進之樂商為賢季成進之故相季成呂覽同
文侯燕飲令諸大夫論己至
于任座任座曰君不肖君也得中山不以封弟而以封子是以知
君之不肖也文侯不說任座趨出次及翟璜璜曰君賢君也臣
聞君賢者其臣直今者任座之言直是以知君之賢也文侯喜曰可
反歟璜對曰奚為不可臣聞忠臣畢其忠而不敢遠其死座殆
尚在於門璜往視之任座在門以君令召之入文侯下階而迎
之以為上客文侯曰微翟璜則幾失忠臣矣呂氏又曰文侯見段干木立倦

取人取自之身…[illegible]
之患不肯…[illegible]
實又責吾…[illegible]
無乃難乎
論曰…[illegible] 設其人情之所難然挍懷陳既亦足破敵來賛之譜
日有以大倫家有李克七篇或曰克子夏弟子為文侯相見漢書
…[illegible]類多知本信乎守西河之道者

李悝　白圭

李悝者文侯上地之守也韓非子　悝為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以為
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參分去一為田六百萬畮
治田勤謹則畮益三升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
為粟百八十萬石矣又曰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

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善為國者使民毋傷而
農益勸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畮歲收畮一石半為粟百五十
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餘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終
歲為粟九十石餘有四十五石石三十為錢千三百五十除社
閭嘗新春秋之祠用錢三百餘千五十衣人率用錢三百五人
終歲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喪之費及上賦斂
又未與此此農夫所以常困有不勸耕之心而令糴至於甚貴
者也是故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孰上孰其收自四餘
四百石中孰自三餘三百石下孰自倍餘百石小饑則收百石
中饑七十石大饑三十石故大孰則上糴三而舍一中孰則糴

二下孰則糴一使民適足賈平則止小饑則發小孰之所斂中
饑則發中孰之所斂大饑則發大孰之所斂而糶之故雖遇饑
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傷取有餘以補不足也行之魏國國以
…[illegible] 三十二篇 …[illegible]

白圭者名丹周人也 …[illegible] 當昭王韓成陽君
欲以韓魏聽秦昭子都請白圭…[illegible]曰王不如令使人說成陽
君曰君入秦秦必留君而多割…[illegible]韓魏不聽秦必留君而伐韓

矣故君不如安行求質于秦成陽君必不入秦秦韓不合則王
…[illegible] 文侯
…[illegible] 故人棄我取人
…[illegible] 出取帛絮予之食太陰在卯穰
…[illegible]
…[illegible] 取下穀長石斗取上種
…[illegible] 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
…[illegible] 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 …[illegible]
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有所
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史記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

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欲軋之于堯舜之道者大貉小
貉也欲重之于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珪又曰丹之治水也
愈于禹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為
壑子以鄰國為壑仁人[illegible]聞于鄒公子夏后啓曰致魄之節四
[illegible]志三晉之事此天下之豪英以處于前而述聞晉事未嘗
[illegible]道之[illegible]四上之志則得而聞之夏后啓曰以為可為哉為
之為之天下為能[illegible]以為不可為[illegible]之天下弗能使
矣珪曰利弗能使[illegible]生不足以使之則
利何足以使之死不足以禁之則害何足以禁之珪無以應[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白圭[illegible]
尚書　說諸原傳卷二十八　十
又使則與[illegible]先後安[illegible]以[illegible]也
論曰白圭使民貿遷有無化居在周則有道師務用道人妄稽
之法記曰知者創物巧者述之惟其亦能述聖人之知者與權
[illegible]傷民錢賤傷農經國之要二語盡之雖然傷一山而農當[illegible]
[illegible]不能以貴賤論雜已
吳起　公[illegible]理　東施　[illegible]
吳[illegible]衛人也好用兵[illegible]
吳起吳起取齊女[illegible]將而攻齊大破之[illegible]
[illegible]

功於先賤之妻妾子母求入與其妻之[illegible]重于衛君因衛君之
重請吳子吳子不聽使[illegible]而入謝[illegible]吳子示其妻以組曰
為我織組令之如是已[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魯人或惡吳起曰起之為人猜忍人也其少
時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之吳起殺其謗己者
[illegible]餘人而東出衛郭門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為卿相
不復入衛遂事曾子居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曾子薄之而與
起絕起乃之魯學兵法以事魯君魯君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夫
魯小國而有戰勝之名則諸侯圖魯矣且魯衛兄弟之國也而
君用起則是棄衛魯君疑之謝吳起　[illegible]
尚書　說[illegible]傳卷二十八　二
[illegible]
起于是聞魏文侯賢欲事之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李
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于是魏文侯以
為將擊秦拔五城起之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
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illegible]
[illegible]
自吮其疽何哭為[illegible]不旋
踵遂死于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文

侯以吳起善用兵廉平盡能得士心乃以為西河守以拒秦韓
魏文侯既卒起事其子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
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
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
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
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
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也武侯
曰善 [illegible]吳起為西河之守秦有小亭臨境[illegible]甚害田者去之則不足以徵甲兵乃倚[illegible]於北門之外而令之曰徙此南門之外者賜之上田上宅人莫之徙也及有徙之者賜之如令又置一石赤菽東門之外而令之曰徙此於西門之外者賜之如初人爭徙之乃下令曰明日且攻亭有能先登者仕之國大夫賜之上田宅人爭趨之於是攻亭一朝而拔之 呂氏春秋慎小篇同

武侯謀事而當群臣莫能逮退朝而有喜色起進
曰亦嘗有以楚莊王之語聞乎左右者乎武侯曰楚莊王之語何
如對曰楚莊王謀事而當群臣莫逮退朝而有憂色申公巫臣
進曰王朝而有憂色何也莊王曰不穀謀事而當群臣莫逮是
以憂也其在中蘬之言曰諸侯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
自為謀而莫己若者亡今以不穀之不肖而群臣莫吾逮吾國
幾于亡乎是以憂也楚莊王以憂而君以喜武侯逡巡再拜曰
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 [illegible]
國君必慎始也[illegible]
以見王事關而[illegible]
言士而[illegible]
可謂不棄[illegible]

[illegible]
吳起為西河守甚有聲名魏置相相田文吳起不悅謂田文曰
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
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
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賓從子
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三者子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
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於子乎
屬之於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文曰此乃吾所以居子
之上也吳起乃自知弗如田文田文既死公叔為相
尚魏公主而害吳起公叔之僕曰起易去也公叔曰奈何其僕

曰吳起為人節廉而自喜名也君因先與武侯言曰夫吳起賢
人也而侯之國小又與彊秦壤界臣竊恐起之無留心也武侯
即曰奈何君因謂武侯曰試延以公主起有留心則必受之無
留心則必辭矣以此卜之君因召吳起而與歸即令公主怒而
輕君吳起見公主之賤君也則必辭于是吳起見公主之賤魏
相果辭魏武侯武侯疑之而弗信也吳起懼得罪遂去 [illegible]
[illegible]

破馳說之言從橫者于是南平百越北并陳蔡卻三晉西伐秦
諸侯患楚之彊故楚之貴戚盡欲害吳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
作亂而攻吳起吳起走之王尸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刺吳起
并中悼王悼王既葬太子立乃使令尹盡誅射吳起而并中王
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餘家 [illegible]

[illegible]

尚史　魏諸臣傳卷二十八

[illegible]

[illegible]衛人也為魏將與薛趙[illegible]

[illegible]

臣也王特為臣之右手不倦賞臣可也臣何力之有乎王曰善
于是索吳起之後賜之田二十萬巴寧爨襄田各十萬[illegible]
叔豈非長者哉既為寡人勝彊敵矣又不遺賢者之後不揜能
士之迹公叔何無可益乎又與田四十萬加之百萬之上凡百
四十萬（史記世家元年伐敗韓于澮與秦戰少梁虜我將公孫痤○按年表云虜我太子世家蓋誤）痤病王往
問之曰公叔病即不可諱將奈社稷何痤對曰痤有御庶子公
孫鞅願王以國事聽之也弗能勿使出境王弗應出而謂左右
曰豈不悲哉以公叔之賢而謂寡人必以國事聽鞅不亦悖乎
痤死已葬鞅西之秦孝公用之秦日以強魏日以削（家通）
惠施者宋人（高誘注）而惠王（說苑梁相死惠子欲之梁渡河而遽墮水中船人救之船人曰子欲何之而遽也曰梁無相吾欲往相之船人曰子居船楫之間而困無我則子死矣子何能相梁乎惠子曰居船楫之間則吾不如子至于安國家全社稷子之比我蒙蒙如未○視之狗耳[illegible]數日不熄火乃見梁王王曰夏麥方○請以割子[illegible]曰[illegible]來過吾川之水長有人溺流而下呼救之[illegible]其[illegible]方將為子[illegible]之王窮其善游者以救子[illegible]我[illegible]一[illegible]之力則活矣子之救我不如求我于重淵之下魚龍之腹）齊魏戰于馬陵齊殺太子申
覆十萬之軍王召施而告之曰夫齊寡人之讎也怨之至死不
忘國雖小欲悉起兵而攻之何如對曰不可臣聞之王者得度
而霸者知計王固先屬怨于趙而後與齊戰今戰不勝國無守
戰之備又欲悉起兵而攻齊此非臣之所謂也王若欲報齊乎
則不如變服折節而朝齊楚必怒矣王游人而合其鬭則楚必
伐齊以休楚伐罷齊則必為楚禽矣是王以楚毀齊也惠王曰

尚史　魏諸臣傳卷二十八　五

甚乃入報齊願臣畜而朝楚王大怒自將伐齊大敗齊于徐州（呂氏春秋）匡章謂惠子曰公之學去尊今又王齊王何其到也惠子曰今有人于此欲擊其愛子之頭石可以代之匡章曰公取之代乎其不與施曰取代之子頭所重也石所輕也擊其所輕以免其所重豈不可哉匡章曰齊王用兵而不休攻擊人而不止者其故何也惠子曰大者王其次霸也今可以王齊王而壽黔首之命免民之死是以石代愛子頭也何為不為

為齊魏交令太子鳴質于齊惠王欲見之朱倉謂王曰何不稱病臣請說嬰子（即田嬰）曰魏王之年長矣今有疾公不如歸太子以德之不然公子高在楚楚將內而立之是齊抱空質而行不義也（呂氏春秋）惠子為惠王為法為法已成以示諸民人民善之獻之惠王惠王善之以示翟翦翟翦曰善也惠王曰可行邪翟翦曰不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故翟翦對曰今舉大木者前呼輿謣後亦應之此其於舉大木者善矣豈無鄭衛之音哉然不若此其宜也夫國亦木之大者也又曰白圭新與惠子相見也惠子說之以彊白圭無以應惠子出白圭告人曰人有新取

婦者婦至宜安矜煙視媚行豎子操蕉火而鉅新婦曰蕉火大鉅入于門門中有斂陷新婦曰塞之將傷人之足此非不便之家氏也然而有大甚者今惠子之遇我尚新其說我有大甚者惠子聞之曰不然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愷者大也悌者長也君子之德長且大者則為民父母父母之教子也豈待久哉何事比我于新婦乎又曰白圭謂魏王曰市丘之鼎以烹雞多洎之則淡而不可食少洎之則焦而不熟然而視之蝺焉美無所可用惠子之言有似于此惠子聞之曰不然使三軍饑而居鼎旁適為之甑則莫宜此鼎矣又曰匡章謂惠子于魏王之前曰蝗螟農夫得而殺之奚故為其害稼也今公行多者數百乘步者數百人少者數十乘步者數十人此無耕而食者其害稼亦甚矣惠王曰惠子施也難以辭與公相應雖然請言其志惠子曰今之城者或操大築乎城上或負畚乎城下或操表掇以睎望若施者其操表掇者也使工女化而為絲不能治絲使大匠化而為木不能治木使聖人化而為農夫不能治農夫施而治農夫者也何事比施于螣螟乎又曰惠王謂惠子曰上世之有國必賢者也今寡人實不若先生願得傳國惠子辭王固請曰寡人莫有之國于此者也而傳之賢者民之貪爭之心止矣欲先生以此聽寡人也惠子曰若王之言則施不可而聽矣王固萬乘之主也以國與人猶尚可今施布衣也可以有萬乘之國而辭之

此其止貪爭之心愈甚也 [illegible]

曰善惠王薨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于牛目壞城郭且為棧道而葬羣臣多諫太子者曰雪甚如此而喪行民必甚病之官費又恐不給請弛期更日太子曰為人子而以民勞與官費之故而不行先王之喪不義也子勿復言羣臣皆不敢言而以告犀首犀首曰吾未有以言之也是其唯惠公乎請告惠公惠施曰諾駕而見太子曰葬有日矣太子曰然施曰昔王季歷

葬于楚山之尾欒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文王曰嘻先君必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夫故使欒水見之于是出而為之張朝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此文王之義也今葬有日矣而雪甚及牛目太子為及日之故得毋嫌于欲亟葬乎願太子更日先王必欲少留而扶社稷安黔首也故使雪甚因弛期而更日此文王之義也若此而弗為意者羞法文王乎太子曰甚善敬弛期更擇日張儀欲以魏合于秦韓而攻齊楚惠施欲以魏合于齊楚以案兵人多為張子于王所惠子謂王曰小事也謂可者謂不可者正半況大事乎以魏合于秦韓而攻齊楚大事也而王之羣臣皆以為可不知是其可也如是其明耶而羣臣之智

術也如是其同邪是其可也未如是其明也而今臣之智術也
又非皆同也是其有半塞也所謂明王者失其半者也今王[illegible]
天下今施之楚令公孫衍之辭約二十者來救則將則交也
令人先之楚言曰魏王令犀首之[illegible]之楚約二十者將渊
交也楚王聞之因郊迎而國人[illegible]
[illegible]
反張儀之去秦[illegible]
之楚楚王受之[illegible]人謂楚王曰張儀子者張儀也而王親與
之約是欺儀也患子為儀來者而與之[illegible]子必弗行也且宋
王之賢也子也天下莫不聞今之不善張儀也天下莫不知今

為言之故棄所貴于[illegible]人[illegible]以為
大王亂矣王不如舉惠子而納之宋而謂儀曰請為子勿納也
今必德王惠子窮人也而王奉之又必德王此不失為儀之實
[illegible]以德惠子于楚王曰[illegible]而納之宋[illegible]
[illegible]不康成公[illegible]曰寡人之所[illegible]
[illegible]數寡人[illegible]不
[illegible]有力[illegible]
[illegible]

其賢于勇有力也居四累之上[illegible]
[illegible]大王獨無意邪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益曰孔墨
是也孔丘墨翟無地為君無官為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
舉踵而願安利之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
皆得其利也益趨而出宋王謂左右曰辯矣客之以說服寡人
[illegible]
[illegible]曰叔孫武叔毀仲尼若視黑白而不[illegible]大子申[illegible]出
先行不年在大夫之下邪抑有所諱邪若夫稱實以及吳起之
後東日而納王于魯獨繼啓沃子有取焉吳起小人貪于功名
其見絕于曾子也宜哉

芒卯 附孫臣

芒卯初事昭王秦約趙伐我昭王患之卯曰王勿憂也臣請發
張倚[illegible]使謂趙王曰[illegible]寡人因形與有也[illegible]今大王收秦
而攻魏寡人請以鄴事大王趙王喜召相國而命之曰魏王請
以鄴事寡人使寡人絕秦[illegible]不[illegible]今不用
[illegible]謂趙王曰敝邑之吏効城者已在鄴
[illegible]
[illegible]鄴者使者之罪也卯
不知[illegible]以[illegible]魏而支秦卯謂
秦[illegible]臣聞明王不背

中而行王之所欲于魏者長平王屋洛林之地也王能使臣為
魏之司徒則臣能使魏獻之秦王曰善因任以為魏之司徒謂
昭王曰王所患者上地也秦之所欲于魏者長平王屋洛林之
地也王獻之秦則上地無憂患因請以下兵東擊齊攘地必遠
矣昭王曰善因獻之秦地入數月而秦兵不下昭王謂卯曰地
入數月而秦兵不下何也卯曰臣有死罪雖然臣死則契折于
秦王無以責秦王因囚其罪臣為臣約于秦乃之秦謂秦王
曰魏之所以獻長平王屋洛林之地者將以下大王之兵東擊
齊也今地已入而秦兵不下臣則死人也雖然後山東之士無
以利事王者矣秦王懼然曰國有事未澹下兵也今以兵從後

十日秦兵下卯斥各魏之兵[illegible]

[illegible]

王安釐王時秦敗[illegible]

[illegible]　昭王薨卯事安釐

罷梁圍明年魏將使段干崇割地而講孫臣謂王曰魏不以敗
之上割可謂善用不勝矣秦不以勝之上割可謂不善用勝矣
今處期年乃欲割是羣臣之私而王不知也且夫欲璽者段干
子也王使之割地欲地者秦也王使之受璽夫欲璽者制地欲
地者制璽其勢必無魏矣且以地事秦譬猶抱薪而救火薪不
盡火不止今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窮是薪火之說也王曰
善雖然吾已許秦矣不可以革也對曰王獨不見夫博者之用
梟邪欲食則食欲握則握今曰不可革何用智之不若梟也王
曰善乃按其行 [illegible] 孫臣亦魏人

昭忌　周訢　支期附

昭忌亦事昭王昭王時秦攻韓之管昭王發兵救之忌曰夫秦
強國也而韓魏壤秦不出攻則已出攻非韓必魏也今幸而于
韓此魏之福也王若救之夫解攻者必韓之管致攻者必魏之
梁也王不聽曰不救韓韓必合于秦秦韓為一則魏危遂救之
秦果釋管而攻魏魏王大恐謂忌曰不用子之言禍至奈何忌
乃為之見秦王曰臣聞明王之聽也不以挾私為政是參行也
言參彼已而行 願王無攻魏秦王曰何也曰山東之從時合時離何也
秦王曰不識也曰天下之合以王之不必也 [illegible]
其離也以王之必也今攻韓之管國危矣未卒而移兵于梁合
天下之從無精于此者矣以為秦之求索必不可支也故為王

[illegible]不如制趙制趙則燕不敢不事秦荆齊[illegible]不能獨從天
下爭敵于秦則弱矣秦王乃止安陵[illegible]王所又有周訢支期秦敗
魏于華王且入朝于秦周訢謂王曰宋人有學者三年反而名
其母其母曰子學三年反而名我何也其子曰吾所賢者無過堯舜堯舜名[illegible]
大者天地天地名今母賢不過堯舜母大不過天地是以名母也[illegible]
其母曰子之于學將盡行之乎願子之有以易名母也子之
于學將有所不行乎願子之且以名母為後也今王之事秦尚
有可以易入朝者乎願王之有以易之而以入朝為後也王曰
子患寡人入而不出邪許綰為我祝曰入而不出請殉寡人以
頭訢曰如臣之賤也有謂臣曰入不測之淵而必出不出請以

一鼠首為汝殉臣必不為也今秦不可知之國猶不測之淵也
而許綰之首猶鼠首也內王于不可知之秦而殉王以鼠首臣竊
為王不取也且無梁孰與無河內急王曰梁急無梁孰與無身
急王曰身急曰以三者身上也河內其下也秦未索其下而王
效其上可乎王尚未聽也支期曰王視楚王楚王入秦[illegible]
[illegible]楚王不入楚魏為一尚足以[illegible]
已而于[illegible]侯今不行收之矣[illegible]
[illegible]請殺內王[illegible]
以臣為曰臣不[illegible]
為秦[illegible]自為[illegible]且安[illegible]安[illegible]

乎安陵乎安貴乎君其先自為計長信侯曰樓公將入矣臣謂樓緩
臣今從期曰王急召君君不行血濺君襟矣長信侯行期先入
謂王曰偽病而見之臣已恐之矣長信侯入王曰病甚奈何吾
[illegible]侯矣吾恐難道死行乎長信侯曰王毋行矣臣能得
[illegible]侯願王無憂也國策

論曰魏至昭釐秦患備矣乃縱橫之士挾策乘危縱順[illegible]而荀
且而已而若卯[illegible]以許[illegible]之污頓若是乎斯時也儻
有其[illegible]如孟子者將[illegible]矣乎

唐雎

唐雎者魏人年九十餘矣魏安釐王時秦魏為與國齊楚約而

攻魏魏使人求救于秦冠蓋相望秦救不出唐雎謂王曰老臣請西
說秦[illegible]見秦王秦王曰
丈人[illegible]乃[illegible]知魏之急矣
[illegible]對曰大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發者是臣竊策之臣[illegible]
[illegible]以為秦之[illegible]
[illegible]已在郊矣大王之救不至魏[illegible]而
[illegible]十縣欲救之豈有及哉[illegible]之
[illegible]以為大[illegible]赴
魏齊楚聞之乃引[illegible]破
秦[illegible]有深可知者

有不可不知者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忘者有不可知者何謂也
對曰人之憎我也不可不知也吾憎人也不可得而知也人之
有德於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於人也不可不忘也今君殺晉
鄙救邯鄲破秦存趙此大德也今趙王自郊迎卒然見趙王臣
願君之忘之也信陵君曰無忌謹受教秦聞之時秦王使人謂
安陵君（安陵君魏之別封）曰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其
許寡人安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雖然受地於先王
願終守之弗敢易秦王不說安陵君使唐雎使於秦秦王謂雎
曰寡人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聽寡人何也且秦滅
韓亡魏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以君為長者故不錯意也今

若逆寡人者輕寡人與雎對曰否非若是也安陵君受地于先
王而守之雖千里不敢易也豈直五百里哉秦王怫然怒謂雎
曰公亦嘗聞天子之怒乎天子之怒伏屍百萬流血千里雎曰
大王嘗聞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頭搶
地耳雎曰夫專諸之刺王僚也彗星襲月聶政之刺韓傀也白
虹貫日要離之刺慶忌也倉鷹擊於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之
士也懷怒未發休祲降於天與臣而將四矣若士必怒伏屍二
人流血五步天下縞素今日是也挺劍而起秦王色撓長跪而
謝之曰先生坐何至於此寡人諭矣夫韓魏滅亡而安陵以五
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illegible]）

（[illegible]）

朱己（附）

朱己者當安釐王時安釐王將與秦攻韓己謂王曰秦與戎
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而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
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所同知也非有所施厚積
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
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於親戚兄弟若此而況於仇讎之敵國
乎今王與秦伐韓而益近秦患臣甚惑之而王弗識則不明羣
臣知之而莫以此聞則不忠矣今韓氏以一女子承一弱主內

有大亂外安能支強秦魏之兵王以為不破乎韓亡秦有鄭地
與大梁鄰王以為安乎王欲得故地而負強秦之禍王以為利
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且便事便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
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之上黨而攻強
趙是復閼與之事（[illegible]）秦必不為也若道河內倍鄴
朝歌絕漳滏之水與趙兵決勝邯鄲之郊是受智伯之禍也秦
又不敢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冥阨之塞所行甚遠所
攻甚難秦又弗為也若道河外倍大梁右上蔡召陵與楚兵
決陳郊秦又不敢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
矣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矣秦故有懷地邢丘安城垝

聿以臨河內河內之共汲莫不危秦有鄭地得垣雍決滎澤而
水大梁大梁必亡王之使者大過乃惡安陵君于秦秦欲許之
久矣秦之葉陽昆陽與舞陽高陵鄰聽使者之惡也隨安陵氏
而欲亡之秦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南國必危南國雖無危魏
豈得安哉夫憎韓不愛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
也異日者秦在河西去梁千里有河山以闌之有周韓而間之
從林軍以至于今林一作横秦十攻魏五入國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
都焚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
北至平闞所亡乎秦者山北河外河內大縣數百名都數十秦
乃在河西晉去大梁尚千里而禍若是矣又況于使秦無韓而

有鄭地無河山以闌之無周韓以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百此
矣異日者從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約也今韓受兵三
年矣秦撓之以講韓知亡弗聽投質于趙請為天下鴈行頓刃
以臣觀之楚趙必與之攻矣何也知秦欲之無窮也非盡亡天
下之兵而臣海內之民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王王速受
楚趙之約而挾韓之質以存韓因求故地于韓韓必効之如此
則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于與秦共伐韓而無與強秦鄰
之禍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天時已通韓之上黨于
共莫使寧舊共莫不可以使也史記世家作共寧共寧州以城郭兩懷州脩武縣道已通因而關之
出入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共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

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是韓則魏之縣也魏得韓以
為縣則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則二周必危安陵必易
楚趙大破衛齊甚畏天下西鄉而馳秦入朝而臣不久矣史記世家
朱己作信陵君王又欲攻邯鄲季梁者亦魏人也聞之中道而反衣
焦不申頭塵不去往見王曰今者臣來見人于大行方北面而
持其駕告臣曰我欲之楚臣曰君之楚將奚為北面曰吾馬良
臣曰馬雖良此非楚之路也曰吾用多臣曰用雖多此非楚之路也
曰吾御者善此數者愈善而離楚愈遠耳今王動欲成霸王舉
欲信于天下恃魏之大兵之利欲攻邯鄲以廣地尊名王之動
愈數而離王愈遠耳猶至楚而北行也策

范痤

范痤者魏相也安釐王時虞卿謂趙王曰人之情寧朝人乎寧
朝于人也趙王曰人亦寧朝人耳何故寧朝于人虞卿曰夫魏
為從主而違者范痤也今王能以百里之地若萬戶之都請殺
范痤痤死則從事可移于趙趙王曰善乃使人以百里之地
請殺范痤于魏王許諾使司徒執范痤而未殺也痤因上書王曰
臣聞趙王以百里之地請殺痤夫殺無罪范痤薄故也而得百
里之地大利也臣竊為大王美之雖然而有百里之地不可得而死者
不可復生也則王必為天下笑矣臣竊以為與其以死痤市不
若以生痤市也人信陵君書

日人趙魏敵戰之國也趙王以咫尺之書來而王[illegible]之從無
羿之痤痤雖不肖故魏之免相也嘗以魏之故得罪[illegible]
無用臣外雖得地勢不能守今從[illegible]趙殺
痤之後[illegible]趙之從[illegible]何以止之此[illegible]
[illegible]王[illegible]之
[illegible]秦最強而能制秦者[illegible]
[illegible]以攻[illegible]趙秦之所難[illegible]
無[illegible]無如[illegible]何[illegible]自[illegible]聯主遠交近攻[illegible]其術數
從[illegible]爭秦交[illegible]秦[illegible]業已夫[illegible]防以[illegible]事也
而[illegible]以制秦非愛韓魏也而制之之道

實在[illegible]解[illegible]韓魏不支韓魏不支[illegible]及天下[illegible]勢行
力以[illegible]異毀防[illegible]水[illegible]也朱已之[illegible]秦[illegible]最深天下至
亡不[illegible]侯之愚也然智數如唐雎且[illegible]秦[illegible]可知也

宋就

宋[illegible]梁大夫也[illegible]縣令與楚鄰界梁亭楚亭皆種瓜梁亭劬
力[illegible]其瓜瓜美楚亭田[illegible]稀[illegible]其瓜瓜[illegible]
瓜有焦死者梁[illegible]請其尉[illegible]
[illegible]也今人[illegible]則已
[illegible]以美[illegible]楚王
[illegible]此[illegible]以[illegible]于梁[illegible]不得

見有客乃見楷下先生[illegible]以自[illegible]
秦出兵未知其所之秦魏交[illegible]不修之日久矣[illegible]
王曰諾遽出至即門而[illegible]王[illegible]
人[illegible]事之[illegible]急于事人者[illegible]今王[illegible]
事人[illegible]知之[illegible]客[illegible]不[illegible]也魏
[illegible]
做敷[illegible]其[illegible]以[illegible]

魏諸公子傳 公子成

公子成又曰公孫成亭文侯之弟[illegible]子夏田子
方段干木子文侯而文侯皆師之文[illegible]以為相（見趙世家）
[illegible]

[illegible]人[illegible]今天下[illegible]臣皆[illegible]
[illegible]必[illegible]人[illegible]今[illegible]無人患乃有天災不[illegible]
[illegible]讀[illegible]詩
[illegible]公

公仲緩

公仲[illegible]武侯之子也[illegible]武侯[illegible]公仲緩
[illegible]公孫頎自宋入趙[illegible]侯曰[illegible]公
[illegible]大[illegible]聞[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氏大[illegible]公仲緩割
[illegible]曰不[illegible]人必[illegible]

貧不如兩分之魏分為兩不彊于宋衛則我終無魏患矣趙不
聽韓不說以其少卒夜去（史記世家）子罃卒立是為惠王

大子申　公子理

大子申惠王大子公子理申之弟也惠王三十年王起境內衆
將大子申而攻齊大子過宋外黃外黃徐子曰臣有百戰百勝
之術大子能聽臣乎大子曰願聞之客曰固願效之今大子自
將攻齊大勝并莒則富不過有魏而貴不益為王若戰不勝則
萬世無魏此臣之百戰百勝之術也大子曰諾請必從公之言
而還客曰大子雖欲還不得矣彼勸大子戰攻而欲滿其意
者衆大子雖欲還恐不得矣大子上車請還其御曰將出而還

與北同不如遂行遂與齊人戰而死大子之自將也客謂公子
理之傅曰何不令公子泣王太后止大子之行事成則樹德不
成則為王矣大子年少不習于兵田盼宿將也而孫子善用兵
戰必不勝不勝必禽公子爭之于王王聽公子公子必封不聽
公子大子必敗敗公子必立立必為王也（魏策）大子申[illegible]在大
子[illegible]（史記世家以公子赫為大子　索隱系本襄王名嗣未詳孰是）
論曰語有之君終無適[illegible]戎[illegible]貧而身[illegible]之惠王
之身不免兩不[illegible]中[illegible]與中不異約納徐生之言
不戰而[illegible]亦[illegible]者[illegible]求無[illegible]行乎
公子[illegible]君[illegible]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昭王薨安
釐王即位封公子為信陵君是時范雎亡魏相秦以怨魏齊故
秦兵圍大梁破魏華陽下軍走芒卯魏王及公子患之公子為
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
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公
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公子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
烽言趙寇至且入界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子止王曰趙王
田獵耳非為寇也復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頃復從北方來
傳言曰趙王獵耳非為寇也魏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
曰臣之客有能探得趙王陰事者趙王所為客輒以報臣臣以

此知之是後魏王畏公子之賢能不敢任公子以國政魏有隱
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欲厚
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絜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
子財公子于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
夷門侯生侯生攝敝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
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
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俾倪故久立與其客
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
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
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徧贊賓客賓

賓客皆驚酒酣公子起為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曰今日嬴之
為公子亦足矣嬴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騎自迎嬴
于眾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今公子故過之然嬴欲就公子
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
以嬴為小人而以公子為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遂為
上客侯生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
隱屠間耳公子往數請之朱亥故不復謝公子怪之魏安釐王
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為趙惠
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遺魏王及公子書請救于魏魏王使將
軍晉鄙將十萬眾救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

下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
留軍壁鄴名為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
于魏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為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為能
急人之困今邯鄲旦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
困也且公子縱輕勝棄之降秦獨不憐公子姊邪公子患之數
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自
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
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
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
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

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
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曰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
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
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
公子再拜因問侯生乃屏人間語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
臥內而如姬最幸出入王臥內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為人所
殺如姬資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為公
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為公子死無所
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
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卻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

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
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即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
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
可使擊之於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邪何泣也公子曰晉
鄙嚄唶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以泣耳豈畏死哉於是公
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
以不報謝者以為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
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
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鄉自剄以送公子公子遂行至鄴
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今吾擁十萬

之眾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於界，平原君負韊矢為公子先引。趙王再拜曰：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者也。當此之時，平原君不敢自比於人。公子與侯生決，至軍，侯生果北鄉自剄。[illegible]其矣。

矯殺晉鄙，公子亦自知也。已卻秦存趙，使將將其軍歸魏，而公子獨與客留趙。趙孝成王德公子之矯奪晉鄙兵而存趙，乃與平原君計，以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意驕矜而有自功之色。

客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為忠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竊為公子不取也。於是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掃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自言罪過，以負於魏，無功於趙。趙王侍酒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公子竟留趙。趙王以鄗為公子湯沐邑，魏亦復以信陵奉公子。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公子聞所在，乃閒步往從此兩人游，甚歡。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公子妄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王而救趙，以稱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為羞，其不足從游。乃裝為去。夫人具以語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平原君門下聞之，半去平原君歸公子，天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原君客。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恐其怒之，乃誡門下：有敢為魏王使通者，死。賓客皆背魏之趙，莫敢勸公子歸。毛公、薛公兩

人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車趣駕歸救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泣，而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魏安釐王三十年，公子使使遍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秦王患之，乃行金萬斤於魏，求晉鄙客，令毀公子於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為魏將，諸侯將皆屬，諸侯徒聞魏公子，不聞魏王。公子亦欲

因此時定南而西王諸侯畏公子之威方從兵卒之秦數使反間偽賀公子得立為魏王未也魏王日聞其毀不能不信後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為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為樂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其歲魏安釐王亦薨秦聞公子死使蒙驁攻魏拔二十城初置東郡其後秦稍蠶食魏十八歲而虜魏王屠大梁

[illegible]

安釐王時有公子無忌公子無忌游于秦說應侯[illegible]

穰說趙王見戰國策[illegible]家公子牟四篇[illegible]中山公子牟魏[illegible]

[illegible]

論曰戰國四君信陵最賢其高義俠氣孔子所謂大義者信陵深賢之也然而竊符救趙矯以承事微毛薛不義客鄙以死乎雖然信陵將而函谷塞身歿十八年而魏亡公子之繫魏重若此乎嘗過大梁之墟監門博徒屠者之兩遇乎無公子之風矣

魏嬖臣傳　龍陽君

龍陽君者魏之幸臣也失其名安釐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龍陽君得十餘魚而涕下王曰有所不安乎對曰無敢不安也曰然則何為涕出曰臣為臣之所得魚也王曰何謂也曰臣之始得魚也甚喜後得又益大今臣直欲棄臣前之所得矣以臣之凶惡而得為拂枕席今臣爵至人君走人于庭避人于途四海之

內美人亦甚多矣聞臣之得幸于王也必褰裳而趨王臣亦猶曩之前所得魚也亦將棄矣臣安能無涕出乎王曰誤有是心也何不相告也于是布令曰敢言美人者族

襄平李鍇鐵君甫纂

趙諸臣傳

公仲連（大戊午附）　觸讋

公仲連者烈侯之相國也烈侯好音謂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乎連曰富之可貴之則否烈侯曰然夫鄭歌者槍石二人吾賜之田人萬畝連曰諾不與居一月烈侯從代來問歌者田連曰求未有可者有頃烈侯復問連終不與乃稱疾不朝番吾君自代來謂連曰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今公仲相趙於今四年亦有進士乎連曰未也番吾君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連乃進三人及朝烈侯復問歌者田何如連曰方使擇其善者牛畜侍烈侯以仁義約以王道烈侯逌然明日荀欣侍以選練舉賢任官使能明日徐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充君說烈侯使使謂相國曰歌者之田且止官牛畜為師荀欣為中尉徐越為內史賜連衣二襲又有大戊午者成侯三年以為相成侯薨事肅侯肅侯十六年游大陵出于鹿門大戊午扣馬曰耕事方急一日不作百日不食肅侯下車謝之（[illegible]）

觸讋（史記作觸讋曰觸龍言願見太后分一字為二誤）趙之左師也孝成王元年秦伐我拔三城王新立太后用事（后惠文后也）秦急攻之趙氏求救于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為質（長安君惠文后少子）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强諫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為質者老婦必唾其面觸讋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而揖之入而徐趨至而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恐太后玉體之有所郄也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日食飲得無衰乎曰恃鬻耳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强步日三四里少益耆食和于身曰老婦不能太后不和之色少解觸讋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憐之願令補黑衣之數（[illegible]）以衛王宮沒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對曰甚于婦人太后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為媼之愛燕后（太后女）賢于長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觸讋曰父母之愛子則為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為之泣念悲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豈非計久長有子孫相繼為王也哉太后曰然觸讋曰今三世以前至于趙之為趙趙王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曰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孫則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之位而封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于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于趙老臣以媼為長安君之計短也故以為其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

之于長安居約車百乘質于齊齊兵乃出（國策）
論以言曰啓乃心沃朕心賢者自作而歌者自謳沃之之善者
也雖然有本焉君臣上下之禮也不然申屠彭咸豈出公侯下
哉觸讋說后順以適之漸入而共識焉能無得乎是故明主可
以理奪而婦人可以情徙也

肥義　公子成　李兌　（趙史　趙武靈王時）

肥義者趙之貴臣公子成趙為不陽君（周宋作太傅居）肅侯之
弟李兌趙之司寇也並事肅侯肅侯卒武靈王少及聽政先問
肥義加其秩國三老年八十月致其禮（世家）武靈王十九年王
平晝閒居肥義侍坐曰王慮世事之變權甲兵之用念簡襄之

迹計胡狄之利王曰嗣立不忘先德君之道也錯質務明主之
長臣之論也今吾欲繼襄主之業啟胡翟之鄉而卒世不見也
夫有高世之功者必負遺俗之累有獨知之慮者必被庶人之
怨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矣義曰臣聞之
疑事無功疑行無名今王即定負遺俗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
矣夫論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謀于眾昔舜舞有苗禹
袒入裸國非以養欲而樂志也欲以論德而要功也愚者闇于
成事智者見于未萌王其遂行之王曰寡人非疑胡服也吾恐
天下笑之狂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之笑賢者察焉世有順我
者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驅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王

遂胡服使王孫緤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且將以朝亦欲叔之
服之也家聽于親國聽于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
君先王之通義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
也夫制國有常利民為本從政有經令行為上故明德在于論
賤行政在于信貴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出
功有所止事成功立然後德可見也今寡人恐叔逆從政之經
以輔公叔之議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
累故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緤謁之叔請服焉
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不佞寢疾不能趨走
是以不先進王命之臣敢竭其愚忠臣聞之中國者聰明睿智

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聖賢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
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藝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
夷之所義行也今王釋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
逆人之心畔學者離中國臣願大王圖之使者報王王曰吾固
聞叔之病也即之公叔成家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
者所以便事也聖人觀鄉而順宜因事而制禮所以利民而厚
國也被髮文身錯臂左衽甌越之民也黑齒雕題鯷冠秫縫大
吳之國也禮服不同其便一也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故
聖人苟可以利其民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
一師而俗異中國同俗而教離況于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智

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賢聖不能同窮鄉多異曲學多辨不知而
不疑異乎己而不非者公于求善也今叔之所言者俗也吾之
所言者所以制俗也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與齊中山同之而
無舟檝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西有樓煩
秦韓之邊而無騎射之備故寡人且聚舟檝之用求水居之民
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燕參胡樓煩秦韓之邊且昔
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主并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
智之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强兵侵掠吾地係累吾民引水
圍鄗非社稷之神靈鄗幾不守先王忿之其怨未能報也今騎
射之備近可以便上黨之形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順中國

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而忘國事之恥非寡人之所
望也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于王之義敢道世俗之聞
今欲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令再拜乃賜胡服
趙文進諫曰農夫勞力而君子養焉政之經也愚者陳意而智
者論焉教之道也臣無隱忠君無蔽言國之祿也臣雖愚願竭
其忠夫當世輔俗古之道也衣服有常禮之制也循法無愆民
之職也三者先聖之所以教今君釋此而襲遠方之俗變古之
教易古之道故臣願王圖之王曰三代不同服而王五伯不同
教而政智者作教而愚者制焉賢者議俗不肖者拘焉夫制于
服之民不足與論心拘于俗之衆不足與致意故勢與俗化而

禮與變俱聖人之道也承教而動循法無私民之職也知學之
人能與聞遷達禮之變能與時化故為己者不待人制今者不
法古子其釋之趙造諫曰隱忠不竭姦之屬也以私誣國賤之
類也有此兩者臣下之大罪也臣雖愚願盡其忠臣聞之聖人
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俗而動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據俗
而動者慮徑而易見也今王易初不循俗胡服不顧世非所以
教民而成禮也且服奇者志淫俗僻者亂民襲奇僻之服近蠻
夷之行非所以教民而成禮也且循法無過脩禮無邪願王圖
之王曰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虙戲神
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觀時制法因事制

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理世不一其道
便國不必法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
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而志淫是鄒
魯無奇行也俗辟而民易是吳越無俊民也是以聖人利身之
謂服便事之謂教進退之謂節衣服之謂制所以齊常民非所
以論賢者也故聖與俗流賢與變俱諺曰以書為御者不盡馬
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故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
之學不足以制今子其勿反也趙燕後胡服王令讓之曰吾王
之行不逆上以自伐不立私以為名寡人胡服子獨弗服逆主
莫大焉以從政為累以逆主為高行私莫大焉寡人恐親犯刑

戮之罪以明有司之法趙燕再拜稽首曰臣失令過期更不用侵辱教(言己宜服刑及不刑而教之更循及侵辱也)王之惠也臣敬循衣服以待今日(紀)國復攻中山攘地北至代西至雲中九原二十七年立子何為王是為惠文王肥義為相國傅武王遷王自號為主父惠文王三年封長子章為代安陽君使田不禮相章李兌謂肥義曰公子章彊壯而志驕黨眾而欲大殆有私乎田不禮之為人也忍殺而驕二人相得必有謀陰賊起夫小人有欲輕慮淺謀徒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同類相推俱入禍門以吾觀之必不久矣子任重而勢大亂之所始禍之所集也子必先患子奚不稱疾毋出傳政于公子成毋為怨府毋為禍梯義曰不可昔者主父

以王屬義也曰毋變而度毋異而慮堅守一心以歿而世義再拜受命而籍之今畏不禮之難而忘吾籍變孰大焉進受嚴命退而不全負孰甚焉變負之臣不容于刑且夫貞臣也難至而節見忠臣也累至而行明子則有賜而忠我矣雖然吾不敢失也兌曰諾子勉之吾見子已今年耳涕泣而出兌數見公子成以備田不禮之事異日肥義謂信期(以高信宮中)曰公子與田不禮甚可憂也其于義也聲善而實惡此為人也不子不臣吾聞之姦臣在朝國之殘也讒臣在中主之蠹也此人貪而欲大內得主而外為暴矯令為慢以擅一旦之命不難為也禍且逮國吾憂之夜而忘寐盜賊出入不可不備自今有召王者必見吾面

我將以身當之信期曰善哉吾得聞此也四年安陽君來朝主父及王游沙邱異宮章與田不禮作亂詐以主父令召王義先入殺之信期即與章戰(史記世家云高信與戰當是與公子章戰也)公子成與李兌自國至起四邑兵入距難殺章及田不禮滅其黨賊而定王室公子成為相號安平君李兌為司寇公子章之敗往走主父主父開之成兌因圍主父宮公子章死成兌謀曰以章故圍主父即解兵吾屬夷矣乃遂圍主父三月餘主父死是為王少成兌專政(史記世家)十三年齊援趙以伐宋秦王怒于趙李兌約五國以攻秦無功留天下之兵于成皋而陰講于秦趙文趙造趙燕[illegible]皆趙之公族也

周紹　牛贊

周紹(史記作袑)亦事武靈王武靈王立周紹為傅曰寡人始行縣過番吾當子為子之時踐石以上者(石謂登車騎乘者履蹬馬石也)皆道子之孝故寡人問子以璧遺子以酒食而求見子子謁病而辭寡人以子之智慮為辨足以道人危足以持難忠可以寫意信可以遠期諺云服難以勇治亂以智事之計也立傅以行教少以學義之經也寡人欲子胡服以傅王子紹曰王失論矣非臣所敢任也王曰選子莫若父論臣莫若君君寡人也紹曰立傅之道六智慮不躁達于變身行寬惠達于禮威嚴不足易于位重利不足變其心恭于教而不快(快[illegible])和于下而不危六者傅之

才而任繁（馬騎中不爲臣之罪也傳作僕官傳附下作成也）以煩有
司吏之恥也王胄更論王曰知此六者所以使子寡人以王子
爲子從欲子隨變之無所見醜御道之以行義勿令溺苦于學
事君者順其意不逆其志事先者明其高不倍其孤故有臣可
命國之祿也子能行是所以事寡人者畢矣書云去邪勿疑任
賢勿貳寡人與子不用人矣遂賜絀胡服衣冠具帶黃金師比
（[illegible] 以傳王子 [illegible] 史記世家 十五年）
牛贊（史記）趙人亦事武靈王王破原陽以爲騎邑贊進諫曰國
有固籍兵有常經變籍則亂失經則弱且習其兵者輕其敵便
其用者易其難今民便用而王變之是損君而弱國也故利不

百者不變俗功不什者不易器今王破卒散兵以奉騎射臣恐
其攻獲之利不如所失之費也王曰古今異利遠近易用陰陽
不同道四時不一宜故賢人觀時而不觀于時制兵而不制于
兵子知官府之籍不知器械之利知甲兵之用不知陰陽之宜
故兵不當于用何兵之不可易教不便于事何俗之不可變昔
者先君襄主與代交地城境封之名曰無窮之門所以昭後而
期遠也今重甲循兵不可以踰險仁義道德不可以來朝吾聞
信不棄功智不遺時今子以官府之籍亂寡人之事非子所知
贊再拜稽首曰臣敢不聽令王遂胡服率騎入胡出于遺遺之
門踰九限之固絕五徑之險至胡中辟地千里（戰國策）二十一年攻

中山使贊將車騎趙希將胡代趙與之陘合軍曲陽攻取丹
丘華陽鴟之塞（史記趙世家）
論曰智者獨知明者先見武靈胡服以招騎射一變卑乘之制
賤俗反古宜來諸臣之爭也而肥義獨與武靈合卒建功蓋變
法不必人利易器不易製緣地制宜因時達變亦權宜之計也廼
廷議無聞而私愛遂之子章之難結纓無聞踊節奇息何異若
夫惠文既壯不申執閭之討豈成兌前死抑亦成申之好與

廉頗　藺相如

廉頗者趙之良將也惠文王十六年頗爲趙將伐齊大破之取
陽晉（索隱陽晉衛地後屬齊本作晉陽今在大野非是）（史記世家作昔陽在齊州東平縣齊地也）拜

爲上卿以勇氣聞于諸侯十九年秦王使使者告王欲與王爲
好會于西河外澠池王畏秦欲毋行頗與藺相如計曰王不行
示趙弱且怯也王遂行相如從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
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爲王
以絕秦望王許之遂與秦王會澠池而還是歲頗東攻齊破其
一軍二十年頗將攻齊[illegible]二十一年秦攻趙藺離石祁拔之趙
請內使牛狐之城以易藺離石祁于秦既而背秦不予秦王
大怒令衛胡易伐趙攻閼與（[illegible]）秦人之魏以銳師居安邑以挾
秦秦敗于閼與反攻魏幾頗救幾大敗秦師（[illegible]）
（[illegible]將攻魏幾不能取[illegible]）
（[illegible]）廉頗攻齊破其一軍[illegible]二年復攻齊幾城（[illegible]世家及年[illegible]）

表無伐齊幾拔之之事疑幾是邑名或屬齊或屬魏○按史記趙
緣國策誤為二說耳然後此六年乃有取秦則與之事亦訛
二十四年頗攻魏之防陵一作房子安陽拔之孝成王七年秦與趙
距長平使頗將攻秦秦數敗趙軍頗爭趙括代將秦殺括降卒
四十餘萬皆阬之十五年燕用栗腹之謀曰趙壯者盡于長平
其孤未壯舉兵擊趙趙使頗將大破燕軍于鄗殺栗腹遂圍燕
燕割五城請和乃聽之趙以尉文封頗為信平君為假相國廉
頗之免長平歸也失勢之時故客盡去及復用為將客又復至廉
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
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十八年延陵鈞率
師從頗助魏攻燕二十一年頗伐魏之繁陽拔之孝成王卒悼

襄王即位使樂乘代頗頗怒攻樂乘樂乘走頗遂奔魏之大梁廉
居魏久之魏不能信用趙數困于秦思復用頗頗亦思復用于
趙王使使者視頗尚可用否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
使者既見頗頗為之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尚可用
趙使還報王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
王以為老遂不召楚聞頗在魏陰使人迎之頗一為楚將無功
曰我思用趙人頗卒死于壽春史家在壽春記頗此四臣
藺相如者趙人也為趙宦者令繆賢舍人惠文王時得楚和氏
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王與廉頗諸
大臣謀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來

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
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罪竊計欲亡走燕相如止臣曰君何
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
曰願結交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彊而燕弱而君
幸于趙王故燕王欲結于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趙其勢必
不敢留君而束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質請罪則幸得脫
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以為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
於是王召見問藺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不
相如曰秦彊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相
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趙城曲

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
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
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
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
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
卻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
王趙王悉召羣臣議皆曰秦貪負其彊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
可得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為布衣之交尚不相欺況大國乎且
以一璧之故逆彊秦之驩不可于是趙王乃齋戒五日使臣奉
璧拜送書于庭何者嚴大國之威以脩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

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償趙
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于柱矣
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召有
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與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為予
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寳也趙王恐
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
賓于廷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彊奪遂許齋五日舍相
如廣成傳舍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衣
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于趙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禮于
廷引趙使者藺相如相如至謂秦王曰秦自繆公以來二十餘

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于王而負趙故令人持
璧歸閒至趙矣且秦彊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
璧來今以秦之彊而先割十五都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于
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唯大王與羣臣孰
計議之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嘻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
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使
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邪卒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相
如既歸趙王以為賢大夫使不辱于諸侯拜相如為上大夫秦
亦不以城予趙趙亦不終予秦璧其後秦伐趙拔石城明年復
攻趙殺二萬人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為好會于西河外

澠池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
也趙王遂行相如從遂與秦王會澠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
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
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為秦
聲請奉盆缻秦王以相娛樂秦王怒不許于是相如前進缻因
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缻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
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于是秦王
不懌為一擊缻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為趙王
擊缻秦之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為秦王壽藺相如亦曰請以
秦之咸陽為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于趙趙亦盛設兵

以待秦秦不敢動既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為上卿位在廉頗
之右廉頗曰我為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藺相如徒以口
舌為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為之下宣言曰
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常稱病不欲
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于是舍人
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
廉頗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
況于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藺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
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
辱其羣臣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

敢加兵于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
所以為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
因賓客至[illegible]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
卒相與驩為刎頸之交[illegible]
趙奢[illegible]
趙奢[illegible]而平原君不肯出租奢以法
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illegible]
趙為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illegible]
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illegible]奉
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強國強則趙固而君為貴戚豈

輕于天下邪平原君以為賢言之于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大
平民富而府庫實秦伐韓軍于閼與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否
對曰道遠險狹難救又召樂乘而問焉樂乘對如廉頗言又召
問趙奢奢對曰其道遠險狹譬之猶兩鼠鬪于穴中將勇者勝
王乃令趙奢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
諫者死秦軍軍武安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軍中候
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
增壘秦間來入趙奢善食而遣之間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
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閼與非趙地也趙奢既已遣秦
間乃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閼與五十里而軍

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而至[illegible]軍事諫趙奢[illegible]內
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
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以令許歷曰請就鈇質之誅趙奢曰
[illegible]許歷復請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
[illegible]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
[illegible]之圍而歸趙惠文王賜奢號為
[illegible]封
[illegible]原
[illegible]以[illegible]五十[illegible]田
[illegible]奢[illegible]人[illegible]而割

濟東三城合城市邑五十七以與齊此夫子與敵國戰覆軍殺
將之所取割地而敵國者也今君以此與齊求安平君而將之
國奚無人甚哉且君奚不將奢也奢[illegible]居燕[illegible]以奢為上
谷守燕之通谷要塞奢習知之百日之內天下之兵未下奢已
舉燕矣平原君曰僕已言之僕主僕主幸已聽僕也將軍無言
已矣[illegible]化邪
于奢也[illegible]君智又不肯
與燕人戰[illegible]為趙強
則燕不復窺矣今得強趙之兵以杜燕贖日持久令士大夫餘
子之力盡于溝壘車甲羽毛裂敝府庫倉廩虛兩國交以習之

乃引其兵而歸夫盡兩國之兵無明此者矣不聽軍幾釜而次待燕三城城大無過百雉者果如奢之言三十年王相平都君田單問奢曰吾非不說將軍之兵法也所不服者用衆用衆使民不得耕作糧食輓賃不可給也此坐而自破之道也單聞之帝王之兵用不過三萬而天下服矣今將軍必負十萬二十萬之衆乃用之此單之所不服也奢曰君非徒不達于兵又不明其時勢夫吳干之劍肉試斷牛馬金試截盤匜薄之柱而擊之則折為三質之石而擊之則碎為百今以三萬之衆應強國之兵是薄柱擊石之謂也且夫吳干之劍材難無脊之厚而鋒不入無脾之薄而刃不斷脾近刃處無鈎竿鐔蒙須之便鉤劒鼻罕柄也鐔珥鼻也蒙須緱為劍緱纏劍線也操其刃而刺則未入而手斷君無十餘二十萬之衆而為此鈎竿鐔蒙須之便而徒以三萬行于天下君焉能乎且古者四海之內分為萬國城無過三百丈人無過三千家而以集兵三萬距此奚難哉今取古之為萬國者分以為戰國七不能具數十萬之兵曠日持久數歲先下有缺文即君之齊已齊以二十萬之衆攻荊五年乃罷趙以二十萬之衆攻中山五年乃歸今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而索以三萬之衆圍城不存其一角而野戰不足用也君將以此何之田單喟然曰單不至也國策奢死其後王七年秦與趙兵相距長平時趙奢已死而藺相如病篤趙使廉頗將攻秦秦數敗趙軍趙軍固壁不戰秦數挑戰廉

頗不肯趙王信秦之間秦之間言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君趙奢之子趙括為將耳趙王因以括為將代廉頗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趙王不聽遂將之趙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奢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即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于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為將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為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

為金帛歸藏于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為何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括母因曰王終遣之即有如不稱妾得無隨坐乎王許諾趙括既代廉頗悉更約束易置軍吏秦將白起聞之縱奇兵佯敗走而絕其糧道分斷其軍為二士卒離心四十餘日軍餓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數十萬之衆遂降秦秦悉阬之趙前後所亡凡四十五萬明年秦兵遂圍邯鄲歲餘幾不得脫賴楚魏諸侯來救乃得解邯鄲之圍趙王亦以括母先言竟不誅也史記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莫府為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射騎謹烽火多間

諜厚遇戰士為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
奴每入烽火謹輒入收保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
以李牧為怯雖趙邊兵亦以為吾將怯趙王讓李牧李牧如故
趙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出戰數不利失
亡多邊不得田畜復請李牧牧杜門不出固稱疾趙王乃復彊
起使將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李牧至如
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不為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
一戰于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
五萬人彀者十萬人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
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眾來入李牧多為奇

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襤破東胡降林
胡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趙悼襄王元年
廉頗既亡入魏趙使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史記世家在二年）居二年龐
煖破燕軍殺劇辛後七年秦破趙殺將扈輒于武遂城斬首十
萬趙乃以李牧為大將軍擊秦軍于宜安大破秦軍走秦將桓
齮封李牧為武安君居三年秦攻番吾李牧擊破秦軍南距韓
魏趙王遷七年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秦多與
趙王寵臣郭開金為反間言李牧司馬尚欲反趙王乃使趙蔥
及齊將顏聚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趙使人微捕得李牧斬之廢
司馬尚後三月王翦因急擊趙大破殺趙蔥虜趙王遷及其將

顏聚遂滅趙（[illegible]至此也五）
論曰李牧之馬致千里騏驥如之力繆賢計與為服貴乎原平
君之勢也雖然微二子舍人田吏寧能自致哉當其時道遠無
其比倫也乙無所見則亦已爾許曰知子之好之縱須以報之
多賢矣哉而報此好也頗牧良將善用兵功然莫見可不免
死亡之誅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嗟乎郭開在中寧能免乎

虞卿

虞卿者游說之士也躡蹻檐簦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
白璧一雙再見為趙上卿故號為虞卿秦趙戰于長平趙不勝
亡一都尉趙王召樓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復死寡人使束
甲而趨之何如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為媾虞卿曰昌言
媾者以為不媾軍必破也而制媾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
趙之軍乎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欲破趙軍虞卿曰王
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內吾使趙
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之合從且必恐如此則媾乃可為也趙
王不聽與平陽君為媾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寡

人使平陽君為媾于秦秦已內鄭朱矣卿以為奚如虞卿對曰
王不得媾軍必破矣天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貴人也入
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為媾必不救王秦
知天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也應侯果顯鄭朱以示天下賀
戰勝者終不肯媾長平大敗遂圍邯鄲為天下笑秦既解邯鄲
圍而趙王入朝使趙郝約事于秦割六縣而媾虞卿謂趙王曰
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弗攻乎王曰
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
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
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趙郝

曰虞卿誠能盡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所不能進此彈丸
之地弗予令秦來年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王曰請聽
子割矣子能必使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趙郝對曰此非臣之
所敢任也他日三晉之交于秦相善也今秦善韓魏而攻王王
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為足下解負親之攻開關通
幣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取攻于秦此王之所以事秦必在
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告虞卿虞卿對曰郝言
不媾來年秦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今媾郝又以不能
必秦之不復攻也今雖割六城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
不能取而媾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縣

趙雖不能守終不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六城收天下
以攻罷秦是我失之于天下而取償于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
而割地自弱以強秦哉今郝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以為韓
魏不救趙也而王之軍必孤有以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
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城盡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與之
乎弗與是棄前貴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強者
善攻而弱者不能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弊而多得地是強秦而
弱趙也以益強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故不止矣且王之地
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
矣趙王計未定樓緩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予秦地何如

毋予孰吉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
私樓緩對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仕于魯病死
女子為自殺于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弗哭也其相室曰焉有
子死而弗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于魯而是人不隨也
今死而婦人為之自殺者二人若是者必其于長者薄而于婦
人厚也故從母言之是為賢母從妻言之是必不免為妬妻故
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予則非
計也言予之恐王以臣為為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為大王計
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曰此飾說也王昚勿予樓
緩聞之往見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對曰不然虞卿

得其一不得其二夫秦趙搆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吾且因強
而乘弱矣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則必盡在於秦矣
故不如亟割地為和以疑天下而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將因秦
之彊怒乘趙之弊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乎故曰虞卿得其
一不得其二願王以此決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往見王曰危
哉樓子之所以為秦者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獨不言
其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
王而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得王之六城并力西擊秦
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也而
齊趙之深讎可以報矣而示天下有能為也王以此發聲兵未

窺於境臣見秦之重賂至趙而反媾於王也從秦為媾韓魏聞
之必盡重王重王必出重寶以先於王則是王一舉而結三國
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則使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
虞卿未返秦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亡去（國策作[illegible]）於
是封虞卿以一城居頃之而魏請為從趙孝成王召虞卿謀過
平原君平原君曰願卿之論從也虞卿入見王王曰魏請為從
對曰魏過王曰寡人固未之許對曰王過王曰魏請從卿曰魏
過寡人未之許又曰寡人過然則從終不可乎對曰臣聞小國
之與大國從事也有利則大國受其福有敗則小國受其禍今
魏以小國請其禍而王以大國辭其福臣故曰王過魏亦過竊

以為從便王曰善乃合魏為從虞卿既以魏齊之故不重萬戶
侯卿相之印與魏齊閒行卒去趙困於梁魏齊已死不得意乃
著書上採春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
譏國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史記）儒家虞氏春秋十五篇（漢書）
孔叢子虞卿著書名春秋魏齊曰子無然也春秋孔聖所以名經也今子之書大說而已亦以為名何曰經者取其事常也可常則為知矣且不為孔子其無經乎

公孫龍　孔穿　附子順

公孫龍趙人（列子）為平原君客空雄之遇秦趙相約曰自今以來
秦所欲為趙助之趙所欲為秦助之無何秦攻魏趙欲救之秦
使讓趙曰秦欲攻魏而趙助之非約平原君以告龍龍曰亦可

發使讓秦曰趙欲救之秦獨不助趙非約趙惠王謂龍曰寡人
事偃兵十餘年矣而不成兵不可偃乎龍曰偃兵之意兼愛天
下之心也不可以虛名必有其實今藺離石入秦而王縞素出
總東攻齊得城而王加膳置酒秦得地而王出總亡地而王
加膳所非兼愛之心也此偃兵之所以不成也今有人無禮慢
易而求敬阿黨不公而求令煩號數變而求靜暴戾貪得而求
定雖黃帝猶若困龍又說燕昭王以偃兵昭王曰甚善願客計
之龍曰竊意大王之弗為也王曰何故曰日者大王欲破齊諸
天下之士欲破齊者大王盡養之知齊之險阻要害君臣之際
者大王盡養之雖知而弗欲破齊者大王猶若弗養其卒果破

齊以為功今大王曰我其假兵諸侯之士在大王之朝者盡善
用兵者也臣是以知大王之弗為也呂氏淮南子公孫龍在趙之時謂弟子曰人而
無能者吾不與遊有客衣褐帶索而見曰臣能呼
曰門下故有能呼者乎對曰無龍曰與之弟子之籍後數日往
說燕王至河上而航在一汜使龍疾名實之散亂為守白之
善呼者呼之一呼而航來
白馬非馬公孫龍子注有孔穿者字子為仲尼之後或謂穿曰此人小
辯而毀大道子盍往正諸穿適趙衣長裾振褎袖方屐麤翣見
平原君君曰子亦儒服乎穿曰此布衣之服非儒服也儒服非
一也平原君曰請子言之曰夫儒者居位行道則有袞冕之服
統御師旅則有介冑之服從容徒步則有若穿之服平原君曰
儒之為名何取爾曰取包眾美兼六藝動靜不失中道穿與龍

會平原君家謂之曰僕居魯遂聞下風而高先生之行然所不
取于先生以白馬為非白馬識去非白馬之學穿請為弟子龍
曰先生之言悖也龍之學正以白馬非白馬也去之則龍無以
教矣且夫學于龍者以智與學不逮也今教龍去白馬非白馬
是先教也而後師之不可也先生之所教龍者似齊王之問尹
文也齊王曰寡人甚好士而齊無士尹文曰今有人事君忠事
親孝交友信處鄉順可謂士乎王曰是真所謂士也曰王得此
人以為臣乎曰所願也尹文曰使此人見侮而不敢鬬王將以
為臣乎王曰見侮不鬬是辱則寡人不以為臣矣曰雖見侮不
鬬是未失所以為士也然而王不以為臣則鄉所謂士者乃非

士乎夫王之令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民有畏令見侮終不敢鬬
是全王之法也而王不以為臣是罰之也且王以不鬬為辱必
以敢鬬為榮是王之所賞吏之所罰也賞罰相謬雖十黃帝不
能治也齊王無以應且白馬非白馬者乃子先君仲尼之所取
也龍聞楚王喪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
何求乎仲尼聞之曰亦曰人得之而已矣何必楚若是者仲尼
異楚人于所謂人也夫是仲尼之異楚人于所謂人而非龍之
異白馬于所謂馬悖也穿無以應退而告人曰言非而博巧而不
理此問吾所不答也異日平原君會眾賓而延穿平原君曰先
生欲去夫公孫子白馬之學是非未分而先生翻然欲高逝可

乎穿曰理之至精者自明之豈任穿之退哉平原君曰至精之
說可得聞乎曰春秋記六鷁退飛觀之則六察之則鷁鷁猶馬
也六猶白也覩之得見其白察之則知其馬色以名別內由外
顯謂之白馬名實當矣若以絲麻加之女工為緇素青黃色名
雖殊其實則一蠶牛玄武此類甚眾先舉其色後名其質萬物
之所同聖賢之所常也若尹文之折齊王之所言與其法錯故
也楚王之言楚人亡弓楚人得之先君探其本意欲以示廣其
實狹之故曰不如亦曰人得之而已也是異楚王之所謂楚非
異楚王之所謂人也凡言人者總謂人也亦猶言馬者總謂馬
也楚自國也白自色也欲廣其人宜在去楚欲正名色不宜去

白馬容此理則公孫之辨破矣平原君顧謂衆賓曰公孫子能答此乎燕客史由曰辭則有焉理則否矣龍又與穿說爾于平原君所辨理至于臧三耳穿從臧之三耳甚辨析穿弗應明日復見平原君曰嚮者公孫之言信辨也先生以為何如曰然幾能臧三耳矣雖然實難僕願問君今為臧三耳甚難而實非也謂臧兩耳甚易而實是也不知君將從易而是者乎亦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弗能應明日謂龍曰公無與孔子高辨其人理勝于辭公辭勝于理辭勝于理終必絀 [illegible]

[illegible]

酒曰遺諺堯舜千鍾孔子百觚子路嗑嗑尚飲十榼古之聖賢無不能飲也吾子何辭焉穿曰以穿所聞聖賢以道德兼人未聞以飲食也平原君曰如先生言則此言何生曰生于嗜酒者蓋其勸厲奬戲之辭非實然也平原君欣然曰吾不戲子無所聞此雅士之言也 [illegible] 公孫龍常爭論白馬非馬人不能詘後乘白馬無符傳欲出關關吏不聽 [illegible] 名家公孫龍子十四篇 [illegible] 孔穿子子順穿以為平原君霸世之士惜其不遇時乃順以為襄[illegible]之好事公子無伯相之才也魏王聘子順為相子順致魏龍之

官以事賢才者無任之祿以賜有功詔喪職秩者乃造謗言文咨以告子順曰民不可與慮始久矣古之善為政者其初不能無謗子產相鄭三年而後謗止吾先君相魯三月而後謗止今吾為政日新雖知謗止無時乎文咨曰子產之謗嘗亦聞之未識先君之謗何也子順曰先君初相魯魯人謗誦曰麛裘而芾投之無戾芾之麛裘投之無郵及三年政成民又作誦曰袞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袞衣惠我無私魏王使修好于趙趙王燕問子順曰寡人欲求北狄不知其所以然答曰誘之以所利而與之通市王曰寡人欲弱之若與交市分我貨與狄是强之也可乎曰與之市者以我無用之貨取其有用之物

是所以弱之之術也衣服之物珠玉五綵飲食之物酒醪五味此我之所有而彼之所利者也牛馬旃裘弓矢之器是其所饒而輕以與人者也以吾所有易彼所饒狄將厭于衣食矣殆可舉棰而驅之强弱之變[illegible]謂子順曰吾欲致天下之士奈何對曰昔周穆王問祭公謀父曰吾欲得天下賢才對曰去其帝王之色則得矣臣亦請君去其尊貴之色而已 [illegible] 大計輒不用乃退而以病致事人謂子順曰王不用子子其行[illegible]之山東則山東之國將并于秦秦為不義義所不入[illegible]家孔叢[illegible]

[illegible]

安釐年五十二
嘗為魏相

諒毅 附 趙使

諒毅者趙人也安釐王九年秦攻魏取寧邑諸侯皆賀王
亦使賀三反不得通王憂之曰往賀而不得通此必加兵于我
為之奈何左右曰使者三往不得通必所使者非其人也曰諒
毅者辯士也大王可試使之毅親受命而往至秦獻書秦王曰
大王廣地寧邑諸侯皆賀敝邑寡君亦竊嘉之不敢寧居使下
臣奉其幣物三至王廷而使不得通使若無罪願大王無絕其
懽若使者有罪願得請之秦王使使者報曰吾所使趙國者小
大皆聽則受書幣不從則使者歸矣毅對曰下臣之來固承大

國之意也豈敢有難大王令之請奉而行之無所敢疑于是秦
王乃見使者曰趙豹平原君數欺弄寡人趙能殺之則可不能
請率諸侯受命邯鄲城下毅曰趙豹平原君親寡君之母弟也
猶大王之有葉陽涇陽君也大王以孝治聞于天下衣服之便
于體膳啗之嗛于口未嘗不分于葉陽涇陽君葉陽涇陽之車
馬衣服無非大王之服御者臣聞之覆巢毀卵而鳳凰不翔刳
胎焚夭而麒麟不至今使臣受大王之令以還報敝邑之君畏
懼不敢不行無乃傷葉陽涇陽之心乎秦王曰諾勿使從政毅
曰敝邑之君有母弟不能教誨以惡大國請黜之勿使與政事
以稱大國秦王乃喜受幣而厚遇之 國策錯於外齊趙兼使人賀 策楚攻魏而趙之日臣錄

失在言使者受命代而不赴曰大王數楚未當若今日之迹也
王曰渴使者曰渴則不下其往子曰不可天下有錯易以有緩急
往有往移不可記也使者曰楚之去趙也千有餘里有
高山之區山川不吉則留猶往之有挪移不可況也

縮高

縮高者魏之安陵人事安陵君與攻管而不下高之子為管守
信陵君使人謂安陵君曰君其遣縮高吾將仕之以五大夫使
為持節尉安陵君曰安陵小國也不能必使其民使者自往請
道使者至縮高之所復信陵君之命高曰君之幸高也將使高攻
管也夫以父攻子守人大笑也見臣而下是倍主也父教子倍
亦非君之所喜也敢再拜辭使者以報信陵君大怒遣使之安
陵曰安陵之地亦猶魏也今吾攻管而不下則秦兵及我社稷

必危矣願君生束縮高而致之弗致將發十萬之師以造安陵
之城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此地也手受大府
之憲憲之上篇曰子弒父臣弒君有常刑不赦國雖大赦降城
亡子不得與焉今縮高謹辭大位以全父子之義而君曰必生
致之是使我負襄王詔而廢大府之憲也雖死不敢行縮高聞之
曰信陵君為人悍而自用此辭反必為國禍吾已全矣無違人
臣之義矣豈可使吾君有魏患也乃之使者之舍刎頸而死信
陵君聞之縞素辟舍使使者謝安陵君曰無忌小人也困于思
慮失言于君敢再拜釋罪 魏策
論曰知氏甚眾士故多今或顯于前或排于後然而大卑以

敗不赦其[illegible]以濟貴必無幸矣既死無後而猶使[illegible]而報
赦[illegible]嗟乎呼天[illegible]豈唯[illegible]晉之士為之涕泣[illegible]而不殺乎
[illegible]晉之遺風焉為之什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此予于家
臣而有述焉者也

趙諸公子傳　公子朝　公子勝　公子緤　公子章

公子朝武公子也武公卒趙立烈侯太子章[illegible]敬
侯敬侯元年公子朝作亂不克出奔魏[illegible]成
侯元年公子勝與成侯爭立為亂[illegible]公子緤其太
子肅侯爭立[illegible]緤敗亡奔韓武靈[illegible]公子章武靈
王長子也武靈王二十[illegible]年攻中山趙袑為右軍許鈞為左軍

章為中軍王并將之取鄗石邑封龍東垣中山獻四邑和二十
七年立子何為王是為惠文王王自號為主父封章為代安陽
君[illegible]不服其弟所立主父又使田不禮相章四年朝羣
臣章亦來朝主父令王聽朝而自從旁觀窺羣臣宗室之禮見
章傫然也反北面為臣詘於其弟心憐之於是乃欲分趙而王
章於代計未決而輟主父及王游沙丘異宮章以其徒與田
不禮作亂詐以主父令召王肥義先入殺之公子成李兌入
距難殺章及田不禮滅其黨賊因圍主父主父欲出[illegible]

趙豹 平陽君

趙豹者惠文王之母弟也惠文王二十七年封豹為平陽君[illegible]
[illegible]有陽文君惠文王薨孝成王即位秦軍臨韓韓
恐請效上黨之地上黨守馮亭使人謂于王曰韓不能守上
黨且以與秦其民皆不欲為秦而願為趙今有城市之邑七十
願拜納之于王[illegible]召豹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
以與秦其吏民不欲為秦而皆願為趙今馮亭令使者以與寡
人何如豹對曰臣聞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懷吾義何謂
無故乎對曰秦蠶食韓氏之地中絕不令相通故自以為坐受
上黨也且夫韓所以內趙者欲嫁其禍也秦服其勞而趙受其
利雖強大不能得之於小弱而小弱顧能得之於強大乎今王取

之可謂有故乎且秦以牛田水通糧其死士皆列之於上地令嚴
政行不可與戰王必勿受也王大怒曰夫用百萬之眾攻戰踰年
未見一城今不用兵而得城七十何故不為豹出王召趙勝趙
禹而告之[illegible]其守以與寡人有城市之邑七
十[illegible]人對曰用兵踰年未見一城今坐而得城七十此大利也
乃使趙勝往受地[illegible]
澠池之會臣察武安君[illegible]小[illegible]
可與持久難與爭鋒廉頗勇[illegible]
則不如持久[illegible]秦王怒[illegible]其遇趙[illegible]
當[illegible]從其計[illegible]
結之使豹與秦講發鄭朱入秦秦內鄭朱而趙卒不得講攻
趙于長平大破之[illegible]國又曰平原君謂平陽君曰公子牟[illegible]秦
[illegible]

以教之乎曰[illegible]君之命令之[illegible]有功于君夫豈[illegible]
期而富至富不與驕期而驕自至驕不與奢期而奢自至
至驕奢不與死亡期而死亡至累世以得生此者多矣夫豈可
公子可以教之者多矣僕將怒之不可于此繼君之可以[illegible]也
平陽君欲若蘭特毛趙王從之問左右以為與虎相鬬之時
然環其眼下口可殘哉虎目也左右口平陽君之目可忍過此
見此木有害也見平陽君之口若此則以
死矣明日平陽君殺言者而王不之也

趙勝平原君 毛遂 李談附　盧陵君　長安君

趙勝者武靈王之子惠文王之母弟也諸子中勝最賢喜賓客賓客蓋至者數千人勝相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復位封于東武城號平原君平原君家樓臨民家民家有躄者槃散行汲平原君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明日躄者至平原君門請曰臣聞君之喜士士不遠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貴士而賤妾也

臣不幸有罷癃之病而君之後宮臨而笑臣臣願得笑臣者頭平原君笑應曰諾躄者去平原君笑曰觀此豎子乃欲以一笑之故殺我美人不亦甚乎終不殺居歲餘賓客門下舍人稍稍引去者過半平原君怪之曰勝所以待諸君者未嘗敢失禮而去者何多也門下一人前對曰以君之不殺笑躄者以君為愛色而賤士士即去耳於是平原君乃斬笑躄者美人頭自造門進躄者因謝焉其後門下乃復稍稍來是時齊有孟嘗魏有信陵楚有春申故爭相傾以待士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于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平原君曰使文能取勝則善矣文不能取勝則歃血于華屋之下必

得定從而還士不外索取于食客門下足矣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無以滿二十人門下有毛遂者前自贊于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于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即以遂備員而行矣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于此矣毛遂曰三年于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于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毛遂比至楚與十九人論議十九人皆服平原君與楚合從

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為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為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縣于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彊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興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

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合從者為楚非為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而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下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歸至於趙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自以為不失天下之士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也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彊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遂以為上客平原君既返趙楚使春申君將兵赴救趙魏信陵君

南史　讀諸臣傳卷二十九

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皆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甚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談說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邪平原君曰趙亡則勝為虜何為不憂乎李談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以百數婢妾被綺縠餘粱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或剡木為矛矢而君器物鍾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士方其危苦之時易德耳於是平原君從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談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為之卻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兵遂罷邯鄲復存李談戰死封其父為李侯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為平原君請封公孫龍聞之夜駕見平原君曰龍聞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為君請封有之乎平原君曰然龍曰此甚不可且王舉君而相趙者非以君之智能為趙國無有也割東武城而封君者非以君為有功也而以國人無勳乃以君為親戚故也君受相印不辭無能割地不言無功者亦自以為親戚故也今信陵君存邯鄲而請封是親戚受城而國人計功也此甚不可且虞卿操其兩權事成操右券以責事不成以虛名德君君必勿聽也平原君遂不聽虞卿平原君以趙孝成王十五年卒子孫代後竟與趙俱亡（史記又有廬陵君長

南史　讀諸臣傳卷二十九

安君並孝成王母弟孝成王為燕逐廬陵君而長安君為趙質于齊（國策）

論曰廉襄乎有云非角不當蹝正與聖人禍無故之利同上黨之入趙、、[illegible]之無有可者乃平原賢者而何昏爲謂之知不足稱也[illegible]平原之客其著聞者唯遂然[illegible]者遊毛遂從故數千人無得已被所謂十九人[illegible]而已矣上之難邪好士之難邪

趙嬖臣傳　建信君（郭開　郭會附）

建信君（名缺未詳）事孝成王貴于趙或謂建信君曰君之所以事王者色也葺之所以事王者智也[illegible]色老而衰智老而多以日

多之智而逐衰惡之色君必困矣建信君曰今何以然與而逆
者乃上而能乘驥而御之不倦而取道多君令其乘獨斷之車
御獨斷之勢以居邯鄲令之內治國事外刺諸侯則葺之事有
不言者矣君因言王而重責之葺之軸折矣建信君再拜受命
未期年葺亡走魏䰡謂建信君曰人有置係蹄者而得虎虎怒
決蹯而去虎之情非不愛其蹯也然而不以環寸之蹯害七尺
之軀者權也今有國非直七尺之軀也而君之身於王非環寸
之蹯也願君熟圖之公子魏牟過趙王迎之顧反至坐前有尺
帛且令工人以為冠工見客來因避王曰公子乃驅後車幸以
臨寡人願聞所以為天下魏牟曰重國若此尺帛則王之國大

治矣王不說曰先王不知寡人不肖使奉社稷豈敢輕國若此
魏牟曰王無怒請為王說之曰王有此尺帛何不令前郎中以
為冠王曰郎中不知為冠牟曰為冠而敗奚虧於國而王必待
工人今為天下之工或非也社稷為虛戾先王不血食而王不以
予工乃與幼艾且王之先帝駕犀首驂馬服以與秦角逐秦避
其鋒今王憧憧乃輦建信以與強秦角逐臣恐秦折王之軸也
客見王曰臣聞王買馬有之乎曰有之何故不遣曰未得相馬
之工也曰何不遣建信君曰建信君有國事又不知相馬曰何
不遣紀姬曰紀姬婦人也不知相馬曰買馬而善何補於國買
馬而惡何危於國而王必待工今治天下舉錯非也國家為

虛戾而社稷不血食而王不待工而與建信君何也燕郭之法
有所謂桑雍者（桑中有蠹蟲外蝸蝸如蠶）王知之乎所謂桑雍者便辟左右
之人及夫人優愛孺子也此皆能乘王之醉昏而求所欲于上
者也是能得之于內則大臣為之枉法于外矣國（又曰苦成常[illegible]）
（[illegible]）
王遷時嬖郭開韓倉二人者惡廉頗李牧

卒放殺之以亡趙國
論曰建信君史不載益如龍陽安陵而主斷國事者非其[illegible]
闒龍無以取之而乘驥係虎且浙惡焉詩曰憂心悄悄慍于羣
小小人比周靡有孤立而不舉從者也王遷時國已蹙矣乃卽
聞韓倉方且交扇左右誅放大臣先笑後號亦終旅于秦而已

趙夫人傳　惠后

惠后者名娃嬴是為孟姚吳廣之女也初簡子疾三日而寤夢
之帝所甚樂帝曰余思虞舜之勳適余將以其胄女孟姚配而
七世之孫至武靈王即位初娶韓女為夫人十六年王遊大陵
他日王夢見處女鼓瑟而歌詩曰美人熒熒兮顏若苕之榮命

乎曾無我欲異曰王欲酒宗敬后所夢想可見其狀□□□之因
大人而問其女娃嬴孟姚也孟姚甚有寵于王是為惠后
生王子何二十五年惠后卒 史記趙世家

惠文后

惠文后者趙威后與文王之夫人也生孝成王及長安君惠文王薨孝成王少威后用事齊王嘗使使者問威后書未發威后問使者曰歲亦無恙邪民亦無恙邪王亦無恙邪使者不說曰臣奉使使威后今不問王而先問歲與民豈先賤而後尊貴者乎威后曰不然苟無歲何有民苟無民何有君故有問舍本而問末者邪乃進而問之曰齊有處士曰鍾離子無恙耶是其

為人也有糧者亦食無糧者亦食有衣者亦衣無衣者亦衣是助王養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葉陽子無恙乎是其為人哀鰥寡卹孤獨振困窮補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耶徹其環瑱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是皆率民而出於孝情者也胡為至今不朝也此二士弗業一女不朝何以王齊國子萬民乎於陵子仲尚存乎是其為人也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為至今不殺乎 戰國策 孝成王二年惠文后卒 史記趙世家

襄平李鍇鐵君甫纂

田齊諸臣傳

匡章 章子

匡章齊人也為得罪于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 孟子 威王時秦假道韓魏以攻齊齊王使章將而應之與秦交和而舍 軍 使者數相往來章變其徽章以雜秦軍候者言章以齊兵降秦威王不應頃間候者復言章以齊兵降秦威王不應而此者三有司請曰言章之敗者異人而同辭王何不發將而擊之 王曰此不叛寡人頃間言齊兵大勝秦軍左右曰何以知之曰章之母啟得罪其父其父殺之而埋馬棧之下吾使章將也勉之曰夫子之全兵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對曰臣非不能更葬臣之母也臣之母啟得罪臣之父臣之父未教而死夫不得父之教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夫為人子而不欺死父豈為人臣欺生君哉 戰國策

當秦衆將有章子齊令章子將而與韓魏攻荊荊令唐昧將之軍相當六月而不戰齊令周最趣章子急戰其辭甚刻章子對曰殺之免之殘其家王能得此于臣不可以戰而戰可以戰而不戰王不能得此于臣與荊人夾泚水而軍章子令視水可絕者荊人射之不可得近有芻水旁者告齊候者曰荊人所盛守者其淺者也所備守其深者也候者載芻者與章子章子練卒夜襲

前人所盛守殺居茂 呂氏春秋

騶忌

騶忌者成侯也忌初以鼓琴見威王王說而舍之右室須臾王鼓琴忌推戶入曰善哉鼓琴王勃然不說去琴按劍曰夫子見容未察何以知其善也忌曰夫大絃濁以春溫者君也小絃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醳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吾是以知其善也王曰善語音忌曰何獨語音夫治國家而弭人民皆在其中王又勃然不說曰若夫語五音之紀信未有如夫子者也若夫治國家而弭人民又何為乎絲桐之間忌曰夫大絃濁以春溫者君也小絃廉折以

清者相也攫之深而醳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夫復而不亂者所以治昌也連而徑者所以存亡也故曰琴音調而天下治夫治國家而弭人民無若乎五音者王曰善忌見三月而受相印淳于髡見之曰善說哉髡有愚志願陳諸前忌曰謹受教髡曰得全全昌失全全亡忌曰謹受令請謹毋離前髡曰狶膏棘軸所以為滑也然而不能運方穿忌曰謹受令請謹事左右 [illegible] 所以為合也然而不能傅合疏罅 [illegible] 忌曰謹受令請謹自附於萬民髡曰狐裘雖敝不可補以黃狗之皮忌曰謹受令請謹擇君子毋雜小人其間髡曰大車不較不能載其常任琴瑟不較不能成其五音忌曰謹受令請謹修法律而督姦吏髡說畢趨出至門而面其僕曰是人者吾語之微言五其應我若響之應聲是人必封不久矣居期年封以下邳號曰成侯 史記 [illegible]

忌長八尺有餘而形貌昳麗朝服衣冠窺鏡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城北徐公齊國之美麗者也忌不自信復問其妾曰吾孰與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旦日客從外來與坐談問之曰吾與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明日徐公來孰

視之自以為不如窺鏡而自視又弗如遠甚暮寢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於是入朝見王曰臣誠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於臣皆以美於徐公今齊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有求於王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王曰善乃下令羣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謗譏於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 [illegible]

為大[七而九舫盈親兵盈室次此數良人于杭而阱耳借其國之公微]忌為相田忌為將不相說
公孫閈曰公何不為王謀伐魏勝則是君之謀也可以有功不
勝田忌不進戰而不死曲撓而誅忌以為然乃說王使田忌伐
魏田忌三戰三勝忌以告公孫閈閈使人操十金往卜于市曰
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而三勝聲威天下欲為大事亦吉否卜
者出因令人捕為人卜者驗其辭于王前田忌遂走[史記世家]其
徒襲攻臨淄求成侯不勝而奔 威王黜忌以晏首[為]王[所]用人[而]王[不]
說晏首仕人寡宣王說之忌謂宣王曰忌聞以為有一子之孝
不如有五子之孝今首之所進仕者以幾何人宣王因以晏首
壅塞之而善忌[策國]公孫閈[事附]齊人聞見後傳

田忌

田忌是為田臣思[紀年謂之徐州子期]齊族也事威王為將與相成侯騶
忌不相說忌出走宣王即位召而復之宣王二年魏伐趙趙與
韓共擊魏趙不利戰于南梁韓請救于齊王召大臣而謀曰早
救之孰與晚救之便張丐對曰晚救之韓且折而入于魏不如
早救之忌曰不可夫韓魏之兵未弊而我救之我代韓受魏之
兵顧反聽命于韓也且夫魏有破韓之志韓見且亡必東愬于
齊我因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則國可重利可得名可尊矣乃陰告
韓使者而遣之韓自以有齊五戰五不勝東愬于齊齊因起兵
擊魏大破之馬陵殺太子申禽龐涓魏破韓弱韓魏之君因田
嬰北面而朝王忌既破魏孫臏謂之曰將軍可以為大事乎忌
曰奈何孫臏曰將軍無解兵而入齊使彼罷弊于先[言齊軍到弱而罷弊]
[之老弱守于主主者循軼之途也]鎋擊摩車而相過使彼罷弊先弱守于主必一而當十十而當百
百而當千然後背太山左濟右天唐軍重踵高宛使輕車銳騎
衝雍門若是則齊君可正而成侯可走不然則將軍不得入矣
忌不聽果不得入亡而之楚騶忌代之相恐忌欲以楚權復于
齊杜赫曰臣請為留楚謂楚王曰騶忌所以不善楚者恐田忌
以楚權復于齊也王不如封田忌于江南以示忌之不返齊也
騶忌必以齊厚事楚田忌亡人也而得封必德王若復于齊必
以齊事楚此用二忌之道[策]楚果封忌于江南既而再復于齊
事閔王[史記]
七年張儀以秦魏伐韓王曰韓吾與國也秦伐之吾將救之忌
曰王之謀過矣不如聽之子噲與子之國百姓不戴諸侯弗與
秦伐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以燕賜我也王曰善乃許韓使者而
遣之韓自以得交于齊遂與秦戰楚趙果救韓齊因起兵攻燕
三十日而舉燕國[策 史記]
論曰伯禹戒舜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舜曰堂正以衆不以
毀譽之所以為難也騶忌走田忌讒晏首二忌不相容惡見其
賢勝于朝廷

田嬰 靖郭君　田文 孟嘗君

田嬰者是為靖郭君諸田之子也[illegible]嬰自威王時任職用事與騶忌及田忌將而救韓伐魏威王卒宣王七年嬰使于韓魏韓魏服于齊嬰與韓昭侯魏惠王會王東阿南盟而去明年復與梁惠王會甄[illegible]于徐州[illegible]九年嬰相齊[illegible]十年楚敗齊師于徐州欲逐嬰于齊嬰恐張丑謂楚王曰王戰勝于徐州田盼不用也盼有功于國百姓為之用田嬰不善而用申縛申縛者大臣弗與百姓弗為也故王勝之也今嬰逐盼必用復整其士卒以與王遇必不便于王矣楚王因弗逐嬰相齊十一年宣王薨閔王即位三年封嬰于薛[illegible]嬰謂王曰五官之計[illegible]不可不日聽而數覽也王曰說吾而厭之[illegible]乃以委嬰[illegible]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嬰告其母曰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及長其母因兄弟而見其子文于嬰嬰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于天乎將受命于戶邪嬰默然文曰必受命于天君何憂焉必受命于戶則可高其戶耳誰能至者嬰曰子休矣久之文承間問其父曰子之子為何曰為孫孫之孫為何曰

為玄孫玄孫之孫為何曰不能知也文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矣齊不加廣而君私家富累萬金門下不見一賢者文聞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今君後宮蹈綺縠而士不得短褐僕妾餘粱肉而士不厭糟糠今君又尚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而忘公家之事日損文竊怪之於是嬰乃禮文使主家待賓客賓客日進名聲聞于諸侯諸侯皆使人請嬰以文為太子嬰許之[illegible]為靖郭君而文果代立于薛是為孟嘗君[illegible]荊人攻之淳于髡為齊使于荊還反過薛文令人禮貌而[illegible]謂淳于髡曰荊人攻薛夫子弗憂文無以復侍矣淳于髡曰敬聞命至于齊畢報王曰何見于荊對曰荊甚固而薛亦不量其力王曰何謂也對曰薛不量其力而為先王立清廟荊固而攻之清廟必危故曰薛不量其力而荊亦甚固齊王和其顏色曰譆先君之廟在焉疾興兵救之[illegible]文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及亡人有罪者皆歸文文舍業厚遇之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文待客坐語而屏風後常有侍史主記君所與客語問親戚居處客去文已使使存問獻遺其親戚文嘗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飯不等輟食辭去文起自持其飯比之客慚自剄士以此多歸文文客無所擇皆善遇之人人各自以為孟嘗君親己[illegible]

孟嘗君曰唐[illegible]之曰自唐[illegible]以象
歸君[illegible]不
其勤[illegible]之
事[illegible]以
[illegible]之
[illegible]嘗
[illegible]王
[illegible]之
[illegible]其
[illegible]寵
[illegible]君
[illegible]州
[illegible]蒲
[illegible]甚
[illegible]肖
[illegible]如
[illegible]可
[illegible]善
[illegible]僕
[illegible]不

尚史　田齊諸臣傳卷三十　八

能化君也君自謂不能挈臣所謂乃能化者也孟嘗君曰敬聞命矣[illegible]秦昭王聞其賢乃
先使涇陽君為質于齊以求見文文將入秦賓客莫欲其行諫
不聽蘇代謂曰今旦代從外來見木偶人與土偶人相與語木
偶人曰天雨子將敗矣土偶人曰我生于土敗則歸土今天雨
流子而行未知所止息也今秦虎狼之國也而君欲往如有不
得還得無為土偶人所笑乎文乃止二十五年卒使文入秦
昭王即以文為秦相人或說昭王曰孟嘗君賢而又齊族也今
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必危矣于是昭王囚文謀欲殺之文使
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幸姬曰妾願得狐白裘此時文有狐白裘
直千金天下無雙入秦獻之昭王更無他裘文患之徧問客莫

能對最下坐有能為狗盜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為狗以入
秦宮臧中取所獻狐白裘至以獻秦王幸姬幸姬為言昭王昭
王釋文文即馳去更封傳變名姓以出關夜半至函谷關
昭王後悔出文求之已去即使人馳傳逐之文至關關法雞鳴
而出客文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有能為雞鳴而雞盡鳴遂發
傳出出如食頃秦追果至關已後文出乃還始文列此二人于
賓客客盡羞之及文有秦難卒此二人拔之自是之後客皆
服文過趙趙平原君客之趙人聞文賢出觀之皆笑曰始以薛
公為魁然也今視之乃眇小丈夫耳文聞之怒客與俱者下斫
擊殺數百人遂滅一縣以去閔王不自得以其遣文文至則以

尚史　田齊諸臣傳卷三十　九

為齊相任政國策齊王夫人死有七孺子皆近田嬰欲知王所[illegible]
文以齊為韓魏攻楚又與韓魏攻秦而藉兵食于西周韓慶
[illegible]為西周謂文曰君以齊為韓魏攻楚九年取宛葉
以北以強韓魏今又攻秦以益之韓魏南無楚憂西無秦[illegible]
[illegible]而[illegible]齊必輕矣夫本末更盛虛實有時竊為君危之君
不如令敝邑陰合于秦而君無攻又無藉兵食君臨函谷而無
攻令敝邑以君之情謂秦王曰薛公必不破秦以張韓魏所以
進兵者欲王令楚割東國以與齊而秦出楚王以為和君令敝
邑以此惠秦秦得無攻而以楚之東國自免也必欲之楚王得

出必德於齊行東國而益強而薛世世無患秦不大弱而處之
三晉之西三晉必重齊文曰善因令韓慶入秦使三國無攻秦
而不藉兵食于西周居數年人或毀文于王曰孟嘗君將爲亂
及田甲劫王王意疑文文乃奔薛既而復召文文因謝病歸老
于薛（史記又曰孟嘗君相齊其舍人魏子爲孟嘗君收邑入三反而不致一入孟嘗君問之對曰有賢者竊假與之以故不致入孟嘗君怒而退魏子及孟嘗君奔薛[illegible]與粟賢者聞之乃上書言孟嘗君不作亂請以身爲盟遂自到宮門以明孟嘗君於此蓋參馮驩與[illegible]人者[illegible]事而成說也詳馮驩傳）夫文既免呂禮相（[illegible]）或謂文
曰周最于王厚也而逐之聽祝弗相呂禮者（弗齊人史作親弗）欲取秦
也秦齊合弗與禮重矣有齊秦必輕君君弗如急北兵趨趙以
秦魏（魏當有攻字）收周最以爲後行且反齊王之信（言與趙攻秦[illegible]）

（[illegible]又齊無秦合今與趙攻之信反也）又禁天下之變（作變從[illegible]）也齊無秦天下
集（集猶[illegible]）弗必走齊王誰與爲其國（言必重孟嘗君也）文從其計乃爲魏
謂秦魏冉曰文聞齊王欲以呂禮收齊以濟天下君必輕矣齊
秦相聚以臨三晉禮必并相之是君收齊以重呂禮也齊免于
天下之兵其讐君必深君不如勸秦王令敝邑（謂薛也卒攻齊之事）
齊破文請以所得封君齊破晉強（言晉謂[illegible]）秦王畏晉之強也必重
君以取晉齊予晉敝邑而不能支秦（薛歸[illegible]畏魏[illegible]）
（薛而實弱不能當秦）晉必重君以事秦是君破齊以爲功挾晉以爲重也
破齊定封而秦晉皆重君若齊不破呂禮復用子必大窮矣于
是魏冉言于秦昭王伐齊而呂禮亡（[illegible]）

（和秦魏孟嘗君從之而呂禮嫉害孟嘗君孟嘗[illegible]疑此書使秦復齊說與開策異而云和秦錄者以下有[illegible]乃遣）後王
滅宋益驕欲去文文恐乃如魏魏昭王以爲相（[illegible]）
（[illegible]）
秦將伐魏魏王聞之夜見文曰秦且攻魏奈何文曰有諸侯之
救則可王曰寡人願子之行也爲之約車百乘文之趙謂趙王
曰願借兵以救魏趙王曰寡人不能文曰夫借兵者忠王也王曰

可得聞乎曰夫趙之兵非強于魏也然而趙之地不歲危而民
不歲死魏之地歲危而民歲死者以其西爲趙蔽也今趙不救
魏魏歃盟于秦是趙與強秦爲界也地亦且歲危民亦且歲死
矣此文之所以忠于王也趙王許諾爲起兵十萬車三百乘又
北見燕王曰先日公子（謂其父嬰）常約兩主之交矣今秦攻魏願大
王救之燕王曰吾歲不熟二年矣今又行數千里而助魏奈何
文曰夫行數千里而救人此國之利也今魏王出國門而望見
軍雖欲行數千里而助人得乎燕王尚未許也文曰臣効便計
于王王不用文請行矣恐天下將有大變也曰大變可得聞乎
曰秦攻魏未能克之也而臺已燔游已奪矣燕不救魏魏以國

之半與秦秦必去魏兵韓魏之兵又罷倍秦兵罷之眾以四
國攻燕王且何利利行數千里而助人乎利出燕南門而望見
軍乎則道里近而輸又易矣燕王曰子行矣寡人聽子為之起兵
八萬乘三百乘以從魏王大說秦恐割地以請于魏田歸燕趙
之兵而封文（[illegible]國策[illegible]封[illegible]孟嘗君擇舍八為[illegible]衣者友之[illegible]曰有之君曰文甚不取[illegible]以武城顧大夫之行也[illegible]使王吾而知文謹[illegible]可分而請之[illegible]後文罷合乎）
秦趙與燕共伐破齊齊王亡在莒遂死焉襄王立而文中立為
諸侯無所屬襄王新立畏文與連和復親文文卒謚為孟嘗君（皇覽曰孟嘗君冢在魯國薛城向門東）諸子爭立而齊魏共滅薛文絕後無嗣也（[illegible]）

論曰仲舒之言曰伐國不問仁人伐國者而仁人羞之況忍殘
其宗國哉吳將伐魯問叔孫輒輒曰伐之必得志退而告公山
不狃不狃曰非禮也君子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嗚呼若[illegible]賢
者乃廢鄉乎孟嘗雖好士馮煖市義于薛而不市義于齊毛薛
之規近無聞焉而好若士之何等耶且夫黎焉以雇而管驟于
下管擇泉然後得賂焉然則好士者其聲也非真好士者也
文死諸子爭立薛由是亡嗚呼彼四十餘子而不與既于爭端
郭君之難也

田單 附田需

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湣王時單為臨菑市掾不見知及燕使
樂毅伐破齊齊湣王出奔已而保莒城燕使長驅平齊而田單
走安平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傅鐵籠已而燕軍攻安平
城壞齊人走爭塗以轊折車敗為燕所虜唯田單宗人以鐵籠
故得脫東保即墨燕既盡降齊城唯獨莒即墨不下燕軍聞齊
王在莒并兵攻之淖齒既殺湣王于莒因堅守距燕軍數年不
下燕引兵東圍即墨即墨大夫出與戰敗死城中相與推田單
曰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習兵立以為將軍以即墨
距燕頃之燕昭王卒惠王立與樂毅有隙田單聞之乃縱反間
于燕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
以伐齊為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

以待其事齊人所懼唯恐他將之來即墨殘矣燕王以為然使
騎劫代樂毅樂毅因歸趙燕人士卒忿而田單乃令城中人食
必祭其先祖于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怪之田單因宣
言曰神來下教我乃令城中人曰當有神人為我師有一卒曰
臣可以為師乎因反走田單乃起引還東鄉坐師事之卒曰臣
欺君誠無能也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
乃宣言曰吾唯懼燕軍之劓所得齊卒置之前行與我戰即墨
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諸降者盡劓皆怒堅守唯
恐見得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僇先人可為
寒心燕軍盡掘壟墓燒死人即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其欲

出戰怒自十倍田單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插與士卒分功妻妾編于行伍之閒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于燕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鎰令即墨富豪遺燕將曰即墨即降願無虜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由此益懈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為絳繒衣畫以五采龍文束兵刃于其角而灌脂束葦于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燿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為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燕軍擾亂奔

走齊人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畔燕而歸田單兵日益多乘勝燕日敗亡卒至河上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為齊乃迎襄王于莒入臨菑而聽政襄王封田單號曰安平君（單又號都平君見　從武以封未詳）齊之破燕也齊國之衆皆以田單為自立也及襄王立單相之過菑水有老人涉菑而寒出不能行坐于沙中單見其寒解裘而衣之襄王惡之曰田單之施將欲取我國乎不早圖之恐後之左右顧無人巖下有貫珠者王呼而問之曰女聞吾言乎對曰聞之王曰女以為何若對曰王不如因以為己善王嘉單之善下令曰寡人憂民之饑也單收而食之寡人憂民之寒也單解裘而衣之寡人憂勞百姓而單亦憂之稱寡人之意單有是善而王嘉之善單之善亦王之善也王曰善乃賜單牛酒嘉其行後數日貫珠者復見王曰王至朝日宜召田單而揖之于庭口勞之乃布令求百姓之饑寒者收穀之乃使人聽于閭里聞丈夫之相與語曰田單之愛人嗟乃王之教澤也長平之役單說趙王曰王何不為從王曰秦許吾以垣雍單曰臣以垣雍為空割也王曰何謂也單曰秦趙久相持于長平而無決天下合于秦則無趙合于趙則無秦秦恐王之變也故以垣雍餌王也秦戰勝趙王敢責垣雍之割乎秦戰不勝趙王能令韓出垣雍之割乎臣故曰垣雍空割也魏王曰善又有田需者宣王時管燕得罪宣王燕謂其左右曰孰與我赴諸侯者乎左右莫對燕連

然流涕曰悲夫士何其易得而難用也田需對曰士三食不得饜而君鵝鶩有餘食下宮糅羅紈曳綺縠而士不得以為緣且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肯以所輕與士而責士以所重事君非士易得而難用也（按韓詩外傳作宋燕[illegible]　宋燕[illegible]貴于哀王是得人[illegible]組也）

論曰田單以二邑復齊七十餘城俾襄王復國有萬之烈不加于是火牛破燕不創自罪楚于貌家遂以復齊[illegible]已先之矣貫珠事未必然然君臣兩完亦足鑒諸

顏斶　王蠋（[illegible]附　成公遂附　狐咺附）

顏斶者齊人也宣王見顏斶曰斶前斶亦曰王前王不說左右

曰王人君也斶人臣也王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可乎對曰夫斶
前為慕勢王前為趨士與使斶為慕勢不如使王為趨士王忿
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王曰有說
乎曰有昔者秦攻齊令有敢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採者死
不赦令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千鎰由是觀之生王
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壟也王默然不說左右曰斶來斶來大王
據千乘之地建千石鐘萬石簴天下之士皆為役處辯知並進
莫不來語萬物無不備具而百姓無不親附今夫士之高者乃
稱匹夫徒步而處農畝下則鄙野監門閭里士之賤也亦甚矣
對曰不然斶聞古大禹之時諸侯萬國何則德厚之道得貴士

之力也及湯之時諸侯三千當今之世南面而稱寡者乃二十四
由此觀之非得失之策與稍稍誅滅滅亡無族之時欲為監門
閭里安可得而有哉易傳不云乎居上位未得其實而喜其為
名者必以驕奢為行倨慢驕奢則凶必從之是故無實而喜其
名者削無德而望其福者約無功而受其祿者辱禍必握此皆
幸樂其名而無其實德者也是以堯有九佐九官也舜有七友雄陶方回續牙伯陽東扈不訾秦不虛靈甫禹有五丞楚辭八師三后外有益稷皋陶垂益湯有三輔尚書伊尹仲虺二相外有誼伯仲伯咎單自古及今而能虛成名于天下者無有故曰無形
者形之君也無端者事之本也夫上見其原下通其流至聖明
學上何不吉之有哉夫堯傳舜舜傳禹周成王任周公旦而世

世稱曰明主是以明乎士之貴也王曰嗟乎君子焉可侮哉寡
人自取病耳及聞君子之言乃聞細人之行願請受為弟子先
生與寡人游食必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斶曰夫玉生
于山制則破焉非弗寶貴矣然大璞不完士生乎鄙野推選則
祿焉非不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斶願得歸晚食以當肉安步
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正以自虞制言者王也盡忠直言
者斶也言要道已備矣願得賜歸安行反臣之邑屋則再拜辭
去君子曰斶知足矣歸真反璞則終身不辱〔國策〕
齊之畫邑人燕之初入齊聞蠋賢令軍中曰環畫邑三十里無
入以王蠋之故已而使人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為

將封子萬家蠋固謝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畫邑蠋曰
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于野
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為君將是助桀為虐也與
其生而不義固不如烹遂經其頸于樹自奮絕脰而死齊亡大
夫聞之曰王蠋布衣也義不北面于燕況在位食祿者乎乃相
聚如莒求諸子立為襄王〔史記〕呂氏春秋齊晉相與戰平阿之餘子亡戟得矛不自快謂路之人曰亡戟得矛可以歸乎路之人曰戟兵也矛亦兵也亡兵得兵何為不歸遇高唐之孤叔無孫曰今亡戟得矛可以歸乎叔無孫曰矛非戟也戟非矛也亡戟得矛豈亢責也哉平阿之餘子曰嘻還反戰趨尚及之遂戰而死叔無孫曰吾聞之君子濟人於患必離其難疾驅而從之亦死說苑宋康公攻阿屠單父成公趙曰趙在阿而宋屠單父是趙無以自立也且往誅宋入宋三月不得見或曰何不因鄰國之使見之趙曰不可使從世之使不當荷節之信不用口何不因鄰國之使徒處之土而對之曰不可後

世之忠臣不死信，賢士不死貌，吾聞士忠則忍恥，危不忘義，必[illegible]
[illegible]
齊王說誤

王斗

王斗者亦齊人也，斗[illegible]入[illegible]門[illegible]

[illegible]為好士，[illegible]王何如使者復還報，王曰先[illegible]人請從，王因趨而迎之于門，與入，曰：寡人奉先君之宗廟，[illegible]

[illegible]亂世事亂君，焉敢直言正諫。王忿然作色不說。有間，斗曰：昔先君桓公所好者五，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天子授籍，立為太伯。今

王有四焉。王說，曰：寡人愚陋，守齊國，唯恐失抎之，焉能有四焉？斗曰：先君好馬，王亦好馬；先君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酒；先君好色，王亦好色；先君好士，而王不好士。王曰：當今之世無士，寡人何好？斗曰：世無騏驎騄耳，王之駟已備矣；世無東郭俊、盧氏之狗，王之走狗已具矣；世無毛嬙、西施，王宮已充矣。王亦不好士也，何患無士？[illegible]王曰：寡人憂國愛民，固願得士以治之。斗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愛尺縠也。[illegible]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為能之也。今王治[illegible]左右便辟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縠也。[illegible]寡人有罪[illegible]舉士五人治官，齊國大治。[illegible]

[illegible]

對曰[illegible]不如父王[illegible]曰吾[illegible]

[illegible]

列精子高　狐援　公玉丹

列精子高、狐援，並齊人也。子高聽行乎湣王，善衣東布衣白縞

冠頹推之殿會朝而袂步堂下謂侍者曰我何若侍者曰公姣且麗子高步而窺井[illegible]丈夫也嘻然歎曰侍者謂吾聽行于齊王也夫何阿哉萬乘之主人之阿之亦甚矣而無所鏡亡無已矣鏡形于耳人說鏡之明已也而惡士之明已也不知類耳[illegible]子高見齊王王問誰可臨淄宰稱管穆王曰穆[illegible]民不敬曰夫敬在德王問晏子趙文子晏子長不過三尺齊國莫不宗焉趙文子身不勝衣言如不出口其[illegible]晉國皆民以寧有德故也臣常行臨淄市見屠者身修八尺[illegible]如此面正紅白市之男女未有敬之者王曰是所謂社鼠始者也故如先生言乃以穆為臨淄宰齊王行車裂之刑羣臣諍之弗聽

子高曰車裂之刑無道之刑也而君行之臣竊以為下吏之過也王曰民多犯法為法之輕也子高曰然此誠君之盛意也夫天下悠悠士無定處有德則往無德則去欲規霸王之業與大國為難而酷刑以懼遠近國內之民將叛四方之士不至此亡國之道下吏不具以聞心知不可將有非議則曰君意實然我諫必有龍比之禍是處自居于忠正之地而鬧推主使同于桀紂也且大臣見主非而不諍以陷主于危亡罪之大者也王疾臣之犯己而資臣以箕子比干之忠惑之大者也王曰謹聞命遂除車裂之法(孔叢子)狐援說湣王曰殷之鼎陳于周之廷其社蓋于周之屏其干戚之音在人之游亡國之音不得至于廟亡國之社不得見于天亡國之器陳于廷所以為誡王必勉之其鼎使齊之大呂陳之廷無使太公之社蓋之屏無使齊音充人之游王不受狐援出而哭國三日其辭曰先出也衣絺紵後出也滿囹圄吾今見民之洋洋然東走而不知所處王問吏曰哭國之法若何吏曰斮王曰行法吏陳斧質于東閭不欲殺之而欲去之狐援聞而蹶往過之吏曰哭國之法斮先生老歟昏歟援曰有人自南方來鮒入而鯢居使人之朝為草而國為墟殷有比干吳有子胥齊有狐援已不用若言又斮之東閭(國策齊策[illegible]民有孤狐咺者正議閔王斮之檀衢百姓不附齊孫室子陳舉直言殺之東閭宗室離心)又有公玉丹者湣王亡居衛謂丹曰我何如主丹曰王賢主也臣聞古人有辭天下而無

恨色者臣聞其聲于王見其實名稱東帝實辯天下去國居衛容貌充滿顏色發揚無重國之意王曰甚善丹知寡人寡人自去國居衛也帶益三副矣(呂氏春秋[illegible]閔王居衛謂公玉丹曰我[illegible])

魯仲連

魯仲連者齊人也好奇偉俶儻之畫策[illegible]三王服五伯[illegible]合同異一日服千人[illegible]魯仲連年十二號千里駒往請田巴曰[illegible]若白刃交前不救流矢急不暇緩[illegible]人十萬聊城不去國亡在旦夕先生奈之何若不能者先生之言有似梟鳴出城而人惡之願先生勿復言田巴曰謹聞命矣巴謂徐劫曰先生乃飛兎也豈有[illegible]然身不談而

不肯仕官任職好持高節史記燕敗齊取七十餘城唯莒即墨未下田單以即墨破燕殺騎劫初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讒之燕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田單攻聊城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敗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貴賤尊卑此其一時也願公之詳計而無與俗同也且楚攻南陽魏攻平陸而齊無南面之心以為亡南陽之害不如得濟北之利故定計而堅守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

東面衡秦之勢合則楚國之形危且棄南陽斷右壤存濟北計必為之今楚魏交退燕救不至齊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朞年之敝即臣見公之不能得也齊必決之於聊城公無再計彼燕國大亂君臣過計上下迷惑栗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為天下戮公聞之乎今燕王方寒心獨立大臣不足恃國敝禍多民心無所歸今公又以聊城之民距全齊之兵朞年不解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臏吳起之兵也能已見於天下矣故為公計不如罷兵休士全車甲歸報燕王燕王必喜士民見公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矣上輔孤主以制群臣下養百姓以

資說士矯國革俗於天下功名可立也意者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請裂地定封富比陶衛世世稱孤寡與齊久存此亦一計也二者顯名厚實也願公熟計而審處一也且吾聞効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恥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射桓公中鉤篡也遺公子糾而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身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通也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終窮抑幽囚而不出慚恥而不見窮年沒壽不免為辱人賤行矣然管子并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為五霸首名高天下光照鄰國曹沫為魯君將三戰三北而喪地千里使曹子計不顧後出必死而不生則不免為敗軍禽將矣曹子以敗軍禽將非勇也功廢名滅後

世無稱非智也故去三北之恥退而與魯君計齊桓公朝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劫桓公於壇位之上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動威信吳楚傳名後世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小節死小恥也以為殺身絕世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忿恚之心而成終身之名除感忿之恥而立累世之功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敝也公其圖之燕將曰敬聞命矣因罷兵到讀而去[illegible]乃去也史記燕將見書泣三日猶豫不決欲歸燕已有隙恐誅欲降齊所殺虜於齊甚衆恐已降而後見辱喟然歎曰與人刃我寧自刃乃自殺聊城亂田單遂屠聊城歸而言魯連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illegible]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魯連遊於趙趙孝成王時

趙長平之軍前後四十餘萬秦兵遂東圍邯鄲趙王恐諸侯之
救兵莫敢擊秦軍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
不進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
所為急圍趙者前與齊湣王爭強為帝已而復歸帝今齊湣王
已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復求為帝趙
誠發使尊秦昭王為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預未有所決
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為帝乃見
平原君曰事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萬之
衆于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去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
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仲連曰吾始以君為天下

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
衍安在吾請為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為紹介而見之于
先生平原君遂見新垣衍曰東國有魯仲連先生者今其人在
此勝請為紹介交之于將軍新垣衍曰吾聞魯仲連先生齊國
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仲連先生平原君
曰勝既已泄之矣新垣衍許諾魯連見新垣衍而無言新垣衍
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于平原君者也今吾視先生
之玉貌非有求于平原君者也曷為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
魯仲連曰世以鮑焦為無從頌而死者皆非也衆人不知則為
一身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

即肆然而為帝過而為政于天下則連有赴東海而死耳吾不
忍為之民也所為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新垣衍曰先生助之
將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新垣衍
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者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
助之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
必助趙矣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魯連曰昔者齊威王嘗
為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
之居歲餘周烈王崩齊後往周怒赴于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
席東藩之臣田齊後至則斮齊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
卒為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

然其無足怪新垣衍曰先生獨不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
寧力不勝而智不若邪畏之也魯仲連曰嗚呼梁之比于秦若
僕邪新垣衍曰然魯仲連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怏
然不悅曰噫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
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待吾言之昔者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三
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于紂紂以為惡醢九侯鄂侯爭之彊
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羑里之庫百日
欲令之死曷為與人俱稱王卒就脯醢之地齊湣王將之魯夷
維子為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
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吾君彼吾君者天

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舍納筦籥攝衽抱機視膳於堂下天子
已食乃聽退朝也魯人投其籥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
假途於鄒當是時鄒君死湣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
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棺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
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固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
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賻襚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鄒魯
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
國各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
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
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

使其子女讒妾為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
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新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
為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
秦秦將聞之為卻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
趙擊秦軍秦軍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讓使
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魯
連笑曰所謂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
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
終身不復見　史記按田單復齊在襄王三十三年秦破趙長平記使新垣衍帝秦在赧王五十四年當孝成王
之七年也周家以聊城為帝秦時事則射書當在帝秦之前而
史記以帝秦後二十餘年燕將攻下聊城聊城人或讒之燕將
懼誅不敢歸是非復齊時事矣故序射書於帝秦之後劉書中
[illegible]
聊城射書[illegible]
疑書為後人附會庸或然也　初田單將攻狄往見魯連魯連曰
將軍攻狄不能下也田單曰臣以五里之城七里之郭破亡餘
卒破萬乘之燕復齊墟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車弗謝而去遂攻
狄三月而不克齊小兒謠曰大冠若箕修劍拄頤攻狄不能下
壘枯丘田單乃懼問魯連曰先生謂單不能下狄請聞其說魯連
曰將軍之在即墨坐而織蕢立則杖鍤為士卒倡曰可往矣宗
廟亡矣亡日尚矣歸於何黨矣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而士
卒無生之氣聞若言莫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今
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菑上之虞黃金橫帶而騁乎淄澠之

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田單曰單有心先生志之
矣明日乃厲氣循城立於矢石之所援枹鼓之狄人乃下　案儒家
魯連十四篇[illegible]
[illegible]

論曰顏斶守道王蠋守義知所守矣魯連以辯折新垣衍使不帝秦雖儀子未如亦足以振華於殷屬當世射君事謝行之而莫或明非其舊已

齊貌辨　公孫閈

齊貌辨者齊人也事靖郭君田嬰齊貌辨之為人也多疵門人弗說士尉齊人以証靖郭君也証諫靖郭君不聽士尉辭而去嬰子文又竊以諫靖郭君大怒曰剗而類破吾家苟可慊齊貌辨者吾無辭為之于是舍之上舍令長子御旦暮進食數年威王薨閔王即位靖郭君大不善于閔王辭而之薛與貌辨俱留無幾何辨辭而行請見閔王靖郭君曰王不說嬰甚公往必得死焉

對曰固不求生也請必行行至齊閔王聞之藏怒以待之辨見閔王曰子靖郭君之所聽愛夫辨曰愛則有之聽則無有王之方為太子之時辨為靖郭君曰太子相不仁過頤豕視若是者信反不若廢太子更立衛姬嬰兒郊師靖郭君泣而曰不可吾不忍也若聽辨而為之必無今日之患矣此為一至于薛昭陽請以數倍之地易薛辨又曰必聽之靖郭君曰受薛于先王雖惡于後王吾獨謂先王何且先王之廟在薛吾豈可以先王之廟與楚乎又不聽此為二閔王太息動於顏色曰靖郭君之于寡人一至此乎寡人少殊不知此客肯為寡人來靖郭君乎辨對曰敬諾靖郭君衣宣王之衣冠舞其劍閔王自迎靖郭君于郊

望之而泣靖郭君並固請相之靖郭君辭不得已而受之七日謝病強辭不得三日而聽當是時靖郭君可謂能知人矣又有公孫閈以始齊將封靖郭君于薛楚王聞之大怒將伐齊齊王有輟志閈曰封之成與不非在齊又將在楚閈說楚王令其欲封公也又甚於齊靖郭君曰願委之于子閈為謂楚王曰魯宋事楚而齊不事者齊大而魯宋小王獨利魯宋之小不惡齊大何也夫齊之削地封田嬰是其所以弱也楚王曰善因不止又有齊客者靖郭君將城薛客多以諫請下君謂謁者無為客通齊人有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益一言請烹靖郭君因見之客趨而進曰海大魚因反走君曰客有于此言此外願有言客曰鄙臣

不敢以死為戲君曰亡更言之對曰君不聞大魚乎網不能止鉤不能牽蕩而失水則螻蟻得意焉今夫齊亦君之水也君長有齊陰奚以薛為失齊雖隆薛之城到于天猶之無益也君曰善乃輟城薛策國

馮煖　張祿

馮煖史記作驩者齊人也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曰客無能也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具居有頃倚柱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左右以告孟嘗君食之比門下之客居有頃

復彈其鋏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嘗君
曰為之駕比門下之客于是乘其車揭其劍過其友曰孟嘗君
客我後有頃復彈其鋏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為家左右皆惡
之以為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
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于是馮驩不復歌後孟嘗君出記問
門下諸客誰習計會能為文收責于薛者乎馮驩署曰能孟嘗君
怪之曰此誰也左右曰乃歌夫長鋏歸來者也孟嘗君笑曰客
果有能也吾負之未嘗見也請而見之謝曰文倦于是憒于憂
而性懧愚沈于國家之事開罪于先生先生不羞乃有意欲為
文收責于薛乎馮驩曰願之于是約車治裝載券契而行辭曰責

畢收以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驅而之薛使吏
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券徧合赴矯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
券民稱萬歲長驅到齊晨而求見孟嘗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見
之曰責畢收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市而反馮驩曰君云視
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宮中積珍寶狗馬實外廄美人充下
陳君家所寡有者以義耳竊以為君市義孟嘗君曰市義奈何
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拊愛子其民因而賈利之臣竊矯君命
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為君市義也孟嘗
君不說曰諾先生休矣後期年齊王謂孟嘗君曰寡人不敢以
先王之臣為臣孟嘗君就國于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攜幼迎君

道中終日孟嘗君顧謂馮驩先生所為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
史記孟嘗君相齊舍人魏子為收邑入三反而不致一入孟嘗
君問之對曰有賢者竊假與之孟嘗君怒而退魏子居數年人或
毀孟嘗君將為亂湣王意疑孟嘗君奔魏子所與粟賢者聞之乃上
書言孟嘗君不作亂請以身為盟遂自剄宮門以明孟嘗君湣
王驚驗問果無反
謀乃復召孟嘗君驩曰狡兎有三窟僅得免其死耳今有一窟
未得高枕而臥也請為君復鑿二窟孟嘗君與車五十乘金五
百斤西遊于梁謂梁王曰齊放其大臣孟嘗君于諸侯先迎之
者富而兵強于是梁王虛上位以故相為上將軍遣使者黃金
千斤車百乘往聘孟嘗君馮驩先驅誡孟嘗君曰千金重幣也百
乘顯使也齊其聞之矣梁使三反孟嘗君固辭不往也齊王聞
之君臣恐懼遣太傅齎黃金千斤車二駟服劍一封書一謝孟嘗

君曰寡人不祥被于宗廟之祟沈于諂諛之臣開罪于君寡人
不足為也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姑反國統萬人乎馮驩誡孟嘗君
曰願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于薛前時孟嘗君將已立廟令又請立其宗廟非一主也廟成
還報孟嘗君曰三窟已就君姑高枕為樂矣國策自齊王毀廢孟
嘗君諸客皆去後召而復之馮驩迎之未到孟嘗君太息歎曰文
常好客遇客無所敢失食客三千餘人先生所知也客見文一
日廢皆背文而去莫顧文者今賴先生得復其位客亦何面目
復見文乎馮驩結轡下拜孟嘗君下車接之曰先生為客謝乎曰
非為客謝也為君之言失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君知之乎孟
嘗君曰愚不知也曰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貴多士貧賤

寡文事之固然也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明旦側肩爭門而
入日暮之後過者掉臂而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亡其中
今君失位賓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絕賓客之路願君遇客
如故孟嘗君再拜曰敬從命史記國策作譚拾子且曰孟嘗君取所怨五百牒削去之不敢以為言說苑[illegible]祿掌門見孟嘗君曰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為之有道君知之乎孟嘗君曰奈何祿曰願君貴則舉賢富則振[illegible]孟嘗君以為然明日奉黃金百斤文織百純進之先生[illegible]不受孟嘗君因文織[illegible]進之先生曷為不受[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補[illegible]夫貧窮者[illegible]不[illegible]而不[illegible]秦庾盈而下虛乎孟嘗君曰奈何[illegible]所[illegible]者[illegible]賓[illegible]矣[illegible]過門君之入也不遇賤人來間謀國不遇臣至孟嘗君曰[illegible]因為[illegible]寄之秦而大過謂秦王曰大王有一不得者王[illegible]乎夫孟嘗君賢人天下[illegible]急則已有急則能收其又之[illegible]合交者獨此耳大王胡不友之乎秦王曰敬受命奉千金以遺孟嘗君孟嘗君輟食而察曰此[illegible]生所謂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者也

公孫戌　公孫宏　雍門子周附

公孫戌者孟嘗君之門人也孟嘗君出行國至楚楚[illegible]象牀郢
之登徒直使送之不欲行見戌曰臣郢之登徒也直送[illegible]象
牀之直千金傷此若髮漂賣妻子不足償足下能使僕無行先
人有寶劍願得獻之戌曰諾入見孟嘗君曰君豈受楚象牀哉
孟嘗君曰然戌曰臣願君勿受孟嘗君曰何哉戌曰小國所以
皆致相印于君者聞君能振達貧窮有存亡繼絕之義也小國
英傑之士皆以國事累君誠說君之義慕君之廉也今君到楚而
受象牀所未至之國將何以待君臣戌願君勿受[illegible]嘗君曰諾
戌趨而去未出至中閨君召而反之曰子教文無受象牀[illegible]善
今何舉足之高志之揚也戌曰臣有大喜三重之寶劍一君曰
何謂也戌曰門下百數莫敢入諫臣獨諫臣一喜諫而得聽臣
二喜諫而止君之過臣三喜輸象牀郢之登徒不欲行許戌以
先人之寶劍孟嘗君曰善受之乎戌曰未敢曰急受之因書門
版曰有能揚文之名止文之過私得寶于外者疾入諫又有公
孫宏者亦事孟嘗君孟嘗君為從宏曰君不如使人先觀秦王
意者秦王帝王之主也君恐不得為臣奚暇從以難之意者秦
王不肖之主也君從以難之未晚孟嘗君曰善願因請公往矣
宏以車十乘之秦昭王聞之而欲媿之以辭宏見昭王王曰薛之
地大小幾何對曰百里昭王笑曰寡人地數千里猶未敢以有

難也孟嘗君地方百里而欲以難寡人可乎宏對曰孟嘗君好
人昭王曰孟嘗君之好人也奚如對曰義不臣乎天子不友乎
諸侯得志不慚為人主不得志不肯為人臣如此者三人治可
為管商之師說義聽行能致其主霸王如此者五人萬乘之嚴
主也辱其使者退而自刎必以其血污其衣如臣者十人昭王
笑而謝之曰客胡為若此寡人直與客論耳寡人善孟嘗君欲
客之必諭寡人之志也宏曰敬諾說苑雍門子周以琴見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雍門子周曰臣何獨能令足下悲哉臣之所能令悲者有先貴而後賤昔富而後貧者也今若足下千乘之君也視天地曾不若一指忘死與生雖有善鼓琴者固未能令足下悲也然臣之為足下悲者事也夫聲敵帝而困秦者君也連五國之約南面而伐楚者又君也天下未嘗無事不從則橫從成則楚王橫成則秦帝楚王秦帝必報讎於薛矣夫以秦楚之強而報讎

呼薛譬之君前後而伐朝齊也必不留行今天下[illegible]以與
不為足下哭心不狀厥之後廟堂必不血食[illegible]以壞曲
池既以漸增墓既以下而青廷荒嬰兒豎子樵採[illegible]者躑躅
其足而歌其上眾人見之無不為足下寒心[illegible]以宮室
君卑賤乃使若此乎于是孟嘗君泫然而[illegible]之物宮[illegible]然而
戒由孟嘗君為泣涕增欷曰先生鼓琴令文若破國亡邑之人
也

貂勃 張生附

貂勃者齊人也嘗惡田單曰安平君小人也田單聞之故為酒而召勃曰單何以得罪于先生故常見譽于朝勃曰跖之狗吠堯非貴跖而賤堯狗固吠非其主也且今使公孫子賢而徐子不肖然而公孫子與徐子鬬徐子之狗猶將攫公孫子之腓而噬之也若乃得去不肖者而為賢者狗豈特攫其腓而噬之哉

田單曰敬聞命明日任之于王王有所幸臣九人之屬欲傷田單相與語于王曰燕伐齊之時楚王使將申將萬人而佐齊今國已定而社稷安何不使使者謝于楚王王曰左右孰可曰貂勃可勃使楚楚王受而觴之數日不反九人之屬相與語于王曰夫一人之身而牽留萬乘者豈不以據勢也哉且安平君之與王也君臣無禮上下無別且內收百姓循撫其心振窮補不足布德于民外懷戎翟天下之賢士陰結諸侯之雄俊豪英其志欲有為也願王察之異日王曰召相單來田單免冠徒跣肉袒而進退而請死罪五日王曰子無罪于寡人子為子之臣禮吾為吾之王禮而已矣勃從楚來王賜諸前酒酣王曰召相單來勃避席稽首曰王惡得此亡國之言乎王上者孰與周文王王曰吾不若也勃曰下者孰與齊桓公王曰吾不若也然則周文王得呂尚以為太公桓公得管夷吾以為仲父今王得安平君而曰單且自天地之闢民人之治為人臣之功誰有厚于安平君者哉而王曰單單惡得此亡國之言乎且王不能守社稷燕人興師襲齊墟王走而之城陽之山中安平君以惴惴之即墨三里之城五里之郭敝卒七千禽其司馬而反千里之齊安平君[illegible]當是時闔城陽而王天下莫之能止然而計之于道歸之于義以為不可故為棧道木閣迎王與后于城陽山中王乃得反子臨百姓今國已定民已安矣王乃曰單且嬰兒之計不為此

王不亟殺此九子者以謝安平君國危矣王乃殺九子而逐其家益封田單以夜邑萬戶[illegible]

[illegible]

論曰僻存之危者安之傾者扶之在齊魏數十年間將相[illegible]也可謂克任其道矣顧薛固田氏之本封而齊[illegible]水也[illegible]

去齊而客魏然則不為蠛蠓所制也亦幸而已矣之辞有所濟
而去齊無聞焉苴正其小而遺其大哉柳事不可為也

秦越人（扁鵲）附 文摯

扁鵲者勃海鄚人也（原作鄭誤）姓秦名越人（或庭注扁鵲盧人字越人注言扁鵲盧人而曾）
少時為人舍長舍客長桑君過越人獨奇之常謹遇之長桑
君亦知越人非常人也出入十餘年乃呼越人私坐間與語曰
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公毋泄越人曰敬諾乃出其懷中藥
予越人飲是以上池之水（謂水未至地蓋承取露及竹木上水也）三十日當知物
矣乃悉取其禁方書盡與越人忽然不見殆非人也越人以其言
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言能隔牆見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藏癥結

特以診脈為名耳為醫或在齊號盧醫或在趙名扁鵲當晉昭
公時諸大夫彊而公族弱趙簡子為大夫專國事簡子疾五
日不知人（韓子作十日）大夫皆懼於是召越人越人入視病出董安
于問越人越人曰血脈治也而何怪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
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
有所學也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
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秦策於是出
夫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于殽而歸縱淫此子之
所聞今主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必閒閒必有言也居二日
半簡子寤語諸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

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有一熊欲援我帝命我射
之中熊熊死有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
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
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
而亦不能有也（正義嬴趙氏本姓周人謂衛晉亡之後趙成侯三年伐衛取鄉邑七十三是也賈逵以月令曰對曰按嬴氏或指秦秦亡東西周而不能有今趙于乎也周指衛以范魁指鄉邑七十之未見所據）董
安于受言書而藏之以越人言告簡子簡子賜越人田四萬畝其後
越人過虢虢太子死（傳元云得有虢按史記改）越人至
虢宮門下問中庶子喜方者曰太子何病國中治穰過於衆事
中庶子曰太子病血氣不時交錯而不得泄暴發於外則為中

害精神不能止邪氣邪氣畜積而不得泄是以陽緩而陰急故
暴蹷而死越人曰其死何如時曰雞鳴至今曰收乎曰未也其
死未能半日也言臣齊勃海秦越人也家在於鄚未嘗得望精
光侍謁於前也聞太子不幸而死臣能生之中庶子曰先生得
無誕之乎何以言太子可生也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跗治病
不以湯液醴灑鑱石撟引案杌毒熨（鑱石針撟引謂按摩之法天撟引身案杌謂以藥物熨帖也）一撥見病之應因五藏之輸（腸胃大腸小腸十二經皆以輸為原也）乃割皮解肌訣脈結筋搦髓腦揲荒爪幕（荒音肓爪幕以爪其膜也）湔浣腸胃漱滌五藏練精易形先生之方能若
是則太子可生也不能若是而欲生之曾不可以告咳嬰之兒

終日越人歎曰夫子之為方也若以管窺天以郄視文越人之為方也不待切脈望色聽聲寫形言病之所在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病應見於大表不出千里決者至衆不可曲止也子以吾言為不誠試入診太子當聞其耳鳴而鼻張循其兩股以至於陰當尚溫也中庶子聞扁鵲言目眩然而不瞚舌撟然而不下乃入報虢君虢君聞之大驚出見越人於中闕曰竊聞高義之日久矣然未嘗得拜謁於前也先生過小國幸而舉之偏國寡臣幸甚（[illegible]）有先生則活無先生則棄捐填溝壑長終而不得反言未卒因噓唏服臆魂精泄橫流涕長潸忽忽承睫悲不能自止容貌變更越人曰若太

子病所謂尸蹷者也夫以陽入陰中動胃繵緣（[illegible]）中經維絡（[illegible]）別下於三焦膀胱是以陽脈下遂陰脈上爭會氣閉而不通陰上而陽內行下內鼓而不起上外絕而不為使上有絕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紐破陰絕陽之色已廢脈亂故形靜如死狀太子未死也夫以陽入陰支蘭藏者生以陰入陽支蘭藏者死凡此數事皆五藏蹷中之時暴作也良工取之拙者疑殆越人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有閒太子蘇乃使子豹為五分之熨以八減之齊和煮之（[illegible]）以更熨兩脅下太子起坐更適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故天下盡

以越人為能生死人越人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越人過齊齊桓侯客之（太公和之子桓公午也）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越人出桓侯謂左右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為功後五日越人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脈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越人出桓侯不悅後五日越人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間不治將深桓侯不應越人出桓侯[redacted]悅後五日越人復見望見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問其故越人曰疾之居腠理湯熨之所及也其在血脈鍼石之所及也其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雖司命無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體病使人召越人[redacted]人已

逃去桓侯遂死使聖人預知微能使良醫得蚤從事則疾可已身可活也人之所病病疾多而[redacted]之所病病道少故病有六不治驕恣不論於理一不治輕身重財二不治衣食不能適三不治陰陽并藏氣不定四不治形羸不能服藥五不治信巫不信醫六不治有此一者則重難治也越人名聞天下過邯鄲聞貴婦人[redacted]為帶下醫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即為耳目痺[redacted]來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為小兒醫隨俗為變（[illegible]）

[illegible]

壽其報後之心則善其遂欲二人事洏速死三日
易而置之投以神藥既悟如初二人辭歸公扈反齊嬰之室
子齊嬰亦反公扈之室妻子亦弗識
二室相與訟扁鵲辨其所由訟乃已

魏文侯問扶人曰子昆弟三人其孰最善為醫越人曰長兄最善中兄次之越人最為下曰可得聞耶越人曰長兄于病視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于家中兄治病在毫毛故名不出于閭若越人者鑱血脈投毒藥副肌膚閒而名聞于諸侯（鶡冠子）越人見秦武王（自趙簡子至是已百三十二年扁鵲蓋不下百五十歲矣有道而壽與）武王示之病越人請除左右曰君之病在耳之前目之下除之未必已也將使耳不聰目不明君以告越人越人怒而投其石曰君與知者謀之與不知者敗之此知秦國之政也則君一舉而亡國矣（戰國策）秦太醫令李醯自知伎不如越人也使人刺殺之（史記　扁鵲內經九卷外經十二卷）越人之後又有文摯者（未詳何國人）齊王疾痏使人之宋迎文摯文摯至視王之疾謂太子曰王之疾可已也然王疾已則必殺摯也太子曰何故曰非怒王則疾不可治怒王則摯必死太子頓首彊請曰苟已王之疾臣與臣之母以死爭之于王王必幸臣與臣之母先生勿患也摯曰諾與太子期而將往不當者三齊王固已怒矣摯至不解屨登牀履王衣問王之疾王怒而不與言摯因出辭以重怒王王叱而起疾乃遂已王大怒將生烹摯太子與王后急爭之不能得果生烹摯爨之三日顏色不變摯曰誠欲殺臣胡不覆之以絕陰陽之氣王使覆之摯乃死（呂氏春秋　列子龍叔謂文摯曰）

子之術微矣吾有疾子能已乎摯曰唯命所聽然先言子所病之證龍叔曰吾鄉譽不以為榮國毀不以為辱得而不喜失而弗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如豕視吾如人家如逆旅之舍鄉如戎蠻之國凡此眾疾爵賞不能勸刑罰不能威盛衰利害不能易哀樂不能移固不能事國君交親友御妻子制僕隸此奚疾哉奚方能已之乎文摯乃命龍叔背明而立文摯自後向明而望之既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今以聖智為疾者或由此乎非吾淺術所能已也

田齊逸民傳　陳仲子

屠牛吐　閭邱先生附

陳仲子者（史記索隱　孟子注）齊人也其兄戴為齊卿食祿萬鍾仲子以為不義將妻子適楚居於陵自謂於陵仲子窮不苟求不義之食不食遭歲飢乏糧三日乃匍匐而食井上李實之蟲者三咽而能視身自織屨妻擘纑以易衣食（高士傳）宋人屈穀見之曰穀聞先生之義不恃仰人而食今穀有樹瓠之道堅如石厚而無竅獻之仲子曰夫瓠所貴者謂其可以盛也今厚而無竅則不可剖以盛而任重如堅石則不可剖以斟吾無以瓠為也曰然穀將以欲棄之今田仲不恃仰人而食亦無益人之國亦堅瓠之類也（韓非子）楚王欲以為相而不許為人灌園（列士傳　韓詩外傳）

女欲妻屠牛吐吐辭其友曰子終死腥臭之肆而已吐曰文醜其友曰何以知之曰吾以屠知之吾肉善而去若少耳吾肉不善贈以吾附益之尚猶賣不售今厚送子子醜故耳其友後見之果醜（說苑）宣王獵于社山社山父老十三人相與勞王王賜父老田不租父老皆拜閭邱先生不拜王曰以為少邪賜父老無徭役父老皆拜閭邱先生又不拜王曰拜者去不拜者前曰寡人賜田不租賜無徭役先生獨不拜寡人得無有過乎閭邱先生對曰聞王來將所以為勞王望得壽于王得富于王得貴于王王曰天殺生有時非寡人所得與無以壽先生倉廩雖實以備菑害無以富先生大官無缺小官卑賤無以貴先生對曰此非臣之所敢望也願王選者修行者以為吏平其法度臣可以得壽順之以時無煩擾百姓臣可以得富令少者敬長長者

敬老臣可以得賞今王幸賜田不租則倉廩將虛也賜與徭役則官府無使焉此非臣之所敢望也王曰善願以先生爲相

田齊夫人傳　君王后　宿瘤女附

君王后者莒太史敫之女也閔王之遇弑也其子法章變名姓爲敫家傭敫女奇法章之狀貌以爲非常人憐而常竊衣食之與私焉莒中及齊亡臣相聚求閔王子欲立之法章乃自言于莒共立法章爲襄王襄王立以女爲后生子建太史敫曰女無媒而嫁者非吾種也汙吾世矣終身不覩君王后后賢不以不覩之故失人子之禮也襄王薨子建立爲齊王君王后事秦謹與諸侯信以故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秦昭王嘗遣使遺玉連環曰齊多智而解此環不君王后以示羣臣羣臣不知解君王

后引椎椎破之謝秦使曰謹以解矣及君王后病且卒誡建曰羣臣之可用者某建曰請書之君王后曰善取筆牘受言君王后曰老婦已忘矣國策王建十六年君王后卒史記世家列女傳宿瘤女者齊東郭采桑之女閔王出遊百姓盡觀宿瘤采桑如故王召問之對曰妾受教采桑不受教觀大王王曰奇女也惜哉宿瘤女曰屬之不二子之不忘中心謂何宿瘤何傷王大說使史以金百鎰往聘迎之父母驚欲沐浴加衣裳女曰如是則變容更服不見識也于是如故隨使者王見諸夫人曰今日出遊得一聖女斥汝屬矣諸夫人皆怪之盛服而衛遲其至也宿瘤駭宮中諸夫人皆掩口而笑王曰無笑不飾耳夫飾與不飾固相去十百也女曰飾與不飾相去千萬何十百也昔者堯舜自飾以仁義天下歸善焉桀紂不自飾以仁義天下歸惡焉由是觀之飾與不飾相去千萬何十百也諸夫人皆慚王以爲后侯三晉懼秦楚一立帝號瘤女有力焉女死燕遂屠齊閔王逆死于外○誕不足懷姑譏其說

田齊逆臣傳　淖齒　王孫賈附

淖齒者楚將也燕之入臨淄也閔王走莒楚使齒將兵救齊齒因相閔王史記世家初齊負郭之民有狐咺者正義閔王斮之檀衢齊孫室子陳舉直言殺之東閭司馬穰苴田完之裔爲景公將者別是一人或名誤爲政者也殺之以故燕舉兵使樂毅擊之齊使向子將而應之齊軍破向子以輿一乘亡呂氏春秋作觸子達子收餘卒復振與燕戰求所以賞閔王不與軍破走王遂奔莒齒數之曰夫千乘博昌之間方數百里血霑衣王知之乎嬴博之間地坼至泉王知之乎人有當闕而哭者求之不得去之聞其聲王知之乎天雨血霑衣者天以告也地坼至泉者地以告也人有當闕而哭者人以告也天地人皆告矣而王不知戒何得無誅乎于是殺閔

王于鼓里鼓非于高齒閔齊王之惡已也乃矯爲秦使知之王孫賈者年十五事閔王及王出走失王之處其母曰女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女今事王而出走女不知其處女尚何歸王孫賈乃入市中曰淖齒亂齊國殺王欲與我誅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與之誅淖齒刺而殺之國策

襄平李鍇鐵君甫纂

秦諸臣傳

公孫枝

公孫枝字子桑秦大夫也事穆公穆公九年（僖九年）齊會我師納晉惠公夷吾公謂枝曰夷吾其定乎對曰臣聞之唯則定國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之謂也又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今其言多忌克難哉公曰忌則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十三年（僖十三年）晉荐饑使乞糴于秦公謂枝曰與諸乎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

攜而討焉無眾必敗謂百里奚曰與諸乎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于是輸粟于晉韓之戰也晉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眾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公使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及獲晉侯舍諸靈臺公子縶曰不如殺之無聚慝焉枝曰歸之而質其大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且史佚有言曰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平（[illegible]）百里奚之未遇也亡虢而虜晉飯牛于秦傳鬻以五羊之皮枝得而說之獻諸公三日請屬事焉公曰買之五羊之皮而屬事焉無乃天下笑乎枝對曰信賢而任之君之明也讓賢而下之臣之忠也君為明君臣為忠臣境內將服敵國且畏夫誰暇笑哉公遂用之（[illegible]）

百里奚　蹇叔

百里奚（[illegible]）初事虞公晉獻公滅虞虜虞公與其大夫百里奚（[illegible]）以為秦穆公夫人媵于秦（[illegible]）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繆公聞奚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曰吾媵

臣百里奚在焉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遂許與之當是時奚年已七十餘公釋其囚與語國事謝曰臣亡國之臣何足問公曰虞君不用子故亡非子罪也固問語三日公大說授之政號曰五羖大夫（[illegible]）奚讓曰臣不及臣友蹇叔蹇叔賢而世莫知臣常游困於齊而乞食銍人蹇叔收臣臣因而欲事齊君無知蹇叔止臣臣得脫齊難遂之周周王子頹好牛臣以養牛干之及頹欲用臣蹇叔止臣

去得不誅事虞君蹇叔止臣臣知虞君不用臣臣誠私利祿爵
且留再用其言得脫一不用及虞君難是以知其賢于是公使
人厚幣迎蹇叔以爲上大夫晉獻公卒公使奚將兵納惠公惠
吾于晉惠公卒復納文公紀也公與晉師圍鄭鄭人與公盟公使
大人杞子逢孫揚孫戍之而還三十二年僖三十二年杞子自鄭使
告于我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公
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
無乃不可乎師之所爲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
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使出師于
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

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
曰晉人禦師必于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皐之墓也其北
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呂氏春秋穆公襲鄭蹇叔諫曰
不可臣聞之襲國邑以車不過百里以人不過三十里皆以其
氣之趮與力之盛至是以犯敵能滅去之以疾今行數千里又絕諸侯之
地以襲國臣不知其可也不聽蹇叔送師而哭曰師乎見其出
而不見其入也蹇叔有子曰申與視與師偕行蹇叔謂其子曰
晉遏師必于殽女死不于南方之岸明年我師及滑鄭賈人知之杞
必于北方之岸爲吾尸女之易也
子奔齊逢孫揚孫奔宋晉果敗我師于殽獲三帥左傳

百里視　西乞術　白乙丙附

百里視字孟明（國語作子明）百里奚之子也穆公三十二年僖三十二年
公使百里視西乞術白乙丙帥師東襲鄭明年及滑鄭商人弦
高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且使遽告于鄭視曰鄭有備矣不可
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晉敗我師于殽
獲視術丙以歸已而文嬴晉文公夫人請之晉舍之中悔復使陽處
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視孫命贈馬欲使還拜謝因而執之
視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纍臣釁鼓使歸就戮于秦寡君之
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晉人既歸
二帥大夫及左右皆言于公曰是敗也視之罪也必殺之公曰
是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
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是貪故也孤之謂矣孤實貪以
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爲政三十五年文二年視帥師伐晉報殽

之役及晉師戰于彭衙我師敗績晉人謂之拜賜之師公猶用
視視增修國政重施于民明年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
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穆公薨西乞術復
事康公康公六年文十二年公使術如魯聘且言將伐晉魯公子遂
辭玉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鎭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
寡君敢辭玉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三辭術答曰寡君願徼
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
爲瑞節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
魯厚賄之左傳

由余

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能晉言戎王聞繆公賢使由余觀秦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為之則勞神矣使人為之亦苦民矣公怪之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為政然尚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為治不亦難乎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聖黃帝作為禮樂法度身以先之僅以小治及其後世日以驕淫阻法度之威以責督于下下罷極則以仁義怨望于上上下交爭怨而相篡弒至于滅宗皆以此類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聖人之治也于是公退而問內史廖曰聞隣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賢寡人之害將奈之何廖曰戎

王處辟匿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遺其女樂以奪其志為由余請以疏其間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間乃可虜也且戎王好樂必怠于政公曰善因與由余曲席而坐傳器而食問其地形與其兵勢盡詧而後令內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受而說之終年不還于是乃歸由余由余數諫不聽公又數使人間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公以客禮禮之問伐戎之形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史記）韓非子戎王使由余聘于秦穆公問曰願聞得國失國何以由余對曰當以儉得之以奢失之昔者堯有天下飯于土簋飲于土鉶南北東西莫不賓服舜作食器斬山木而財之削鋸修之迹流漆墨其上輸之于宮諸侯以為益侈國之不服者十三禹作祭器墨染其外朱畫其內縵帛為茵蔣席頫緣觴勺有采而樽俎有飾此彌侈矣國之不服者三十三殷人作大路建九旒食器雕琢觴酌刻鏤四壁堊墀茵席雕文此彌侈矣國之不服者五十三君子皆知文章矣而服者彌少臣故曰儉其道也由余出公召內史廖而告之廖曰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悅之終歲不遷牛馬半死由余歸諫戎王聽內介遂去之秦公迎而拜之上卿前卩由余口兑句不窮訪左右親近莫時有管篋時至則羣臣附官無芻義晦侍持鞍戒失上上少投之則下以軀償矣古之篇其下若其施報如雜家有由余三篇（漢書）

論曰昔所以記帝王之言也列國無得與而以秦誓終之若大穆公之悔過也猶明再辱國而以修政重施終之亦若于補過者也由余之言矯世之弊已弼其去戎之秦也未必移戎俗于秦而秦霸矣

繞朝　任妄

繞朝秦大夫也康公七年（文十三年）士會在秦晉患之使魏壽餘偽

叛以誘士會執帑請以私邑自歸于秦公許之公師于河西將受魏邑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公使士會士會將行繞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士會遂歸晉（左傳）又有任妄者亦事康公康公鑿臺三年荊人起兵將以攻齊任妄曰饑召兵疾召兵勞召兵亂召兵君鑿臺三年今荊人起兵將攻齊臣恐其攻齊為聲而以襲秦為實也不如備之戍東邊荊人輟行（韓非子）

公孫鞅

公孫鞅者衛之庶孽公子其祖本姬姓也鞅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痤為中庶子公叔痤知其賢未及進會痤病魏惠王

親往問病曰公叔病有如不可諱將奈社稷何痤曰痤之中庶子公孫鞅年雖少有奇才願王舉國而聽之王嘿然王且去痤屏人言曰王即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痤召鞅謝曰今者王問可以為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許我我方先君後臣因謂王即弗用鞅當殺之王許我汝可疾去矣且見禽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卒不去惠王既去而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公孫鞅也豈不悖哉公叔痤既死鞅聞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將修繆公之業東復侵地乃遂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說孝公以彊國之術孝公大悅公既用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

己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敖於民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孝公臣）不然聖人不易民而教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杜摯曰（亦孝公臣）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鞅曰不然治世不

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公曰善[illegible]以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illegible]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illegible]受上爵為私鬬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illegible]宗室[illegible]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illegible]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民不信

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令行於民朞年秦民言初令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鬬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邊其後民莫敢議令[illegible]於是以鞅為大良造[illegible]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居三年築冀闕宮庭於咸陽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

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爲禁而集小都鄉邑聚爲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爲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平斗桶權衡丈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復犯約劓之居五年秦人富强天子致胙于孝公諸侯畢賀 國貧兵弱秦…公平無私罰不諱强大賞不私親…及太子黥劓其傅期年之後道不拾遺民不…以威服之耳韓非子 商…教秦孝公以連什伍設告坐之過燔詩書而明法令塞私門之請…之民顯…之衛鞅內刑刀鋸之刑…步過六尺者有罰棄灰于道者被刑一日臨渭論囚七百餘人渭水盡赤號哭之聲動于天地 其明年齊敗魏于馬陵其明年鞅說孝公曰秦之與魏譬人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嶺阸之西都安邑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今以君之賢聖國賴以盛而魏往年大破于齊

諸侯畔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東徙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孝公以爲然使鞅將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鞅遺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爲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公子卬以爲然會盟已飲而鞅伏甲士襲虜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兵數破于齊秦國內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獻于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鞅既破魏還秦封之于商十五邑號爲商君 史記年表封衛鞅于鄔改名曰商鞅 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孝公薨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鞅欲反發吏捕鞅鞅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鞅喟然歎曰嗟乎爲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師弗受鞅欲之他國魏人曰鞅秦之賊秦强而賊入魏弗歸不可遂內秦鞅既復入秦走商邑與其徒屬發邑兵北出擊鄭秦發兵攻商君殺之于鄭黽池車裂鞅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滅鞅之家 □國策孝公疾且不起欲傳商君辭不受孝公死惠王…以有頃商君告歸人說惠王曰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危今秦婦人嬰兒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是商君反爲主大王更爲臣也且夫商君固大王之仇也願大王圖之…惠王車裂之而秦人不憐 大法家商君二十九篇兵權謀公孫鞅二十七篇

論曰商鞅之遇孝公也四說而後入若鞅者尚論以稱中爾烏

足紀帝王之道哉周道陵夷古法初未盡變至鞅廼蕩然無遺迄于今嗟乎古不可復罪之罪歟其所著商子有更法墾令農戰去强開塞兵守來民賞刑畫策諸篇而開刷後事于府中蓋非鞅之本書已然舉草農戰不外當法至去詩書禮樂以滿舊俗開後非鞅罪不可逭矣

司馬錯

司馬錯秦人也事惠王張儀既相秦苴蜀相攻擊 華陽國志蜀王封其弟于漢中號曰苴侯命之邑曰葭萌苴侯與巴好巴蜀爲讐故蜀王怒伐苴 各來告急于秦秦王欲伐蜀以道險難至而韓又來侵欲先伐韓恐不利先伐蜀恐韓襲秦之敝錯與張儀爭論于王前 史記 錯欲伐蜀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

問其說儀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轘轅緱氏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絕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周王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能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于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長也敝兵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為利臣聞爭名者于朝爭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爭焉顧爭于戎翟去王業遠矣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地小民貧故臣願從事于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翟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

羊取其地足以廣國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焉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為暴利盡四海而諸侯不以為貪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臣請謁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弗能止此臣所謂危不如伐蜀之完也王曰善寡人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貶蜀王更號為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秦益強富厚輕諸侯（策同）

樗里疾　甘茂　向壽　甘羅附

樗里子名疾秦惠王弟也（紀年作樗里疾）與惠王異母母韓女也疾滑稽多智秦人號曰智囊秦惠王八年爵疾右更使將而伐曲沃盡出其人取其城地入秦二十五年使疾將伐趙虜趙將軍莊豹拔藺明年助魏章攻楚敗楚將屈丐取漢中地秦封疾號為嚴君（[illegible]）張儀鑄之重而使之楚（[illegible]）因令楚王為之請相于秦儀謂王曰重樗里疾而使之者將以為國交也今身在楚楚王因為請相于秦臣聞其言曰王欲窮儀于秦乎臣請助王楚王以為然故為請相也今王誠聽之彼必以國事楚[illegible]怒疾出走（因按秦策又曰秦惠王死公孫衍欲窮張儀李讎謂衍曰不如召甘茂于魏召公孫顯于韓起樗里子于國三人者皆張儀之讎也是儀[illegible]史不載也）惠王卒武王即位逐張儀魏章而以樗里疾

甘茂為左右丞相使甘茂攻韓拔宜陽使疾以車百乘入周周以卒迎之意甚敬楚王怒讓周以其重秦客游騰為周說楚王曰知伯之伐仇猶遺之廣車因隨之以兵仇猶遂亡何則無備故也齊桓公伐蔡也號曰誅楚其實襲蔡今秦虎狼之國使樗里子以車百乘入周周以仇猶蔡觀焉故使長戟居前彊弩在後名曰衛疾而實囚之且夫周豈能無憂其社稷哉恐一旦亡國以憂大王楚王乃悅武王薨昭王即位疾又益尊重昭王元年疾將伐蒲（[illegible]樗里疾圍蒲不克而秦[illegible]）蒲守恐請胡衍胡衍為蒲謂疾曰公之攻蒲為秦乎為魏乎為魏則善矣為秦則不為賴矣夫衛之所以為衛者以蒲也今伐蒲入于魏衛必折而從之魏亡西

河之外而無以取者兵弱也今并衛于魏魏必強強之日西
河之外必危矣且秦王將觀公之事害秦而利魏王必罪公疾
曰奈何衍曰公釋蒲勿攻臣試為公入言之以德衛君疾曰
善胡衍入蒲謂其守曰樗里子知蒲之病矣其言曰必拔蒲衍
能令釋蒲勿攻蒲守恐因再拜曰願以請因效金三百斤曰秦
兵苟退請必言子于衛君使子為南面故胡衍受金于蒲以自
貴于衛于是遂解蒲而去史記疾及楚攻魏皮氏或為魏謂楚王
曰秦楚攻魏魏恐亡必合于秦王何不倍秦而與魏魏喜必內太
子于秦秦失楚必效城地王復與之攻魏可也楚王曰善乃背秦
而與魏魏內太子于秦秦恐許楚城地欲與之復攻魏疾怒欲與魏

攻楚恐魏以太子在楚不肯也或為疾謂楚王曰外臣疾使臣
謁之曰敝邑之王欲効城地而為魏太子之尚在楚也王出魏
質臣請効之而復固秦楚之交以疾攻魏楚王出魏太子秦因
合魏以攻楚策昭王七年疾卒葬于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歲
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
武庫正直其墓秦人諺曰力則任鄙智則樗里樗里疾室在渭
南陰鄉樗里故俗謂之樗里子史記
甘茂者下蔡人也事下蔡史舉先生學百家之說因張儀樗里
疾而見惠王王悅之使將而佐魏章略定漢中地惠王卒武王
即位張儀魏章去東之魏蜀相壯反華陽國志秦滅蜀封公子通國為蜀侯以陳壯為相

[illegible]

願王勿伐事成盡以為子功向壽歸以告王王迎茂于息壤茂
至王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積之久矣名曰縣其
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千里攻之難臣聞張儀西并巴蜀之地
北取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多張儀而賢先王魏文侯
令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反而語功文侯示之謗書
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主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
臣也樗里疾公孫衍二人者挾韓而議王必聽之是王欺魏而
臣受公仲侈之怨也昔曾參之處費魯人有與曾參同名族
者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有頃人又曰曾參
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母懼投杼

踰墻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母之信也而三人疑之則慈母不能信也今臣之賢不及曾子而王之信臣又不如曾子之母也疑臣者不適三人臣恐王為臣之投杼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于是與之盟于息壤果攻宜陽五月而不拔樗里疾公孫衍二人者挾韓而議之王將聽之召茂而告之茂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悉起兵復使茂攻之茂攻宜陽三鼓而卒不上秦之右將有尉對曰公不論兵必大困茂曰我羈旅而得秦相者我以宜陽餌王今攻宜陽而不拔公孫衍樗里疾挫我于內而公仲以韓窮我于外是無伐之日已請明日鼓之而不可下因以宜陽之郭為墓于是出私金以益公賞明日鼓之而宜陽拔宜陽既拔

楚畔秦而合于韓王懼茂曰楚雖合韓不為韓氏先戰韓亦恐戰而楚有變其後韓楚必相御也楚言與韓而不餘怨于秦臣是以知其御也（[illegible]曰二國皆合則相御故自相制御也）茂約秦魏而攻楚楚之相秦者屈蓋為楚合于秦秦啟關而聽楚使茂謂王曰訹于楚（訹誘也）而不使魏制和楚必曰秦鬻魏不說而合于楚楚魏為一國恐傷矣王不如使魏制和魏制和必說王不惡于魏則寄地必多矣（[illegible]）既與秦甲武王竟至周而卒于周弟昭王即位王母宣太后楚女也（戰國策秦王謂甘茂曰楚客來使者多健與寡人爭辭寡人數窮焉為之奈何甘茂對曰王勿患也其健者來使則王勿聽其事其需弱者來使則王必聽之然則需弱者用而健者不用矣王因而制之又曰甘茂相秦秦王愛公孫衍與之間有所立因自謂之曰寡人且相子甘茂之吏道而聞之以告甘茂甘茂因入見王曰王得賢相敢再拜賀王曰寡人託國于子焉更得賢相對曰王且相犀首王曰子焉聞之對曰犀首告臣王怒犀首之泄也乃逐之）楚圍韓雍氏韓使求救于秦冠蓋相望也太后楚人不肯救秦師不下殽韓又令尚靳使秦謂昭王曰韓之于秦也居為隱蔽出為鴈行今韓已病矣秦師不下殽臣聞之脣揭者其齒寒願王熟計之又使張翠張翠稱病日行一縣翠至茂曰韓急矣先生病而來翠曰未急也急則折而入于楚矣臣安敢來茂曰先生毋復言入言于王曰公仲柄得秦師故敢捍楚今雍氏圍而秦師不下殽是無韓也公仲且抑首而不朝公叔且以國南合于楚楚韓為一魏氏不敢不聽是楚以三國謀秦也如此則伐秦之形成矣不識坐而待伐孰與伐人之利王曰善果下師于殽以救韓（國策）秦使向壽

平宜陽而使樗里疾甘茂伐魏皮氏向壽者宣太后外族也與昭王少相長故任用向壽如楚楚聞秦之貴向壽而厚事向壽向壽為秦守宜陽將以伐韓（史記）韓為公仲謂向壽曰禽困覆車公破韓辱公仲公仲收國復事秦自以為必可以封今公與楚解口復好中封小令尹以杜陽（中口使楚自封之國中杜陽荊州史記作公與楚解口地封小令尹以杜陽索隱注解口秦地名近韓杜陽秦地說誤）秦楚合復攻韓韓必亡公仲躬率其私徒以閼于秦願公熟計之向壽曰吾合秦楚非以當韓也子為我謁之公仲曰秦韓之交可合也對曰願有復于公諺曰貴其所以貴者貴王之愛習公也不如公孫郝其智能公也不如甘茂今二人者皆不得親于事而公獨與王主斷于國者彼有

以失之也公孫郝黨于韓而甘茂黨于魏故王不信也今秦楚
爭彊而公黨于楚是與公孫郝甘茂同道也公何以異之人皆
言楚之多變也而公必亡之是自爲責也公不如與王謀其變
也善韓以備之若此則無禍矣韓氏先以國從公孫郝而後委
國于甘茂是韓公之讐也今公言善韓以備楚是外舉不避讐也
向壽曰吾甚欲韓合對曰甘茂許公仲以武遂反宜陽之民今
公徒收之甚難向壽曰然則奈何武遂終不可得也對曰公何
不以秦爲韓求潁川于楚此韓之寄地也公求而得之是令行
于楚而以其地德韓也公求而弗得是韓楚之怨不解而交走
秦也秦楚爭彊而公過楚以攻韓此利于秦（謂以攻韓爲楚過也史記作出楚以收韓）

向壽曰奈何對曰此善事也甘茂欲以魏取齊公孫郝欲以
韓取齊今公取宜陽以爲功收楚韓以安之而誅齊魏之罪是
公孫郝甘茂無事也甘茂竟言之王以武遂復歸之韓（[illegible]）向壽
公孫郝爭之不能得向壽公孫郝由此怨讒甘茂茂懼輟伐魏皮
氏亡去樗里疾與魏講罷兵（史記）茂亡秦且之齊出關遇蘇代曰
君聞夫江上之處女乎江上之處女有家貧無燭者處女相與
語欲去之無燭者曰妾以無燭故常先至掃室布席何愛于餘
明之照四壁者幸以賜妾處女相與語以爲然而留之今臣不
肖棄逐于秦願爲足下掃室布席幸無我逐也蘇代曰善請重
公于齊乃西說秦王曰甘茂賢人非恒士也其居秦累世重矣

自殽塞谿谷地形險易皆明知之彼若以齊約韓魏反以圖秦是
非秦之利也王曰然則奈何蘇代曰不如重其贄厚其祿以迎
之彼來則置之鬼谷終身勿出王曰善與之上卿以相
迎之齊甘茂不往蘇代謂齊湣王曰甘茂賢人也今秦與之上卿
以相迎之茂德王之賜好爲王臣故辭而不往王何以禮之以甘茂
之[illegible]齊王曰善賜之上卿命而處
之秦因復茂之家以市于齊齊使茂于楚楚懷王新與秦合婚
而驩秦聞茂在楚使人謂楚王曰願送甘茂于秦楚王問于范
蜎（史記作[illegible]）曰寡人欲置相于秦孰可對曰臣不足以知之楚王
曰吾相甘茂可乎對曰不可夫史舉下蔡之監門也大不知事

君小不知家室以苟賤聞于世（[illegible]）甘茂事之順焉故惠王之
明武王之察張儀之辯甘茂事之取十官而無罪茂誠賢者
也然而不可相秦秦之有賢相非楚之利也王前用召滑于
越而內[illegible]之難（[illegible]）
[illegible]故楚南塞厲門而郡江東計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
國亂而楚治也今[illegible]王用之于越而忘之于秦臣以為王鉅過矣
王若欲置相于秦若公孫郝者可（史記作向壽）夫公孫郝之于秦王
親也少與之同衣長與之同車故王以聽事真大王之相已
于是茂竟不得復入秦卒于魏茂孫曰甘羅羅年十二事秦
相文信侯呂不韋為庶子呂不韋欲攻趙以廣河間使蔡澤事

燕三年而燕太子丹質于秦呂不韋因請張唐相燕張唐辭曰
燕者必徑于趙趙人得唐者受百里之地呂不韋去而不快甘羅
曰君侯何不快甚也呂不韋曰吾令蔡澤事燕三年而燕太子
已入質矣今吾自請張卿相燕而不肯行羅曰臣行之呂不韋
叱去曰我自行之而不肯汝安能行之羅曰夫項橐生七歲而
爲孔子師今生十二歲于茲矣君其試臣奚遽叱也羅見張唐
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唐曰武安君戰勝攻取不知其數攻城
墮邑不知其數臣之功不如也羅曰應侯之用于秦也孰與文
信侯專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曰卿明知其不如與曰知之羅
曰應侯欲伐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絞而殺之今文信侯

自請卿相燕而卿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之處矣唐曰請因孺
子而行行有日矣羅謂呂不韋曰借臣車五乘請爲張唐先報
趙見趙王趙王郊迎謂趙王曰聞燕太子丹之入秦與曰聞之
聞張唐之相燕與曰聞之燕太子丹入秦者燕不欺秦也張唐
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燕秦不相欺則伐趙危矣燕秦不相欺者
無異故欲攻趙而廣河間也今王齎臣五城以廣河間請歸燕
太子與彊趙攻弱燕趙王立割五城以廣河間秦歸燕太子與
趙攻燕得上谷三十六縣與秦十一羅還報秦封羅爲上卿復
以始日茂日宅賜之（國策）
論曰樗甘柄秦周乎殷察尊尚之間而胤爲智則多已張儀宿
蹻多智糾伐蜀之形衛夫之鋭卒之宜陽力拔三川道通事故
祖侍吶先後爾

魏冉　芈戎　附向壽

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其先楚人姓芈氏故號爲
芈八子及昭王即位芈八子號爲宣太后宣太后二弟其異父
長弟曰穰侯姓魏氏名冉同父弟曰芈戎爲華陽君而昭王同
母弟曰高陵君涇陽君而魏冉最賢自惠王武王時任職用事
武王卒諸弟爭立唯魏冉力爲能立昭王昭王即位以冉爲將
軍衛咸陽誅季君之亂而逐武王后出之魏昭王諸兄弟不善
者皆滅之威振秦國昭王少宣太后自治任魏冉爲政昭王七

年樗里疾死而使涇陽君質于齊趙人樓緩來相秦趙不利（史記）
使仇液之秦請相魏冉宋公謂仇液曰秦不聽樓緩必怨公公
不若陰爲樓緩請毋急秦王秦王見趙請相魏冉之不急且不
德公公言是事不成以德樓子事成魏冉故德公矣（國策）于是仇液
從之而秦果免樓緩而魏冉相秦欲誅呂禮禮出奔齊十四年魏
冉舉白起使代向壽將而攻韓魏敗之伊闕斬首二十四萬虜
魏將公孫喜明年又取楚之宛葉魏冉謝病免相以客卿壽燭
爲相其明年燭免復相冉乃封魏冉於穰復益封陶（陶即濟陰之定陶）
號曰穰侯封四歲爲秦將攻魏魏獻河東方四百里拔魏之
河內取城大小六十餘昭王十九年秦稱西帝齊稱東帝月餘

呂禮來而齊秦各復歸帝為王魏冉復相秦六歲而免免二歲
復相秦四歲而使白起拔楚之郢秦置南郡乃封白起為武安
君白起者冉之所任舉也相善于是冉之富富于王室史昭三十
二年冉為相國將兵攻魏走芒卯入北宅遂圍大梁須賈謂冉曰
臣聞魏氏大臣父兄謂魏王曰昔惠王伐趙戰勝三梁拔邯鄲
趙氏不割而邯鄲復歸齊人攻燕殺子之破故國燕不割而燕
國復歸燕趙之所以國全兵勁而地不并于諸侯者以其能忍
難而重出地也宋中山數伐數割而國隨以亡臣以為燕趙可
法而宋中山可無為也夫秦貪戾之國而毋親蠶食魏盡晉國
戰勝睪子割八縣地未畢入而兵復出矣夫秦何厭之有哉今

又走芒卯入北地此非但攻梁也且劫王以多割地王必勿聽
也今王循楚趙而講楚趙怒而與王爭事秦秦必受之秦挾楚
趙之兵以復攻則國救亡不可得已願王之必無講也王若欲
講少割而有質不然必見欺此臣之所聞于魏也願君之以是
慮事也周書曰維命不于常此言幸之不可數也夫戰勝睪子
割八縣此非兵力之精非計之工也天幸為多矣今又走芒卯
入北地以攻大梁是以天幸自為常也智者不然臣聞魏氏悉
其百縣勝兵以止戍大梁臣以為不下三十萬之眾守十仞之
城臣以為湯武復生不易攻也夫輕信楚趙之兵陵十仞之城
戴三十萬之眾而志必舉之臣以為自天地始分以至于今未

嘗有者也攻而不拔秦兵必罷陰必亡則前功必棄矣今魏方
疑可以少割收也願君逮楚趙之兵未至于梁亟以少割收魏
魏方疑而得以少割為和必欲之則君得所欲矣楚趙怒于魏
之先己講也必爭事秦從以此散而君後擇焉且君之取地豈
必以兵哉夫兵不用而魏效絳安邑又為陰啟兩機盡故宋衛
效單父秦兵以全而君制之[illegible]何
索而不得何為而不成願君熟慮之而無行危也冉曰善乃罷
梁圍史記明年魏背秦與齊從親秦使穰侯伐魏斬首四萬走魏
將暴鳶得魏三縣冉益封史記秦拔魏寧邑魏王令人謂秦王曰
王歸寧邑吾請先天下講冉曰王無聽魏見天下之不足恃也

故欲先講夫亡寧者宜割二邑以求講夫得寧者安能歸寧乎
冢魏明年冉與白起客卿胡陽復攻魏破芒卯于華陽下斬首十
萬取魏之卷蔡陽長社史記趙且與秦伐齊齊懼令田章以陽武
合于趙而以順子[illegible]為質趙乃案兵告于秦秦使公子他謂
趙王曰齊與大國救魏而倍約大國不義以告敝邑而賜之二
社之地以奉祭社史記作取趙觀津又與之。按策[illegible]今又案兵
而受其地非使臣之所知也請益甲四萬大國裁之于是蘇代
為齊獻書于冉曰臣聞往來者言曰秦且益趙甲四萬以伐齊
臣竊必之敝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于計穰侯智而習于事必
不益趙甲四萬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相結秦之深讎也百背

秦自欺秦不為不信不為無行今破齊以肥趙趙秦之深讎不利於秦一也秦之謀曰必曰破齊弊晉楚而後制晉楚之勝夫齊罷國也以天下擊之如以千鈞之弩決潰癰也安能弊晉楚哉二也秦少出兵則晉楚不信多出兵則晉楚為制於秦齊恐必不走秦且走晉楚三也齊割地以實晉楚則晉楚安齊舉兵而為之頓劍則秦反受兵四也是晉楚以秦伐齊以齊破秦何晉楚之智而秦齊之愚五也秦得安邑善齊以安之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韓氏必無上黨矣夫取三晉之腸胃與出兵而懼其不反也孰利臣故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以伐齊矣於是冉不行引兵而歸三十六年秦

鄉造謂冉曰秦封君以陶藉君天下數年矣攻齊之事成陶為萬乘長小國以朝天子天下必聽五霸之事也攻齊不成陶為鄰恤而莫之據也故攻齊之于陶存亡之機也君何不使人謂燕相國曰聖人不能為時時至弗失舜不遇堯不得為天子湯武不當桀紂不王以舜湯武之賢不遭時不得帝王令攻齊此君之大時也已因天下之力伐讎國之齊報惠王之恥成昭王之功除萬世之害此燕之長利君之大名也書云樹德莫如滋除害莫如盡吳不亡越越故亡吳齊不亡燕燕故亡齊此除疾不盡也非以此時成君之功除君之害秦卒有他事而從齊齊趙合其讎君必深矣挾君之讎以誅于燕後雖悔之不可得

已君悉燕兵而疾攻之天下之從君也若報父子之仇誠能亡齊封君于河南為萬乘達塗于中國南與陶為鄰世世無患願君之專志於攻齊而無它慮也策冉請欲伐齊取剛壽以廣其陶邑于是魏人范雎自謂張祿先生譏穰侯之伐齊乃越三晉以攻齊也以此時奸說秦昭王昭王於是用范雎范雎言宣太后專制穰侯擅權於諸侯涇陽君高陵君之屬太侈富於王室于是秦王悟乃免相國令涇陽之屬皆出關就封邑冉出關輜車千乘有餘冉卒于陶而因葬焉秦復收陶為郡羋戎太后同父弟號華陽君又號新城君嘗太后時戎與冉同用事封新城華陽產人太于是謂戎曰大臣行者皆無為對而不能令行無吹已令

白處鄴中能無議君于王而不能使人毋議臣于君願君察之也何皆不陵人又謂戎曰王良之弟子駕云取千里馬遇造父之弟子造父之弟子曰馬不千里王良之弟子曰馬千里之馬也服千里之服也而不能取千里何也曰子纆牽長故纆牽于事萬分之一也而難千里之行今臣雖不肖于秦亦萬分之一也而相國戎未嘗相勉之不釋塞者言嫉之于王不解是纆牽長也戎初以佐入東門及冉用事還入秦范雎進說乃逐戎于關外徙封涇策曰

范雎　蔡澤

范雎者魏人也字叔游說諸侯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先

事魏中大夫須賈須賈為魏昭王使於齊范雎從留數月未得
報齊襄王聞雎辯口乃使人賜雎金十斤及牛酒雎辭謝不敢
受須賈知之大怒以為雎持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饋令雎受
其牛酒還其金既歸心怒雎以告魏相魏之諸公子曰魏
齊魏齊大怒使舍人笞擊雎折脅摺齒雎佯死即卷以簀置廁
中賓客飲者醉更溺雎故僇辱以懲後令無妄言者雎從簀中
謂守者曰公能出我我必厚謝公守者乃請出棄簀中死人魏
齊醉曰可矣雎得出後魏齊悔復召求之魏人鄭安平聞之乃
遂操雎亡伏匿更名姓曰張祿當此時秦昭王使謁者王稽於
魏鄭安平詐為卒侍王稽王稽問魏有賢人可與俱西遊者乎

鄭安平曰臣里中有張祿先生欲見君言天下事其人有仇不
敢晝見王稽曰夜與俱來鄭安平夜與張祿見王稽語未究王
稽知雎賢謂曰先生待我於三亭之南與私約而去王稽辭魏
去過載雎入秦至湖閒望見車騎從西來雎曰彼來者為誰王
稽曰秦相穰侯東行縣邑雎曰吾聞穰侯專秦權惡內諸侯客
此恐辱我我寧且匿車中有頃穰侯果至勞王稽因立車而語
曰關東有何變曰無有又謂王稽曰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
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不敢即別去雎曰吾聞穰侯智
士也其見事遲鄉者疑車中有人忘索之於是雎下車走曰此
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王稽遂與雎入

咸陽已報使因言曰魏有張祿先生天下辯士也曰秦王之國
危於累卵得臣則安然不可以書傳也臣故載來秦王弗信使
舍食草具待命歲餘當是時昭王已立三十六年南拔楚之鄢
郢楚懷王幽死於秦秦東破齊湣王嘗稱帝後去之數困三晉
厭天下辯士無所信穰侯華陽君昭王母宣太后之弟也而涇
陽君高陵君皆昭王同母弟也穰侯相三人者更將有封邑以
太后故私家富重於王室及穰侯為秦將且欲越韓魏而伐齊
綱壽欲以廣其陶封雎乃上書曰臣聞明主立政有功者不得
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衆
者其官大故無能者不敢當職焉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

之言為可願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為不可久留臣無為也
語曰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而刑
必斷於有罪今臣之胸不足以當椹質而要不足以待斧鉞豈
敢以疑事嘗試於王哉雖以臣為賤人而輕辱獨不重任臣者
之無反復於王邪且臣聞周有砥砨宋有結綠梁有縣藜楚有
和樸此四寶者土之所生良工之所失也而為天下名器然則
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
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者何也
為其割榮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而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
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舜禹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

臣不敢載之于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概于王心邪亡其言臣者賤而不可用乎自非然者臣願得少賜游觀之間望見顏色一語無效請伏斧質于是秦昭王大說乃謝王稽使以傳車召雎于是雎乃得見于離宮詳爲不知永巷而入其中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雎繆爲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耳欲以感怒昭王昭王至聞其與宦者爭言遂延迎謝曰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會義渠之事急寡人日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竊閔然不敏敬執賓主之禮雎辭讓是日觀雎之見者群臣莫不洒然變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雎曰唯

唯有間秦王復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雎曰非敢然也臣聞昔者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爲漁父而釣于渭濱耳若是者交疏也已說而立爲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遂收功于呂尚而卒王天下鄉使文王疏呂尚而不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業也今臣羇旅之臣也交疏于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非有畏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于前而明日伏誅于後然臣不敢避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爲臣患亡不足以爲臣憂漆身爲厲被髮爲狂不足以爲臣恥且以五帝之聖焉而死三王之仁焉而死五伯之賢焉而死烏獲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荊孟賁王慶忌夏育之勇焉而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少有補于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又何患哉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于陵水無以餬其口膝行蒲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篪乞食于吳市卒興吳國闔閭爲伯使臣得盡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之說行也臣又何憂箕子接輿漆身爲厲被髮爲狂無益于主假使臣得同行于箕子可以有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又何恥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之盡忠而身死因以是杜口裹足莫肯鄉秦耳足下上

畏太后之嚴下惑于姦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阿保之手終身迷惑無與照姦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不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臣死賢于生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辟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辱至于此是天以寡人慁先生而存先王之宗廟也寡人得受命于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先生奈何而言若是事無小大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雎拜秦王亦拜雎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爲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奮擊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于私鬭而勇于公戰此

王者之民也王并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衆以治諸侯譬若馳韓盧而搏蹇兎也霸王之業可致也而羣臣莫當其位至今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為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秦王跽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右多竊聽者睢恐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秦王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綱壽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也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親也越人之國而攻可乎其於計疏矣且昔齊湣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弊君臣之

不和也興兵而伐齊大破之士辱兵頓皆咎其王曰誰為此計者乎王曰文子為之大臣作亂文子出走故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借賊兵而齎盜糧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國地方五百里趙獨吞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為天下樞以威楚趙楚彊則附趙趙彊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懼必卑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因可虜也昭王曰吾欲親魏久矣而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柰何對曰王卑詞重幣以事之不可則割地

而賂之不可因舉兵而伐之王曰寡人敬聞命矣乃拜睢為客卿謀兵事卒聽睢謀使五大夫綰伐魏拔懷後二歲拔邢丘客卿睢復說昭王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也譬如木之有蠹也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天下無變則已天下有變其為秦患者孰大於韓乎王不如收韓昭王曰吾固欲收韓韓不聽為之奈何對曰韓安得無聽乎王下兵而攻滎陽則鞏成皐之道不通北斷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師不下王一興兵而攻滎陽則其國斷而為三夫韓見必亡安得不聽乎若韓聽而霸事因可慮矣王曰善且欲發使於韓睢日益親復說用數年矣因請閒說曰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不聞其有王也聞秦之有

太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其有王也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等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為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然則權安得不傾令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治國者乃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政適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弊御於諸侯戰敗則結怨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崔杼淖齒管齊射王股擢王筋縣之於廟梁宿昔而死李兌管趙囚主父於沙丘百日而餓死今

臣聞夫太后穰侯用事高陵華陽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且夫三代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縱酒馳騁弋獵不聽政事其所授者妒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為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國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見王獨立于朝臣竊為王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國策應侯謂昭王曰亦聞恒思有神叢與恒思有悍少年請與叢博曰吾勝叢叢籍我神三日不勝叢叢困我乃左手為叢投右手自為投勝叢叢籍其神三日叢往求之遂弗歸五日而叢枯七日而叢亡今國者王之叢勢者王之神籍人以此得無危乎臣未嘗聞指大于臂臂大于股若有此則病必甚矣百人輿瓢而趨不如一人持而疾走百人誠輿瓢瓢必裂今秦國華陽用之穰侯用之太后用之王亦用之不稱瓢為器則已稱瓢為器國必裂矣臣聞之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都大者危其國臣強者危其主其令邑中自斗食以上至尉內史及王左右有非相國之人者乎國無事則已國有事臣必見王獨立于庭也臣竊為王恐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臣聞古之善為政者其威內扶其輔外布令政不亂不逆使者直道而行不敢為非今太后使者分裂諸侯而符布天下操大國之勢強徵兵伐諸侯戰勝攻取利盡歸于陶國之幣帛竭入太后之家竟內之利分移華陽古之所謂危主滅國之道必從此起三貴竭國以自安然則令何得從王出權何得毋分是王果處三分之一也昭王聞之大懼曰善于是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于關外秦王乃拜范雎為相收穰侯之印使歸陶因使縣官給車牛以徙千乘有餘到關關閱其寶器寶器珍怪多于王室秦封雎以應號為應侯當是時秦昭王四十一年也雎既相秦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為雎已死久矣魏聞秦且東伐韓魏魏使須賈于秦雎聞之為微行敝衣閒步之邸見須賈須賈見之而驚曰范叔固無恙乎范雎曰然須賈笑

曰范叔有說于秦耶曰不也雎前日得過于魏相故亡逃至此安敢說乎須賈曰今叔何事雎曰臣為人庸賃須賈意哀之留與坐飲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其一綈袍以賜之須賈因問曰秦相張君公知之乎吾聞幸于王天下之事皆決于相君今吾事之去留在張君孺子豈有客習于相君者哉雎曰主人翁習知之唯雎亦得謁雎請為君見于張君須賈曰吾馬病車軸折非大車駟馬吾不出雎曰願為君借大車駟馬于主人翁雎歸取大車駟馬為須賈御之入秦相府府中望見有識者皆避匿須賈怪之至相舍門謂須賈曰待我我為君先入通于相君須賈待門下持車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無范叔須賈曰鄉者與我載而入者門下曰乃吾相張君也須賈大驚自知見賣乃肉袒膝行因門下人謝罪于是范雎盛帷帳侍者甚衆見之須賈頓首言死罪曰賈不意君能自致于青雲之上賈不敢復讀天下之書不敢復與天下之事賈有湯鑊之罪請自屏于胡貉之地唯君死生之雎曰汝罪有幾曰擢賈之髮以續賈之罪尚未足雎曰汝罪有三耳昔者楚昭王時而申包胥為楚卻吳軍楚王封之以荊五千戶包胥辭不受為丘墓之寄于荊也今雎之先人丘墓亦在魏公前以雎為有外心于齊而惡雎于魏齊公之罪一也當魏齊辱我于廁中公不止罪二也更醉而溺我公其何忍乎罪三矣然公之所以得無死者以

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乃謝罷入言之昭王罷歸須賈須賈辭于雎雎大供具盡請諸侯使與坐堂上食飲甚設而坐須賈于堂下置莝豆其前令兩黥徒夾而馬食之數曰為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然者我且屠大梁須賈歸以告魏齊魏齊恐亡走趙匿平原君所雎既相王稽謂雎曰事有不可知者三有不可柰何者亦三宮車一日晏駕是事之不可知者一也君卒然捐館舍是事之不可知二也使臣卒然填溝壑是事之不可知者三也宮車一日晏駕君雖恨于臣無可柰何君卒然捐館舍君雖恨于臣亦無可柰何使臣卒然填溝壑君雖恨于臣亦無可柰何雎不懌乃入言于王曰非王稽之忠莫能內臣

于函谷關非大王之賢聖莫能貴臣今臣官至于相爵在列侯王稽之官尚止于謁者非其內臣之意也昭王召王稽拜為河東守三歲不上計又任鄭安平昭王以為將軍雎于是散家財物盡以報所嘗困戹者一飯之德必償睚眦之怨必報雎相秦二年秦昭王之四十二年東伐韓少曲高平拔之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欲為雎必報其仇乃詳為好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為布衣之友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為十日之飲平原君畏秦且以為然而入秦見昭王昭王與平原君飲數日昭王謂平原君曰昔周文王得呂尚以為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為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范君之仇

在君之家願使人歸取其頭來不然吾不出君于關平原君曰貴而為交者為賤也富而為交者為貧也夫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也今又不在臣所昭王乃遺趙王書曰王之弟在秦范君之仇魏齊在平原君之家王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又不出王之弟于關趙孝成王乃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相印與魏齊亡閒行念諸侯莫可以急抵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聞之畏秦猶豫未肯見曰虞卿何如人也時侯嬴在旁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虞卿躡屩檐簦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再見拜為上卿三見卒受相

印封萬戶侯當此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印捐萬戶侯而閒行急士之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信陵君大慙駕如野迎之魏齊聞信陵君之初難見之怒而自剄趙王聞之卒取其頭予秦秦昭王乃出平原君歸趙應侯曰鄭人謂玉未理者璞周人謂鼠未臘者朴周人懷朴過鄭賈曰欲買朴乎鄭賈曰欲之出其朴乃鼠也因謝不取今平原君自以賢顯名于天下然降其主父沙丘而臣之天下之王尚猶尊之是天下之王不如鄭賈之智也四十三年秦攻韓汾陘拔之因城河上廣武後五年昭王用雎謀縱反間賣趙以其故令馬服子代廉頗將秦大破趙于長平遂圍邯鄲天下之士合從相聚于趙而欲攻秦秦相應侯曰王勿憂也請令廢之秦于天下之士非有怨也相聚而攻秦者以己欲富貴耳王見大王之狗臥者臥起者

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鬬者投之一骨則輕起相牙者何則有爭意也于是使唐雎載音樂予之五千金居武安高會相與飲謂邯鄲人誰來取者于是其謀者固未可得予也其可得予者與之昆弟矣公與秦計功者不問金之所之金盡者功多矣今令人復載五千金隨公唐雎行至武安散不能三千金而天下之士大相與鬬矣應侯謂秦王曰王得宛葉藍田陽夏斷河內困梁鄭所以未王者趙未服也弛上黨在一而已以臨東陽則邯鄲口中蝨也王拱而朝天下後者以兵中之然上黨之安樂其處甚矣臣恐弛之而不聽奈何王曰必弛易之矣已而與武安君白起有隙言而殺之任鄭安平使將擊趙鄭安平為趙所困急以兵二萬人降趙雎席藁請罪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于是雎罪當收三族昭王恐傷雎意乃下令國中有敢言鄭安平事者以其罪罪之而加賜雎食物日益厚以順適其意（史記）秦使王稽攻邯鄲十七月不下秦人莊謂王稽曰君何不賜軍吏乎

王稽曰吾與王也不用人言莊曰不然父之于子也令有必行者必不行者曰去貴妻賣愛妾此令必行者也因曰毋敢思也此令必不行者也守閭嫗曰其夕某孺子內某士貴妻已去愛妾已賣而心不有欲誑之者人心固有今君雖幸于王不過父子之親軍吏雖賤不卑于守閭嫗且君擅主輕下之日久矣聞三人成虎十夫揉椎衆口所移毋翼而飛故曰不如賜軍吏而禮之王稽不聽軍吏窮果惡王稽杜摯以反秦王大怒而欲兼誅雎雎曰臣東鄙之賤人也開罪于魏遁逃來奔臣無諸侯之援親習之故王舉臣羈旅之中使職事天下皆聞臣之身與王之舉也今愚惑與罪人同心而王明誅之是王過舉顯于天下而為諸侯所議也臣願請藥賜死而恩以相葬臣王必不失臣之罪而無過舉之名王曰有之遂弗殺而善遇之雎失韓之汝南昭王曰君亡國其憂乎雎曰臣不憂梁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之愛子也天下無有今子死而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嘗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與無子時同也臣奚憂臣亦嘗為子為子時不憂今亡汝南乃與為梁餘子時同也臣何為憂秦王以為不然以告蒙傲曰今也寡人一城圍食不甘味臥不便席今應侯亡地而言不憂此其情也蒙傲曰臣請得其情乃往見雎曰傲欲死雎曰何謂也曰王師君天下莫不聞而況秦國乎今傲勢得為王將將兵臣以韓之細也顯逆誅奪君地傲尚奚

生不若死雎拜蒙傲曰願委之卿蒙傲以報于王自是之後雎有言韓事者王弗聽也以其為汝南虜也（策）昭王臨朝歎息雎進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大王中朝而憂臣敢請其罪昭王曰吾聞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拙夫鐵劍利則勇士倡優拙則思慮遠夫以遠思慮而御勇士吾恐楚之圖秦也夫物不素具不可以應卒今武安君既死而鄭安平等畔內無良將而外多敵國吾是以憂欲以激勵雎雎懼不知所出蔡澤聞之往入秦也史記非子秦大饑應侯請曰五苑之草著蔬菜橡果棗栗足以活民請發之昭襄王曰秦法使民有功受賞有罪受誅今發五苑之蔬果者是使民有功與無功俱賞也夫使民有功與無功俱賞此亂之道也夫發五苑而亂不如棄棗蔬而治說苑應侯與賈午子坐聞其鼓琴之聲應侯曰今日之琴一何悲也賈午子曰夫張急調下故悲張急者良材也調下者官卑也取大良材而卑

官之能無悲乎

蔡澤者燕人也游學于諸侯小大甚衆不遇而從唐舉相曰吾聞先生相李兌曰百日之內持國秉政有之乎曰有之曰若臣者何如唐舉孰視而笑曰先生曷鼻巨肩魋顏蹙齃膝攣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唐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三歲蔡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吾持粱刺齒肥躍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于要揖讓人主之前食肉富貴四十三年足矣去之趙見逐入韓魏遇奪釜鬲于塗聞范睢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于秦范睢內慙蔡澤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

感怒范睢曰燕客蔡澤天下雄俊弘辯智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困君而奪君之位范睢聞曰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說吾既知之衆口之辯吾皆摧之是惡能困我而奪我位乎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范睢睢固不快及見之又倨睢因讓之曰子嘗宣言欲代我相秦寧有之乎對曰然范睢曰請聞其說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百體堅彊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而心聖智豈非士之願與范睢曰然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得志于天下天下懷樂敬愛而尊慕之皆願以為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范睢曰然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使各得其所性命壽長終其天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

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里世世稱之而無絕與天地終始豈非道德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者與范睢曰然蔡澤曰若夫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然亦可願與范睢知蔡澤之欲困己以說復謬曰何為不可夫公孫鞅之事孝公也極身無貳慮盡公而不顧私設刀鋸以禁姦邪信賞罰以致治披腹心示情素蒙怨咎欺舊友奪魏公子卬安秦社稷利百姓卒為秦禽將破敵攘地千里吳起之事悼王也使私不得害公讒不得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不為危易行行義不辟難然為霸主強國不辭禍凶大夫種之事越王也主雖困辱悉忠而不解主雖亡絕盡能而弗離成功而弗矜貴富

而不驕怠若此三子者固義之至也忠之節也是故君子以義死難視死如歸生而辱不如死而榮士固有殺身以成名唯義之所在雖死無所恨何為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盛德也君明臣直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妻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而不能存殷子胥智而不能完吳申生孝而晉國亂是皆有忠臣孝子而國家滅亂者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為僇辱而憐其臣子今商君吳起大夫種之為人臣是也其君非也故世稱三子致功而不見德豈慕不遇世死乎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夫人之立功豈不期于成全邪身與名俱全者上也

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僇辱而身全者下也于是范雎
稱善澤少得閒因曰夫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爲人臣盡忠致功
則可願矣閎夭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聖乎以君臣論
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閎夭周公哉范雎曰商君吳
起大夫種弗若也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惇厚舊故其賢
智與有道之士爲膠漆義不倍功臣孰與秦孝公楚悼王越王
乎范雎曰未知何如也澤曰今主親忠臣不過秦孝公楚悼王
越王君之設智能爲主安危修政治亂彊兵批患折難廣地殖
穀富國足家彊主尊社稷顯宗廟天下莫敢欺犯其主主之威
蓋震海內功彰萬里之外聲名光輝傳于千世君孰與商君吳

起大夫種范雎曰不若澤曰今主之親忠臣不忘舊故不若孝
公悼王句踐而君之功績愛信親幸又不若商君吳起大夫種
然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于三子而身不退者恐患之
甚于三子竊爲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
地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故國有道則
仕國無道則隱聖人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不義而富且貴于
我如浮雲今君之怨已讎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爲
君不取也且夫翠鵠犀象其處勢非不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
于餌也蘇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辟辱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
于貪利不止也是以聖人制禮節欲取于民有度使之以時用

之有止故志不溢行不驕常與道俱而不失故天下承而不絕
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于葵丘之會有驕矜之志
畔者九國吳王夫差兵無敵于天下勇彊以輕諸侯陵齊晉故
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噭叱呼駭三軍然而身死于庸夫此
皆乘至盛而不返道理不居卑退處儉約之患也夫商君爲秦
孝公明法令禁姦本尊爵必賞有罪必罰平權衡正度量調輕
重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勸民耕農利土一室無
二事力田稸積習戰陳之事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
秦無敵于天下立威諸侯成秦國之業功已成矣而遂以車裂
楚地方數千里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

鄢郢以燒夷陵再戰南并蜀漢又越韓魏而攻彊趙北阬馬服
誅屠四十餘萬之衆盡之于長平之下流血成川沸聲若雷遂
入圍邯鄲使秦有帝業楚趙天下之彊國而秦之仇敵也自是
之後楚趙皆懾伏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
城功已成矣而遂賜劍死于杜郵吳起爲楚悼王立法卑減大
臣之威重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
俗禁游客之民精耕戰之士南收楊越北并陳蔡破橫散從使
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禁朋黨以勵百姓定楚國之政兵震天
下威服諸侯功已成矣而卒枝解大夫種爲越王深謀遠計免
會稽之危以亡爲存因辱爲榮墾草入邑辟地殖穀率四方之

士專上下之力輔句踐之賢報夫差之讎卒擒勁吳令越成霸功已彰而信矣句踐終負而殺之此四子者功成不去禍至于此此所謂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返者也范蠡知之超然辟世長為陶朱公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或欲分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道又斬范中行之塗六國不得合從棧道千里通于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是而不退則商君白公吳起大夫種是也吾聞之鑒于水者見面之容鑒于人者知吉與凶書曰成功之下不可久處四子之禍君何居焉君何不以

此時歸相印讓賢者而授之退而巖居川觀必有伯夷之廉長為應侯世世稱孤而有許由延陵季子之讓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即君何居焉忍不能自離疑不能自決必有四子之禍矣易曰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詘往自返者也願君孰計之范雎曰善吾聞欲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先生幸教睢敬受命于是乃延入坐為上客後數日入朝言于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曰蔡澤其人辯士明于三王之事五伯之業世俗之變足以寄秦國之政臣之見人甚衆莫及臣不如也臣敢以聞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拜為客卿范雎因謝病請歸相印昭王彊起范雎雎遂稱病篤范雎免相昭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為秦相東收周室蔡澤相秦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為綱成君居秦十餘年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卒事始皇帝為秦使于燕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質于秦（史記）

論曰穰侯之于秦也立昭王逐武后及其相秦收魏河東河內遂圍大梁又走暴鳶破芒卯屏韓虜趙功亦多矣及狡客來隙起奪爵于國而卒保陶以終其知亦足賢矣雎也初終擾讓異節然遠交近攻雖曰傾冉實資秦帝與

呂不韋

呂不韋者濮陽人賈于邯鄲（史記往來販賤賣貴家累千金）見秦質子異人（子楚）

（初名孝文王子）歸而謂父曰耕田之利幾倍曰十倍珠玉之贏幾倍曰百倍立國家之主贏幾倍曰無數曰今力田疾作不得煖衣餘食建國立君澤可以遺世願往事之秦子異人質于趙處于扇城（史記秦昭王四十年太子死四十二年以次子安國君為太子安國君有子二十餘人安國君有所甚愛姬立以為正夫人號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安國君中男名子楚子楚母曰夏姬毋愛子楚為秦質子于趙秦數攻趙趙不甚禮子楚子楚秦諸庶孽孫質于諸侯車乘進用不饒居處困不得意呂不韋見而憐之曰此奇貨可居乃往見子楚說曰吾能大子之門子楚笑曰且自大君之門而乃大吾門呂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門而大子楚心知所謂乃引與坐深語）故往說之曰子傒（異人異母兄）有承國之業又有母在中今子無母于中（母夏姬無寵與無母同）外託于不可知之國一日倍約身為糞土今子聽吾計事求歸可以有秦國吾為子使秦必來請子乃說秦王后弟

陽泉君曰君之罪至死君知之乎君之門下無不居高尊位太子門下無貴者（太子謂子傒）君之府藏珍珠寶玉駿馬盈外廐美女充後庭王之春秋高一日山陵崩太子用事君危于累卵而不壽于朝生矣說有可以一切而使君富貴千萬歲寧于泰山四維必無危亡之患者陽泉君避席請聞其說不韋曰王年高矣王后無子子傒有承國之業士倉又輔之王一日山陵崩子傒立士倉用事王后之門必生蓬蒿矣今子異人賢材也棄在于趙無母于內引領西望願一得歸王后誠請而立之是子異人無國而有國王后無子而有子也陽泉君曰然入說王后王后乃請趙而歸之（史記不韋以五百金與子楚為進用結賓客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而西游秦求見華陽夫人

姊以其物獻夫人夫人喜呂不韋因使其姊說夫人曰夫人無子以此時蚤自結于諸子中賢孝者舉以為適而子之夫在則尊重夫百歲之後所子者為王終不失勢此所謂一言而萬世之利也夫人以為然承太子間從容言子楚乃因涕泣曰妾不幸無子願得子楚以為適嗣以託妾身安國君許之乃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為適嗣安國君及夫人厚餽遺子楚而請呂不韋傅之○按史呂不韋說秦時孝文王尚為太子而未為王又華陽夫人姊與陽泉君說亦異）趙未之遣不韋說趙曰子異人秦之寵子也無母于中王后欲取而子之使秦而屠趙不顧一子以留計是抱空質也若使子異人歸而得立趙厚送遣之是不敢倍德畔施自為德講也不然秦王老矣一日晏駕雖有子異人不足以結秦趙乃遣之（史記秦昭王五十年使王齮圍邯鄲急趙欲殺子楚子楚與呂不韋謀行金六百斤予守者吏得脫亡赴秦軍遂得歸昭王薨太子安國君立為王華陽夫人為王后子楚為太子趙奉子楚夫人及子政歸○史記說亦異不知何本）異人至不韋使楚服而見王后

說其狀曰吾楚人也乃自子之而變其名曰楚王使子誦子曰少棄捐在外嘗無師傅所教學不習于誦王罷之乃留止閒曰陛下嘗軔車于趙矣趙之豪傑得知名者不少今大王反國皆西面而望大王無一介之使以存之臣恐其皆有怨心使邊境早閉晚開王以為然奇其計王后勸立之王乃召相令之曰寡人子莫若楚立以為太子子楚即位是為莊襄王以不韋為相號曰文信侯食藍田十二縣（史記食河南雒陽十萬戶○按戰國時兩周雖未亡不韋采也宜何治）莊襄王即位三年薨太子政即位為王尊呂不韋為相國號稱仲父不韋家僮萬人當是時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趙有平原君齊有孟嘗君皆下士喜賓客以相傾不韋以秦之

彊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秦王九年嫪毐事覺事連相國欲誅不韋為其奉先王功大及賓客辯士為游說者衆王不忍致法十年十月免相國不韋而出就國歲餘諸侯賓客使者相望于道請文信侯秦王恐其為變乃賜不韋書曰君何功于秦秦封君十萬戶君何親于秦號稱仲父其與家屬徙處蜀十二年不韋自度稍侵恐誅乃飲酖而死竊葬（索隱不韋死其賓客數千人竊共葬于洛陽北芒山）其

舍人臨者晉人也逐出之秦人六百石以上奪爵遷五百石以
下不臨遷勿奪爵自今以來操國事不道如嫪毐不韋者籍其
門視此〔史記〕嫪毐事詳帝太后傳雜家呂氏春秋二十六篇〔漢書〕

襄平李鍇鐵君甫纂

秦諸臣傳

李斯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時為郡小吏見吏舍廁中鼠食不潔
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
人犬之憂于是李斯乃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
耳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學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國皆弱
無可為建功者欲西入秦辭于荀卿曰斯聞得時無怠今萬乘
方爭時游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稱帝而治此布衣馳騖之
時而游說者之秋也處卑賤之位而計不為者此禽鹿視肉人
面而能彊行者耳故詬莫大于卑賤而悲莫甚于窮困久處卑
賤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惡利自託于無為此非士之情也故
斯將西說秦王矣至秦會莊襄王卒李斯乃求為秦相文信侯
呂不韋舍人不韋賢之任以為郎李斯因以得說說秦王曰胥
人者去其幾也成大功者在因瑕釁而遂忍之昔者秦穆公之
霸終不東并六國者何也諸侯尚眾周德未衰故五伯迭興更
尊周室自秦孝公以來周室卑微諸侯相兼關東為六國秦之
乘勝役諸侯蓋六世矣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夫以秦之彊大
王之賢由竈上騷除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為天下一統此萬世

之一時也今怠而不急就諸侯復彊相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賢不能并也秦王乃拜斯為長史聽其計陰遣謀士齎持金玉以游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秦王乃使其良將隨其後秦王拜斯為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覺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為其主游間于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曰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東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來丕豹公孫支于晉此五者不產于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于秦哉向使四君卻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

良駃騠不實外廄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于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于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于側也夫擊甕叩缻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昭虞武象者（索隱昭作韶）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缻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眾兵彊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眾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卻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于秦可寶者多士不產于秦而願忠者眾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于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卒用其計謀官至廷尉二十餘年竟并天下尊主為皇帝以斯為丞相夷郡縣城銷其兵刃示不復用使秦無尺土之封不立子弟為王功臣為諸侯者使後無戰攻之患始皇三十四年置酒咸陽宮博士僕射周青臣等頌

稱始皇威德齊人淳于越進諫曰臣聞之殷周之王千餘歲封
子弟功臣自為支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
六卿之患臣無輔弼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
聞也今青臣等又面諛以重陛下過非忠臣也始皇下其議丞
相丞相謬其說絀其辭乃上書曰古者天下散亂莫能相一是
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
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并有天下辨白黑而定一尊而私學乃
相與非法教之制聞令下即各以其私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
巷議非主以為名異趣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不禁則主
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

蠲除去之令到滿三十日弗去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
種樹之書若有欲學者以吏為師始皇可其議收去詩書百家
之語以愚百姓使天下無以古非今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
起同文書治離宮別館周徧天下明年又巡狩外攘四夷斯皆
有力焉斯長男由為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
子三川守李由告歸咸陽李斯置酒于家百官長皆前為壽門
廷車騎以千數李斯喟然而歎曰嗟乎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大
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駑下遂擢至此當
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
稅駕也始皇三十七年十月行出游會稽並海上北抵琅邪丞

相斯中車府令趙高兼行符璽令事皆從始皇有二十餘子長
子扶蘇以數直諫上上使監兵上郡蒙恬為將少子胡亥愛請
從上許之餘子莫從其年七月始皇帝至沙丘病甚令趙高為
書賜公子扶蘇曰以兵屬蒙恬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未授
使者始皇崩書及璽皆在趙高所獨子胡亥丞相李斯趙高及
幸宦者五六人知始皇崩餘羣臣皆莫知也李斯以為上在外
崩無真太子故祕之置始皇居轀輬車中百官奏事上食如故
宦者輒從轀輬車中可諸奏事趙高因留所賜扶蘇璽書而謂
公子胡亥曰上崩無詔封王諸子而獨賜長子書長子至即立
為皇帝而子無尺寸之地為之奈何胡亥曰固也吾聞之明君

知臣明父知子父捐命不封諸子何可言者趙高曰不然方今
天下之權存亡在子與高及丞相耳願子圖之且夫臣人與見
臣於人制人與見制於人豈可同日道哉胡亥曰廢兄而立弟
是不義也不奉父詔而畏死是不孝也能薄而材譾彊因人之
功是不能也三者逆德天下不服身殆傾危社稷不血食高曰
臣聞湯武殺其主天下稱義焉不為不忠衛君殺其父而衛國
載其德孔子著之不為不孝夫大行不小謹盛德不辭讓鄉曲
各有宜而百官不同功故顧小而忘大後必有害狐疑猶豫後
必有悔斷而敢行鬼神避之後有成功願子遂之胡亥喟然歎
曰今大行未發喪禮未終豈宜以此事干丞相哉趙高曰時乎

時乎時不及謀贏糧躍馬唯恐後時胡亥旣然高之言高曰不與丞相謀恐事不能成臣請爲子與丞相謀之高乃謂丞相斯曰上崩賜長子書與喪會咸陽而立爲嗣書未行今上崩未有知者也所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事將何如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君侯自料能孰與蒙恬功高孰與蒙恬謀遠不失孰與蒙恬無怨于天下孰與蒙恬長子舊而信之孰與蒙恬斯曰此五者皆不及蒙恬而君責之何深也高曰高固內官之廝役也幸得以刀筆之文進入秦宮管事二十餘年未嘗見秦免罷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誅亡皇帝二十餘子皆君之所知

長子剛毅而武勇信人而奮士即位必用蒙恬爲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于鄉里明矣高受詔教習胡亥使學以法事數年矣未嘗見過失慈仁篤厚輕財重士辯于心而詘于口盡禮敬士秦之諸子未有及此者可以爲嗣君計而定之斯曰君其反位斯奉主之詔聽天之命何慮之可定也高曰安可危也危可安也安危不定何以貴聖斯曰斯上蔡閭巷布衣也上幸以爲丞相封爲通侯子孫皆至尊位重祿者故將以存亡安危屬臣也豈可負哉夫忠臣不避死而庶幾孝子不勤勞而見危人臣各守其職而已矣君其勿復言將令斯得罪高曰蓋聞聖人遷徙無常就變而從時見末而知本觀指而覩歸物固有之

安得常法哉方今天下之權命懸于胡亥高能得志焉且夫從外制中謂之惑從下制上謂之賊故秋霜降者草花落水搖動者萬物作此必然之效也君何見之晚斯曰吾聞晉易太子三世不安齊桓兄弟爭位身死爲戮紂殺親戚不聽諫者國爲邱墟遂危社稷三者逆天宗廟不血食斯其猶人哉安足爲謀高曰上下合同可以長久中外若一事無表裏君聽臣之計即長有封侯世世稱孤必有喬松之壽孔墨之智今釋此而不從禍及子孫足以爲寒心善者因禍爲福君何處焉斯乃仰天而歎垂淚太息曰嗟乎獨遭亂世旣以不能死安託命哉于是斯乃聽高高乃報胡亥曰臣請奉太子之明命以報丞相丞相斯敢

不奉令于是乃相與謀詐爲受始皇詔丞相立子胡亥爲太子更爲書賜長子扶蘇曰朕巡天下禱祠名山諸神以延壽命今扶蘇與將軍蒙恬將師數十萬以屯邊十有餘年矣不能進而前士卒多耗無尺寸之功乃反數上書直言誹謗我所爲以不得罷歸爲太子日夜怨望扶蘇爲人子不孝其賜劍以自裁將軍恬與扶蘇居外不匡正宜知其謀爲人臣不忠其賜死以兵屬裨將王離封其書以皇帝璽遣胡亥客奉書賜扶蘇于上郡使者至發書扶蘇泣入內舍欲自殺蒙恬止扶蘇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將二十萬衆守邊公子爲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即自殺安知其非詐請復請復請而後死未暮也使

者數趣之扶蘇為人仁謂蒙恬曰父而賜子死尚安復請即自
殺蒙恬不肯死使者即以屬吏繫于陽周使者還報胡亥斯高
大喜至咸陽發喪太子立為二世皇帝以趙高為郎中令常侍
中用事二世燕居乃召高與謀事謂曰夫人生居世間也譬猶
騁六驥過決隙也吾既已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
之所樂以安宗廟而樂萬姓長有天下終吾年壽其道可乎高
曰此賢主之所能行也而昏亂主之所禁也臣請言之不敢避
斧鉞之誅願陛下少留意焉夫沙丘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
焉而諸公子盡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
屬意怏怏皆不服恐為變且蒙恬已死蒙毅將兵居外臣戰戰

栗栗唯恐不終且陛下安得為此樂乎二世曰為之奈何趙高
曰嚴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至收族滅大臣而遠骨肉貧
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者
近之此則陰德歸陛下害除而姦謀塞群臣莫不被潤澤蒙厚
德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計莫出于此二世然高之言乃更
為法律于是群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令鞠治之殺大臣蒙毅
等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陽市十公主矺死于杜財物入于縣官
相連坐者不可勝數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乃上書曰先帝無恙
時臣入則賜食出則乘輿御府之衣臣得賜之中廄之寶馬臣
得賜之臣當從死而不能為人子不孝為人臣不忠不忠者無

名以立于世臣請從死願葬酈山之足唯上幸哀憐之書上胡
亥大說召趙高而示之曰此可謂急乎趙高曰人臣當憂死而
不暇何變之得謀胡亥可其書賜錢十萬以葬法令誅罰日益
刻深群臣人人自危欲畔者衆又作阿房之宮治直馳道賦斂
愈重戍徭無已于是楚戍卒陳勝吳廣等乃作亂起于山東傑
俊相立自置為侯王叛秦兵至鴻門而却李斯數欲請閒諫二
世不許而二世責問李斯曰吾有私議而有所聞于韓子也曰
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斲茅茨不翦雖逆旅之宿不
勤于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衣粢糲之食藜藿之羹飯土匭啜
土鉶雖監門之養不觳于此矣禹鑿龍門通大夏疏九河曲九

防決渟水致之海而股無胈脛無毛手足胼胝面目黎黑遂以
死于外葬于會稽臣虜之勞不烈于此矣然則夫所貴于有天
下者豈欲苦形勞神身處逆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手持臣虜
之作哉此不肖人之所勉也非賢者之所務也彼賢人之有天
下也專用天下適己而已矣此所以貴于有天下也夫所謂賢
人者必能安天下而治萬民今身且不能利將惡能治天下哉
故吾願肆志廣欲長享天下而無害為之奈何李斯子由為三
川守群盜吳廣等西略地過去弗能禁章邯已破逐廣等兵使
者覆案三川相屬誚讓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李斯恐懼
重爵祿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

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義明則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獨制于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樂之極矣賢明之主也可不察焉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為桎梏者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于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夫以人徇己則己貴而人賤以己徇人則己賤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人所徇者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為尊賢者為其貴也而所為惡

不肖者為其賤也而堯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隨而尊之則亦失所為尊賢之心矣夫可為大繆矣謂之為桎梏不亦宜乎不能督責之過也故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者何也則能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棄灰于道者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唯明主為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韓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鎰盜跖不搏者非庸人之心重尋常之利深而盜跖之欲淺也又不以盜跖之行為輕百鎰之重也搏必隨手刑則盜跖不搏百鎰而罰不必行也則庸人不釋尋常是故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也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牂牧其上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牂也而易百仞之高哉峭塹之勢異也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于聖人之論矣夫不能行聖人之術則舍為天下役何事哉可不哀邪且夫儉節仁義之人立于朝則荒肆之樂輟矣諫說論理之臣間于側則流漫之志詘矣烈士死節之行顯于世則淫康之虞廢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獨操主術以制聽從之臣而修其明法故身尊而勢重也凡賢主者必將能拂世磨俗而廢其所惡立其所欲故生則有尊重之勢死則有賢明之謚也是以明君獨斷故

權不在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塗掩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聰揜明內獨視聽故外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不可奪以諫說忿爭之辯故能犖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修商君之法法修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聞也故曰王道約而易操也唯明主為能行之若此則謂督責之誠則臣無邪臣無邪則天下安天下安則主嚴尊主嚴尊則督責必督責必則所求得所求得則國家富國家富則君樂豐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群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若此則帝道備而可謂能明君臣之術矣雖申韓復生不能加也書奏二世悅于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為明

吏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刑者相半于道而死人日積于市殺人衆者為忠臣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初高為郎中令所殺及報私怨衆多恐大臣入朝奏事毀惡之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故號曰朕且陛下富于春秋未必盡通諸事今坐朝廷譴舉有不當則見短于大臣非所以示神明于天下也且陛下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事來有以揆之如此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用其計乃不坐朝廷見大臣居禁中趙高常侍中用事事皆決于趙高高聞李斯以為言乃見丞相曰關東羣盜多今上急益發繇治阿房宮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

為位賤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李斯曰固也吾欲言之久矣今時上不坐朝廷上居深宮吾有所言者不可傳也欲見無閒趙高謂曰君誠能諫請為君侯上閒語君于是趙高待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丞相上方閒可奏事丞相至宮門上謁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常多閒日丞相不來吾方燕私丞相輒來請事丞相豈少我哉且固我哉趙高因曰如此殆矣夫沙丘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已立為帝而丞相貴不益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問臣臣不敢言丞相長男李由為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傍縣之子以故楚盜公行過三川城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往來未得其審故未敢以聞且丞相居

外權重于陛下二世以為然欲案丞相恐其不審乃使人案驗三川守與盜通狀李斯聞之是時二世在甘泉方作觳抵優俳之觀李斯不得見因上書言趙高之短曰臣聞之臣疑其君無不危國妾疑其夫無不危家今有大臣于陛下擅利擅害與陛下無異此甚不便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身行刑罰以威行之期年遂劫其君田常為簡公臣爵列無敵于國私家之富與公家均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予于庭即殺簡公于朝遂有齊國此天下所明知也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如子罕相宋也私家之富若田氏之于齊也兼行田常子罕之逆道而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韓玘為韓安相也陛下不

圖臣恐其為變也二世曰何哉夫高故宦人也然不為安肆志不以危易心絜行脩善自使至此以忠得進以信守位朕實賢之而君疑之何也且朕少失先人無所識知不習治民而君又老恐與天下絕矣朕非屬趙君當誰任哉且趙君為人精廉彊力下知人情上能適朕君其勿疑李斯曰不然夫高故賤人也無識于理貪欲無厭求利不止列勢次主求欲無窮臣故曰殆二世已前信趙高恐李斯殺之乃私告趙高高曰丞相所患者獨高高已死丞相即欲為田常所為于是二世曰其以李斯屬郎中令趙高案治李斯李斯拘執束縛居囹圄中仰天而歎曰嗟乎悲夫不道之君何可為計哉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

比干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三臣者豈不忠哉然而不免於死身死而所忠者非也今吾智不及三子而二世之無道過於桀紂夫差吾以忠死宜矣且二世之治豈不亂哉日者夷其兄弟而自立也殺忠臣而貴賤人作為阿房之宮賦斂天下吾非不諫也而不吾聽也凡古聖王飲食有節車器有數宮室有度出令造事加費而無益於民利者禁故能長久治安今行逆於昆弟不顧其咎侵殺忠臣不思其殃大為宮室厚賦天下不愛其費三者已行天下不聽今反者已有天下之半矣而心尚未寤也而以趙高為佐吾必見寇至咸陽麋鹿游於朝也於是二世乃使高案丞相獄治罪責斯與子由謀反狀皆收捕宗族賓客

趙高治斯榜掠千餘不勝痛自誣服斯所以不死者自負其辯有功實無反心幸得上書自陳幸二世之寤而赦之李斯乃從獄中上書曰臣為丞相治民三十餘年矣逮秦地之狹隘先王之時秦地不過千里兵數十萬臣盡薄材謹奉法令陰行謀臣資之金玉使游說諸侯陰修甲兵飾政教官鬥士尊功臣盛其爵祿故終以脅韓弱魏破燕趙夷齊楚卒兼六國虜其王立秦為天子罪一矣地非不廣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以見秦之彊罪二矣尊大臣盛其爵位以固其親罪三矣立社稷修宗廟以明主之賢罪四矣更剋畫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樹秦之名罪五矣治馳道興游觀以見主之得意罪六矣緩刑罰薄

賦斂以遂主得眾之心萬民戴主死而不忘罪七矣若斯之為臣者罪足以死固久矣上幸盡其能力乃得至今願陛下察之書上趙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趙高使其客十餘輩詐為御史謁者侍中更往覆訊斯斯更以其實對輒使人復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為如前終不敢更言辭服奏當上二世喜曰微趙君幾為丞相所賣及二世所使案三川之守至則項梁已擊殺之使者來會丞相下吏趙高皆妄為反辭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李斯已死二世拜趙高為中丞相事

無大小輒決於高高自知權重乃獻鹿謂之馬二世問左右此乃鹿也左右皆曰馬也二世驚自以為惑乃召太卜令卦之太卜曰陛下春秋郊祀奉宗廟鬼神齋戒不明故至于此可依盛德而明齋戒於是乃入上林齋戒日游弋獵有行人入上林中二世自射殺之趙高教其女婿咸陽令閻樂劾不知何人賊殺人移上林高乃諫二世曰天子無故賊殺不辜人此上帝之禁也鬼神不享天且降殃當遠避宮以禳之二世乃出居望夷之宮留三日趙高詐詔衛士令士皆素服持兵內鄉入告二世曰山東群盜兵大至二世上觀而見之恐懼高既以劫令自殺引璽而佩之左右百官莫從上殿殿欲壞者三高自知天弗與羣

臣弗許乃召始皇弟投之嬰即位患之乃稱疾不聽事與
宦者韓談及其子謀殺高高上謁請病因召入令韓談刺殺之
夷其三族子嬰立三月沛公兵從武關入至咸陽羣臣百官皆
畔不適子嬰與妻子自係其頸以組降軹道旁沛公因以屬吏
項王至而斬之遂以亡天下史記

論曰始皇之崩也陽長子扶蘇及蒙皆在道高所變易太子扶
實在高然不與丞相謀恐事不成是持衡而鎮者十亦在斯當
斯時也讒言嚴拒守之以死亟走咸陽立太子顯誅謀亂者雖
百高無如斯何計不出此而腰斬咸陽適破厥辜爾

白起

白起者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昭王十三年而白起為左庶
長將而擊韓之新城是歲穰侯相秦舉任鄙以為漢中守其明
年起為左更攻韓魏于伊闕斬首二十四萬又虜其將公孫喜
拔五城起遷為國尉涉河取韓安邑以東到乾河明年起為大
良造攻魏拔之取城小大六十一明年起與客卿錯攻垣城拔
之後五年起攻趙拔光狼城後七年起攻楚拔鄢鄧五城其明
年攻楚拔郢燒夷陵遂東至竟陵楚王亡去郢東走徙陳秦以
郢為南郡起遷為武安君起因取楚定巫黔中郡三十四年起
攻魏拔華陽走芒卯而虜三晉將斬首十三萬與趙將賈偃戰
沉其卒二萬人于河中四十三年起攻韓陘城拔五城斬首五

萬四十四年起攻南陽太行道絕之四十五年伐韓之野王野
王降秦上黨道絕其守馮亭與民謀曰鄭道已絕韓必不可得
為民秦兵日進韓不能應不如以上黨歸趙趙若受我秦怒必
攻趙趙被兵必親韓韓趙為一則可以當秦因使人報趙趙孝
成王與平陽君豹平原君勝計之平陽君曰不如勿受受之禍
大于所得平原君曰無故得一郡受之便趙受之因封馮亭為
華陽君四十六年秦攻韓緱氏藺拔之四十七年秦使左庶長
王齕攻韓取上黨上黨民走趙趙軍長平四月齕因攻趙趙使
廉頗將趙軍士卒犯秦斥兵秦斥兵斬趙裨將茄六月陷趙軍
取二鄣四尉七月趙軍築壘壁而守之秦又攻其壘取二尉敗

其陣奪西壘壁廉頗堅壁以待秦秦數挑戰趙兵不出趙王數
以為讓而秦相應侯又使人行千金于趙為反間曰秦之所惡
獨畏馬服子趙括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既怒廉頗軍多
失亡軍數敗又反堅壁不敢戰而又聞秦反間之言因使趙括
代廉頗將以擊秦秦聞馬服子將乃陰使武安君起為上將軍
而王齕為尉裨將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將者斬趙括至則出
兵擊秦軍秦軍佯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逐勝追造秦
壁壁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後又一軍五
千騎絕趙壁間趙軍分而為二糧道絕而秦出輕兵擊之趙戰
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至秦王聞趙食道絕王自之河內賜

民爵各一級發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遮絕趙救及糧食至九月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來攻秦壘欲出為四隊四五復之不能出其將軍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起起計曰前秦已拔上黨上黨民不樂為秦而歸趙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為亂乃挾詐而盡坑殺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四十八年十月秦復定上黨郡秦分軍為二王齕攻皮牢拔之司馬梗定太原韓趙恐使蘇代厚幣說秦相應侯曰武安君擒馬服子乎曰然又曰即圍邯鄲乎曰然趙亡則秦王王矣武安君為三公武安君所為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定鄢

郢漢中北擒趙括之軍雖周邵呂望之功不益于此矣今趙亡秦王王則武安君必為三公君能為之下乎雖無欲為之下固不得已矣秦嘗攻韓圍邢丘困上黨上黨之民皆反為趙天下不樂為秦民之日久矣今亡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韓魏則君之所得民亡幾何人故不如因而割之無以為武安君功也于是應侯言于秦王曰秦兵勞請許韓趙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聽之割韓垣雍趙六城以和正月皆罷兵起聞之由是與應侯有隙史部昭王既息民繕兵復欲伐趙起曰不可王曰前年國虛民饑君不量百姓之力求益軍糧以滅趙今寡人息民以養士蓄積糧食三軍之俸有倍于前而曰不可其說何也

起曰長平之事秦軍大克趙軍大破秦人歡喜趙人畏懼秦民之死者厚葬傷者厚養勞者相饗飲食餔饋以靡其財趙人之死者不得收傷者不得療涕泣相哀戮力同憂耕田疾作以生其財今王發軍雖倍其前臣料趙國守備亦以十倍矣趙自長平以來君臣憂懼早朝晏罷卑辭重幣四面出嫁結親燕魏連好齊楚積慮并心備秦為務其國內實其交外成當今之時趙未可伐也王曰寡人既以興師矣乃使校大夫王陵將而伐趙陵戰失利亡五校王欲使起起稱疾不行王乃使應侯往見起責之曰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君前率數萬之眾入楚拔鄢郢焚其廟東至竟陵楚人震恐東徙而不敢西向韓魏相率興

兵甚眾君所將之卒不能半之而與戰于伊闕大破二國之軍流血漂鹵斬首二十四萬韓魏以故至今稱東藩此君之功天下莫不聞今趙卒死于長平者已十七八其國虛弱是以寡人人當作君字以彈王命改云大發軍人數倍于趙眾願使君將必欲滅之矣君嘗以寡擊眾取勝如神況以強擊弱以眾擊寡乎起曰是時楚王恃其國大不恤其政而群臣相妒以功諂諛用事良臣斥疏百姓心離城池不修既無良臣又無守備故起所以得引兵深入多倍城邑發梁焚舟以專民心掠于郊野以足軍食當此之時秦卒以軍中為家將帥為父母不約而親不謀而信一心同力死不旋踵楚人自戰其地咸顧其家各有散心莫有鬬志

是以能有功也伊闕之戰韓孤顧魏（時韓僖侯立三作故稱孤）不欲先用其眾魏恃韓之銳欲推以為鋒二軍爭便之利不同是以臣得設疑兵以待韓陣專軍并銳觸魏之不意魏軍既敗韓軍自潰乘勝逐北以是之故能立功皆計利形勢自然之理何神之有哉今秦破趙軍于長平不遂以時乘其振懼而滅之畏而釋之使得耕稼以益蓄積養孤長幼以益其眾繕治甲兵以益其強增城浚池以益其固主折節以下其臣臣推體以下死士至于平原之屬皆令妻妾補縫于行伍之間臣人一心上下同力猶勾踐困于會稽之時也以今伐之趙必固守挑其軍戰必不肯出圍其國都必不可克攻其列城必未可拔掠其郊野必無所得

兵出無功諸侯生心外救必至臣見其害未覩其利又病未能行應侯慚而退以言于王王曰微白起吾不能滅趙乎復益發軍更使王齕代王陵伐趙圍邯鄲八九月死傷者眾而弗下趙王出輕銳以寇其後秦數不利起曰不聽臣計今果如何王聞之怒因見起強起之曰君雖病強為寡人臥而將之有功寡人之願將加重于君如君不行寡人恨君起頓首曰臣知行雖無功得免于罪雖不行無罪不免于誅然惟願大王覽臣愚計釋趙養民以諸侯之變撫其恐懼伐其驕慢誅滅無道以令諸侯天下可定何必以趙為先乎此所謂為一臣屈而勝天下也大王若不察臣愚計必欲快心于趙以致臣罪此亦所謂勝一臣

而為天下屈者也夫勝一臣之嚴孰若勝天下之威大耶臣聞明主愛其國忠臣愛其名破國不可復完死卒不可復生臣寧伏受重誅而死不忍為辱軍之將願大王察之王不答而去（國策）

（武安誅于長平之役情其中輟不忍命然其論韓趙之形勝負之數深得事理之實非如策士飾辭虛說以悅聽也）

于是免起為士伍遷之陰密起病未能行居三月楚春申君及魏公子將兵數十萬攻秦軍秦軍數卻使者日至秦王乃使人遣起不得留咸陽中起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昭王與應侯羣臣議曰白起之遷其意尚怏怏不服有餘言秦王乃使使者賜之劍自裁起引劍將自剄曰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阬之

是足以死遂自殺武安君之死也以秦昭王五十年十一月死而非其罪秦人憐之鄉邑皆祭祀焉（史記）

王翦（王賁　王離　李信附）

王翦者頻陽東鄉人也少而好兵事秦始皇始皇十一年翦將攻趙閼與破之拔九城十八年翦將攻趙歲餘遂拔趙趙王降盡定趙地為郡明年燕使荊軻為賊于秦秦王使王翦攻燕燕王喜走遼東翦遂定燕薊而還秦使翦子王賁擊荊荊兵敗還擊魏魏王降遂定魏地秦始皇既滅三晉走燕王而數破荊師秦將李信者年少壯勇嘗以兵數千逐燕太子丹至于衍水中卒破得丹始皇以為賢勇于是始皇問李信吾欲攻取荊于將

軍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用二十萬人始皇問王翦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李將軍果勢壯勇其言是也遂使李信及蒙恬將二十萬南伐荊王翦言不用因謝病歸老於頻陽李信攻平與蒙恬攻寢大破荊軍信又攻鄢郢破之於是引兵而西與蒙恬會城父荊人因隨之三日三夜不頓舍大破李信軍入兩壁殺七都尉秦軍走始皇聞之大怒自馳如頻陽見謝王翦曰寡人以不用將軍計李信果辱秦軍今聞荊兵日進而西將軍雖病獨忍棄寡人乎王翦謝曰老臣罷病悖亂唯大王更擇賢將始皇謝曰已矣將軍勿復言王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為聽

將軍計耳於是王翦將兵六十萬人始皇自送至灞上王翦行請美田宅園池甚眾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王翦曰為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臣亦及時以請園池為子孫業耳始皇大笑王翦既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怚而不信人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我不多請田宅為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秦王坐而疑我邪王翦果代李信擊荊荊聞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拒秦王翦至堅壁而守之不肯戰荊兵數出挑戰終不出王翦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於是王翦曰士卒可用矣荊數挑戰而秦不出乃引而東翦因舉兵追之令壯士擊大破荊軍至蘄南殺其將軍項燕荊兵遂敗走秦因乘勝略定荊地城邑歲餘虜荊王負芻竟平荊地為郡縣因南征百越之君而王翦子王賁與李信破定燕齊地秦始皇二十六年盡并天下王氏蒙氏功為多名施於後世秦二世之時王翦及其子賁皆已死而又滅蒙氏陳勝之反秦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圍趙王及張耳鉅鹿城或曰王離秦之名將也今將彊秦之兵攻新造之趙舉之必矣客曰不然夫為將三世者必敗必敗者何也以其所殺伐多矣其後受其不祥今王離已三世將矣居無何項羽救趙擊秦軍果虜王離王離軍遂降諸侯（史記）

蒙恬 附蒙毅

蒙恬者其先齊人也恬大父蒙驁自齊事秦昭王官至上卿莊襄王元年蒙驁為秦將伐韓取成皋滎陽作置三川郡二年驁攻趙取三十七城始皇三年驁攻韓取十三城五年驁攻魏取二十城作置東郡始皇七年驁卒驁子曰武武子曰恬恬嘗書獄典文學始皇二十三年蒙武為秦裨將軍與王翦攻楚大破之殺項燕二十四年蒙武攻楚虜楚王蒙恬弟毅始皇二十六年恬因家世得為秦將攻齊大破之拜為內史秦已并天下乃使恬將三十萬眾北逐戎狄收河南築長城因地形用制險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於是渡河據陽山逶蛇而北暴師於外

十餘年居上郡是時恬威振匈奴始皇甚尊寵蒙氏信任賢之
而親近毅位至上卿出則參乘入則御前恬任外事而毅常為
內謀名為忠信故雖諸將相莫敢與之爭焉趙高者諸趙疏遠
屬也趙高昆弟數人皆生隱宮其母被刑僇世世卑賤秦王聞
高彊力通于獄法舉以為中車府令高即私事公子胡亥喻之
決獄高有大罪秦王令毅法治之毅不敢阿法當高罪死除其
宦籍帝以高之敦于事也赦之復其官爵始皇欲游天下道九
原直抵甘泉乃使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塹山堙谷千八百里
道未就始皇三十七年冬行出游會稽並海上北走琅邪道病
使毅還禱山川未反始皇至沙丘崩祕之羣臣莫知是時丞相

李斯少子胡亥中車府令趙高常從高雅得幸于胡亥欲立之
又怨毅法治之而不為己也因有賊心乃與丞相李斯公子胡
亥陰謀立胡亥為太子太子已立遣使者以罪賜公子扶蘇蒙
恬死扶蘇已死恬疑而復請之使者以恬屬吏更置胡亥以李
斯舍人為護軍使者還報胡亥已聞扶蘇死即欲釋恬趙高恐
蒙氏復貴而用事怨之毅還至趙高因為胡亥忠計欲以滅蒙
氏乃言曰臣聞先帝欲舉賢立太子久矣而毅諫曰不可若知
賢而愈不立則是不忠而惑主也以臣愚意不若誅之胡亥聽
而繫毅于代前已囚恬于陽周喪至咸陽已葬太子立為二世
皇帝而趙高親近日夜毀惡蒙氏求其罪過舉劾之子嬰進諫

曰臣聞故趙王遷殺其良臣李牧而用顏聚燕王喜陰用荊軻
之謀而倍秦之約齊王建殺其故世忠臣而用后勝之議此三
君者皆各以變古者失其國而殃及其身今蒙氏秦之大臣謀
士也而主欲一旦棄去之臣竊以為不可臣聞輕慮者不可以
治國獨智者不可以存君誅殺忠臣而立無節行之人是內使
羣臣不相信而外使鬬士之意離也臣竊以為不可胡亥不聽
而遣御史曲宮乘傳之代令毅曰先主欲立太子而卿難之今
丞相以卿為不忠罪及其宗朕不忍乃賜卿死亦甚幸矣卿其
圖之毅對曰以臣不能得先主之意則臣少宦順幸沒世可謂
知意矣以臣不知太子之能則太子獨從周旋天下去諸公子

絕遠臣無所疑矣夫先主之舉用太子數年之積也臣乃何言
之敢諫何慮之敢謀非敢飾辭以避死也為羞累先主之名願
大夫為慮焉使臣得死情實且夫順成全者道之所貴也刑殺
者道之所卒也昔者秦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
也故立號曰繆昭襄王殺武安君白起楚平王殺伍奢吳王夫
差殺伍子胥此四君者皆為大失而天下非之以其君不明以
是籍于諸侯故曰用道治者不殺無罪而罰不加于無辜唯大
夫留心使者知胡亥之意不聽毅之言遂殺之二世又遣使者
之陽周令恬曰君之過多矣而卿弟毅有大罪法及內史恬曰
自吾先人及于子孫積功信于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

身雖困辱其勢足以倍畔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
教以不忘先主也昔周成王初立未離襁褓周公旦負王以朝
卒定天下及成王有病甚殆公旦自揃其爪以沈于河曰王未
有識是旦執事有罪殃旦受其不祥乃書而藏之記府可謂信
矣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旦欲為亂久矣王若不備必有
大事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于楚成王觀于記府得周公旦
沈書乃流涕曰孰謂周公旦欲為亂乎殺言之者而反周公旦
故周書曰必參而伍之今恬之宗世無二心而事卒如此是必
孽臣逆亂內陵之道也夫成王失而復振則卒昌桀殺關龍逢
紂殺王子比干而不悔身死則國亡臣故曰過可振而諫可覺

也察于參伍上聖之法也凡臣之言非以求免于咎也將以諫
而死願陛下為萬民思從道也使者曰臣受詔行法于將軍不
敢以將軍言聞于上也恬喟然太息曰我何罪于天無過而死
乎良久徐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塹萬餘里此
其中不能無絕地脈哉此乃恬之罪也乃吞藥自殺（史記）
濟門衆武安若振俟也起雖將旅抱冉吮而奪之若趙者可以
去兵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起也惡足以知此哉始皇視信唯蒙
氏恬主外毅主內事宜無不關白今乃矯使而始皇崩若假
斯高緣隙為亂謂非天乎

推琴

推琴者秦人為中期初事武王武王與推琴爭論不勝王大怒
推琴徐行而去或為推琴說王曰悍人也中期適遇明君故也
向者遇桀紂必殺之矣王因不罪昭王時王嘗謂左右曰今日
韓魏孰與始強對曰弗如也王曰今之如耳魏齊孰與孟
嘗芒卯賢對曰弗如也王曰以孟嘗芒卯之賢帥強韓魏之兵
以伐秦猶無奈寡人何也今以無能之如耳魏齊而帥弱韓魏以
攻秦其無奈寡人何亦明矣推琴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昔者
六晉之時智氏最強滅破范中行又帥韓魏而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
水以灌晉陽城不沈者三板耳智伯出行水韓康子御魏桓子
驂乘智伯曰始吾不知水之可以亡人之國也乃今知之汾水

利以灌安邑絳水利以灌平陽魏桓子肘韓康子韓康子履魏
桓子肘足接于車上而智氏分矣身死國亡為天下笑今秦之
強不能過智伯韓魏雖弱尚賢其在晉陽之下也乃方其用肘
足時也願王之勿易也（秦策）

頓弱　茅蕉

頓弱者秦人也當秦王政時王欲見頓弱頓弱曰臣之義不參拜王
王能使臣無拜則可矣不即不見也王許之于是頓弱曰天下有有
其實而無其名者有無其實而有其名者有無其名又無其實
者王知之乎有其實而無其名者商人是也無把銚推耨之勢
而有積粟之實此有其實而無其名者也無其實而有其名者

農夫是也解凍而耕暴背而耨無積粟之實此無其實而有其名者也無其名又無其實者王乃是也已立爲萬乘無孝之名以千里養無孝之實王特然而怒弱曰山東戰國有六威不掩于山東而掩于母臣竊爲大王不取也王曰山東之戰國可兼與弱曰韓天下之咽喉魏天下之胸腹王資臣萬金而游聽之韓魏入其社稷之臣于秦即韓魏從而天下可圖也王曰寡人之國貧恐不能給也弱曰天下未嘗無事也非從即橫橫成則秦帝從成則楚王秦帝即以天下恭養楚王王雖有萬金弗得私也王曰善乃資萬金使東游韓魏入其將相北遊燕趙而殺李牧齊入朝四國畢從頓弱之說也國策

茅焦者齊客也秦王政九

年太后與嫪毐亂事覺夷毐三族殺太后所生兩子遷太后于雍明年茅焦說秦王曰秦方以天下爲事而大王有遷母太后之名恐諸侯聞之由此倍秦也秦王乃迎太后于雍而入咸陽復居甘泉宮說苑秦始皇太后不謹幸郎嫪毐以為長信侯為生兩子毐專國事益驕與左右貴臣俱飲酒醉爭言而鬭瞋目大叱曰吾皇帝之假父寠人子何敢與我亢所與鬭者走行白皇帝皇帝大怒毐懼誅因作亂戰咸陽宮毐敗皇帝乃取毐四肢車裂之取其兩弟囊撲殺之取太后遷之萯陽宮下令曰敢以太后事諫者戮而殺之從蒺藜其脊肉四肢而積之闕下諫而死者二十七人矣齊客茅焦乃往上謁曰齊客茅焦願上諫皇帝皇帝使使出問客得無以太后事諫耶茅焦曰然使者還白皇帝曰走往告之不見闕下積死人邪使者問茅焦焦曰臣聞天有二十八宿今死者已二十七人矣臣所以來者欲滿其數耳走入向之茅焦邑子同食者盡負其衣物行亡使者入白之皇帝大怒曰是子故來犯吾禁趣炊鑊煮之是安得積闕下乎召之入皇帝按劍而坐口正沫出使者召之入茅焦不肯疾行足趣相過耳使者趣之茅焦曰臣至前

則死矣君不能忍吾須臾乎使者哀之茅焦至前再拜謁起稱曰臣聞之夫有生者不諱死有國者不諱亡諱死者不可以得生諱亡者不可以得存死生存亡聖人所欲急聞也陛下欲聞之不乎帝曰何謂也茅焦曰陛下有狂悖之行陛下不自知陛下車裂假父有嫉妒之心囊撲兩弟有不慈之名遷母萯陽宮有不孝之行從蒺藜於諫士有桀紂之治今天下聞之盡瓦解無向秦者臣竊恐秦亡為陛下危之所言畢乞行就質乃解衣伏質皇帝下殿手接之曰先生就衣今願受事乃立焦為仲父爵之上卿立駕自迎太后陽于咸陽太后大喜大置酒待茅焦及飲大后曰抗枉令直使敗更成使妾母子復得[illegible]茅君之力也口按嫪毐[illegible]又[illegible]

伯樂 九方皋附

伯樂善相馬穆公嘗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伯樂對曰良馬可形容筋骨相也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若此者絕塵弭轍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馬不

可告以天下之馬也臣有所與共擔纆薪菜者有九方皋此其于馬非臣之下也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得之矣在沙邱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公不說召伯樂而謂之曰敗矣子所使求馬者色物牝牡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喟然太息曰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皋之所觀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麤在其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不見其所不見若皋之相馬乃有貴乎馬者也馬至果天下之馬也列子

醫緩 醫和

醫緩者秦人也當桓公時晉景公疾求醫于我公使緩為之

禾至景公晏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
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緩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肓之上膏之
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景公曰良醫也厚
為之禮而歸之醫和者亦秦人也當景公時晉平公有疾求醫
于秦秦伯使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
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平公曰女不可近乎
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
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 [illegible]
退五降而 于是有煩手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
物亦如之至于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

南史　漆書臣傳卷三十二　五

也非以慆心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 [illegible]
發為五色 [illegible] 徵為五聲 [illegible]
淫生六疾 [illegible] 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為
四時序為五節 [illegible] 過則為菑陰淫寒疾陽淫熱疾 [illegible]
[illegible] 風淫末疾 [illegible] 雨淫腹疾 [illegible] 晦淫惑疾 [illegible]
[illegible] 明淫心疾 [illegible] 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
之疾 [illegible] 今君不節不
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
晉國于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
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菑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

于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以云
也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于文皿蟲為蠱穀之
飛亦為蠱 [illegible] 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皆同
物也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

優旃

優旃者秦倡侏儒也善為笑言然合于大道秦始皇時置酒而
天雨陛楯者皆沾寒優旃見而哀之謂之曰汝欲休乎陛楯者
皆曰幸甚優旃曰我即呼汝汝疾應曰諾居有頃殿上上壽呼
萬歲優旃臨檻大呼曰陛楯郎郎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幸
雨立我雖短也幸休居于是始皇使陛楯者得半相代始皇嘗

南史　漆書臣傳卷三十二　五

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優旃曰善多縱禽獸于
其中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二世立又
欲漆其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漆城雖于百姓
愁費然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即欲就之易為漆耳顧難
為蔭室于是二世笑之以其故止居無何二世殺死優旃歸漢
數年而卒 [illegible]

[illegible]諸公子傳　公子宏　小子愁　公子槃

宏穆公子康公母弟也小子愁亦穆公子穆公二十八年
[illegible] 師于城濮 [illegible] 會盟于翟
[illegible] 公子 [illegible]

于[illegible]于秦公告百里視及公孫枝曰夫晉國之亂吾誰使
先[illegible]公子而立之以為朝夕之急百里視曰君使縶也縶
[illegible]禮敬以知微敬能藏謀知禮可使敬不隊命微知可否
[illegible]使之乃使縶弔重耳于狄[illegible]出見使者辭而拜不稽首起而
[illegible]以而不敢[illegible]再拜稽首起而不哭
退而私于縶曰[illegible]入河外列城五縶反致命于公公曰吾與重耳
重耳仁再拜不稽首不沒為後也起而哭愛其父也退而不私
不沒于利也縶曰君之[illegible]過矣君若求置晉君而載之置仁不
亦可乎君若求置晉君以成名于天下則不如置不仁以滑其
中且可以進退臣聞之仁有置武有置仁置德武置服乃先置

夷吾是為惠公國語 及戰于韓獲惠公大夫請以入縶曰不如殺
之[illegible]無聚慝焉公不可許晉卜惠公卒使縶納重耳帶及晉大夫
盟于郇 左傳

公子鍼

公子鍼字伯車又曰后子桓公子景公母弟也景公二十九年
襄二十五年 秦晉為成[illegible] 晉韓起來[illegible]盟鍼如晉蒞盟明
年鍼如晉修成初鍼有寵于桓公如二君于景公景公三
十六年 昭元年 其母曰弗去懼選[illegible] 夏五月鍼奔晉其
車千乘鍼享晉侯造舟于河十里舍車自雍及絳[illegible]
用[illegible]入 歸取酬幣[illegible]終事八反[illegible]
自乘[illegible]以八乘

車名以次[illegible]八反 晉女叔齊問曰
里用[illegible]下乘
子之車盡于此而已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
見[illegible]侯曰
秦公之[illegible]八[illegible]歸
對曰鍼懼選于寡君是以在此將待嗣君[illegible]對曰
無[illegible]國于天地有與
立焉不數世淫弗能斃也[illegible]何對
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鮮不五稔[illegible]曰
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鍼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翫歲
而惕日其與幾何是年冬楚殺郟敖公子干亦奔晉晉使鍼與

子干齒[illegible]鍼辭曰鍼懼選楚公子不獲是以皆來亦唯
命且臣與羈齒無乃不可乎[illegible]主人敬以子干為羈客[illegible] 史佚有
言曰非羈何忌[illegible]鍼卒反國或卒于
晉傳不載

論曰魯論曰不試吾不能知之難謂改之難也鍼以車多懼
選[illegible]本邦肯曰降損發後聽諸天可也乃千乘八反幣酬所
以[illegible]其[illegible]罪有由矣[illegible]自知其尤矣招罪[illegible]識
則取乎[illegible]又可
慨夫

公子他 高陵君 涇陽君附

公子他者（他一作池）秦公子也（系未詳）昭王九年魏齊韓攻秦之函谷
王謂樓緩曰三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對曰割河東
大費也免于國患大利也此父兄之任也王何不召公子他而
問焉王召公子他而問之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何也對
曰王割河東而講三國雖去王必曰惜矣三國且去吾特以三
城從之此講之悔也王不講三國入函谷咸陽必危王又曰惜
矣吾愛三城而不講此又不講之悔也王曰鈞吾悔也寧亡三
城而悔無危咸陽而悔也寡人决講矣卒使公子他以三城講
于三國三國之兵乃退昭王同母弟有高陵君涇陽君（名並未詳）涇
陽君嘗質于齊魏冉專政時高陵涇陽並擅國事及范雎說昭

王罷王懼乃出高陵走涇陽于關外（國策）

公子扶蘇　公子將閭

公子扶蘇者始皇長子也始皇三十五年以諸生為訞言亂黔
首阬諸生犯禁者四百六十人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
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
察之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于上郡三十七年始皇出游至
平原津而病乃為璽書賜扶蘇曰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未
發趙高與丞相斯詐立胡亥更為書賜扶蘇死使者至發書扶
蘇泣入內欲自殺蒙恬止扶蘇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將
三十萬衆守邊公子為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即自殺
安知非詐請復請復請而後死未暮也使者數趣之扶蘇為人
仁謂蒙恬曰父而賜子死尚安復請即自殺公子將閭蓋亦始
皇子也二世即位行誅大臣及諸公子六公子戮死于杜公子
將閭昆弟三人囚于內宮議其罪獨後二世使使令將閭曰公
子不臣罪當死吏致法焉將閭曰闕廷之禮吾未嘗敢不從賓
贊也廊廟之位吾未嘗敢失節也受命應對吾未嘗敢失辭也
何謂不臣願聞罪而死使者曰臣不得與謀奉書從事將閭乃
仰天大呼天者三曰天乎吾無罪昆弟三人皆拔劍自殺（史記）
論曰或謂扶蘇不死秦未必亡是蓋不然秦毒深天下忍共亡
之扶蘇雖仁雖善御朽索馭六馬必無幸矣至其死與將閭皆

無罪竟同恭世子而其聲悲矣

秦夫人傳　魯姬子　穆姬

魯姬子穿公妾出子之母也（史記）穆姬穆公夫人晉太子申生姊
伯姬也晉獻公卒秦納惠公于晉穆姬屬賈君（獻公次妃）且曰盡納
羣公子惠公入烝于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及戰
于韓秦獲惠公穆姬聞惠公將至以大子罃子弘與女簡璧登
臺而履薪焉使以免服衰絰逆（免音問喪服也）且告曰上天降災使我
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
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而許晉平（左傳）

宣太后（昭母）　惠文后（武母）　華陽太后　夏太后（莊襄母）　帝太后（附）

一八后子女故號芈八子昭王之母也昭王即位芈八子號為
宣太后宣太后非武王母武王母號曰惠文后先武王死 秦本紀
[illegible]
[illegible] 昭王二十一年昭王欲為成陽
君人求相韓魏趙齊宣太后為謂昭王曰成陽君以
王之故窮而居于齊今王見其達而收之亦能翕其心乎王曰
未也太后曰窮而不收達而報之恐不為王用也且收成陽君
失韓魏之道也 [illegible] 宣太后愛魏醜夫 四十 [illegible] 太后病將死出令
曰為我葬必以魏子為殉庸芮為魏子說太后曰以死者為有知

乎太后曰無知也曰太后之神靈明知死者之無知何為空以
生所愛葬于無知之死人哉若死者有知先王積怒之日久矣
太后救過不贍何暇乃私魏醜夫乎太后曰善乃止 國策
華陽太后安國君所愛姬立以為正夫人無子夏姬生子楚
質于趙華陽夫人內呂不韋說請子楚于趙而子之安國君立
是為孝文王華陽夫人為王后 國策 子楚時子楚為太子孝
文王死子楚立是為莊襄王以所養母華陽后為華陽太后真
母夏姬為夏太后始皇七年夏太后薨先是華陽太后與孝文
王會葬壽陵夏太后子莊襄王葬芷陽故夏太后獨別葬杜東
曰東望吾子西望吾夫後百年旁當有萬家邑 史記 [illegible]

也紀好善舞呂不韋取與居知有身子楚從不韋飲見而說
之因起為壽請之不韋怒念業已破家為子楚欲以釣奇乃遂
獻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生子政子楚遂立姬為夫人子
楚十年秦趙欲殺夫人及子政夫人豪家女也得匿以故母子
竟得活子楚為太子趙乘夫人及子政歸秦子楚立為王夫人
為王后子政立尊為太后秦王年少太后時時竊私通呂不韋
秦王益壯太后淫不止不韋恐覺禍及己乃私求大陰人嫪毒以
為舍人縱倡樂使毒以其陰關桐輪而行令太后聞之以啗
太后太后聞果欲私得之不韋乃進嫪毒詐令人以腐罪告之
不韋陰謂太后曰可事詐腐則得給事中太后乃陰厚賜主腐
者吏詐論之拔其鬚眉為宦者遂得侍太后太后私與通絕愛
之有身太后恐人知之詐卜當避時徙宮居雍嫪毒常從賞賜
甚厚事皆決於嫪毒嫪毒家僮數千人諸客求宦為嫪毒舍人
千餘人秦王九年有告嫪毒實非宦者常與太后私亂生子二
人皆匿之與太后謀曰王即薨以子為後於是秦王下吏治具
得情實九月夷嫪毒三族殺太后所生兩子遂遷太后於雍諸
嫪毒舍人皆沒其家而遷之蜀十年齊人茅焦說秦王乃迎
太后于雍復居甘泉宮十九年太后薨諡為帝太后與莊襄王
會葬 茝陽

論曰華陽子子楚遂基帝業不韋固釣奇亦以天假之乎趙姬
事策與之豈固然哉而然耶史遷必有所本然穢私冥行不
以無微而實之僅附見焉

秦列女傳　百里奚妻

新婦百里奚之故妻也百里奚為秦相堂上樂作所賃澣婦自
言知音呼之搏髀援琴而歌者三其一曰百里奚五羊皮憶別
時烹伏雌炊扊扅今日富貴忘我為其二曰百里奚初娶我時
五羊皮臨當別時烹乳雞今適富貴忘我為其三曰百里奚百
里奚母已死葬南谿墳以瓦覆以柴舂黃藜搤伏雌西入秦五
羖皮今日富貴捐我為問之乃其故妻還為夫婦 風俗通 [illegible]

襄平李鍇鐵君甫纂

說客傳

蘇秦　蘇代　蘇厲附

蘇秦字季子雒陽人也[illegible]東事師于齊習之于鬼谷先生出游數歲說周顯王顯王左右素習知蘇秦皆少之弗信史記乃之趙見李兌曰雒陽乘軒里蘇秦家貧親老無罷車駑馬桑輪蓬篋羸幐負書擔橐觸塵埃蒙霜露越漳河足重繭日百而舍造外闕願見于前口道天下之事李兌曰先生以鬼之言見我則可若以人事兌盡知之矣蘇秦對曰

臣固以鬼之言見君非以人之言也李兌見之蘇秦曰今日臣之來也暮後郭門藉席無所得寄宿人田中傍有大叢夜半土梗與木梗鬬曰汝不如我我者乃土也使我逢疾風淋雨壞沮乃復歸土今汝非木之根則木之枝耳汝逢疾風淋雨漂入漳河東流至海氾濫無所止臣竊以為土梗勝也今君殺主父而族之君之立于天下危于累卵君聽臣計則生不聽臣計則死李兌曰先生就舍明日復來見兌也蘇秦出李兌舍人謂兌曰臣竊觀君與蘇公談也其辯過君其博過君君能聽蘇公之計乎李兌曰不能舍人曰君即不能願君堅塞兩耳無聽其談也明日復見終日談而去舍人出送蘇秦蘇秦謂舍人曰昨日我談粗而君動今日精而君不動何也舍人曰先生之計大而規高吾君不能用也乃我請君堅塞兩耳無聽其談雖然先生明日復來吾請資先生厚用明日來抵掌而談李兌送蘇秦明月之珠和氏之璧黑貂之裘黃金百鎰蘇秦得以為用西入于秦秦孝公卒秦惠始將連橫說秦惠王曰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東有殽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戰車萬乘奮擊百萬沃野千里蓄積饒多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天下之雄國也以大王之賢士民之衆車騎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諸侯吞天下稱帝而治願大王少留意臣請奏其効秦王曰寡人聞之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文

章不成者不可以誅罰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順者不可以煩大臣今先生儼然不遠千里而庭教之願以異日蘇秦曰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農伐補遂黃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堯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齊桓任戰而霸天下由此觀之惡有不戰者乎夫徒處而致利安坐而廣地雖古五帝三王五霸明主賢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勢不能故以戰續之寬則兩軍相攻迫則杖戟相撞然後可建大功是故兵勝于外義強于內威立于上民服于下今欲并天下凌萬乘詘敵國制海內子元元臣諸侯非兵不可今之嗣主忽于至道皆惛于教亂于治迷于言惑于語沈于辯

溺于辭以此論之王固不能行也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
貂之裘弊黃金百斤盡資用乏絕去秦而歸羸縢履蹻負書擔橐
形容枯槁面目犂黑狀有愧色歸至家妻不下紝嫂不為炊
父母不與言蘇秦喟然歎曰妻不以我為夫嫂不以我為叔父
母不以我為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
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為揣摩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
流至足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
其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說當世之君矣（[illegible]以說秦之前大[illegible]如其妻嫂）
（[illegible]秦惠乃[illegible]孝公年以出揣摩說其[illegible]史蘇也）乃求之趙奉陽君（時為相弟公子
成）甚不取于蘇秦蘇秦入燕李兌為燕說奉陽君曰齊燕離

則趙重齊燕合則趙輕今君之齊（謂以燕合齊）非趙之利也奉陽君
曰何吾合燕于齊曰夫制齊者燕也而燕弱國也東不如齊
西不如趙豈能以與齊謀趙哉而君甚不善蘇秦蘇秦能抱
弱燕而孤于天下哉是驅燕而使合于齊也奉陽君曰善乃使
使與蘇秦交奉陽君死蘇秦始合從說趙王曰天下之卿相
人臣乃至布衣之士莫不高賢大王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于
前也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妬大王不任事是以外賓客游士
無敢盡忠于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大王乃今得與士民相親
臣故敢進其愚忠為大王計莫如安民無事請無庸有為也安
民之本在于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不得則民不得安請

言外患齊秦為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
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絕人
之交願大王慎無出于口也請別白黑（國策作請屏左右今從史）言所以異
陰陽而已矣大王誠能聽臣燕必致氈裘狗馬之地齊必致海
隅魚鹽之地楚必致橘柚雲夢之地韓魏皆可使致封地湯沐
之邑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效實五霸之所以覆軍禽
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殺而爭也今大王垂拱而
兩有之是臣之所以為大王願也今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
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效宜陽宜陽效則
上郡絕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熟計

也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動劫韓包周則趙自銷鑠據衛取淇則
齊必入朝秦欲已得行于山東則必舉甲而向趙秦甲涉河踰漳
據番吾則兵必戰于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患也當
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如趙強趙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車
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
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且秦之所畏害于天下者莫如趙然而
秦不敢舉兵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
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稍蠶食之傅之
國都而止矣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于秦秦無韓魏之隔禍必
中于趙矣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

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
三千人車不過三百乘而為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
其敵國之強弱內度其士卒之賢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
存亡之機固已見於胸中矣豈掩於眾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
哉臣竊以天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諸侯之卒十
倍於秦六國并力為一西面而攻秦秦破必矣今西面而事之
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臣於人也豈可同
日而言之哉夫橫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與秦成與秦成則
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瑟之音察五味之和前有軒轅後有
長庭美人巧笑卒有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橫人日夜務以秦

權恐喝諸侯以求割地願大王之熟計之也臣聞明王決疑去
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強兵之計臣得陳忠
於前矣故竊為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六國從親以儐
秦令天下之將相相與會於洹水之上通質刑白馬以盟之
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食道趙涉河漳燕守
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以佐之趙涉河漳
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城皋魏塞午道趙涉河漳
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
海韓魏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
外齊涉渤海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先背約者五國共伐之

六國從親以儐秦秦必不敢出兵於函谷關以害山東如是則
霸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莅國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
計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封蘇秦為武
安君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國史[illegible]
[illegible]時周天子致文武之胙于秦惠王惠王使犀
首攻魏禽將龍賈取魏之雕陰且欲東兵蘇秦恐秦兵之至趙也
乃激怒張儀入之于秦史記于是乃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
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嘑沱易水地方二千餘
里帶甲數十萬車七百乘騎六千匹粟支十年南有碣石鴈門
之饒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佃作棗栗之實足食于民矣此所

謂天府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無過燕者大王知其所
以然乎以趙之蔽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
斃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難也且秦之攻燕踰
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蹀道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
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
日而數十萬之眾軍于東垣矣度嘑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
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于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于
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于此者是
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為一則國必無患矣文侯曰寡人國
小西迫強秦南近齊趙君幸教詔之合從以安燕國敬以國從

于是齎蘇秦車馬金帛以遊說諸侯（史記作宣惠王按……）宣曰韓北有鞏洛成皐之固西有宜陽常阪之塞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地方千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強弓勁弩皆自韓出谿子少府（[illegible]）時力距來（[illegible]）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illegible]）近者掩心韓卒之劍戟皆出于冥山棠谿墨陽合伯鄧師宛馮（[illegible] 合伯史記作合賻 [illegible]）龍淵太阿皆陸斷馬牛水擊鵠雁當敵（[illegible]）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欲西

面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交臂而服焉夫羞社稷而為天下笑無過此者矣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皐今茲效之明年又益求割地與之即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後更受其禍且夫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而買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諺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後今大王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以異于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強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韓王忿然作色攘臂按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死必不能事秦今主君以趙王之教詔之敬奉社稷以從又說魏襄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汝南許郾昆陽邵陵舞陽新郪東有淮潁沂黃煮棗無疎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酸棗地方千里名雖小然而廬田廡舍曾無所芻牧牛馬之地人民之眾車馬之多日夜行不休已無以異于三軍之眾臣竊料之大王之國不下于楚然衡人誅王外交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國患不被其禍夫挾強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且魏天下之強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臣竊為大王媿之臣聞越王勾踐以散卒三千禽夫差于干遂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斬紂于牧之野豈其士卒眾哉誠能振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力二十餘萬蒼頭二十萬奮擊二

十萬廝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此其過越王勾踐武王遠矣今乃劫于群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效質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群臣之言事秦者皆奸臣非忠臣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偷取一旦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強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之熟察之也周書曰綿綿不絕蔓蔓若何毫毛不拔將成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則必無強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臣獻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因東說齊宣王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琅邪西有清

河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粟如邱山齊車之良五家之兵疾如錐矢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渤海也臨淄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筑彈琴鬬雞走犬六博蹹踘者臨淄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強天下不能當今乃西面事秦竊為大王羞之且夫韓魏所以畏秦者以與秦接界也兵出而相當不至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亡

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為之臣也今秦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至衛陽晉之道徑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騎不得並行百人守險千人不能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疑虛猲高躍而不敢進則秦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深料秦之不奈我何也而欲西面事秦是羣臣之計過也今無臣事秦之名而有強國之實臣故願大王之少留計齊王曰寡人不敏今主君以趙王之教詔之敬奉社稷以從蘇秦乃南之楚三日乃得見威王談卒辭而行王曰寡人聞先生若聞古人今先生乃不遠千里而臨寡人曾不肯留願聞其說對曰楚國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謁者難得見如鬼王難得見

如天地今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王曰先生就舍寡人聞命矣蘇秦乃說威王曰楚天下之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王也楚地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陘塞郇陽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強大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西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於天下莫如楚楚強則秦弱楚弱則秦強此其勢不兩立故為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若此則鄢郢動矣臣聞治之其未亂為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已故願大王之早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

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詔委社稷奉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用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燕代良馬橐它必實外廄故從合則楚王衡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竊為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讎也衡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讎者也夫為人臣而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強秦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兩者大王何居焉敝邑趙王使臣効愚計奉明

約在大王命之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于秦患不可與深謀與深謀恐反人以入于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未見勝焉內與羣臣謀不足恃也寡人臥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如懸旌而無所終薄今君欲一天下安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于是六國合從而并力焉○策又曰蘇子謂楚王曰仁人之于民也愛之以心事之以善言孝子之于親也愛之以心事之以財忠臣之于君也必進賢人以輔之今大王之大臣父兄好傷賢以為資厚賦斂諸臣百姓使王見疾于民非忠臣也大臣播王之過于百姓多賂諸侯以王之地是王之所愛亦非忠臣也是以國危臣願無聽羣臣之相惡也人臣莫難于無妒而進賢為主死易垂沙之事死者以千數為主辱易自令尹以下事王者以千數至于無妒而進賢未見一人也故明主之察其臣也必知其無妒而進賢臣之事其主也亦必無妒

而進賢夫進賢之難者賢者用且使己廢貴且使己賤故人難之○垂沙事未詳淮南子楚兵殆于垂沙蓋史逸其事也蘇秦之將說楚也東過洛陽父母聞之清宮除道張樂設飲郊迎三十里妻側目而視傾耳而聽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謝蘇秦曰嫂何前倨而後卑也嫂曰以季子位尊而多金蘇秦曰嗟乎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厚蓋可以忽乎哉明史記蘇秦為從約長并相六國北報趙王乃行過雒陽車騎輜重諸侯各發使送之甚衆擬于王者周顯王聞之恐懼除道使人郊勞[illegible]然歎曰使我有雒陽田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于是散千金以賜宗族朋友初蘇秦之燕貸百錢為資及得富貴以百金償之徧報諸所嘗見德者其從者有一人獨未得報乃前自言蘇秦曰我非忘子子與我至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方是時我困故望子深是以後子子今亦得矣蘇秦既約六國從親歸趙趙乃投從約書于秦此下史記秦兵不敢闚函谷關十五年非是從親纔二年耳

其後秦使犀首欺齊魏與共伐趙欲敗從約齊魏伐趙趙王讓蘇秦蘇秦恐請使燕必報齊蘇秦去趙而從約皆解國策秦惠王謂寒泉子曰蘇秦欺寡人欲以一人之智反覆山東之君從以欺秦趙固負其衆故先使蘇秦約諸侯諸侯之不可一猶連雞之不能俱止于棲明矣寡人忿然含怒日久吾欲使武安子起往喻意焉寒泉子曰不可夫攻城墮邑請使武安子善我國家使諸侯請使客卿張儀秦惠王曰受命○[illegible]以解二十九年為武安君有合從于見于十七年[illegible]趙秦為趙王使于秦反二日天[illegible]秦乃[illegible]趙有兩木焉一[illegible]呼但一[illegible]笑問其故對曰吾[illegible]之大夫在已散矣吾見人[illegible]以絕墨[illegible]來見[illegible]此非[illegible]也是故吾[illegible]也吾所苦夫錢[illegible]然自入而出夫人者今臣使[illegible]而二日不出無有為臣為儀[illegible]者乎秦惠王以其女為燕太子婦是歲文侯卒太子立是為燕易王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燕取十城易王謂蘇秦曰往日先生至燕而先王資先生見趙遂約六國從今齊先伐趙

次至燕以先生之故為天下笑先生能為燕得侵地乎蘇秦大慙曰請為王取之史記蘇秦見齊王再拜而賀仰而弔齊王曰是何慶弔相隨之速也對曰人之饑而不食烏喙者以為雖偷充腹而與死同患也今燕雖弱小秦之少壻也王利其十城而深與彊秦為仇今使弱燕為鴈行而彊秦制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是食烏喙之類也齊王曰然則奈何對曰聖人之制事也轉禍為福因敗為功王能聽臣莫如歸燕之十城秦知王以己之故歸燕城秦必德王燕無故而得十城亦必德王此所謂棄仇讎而得石交也夫燕秦俱事齊則大王號令天下皆從是王以虛辭附秦以十城取天下此霸王之業也齊王大說乃歸燕十

誠人有惡蘇秦于燕王者曰武安君天下不信人也王尊之示
天下與小人羣也蘇秦從齊來而燕王不館也蘇秦謂燕王曰
臣東周之鄙人也身無咫尺之功而足下迎臣于郊顯臣于廷
今臣為足下使利得十城功存危燕今足下不聽臣者人必有
言臣不信傷臣于王者且臣之不信足下之福也使臣信如尾
生孝如曾參廉如伯夷以事足下可乎王曰可曰孝如曾參義
不離親一宿于外足下安能使之齊廉如伯夷汙武王之義而
不臣辭孤竹之君餓死首陽之山廉如此者何肯步行千里而
事弱燕之危主乎信如尾生與女子期而不來抱柱而死信至
如此何肯揚燕秦之威于齊而取大功乎哉且夫信行者所以

自為也非所以為人也且臣有老母于周離老母而事足下去
自覆之術而非進取之道臣之趣固不與足下合者足下自覆
之君也僕進取之臣也所謂以忠信得罪于君者也王曰夫忠
信何罪之有對曰臣鄰有遠為吏者其妻私人其夫且歸其私
者憂之妻曰勿憂吾已為藥酒待之矣後二日夫至妻使妾奉
卮酒進之妾知其為藥酒也進之則殺主父言之則逐主母乃
陽僵棄酒主父大怒而笞之妾之棄酒上以活主父下以存主
母然不免于笞此以忠信得罪者也臣之事足下亢義益國今
乃得罪臣恐天下後事足下者莫敢自必也且臣之說齊曾不
欺之也使說齊者莫如臣之言也不臣王曰善厚待之多上用文

佼夫人也與蘇秦私通燕王知之而事之加厚蘇秦恐誅乃說
燕王曰臣居燕不能使燕重而在齊則燕必重燕王曰唯先生
之所為于是蘇秦詳為得罪于燕而亡走齊齊宣王以為客卿
齊宣王卒湣王即位說湣王厚葬以明孝高宮室大苑囿以明
得意欲破敝齊而為燕燕易王卒燕噲立為王其後齊大夫多
與蘇秦爭寵者而使人刺蘇秦不死殊而走齊王使人求賊不
得蘇秦且死乃謂齊王曰臣即死車裂臣以徇于市曰蘇秦為
燕作亂于齊如此則臣之賊必得矣于是如其言而殺蘇秦者
果自出齊王因而誅之燕聞之曰甚矣齊之為蘇生報仇也蘇
秦既死其事大泄齊後聞之乃恨怒燕燕甚恐蘇秦之弟曰代

代弟厲（[illegible]）見兄遂亦皆學（史記）
代乃北見燕王噲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竊聞王義甚高甚順鄙
人不敏竊釋鉏耨而干大王至于邯鄲所聞于邯鄲者又高于
所聞東周臣竊負其志乃至燕廷觀王之羣臣下吏大王天下之
明王也王曰子所謂天下之明王者何如對曰臣聞明主者務
聞其過不欲聞其善臣請謁王之過夫齊趙者王之仇讎也楚
魏者王之援國也今王奉仇讎以伐援國非所以利燕也王自
慮之此則計過無以諫者非忠臣也王曰寡人之于齊趙也非所
[illegible]也曰夫無謀人之心而令人疑之殆有謀人之心而令
人知之拙謀未發而聞于外則危今臣聞王居處不安食飲不

甘思念報齊身自削甲札妻自組甲絣有之乎王曰子聞之寡人不敢隱夫齊者我讎國也故寡人之所欲報也直患國敝力不足矣子能以燕報齊寡人奉國而委之于子對曰凡天下戰國七而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楚重西附秦秦重中附韓魏韓魏重且苟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矣今夫齊王長主而自用也南攻楚五年稸積散西困秦三年民憔悴士罷敝北與燕戰覆三軍獲二將而又以其餘兵南面舉五千乘之勁宋而包十二諸侯此其君之欲得也其民力竭安猶取哉且臣聞之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敝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可以為固長城鉅防足以為塞對曰天時不與雖有

清濟濁河何足以為固民力窮敝雖有長城鉅防何足以為塞且異日也濟西不役所以備趙也河北不師所以備燕也今濟西河北盡以役矣封內敝矣夫驕主必不好計而亡國之臣貪于財王誠能毋愛寵子母弟以為質寶珠玉帛以事其左右彼且德燕而輕亡宋則齊可亡已王曰吾終以子受命于天矣曰內寇不與外敵不可拒王自治其外臣自敝其內此乃亡之之勢也乃令王之弟為質于齊史記燕使一子質于齊國策謀舉合齊與令燕王之弟為質于齊太后大怒宋聞說之太后乃命東帝制衣為行具蘇厲因燕質子而求見齊王齊王怨蘇秦欲囚厲燕質子為謝乃已遂委質為臣燕相子之與蘇代婚而欲得燕權乃使蘇代侍質子于齊齊使代報燕燕王噲問曰

齊王其霸乎曰不能曰何也曰不信其臣于是燕王專任子之已而讓位燕大亂齊伐燕殺王噲子之燕立昭王而蘇代厲遂不敢入燕皆終歸齊齊善待之國策又曰蘇代為燕說齊未見齊王先說淳于髡曰人有賣駿馬者比三旦立市人莫之知往見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旦立於市人莫與言願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賈伯樂乃還而視之去而顧之一旦而馬價十倍今臣欲以駿馬見於王莫為臣先後者足下有意為臣伯樂乎臣請獻白璧一雙黃金千鎰以為馬食淳于髡曰謹聞命矣入言之王而見之齊王大說蘇子蘇代說齊閔王曰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約結而喜主怨者孤夫後起者藉也而遠怨者時也是以聖人從事必藉于權而務興于時夫權藉者萬物之率也而時勢者百事之長也故無權藉倍時勢而能事成者寡今雖干將莫邪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劌矣堅箭利金不得弦機之

則不能遠殺矣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昔趙氏襲衛車舍人主車者不休傳衛國城割平言割城求平衛八門土而二門墮矣此亡國之形也衛君跣行告遡于魏魏王身被甲底劍挑趙索戰邯鄲之中騖河山之間亂衛得是藉也亦收餘甲而北殘剛平墮中牟之郭衛非強于趙也譬之衛矢而魏弦機也藉力魏而有河東之地趙氏懼楚人救趙而伐魏戰于州西出梁門軍舍林中馬飲于大河趙得是藉也亦襲魏之河北燒棘溝墜黃城故剛平之殘也中牟之墮也黃城之墜也棘溝之燒也此皆非趙魏之欲也然二國勸行之者何也衛明于時權之藉也今世之為國者不然矣兵弱而好敵強國罷而好眾怨事敗而好

衛之兵弱而憎下人地狹而好敵大事敗而好長詐行此六者
而求霸則遠矣臣聞善為國者順民之意而料兵之能然後從
于天下故約不為人主怨伐不為人挫強如此則兵不費權不
輕地可廣欲可成也昔者齊與韓魏伐秦楚也戰非甚疾也分地
又非多韓魏也然而天下獨咎齊者以其為韓魏主怨也且天
下徧用兵矣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秦楚戰韓不休而宋越專
用其兵此十國者皆以相敵為意而獨舉心于齊者約而好主
怨伐而好挫強也且夫強大之禍常以王人為意也弱小之殃
常以謀人為利也是以大國危小國滅也大國之計莫若後起
而重伐不義夫後起之藉與多而兵勁是以眾強敵罷寡也兵

不塞天下之心則利必附矣大國行此名號不攘而至霸王不
為而立矣小國之情莫如謹靜而寡信諸侯謹靜則四鄰不反
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賣外不賣內不反則檳積朽腐而不用幣
帛矯蠹小國道此則不祠而福不貸而見足矣故曰祖仁者王
立義者伯用兵窮者亡何以知其然也昔吳王夫差以強大為
天下先強襲郢而棲越身從諸侯之君而卒身死國亡為天下戮
者此夫差平居而謀王強大而喜先天下之禍也昔者萊莒好謀陳
蔡好詐莒恃越而滅蔡恃晉而亡此內長詐外信諸侯之殃也
由此觀之則強弱大小之禍可見于前事矣語曰騏驥之衰也
駑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夫駑馬女子筋力骨勁非賢

于騏驥孟賁也後起之藉也今天下之相與也不並滅有能案
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微用兵而寄于義則亡天下可跼足
而須也明于諸侯之故察于地形之理者不約親不相質而固
不趨而疾眾事而不反交割而不相憎俱強而加以親何則形
同憂而兵趨利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燕齊戰于桓之曲燕不
勝十萬之眾盡胡人襲燕樓煩數縣取其牛馬夫胡之與齊非
素親也而用兵又非約質而謀燕也然而甚于相趨者形同憂
而兵趨利也由此觀之約于同形則利長後起則諸侯可趨役
故明主察相誠欲以霸王為志則戰攻非所先戰者國之殘也
而都縣之費也殘費已先而能從諸侯者寡矣彼戰者之為殘

也士聞戰則輸私財而富軍市輸飲食而待死士令折轅而炊
之殺牛而觴士則是路君之道也（路疑作露露君意又疑作路宮罷窘于道路）中人
禱祝君翳釀（言釀于中以待飲至）通都小縣置社（戮不用命者）有市之邑莫不
止事而奉王則此虛中之計也夫戰之明日尸死扶傷雖若有
功也軍出費中哭泣則傷主心矣死者破家而葬夷傷者空財
而共藥完者內酺而華樂故其費與死傷者鈞故民之所費也
十年之田不償也軍之所出矛戟折鐶弦絕傷弩破車罷馬亡
矢之太半甲兵之具宮之所私出也（宮如父子異宮之宮古者寓兵于農故私家出之）
士大夫之所匿廝養士之所竊十年之田不償也天下有此再
費而能從諸侯者寡矣攻城之費百姓理襜蔽舉衝櫓家雜總

（全宋併作）身窟穴中（鄙地遺）罷于刀金而士困于土功將不釋甲朞數而能拔城者為亟耳上倦于教士斷于兵故三下城而能勝敵者寡矣故曰彼戰攻者非所先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瑤攻范中行氏殺其君滅其國又西圍晉陽吞併二國而憂一主此用兵之盛也然而智伯卒身死國亡為天下笑者兵先戰攻而滅二子之患也昔者中山悉起而迎燕趙南戰于長子敗趙氏北戰于中山克燕軍殺其將夫中山千乘之國也而攻萬乘之國二再戰比勝此用兵之上節也然而國亡遂臣于齊者不嗇于戰攻之患也由此觀之則戰攻之敗可見于前事矣今世之善用兵者終戰比勝而守不可拔天下稱為善一國得而保之

非國之利也臣聞戰大勝者其士多死而兵益弱守而不可拔者其百姓罷而城郭露夫士死于外民殘于內而城郭露于境非王之樂也今夫鵠的非咎罪于人也便弓引弩而射之中者則善不中則愧少長貴賤同心于貫之者何也惡其示人以難也今窮戰比勝而守必不拔是非徒示人以難又且害人者也然則天下仇之必矣夫罷士露國而多與天下為仇則明君不居也素用強兵而弱之則察相不事彼明君察相者則五兵不動而諸侯從辭讓而重賂至矣故明君之攻戰也甲兵不出于軍而敵國勝衝櫓不施而邊城降士民不知而王業至矣彼明君之從事也用財少曠日遠而利長故曰兵後起則諸侯可趨

役也臣之所聞攻戰之道非師者雖有百萬之軍北之堂上雖有闔閭吳起之將禽之戶內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間百尺之衝折之衽席之上故鐘鼓竽瑟之音不絕地可廣而欲可成和樂倡優侏儒之笑不乏諸侯可同日而致也故名配天地不為尊利制海內不為厚故夫善為王業者在勞天下而自逸亂天下而自安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也何以知其然也佚治在我勞亂在天下王之道也銳兵來則拒之患至則趨之使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矣何以知其然也昔者魏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恃其強而拔邯鄲西圍定陽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恐懼不安席食不甘味令于境內盡堞

中為戰具競為守備為死士置將以待魏氏衛鞅謀于秦王曰夫魏氏功大而令行于天下有十二諸侯而朝天子其與必眾以一秦而敵大魏恐不如王何不使臣見魏王則臣必北魏矣秦王許諾衛鞅見魏王曰大王之功大矣令行于天下矣今大王之所從十二諸侯非宋衛則鄒魯陳蔡此固大王之鞭箠使也不足以王天下大王不若北取燕東伐齊則趙必從矣西取秦南伐楚則韓必從矣大王有伐齊楚心而從天下之志則王業見矣大王不如先行王服（王者服飾）然後圖齊楚魏王說于衛鞅之言也故廣公宮制丹衣柱建九斿從七星之旟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處之于是齊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覆

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跣行按兵于國而東次于齊然後天下乃舍
之當是時秦王垂拱而受西河之外而不以德魏王故衛鞅之
計也謀約不下席言于尊俎之間而魏將已禽于齊矣衝櫓未
施而西河之外已入于秦矣此臣所謂北之堂上禽將戶內拔
城于尊俎之間折衝席上者也蘇代過魏魏為燕執代齊使人
謂魏王曰齊請以宋封涇陽君秦不受秦非不利有齊而得宋
地也不信齊王與蘇子也今齊魏不和如此其甚則齊不欺秦
秦信齊齊秦合涇陽有宋地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東蘇子秦
必疑而不信蘇子矣齊秦不合天下無變伐齊之形成矣于是
出蘇代代之宋宋善待之秦攻趙蘇子謂秦王曰臣聞明王之

于其民也博論而技藝之是故官無乏事而力不困于其言也
多聽而時用之是故事無敗業而惡不章臣願王察臣之所謁
而効一時之用也臣聞之百倍之國者民不樂後也功業高世
者人主不再行也力盡之民仁者不用也求得而反靜聖人之
制也功大而息民用兵之道也今用兵終身不休力盡不罷趙
怒必于其已邑（欲服鄲使為已邑）趙僅存哉然而四輪之國也雖得邯
鄲非國之長利也意者地廣而不耕民羸而不休又嚴之以刑
罰則雖從而不止矣語曰戰勝而國危者物不斷也功大而權
輕者地不入也故過任之事父不得于子無已之求君不得于
臣故識乎微之為著者強察乎息民之為用者霸明乎輕之為

重者王秦王曰寡人案兵息民則天下必為從將以逆秦蘇子
曰臣有以知天下不能為從以逆秦也臣以田單如耳為大過
也豈獨田單如耳大過天下之主亦盡過矣夫慮收亡齊罷楚
敝魏與不可知之趙欲以窮秦折韓臣以為至愚也夫齊威宣
者世之賢王也德博而地廣國富而民用將武而兵強宣王用
之破韓威魏南伐楚西攻秦秦為齊兵困于殽函之上十年攘
地秦人遠迹不服而齊為虛戾（[illegible]為戾也）夫齊兵之所以破韓
魏之所以僅存者何也是伐楚攻秦而後受其殃也今富非有
齊威宣之餘也精兵非有富韓勁魏之庫也將非有田單司馬
之慮也收破齊罷楚敝魏不可知之趙欲以窮秦折韓臣以為

至誤臣以為從一不可成也昔者秦人下兵攻懷服其人三國
從之趙奢鮑佞將楚有四人起而從之臨懷而不救秦人去而
不從不識三國之憎秦而愛懷邪忘其憎懷而愛秦邪夫攻而
不救去而不從是以知三國之兵困而趙奢鮑佞之能也故裂
地以敗于齊田單將齊之良以兵橫行于中十四年終身不敢
設兵以攻秦折韓而馳于封內不識從之一成惡存也于是秦
王解兵不出于境（此下有諸侯休兵天下安一十九年不相攻之文[illegible]國策秦召魏相信安君
信安君不欲往蘇代為說秦王曰臣聞之忠不必當當不必忠
今臣願為大王陳臣之愚意恐其不忠于下吏自使有要領之罪
願大王察之今大王令人執事于魏以完其交臣恐魏交之益
疑也將以塞趙也臣又恐趙之益勁也夫魏王之愛習魏信也
甚矣其智能而任用之也厚矣其畏惡嚴尊秦也明矣今王使
人入魏而不用則王之使人入魏無益也若用魏必舍所愛習而用所畏惡

此齊王之所不安也夫舍萬乘之事而退此魏信之所難行也
夫令人之若所不安令人之相行所不能以此為親則難久
秦臣故移親交之益疑也且魏信舍事則齊之疑有必以合于
齊秦必令其所愛信者用事是則信而與之趙安而我危也則
上有野戰之氣下有堅守之心臣故欲之趙之留利也大王欲元
魏之交而使趙小心乎不知以說信而尊之以名據信於二閑
安而名尊難王詞危而據執以親信之事工也上所以為其
王者忠臣下所以自為患學奚於其事王之元兵趙之用事者
必且親之名矣不為于我土所不至于我無令以親中秦者甚
吾之國安身尊令我構難于秦兵為功實因趙前危之形非得
計也臣誠怨于外生患于中身處危亡之地非完事也故謂為其
翦事而翦過其行奚其利星多則也以來下王則或大王無聽
多割地以為利重兌彈之所求
而不能得也臣願大王察之

五國伐秦無功罷于成皋趙欲構于秦楚與韓魏將應之齊弗欲蘇代謂齊王曰臣已為足下見奉陽君矣（奉陽君蕭己之此參東其趙者）臣謂奉陽君曰天下散而事秦秦必據宋魏冉必妬君之有陰也秦貪魏冉妬則陰不可得矣

君無講齊必攻宋齊攻宋則楚必攻宋魏必攻宋燕趙助之五國據宋不至一二月陰必得矣得陰而講秦雖有變君無患矣若不得已而必講則願五國復堅約（謂先後便講）五國願得趙足下雄飛與韓氏大吏東免齊王必無名禁珉也（[illegible]）

（此令五國剛講秦魏齊同之謂國必然解止攻而無私焉）使臣守約若與國（[illegible]）有倍約者以四國攻之無倍約者而秦侵約五國復堅而賓之今韓魏與齊相疑也若復不堅約而講臣恐與國之大亂也齊秦非復合也必有踦重者矣後合與踦重者皆非趙之利也且天下散而事秦是秦制天下也秦制天下將何以天下為臣願君之蚤計也天下爭秦有六舉皆不利趙矣天下爭秦秦受負海

之國合負親之交據中國而求利于三晉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不利于趙而君終不得陰一矣天下爭秦秦內韓珉于齊內成陽君于韓相魏懷于魏復合衍（公孫衍與相魏秦令相魏使合之）交兩王（秦王魏王）王賁韓他之曹皆起而行事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不利于趙而君不得陰二矣天下爭秦秦王受齊受趙三疆三親以據魏而求安邑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齊趙應之魏不待伐割安邑而信秦秦得安邑之饒魏為上交韓必入朝秦過趙已安邑矣（言秦已得安邑則趙兵遠猶勝也）秦行是計不利于趙而君不得陰三矣天下爭秦秦堅燕趙之交以伐齊收楚與韓珉而攻魏不至一二月魏必破矣秦舉安邑而塞女戟韓之太原絕下軹

道南陽而伐魏絕韓包二周即趙自消爍矣國燥于秦兵分齊齊非趙之利也而君不得陰四矣天下爭秦秦堅三晉之交攻齊國破財屈而兵東分于齊（三晉破屈也）秦按兵攻魏取安邑君按救魏是以攻齊之已弊救之而與秦爭戰君不救也韓魏焉免西合而君不得陰五矣天下爭秦秦按為義存亡繼絕固危扶弱定無罪之君必起中山與勝焉而趙宋同命何暇言陰六矣故曰君必無講則陰必得矣奉陽君曰善乃絕和于秦而收齊魏以成取陰趙收天下且以伐齊蘇厲為齊上書說趙王曰足下功力非數痛加于秦而怨毒積惡非曾深淩于韓也臣竊外聞大臣及下吏之議皆言王以秦為愛趙而憎齊臣竊觀之秦

豈得愛趙而憎韓哉欲亡韓吞兩周之地故以韓爲餌先出聲
于天下欲鄰國聞而視之也恐其事不成故出兵以佯示趙魏
恐天下之驚覺故徵伐韓以貳之恐天下疑已故出質以爲信
聲德于與國而實伐空韓臣竊觀其圖之也必出于是且夫說
士之計皆曰韓亡三川魏滅晉國是韓未窮而禍及于趙且物
固有勢異而患同者又有勢同而患異者昔楚人久伐而中
山亡今燕盡韓之河南距沙邱而至鉅鹿之界三百里距于扞
關至于榆中千五百里秦盡韓魏之上黨則地與國都邦屬而
壤挈者七百里秦以三軍强弩坐羊腸之上即地去邯鄲二十
里且秦攻上黨而危其北則句注之西非王之有也踰句注禁

常山而守二百里通于唐曲遇此代馬胡駒不東而崑山之玉
不出也今從强秦與之伐齊臣恐其禍出于是矣五國之主嘗
合橫而謀伐趙三分趙國壤地著之盤盂屬之讎柞（與酬酢同）五國
之兵有日矣齊乃西師以禁秦使秦廢令素服而聽反溫軹高
平于魏反三公什清于趙此王之明知也夫齊事趙宜爲上交
今乃以鄭罪取伐臣恐其後事王不敢自必也今王收齊天下
必以王爲得齊齊危社稷以事王天下必重王然則齊義王以
天下就之下至齊慕王以天下收之是一世之命制于王已臣
願大王深與左右群臣卒計而熟圖之齊伐宋宋急使代直燕
昭王書曰夫列在萬乘而寄質于齊名卑而權輕秦齊助之伐

宋民勞而實費夫破宋殘楚淮北肥大齊讎强而國弱也此三
者皆國之大敗也而足下行之將以取信于齊也齊未加信于
王而忌燕也愈甚矣以宋加淮北强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
益一齊也北夷方七百里加之以魯衛强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
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强而燕猶不支今以三齊臨燕其禍必
大矣雖然智者舉事轉禍爲福因敗成功今王莫如遙伯齊而
厚尊之使之盟于周室焚秦符約曰上計破秦其次長賓秦秦
挾賓以待破（戰策作大賓後秦挾賓客以待破　鮑彪注曰挾賓各并天下而反見破）秦必患之秦
五世結諸侯今爲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一國都爲
功然而王何不使人以窮齊之說說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

齊而爲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以不信秦也今王何不使可以
信者接收燕趙今涇陽君若高陵君先于燕趙秦有變因以爲
質則燕趙信秦矣秦爲西帝趙爲中帝燕爲北帝立三帝而令
諸侯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
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攻齊曰必反宋地歸楚淮北夫反宋地
歸楚淮北燕趙之所同利也並立三帝燕趙之所同願也夫實
得所利名得所願則燕趙棄齊猶脫躧矣今王不收燕趙則齊
霸必成諸侯戴齊而王獨弗從是國伐也從之是名卑也不收
燕趙名卑而國危收燕趙名尊而國寧夫去尊寧而就卑危智
者不爲也秦王聞若說也必如刺心然則王何不使智士以此

言說秦秦伐齊必矣夫取秦上交也伐齊正利也尊上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子之之亂而蘇氏去燕燕欲報讎于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氏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閔王出走

此下言忠信得罪之說與前燕策同又燕王謂蘇代曰寡人甚不喜訑者言也代對曰周地賤媒為其兩譽也之男家曰女美之女家曰男富然而周之俗不自為取妻且夫處女無媒老且不嫁舍媒而自衒弊而不售順而無敗售而不弊者唯媒而已矣且事非權不立非勢不成夫使人坐受成事者唯訑者耳王曰客謂燕王曰[illegible]王何不陰出使散游士頓齊兵弊其眾使世世無患燕王說奉蘇子車五十乘南使于齊謂齊王曰臣聞當世之舉王必誅暴正亂舉無道攻不義今宋王射天笞地鑄諸侯之象使侍屏匽展其臂彈其鼻此天下之無道不義而王不伐王名終不成且夫宋中國膏腴之地鄰民之所處也與其得百里于燕不如得十里于宋伐之名利實義齊王曰善遂伐宋宋遂舉燕王聞之絕交于齊率天下之兵以伐齊大戰一小戰再頓齊國成其名又曰[illegible]

說燕于趙以伐齊奉陽君不聽乃入齊惡趙令[illegible]絕周因之燕[illegible]說秦王又多不辭又曰燕齊[illegible]與齊謂燕王曰事得趙矣謂燕王曰吾得趙矣蘇代謂燕相使燕合于齊齊[illegible]又曰蘇代自齊使人謂燕王曰臣聞離齊趙齊趙已孤矣王何不出兵以攻齊臣請為王弱之燕伐齊令人謂閔王令蘇子將[illegible]而與燕人戰于晉下齊軍敗燕得甲首二萬人燕攻陽城及狸閔王復使蘇子應之[illegible]與戰于陽城燕人大勝得首三萬因使樂毅大起兵伐齊破之又曰蘇代自齊獻書于燕王曰臣之行也固知將有口事故獻御書而行曰臣貴于齊燕大夫將不信臣臣賤將輕臣臣用將多望于臣齊有不善將歸罪于臣天下不攻齊將曰善為齊謀天下攻齊將與齊兼鄮臣臣之所重處重卵也王謂臣曰吾必不聽眾口吾信汝也猶剸者也去燕之齊可也于成事而已臣受令任齊及五年齊數出兵未嘗謀燕齊趙之交一合一離齊之信燕至于虛北地行其兵今王信田伐與參去疾之言且攻齊使齊[illegible]而不言燕今王又使慶令臣曰吾欲用所善王苟欲用之則臣請為王事之王欲醳臣剸任所善則臣請歸醳事[illegible]六策皆蘇代為燕謀齊事節錄之傳竟云

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曰楚得枳而國亡齊得宋而國亡齊楚不得以有枳宋而事秦者何也則有功者秦之深讎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告楚曰蜀地之甲輕舟浮于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輕舟出于巴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積甲宛東下隨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王乃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為是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斷太行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繇我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韓氏以為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卷下軹道道南陽封冀包兩周乘夏水浮輕舟彊弩在前銛戟在後決滎口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濟陽決宿胥之

口魏無虛頓邱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氏以為然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于齊曰宋王無道為木人以象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為齊罪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于天下曰齊王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齊無秦無齊有秦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藺離石因以破齊為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則以南陽委于楚曰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塞鄳阨苟利于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與國而合于秦因以塞鄳阨為楚罪兵困于林中而重燕趙以膠東委于燕以濟西委于趙已得講

于魏質公子延因犀首而攻趙兵傷于離石遇敗于馬陵[illegible]
馬而重魏則以葉蔡委于魏已得蘭于趙則劫魏魏不爲割困
則使太后穰侯爲和嬴則兼欺舅與母適燕者曰以膠東適趙
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黽阨適齊者曰
以宋必令其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母不能知兄不能約龍賈
之戰岸門之戰封陵之戰高商之戰趙莊之戰秦所殺三晉之
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
晉國之禍三晉之半秦禍如此其大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事
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也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于燕燕反
約諸侯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否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

代厲皆以壽死名顯諸侯 國又曰趙且伐燕蘇代爲燕謂惠王曰今者臣來過易水蚌方出曝而鷸啄其肉蚌合而箝其喙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鷸兩者不肯相舍漁者得而並擒之今趙且伐燕燕趙久相支以敝大衆臣恐強秦之爲漁父也願王熟計之惠王曰善乃止

論曰蘇秦說秦不用變而合諸侯從反覆取尊于身初不爲天
下計也然是時秦已布威張海内從果合卒不得偕亦不可謂
非計也蘇代之說燕閔王曰聖人將謀而與時順民之隨而料
兵之能又曰大國後起而東伐不義小國謹抑而寡信諸侯此
從說之精者區區時主猶焉而偕溺其國以爲秦資信此連雞
不可以並棲而適足以要秦禁也

襄平李贄鐵君甫纂[illegible]

說客傳

張儀

張儀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
張儀張儀已學而游說諸侯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
意張儀曰儀貧無行必此盜相君之璧共執張儀掠笞數百不
服醳之其妻曰嘻子毋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張儀曰視吾舌
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蘇秦已說趙王而得相約
從親然恐秦之攻諸侯敗約後負念莫可使用于秦者乃使人

微感張儀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子何不往游以求通
子之願張儀于是之趙上謁求見蘇秦蘇秦乃誡門下人不爲
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而
數讓之曰以子之材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
子子不足收也謝去之張儀之來也自以爲故人求益反見辱
怒念諸侯莫可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已而告其舍人
曰張儀天下賢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獨
張儀可耳然貧無因以進吾恐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
激其意子爲我陰奉之乃言趙王發金幣車馬使人微隨張儀
與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車馬金錢所欲用爲取給而弗告

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為客卿與謀伐諸侯蘇秦之舍
人乃辭去張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
知君知君乃蘇君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為非君莫能得秦
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今君已用請歸
報張儀曰嗟乎此吾在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吾又新
用安能謀趙乎為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且蘇君在儀
寧渠能乎張儀既相秦為文檄告楚相曰始吾從若飲我不盜
而璧若笞我若善守汝國我顧且盜而城〔史記〕楚攻魏張儀說秦
王曰不如與魏以勁之（與猶助）魏戰勝復聽于秦必入西河之外
不勝魏不能守王必取之王用儀言取皮氏卒萬人車百乘以

[illegible]史　[illegible]傳卷三十[illegible]　二

與魏犀首戰勝威王魏兵罷敝恐畏秦果獻西河之外〔國策〕惠王
使公子華與張儀圍蒲陽降之儀因言秦復與魏而使公子繇
質于魏儀說魏王曰秦王之遇魏甚厚魏不可以無禮魏因入
上郡少梁謝惠王惠王乃以張儀為相更名少梁曰夏陽儀相
秦四歲立惠王為王居一歲為秦將取陝築上郡塞〔史記〕楚許魏
六城與之伐齊而存燕張儀欲敗之謂魏王曰齊畏三國之合
也必反燕地以下楚楚必聽之而不與魏六城是王失謀于楚
而樹怨于齊秦也齊遂伐趙取乘丘收侵地虛頓丘危楚破南
陽九夷內沛許鄢陵危王之所得者新觀也而道涂宋衛為制
事敗為趙驅（敗謂楚不與城齊將亡之趙必奔走援之）事成功縣宋衛（成謂楚與之此則[illegible]）

由宋衛經重繫之　魏王弗聽也張儀告公仲（韓相）令以饑故賞韓王以近
河外（賞猶勸也時韓饑因勸之河外近魏故魏恐）魏王懼問張儀儀曰秦欲救
齊韓欲攻南陽秦韓合而欲攻南陽無異也（無異言無他也）且以遇卜
王王不遇秦韓之卜也決矣（[illegible]）魏王
遂尚遇秦信韓廣魏救趙尺楚人遽于萆下（萆下地楚兵傳來時地魏）
伐齊之事遂敗〔國策〕惠王使與齊楚之相會齧桑東還而免
相相魏以為秦（〔國策〕張儀以秦相魏齊楚怒而欲攻魏雍沮謂張子曰魏之所以相公者以公相則國家安而百姓無患今公相而魏受兵是魏計過也齊楚攻魏公必危矣張子曰然則奈何雍沮曰請令齊楚解攻雍沮謂齊楚之君曰王亦聞張儀之約秦王乎曰王若相儀於魏齊楚惡儀必攻魏魏戰而勝是齊楚之兵折而儀固得魏矣若不勝魏魏必事秦以持其國必割地以賂王若欲復攻其敝不足以應秦此儀之所以與秦王陰相結也今儀相魏而攻之是使儀之計當于秦也非所以

[illegible]史　[illegible]傳卷三十四　三

窮儀之道也齊楚之王曰善乃解攻）欲令魏先事秦而諸侯效之魏王不肯聽儀
秦王怒伐取魏之曲沃平周復陰厚張儀益甚張儀慙無以歸
報留魏四歲而魏襄王卒哀王即位張儀復說哀王哀王不聽
于是張儀陰令秦伐魏魏與秦戰敗明年齊又來敗魏于觀津
秦復欲攻魏先敗韓申差軍斬首八萬諸侯震恐〔史記〕于是張儀
為秦連橫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地四平
諸侯四通輻湊無名山大川之限從鄭至梁二百餘里車馳
人趨不待倦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
境卒戍四方守亭障者不下十萬魏之地勢故戰場也魏南與
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

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于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爲從者將以安社稷尊主强兵顯名也今從者一天下約爲兄弟刑白馬以盟洹水之上以相堅也夫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僞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拔卷衍燕酸棗劫衛取晉陽則趙不南趙不南則魏不北魏不北則從道絶大王之國欲求無危不可得也秦挾韓而攻魏韓劫于秦不敢不聽秦韓爲一魏之亡可立而須也此臣之所爲大王患也爲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臥國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若魏楚

雖有富大之名其實空虛其卒雖多然而輕走易北不敢堅戰悉魏之兵南面而伐楚勝之必矣夫虧楚而益魏攻楚而適秦嫁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甲出而東伐雖欲事秦不可得矣且夫從人多奮辭而寡可信說一諸侯而成封侯是故天下之游士莫不日夜搤腕瞋目切齒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人主覽其辭牽其說惡得無眩哉臣聞之積羽沉舟羣輕折軸衆口鑠金故願大王之孰計之也哀王于是乃倍從約而因儀請成于秦張儀復歸相秦三歲而魏復背秦爲從秦攻魏取曲沃明年魏復事秦秦欲伐齊齊楚之交善惠王患之張儀曰王其爲臣約車并幣臣請試之張儀南見楚王曰敝邑之王所甚

說者無大大王唯儀之所甚願爲臣者亦無大大王敝邑之王所甚憎者無大齊王唯儀之所甚憎者亦無大齊王今齊王之罪于敝邑甚厚敝邑欲伐之而大國與之懽是以敝邑之王不得事令而儀不得爲臣也大王苟能閉關絶齊臣請使秦王獻商於之地方六百里若此齊必弱是北弱齊西德于秦而私商於之地以爲利此一計而三利俱至楚王大說宣言于朝曰不穀得商於之地方六百里羣臣畢賀陳軫獨不賀楚王曰不穀不煩一兵不傷一人而得商於之地六百里寡人自以爲智矣諸大夫皆賀子獨不賀何也陳軫對曰臣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患必至也王曰何也對曰夫秦所以重王者以王有齊也今

地未得而齊先絶是楚孤也秦又何重孤國且先出地絶齊秦計必爲先絶齊後責地必受欺于張儀受欺于張儀王必悔之是西生秦患北絶齊交則兩國兵必至矣楚王曰吾事善矣子[illegible]口以待吾事楚王使人絶齊使者未來又重絶之張儀反秦使人使齊齊秦之交陰合楚因使一將軍受地于秦張儀至稱病不朝楚王曰張子以寡人不絶齊乎乃使勇士往詈齊王張儀知楚絶齊也乃出見使者曰從某至某廣從六里使者曰臣聞六百里不聞六里反報楚王楚王大怒欲興師伐秦陳軫曰臣可以言乎伐秦非計也王不如賂之一名都與之伐齊是我亡于秦而取償于齊也楚國不尚全事今已絶齊而責欺于

秦是合齊秦之交也國必大傷楚王不聽遂舉兵伐秦秦與齊
合韓氏從之楚兵大敗于杜陵虜殺屈匄遂取丹陽漢中之地
楚又復益發兵襲秦至藍田大戰楚大敗于是楚割兩城以與
秦平秦要楚欲得黔中地欲以武關外易之楚王曰不願易地
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地秦王欲遣之口弗忍言張儀乃請行秦
王曰彼楚王怒子之負以商於之地是且甘心于子張儀曰秦
強楚弱臣善靳尚尚得事楚夫人鄭褎褎所言皆從且臣奉王
之節使楚楚何敢加誅假令誅臣而為秦得黔中之地臣之上
願遂使楚史記楚王拘張儀將欲殺之靳尚為儀謂楚王曰拘張
儀秦王必怒天下見楚之無秦也楚必輕矣又謂夫人鄭褎曰

尚史　說客傳　卷三十四　六

子亦自知且賤于王乎鄭褎曰何也尚曰張儀者秦王之有功
臣也秦王欲出之秦王有愛女而美又簡宮中佳麗習音者從
之資之金玉寶器奉以上庸六縣為湯沐邑欲因張儀內之楚
王感于虞樂必厚親愛之子益賤而日疏矣子何不急言王出
張子張子得出德子無已時秦女不來而秦必重子子內擅楚
之貴外結秦之交畜張子以為用子之子孫必為楚太子矣鄭
褎遂說楚王出張儀北下長未又以楚王拘張儀而知其無已也靳尚謂楚王曰王請除之儀事王不善臣
請殺之楚小臣靳尚之仇也謂魏用事者張旄曰以張儀之智
而有秦楚之用君必窮矣君不如使人微要靳尚而刺之楚王
必大怒儀儀窮則子重矣楚秦相難則魏無患矣張旄果令人
要靳尚刺之楚王大怒秦楚構兵而戰秦楚爭事魏張旄果大
重〇按張儀既出遂說諸侯連橫以事秦儀未歸而惠王卒諸
侯復畔衡合從與秦楚構兵事又曰張儀之楚貧舍人怒而欲

歸張儀曰待我為子見楚王當是時南后鄭褎貴于楚張子見楚王楚王不說儀曰王無所用臣請北見晉君楚王曰諾儀曰王無求于晉國乎王曰黃金珠璣犀象出于楚寡人無求于晉國儀曰王徒不好色耳王曰何也儀曰彼鄭周之女粉白黛黑立于衢閭非知而見之者以為神楚王曰楚僻陋之國也未嘗見中國之女如此其美也寡人之獨何為不好色也乃資之以珠玉南后鄭褎聞之大恐令人謂張子曰妾聞將軍之晉國偶有金千斤進之左右以供芻秣鄭褎亦以金五百斤張子辭楚王曰天下關閉不通未知見日也願王賜之觴王曰諾乃觴之張子中飲再拜而請曰非有他人于此也願王召所便習而觴之王曰諾乃召南后鄭褎而觴之張子再拜而請曰儀有死罪于大王王曰何也曰儀行天下徧矣未嘗見人如此其美也而儀言得美人是欺王也王曰子釋之吾固以為天下莫若是兩人也〇按儀自魏于楚相秦書至楚之相秦之從事勢不類又其謀鄙甚益亦策士之辭也張儀為秦
破從連橫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山帶河以為固
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粟如邱山法令既明士卒安
難樂死主嚴以明將智以武雖無出甲席卷常山之險必折天

尚史　說客傳　卷三十四　七

下之脊天下後服者先亡且夫為從者無以異于驅羣羊而攻
猛虎虎之與羊不格明矣今王不與猛虎而與羣羊臣竊以為
大王之計過矣凡天下強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交爭其
勢不兩立大王不與秦秦下甲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
取成皋韓必入臣魏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魏攻
其北社稷豈得無危哉且夫從者聚羣弱而攻至強不料敵而
輕戰國貧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
粟不如者勿與持久夫從人飾辯虛辭高主之節言其利不言
其害卒有秦禍無及為已是故願大王之孰計之也秦西有巴
蜀方船積粟起于文山循江而下至郢三千餘里舫船載卒一

舫載五千人與三月之粮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里數雖多不費汗馬之勞不至十日而距扞關扞關驚則從竟陵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已秦舉甲出武關南面而攻則北地絕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待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恃弱國之救忘強秦之禍此臣所以為大王患也且大王嘗與吳人戰五戰三勝陳卒盡矣偏守新城居民苦矣臣聞之功大者易危民敝者怨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強秦之心臣竊為大王危之且夫秦之所以不出甲函谷十五年以攻諸侯者陰謀有吞天下之心也楚嘗與秦構難戰于漢中楚人不勝列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遂亡漢中楚

戰國策卷三十四　八

王大怒興兵襲秦戰于藍田又郤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夫秦楚相敝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危乎此者矣願大王孰計之也秦下甲攻衛陽晉必關扃天下之匈大王悉起兵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已凡天下所信約從親堅者蘇秦封為武安君而相燕即陰與燕王謀破齊分其地乃佯有罪出走入齊齊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于市夫以一詐偽反覆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一諸侯其不可成亦明矣今秦與楚接境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秦太子入質于楚楚太子入質于秦請以秦女為大王箕帚之妾效萬家之都以為湯沐之邑

長為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擊臣以為計無便于此者楚王曰上客幸教以明制寡人敬以國從張儀去楚因遂之韓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麥而豆民之所食大抵豆飯藿羹一歲不收民不厭糟糠地不滿九百里無二歲之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廝徒負養在其中矣除守徼亭鄣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賁之士跿跔科頭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秦馬之良戎兵之眾探前趹後蹄間三尋騰（言馬走之疾前後蹄間一擲而過三尋也）不可勝數也山東之卒被甲冒冑以會戰秦人捐甲徒裎以趨敵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與山東之卒猶孟賁之與怯夫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

戰國策卷三十四　九

與嬰兒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異于墮千鈞之重于鳥卵之上必無幸矣諸侯不料兵之弱食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皆言曰聽吾計可以強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詿誤人主無過此者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韓之上地東取成皋滎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非王之有已夫塞成皋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不事秦則危夫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逆秦而順楚雖欲無亡不可得也故為大王計莫如事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強于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秦王必喜夫攻楚而私其地轉禍而說

秦計無便于此者也韓王曰客幸教之請効宜陽張儀歸報秦王封儀五邑號曰武信君使張儀東說齊湣王曰天下强國無過齊者大臣父兄殷衆富樂然而為大王計者皆為一時之說不顧萬世之利從人說大王者必謂齊西有强趙南有韓魏齊負海之國也地廣人衆兵强士勇雖有百秦將無奈齊何大王賢其說而不察其實夫從人朋黨比周莫不以從為可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亡隨其後雖有勝名而有亡之實是何也齊大而魯小也今趙之與秦也猶齊之與魯也秦趙戰于河漳之上再戰而再勝秦戰于番吾之下再戰又勝秦四戰之後趙亡卒數十萬邯鄲僅存雖有勝秦之名而國破矣是何

也秦强而趙弱今秦楚嫁女娶婦為昆弟之國韓獻宜陽魏効河外趙入朝澠池割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驅韓魏攻齊之南地悉趙兵涉河關指博關臨菑即墨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見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願大王孰計之齊王曰齊僻陋隱居東海之上未嘗聞社稷之長利今大客幸而教之請奉社稷以事秦獻魚鹽之地三百里張儀去西說趙王曰大王收率天下以賓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大王之威行于山東敝邑恐懼懾伏繕甲厲兵飾車騎習馳射力田積粟守四封之內愁居懾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今以大王之力舉巴蜀并漢中包兩周遷九鼎守白馬之津秦雖僻遠然而

心忿含怒之日久矣今秦有敝甲凋兵軍于澠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會邯鄲之下願以甲子合戰以正殷紂之事敬使使臣先聞左右凡大王之所信為從者恃蘇秦蘇秦熒惑諸侯以是為非以非為是欲反齊國而自令車裂于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與秦為昆弟之國而韓魏稱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與人鬬失其黨而孤居求欲毋危豈可得乎今秦發三將軍其一軍塞午道告齊使興師渡清河軍于邯鄲之東一軍軍成皋驅韓魏軍于河外一軍軍澠池約四國為一以攻趙趙服必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于左右臣竊為大王計莫如與秦王遇于澠池面相

見而口相結請案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趙王曰先王之時奉陽君專權擅勢蔽欺先王獨擅綰事先王棄群臣寡人年幼奉祀之日新乃且願變心易慮割地謝前過以事秦說趙事見策時無今本史記入趙王許張儀乃去北之燕說燕昭王曰大王之所親莫如趙昔趙襄子以其姊為代王妻欲并代與代王遇于句注之塞乃令工人作為金斗長其尾令可以擊人與代王飲而陰告廚人曰即酒酣樂進熱啜反斗以擊之于是酒酣樂進熱啜廚人進斟因反斗而擊代王殺之王腦塗地其姊聞之摩笄以自刺故至今有摩笄之山天下莫不聞夫趙王之狼戾無親大王之所明見也且以趙王為可親邪趙興兵而攻燕再圍燕都

而刼大王大王割十城以謝今趙王已入朝澠池效河間以事
秦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
王之有也且今時趙之于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興師以征伐今
大王事秦秦王必喜趙不敢妄動是西有强秦之援而南無齊
趙之患是故願大王熟計之也燕王曰寡人蠻夷僻處雖大男子裁
如嬰兒言不足以求正謀不足以決事今上客幸而教之請西
面而事秦獻常山之尾五城（同）張儀歸報未至咸陽而秦惠王卒
武王即位武王自為太子時不說張儀及即位羣臣多讒張儀
曰無信左右賣國以求容秦必復用之恐為天下笑諸侯聞張
儀有郤武王畔衡復合縱（史記）武王元年左右惡張儀未已而

齊讓又至張儀謂武王曰儀有愚計願効之王王曰奈何曰為
秦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地今齊王甚憎儀
儀之所在必舉兵伐之故儀願乞不肖身而之梁齊必舉兵伐
之齊梁之兵連于城下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
函谷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按圖籍此王業也王曰
善乃具革車三十乘納之梁（國策又以無彊欲走張儀于秦曰儀之使者必之楚故謂楚太宰曰公留儀之使者彊請西圖儀于秦因西請秦王曰張儀使人致上庸之地故使臣再拜謁秦王怒張儀走齊果舉兵）
伐之梁王大恐張儀曰王勿患請令罷齊兵乃使其舍人馮喜
之楚藉使之齊齊楚之事已畢因謂齊王王甚憎張儀雖然厚
矣王之託儀于秦也齊王曰寡人甚憎張儀儀之所在必舉兵

伐之何以託儀也對曰是乃王之託儀也儀之出秦與秦王約
曰為王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地今齊王甚憎儀
儀之所在必舉兵伐之故儀願乞不肖身之梁齊必舉兵伐梁
梁齊之兵連于城下不能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
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按圖籍是王業也秦王以為
然與革車三十乘而納儀于梁今果伐之是王內自罷而伐與
國廣鄰敵以自臨而信儀于秦王也此臣之所謂託儀也齊王
曰善乃止後公孫衍以梁與齊戰于承匡而不勝欲儀罷梁王
曰不用臣言以危國梁王因相儀儀將以秦梁之齊合橫親公
孫衍欲敗之謂衛君曰衍非有怨于儀值所以為國者不同耳

君必解衍衛君為告儀儀許諾因與之參坐于衛君之前公孫
衍說衍為儀千秋之祝明日張儀行衍送之至于齊疆齊王聞
之怒曰衍也吾讎而儀與之俱是必與儀謀吾國矣遂不聽儀（國策又曰周最善齊翟強善楚二子者欲傷張儀于魏張子聞之因使其人為見者嗇夫聞見者因無敢傷張儀）相魏
一歲卒于魏（國年表張儀以安王十年卒紀年梁哀王九年五月卒）
論曰張儀魏人也折秦之日誑楚譽齊以劫諸侯其私則右夫
魏以為之用是故新王示隙儀不之魏其不為商鞅之續者幾
希

陳軫　附子虞

陳軫者游説之士去楚之秦與張儀俱事秦惠王秦攻陘韓使

人馳南陽之地〔馳走示收也〕秦已馳〔馳走也而秦親也〕又攻陘韓因割南
陽之地秦受地又攻陘陳軫謂秦王曰國形不便故馳交不親
故割今割矣而交不親馳矣而兵不止臣恐山東無以馳割事
王者矣且王求百金于三川而不可得求千金于韓一旦而具
今王攻韓是絕上交而固私府穢為王不取也張儀之相楚歸
也田莘之為軫說惠王曰臣恐王之如郭君夫晉獻公欲伐郭
而憚舟之僑存荀息曰周書有言美女破舌乃遺之女樂以亂
其政舟之僑諫而不聽遂去因而伐郭遂破之又欲伐虞而憚
宮之奇存荀息曰美男破老乃遺之美男教之惡宮之奇宮之
奇諫而不聽遂亡因而伐虞遂取之今秦自以為王能害王者

之國者楚也楚知橫門君〔孟嘗〕之善用兵與陳軫之智故驕張
儀以五國來必惡是二人願王勿聽也張儀果言軫王不聽張
儀又謂惠王曰陳軫為王臣常以國情輸楚儀不能與從事願
王逐之即復之楚願王殺之王曰軫安敢之楚也王召陳軫告
之曰吾能聽子子欲何之請為子約車對曰臣願之楚王曰儀
以子為之楚吾又自知子之楚子非楚且安之也軫曰臣出必
故之楚以順王與儀之策而明臣之楚與不也楚人有兩妻者
人誂其長者長者詈之誂其少者少者許之居無幾何有兩妻
者死客謂誂者曰汝取長者乎少者乎取長者客曰長者詈汝
少者和汝汝何為取長者曰居彼人之所則欲其許我也今為

我妻則欲其為我詈人也今楚王明主而昭陽賢相也軫為人
臣而常以國情輸楚楚王必不留臣昭陽將不與臣從事矣以
此明臣之楚與否軫出張儀入問王曰陳軫果安之王曰夫軫
天下之辯士也熟視寡人曰軫必之楚寡人遂無奈何也寡人
因問曰子必之楚也則儀之言果信也軫曰非獨儀之言行道
之人皆知之昔者子胥忠其君天下皆欲以為臣孝己愛其親
天下皆欲以為子故賣僕妾不出里巷而取者良僕妾也出婦
嫁于鄉里者善婦也臣不忠于王楚何以軫為忠忠且見棄軫
不之楚而何之乎王以為然遂善待之秦終相張儀陳軫之楚
張儀之去秦相魏也楚王欲逐之陳軫曰王何逐張儀曰不忠

不信曰不忠王無以為臣不信王勿與為約且魏臣不忠不信
于王何傷忠且信于王何益逐而聽則可若不聽是王令困也
且使萬乘之國免其相是城下之事也張儀欲窮陳軫令魏王
召而相之來將信之軫之魏張儀惡之于魏王曰軫猶善楚為
求地甚力左爽〔國策作左華〕謂軫曰儀善于魏王魏王甚信之公雖
百說之猶不聽也公不如以儀之言為資而得復楚軫曰善
因使人以儀之言聞于楚楚王喜欲復之軫之之魏也往行其
于陳應止之曰物之湛者不可不察也〔湛積其謀之深〕鄭彊自秦來曰
應為智夫魏欲絕楚齊故重迎公郢中不善公者欲公之去也
必勸王多公之車公至宋道稱疾而毋行使人謂齊王曰魏之

所以逆我者欲絕齊楚也齊王曰子無東之魏而見寡人也請封子因以曾侯之事逆之秦伐魏陳軫合三晉而謂齊王曰古之王者之伐也欲以正天下立功名以為後世也今齊楚燕趙韓梁六國之遞甚也不足以立功名適足以疆秦而自弱非山東之上計也能危山東者強秦也不憂強秦遞相罷弱而兩歸其國于秦此臣所以為山東患也天下為秦相割秦曾不出力天下為秦相烹秦曾不出薪何秦之智山東之愚耶古之五帝三王五霸之伐也伐不道者今秦之伐天下不然必欲反之主必死辱民必死虜今韓梁之目未嘗乾而齊民獨不非齊親而韓梁疏也齊遠秦而韓梁近也今齊將近矣秦欲攻梁絳安邑

得絳安邑以東下河必表裏河山而東攻齊舉齊屬之海南面而孤楚韓梁北向而孤燕趙齊無所出其計矣願王熟慮之今三晉已合矣復為兄弟約而出銳師以戍梁絳安邑此萬世之計也齊非急以銳師合三晉必有後憂三晉合秦不敢攻梁必南攻楚楚秦構難三晉怒齊不與已也必東攻齊此臣之所謂齊必有大憂也不如急以兵合于三晉齊王許諾果以兵合于三晉陳軫復入楚秦伐宜陽楚王謂軫曰寡人聞韓朋巧士也習諸侯事殆能自免也公仲將守宜陽謂可免于危亡為其必免吾欲先據之以德焉陳軫曰舍之王勿據也韓朋之智于此困矣今山澤之獸無黠于麋麋知獵者張網前而驅已也因還走而冒人至數

獵者知其詐偽舉網而進之麋因得矣今諸侯明知此多詐偽舉網而進者必衆矣舍之王勿據也楚王聽之宜陽果拔又國策楚杜赫說楚王以取趙王曰與之五大夫而令私行陳軫謂楚王曰赫不能得趙五大夫不可收也是賞無功也得趙而王無加焉是無善也王不如以十乘行之事成予之五大夫王曰善乃以十乘行之杜赫怒而不行陳軫謂王曰是不能得趙也楚絕齊齊舉兵伐楚陳軫謂楚王曰王不如以地東解于齊西講于秦王使陳軫之秦秦王謂軫曰子秦人也寡人與子故也寡人不佞不能親國事故子棄寡人事楚王今齊楚相伐史記作韓魏相攻或謂救之便或謂不便子獨不可以忠為子主計以其餘為寡人乎軫曰王聞吳人之游楚者乎史記作越人莊舄楚王甚愛之病故使人問之曰誠病乎意有思乎左右曰臣知其思與不思誠

思則將吳吟今軫將為王吳吟王不聞夫管與史記作館豎子之說乎有兩虎爭人而鬬管莊子史記作卞將刺之管與止之曰虎者戾蟲人者甘餌也今兩虎爭人而鬬小者必死大者必傷子待傷虎而刺之是一舉而兼兩虎也無刺一虎之勞而有刺兩虎之名齊楚今戰戰必敗敗王起兵救之有救齊之利而無伐楚之害計聽知覆逆者唯王可也計者事之本聽者存亡之機故曰計有一二者難悖聽無失本末者難惑民惑惠王曰善卒弗救史記此下有大國果傷小國亡秦興兵而伐大克之之文○按是時未有亡國說誤軫卒之年與其地史策皆不載

、淳于髡

淳于髡齊人也博學強記學無所主其諫說慕晏嬰之為人也
然而承意觀色為務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
辱齊威王之時喜隱好為淫樂長夜之飲沈湎不治委政卿大
夫百官荒亂諸侯並侵國且危亡在于旦暮左右莫敢諫淳于
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
鳥何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沖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于
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奮兵而出諸侯振
驚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
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齎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
纓索絕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髡曰今

者臣從東方來見道旁有禳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盂而祝曰甌
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
欲者奢故笑之于是王乃益齎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
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
而去（[illegible]）
王大說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曰臣飲
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
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髡恐

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帣韝鞠䠋（帣收
韝臂捍也鞠曲也䠋與跽同小跪也）侍酒于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
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遊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然道故私情
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
六博投壺相引為曹握手無罰目眙不禁前有墮珥後有遺簪
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
履舄交錯杯盤狼藉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
聞薌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
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
夜之飲以髡為諸侯主客宗室置酒髡嘗在側（史）（說）宣王時髡一

日而見七人于王王曰子來寡人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
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
眾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今求柴
胡桔梗于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及之睪黍梁父之陰則郄車
而載耳夫物各有疇今髡賢者之疇也王求士于髡譬若挹水于
河而取火于燧也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齊欲伐魏髡謂齊
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
盧逐東郭逡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于前犬廢于後犬兔俱
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勸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久相持
以頓其兵弊其眾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齊王懼

謝休將士後又欲伐魏魏使人謂髡曰齊欲伐魏能解魏患唯先生也敝邑有寶璧二雙文馬二駟請致之先生髡曰諾入說齊王曰楚齊之仇敵也魏齊之與國也夫伐與國使仇敵制其餘敝名醜而實危為王弗取也王曰善乃不伐魏客謂齊王曰淳于髡言不伐魏者受魏之璧馬也王以謂髡曰聞先生受魏之璧馬有諸曰有之然則先生之為寡人計之何如髡曰伐魏之事不便魏雖刺髡于王何益若誠不便魏雖封髡于王何損且夫王無伐與國之誹魏無見亡之危百姓無被兵之患髡有璧馬之寶于王何傷乎呂氏春秋齊王欲以淳于髡傅太子髡辭曰臣不肖不足以當此王獨圖之長者而使之王曰子無辭也寡人豈責子之令太子必如寡人哉寡人固生而有之也子為寡人令太子如堯乎其如舜也

凡說之行也道不智聽智從自非受是也今自以賢于堯舜彼且胡可以開說哉史記齊王使淳于髡獻鵠于楚道飛其鵠徒揭空籠往見楚王曰齊王使臣來獻鵠過于水上不忍鵠之渴出而飲之去我飛亡吾欲刺腹絞頸而死恐人議王以鳥獸之故令士自傷殺也鵠毛物多相類者吾欲買而代之是不信而欺王也欲赴他國奔亡痛吾兩主使不通故來服過叩頭受罪大王楚王曰善齊有信士若此哉厚賜之財倍鵠在也韓詩外傳作魏發而不名說苑作舍人毋擇新論曲突徙薪亦作淳于髡事客有見髡于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曰子之稱淳于先生管晏不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豈寡人不足為言邪何故哉客以謂髡髡曰固也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然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先生至後先生之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先生來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後淳于髡見壹語連三日三夜無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謝去于是送以安車駕駟束帛加璧黃金百鎰終身不仕淮南子淳于髡以從說魏王魏王辯之約車十乘使荊辭而行又以從不利也復以衡說其辭若然魏王乃止其行而疏其身

公孫衍

公孫衍是為犀首司馬彪曰犀首魏官名韓之陰晉人也史記作魏人○按紀年作邑人曰衍之為魏孰與其為韓注陰晉時屬韓事魏襄王襄王二年徐州之役衍謂魏王曰何不陽與齊而陰結于楚二國恃王必戰齊戰勝楚而與乘之必取方城之外楚戰勝齊而與乘之是太子之讎報矣衍與張儀不善魏王將相張儀衍弗利故令人為韓公叔曰張儀

已合秦魏矣其言曰魏攻南陽秦攻三川韓氏必亡且魏王所以貴張子者欲得韓地也則韓之南陽舉矣子盍少委焉以為衍功則秦魏之交可廢矣如此則魏必圖秦而棄儀收韓而相衍公叔以為然因委之衍以為功果相魏襄王時陳軫為秦使于齊過魏求見衍衍謝陳軫陳軫曰軫之所以來者事也公不見軫軫且行不得待異日矣衍乃見之陳軫曰公惡事乎何為飲食而無事公孫衍曰衍不肖不能得事陳軫曰請移天下之事于公衍曰奈何陳軫曰魏王使李從史記作以車百乘使于楚公可居其中而敖之公謂魏王曰臣與燕趙故矣數令人召臣曰無事必來今臣無事請謁而往王必無辭以止公公得行

因言于庭曰臣急使燕趙衍謁魏王魏王許之諸侯客聞之皆使人告其王曰李從以車百乘使楚公孫衍以車三十乘使燕趙齊王聞之恐後天下得魏以事屬衍衍受齊事魏王止其行燕趙聞之亦以事屬衍楚王聞之曰李從約寡人今燕齊趙皆以事因公孫衍衍必欲寡人乃倍李從而以事屬衍魏王曰所以不使衍者以為不可令四國屬以事寡人亦以事因焉衍遂主天下之事齊王將見燕趙楚之相于衛約外魏魏王懼恐其謀伐魏告衍衍曰王與臣百金臣請敗之王為約車載百金衍期齊王至之日先以車五十乘至衛間齊行人以百金先見齊王因久坐從容談三國之相怨謂齊王曰王與公孫衍談是誅

三國也不信齊王之遇遇事遂敗魏令衍請和于秦綦母恢教之曰無多割和成固有秦重不成後必莫能以魏合于秦者矣衍欲得齊魏之兵以伐趙魏王齊王不欲衍曰請國出五萬人不過五月而趙破田盼齊人曰夫輕用其兵者國危易用其計者身窮公今言破趙太易恐有後咎衍曰公之不慧也夫二君者固已不欲矣又言難以懼之是趙不伐而謀困也夫難構兵結二君見其危安敢釋卒不我予乎田盼曰善遂勸兩君聽衍衍盼遂得齊魏之兵兵未出境兩君恐其戰敗也悉起兵從之大敗趙氏義渠君之魏衍謂義渠君西戎也曰道遠不得復過請謁事情中國無事于秦秦且燒焫君之國有事于秦秦且輕使重幣事君之國也居無幾何五國伐秦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蠻夷之賢君也不如賂之以撫其心秦王曰善因以文繡千匹好女百人遺義渠君義渠君致群臣而謀曰此公孫衍之所謂也因起兵襲秦大敗秦人于李帛之下魏相田需衍為將與田需不善衍見魏王曰臣盡力竭智為王廣土取尊名田需從中敗君王又聽之是臣終無成功也需亡臣將侍需侍臣請亡王曰需寡人之股掌臣為子之不便殺之亡之毋謂天下何今為子外之令毋敢入子之事入子之事吾為子殺之亡之衍許諾于是東見田嬰與之約結召田文而相之魏身相于韓蘇代為田需說魏王曰請問文之為魏孰與其為齊王曰不如齊衍之為

魏孰與其為韓王曰不如韓蘇代曰衍將右韓而左魏文將右齊而左魏二人者將用王之國中道而不可王且無所聞之矣王之國雖滲樂而從之可也王不如舍需于側以稽二人之所為二人者曰需非吾人也吾舉事而不利于魏需必挫我于王二人者必不敢有外心矣臣以為身利而國便王曰善果厝需于側國策又曰公孫衍為將與田需不善季子為衍謂梁王曰不見夫服牛驂驥乎不可以日行百步今王以衍為可將故用之而聽相之計是服牛驂驥也牛馬俱死而不能成功王之國必傷矣願王察之又曰史舉非犀首于王犀首欲窮之謂張儀曰請令王讓先生以國王為堯舜矣而先生弗受亦許由也衍因令王致萬戶邑于先生張儀說因令史舉數見犀首王聞之而弗任也史舉不辭而去又曰田文田需周宵相善欲罪犀首犀首患之謂魏王曰今所患者齊也嬰子言行于齊王王欲得齊胡不召田文而相之彼必務以齊事王王曰善因召田文而相之犀首以倍田需周宵衍後入秦秦惠

王死衍欲窮張儀李讎秦人謂衍曰不如召甘茂于魏召公孫顯于韓起樗里疾于國三人者皆張儀之讎也公用之則諸侯見張子之無秦矣甘茂果相秦秦武王愛行與之間有所立因自謂之曰寡人且相子甘茂之吏道而聞之以告甘茂甘茂入見曰王得賢相敢再拜賀王曰寡人託國于子焉更得賢相對曰王且相公孫衍王曰子焉聞之對曰衍告臣王怒衍之泄也乃逐之衍復事魏昭王秦與魏戰于伊闕殺犀武魏令衍割地以講于秦同史記張儀已卒之後犀首入相秦嘗佩五國相印為約長○按相秦當即秦武王之所言佩五國印或即蘇陳軫之所謀史併而合之悮誤

論曰辯士挾詐中人以危反覆無足多者陳軫有倫有脊野而

不迫而秦劉泰桌之喻明切無以踰之若夫崎嶇楚秦之間委蛇儀衍之會智亦足尚哉

張丑　張登

張丑者齊人也張登者中山人也韓攻鄢魏地張丑謂韓公仲朋曰今公疾攻魏之鄢魏急則必以地合于齊楚故公不如勿攻也魏緩則必戰戰勝攻鄢而取之易矣戰不勝則魏且內之公仲朋曰諾張丑因謂齊楚曰韓已與魏矣以為不然盍觀公仲之攻也公仲不攻齊楚恐因講于魏而不告韓齊魏戰于馬陵齊大勝魏殺太子申覆十萬之軍惠施令惠王折節而朝齊楚王必怒必伐齊惠王乃入報于齊田嬰許諾張丑曰不可戰不勝魏而亦朝禮與魏和而下齊此可以大勝也今戰勝魏覆十萬之軍禽太子申臣萬乘之魏而甲秦楚此其暴戾定矣且楚王之為人也好用兵而甚務名終為齊患者必楚也田嬰不聽遂內魏王與之朝齊趙氏醜之楚王怒自將伐齊趙應之大敗齊于徐州楚王既戰勝欲逐田嬰于齊嬰恐張丑說楚王曰王戰勝于徐州也盼子不用也盼子有功于國百姓為之用嬰子不善而用申縛申縛者大臣弗與百姓弗為用故王勝之也今嬰子逐盼子必用復整其士卒以與王遇必不便于王也楚王因弗逐公孫衍立五王秦韓燕宋中山而中山後持衍稱故也齊謂趙魏曰寡人羞與中山並為王願與大國伐之以廢其王中山聞之大

恐召張登而告之曰寡人且王齊謂趙魏曰羞與寡人並為王而欲伐寡人恐亡其國不在索王非子莫能吾救登曰君為臣多車重幣臣請見田嬰曰臣聞君欲廢中山之王將與趙魏伐之過矣以中山之小而三國伐之中山雖無廢王猶且聽也且中山恐必為趙魏廢其王而務附焉是君為趙魏驅羊也豈若中山廢其王而事齊哉田嬰曰奈何登曰君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中山必喜而絕趙魏趙魏怒而攻中山中山急必為君廢其王事齊是君廢其王而立其國賢于為趙魏驅羊也田嬰曰諾張丑曰不可臣聞之同欲者相憎同憂者相親今五國相與王也負海不與焉負海齊也此其欲皆在為王而憂在負海

也今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是夸曰國而益貧海也致中山而家曰國四國寒心是君臨中山而失四國也且張登之為人也善以微計薦中山之君久矣難信以為利田嬰不聽果召中山而許之王張登因謂趙魏曰齊欲伐河東魏何以知之齊與中山並為王甚矣今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是欲用其兵也豈若令大國先與之王以止其遇哉趙魏許諾果與中山王而親之中山絶齊而從趙魏（中山策以為張登說齊王下之旨）趙魏俱輔中山而從其王事至定蓋一事而異辭者也

費緤者韓人也西周惡之公謂費緤曰請令公子牟謂韓王曰費緤西周讐之東周寶之此其家萬金王何不以為三川之守是緤以三川與西周戒也必盡其家以事王西周惡之必効先王之器以止王若是韓王必為之西周必解子之罪以止子之事矣張丑復事魏秦惠王卒張儀走之魏魏將迎之張丑諫勿內不得于王丑復諫曰丑亦聞老妾事其主婦者乎子長色衰重嫁而已今臣之事王若老妾之事其主婦者魏王因不納張儀張丑為質于燕燕王欲殺之走且出境境吏得丑丑曰燕王將殺我者人言我有寶珠也王欲得之我已亡之而王不我信今子致我我且言子奪我珠而吞之王必刳子之腹矣夫欲得之君不可說以利吾要且死子腸亦且寸絶境吏恐而赦之國策

馬忌

不處弱也說不若已者處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地視其草木故曰[illegible]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illegible]聞其臭與之化矣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處者焉（[illegible]之為人奚若子曰回之仁賢于丘曰子貢之為人奚若曰賜之辯賢于丘曰子路之為人奚若曰由之勇賢于丘曰子張之為人奚若曰師之莊賢于丘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何為事先生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仁而不能反賜能辯而不能訥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四子之有以易吾弗許也此其所以事吾而不貳也雍南子無子張）孔子曰商汝知君之為君乎子夏曰魚失水則死水失魚猶為水也孔子曰商知之矣子夏曰君子漸于飢寒而志不僻銙于五兵而辭不懾臨大事不忘昔席之言（尸子）又曰日習則學不忘自勉則身不墮取聞天下之大言則志益廣（韓詩外傳）魯哀公問子夏曰必學而後可以安國保民乎子夏曰不學而能安國保民者未嘗聞也哀公曰然則五帝有師乎子夏曰臣聞黃帝學乎大真顓頊學乎錄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尹壽舜學乎務成昭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貸子相文王學乎錫疇子斯武王學乎郭叔周公學乎太公仲尼學乎老聃此十一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著乎天下名號不傳乎千世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illegible]說文[illegible]不載）孔子既沒子夏西河教授為魏文侯師（史記）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于洙泗之間退而老于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于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爾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

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禮記檀弓）

尚史　弟子列傳卷三十四　六

襄平李鍇鐵君甫纂

孔子弟子列傳

顓孫師陳人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史記）為人有容貌資質寬沖博接從容自務居不務立于仁義之行孔子門人友之而弗敬（[illegible]）

子張問政子曰師乎前吾語女乎君子明于禮樂舉而錯之而已子張復問子曰師爾以為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為必行綴兆興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

尚史　弟子列傳卷三十五　一

紇紇取魯之施氏生九女其妾生孟皮字伯尼（[illegible]）皮有足疾乃婚于顏氏（[illegible]）……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子孔子生（[illegible]）

以蔵仁之會于書末了生如必爾月也其十有一[illegible]
一月之抄底亦可從[illegible]前亦主是說而後復上孔氏之[illegible]

因禱尼丘之山生孔子故名丘字仲尼 史記生而首上圩頂故因名曰丘[illegible]

也孔子頂如反宇反宇者若屋宇之反中低而四傍高也[illegible]
通孔子反宇是謂尼甫[illegible]
[illegible]

孔子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 世家 十九歲娶于宋之幵官氏一歲而生伯魚伯魚之生也昭公以鯉賜孔子榮君之貺故名曰鯉字伯魚 家語 孔子貧且賤及長嘗為季氏史料量平嘗為司職吏而畜蕃息 史記 孔子少孤毋死不知其

墓殯於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為葬也其慎也蓋殯也問於陬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 史記作輓父之母[illegible] 孔子既得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 [illegible] 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 禮記 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問於守廟者曰此為何器對曰蓋為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孔子喟然歎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道也 荀子 家語同文子曰侑危其中即正其盈即覆 三皇五帝有戒之器 孔子學琴於師襄子襄子曰子於琴已習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曰丘未得其為人也有間孔子繆然思焉有所睪然高望而遠眺曰丘迨得其為人矣近黮而黑頎然長曠如望羊奄有

四方非文王其孰能為此師襄子避席葉拱而對曰子聖人也其傳曰文王操 史以學琴次擊磬于衛之下蓋[illegible]然也 孔子曰然夫仁者好偉和者好[illegible]智者好彈有[illegible]之意者好麗丘是以知文王之操也 仲孫何忌仲孫說 並僖子之子 受孟僖子之命學禮于孔子孔子謂仲孫說曰吾聞老聃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仲孫說曰謹受命乃言于魯君曰臣受先臣之命云孔子聖人之後也臧孫紇有言曰聖人之後若不當世必有達者孔子少而好禮其將在矣汝必師之今孔子將適周觀先王之制君盍以乘資之臣請與往公曰諾與孔子車一乘馬二匹豎子侍御仲孫說與俱至周問禮于老聃訪樂于萇弘歷郊社考明堂察廟朝于是喟然

歎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家語萇弘語劉文公劉賓曰吾觀孔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隆顙黃帝之形貌也修肱而龜背長九尺有六寸成湯之容體也史記孔子長九尺有六寸人皆謂之長人而異之家語演孔圖孔子長十尺大九圍坐如蹲龍立如牽牛中之如斗如斗緯書有四十二表之異列于孔子之勤能拓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雖兩孔子之通智過于萇弘勇服于孟賁足躡郊兔力招城關能亦多矣而勇力不聞伎巧不知專行致道以成其王並荒陽不足信然言稱先王躬履謙讓洽聞強記博物不窮抑亦聖人之興者乎劉文公曰方今周室衰微而諸侯力爭孔丘布衣聖將安施萇弘曰堯舜文武之道或弛而墜禮樂崩喪亦正其統紀而已矣既而孔子聞之曰吾豈敢哉亦好禮樂者也孔叢家語孔子觀乎明堂覩四門墉有堯舜之容桀紂之象而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誡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

尚史　孔子繫卷三十五　四

斧扆南面以朝諸侯之圖孔子徘徊而望之謂從者曰此周公所以盛也又曰孔子觀周入太祖后稷之廟堂右階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焰焰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為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眾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或之我獨不徙內藏我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誰能如此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而能下人戒之哉孔子既讀斯文顧謂弟子曰小子識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自周反于魯弟子稍益進焉史記上謂通孔子為司空由司空為魯大司寇不衛困于陳蔡之間由是反魯又謂孔子年十七孟釐子病且死誡其嗣懿子師孔子以昭公二十四年事繫諸七年之丁丑并誤今正之是時也晉平公淫六卿擅權東伐諸侯楚靈王兵強陵轢中國猶大而近于魯魯小弱附楚則晉怒附

晉則楚來伐不備于齊齊師侵魯魯昭公之二十年孔子蓋三十一矣史作三十齊景公與晏嬰來適魯景公問孔子曰昔秦穆公國小處辟其霸何也對曰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辟行中正身舉五羖爵之大夫與語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說孔子年三十六史記作三十五季孫意如與郈昭伯以鬬雞故得罪昭公公率師擊意如意如與孟氏叔孫氏三家共攻公公師敗奔于齊齊處公于鄆史記作乾侯魯亂孔子適齊史記呂氏春秋季孫氏劫公家孔子欲諭術氏且是受養世家而使魯國以告孔子曰龍食乎清而游乎清螭食乎清而游乎濁魚食乎濁而游乎濁今丘上不及龍下不若魚丘其螭邪夫欲立功者豈得中繩哉救溺者濡追逃者趨孔叢子季桓子以粟千鍾餼孔子孔子受之而不辭既而以頒門人之無者子貢問曰季孫以夫子貧故致粟夫子受之而以施人無乃非

尚史　孔子繫卷三十五　五

季孫之意乎子曰夫受人財不以成富與季孫之惠于一人豈若惠數百人哉齊景公讓登孔子降一等景公三辭然後登既坐曰夫子降德辱臨寡人寡人以為榮也而降階以遠自絕于寡人寡人未知所以為罪孔子曰君惠顧外臣君之賜也然以匹夫敵國君非所敢行也雖君賜之其若義何孔叢史記孔子適齊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說苑不知所本景公問政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當此之時陳恒制齊故以此對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他日又復問政于孔子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說史記世家景公致廩丘以為養孔子辭不受出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以受祿今說景公景公未之行而賜我廩丘其不知丘亦甚矣遂辭而行說苑晏子仲尼見景

公景公說之欲封之尼谿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自大賢之息
周室之卑也歲儀加多而民行之薄禮樂繁[illegible]而世德[illegible]衰之令
孔丘盛聲樂以侈世飾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禮趨翔之節
節以觀衆傳學不可以儀世[illegible]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
教當年不能窮其禮[illegible]
民也公曰善于是[illegible]
景公[illegible]
孔子[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公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子[illegible]
子曰[illegible]按諸說[illegible]
相友善寧有是耶[illegible]
祿孔子自辭說為近之 反晏嬰孔子年四十[illegible]二

昭公薨于乾侯定公即位季孫斯嬖臣仲梁懷與陽虎有隙陽

虎執懷季孫斯怒陽虎因因斯與盟而釋之陽虎由此輕季氏
季氏亦僭于公室陪臣執國政是以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于
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
受業焉定公八年公山不狃不得意于季氏因陽虎為亂陽虎
不勝奔于齊公山不狃以費畔史記定公九年陽虎不勝奔于齊是時孔子年五十○按以魯公二十二年孔子生故每少一歲至上文云孔子年四十二公卒是定公元年孔子年四十三孔年當是五十一而云五十是又少一歲矣且陽虎奔齊即八年事作九年亦誤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不說止
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者豈徒哉如用我其為東周乎然亦卒不
行史記上有以文武起豐鎬而王今費雖小儻庶幾乎之文相牴以為謬是也後定公以孔子為中
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為司[illegible]史記家語孔子為中都宰制養生送

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塗路無拾遺[illegible]
四寸之槨因丘陵為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西方
之諸侯則焉定公曰學子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孔子曰雖天
下可乎是二年定公以為司空乃別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生
之宜[illegible]季氏葬昭公于墓道之南孔子溝而合諸墓[illegible]
合之[illegible]所以[illegible]大[illegible]為大司寇設法而不用無姦民
民史記[illegible]由中都宰為司空為大司寇[illegible]
孔子為司寇[illegible]
徒[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司徒[illegible]司空[illegible]
並且[illegible]
墓[illegible]家語[illegible]
妄[illegible]

有孫曾孔丘命爾為司寇孔子曰弗甫敦及厥辟將不堪公曰

不妄[illegible]孔子為魯司寇有父子訟者孔子拘之三月不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定[illegible]
定公十年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孔
子相犂鉏言于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
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子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
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
俘不干盟兵不偪好于神為不祥于德為愆義于人為失禮君

必不然齊侯圖之遂辟之將盟齊人加于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子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穀梁〕夾谷之會孔子相焉兩君就壇兩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夷狄之民何為來為命司馬止之齊侯逡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退而屬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而入夷狄之俗何為罷會齊人使優施舞于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

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蓋為此也〔史記世家〕畧同〔正義〕曾築城以為孔子功因名謝城十二年將墮三都于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左傳〕〔公羊傳〕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于是帥師墮郈帥師墮費〔注云〕二大夫宰吏數叛患之以問孔子孔子曰陪臣執國命采長數叛者坐邑有城池之固家有甲兵之藏故也季孫說其言而墮之〔家語〕按墮三都誤史記世家在十三年亦誤十三年孔子由大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門人曰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樂其以貴下人乎于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荀子〕孔子誅少正卯〔家語〕孔子朝政七日而誅少正卯戮之于兩觀之下尸于朝三日子貢進曰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為政始誅之或者為失乎孔子曰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竊盜不與焉心逆而險行僻而堅言僞而辯記醜而博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則不免于君子之誅而少正卯皆有之不可以不除○按朱子以論語左傳不載子思孟子不言疑無其事〔新論〕少正卯在魯與孔子同時孔子門人

三盈三虛唯顏淵不去獨知聖人之德也夫門人去仲尼而如少正卯非不知仲尼之聖亦不知少正卯之佞○說尤悖謬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史記世家〕孔子始用于魯魯人鷖誦之曰麛裘而韠投之無戾韠之麛裘投之無郵三年民又作誦曰男子行乎塗右女子行乎塗左財物之遺者民莫之舉〔孔叢子〕〔呂氏春秋〕同〔家語〕初魯之販羊有沈猶氏者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有公慎氏者妻淫不制有慎潰氏者奢侈踰法魯之鬻六畜者飾之以儲價及孔子為政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越境而徙三月鬻牛馬者不儲賈賣羊豚者不加飾男尚忠信女尚貞順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為先并矣盍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于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

衣而舞康樂〔家語作容璣〕舞名也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于魯城南高門外季孫斯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為周道遊往觀終日怠于政事仲由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季孫斯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于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已反季孫斯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群婢故也〔史記世家〕在十四年年表在十二年並誤當在十三年〔琴操〕季桓子受女樂孔子欲諫不得退而望魯龜山作龜山操曰予欲望魯兮龜山蔽之手無斧柯奈龜山何孔子遂適衛主顏讎由家濁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

也（史記世家作子路妻兄顏濁鄒今從孔子家語）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居頃之或譖孔子于靈公靈公使公孫余假一出一入（謂以兵仗出入也）孔子恐獲罪居十月去衛將適陳過匡顏刻為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為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于是遂止孔子孔子狀類陽虎拘焉（史記世家）仲由彈劍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圍而去（家語）（案史記孔子使從者為甯武子臣于衛然後得去○按甯武子當衛文公時至靈公已百四十年是史誤也○韓詩外傳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帶甲以圍孔子舍子路慍怒奮戟將下孔子止之曰由何仁義之寡裕也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講是丘之罪也若非陽虎而以我為陽虎則非丘之罪也命也夫子歌我和若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終而圍解○說苑孔子到匡郭外顏淵舉策指匡穿垣曰往與陽貨正從此入匡人聞其言告君曰衛者陽貨今復來乃率衆圍孔子數日乃和琴而歌音曲甚哀此家有暴風擊軍士僵仆于是匡人乃知孔子聖人自解也）

去即過蒲月餘反乎衛主蘧瑗家靈公之夫人南子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然孔子曰吾鄉為弗見見之禮答焉子路不說孔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厭之天厭之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醜之去衛過曹是歲魯定公薨孔子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家語孔子見宋君君問孔子曰吾欲使長有國而列都得之吾欲使民無惑吾欲使士竭力使日月當時聖人自來官府治理為之奈何孔子曰丘聞之鄰國相親則長有國君惠臣忠則列都得之不殺無辜無釋罪人則民不惑士益之祿則皆竭力尊天敬鬼則日月當時崇道貴德則聖人自來任能黜否則官府治理宋君曰善哉寡人不佞不足以致之孔子曰此事非難唯欲行之）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鄭人（家語作姑布子卿）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其項類皐陶其肩類子產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實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末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韓詩外傳孔子出衛之東門逆姑布子卿曰二三子引車避有人將來必相我者也志之姑布子卿亦曰二三子引車避有聖人將來孔子下步姑布子卿迎而視之五十步從而望之五步顧子貢曰是何為者也子貢曰賜之師也所謂魯孔丘也姑布子卿曰是魯孔丘歟吾固聞之子貢曰賜之師何如姑布子卿曰得堯之顙舜之目禹之頸皐陶之喙從前視之盎盎乎似有王者從後視之高肩弱脊此惟不及四聖者也子貢吁然姑布子卿曰子何患焉汙面而不惡葭喙而不藉遠而望之羸乎若喪家之狗子何患焉子貢以告孔子孔子無所辭獨辭喪家之狗耳曰丘何敢乎子貢曰汙面而不惡葭喙而不藉賜以知之矣不知喪家狗何足辭也子曰賜汝獨不見夫喪家之狗歟既斂而槨布器而祭顧望無人意欲施之上無明王下無賢士方伯王道衰政教失強陵弱衆暴寡百姓縱心莫之綱紀是人固以丘為欲當之者也丘何敢乎）

孔子還至陳主于司城貞子家（孔叢子陳惠公大城因起凌陽之臺未終而坐法死者數十人又執三監吏夫子適陳聞之見陳侯與俱登臺而觀焉夫子曰美哉斯臺自古聖王之為城臺未有不戮一人而能致功若此者也陳侯默而退遽竊赦所執吏既而見夫子問曰昔周作靈臺亦戮人乎答曰文王之興附者六州六州之衆各以子道來故區區之臺未及期日而成何戮之有）歲餘有隼集于陳廷而死楛矢貫之石砮矢長尺有咫陳湣公（家語作惠公惠公先四年已卒湣公是）使使問孔子孔子曰隼來遠矣此肅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于是肅慎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肅慎矢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

分同姓以珍玉展親分異姓以遠方職使無忘服故分陳以肅慎矢試求之故府果得之〔國語〕同又曰吳伐越墮會稽獲骨節專車吳子使來好聘且問之仲尼曰敢問骨何為大仲尼曰丘聞之昔禹致羣神于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為大矣客曰敢問誰守為神仲尼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為神社稷之守為公侯皆屬于王者客曰防風何守也仲尼曰汪芒氏之君也守封嵎之山者也為漆姓在虞夏商為汪芒氏于周為長翟今為大人客曰人長之極幾何仲尼曰僬僥氏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數之極也〔又曰〕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問之仲尼曰吾穿井而獲狗何也對曰以丘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曰夔蝄蜽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羵羊也〔韓詩外傳〕魯哀公穿井得一玉羊下土之精為羊此羊得之井中在水土之際其中玉山井土也殺之果然〔家語〕楚王渡江江中有物大如斗圓而赤直觸王舟舟人取之王大怪之徧問羣臣莫之能識使使聘于魯問孔子孔子曰此所謂萍實者也可剖而食之使者反王食之大美問曰何以知其然乎曰吾昔之鄭過乎陳之野聞童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吾是以知之〔又〕齊有一足之鳥飛集于公朝下止于殿前舒翅而跳齊侯大怪之使使聘魯問孔子孔子曰此名商羊水祥也昔童兒有屈一腳振訊兩眉而跳且謠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今齊有之其應至矣急告民趨治溝渠修隄防頃之大霖雨水溢泛諸國唯齊有備不敗景公曰聖人之言信而有徵矣又曰有鳥九尾人以問孔子孔子曰鶬也子又曰何以知之孔子曰河上之歌曰鶬兮鶬兮逆毛衰兮一身九尾長兮為孔子未嘗見狂至輒能名之孔子[illegible]按孔子言行卻采為世多闕其末也姑識數端如他如此了以采文金簡吳越春秋之屬實五行無雜誕不足錄家語五帝德傳曾戴記小別之孔子居陳歲會晉楚爭彊更伐陳及吳侵陳陳常被寇孔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叛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其為人長賢有勇力謂曰吾昔從夫子遇難于匡今又于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罹難寧鬬而死鬬甚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無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耶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衛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問曰蒲可伐乎對曰可靈公曰吾大夫以為不可今蒲衛之所以待晉楚也以衛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婦人有保西河之志言公叔氏欲以蒲適他國其男子不願從而婦人亦無戰意也吾所伐者不過四五人靈公曰善然不伐蒲靈公老怠于政不用孔子孔子行佛肸為中牟宰晉趙鞅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由聞諸夫子其身親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今佛肸親以中牟畔子欲往如之何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我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史記〕此下有擊磬學琴事舉已見前并在衛時事也孔子既不得用于衛將西見趙鞅至于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國語〕作鳴鐸竇犨〔家語〕作竇犨鳴犢及舜華或作鳴鐸竇犨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殺之乃從政丘聞之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于不義也尚知辟之而況乎丘哉乃還息乎陬鄉作為陬操以哀之〔家語〕作槃操琴操槃操又曰息陬操其辭曰乾澤而魚不遊覆巢毀卵不翔留慘乎心悲還原息陬〔孔叢〕[illegible]孔子適趙臨河不濟然而作歌曰狄風衍兮[illegible]倒更相加歸來歸來胡為斯〔新序〕趙簡子欲專天下謂其相曰趙有犢犨晉有鐸鳴魯有孔丘吾殺三人天下可王也于是召犢犨鐸鳴而問政焉已

而殺之使使聘孔子于魯以胖牛肉迎于河上使者告船人曰
中河流而殺之使者致命孔子仰天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使
丘不濟此者命也夫子路趨而進曰何謂也孔子曰[illegible]
晉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而後從政及其得意也
殺之云云三國志注引以拔[illegible]子無故殺孔子事 而反乎衛入
殺之而王子事理亦不合中豐支離往往若此
主遽瑗家他日靈公問兵陳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
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
子遂行復如陳魯哀公三年孔子年六十有一矣 史記作六十 夏魯廟
災孔子在陳聞之曰災必桓僖廟乎已而果然秋季孫斯病輦
而見魯城喟然歎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于孔子故不興
也顧謂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後數日斯
卒子肥代立已葬欲召孔子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終

為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為諸侯笑肥曰則誰召而可
曰必召冉求于是使使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
小用之將大用之也端木賜知孔子思歸送冉求因誡曰即用
以孔子為招云冉求既去明年孔子自陳遷于蔡明年自蔡如
葉葉反于蔡孔子遷于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軍于城父聞
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illegible]
楚楚昭王以安車象飾因宰予以遺孔子宰予曰夫子無以此
為也夫子言不離道動不違仁貴義尚[illegible]好儉道[illegible]以比
志不行樂其身故臣知夫子之無用此也[illegible]曰然則夫子何欲
而可對曰方今天下道德發息其志欲興而行之誠有[illegible]之
君能行其道夫子樂徒步以朝固猶為之何必遠君之[illegible]乎
王曰乃今而後知孔子之德大矣宰予歸以告孔子[illegible]二三子
以予之言何如子貢曰未盡夫子之美也夫子德高則配天深
則配海若予之言行事之實也夫子曰夫言貴實會實何稱乎

賜之華不若予之實也又曰楚王使使奉金帛聘夫子宰予冉
有曰夫子之道至是行矣遂請見問曰太公勤身苦志八十而
遇文王孰與許由之賢夫子曰許由獨善其身者也太公兼利
天下者也然今世無文王雖有太公孰識之乃歌曰大道隱
兮禮為基賢人竄兮將待時天下如一欲何之 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
諸侯之疾今者久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
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于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于
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于野不得行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孔
子講誦弦歌不衰孔子知弟子有慍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
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于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
耶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耶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
乎由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知者而必行安有王子

比干子路出子貢入見孔子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
非耶吾何為于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夫子
蓋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為穡良工能巧而不能
為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為容今不修
爾道而求為容賜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顏淵入見孔子曰詩云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于此顏淵曰夫子之道
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
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為爾
宰 韓詩外傳孔子困于陳蔡之間即三經之席七日不食藜羹
不糝弟子皆有飢色讀詩書習禮樂不休子路進曰為善者天報之
以福為不善者天報之以賊今夫子積德累仁為善久矣意者當遇
行乎[illegible]居之隱也孔子曰由來吾語汝子以知者為無罪乎則王

子比干剖心而死以義者為聽乎則伍子胥抉目而懸吳門以康者為用乎則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以忠者用事則鮑叔不用業公子高終身不仕絕跡抱木而流子推於山而播君子不遇時者眾矣夫學者非為通也為窮而不憂困而志不衰先知禍福之始而心無惑焉荀子孔子遭難陳蔡孔子數而杜之間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乎孔子不應曲終而曰由君子好樂為無驕也小人好樂為無懾也及至七日孔子修樂不休子路慍見曰夫子之修樂時乎孔子不應樂終而曰由昔者齊桓霸心生于莒句踐霸心生于會稽晉文霸心生于驪氏故居不幽則思不遠身不約則智不廣庸知而不遇之于是興明日免于厄說苑同呂氏春秋孔子窮乎陳蔡之間七日不嘗粒顏回索米得而爨之幾熟孔子望見顏回攫其甑中而食之選間食熟謁孔子而進食孔子佯為不見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潔而後饋顏回曰不可嚮者煤室入甑中棄食不祥回攫而飯之孔子歎曰所信者目也而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猶不足恃弟子記之知人固不易矣家語暴同孔叢子墨子曰孔子厄于陳蔡之間子路烹豚孔子不問所由來而食之剝人之衣以沽酒孔子不問所由來而飲之話之曰所謂厄者蔡矣不報之食七日若赤脈飲酒何古乎厄且于路勇子見義服酒不以養不敢之可知也又何問焉○按陳蔡之厄史記差近然子路有自反

孔子繫卷三十五

拾史

之識倚之可也子貢為此道之言夫安至此他如節于之霸語呂覽之辭心孔叢子之剿衣為義取皆去聖賢居困之義殊遠

于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與師迎孔子然後得免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公子申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于周號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于是孔子自楚反乎衛是歲也孔子年六十四(史記作六十三)而魯哀公六年也八年(史記世家六年反衛其明年吳與魯會鄫其明年與齊戰于郎是為哀公八年事與左傳謬)冉有為季氏將師與齊戰于郎克之季孫肥曰子之于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于孔子肥曰孔子何如人哉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于鬼神而無憾求之至于此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肥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則毋以小人固之可矣(史記世家)十一年孔圉之將攻太叔疾也訪于孔子孔子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孔圉遽止之曰圉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左傳)史記季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家語孔子在衛冉求言于季孫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欲以求治是猶卻步而求及前人不可得已今孔子在衛衛將用之已有才而以資鄰國難以言智也請以重幣迎之季孫以告公徵之擧拔孔子歷聘諸侯莫能

孔子集卷二十五

拾史

任自衛反魯隱谷之中見香蘭獨秀歎曰夫蘭當為王者香今乃與眾草為伍乃止車援琴鼓之作猗蘭操孔叢子哀公以幣如衛迎孔子而卒不能用孔子作丘陵之歌○歌辭皆俚鄙不足觀韓詩外傳孔子抱聖人之心彷徨乎道德之域于時周室微百姓樂安禮義廢壞人倫不理孔子自西自東自南自北匍救之為衛孔子言知不用道不行[illegible]周流為道不為己故遠患而不逆為民不為名故不[illegible]又曰孔子周流遊說七十餘國[illegible]于黎丘○按黎丘[illegible]及七十國但未聞

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尚書緯孔子求得黃帝[illegible]帝魁之書[illegible])古者

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于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于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孔子云誦詩讀書與古人居讀書誦詩與古人謀孔叢子孔子讀詩及小雅喟然歎曰吾于周南召南見周道之所以盛也于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易也于淇澳見學之可以為君子也于考槃見遁世之士而不悶也于木瓜見苞苴之禮行也于緇衣見好賢之心至也于雞鳴見古之君子不忘其敬也于伐檀見賢者之先事而後食也于蟋蟀見陶唐儉德之大也于下泉見亂世之思明君也于七月見豳公之所以造周也于東山見周公之先公而後私也于狼跋見周公之遠志所以為聖也于鹿鳴見君臣之有禮也于彤弓見有功之必報也于羔羊見善政之有應也于節南山見忠臣之憂世也于蓼莪見孝子之思養也于四月見孝子之思祭也于裳裳者華見古之賢者世保其祿也于采菽見古之明王所以敬諸侯也家語孔子曰小辨害義小言破道關雎興于鳥而君子美之取其雌雄之有別鹿鳴興于獸而君子大之取其得食而相呼若以鳥獸之名嫌之固不可行也又曰吾于甘棠見宗廟之敬也甚矣思其人必愛其樹尊其人必敬其位道也鹽鐵論孔子曰吾于河廣知德之至也而[illegible]古之君子[illegible]不遠時[illegible]而已[illegible]孔子論詩至于正月之六章[illegible]不從世則危身世不與善己不獨[illegible]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廢道違上離俗則危身故賢者不[illegible]而已[illegible]是以[illegible]之則曰非妖則孽也是以君子[illegible]遇時[illegible]終焉）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illegible]病好之韋編三絕鐵撾三折今乃大[illegible]孔子讀易韋編三絕漆書三滅孔子以詩書禮樂教）曰假我數年若是我于易則彬彬矣（抱朴子有古強者云孔子當勸我讀易云此良書也孔子[illegible]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illegible]世家）十四年春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孔子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左傳公羊傳云有以告者曰有麏而角者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曰

吾道窮矣孔叢子[illegible]叔孫氏之車子[illegible]野[illegible]獲獸[illegible]衆莫之識以為不祥棄之五父之衢冉有告夫子曰[illegible]身而肉角豈天之妖乎夫子曰若求之言其必麟乎[illegible]往觀[illegible]言偃問曰[illegible]之于人[illegible]麟[illegible]之子曰天子布德[illegible]麟鳳龜龍先為之祥今周宗將滅天下無主孰為來哉遂泣曰予之于人[illegible]獸也麟出而死吾道窮矣[illegible]圖致書洛[illegible]說[illegible]不絕[illegible]）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正義殷中又[illegible]也）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illegible]是孔子德[illegible]人而位非天子[illegible]得而[illegible]之[illegible]吳楚始本封子故子之）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于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于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史記史記又曰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于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為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又曰孔子曰吾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illegible]吾因史記[illegible]不可書見[illegible]觀周[illegible]其[illegible]于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illegible]明如周觀書于周史歸而修春秋之[illegible]春秋繁露仲尼之作春秋也上探正天端王公之位萬物民之所[illegible]明得失起賢才以待後聖[illegible]公史記十二公[illegible]之[illegible]也王[illegible]其行事[illegible]貴[illegible]子[illegible]國家者不可不學春秋不學春秋則無以見前後旁側之危[illegible]王之道[illegible]君三十六[illegible]之事[illegible]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illegible]論亦博矣抱

仲尼春秋成紫微宮光夾氏[illegible]孔子[illegible]修春秋九月而成卜之得陽豫之卦宋均以夏殷卦名 又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温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則深于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于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于樂者也絜靜精微而不賊則深于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于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于春秋者也記解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于門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

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孔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于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于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于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于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沒記 孔子凡[illegible]有言哀公使醫視之醫曰居處飲食何如子曰[illegible]居奧陽秋不風冬不煬飲食不饋飲酒不勸[illegible]良醫也[illegible]問孔子病[illegible]日中孔子曰取書來比至日中何事[illegible]乎聖人之好學也死且不休口授二篇[illegible]聖人不困也 哀公誄孔子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方記檀左傳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憗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贛曰君其不沒于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史記同 孔子年

七十四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史記索隱若孔子以魯襄二十一年生至哀十六年為七十三若襄二十二年生則年七十二○按魯襄二十一年至哀十六年為七十四襄二十二年為七十三索隱自誤史以襄二十二年生至哀十六年卒則亦七十三亦誤孔子實生于襄二十一年至哀十六年卒年七十四見前 葬魯城北泗上史記索隱孔子冢去城一里冢塋百畝冢南北廣十步東西十三步高一丈二尺冢前以瓴甓為祠壇方六尺與地平本無祠堂冢塋中樹以百數皆異種魯人世世無能名其樹者民傳言孔子弟子異國人各持其方樹來種之其樹柞枌雒離女貞五味毚檀之樹孔子塋中不生荊棘及刺人草[illegible]四 孔子之喪公西赤為志焉飾棺牆置翣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旐夏也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

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于是皆絰而出羣居則絰出則否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于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昔者夫子之言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防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焉馬鬣封之謂也今一日而三斬板而已封尚行夫子之志乎哉記檀弓 弟子三年心喪畢相訣而去則哭各復盡哀或復留惟子貢廬于冢上凡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于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頃故所居堂弟子內後世因廟藏孔子

衣冠琴車書（史記世家）伯魚生伋，字子思。孔叢子：夫子閒居，喟然而歎。子思再拜請曰：意子孫不修，將忝祖乎？羨堯舜之道，恨不及乎？夫子曰：爾孺子安知吾志？子思對曰：伋於進膳，亟聞夫子之教：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是謂不肖。伋每思之，所以大恐而不解也。夫子忻然笑曰：然乎！吾無憂矣。世不廢業，其克昌乎！

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為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盍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伋則安能？為伋也妻者，是為白也母；不為伋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

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后能起。穆公問於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毋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禮記）孔叢子：子思居衛，魯穆公卒，縣子使乎衛，聞喪而服。謂子思曰：子雖未臣，魯父母之國也，先君宗廟在焉，奈何不服？子思曰：吾

[illegible]禮不[illegible]也臣而去國君不掃其宗廟[illegible]

[illegible]

以勤民[illegible]大義行是知人之所[illegible]臣不知也子思[illegible]

[illegible]

穆公欲相子思，子思不願，將去魯。魯君曰：天下之主猶寡人也，去將安之？子思答曰：蓋聞君子猶鳥也，疑之則舉。今君既疑矣，又以己限天下之君，臣竊為言之過也。

[illegible]

之對魯君也亦通矣○呂氏剌渠猶前韓說皆誣論耳

縣子問子思曰顏回問為邦夫子曰行夏之時若是殷周異政為非乎子思曰夏數得天堯舜之所同也殷周之王征伐革命以應乎天因改正朔若云天時之改耳故不相因也夫受禪于人者則襲其統受命于天者則革之所以神其事如天道之變然也三統之義夏得其正是以夫子云

又曰縣子問子思曰子之先君見子產則兄事之而世謂子產仁愛夫子聖人是以子產事仁愛夫子子思曰以季孫聞子游亦若了之言也康子曰子產死鄭人丈夫舍玦婦女舍珠瑱巷哭三月竽瑟不作夫子之死也吾未聞魯人之若是也子游曰夫浸水之所及也則生不及則死故民皆知焉書兩之所生也誠莫大焉民之受賜也普矣莫識其由來者又曰子思居貧友饋之粟受一車焉或獻樽酒束脩子思弗為當也或曰子取人粟而辭吾酒是辭少而取多也于義則無名于分則不全而子行之何也子思曰然伋不幸而貧于財至乃困乏將恐絕先人之祀夫以受粟為周之也酒脯則所以飲宴也方之于貧口以咸賞非義也又曰衛公子交饋馬四乘于子思子思以奇命以來伋受而備之以衣食之從意氣已以無行志未敢當也焉之賜雖有爵賜人不辭父兄今子之賜有失禮之節若何公子曰交已三了君矣不人于吾三賜不及而公子曰表之不公也謂受教人曰遠人于其不及爭而公子又曰吾所以為衛君之使人且然不敢以為禮志忠以其表二有而先矣曰于方闢之使人意然印忌心屈肅以祀祭表之曰吾假人遂忘之吾遺人如棄之而然以大有宇曾謂之宴與不如遺棄物于溝壑衛將軍文子之內致於賓不為以身為溝壑也○說亦誣

子死後者曰某婦女復子思聞之曰此女氏之字非夫氏之名也婦人于夫氏以姓氏稱禮也子思在魯使以書如衛問子上子上北面再拜受書伏讀然後與使者宴遂為復書返中庭北面再拜以授使者既受書然後退使者還魯問子思曰吾子堂上南面立授臣書事畢送臣于上中庭拜授臣書而不送何也子思曰拜而不送敬也使而送之賓主也魯人有同姓死而弗弔者人曰在禮當免不免當弔不弔有司罰之如之何子之無弔也答曰吾以其疏遠也子思聞之曰無恩之甚也昔者季孫問于夫子曰百世之宗有絕道乎子曰繼之以姓義無絕也故同姓為宗合族為屬雖國子之尊不廢其親所以崇愛也是以綴之以食序列昭穆萬世婚姻不通忠篤之道然也

孔叢子子思年

六十二嘗困于宋子思作中庸

史記世家

儒家子思二十三篇

書孔

子子思年十六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以尚書虞夏數四篇善也下此効堯舜之言殊不如也又曰凡書之作欲以喻民而故作難知之辭不亦繁乎子思曰書意深與訓詁成義所以為典雅也昔魯巷有似君言者子思答之曰道為知者傳非其人道不傳矣樂朔不說而退曰孺子辱吾其徒攻之聞子思宋君聞之不待駕而救子思子思既免于是撰中庸四十九篇子思子曰忠父能食子不能使知家聖不能教人必使人親人子必親其化又曰君本也臣枝葉也本美則枝茂又曰聞有道以信其身而信在言以義事國而令在上而遠人之說化又曰為心君以民為體心不得一百人一心可得百人又曰是以君為本民為體又曰君子以其道化身則以身事其身又曰以義事君而不以其身事苟君者重于厚于義者薄于利又曰不聽言其辭者其心不入其門也又曰繫辭有中庸子思曰自事而名也又曰能勝其心自勝其身以為自勝也以其自心其自小人以耳目導自心也事非以己非子思子見其心中乎物不自以以為官也人何口自思子見勝與林以為其能勝也勝人無議孔朱子者以為今其中有無知不能勝其心如勝人不如孔叢子所孔子之錄以為不能以為子思子孔子之錄以為大小相合與是錄不其錄皇覽子思家在孔子家東南大小相今錄其中家苕錄不具錄思子上子思之子思子上子子上名白字子上年四十七子思生白字子上所子思子公之甥偏美子思生白字子上年四十七所之自子上名思家大人有之學必始于詩書而終于禮樂雜說不與焉又何請以思子公之學於子上曰先人有訓焉學必由聖所以致其材也鷹必由砥所以致其刃也夫子之教必始于詩書而終于禮樂雜說不與焉又謂子上曰吾嘗深有思而莫之得也于學則寤焉吾嘗企有望而莫之見也登高則觀焉是故雖有本性而加之以學則無惑矣又謂子上曰有可以為公侯之尊而富貴人衆不與焉者非惟志乎成其志者其惟無欲乎知以身取節者則知足

矣知君則不黑其志矣子上生求字子家年四十五子家生箕字子京年
四十六子京生穿字子高年五十一子高生子慎年五十七嘗
為魏相子慎生鮒年五十七為陳王涉博士死于陳下(史記世家)贊
曰孔子至聖也說者至衆要皆揣摹之辭謹采其切實者著之
傳嗚呼天地不尸其生聖人不專其名世以一端測之謬矣

襄平李鍇鐵君甫纂

孔子弟子傳

顏回魯人也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新論顏淵成中台星(又曰)顏回重瞳顏淵問
仁孔子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史記)史記多采魯論以為傳今章邱皆引知之故謹藏精
要而略其餘(家語)顏淵問君子孔子曰愛近仁度近智為己不重為人不輕君子也顏淵問其次曰弗學而行弗思而得小子勉
之(又曰)顏淵問小人孔子曰毀人之善以為辯狡訐懷詐以為智幸人之有過恥學而羞不能小人也(又曰)顏淵問曰小人之
言有同乎君子者不可不察也孔子曰君子以行言小人以舌言故君子為義之上相疾也退而相愛小人於為亂之上相愛也
退而相惡(又曰)顏淵問朋友之際如何孔子曰君子之於朋友也心必有非焉而弗能謂吾不知其仁人也不忘久德不思久
怨仁矣夫(又曰)孔子謂顏回曰人莫不知此道之美而莫之御也莫之為也何居為聞者盍日思也夫(又曰)顏淵將西遊問

於孔子曰何以為身孔子曰恭敬忠信可以為身恭則免於衆敬則人愛之忠則人與之信則人恃之必免於患矣故不比數
而比疏不亦遠乎不修中而修外不亦反乎不先慮事臨難乃謀不亦晚乎(韓詩外傳)淵問曰淵願貧如富賤如貴無勇而
威與士交通終身無患難且可乎孔子曰夫貧而如富知足而無欲也賤而如貴讓而有禮也無勇而威恭敬而不失于人也
終身無患難其擇言而出之也若回者其至乎(又曰)孔子見客客夫顏淵曰客仁也孔子曰恨兮其心顏兮其口仁則吾不知也
言之所聚也顏淵蹙然變色曰良玉度尺雖有十仞之土不能掩其光良珠度寸雖有百仞之水不能掩其瑩夫形體也色心
也閔閔乎其薄也苟有溫良在中則眉睫與之矣疵瑕在中則不能匿之(說苑)顏淵問曰成人之行何若子曰達乎情性之理
通乎物類之變知幽明之故睹遊氣之源若此可謂成人既知天道行躬以仁義飾身以禮樂成人之行也子路入
見孔子子曰由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對曰知者使人知己
仁者使人愛己子曰可謂士矣子貢入子曰賜知者若何仁者
若何子貢對曰知者知人仁者愛人子曰可謂士君子矣顏淵

入子曰回知者若何仁者若何顏淵對曰知者自知仁者自愛

子曰可謂明君子矣〔荀韓詩外傳〕子路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不善之子貢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則引之進退而已耳顏淵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亦善之三子所持各異問于夫子子曰由之言蠻貊之言也賜之言朋友之言也回之言親屬之言也〔又曰〕孔子與子路子貢顏淵游于戎山之上孔子喟然歎曰二三子各言爾志由願何如對曰得白羽如月赤羽如日擊鐘鼓者上聞于天下旗翩于地使將而攻之惟由為能孔子曰勇士哉賜何如對曰得素衣縞冠使于兩國之間不持寸兵斗糧使兩國相親如弟兄孔子曰辯士哉回何如對曰願得明王聖主為之相使城郭不治溝池不鑿陰陽和調家給人足孔子曰大士哉由來區區汝何攻賜來便便汝何使願得之冠為子宰焉又有獲出交作景山語畢同家焉亦同○按諸說讓并是

仲孫何忌問于顏淵曰一言而有益于仁智可得聞乎淵曰智莫如識仁莫如恕知其所不可由斯知所由矣叔孫州仇〔卿武〕見未仕于顏淵淵曰賓之武叔多稱

南史　弟子傳卷三十六　二

人之過而已評論之淵曰固子之來辱也宜有得于回焉吾聞諸孔子曰言人之惡非所以美己言人之枉非所以正己故君子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顏淵謂子貢曰身不用禮而望禮于人身不用德而望德于人亂也謂子路曰力猛于德而得其死者鮮矣〔家語〕〔又曰〕孔子在衛昧旦晨興顏子侍側聞哭者之聲甚哀子曰回汝知此何所哭乎對曰回以此哭聲非但為死者而已又有生離別者子曰何以知之曰桓山之鳥生四子焉羽翼既成將分于四海其母悲鳴而送之哀聲有似于此回以音類知之使人問哭者曰父死賣子以葬與之長決子曰回也善識音矣〔又曰〕魯定公問于顏子曰子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對曰善則善矣然馬將佚定公不悅謂左右曰君子固讒人也後三日東野畢之馬佚兩驂曳兩服入于廄公聞之促駕召顏子曰東野畢之馬將佚吾子奚以知之對曰以政知之昔者帝舜巧于使民造父巧于使馬舜不窮其民力造父不窮其馬力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野畢之御也升馬執轡銜體正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猶求馬不已

臣以此知之公曰善吾子之言其義大矣願少進乎回曰臣聞之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馬窮則佚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公悅遂以告孔子孔子曰夫其所以為顏回者此之類也豈足多哉

蚤死〔漢書〕顏子十八而髮白二十九而髮盡白○按家語顏回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一早死孔子哭之慟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

南史　弟子傳卷三十六　三

野人外中以身思行有此二說非是

淵之喪饋祥肉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后食之〔記檀弓〕〔家語〕顏淵死魯定公弔焉使人訪于孔子孔子對曰凡在封內皆臣子也禮君弔其臣升自東階向尸而哭其恩賜之施不有笄也○按顏淵死當在

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史記〕曾子孝于父母讀喪禮泣下霑襟嘗一夕五起視衣之厚薄枕之高卑〔孔子〕曾子之事父也諭之以小杖則受諭之以大杖則走恐虧其體非孝

子之道也說苑曾子芸瓜誤斬其根曾皙怒援大杖擊之曾子仆地有頃蘇蹷然起進曰參得罪於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內也曾子自以無罪使人謝孔子孔子曰汝不聞之事父也求之未嘗不在側求而殺之未嘗可得小箠則待大箠則走以逃暴怒也今子委身以陷父不義孰大焉汝非天子之民耶曾子大懼乃造孔子謝過絕體而後蘇投於子曾子注曾子孝為父所怜宥兄其征不往曾子居曲阜鄗泉不入城郭曾皙使曾子過期而不至人見曾皙曰無乃畏邪曾皙曰彼雖畏我存夫安敢畏後漢

嗣教曾子出薪于野有客至而欲去母曰願留參方到即搤其臂曾子臂痛即馳至問母母曰今者客來吾搤臂以呼汝耳孝子傳作樂正子春侯參疾神說曾子從仲尼在楚而心動辭歸問母母曰思爾齧指曾子事孔子十餘年小存於念二親將歸不而鼓之以往而不反者年也不可得而再事者親也敬辭歸耕東日安所耕泰山下天雨雪旬日不得歸作梁山吟寒凍旬日不得歸作梁山吟[illegible]養志也又曰曾子立孝不過[illegible]

孔子以為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史記曾子曰孝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也終其身也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于犬馬盡然而況于人乎內則

又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又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裁及其親敢不敬乎又曰烹熟羶薌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衆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為難敬可能也安為難安可能也卒為難父母既沒愼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又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時非孝也又曰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矣記祭義[illegible]曾子曰夏后[illegible]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illegible]也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為而死其親乎記檀弓曾子曰孝子言為可聞行為可見言為可聞所以說遠也行為可見所以說近也近者說則親遠者

說則附親近而附遠孝子之行也呂氏春秋曾子曰父母生之子弗敢殺父母置之子弗敢廢父母全之子弗敢闕故舟而不游道而不徑能全支體以守宗廟可謂孝矣養有五道修宮室安牀第節飲食養體之道也樹五色施五采列文章養目之道也正六律和五聲雜八音養耳之道也熟五穀烹六畜和煎調養口之道也和顏色說言語敬進退養志之道也此五者代進而厚用之可謂善養矣[illegible]尊高不危廉亦弗憑不苟笑不苟訾隱不命臨不指故不在尤之中也孝子惡言死焉流言止焉美言興焉故惡言不出于口煩言不及于己故孝子之事親也居易以俟命不險行以徼幸孝子游之暴人違之出門而使不以或為父母憂也孝子之使人也不敢肆行又能事父之朋友又能率朋友以助敬也君子之孝也以正致諫士之孝也以忠從命庶人之孝也以力任食又曰君子之孝也忠愛以敬反是亂也盡力而有禮莊敬而安之微諫不倦聽從而不怠懽欣忠信咎故不生可謂孝矣是故未有君而忠臣可知者孝子之謂也未有長而順下可知者弟弟之謂也未有治而能仕可知者先修之謂也故曰孝子善事君弟弟善事長又曰君子立孝其忠之用禮之貴故為人子而不能孝其父者不敢言人父不畜其子者[illegible]事父母有道乎曾子曰愛而敬父母之行中道則從不中道則[illegible]

諫諫而不用行之如由己由己為無咎則寧由己為賢人則亂
孝子無私樂父母所憂憂之所樂樂之孝子唯巧變故父母安
之曰事父母有道乎曾子曰有[illegible]
兄事之不中道則養之養之內不養于外是越之也養之外不
養于內是疏之也是故君子內外養之也曰使弟有[illegible]
曰嘉事不失時也弟之行中道則正以使之不中道則兄事之
詘事兄之道若不可
然後舍之口節錄　曾子仕于莒得粟三秉方是之時曾子重
其祿而輕其身親沒之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
方是之時曾子重其身而輕其祿[illegible]
是故君子欲養而親不待木欲靜而風不停[illegible]
不如雞豚逮親存也吾嘗仕齊為吏祿不過鍾釜[illegible]
親也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若夫信其志[illegible]
在南方曾子衆枉事引[illegible]
其莫因吐之[illegible]問其故曰母在不知生[illegible]
曾子妻蒸藜不熟問曰婦有七出不蒸亦預乎曰吾聞之也絶交

令可友棄妻令可嫁蒸藜不熟而已何問其故乎[illegible]
母過之無恩而伊參不棄其妻以藜蒸不熟因出之人曰非七
出也曰藜蒸小物耳欲熟而不用命況大事乎出之終身不娶
子元請焉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己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
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庸知其得免于非乎韓詩外傳曾子之
妻之市其子隨之而泣其母曰女還顧反為女殺彘妻適市來曾子欲捕
其子隨之而泣其母曰女還顧反為女殺彘[illegible]
學者也聽父母之教今子欺之是教子欺也母欺子子而不信其母非所
以成教也遂烹彘也[illegible]
孔子家兒不知罵曾子家兒不知怒[illegible]
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
坐于牀下曾元曾申坐于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睆
大夫之簀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睆大夫之
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
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于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

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
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
記檀弓大戴禮曾子疾病曾元抱首曾華抱足[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修禮以仁義[illegible]
有司之事也君子雖勿能可也（又曰）曾子有疾曾元抱首曾華抱足

抱足曾子曰[illegible]病加于少愈禍生于懈
惰孝衰于妻子[illegible]　曾子嘗曰入
其國也言信于羣臣而留可也行忠于卿大夫則仕可也澤施
于百姓則富可也孔子曰參可謂善安身矣又曰狎甚則相簡
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歡其莊足以成禮孔子聞
之曰二三子誌之孰謂參也不知禮乎孔子曰回有君子之道四焉強于行
義弱于受諫怵于待祿慎于治身史鰌有君子之道三焉不仕
而敬上不祀而敬鬼直己而曲于人曾子侍曰參昔聞夫子之
三言而未之能行也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
也見人有善若己有之是夫子之不爭也聞善必躬行之然後
導之是夫子之能勞也學夫子之三言而未之能行是以自知

終不及二子也（家語）荀子曾子曰無內人之疏而外人之親無身[illegible]
不見愛吾必不仁交而不見敬吾必不長臨財而不見信吾必
不信三者在身曷怨人怨人者窮怨天者無識[illegible]南子曾子曰
繫舟水中鳥聞之而高翔魚聞之而淵藏故所[illegible]
所便說苑曾子曰響不辭聲鑑不辭形君子正一而萬物皆成
夫行非為影也而影隨之呼非為響也而響和之故君子功先成
成名[illegible]
孫子莫[illegible]
公孟子[illegible]
而心自取之[illegible]
辭不爭知[illegible]
惡我者知我[illegible]
之不善[illegible]
其[illegible]
言制言立事天圓[illegible]
過曾子曾子曰入食子夏曰不為費乎曾子曰君子有三費飲
食不在其中君子有三樂鐘鼓琴瑟不在其中子夏曰敢問三

樂曾子曰有親可畏有君可事有子可遺一樂也有親可諫有
君可去有子可怒二樂也有君可喻有友可助三樂也敢問三
費曾子曰少而學長而忘一費也事君有功而輕負之二費也
久交友而中絕之三費也子夏曰善哉謹身（韓詩外傳）又曰孔子鼓
側門而聽曾子曰夫子瑟聲殆有貪狼之志邪僻之行[illegible]
曾子之言告子曰夫參[illegible]
見子居[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聞今曾人[illegible]
[illegible]
秦狄無斷[illegible]
之曰君子[illegible]
也良直[illegible]

民之[illegible]
今大[illegible]
[illegible]
之君[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其[illegible]
以我為暴人[illegible]
閔損字子騫[illegible]少孔子十五歲[illegible]不仕大夫不食
汙君之祿（史記）[illegible]以德行著名
孔子稱其孝[illegible]
其[illegible]
在[illegible]
[illegible]
冉耕字伯牛[illegible]以為少孔子七歲孔子以為有德行伯牛

有惡疾孔子往問之自牖執其手曰命也夫斯人也而有斯疾
也命也夫[illegible]伯牛[illegible]子夏伯牛孔子之
[illegible]
[illegible]
冉雍字仲弓少孔子二十九歲[illegible]孔子以
仲弓為有德行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父賤孔子曰犁牛之子
[illegible]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史記）[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仲弓問于孔子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illegible]
紂之世是也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是也[illegible]孔子曰聖人
治化必刑政相參焉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禮齊之其次以政焉
導民以刑刑不刑也化之弗變導之弗從傷義敗俗于是乎用

刑矣類五刑必即天倫行刑罰則輕無赦刑侀也侀成也壹成而不可更故君子盡心焉〔記〕家語文繁不錄孔叢子仲弓問古之刑教與今之刑教孔子曰古刑省今刑繁其為教古有禮然後有刑是以省今無禮以教而齊之以刑是以繁又曰書曰哀矜折獄何謂也孔子曰古之聽訟者察貧窮哀孤獨鰥寡不肖而無告者雖得其情必哀矜之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老而刑之謂之悖弱而刑之謂之剋不赦過謂之逆率過以小罪謂之枳

冉求字子有家成志魯人家語仲弓之宗族少孔子二十九歲老友宋儒若曰冉有仍季路並稱不當少孔一十年今從通有才藝以政事著名仕為季氏宰進則理其官職退則受教聖師性多謙退故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冉有問

于孔子曰先王制法使刑不上于大夫禮不下于庶人然則大夫不可以加刑庶人不可以治于禮乎孔子曰凡治君子以禮御其心所以屬之以廉恥之節也故古之大夫有坐不廉污穢者曰簠簋不飭有坐淫亂無別者曰帷幕不修有坐罔上不忠者曰臣節未著有坐罷軟不勝任者曰下官不職有坐干國之紀者曰行事不請此五者大夫既自定有罪名矣而猶不正以呼之為之諱以媿恥之刑不上大夫而大夫亦不失其罪者教使然也所謂禮不下庶人者以庶人遽其事而不能充禮故不責之也冉有跪然免席曰言則美矣求未之聞退而記之冉有又問曰古者三皇五帝不用五刑信乎孔子曰聖人之設防貴其不犯也制五刑而不用所以為至治也凡為竊盜靡法者生于不足不足生于無度有度則民知所止則不犯不孝者生于

不仁不仁生于喪祭之禮不明喪思慕祭祀不解人子饋養之道也喪祭之禮明則民孝矣殺上者生于不義朝聘之禮者所以明義也義不明則民不犯鬭變者生于相陵相陵生于長幼無序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而崇敬讓也淫亂者生于男女無別無別則夫婦失義婚禮聘享者所以別男女明夫婦之義也五者刑罰之所以生各有源焉源生于嗜欲不節禮度者所以禦民之嗜欲而明好惡禮度既陳五教畢修而民猶未化必明其法典以申固之三皇五帝所以化民者如此雖有五刑不用不亦可乎〔家語〕韓詩外傳魯哀公問冉有曰凡人之質而已將必學而後為君子乎對曰臣聞之雖有良玉不刻鏤不成器雖有美質不學不成君子昔子路卞之野人子貢衛之賈人也皆學問于孔子遂為顯士昔吳楚燕代謀

為一縱而伐秦姚賈監門之子也而秦使之退絕其謀秦王主為上卿百里奚虞之乞人也逐于秦賣五羖皮為一軛東坊公子為相太公望少為人婿老而見去屠牛朝歌文王用之封于齊管仲親射桓公桓公除仇讐之心立為相此四子者皆嘗卑賤窮辱矣然其名傳于後世非學之所致乎由此觀之士必學然後成君子〇姚賈監門子見國策當始皇時韓謀設

仲由字子路卞人也尸子卞之野人少孔子九歲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雞佩豭豚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為弟子孔子曰自吾得由也惡言不聞于耳〔史記〕家語子路初見孔子子曰汝何好曰好長劍子曰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學問豈可及乎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達于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不亦深乎子路再拜受教又子路戎服見孔子拔劍而舞之曰古之君子以劍自衛乎孔子曰古之君子忠以為質仁以為衛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有不善則以忠化之侵暴則以仁固之何持劍乎子路曰由乃今聞此言又曰子路鼓瑟孔子聞之謂冉有曰甚矣由之不才也夫先王之制音奏中聲

以為節入于南不歸于北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
子之音溫柔居中小人之音亢麗微末昔者舜彈五絃之琴造
南風之詩其興也勃焉紂為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由今匹夫
之徒曾無意於先王之制而習亡國之聲豈能保其七尺之軀哉
冉有告子路子路懼而自悔靜思不食〇子路盛服見孔子
孔子曰由是倨倨者何也衣服既盛顏色充盈天下誰肯以非
告汝乎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illegible]子路未入聖門時戴雄雞佩
[illegible]
而教之[illegible]
氣[illegible]　子路問于孔子曰由聞丈夫居世富貴不
能有益于物貧賤不能屈節以求伸不足以論于人之域矣子
曰君子之行已期于必達于己可以屈則屈可以伸則伸是以
雖屈而不毀其節志達而不犯于義又問曰有人于此被褐懷
玉何如子曰國無道隱之可也國有道則袞冕而執玉家語子路
問曰君子亦有憂乎子曰君子其未得也則樂其意既得之
又樂其治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說苑子路問曰請釋

南史　弟子傳卷二十六　三

古之學而行由之意可乎子曰不可昔東夷慕諸夏之義有女夫
死為之內私婿終身不嫁不嫁則不嫁矣然非貞節之義也蒼梧之弟
娶妻而美好請與兄易忠則忠矣然非禮也今子欲釋古之學而行
子之意[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也孔子曰啜

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手足形還葬而無椁稱其財斯之
謂禮記檀弓[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以子路為季氏宰季氏祭
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
矣有司跛倚以臨其為不敬大矣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戶

南史　弟子傳卷二十六　亖

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曰誰謂由也而不
知禮乎禮記禮器　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
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
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子路笑之孔子
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子路出孔子
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　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
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
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　子路去魯[illegible]
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于墓而后行反其
國不哭展墓而入謂子路曰何以處我子路曰吾聞之也過墓

則式過祀則下禮記說苑子路將行辭于仲尼仲尼曰不强不遠不勞無功不忠無親不信無復不恭失禮愼此五者可以長久矣又曰敢問新交取親若何言寡可行若何長為善士而無犯若何仲尼曰新交取親其忠乎言寡可行其信乎長為善士而無犯其禮乎子路為蒲大夫衛邑辭孔子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執勇寬以正可以比衆恭正以靜可以報上家語同又曰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以寬矣至其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可得聞與孔子曰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民盡力也入其邑牆屋完固樹木茂此其忠信以寬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閒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政不擾也韓詩外傳同行至晉人欲伐衛畏子路不敢過蒲說苑子路為蒲令春修溝瀆與人一簞食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止之子路不說往見夫子曰由與人修溝瀆而民多匱乏食故與人一簞食一壺漿而夫子使止之何也夫子以仁敎而禁其行仁也子曰爾以民為餓何不告于君發倉廩以給食之而以私饋之是不明君之惠見汝之德也速已則可否則罪

矣韓非子以季孫相魯子路為郈令時事初衛靈公有寵姬曰南子靈公太子蕢聵得過南子懼誅出奔及靈公卒而夫人欲立公子郢郢不肯曰亡人太子之子輒在于是衛立輒為君是為出公出公立十二年其父蕢聵居外不得入子路為衛大夫孔悝之邑宰蕢聵乃與孔悝作亂謀入孔悝家遂與其徒襲攻出公出公奔魯而蕢聵入立是為莊公方孔悝作亂子路在外聞之而馳往遇子羔出衛城門謂子路曰出公去矣而門已閉子可還矣毋空受其禍子路曰食其食者不避其難子羔卒去有使者入城城門開子路隨而入造蕢聵蕢聵與孔悝登臺子路曰君焉用孔悝請得而殺之蕢聵弗聽于是子路欲燔臺蕢聵懼乃下石乞壺黶

攻子路擊斷子路之纓子路曰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嗟乎由死矣已而果然史記孔子哭子路于中庭有人弔焉而孔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記檀弓孔叢子仲子崔者仲由之子子路赴衛亂衛人狐黶時守門殺子路子崔既長告孔子欲報父讐曰行矣子崔即行黶知之曰君子之勇不掩人之不備須後日于城西決義其日黶持蒲弓木戟與子崔戰而死韓詩外傳子路曰士不能勤苦不能輕死亡不能恬貧窮而曰行義吾不信也昔者申包胥立于秦廷七日七夜哭是以存楚不能勤苦得行此比干且死而諫愈忠伯夷叔齊餓于首陽而志益彰輕死亡焉能行此曾子褐衣縕緒未嘗完糲食未嘗飽義不合則辭上卿不恬貧窮焉能行此夫士欲立身行道無顧難易我何名淵顏然後能行之說苑趙襄子謂仲尼曰先生委質以見人主七十君矣而無所遇不識世無明君乎意先生之道固不通乎仲尼不對襄子見子路曰嘗問先生以道先生不對知而不對則隱隱則安得為仁若信不知安得為聖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鐘而撞之以挺豈能發其聲故君問先生無乃猶

以挺撞乎論衡孔子出使子路齎雨具有頃天果大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昨暮月離于畢後月復離畢孔子出子路請齎雨具不聽出果無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昔月離其陰故雨昨月離其陽故不雨家語子路見孔子之背磬折舉袁曰唯由也乃孔子嘗之曰由也何以遺亡也故過猶不及有餘猶不足也曰見乎明王于中履衡言衆中適而據乎宜故威勝德則淳德勝威則施威之與德交若則混且畏且懷君道正矣

宰予字子我利口辯辭既受業問三年之喪不已久乎孔子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義也衛波傳宰我謂三年之喪期者既予期可矣顏淵曰人生三年其角乃驗子生三年而離父母之懷子雖美辯其能改三年比喪哉以母天地也天崩地壞為之三年不亦宜乎宰我問五帝之德孔子曰予非其人也史五帝問見大戴禮說支離不其經宰我曰予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孔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

蜒于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因物之
精也神之著也因物之精制爲之極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百
衆以畏萬民以服聖人以是爲未足也築爲宮室設爲宗祧以
別親疏遠邇教民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衆之服自此故
聽且速也二端既立報以二禮建設朝事燔燎羶薌見以蕭光
以報氣也此教衆反始也薦黍稷羞肝肺首心見間以俠甒加
以鬱鬯以報魄也教民相愛上下用情禮之至也（記祭義）宰我曰
敢問禋于六宗何謂也孔子曰所宗者六皆潔祀之也埋少牢
于大昭所以祭時也祖迎于坎壇所以祭寒暑也主于郊宮所
以祭日也夜明所以祭月也幽禜所以祭星也雩禜所以祭水

旱也問書云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何謂也孔子曰此言人
事之應乎天也堯既得舜歷試諸難已而納之于尊顯之宮使
大錄萬幾之政故陰陽清和五星不悖烈風雨各以其應不有
迷錯愆伏明舜之行合于天也宰我問君子尚辭乎孔子曰君
子以理爲尚博而不要非所察也繁辭富說非所聽也唯知者
不失理孔子曰吾于予取其言之近類也于賜取其言之切事
也近類則足以喻之切事則足以懼之（孔叢子又曰宰我使于齊而反見夫子曰梁
丘據遇虺毒三旬而後瘳衆賓復獻攻療之方弟子謂之曰所
以獻方將爲病也今梁丘子已瘳矣諸夫子乃復獻方方將安施
意欲梁丘大夫復有虺毒當用之乎弟子此言何如夫子曰非也夫三
折股爲良醫梁丘子獲瘳猶有與之同疾者家語宰予仕齊爲臨
菑大夫與田常爲亂夷三族孔子恥之曰不在利病其在宰予
說苑田成子常與宰我爭宰我夜伏卒將攻田成子令于卒中曰
不見旌節毋起鴟夷子皮聞之告田成子田成子因爲旌節以
起宰我之卒以攻之遂殘之鹽鐵論宰我秉事有寵于齊田常
作難道不行身死庭中簡公殺于檀臺○按左傳闞止字子我
因闞爭寵子我爲田常所殺家語誤爲宰我史記因之諸說亂
之並疏謬可
笑今删正）

端木賜衛人字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利口巧辭孔子常黜其
辯（史記有子貢存魯亂齊破吳彊晉霸越事家語不載）子貢問于孔子曰敢問君子貴
玉而賤珉者何也爲玉之寡而珉之多與孔子曰非爲珉之多
故賤之也玉之寡故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溫潤而
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隊禮也叩之其
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孚尹旁
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

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記聘
義）孔子觀于東流之水子貢問曰君子見大水必觀焉者何孔
子曰夫水大徧與諸生而無爲也似德其流埤下裾拘必循其
理似義其光光乎不淈盡似道有決行之其應佚若聲響其赴百仞
之谷不懼似勇主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概似正淖約微達似察
以出以入以就鮮潔似善化其萬折也必東似志是故君子見
大水必觀焉子貢又問曰賜觀乎人下矣而未知爲人下之道
敢問孔子曰爲人下者其猶土乎深抇之則出泉汨渥樹其壤
則百穀滋焉草木植焉禽獸育焉生則出焉死則入焉多有功
而不意弘其志而無不容爲人下者以此也（家語韓詩說苑）子路問

子孔子曰魯大夫練而牀禮邪孔子曰吾不知也子路出謂子
貢曰夫子有所不知由問魯大夫練而牀禮邪夫子曰吾不知
也子貢曰吾將為汝問之問曰練而牀禮邪孔子曰非禮也子
貢出謂子路曰汝謂夫子有所不知乎汝問非也禮居是邑不
非其大夫子貢觀于魯廟之北堂出而問于孔子曰鄉者賜觀
于太廟之北堂吾亦未輟還復瞻彼九蓋皆繼彼有說邪匠過
絕邪孔子曰太廟之堂官致良工因麗節文非無良材也蓋曰
貴文也或入門子貢問曰賜倦于學矣願息事君孔子曰詩云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事君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事親
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事親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于
妻子孔子曰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妻子焉可息
哉然則賜願息于朋友孔子曰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朋友焉
可息哉然則賜願息耕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

尚史　弟子傳卷三十六　一八

乘屋其始播百穀耕焉可息哉然則賜無息者乎孔子曰望其
壙皋如也嵮如也鬲如也則知所息矣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
息焉小人休焉荀子韓詩外傳略同子貢觀于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
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
也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弗張文武弗為也一張一弛文
武之道也子貢問喪子曰敬為上哀次之瘠為下顏色稱其情
戚容稱其服請問兄弟之喪子曰兄弟之喪則存乎書策矣君
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禮記子貢問于孔子曰敢問子
產晏子之所自為夫子所以與之者孔子曰子產于民為惠主
于學為博物晏子于君為忠臣而行為恭敬人問曰管仲失于
奢晏子失于儉 [illegible] 孰賢孔子曰管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

坫山節藻梲賢大夫也而難為上晏平仲祀其先祖豚肩不揜
豆一狐裘三十年賢大夫也而難為下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偪
下禮記子貢問曰今之人臣孰為賢孔子曰吾未識也往者 [illegible]
[illegible] 子產 [illegible] 季孫之
治魯也眾叔人而必當其罪多罰人而必當其 [illegible] 子貢曰暴哉
治乎季孫聞之曰吾殺人必當其罪罰人必當其過先生以為
暴何也子貢曰子產治鄭一年而負罰之過省二年而刑殺之
罪亡三年而庫無拘人賜聞之託法而治謂之暴不戒致期謂
之虐不教而誅謂之賊以身勝人謂之責責者失身賊者失臣
虐者失政暴者失民子是季孫聞 [illegible]

尚史　弟子傳卷三十六　十九

[illegible]
貢事孔子一年自謂過孔子二年自謂與孔子同三年自知不
及孔子 [illegible] 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 [illegible] 旁多枉木良醫之門多疾人砥

彌之旁多[illegible]猶游外[illegible]公[illegible]子貢對先生何師對曰魯
仲尼曰仲尼賢乎曰聖人也景公嘻然而笑曰其聖何如子貢
曰不知也景公悖然作色曰何也子貢曰臣終身戴天不知天
之高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若臣之事仲尼譬猶渴操壺杓就
江海而飲腹滿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illegible]孔子
之門曰丘在乎[illegible]
矜不能于何[illegible]
大車不較不成其任琴瑟不較不成其音子之言[illegible]
堂衣若[illegible]如以為之力今後[illegible]
耳子貢曰[illegible]之力安能舉其莫　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貲
揚人之美不能匿人之過常相魯衛家累千金[illegible]
孔子孔子曰勤之懷之奉天子之時無奪其[illegible]
曰賜也少而事君子豈以益為累哉孔子曰夫以賢代賢是謂
之奪以不肖代賢是謂之伐緩令急誅是謂之暴[illegible]
謂之盜盜非竊財之謂也吾聞之[illegible]
乎之言不可改也匿人之善[illegible]揚人之[illegible]卒終于齊
忌斯為小人內不相諫而外相謗非親睦也[illegible]
魯將伐越[illegible]之得罪[illegible]子貢以為行而折是[illegible]孔子[illegible]人
水居行用舟不用是言曾伐越累克之[illegible]物[illegible]子路與子貢過

鄔神社社樹有鳥神[illegible]來于鄔子貢
說之乃止 曾議伐越事二說並謬
言偃吳人字子游少孔子四十五歲（史記家語作三十五歲）說文偃作㫃旗游之
游字 特習于禮以文學著名（家語） 曾子弔于負夏（衛地） 主人既祖填
池推柩而反之降婦人而后行禮（謂主人已祖奠婦人降在兩階之間矣賓至而為之反
柩向外降婦人）　從者曰禮與曾子曰夫祖者且也
（至明日後遣奠于階間而后行遣奠之禮）
且胡為其不可以反宿也從者又問諸子游子游曰飯
于牖下小斂于戶內大斂于阼殯于客位祖于庭葬于墓所以
即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曾子聞之曰多矣乎予出祖者（謂子游之言）
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
夫夫也為習于禮者如之何其裼裘而弔也主人既小斂袒括
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絰而入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
也　司寇惠子之喪[illegible]子游為之麻衰牡麻絰（惠子廢適子虎
而立庶子故子游[illegible]）文子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服敢
辭子游曰禮也文子退反哭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文子又辭
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服又辱臨其喪敢辭子游曰
固以請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文子悟子游是扶適子正喪主之位）曰子辱與
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服又辱臨其喪虎也敢不復位子游趨
而就客位　將軍文子（即彌牟）之喪既除喪而后越人來弔主人深
衣練冠待于廟垂涕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
亡于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　叔孫武叔之母死（魯叔孫州仇也）既小斂

舉者出戶出戶袒且投其冠括髮子游曰知禮　公叔木（衛公叔文子之子）
也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于子游子游曰其大功乎狄儀有
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于子夏子夏曰我未之前聞也魯人則
為之齊衰狄儀行齊衰今之齊衰狄儀之問也　小斂之奠子游
曰于東方曾子曰于西方斂斯席矣小斂之奠在西方魯禮之
末失也（記檀弓）　子游問曰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
男子外有傅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昔者魯昭
公少喪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也欲喪之有司以聞
曰古之禮慈母無服今也君為之服是逆古之禮而亂國法也
若終行之則有司[illegible]以遺後世無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

子綖冠以燕居吾弗忍也遂練冠以喪慈母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記曾子問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亡子游曰有亡惡乎齊夫子曰有毋過禮苟亡矣斂首足形還葬縣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司士賁告于子游曰請襲于牀禮始死廢牀而置尸于地及復而不生則尸復登牀襲者斂之以衣也子游曰諾縣子名瑣知禮者聞之曰汏哉叔氏專以禮許人襲于牀者禮也後世禮失而襲于地司士知禮而請子游不稱禮而答之以諾如禮自已出故縣子譏其衍司徒敬子死名未詳子夏弔焉主人未小斂絰而往子游弔焉主人既小斂子游出絰反哭子夏曰聞之也與曰聞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絰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情在于斯其是也夫子游

南史　弟子傳卷三十六　[illegible]　圭

曰禮有微情者賢者過于情故哭踊之節所以殺之有以故興物者不肖者不及情故使之聽服思哀與起衰絰之心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慍句誤慍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品節斯斯之謂禮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是故制絞衾設蔞翣為使人勿惡也始死脯醢之奠將行遣而行之既葬而食之將葬有包奠牲體之遣既葬則有虞祭之食未有見其饗之者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舍也為使人勿倍也故子之所刺于禮者亦非禮之訾也[illegible]子游仕為武城宰[illegible]人[illegible]國之[illegible]

兩岸及水所及則生不及則死民之生也必以時而既以生其愛其賜民

卜商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史記衛人習于詩能誦其義以文學著名為人性不弘又曰孔子將行雨而無蓋門人曰商也有之孔子曰商之為人也甚恪於財吾聞與人好論精微時人無以尚之家語子夏問于孔子曰商聞易之生人及萬物鳥獸昆蟲各有奇耦氣分不同而凡人莫知其情唯達德者能原其本焉天一地二人三三如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數十故人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偶以從奇奇主辰辰為月月主馬故馬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狗故狗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四主時時主豕故豕四月而生五九四十五五為音音主猿故猿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為律律主鹿故鹿六月而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故虎七月而生二九十八八主風風為蟲故蟲八月化生其餘各從其類矣鳥魚生陰而屬于陽故皆卵生魚遊于水鳥遊于雲故立冬則燕雀入海化為蛤蠶食而不飲蟬飲而不食蜉蝣不飲不食萬物之所以不同介鱗夏食而冬蟄齕吞者八竅而卵生齟嚼者九竅而胎生四足者無羽翼戴角者無上齒無角無前齒

南史　弟子傳卷三十六　主

者膏無角無後齒者脂晝生者類父夜生者似母是以至陰主牝至陽主牡敢問其然乎孔子曰然吾昔聞老聃亦如汝之言子夏曰商聞山書曰地東西為緯南北為經山為積德川為積刑高者為生下者為死丘陵為牡谿谷為牝蚌蛤龜珠與日月而盛虛是故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墟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息土之人美耗土之人醜食水者善遊而耐寒食土者無心而不息食木者多力而不治食草者善走而愚食桑者有絲而蛾食肉者勇毅而悍食氣者神明而壽食穀者智惠而巧不食者不死而神故曰羽蟲三百有六十而鳳為之長毛蟲三百有六十而麟為之長甲蟲三百有六十而龜為之長[illegible]此乾坤之美也殊形異類之數王者動必以道動靜必以理動[illegible]子貢進曰[illegible]何謂也對曰微則[illegible]孔子曰[illegible]

孔子閒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于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于天下

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子夏曰民之父母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子夏曰五至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三無既得略而聞之矣敢問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其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子夏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言盡于此而已乎孔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之服之也猶有五

起焉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及四國無聲之樂氣志既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以畜萬邦無聲之樂日聞四方無體之禮日就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氣志既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于孫子子夏曰三王之德參于天地敢問何如斯可謂參于天地矣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其在詩曰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祇帝命式于九圍是湯

之德也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在詩曰嵩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甫及申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三代之德也弛其文德協此四國大王之德也子夏蹶然而起負墻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記孔子閒居）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與初有司與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此之謂乎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

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曾子問）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苫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鬬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鬬曰請問居從父兄弟之仇如之何曰不為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記檀弓）子夏問書大義子曰吾于帝典見堯舜之聖焉于大禹皋陶謨益稷見禹稷皋陶之忠勤功勳焉于洛誥見周公之德焉故帝典可以觀美大禹謨禹貢可以觀事皋陶謨益稷可以觀政洪範可以觀度秦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誡通斯七者則書之大義舉矣（孔叢）

子子夏讀詩已畢夫子問曰爾亦可言于詩矣子夏對曰詩之于事也昭昭乎若日月之光明燎燎乎如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弟子不敢忘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詠先王之風有人亦樂無人亦樂亦可發憤忘食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療饑夫子造然變容曰嘻吾子始可以言詩已矣然子以見其表未見其裏闚其門不入其中安知其奧藏之所在乎尚書大傳孔叢子亦同子夏問曰關雎何以為國風始也孔子曰關雎至矣乎夫關雎之人仰則天俯則地幽幽冥冥德之所藏紛紛沸沸道之所行大哉關雎之道萬物之所繫羣生之所懸命也河洛出書圖麟鳳翔乎郊不由關雎之至則關雎之事將奚由至矣哉天地之閒生民之屬王道之原不外此矣子夏喟然歎曰大哉關雎乃天地之基也韓詩外傳說苑孔子讀易至于損益喟然而歎子夏避席而問曰夫子何為歎子曰夫自損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歎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子曰夫學者以虛受之故曰得苟不知持滿則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是以聖人不敢當盛升輿而遇三人則下二人則軾調其盈虛故能長久矣子夏曰善請終身誦之子夏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曰戰勝故肥也曾子曰何謂也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之樂又榮之兩者戰于胸中未知勝負故臞今先王之義勝故肥荀子子夏貧衣若縣鶉人曰子何不仕曰諸侯之驕我者吾不為臣大夫之驕我者吾不復見柳下惠與後門者同衣而不見疑非一日之聞也爭利如蚤甲而喪其掌孔子曰吾死之後商也日益賜也日損曾子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已

者處賜也說不若已者處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地視其草木故曰與善人處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與之化矣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處者焉家語子夏問孔子曰顏回之為人奚若子曰回之仁賢于丘曰子貢之為人奚若曰賜之辯賢于丘曰子路之為人奚若曰由之勇賢于丘曰子張之為人奚若曰師之莊賢于丘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何為事夫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仁而不能反賜能辯而不能訥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四子之有以易吾弗與也此其所以事吾而不貳也孔子曰商汝知君之為君乎子夏曰魚失水則死水失魚猶為水也孔子曰商知之矣子夏曰君子漸于饑寒而志不僻銙于五兵而辭不懾臨大事不忘昔席之言尸子又曰日習則學不忘自勉則身不懈敢問天下之人言則志益廣韓詩外傳魯哀公問子夏曰必學而後可以安國保民乎子夏曰不學而能安國保民者未嘗有也哀公曰然則五帝有師乎子夏曰有臣聞黃帝學乎大真顓頊學乎綠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務成子附舜學乎尹壽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貸子相文王學乎錫疇子斯武王學乎郭叔周公學乎太公仲尼學乎老聃此十一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著乎天下名號不傳乎千世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外傳又有衛靈公召勇士公孫悁而子夏撫之論勇于靈公此皮載不敦孔子既沒子夏西河教授為魏文侯師史記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于洙泗之閒退而老于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于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女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

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

襄平李鍇鐵君甫纂

孔子弟子傳

顓孫師陳人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為人有容貌資質寬沖博接從容自務居不務立于仁義之行孔子門人友之而弗敬

子張問政子曰師乎前吾語女乎君子明於禮樂舉而錯之而已子張復問子曰師爾以為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為必行綴兆興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

以天下太平也諸侯朝萬物服體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禮之所興衆之所治也禮之所廢衆之所亂也目巧之室則有奧阼席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有隨立則有序古之義也室而無奧阼則亂於堂室也席而無上下則亂於席上也車而無左右則亂於車也行而無隨則亂於塗也立而無序則亂於位也昔聖帝明王諸侯辨貴賤長幼遠近男女外內莫敢相踰越皆由此塗出也

子張問入官子曰安身取譽為難也有善勿專教不能勿搢已過勿發失言勿掎不善辭勿遂行事勿留君子入官自行此六路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且夫忿數者獄之所由生也距諫者慮之所以塞也慢易者禮之所以

火也[illegible]忿怒者時之所以後也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專者事
[illegible]所以不成也歷者獄之所由生也君子入官除七路者則身
安譽至而政從矣故君子南面臨官大城而公治之精知而略
行之合是忠信考是大倫存是美惡進是利除是害無求其報
焉而民情可得也故臨之無抗民之志勝之無犯民之言量之
無狡[illegible]之無[illegible]之無猥[illegible]之勿究于刑則身安譽至而民
自得也故君子南面臨官所見邇故明不可弊也所求邇故不
勞而得也所以治者約故不用衆而譽立也法象在內故[illegible]從
源泉不竭故天下積也而本不寡短長人得其量故治而不亂
故六者貫乎心藏乎志形乎色發乎聲若此則身安譽至而民

自得也故君子南面臨官不治則亂至亂至則爭爭之至又反
于亂[illegible]故寬裕以容其民慈愛以優柔之而民自得也已故躬
行者政之始也調悅者情之道也善政行易則民不怨言調悅
則民不辨法仁在身則民顯以伏之也財利之生微矣貪以不
得善政必簡矣苟以亂之善言必聽矣詳以失之規諫日至煩
以不聽矣言之善者在所日聞行之善者在所能為故上者民
之儀也有司執政民之表也邇臣便僻者群僕之倫也故儀
不正則民失[illegible]表弊則百姓亂[illegible]不[illegible]而群臣服汙
矣故不可不慎乎[illegible]修[illegible]以道察[illegible]而遵道之服
[illegible]人[illegible]必[illegible]以[illegible]擇[illegible]賢君良士必自

擇左右始故任者取人勞于治事勞于取人佚于治事故君子
欲譽則謹其所便欲名則謹于左右故上者辟如緣木者務高
而畏下者滋甚六馬之離必于四面之衢民之離必于上之侵
政也故上者尊嚴而絕百姓者卑賤而神民而愛之則存惡之
則亡也故君子南面臨官貴而不驕富恭而本能圖修業居久
而譚情通暢而及于遠察一而關于多一物治而萬物不能者
以身為本者也故君子莅民不可不知民之性達民之情既知
其以生有習然後民特從命也故世舉則民親之政均則民無
怨故君子莅民不臨以高不道以遠不責民之所不能令臨之
測淫之誠功則民嚴而不迎也道以數年之業則民疾疾則辟

矣故古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統纊塞耳所以弁聰也故水
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故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
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民有小罪必以其善以赦其過
如死使之生其善也是以上下親而不離故惠者政之始也政
不正則不可教也不習則民不可使也故君子欲言之見信也
者莫若先虛其內也欲政之速行也者莫若以身先之也欲民
之速服也者莫若以道御之也[illegible]以[illegible]行必鄰也不以
道御之雖服必強矣[illegible]則[illegible]以取親于百姓矣外內不
相應則無以取信[illegible]統[illegible]也[illegible]于衰既附衰而
見乎言琴和之而不和[illegible]而不成聲作而[illegible]未忘也先王

制禮而弗敢過也[illegible]除喪而見[illegible]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
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
不言乃讙有諸仲尼曰胡為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
聽于冢宰三年[illegible]

[illegible]

受命[illegible]天者湯武是也受命于人者[illegible]

奔[illegible]不知聖人之心又無以別堯舜以禪湯武之伐也[illegible]
子[illegible]得丈夫三十而室昔舜三十徵庸而書云有鰥在[illegible]
下[illegible]何謂也鰥師聞諸夫子曰聖人在上君子在[illegible]
舜無鰥夫堯為天子而有鰥在下何也孔子曰大男子[illegible]
[illegible]

召申子而語之曰君子以[illegible]小人以[illegible]吾今以其錢中丁張[illegible]

死曾子有母之喪[illegible]
弔也與我子張之喪公明儀為志焉褚幕丹質蟻結于四隅殷
士也[illegible]
[illegible]

也聞彼而不成此雖聞何益[illegible]
序好龍之說有以識國辯十語[illegible]
澹臺滅明武城人字子羽少孔子三十九歲[illegible]
乃後[illegible]欲事孔子孔子以為材薄既已受業退而修
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南游至江南有[illegible]從弟子
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言取人失
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illegible]
[illegible]
宓不齊字子賤[illegible]少孔子[illegible]十九歲[illegible]

單父宰辭行請君之近史二人與之俱至官宓子戒邑吏令二
史書方書輒掣其肘書不善則從而怒之二史患之辭請歸宓
子曰子之書甚不善子勉而歸矣二史歸報于君曰宓子使臣
書而掣肘書惡而又怒臣邑吏皆笑之此臣之所以來也魯君
以問孔子孔子曰宓不齊君子也[illegible]節治單父將以自試也意
者以此為寡人諫乎公寤太息而歎曰寡人不肖亂宓子之政而責
其善者數矣遂發使告宓子曰自今以往單父非吾有也從子
之制有便于民者子決為之五年一言其要宓子敬諾得行其政
于是單父治焉[illegible]

譬如高山深淵[illegible]
滯於陽晝[illegible]以[illegible]書曰吾少也賤不[illegible]民

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夫投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橋也[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之所謂陽橋[illegible]
[illegible]單父之老請曰麥熟矣今齊寇至不
及人人自以其麥請放民出穫麥可以益糧且不資于寇三請
而宓子不聽俄而齊寇逮于麥季孫聞之怒使人讓宓子曰民
寒耕熱耘曾不得食豈不哀哉不知猶可以告者三而子不聽
非所以為民也宓子蹙然曰今茲無麥明年可樹若使不耕者
得穫是使民樂有寇且得單父一歲之麥於魯不加強喪之不加
弱若使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世不息季孫聞之曰地若可
入吾豈忍見宓子哉孔子[illegible]巫馬期入單父界

見夜漁者得魚輒舍之巫馬期問焉漁者曰魚之大者名為鱨吾
大夫愛之其小者名為鱦吾大夫欲長之是以得二者輒舍之
巫馬期返以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使民闇行若有嚴刑于旁
敢問何行而得于是孔子曰吾嘗與之言曰誠于此者刑乎彼
宓子行此術于單父也[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儒家之言十六篇又弟子[illegible]以其弟子[illegible]
高柴[illegible]

之族長不過六尺為人篤孝而有法正〔家語作〕子羔之執親之喪也
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為難仕魯為成宰〔家語作武城宰〕成人
有兄死而不為衰者聞子羔將為成宰遂為衰成人曰蠶則績
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羔為之衰子羔葬其
妻犯人之禾申詳以告曰請庚之子羔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
友不以是棄予以吾為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曾子
聞子羔哭者呼滅子羔曰若是野哉哭者改之〔[illegible]〕後與子路俱
仕衛衛蒯聵與孔悝作亂子路聞之馳往遇子羔出衛城門謂
子路曰出公去矣而門已閉子可還矣毋空受其禍子路曰食
其食者不避其難子羔卒去子路死之〔史記[illegible]為衛政刖人之足衛之君臣亂子羔[illegible]〕

〔郭門郭門閉刖者守門曰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曰彼有竇子羔曰君子不隧曰於此有室子羔乃入焉既而追者罷子羔將去謂刖者曰吾不能虧主之法而親刖子之足今吾在難此正子之報怨之時而逃我者三何故哉刖者曰斷足固我之罪無可奈何曩者君治臣以法令先人後臣欲臣之免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於顏色臣又知之[illegible]孔子聞之曰[illegible]婦人[illegible]遠出曰[illegible]行為其門弟子[illegible]〕

原憲字子思宋人〔家語注魯人〕少孔子三十六歲清靜守節
貧而樂道孔子為魯司寇原憲嘗為孔子宰〔孔子卒原憲亡〕
在草澤中〔家語作〕子貢相衛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閻過謝原
憲原憲攝敝衣冠見子貢子貢恥之曰夫子豈病乎原憲曰吾聞之無
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子貢

慚不懌而去終身恥其言之過也〔史記韓詩外傳[illegible]而同〕
漆雕開字子若〔史記作子開〕蔡人〔家語注魯人〕少孔子十一歲習尚書不
樂仕孔子曰子之齒可以仕矣時將過子若曰吾斯之未能信
孔子說〔家語孔叢子云漆雕開形殘孔子曰[illegible]之致何傷于德哉說苑孔子問漆雕憑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夫者孰為賢漆雕憑對曰臧氏家有守龜焉名曰蔡文仲立三年為一兆武仲立二年為二兆孺子容立三年為三兆馬人見之矣若夫三大夫之賢不賢馬人不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其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故智不及明不能見得無數卜乎以技說先人馬人當事臧氏此或聞不仕者正相反非開明矣而弟子中又無所謂漆雕為人者家語作漆雕憑亦無之〕

有若字子有魯人少孔子三十三歲〔史記作四十三歲今本家語作三十六歲〕為人
強識好古〔家語〕有若問于曾子曰問喪于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

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聞諸夫
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
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為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于子游子游曰
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于宋見桓司馬自為石
槨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
欲速朽為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
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為敬叔言之也曾
子以子游之言告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
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
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荊蓋先之以子夏

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
已恭敬之有焉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車一乘及墓而
反（言其既窆即歸不留賓客有事也）國君七个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
（人臣賜車馬者乃得有遣車遣車之差大夫五个諸侯七个謂所包遣奠牲體之數）晏子焉知禮曾子曰
國無道君子恥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史記）
（孔子沒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為師師之如夫子時也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瞿年長無子其母為取室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師古曰有若之事史不知何所本誤然恐未足據也）有若之喪悼公弔
焉子游擯由左（記檀弓）

尚史　弟子傳卷三十七　十

公西赤字子華（史記魯人家語同）少孔子四十二歲（史記）束帶立朝閑賓
主之儀（家語）孔叢子書曰其在祖甲不義惟王公西赤曰聞諸晏
（子湯及太甲武丁祖乙天下之大君夫太甲為王放於桐[illegible]而不[illegible]何謂也孔子曰君子之於人[illegible]功而除過太甲[illegible]行不義伊尹放之桐宮[illegible]思其過而復位謂之明王以此觀之四子[illegible]不亦可乎淮南子公西華之養親也若與朋友處）
南宮縚一名括字子容（孔安國曰魯人）以智自將世清不廢世濁不汙
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家語）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曰
爾毋從從爾毋扈扈爾（[illegible]）蓋榛以為笄長尺而總八
寸（記檀弓）[illegible]
巫馬施字子旗（[illegible]）少孔子三十歲（史記[illegible]）
（與巫馬期薪于鄒郈之下[illegible]之富人[illegible]有[illegible]乘[illegible]子路曰使子[illegible]子之所知亦[illegible]）

[illegible]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為之乎[illegible]數曰聞之夫士
（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子不知予與武王事[illegible]亮者其志與子路心慙負薪先歸孔子曰由何為偕出而先返也子路以告孔子援琴而歌詩曰肅肅鴇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藝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子道不行[illegible]使汝嗣者）
顏無繇字路路者顏回父父子嘗各異時事孔子（史記）少孔子六
歲孔子始教于闕里而受學焉（家語）
曾蒧字晳曾參父疾時禮教不行欲修之孔子善焉（家語）
（[illegible]）
樊須字子遲（家語魯人）少孔子四十六歲弱仕于季氏（史記）
（[illegible]父用為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illegible]）

南也　弟子傳卷三十七　二

（[illegible]）
公皙哀字季次（家語齊人）孔子曰天下無行多為家臣仕於都
唯季次未嘗仕（記史）[illegible]
公冶長魯人字子長（家語史記）孔子以其子妻之（史記）
（[illegible]）
商瞿魯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孔子傳易于瞿瞿傳楚人
（[illegible]）
人（[illegible]）
（[illegible]）

梁鱣（一作鯉）字叔魚少孔子二十九歲（史記 家語齊人少孔子三十九歲 鱣作[illegible]）子欲出其妻商瞿謂曰子未也昔吾年三十八無子吾母爲吾更取室夫子使吾之齊母欲請留子曰無憂也瞿過四十當有五丈夫子今果然吾恐子自晚生耳未必妻之過從之二年而有子

顏幸字子柳魯人（康成注）少孔子四十六歲（史記）子柳之母死子碩請具子柳曰何以哉子碩曰請粥庶弟之母子柳曰如之何其粥人之母以葬其母也不可既葬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子柳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家於喪請班諸兄弟之貧者（檀弓）注子柳魯叔仲皮之子子碩兄

冉孺字子魯（一作曾家語）魯人字子魚少孔子五十歲（史記）

公伯寮（史記作繚或）字子周（史記[illegible]云即申繚[illegible]魯人弟子也[illegible]有家語無）

弟子傳卷三十七　三

曹卹字子循少孔子五十歲（史記）

伯虔字子析（家語作伯處字子皙）少孔子五十歲（史記）

公孫龍字子石（孟子趙人 康成注楚人 家語作公孫寵衛人詳植傳）少孔子五十三歲（史記）

說苑子貢問子石子不學詩乎子石曰吾暇乎哉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悌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又曰子石登吳山四望而歎曰嗚呼悲哉世有明于事情不合于人心者有合于人心不明于事情者弟子問曰何謂也曰昔者吳王夫差不聽伍子胥盡忠極諫抉目而辜大宰嚭公孫雒諂諛合苟容以順夫差之志而伐身[illegible]江湖[illegible]旗昔者[illegible]武王伐紂[illegible]身死[illegible]欲明事情[illegible]由是觀之[illegible]道之中又[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字子[illegible]（[illegible]魯人）

公祖句茲字子之（史記 家語作公祖茲）

秦商字子丕（史記 康成注楚人 家語魯人字丕茲少孔子四十歲）其父堇父與孔子父叔梁紇俱以力聞（[illegible]）史少四歲說似近

申黨字周（史記正義魯人 康成注[illegible]家語[illegible]申續字子周或作申續是申續[illegible]）

顏之僕字叔（史記 康成注魯人 家語字子叔）

榮旂字子祺（史記 家語[illegible]）

縣成字子祺（史記 康成注魯人 家語字子橫）

左人郢字行（史記 康成注魯人 家語字子行）

燕伋字思（史記 家語[illegible]）

尚史　弟子傳卷三十七　三

薛邦字子從（索隱史記鄭國字子徒[illegible]）

秦非字子之（史記 康成注魯人）

施之常字子恒（史記 家語字[illegible]）

顏噲字子聲（史記 [illegible]魯人）

步叔乘字子車（史記 康成注齊人 家語[illegible]少叔乘）

原亢籍（史記 家語作原亢字籍）

樂欬字子聲（史記正義魯人 家語[illegible]）

廉絜字庸（[illegible]）

叔仲會字子期（[illegible]魯人家語[illegible]少孔子五十歲與孔[illegible]年相比[illegible]二人[illegible]）

顏何字冉（史記[illegible]）

秦祖字子南（史記康成注秦人）

漆雕哆字子斂（史記康成注魯人）

顏高字子驕（史記家語名產，今本家語作「刻」，字子驕，少孔子五十歲。孔子適衛，子驕為僕，衛靈公與夫人南子同車出，而使孔子為次乘，遊過市，孔子恥之。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illegible]父（史記康成注[illegible]作[illegible]父，字子文）

[illegible]字子徒（史記康成注秦人，家語字子從）

商澤（史記康成注[illegible]字子季，家語[illegible]字子秀）

石作蜀字子明（史記康成注成紀人，家語作石子蜀）

任不齊字選（史記康成注楚人，家語字子選）

兩史　弟子傳卷三十七　　古

公良孺字子正（史記家語陳人，賢而有勇，孔子周行常以家車五乘從）

后處字子里（史記康成注齊人，家語作石處，字里之）

秦冉字開（史記家語無）

公夏首字乘（史記康成注魯人，家語[illegible]）

奚容蒧字子皙（史記康成注衛人，家語[illegible]）

公肩定字子中（史記康成注魯人，家語作公堅定，字子中[illegible]）

顏祖字襄（史記[illegible]魯人，家語[illegible]）

[illegible]字子家[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狄黑字晳（史記家語字晳之）

邦選字子斂（史記康成注魯人[illegible]）

孔忠（[illegible]）

[illegible]

公西輿如字子上（史記家語作公西輿）

公西蒧字子上（史記康成注魯人）

（史記自冉季已後無年及不見書傳者四十二人[illegible]）

顏高　秦商　叔仲會　孔忠　家語[illegible]

十人

陳亢陳人字子亢一字子禽少孔子四十歲（家語[illegible]）子車死于衛

兩史　弟子傳卷二十七　　玄

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後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為之乎是弗果用（[illegible]）

琴牢衛人字子開一字子張（[illegible]鼓琴而歌孔子[illegible]）

[illegible]

孺悲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于是乎書（[illegible]）

孺悲欲見孔子辭以疾悲遂不得[illegible]弟子之列然如戴聖所紀士喪禮由悲而傳則之非是今增之

公罔之裘(記射義)

序點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墻射至于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公罔之裘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耋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僅有存者(射義)

仲孫何忌孟僖子之子懿子也孟僖子將死召其大夫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孔子使事之而學禮焉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左傳)

仲孫說(一作閱)懿子之弟居南宮曰南宮敬叔(禮疏……敬叔……)[illegible]孔子與敬叔俱至周問禮[illegible]子稍益進焉子曰自南宮敬叔之乘我也而道加行[illegible]敬叔以富得罪[illegible]而說[illegible]

惠叔蘭衛將軍文子彌牟之弟為衛司寇[illegible]孔子適衛與子蘭相友[illegible]使之受學于孔子(家語[illegible])

左丘明魯人史孔子將修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于周史[illegible]歸而修春秋之經丘明為之傳[illegible]

廉瑀(文翁禮殿圖)

林放(魯人見論語)[illegible]

牧皮事孔子學者(趙岐孟子注)

子服何[illegible]子服景伯[illegible]

賓牟賈侍坐于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其眾也[illegible]詠歎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事也[illegible]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也[illegible]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illegible]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

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言武

上貴有心叔商望猶明 州武屬天時人之志哉 子曰唯丘之聞諸萇弘亦若吾子之言

是也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聞命矣敢問

遲之遲而又久何也 言久立于綴也 子曰居吾語汝夫樂者象成者也

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 將舞舞人總持干盾如山之立 此象武王持盾以待諸侯之至 發揚

蹈厲太公之志也 發揚蹈厲象太公之志 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 樂終坐象周公召公

文治之亦蓋以文而止武也 且夫武始而北出 自第一位北至第二位為一成 再成而滅

商 自第二位至第三位而象滅商 三成而南 自第三位而反南至第四位象克商而南還 四成而南

國是疆 象伐封後疆理南國 曰北第一位至第二位 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 自第二位

至第三位乃分左右象周召 六成復綴以崇天子 從第四位復於南頭初位象武功成而歸鎬京四

尚史　弟子傳卷三十七　十八

海皆崇武王為天子伐紂之兵盛成於中國 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 夾舞者振鐸以為節 夾者戈矛四伐擊刺象

分夾而進事蚤濟也 舞者各有部分振鐸者夾之而進於武王之事為蚤成 久

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 久立於綴象武王待諸侯之集 且女獨未聞牧

野之語乎武王克殷反商 反當為及 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

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

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

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

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

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為諸侯名之曰建櫜然後

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 左東學在東郊貍首射歌

貍首以為節 右射騶虞 右西學在西郊騶虞歌騶虞以為節 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

笏而虎賁之士說劍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

所以臣耕藉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食三老

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所

以教諸侯之弟也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

不亦宜乎 [illegible]

齊景公上路寢聞哭聲曰吾若聞哭聲何為者也梁邱據對

曰魯孔丘之徒鞠語者也明於禮樂審於服喪其母死葬埋甚

厚服喪三年哭泣甚哀公曰豈不可哉而色悅之 晏子

顏涿聚 史作顏濁鄒一作顏庚 齊大夫初梁父之大盜也學於孔子為天

尚史　弟子傳卷三十七　十九

下名士以終其身 呂氏 史記孔子世家弟子三千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如顏濁鄒之徒受業者甚衆而

于史記列傳內無顏濁鄒小異[illegible]傳

聚鄒之後為呂氏春秋[illegible]

[illegible]十七人外[illegible]十七人合九十四人此外申

[illegible]即姓名[illegible]編入[illegible]子籍充箭篇有

[illegible]季孔子弟子[illegible]接此子多

家語不見也本亦不敢以[illegible]人也

孔子門人 [illegible]為門人

[illegible]子路三年回恭敬不已子路問其故回對曰[illegible]聞之

[illegible]上[illegible]下畏[illegible]人人[illegible]可少[illegible]有多若

身不[illegible]安知禍難不施行[illegible]以恭敬

行大命子路稽首曰君子[illegible]

斯謂[illegible]人孔子[illegible] [illegible]子弓 史記[illegible]曰子貢子夏門

人[illegible]傳商瞿受易仲尼瞿傳[illegible]
馯臂子弘子弘傳江東馯臂子弓
矯疵子庸[illegible]一字子肩傳莊公族[illegible]商瞿受易以授矯疵子庸
[illegible]子弓授子庸
[illegible]子庸授子弓
[illegible]名都[illegible]受子泉[illegible]
[illegible]之人騅也學于[illegible]天下名士[illegible]人以終其[illegible]
[illegible]氏初邑[illegible]後[illegible]
[illegible]以為姓[illegible]名[illegible]
[illegible]行于齊人注趙岐 子夏授詩于商行于[illegible]
曾申字子西曾參之子受詩于子[illegible]明校春秋于曾
申劉向別錄 穆公之母卒使人問于曾子曰如之何對曰申也聞諸
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布幕衛也
裔史　門人傳卷三十七　平
繆幕魯也足證記又曰曾子寢疾病曾元曾申坐于足大戴記作 檀弓 晉華曾子寢疾曾元抑首曾華抱足而[illegible]趙岐注
以為曾子之孫哭
公羊高齊人子夏傳春秋與公羊高戴宏春秋說序曰公羊高受[illegible]子夏[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梁赤魯人[illegible]
[illegible]
樂正子春曾子弟子注康成 樂正子春[illegible]曰而不食曰吾
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illegible] 樂正子春下堂
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
不出猶有憂色何也[illegible]之門也吾如爾之問

也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為
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
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而弗敢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予是以
[illegible]舉足而不敢忘父母[illegible]而不敢忘父母[illegible]
[illegible]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
[illegible]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illegible]不出于口[illegible]不
[illegible]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illegible]
[illegible]
檀弓曰人喜于禮 陸德明[illegible]曾子[illegible] 公肩仲子[illegible]之喪
檀弓免焉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illegible]何居我未
裔史　門人傳卷三十七
之前聞也[illegible]服伯子[illegible]于門右曰仲子舍其孫而
[illegible]行也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
[illegible]武王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也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
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illegible]
門人故知也非孔門門徒而[illegible]是魯人[illegible]
沈猶行曾子弟子注趙岐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illegible]
曰無寓人于我室毀傷其薪木[illegible]
[illegible]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為
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illegible]是非汝所知也[illegible]有

貢芻之論從先小石七十人未有與焉
陽膚曾子弟子 見論語 [illegible]
公明高曾子弟子 趙岐注
公明宣學于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參之門三年不
學何也公明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庭親在叱咤之聲未嘗至犬
馬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說之宣見夫
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宣說此三者學而未能
宣安敢不學乎曾子避席謝之曰參不及宣其學而已 說苑
公明儀子張弟子子張之喪公明儀為志焉又為曾子弟子 禮記疏

尚史　門人傳卷三十七

子襄曾子弟子 趙岐注
公孫尼子七十子之弟子 顏師古注 沈約曰樂記取公孫尼子 劉瓛曰緇衣公孫尼子作 儒家
有公孫尼子二十八篇雜家有公孫尼一篇 漢書
世碩陳人七十子之弟子 顏師古注 世碩以為人情有善有惡在所
養焉作養書一篇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性情與
世子相出入 王充論衡 儒家世子二十一篇 漢書
景子說宓子語似其弟子 顏師古注 景子三篇 漢書
王史氏七十子之後學者 顏師古注 六國時人 劉向別錄 王史氏二十一篇
[illegible] 文侯相 顏師古注 李克七篇 漢書

羋嬰齊人七十子之後 顏師古注 羋子十八篇 [illegible]
公孫段傳易于孔門者 [illegible]
[illegible] 孔子之後儒分為八 [illegible] 子思氏顏氏孟
[illegible] 氏仲良氏公孫氏樂正氏之 [illegible] 顏氏傳詩 [illegible]
[illegible]
縣宜父子象孔子門人 [illegible] 陳莊
子 [illegible] 死使人赴于 [illegible] 人欲勿哭公 [illegible] 縣子而問焉縣子
曰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今之大
夫交政于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弗哭且臣聞之哭有二道有

尚史　門人傳卷三十七　壹

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公曰然則如之何而可縣子曰請哭諸
異姓之廟於是與哭諸縣氏縣子瑣曰吾聞之古者不降上下
各以其親 [illegible] 滕伯文 [illegible] 為孟虎齊衰其叔父也為
孟皮齊衰其叔父也又曰綌衰繐裳非古也歲旱穆公召縣子
而問 [illegible] 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尪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
[illegible] 於以求之毋乃不可與然則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
之愚婦人於以求之毋乃已疏乎徙市則奚若曰天子崩巷市
七日諸侯薨巷市三日為之徙市不亦可乎 [illegible]
[illegible] 則是一人 [illegible]
公 [illegible] 孔子門人 [illegible]

公祈哀孔子門人[illegible]

盆成适孔子門人齊景公宿于路寢之宮夜分聞西方有男子哭者公悲之明日朝問于晏子晏子對曰西郭徙居布衣之士盆成适也父之孝子兄之順弟也今其母不幸而死祔柩未葬家貧身老子孺恐力不能合祔是以悲也公曰子為寡人弔之[illegible]

[illegible]春秋[illegible]

孟子

[illegible]

孟軻字子輿[illegible]鄒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illegible]

謂見子思子思見之甚說其志[illegible]無介不見女無媒不嫁[illegible]

孟子傳卷三十七　　蓋

[illegible]

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illegible]

[illegible]

不忌背厚度[illegible]之士不[illegible]

世夫執冬至必彫[illegible]

術以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軻皆至梁梁惠王曰寡人不佞兵三折于外太子虜上將死國以空虛以羞先君宗廟社稷寡人甚醜之叟不遠千里今幸至敝邑之廷將何以利吾國孟子曰君不可以言利君欲利則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則庶人欲利上下爭利國則危矣為人君仁義而已矣何以利為[illegible]欲攻趙孟子稱太王去邠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內圜鑿其能入乎[illegible]

[illegible]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闊于事情[illegible]

荀之　　孟子傳卷三十七　　壹

[illegible]

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彊兵[illegible]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十一篇[illegible]

[illegible]

道發政施仁君
何為不見乎
樂正克孟子弟子為魯臣注趙岐
萬章孟子弟子注趙岐 索隱孟子之門人 韻注離婁之門人
公孫丑孟子弟子注趙岐
孟仲子 忠生 一作告 孟子弟子注趙岐
孟仲子孟子之從昆弟從學于孟子注趙岐
陳臻孟子弟子注趙岐
充虞孟子弟子注趙岐
屋廬連孟子弟子注趙岐
徐辟孟子弟子注趙岐

陳代孟子弟子注趙岐
彭更孟子弟子注趙岐
公都子孟子弟子注趙岐
咸丘蒙孟子弟子注趙岐
高子齊人嘗學于孟子注趙岐
桃應孟子弟子注趙岐
滕更滕君之弟來學于孟子注趙岐
論曰程子有言曰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人曰
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可謂聖賢之盛者歟振
聲照映群邪亢注大生孟子亦將復十剝乎乃時之氣備而後
成功成孟子蓋責其成者也

襄平李鍇鐵君甫纂

諸子傳

鬻子

鬻熊帝顓頊之後季連之苗裔（[illegible]）年九十見文王王曰老矣鬻子曰使臣捕獸逐麋已老矣使臣坐策國事尚少也文王師之（[illegible]）武王暨成王即位[illegible]以其身[illegible]鬻子之家而問焉鬻子告以上世之政（[illegible]）所著鬻子二十二篇蓋多闕畧云

老子 關尹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illegible]）周守藏室之史也（[illegible]）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耶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為我著書于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illegible]）

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illegible]）

（[illegible]）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illegible]）老子之子名宗宗為魏將封於段干宗子注注子宮宮[illegible]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為謀豈謂是

耶李耳無為自化清靜自正（史記）關尹子名喜列子師之多所請問莊子稱為博大真人（劉向列子）關尹喜曰在己無居形物其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故其道若物者也物自違道道不違物善若道者亦不用耳亦不用目亦不用力亦不用心欲若道而用視聽形智以求之弗當矣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用之彌滿六虛廢之莫知其所亦非有心者所能得遠亦非無心者所能得近唯默而得之而性成之者得之知而忘情能而不為真知真能也發無知何能情發不能何為聚塊也積塵也雖無為而非理也又曰關尹謂子列子曰言美則響美言惡則響惡身長則影長身短則影短名也者響也身也者影也故曰慎爾言將有和之慎爾行將有隨之是以聖人見出以知入觀往以知來此其所以先知之理也度在身稽在人[illegible]稽度皆明而不道也譬之出不由門行不從徑也[illegible]稽之虞夏商周之書度諸法士賢人之言所以存亡廢興而非由此道者未之有也（又）曰列子學射中矣請於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者乎對曰弗知也關尹子曰未可退而習之三年又以報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乎列子曰知之矣關尹子曰可矣守而勿失也非獨射也國與身皆如之道家老萊子十五篇關尹子九篇（漢書藝文志）

文子

文子姓辛名銒葵邱濮上人號曰計然范蠡師事之本受業于老子（漢書老子弟子與孔子並時）錄其遺文為十二篇（魏李暹注有計然十[illegible]卷並陰陽曆數則文子非計然也）漢書道家有文子九篇（藝文志）

墨子 附[illegible]

墨翟為宋之大夫善守禦為節用（史記）公輸盤為楚造雲梯之械將以攻宋墨子聞之十日十夜而至郢見公輸盤曰北方有侮臣願藉子殺之公輸盤曰吾義固不殺人墨子起再拜曰聞子為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荊有餘於地而不足於民殺所不足而爭所有餘不智宋無罪而攻之不仁知而不爭不忠爭而不得不可謂強義不殺少而殺眾不可謂知類公輸盤服墨子曰然乎不已乎公輸盤曰不可吾既已言之王矣墨子曰胡不見我於王曰諾墨子見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鄰有敝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鄰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粱肉鄰有糠糟而欲竊之此為何若人也王曰必為有竊疾矣墨子曰荊之地方五千里宋方五百里此猶文軒之與敝輿也荊有雲夢犀兕麋鹿盈之江漢魚鱉黿鼉為天下富宋所謂無雉兔狐狸者也此猶粱肉之與糠糟也荊有長松文梓楩柟豫章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三事之攻宋為與此同類王曰善哉雖然公輸盤為我為雲梯必取宋於是見公輸盤墨子解帶為城以牒為械公輸盤九設攻城之機變墨子九距之公輸盤之攻械盡墨子之守圉有餘公輸盤詘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吾不言楚王問其故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矣墨子歸過宋天雨庇其閭中守閭者不內也[illegible]公輸子削竹木以為鵲成而飛之三日不下公輸子自以為至巧墨子曰子之為鵲也不如匠之為車轄須臾劉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為功利於人謂之巧不利於人謂之拙（韓非子）墨子為

未二年而成蜚一日而敗弟子曰先生之巧至能使木鳶飛墨子曰不如為車輗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重致遠力多久於歲數今我為鳶三年成蜚一日而敗惠子聞之曰墨子大巧巧為輗拙為鳶巫馬子謂墨子曰我與子異我不能兼愛我愛鄒人於越人愛魯人於鄒人愛我鄉人於魯人愛我家人於鄉人愛我親於我家人愛我身於吾親以為近我也擊我則疾擊彼則不疾於我我何故疾者之不拂而不疾者之拂故有我有殺彼以我無殺我以利墨子曰然則一人說子一人欲殺子以利己十人說子十人欲殺子以利己天下說子天下欲殺子以利己一人不說子一人欲殺子十人不說子十人欲殺子天下不說子天下欲殺子說子亦欲殺子不說子亦欲殺子是所謂經者口也殺常之身者也子墨子學儒者之

業受孔子之術以為其禮煩擾而不說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子淮南又曰墨子服役者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化之所致也呂氏春秋墨子見荊王錦衣吹笙因也[illegible]墨子以為傷義是不聽也墨家墨子七十一篇呂氏春秋墨者有鉅子腹䵍居秦其子殺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長矣非有他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誅矣先生之以此聽寡人也腹䵍對曰墨者之法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所以禁殺傷人也夫禁殺傷人者天下之大義也王雖為之賜而令吏弗誅腹䵍不可不行墨子之法不許惠王而遂殺之

尸子

尸子名佼魯人秦相商君師之鞅死佼逃入蜀所著雜家尸子二十篇漢書志今見羣書所引諸書

楊子

楊朱或曰姓陽名戎字子居釋文陽朱[illegible]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芸而言治天下如運諸掌何也對曰君見其牧羊者乎百羊而羣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堯牽一羊舜荷箠而隨之則不能前矣且臣聞之吞舟之魚不游枝流鴻鵠高飛不集汙池何則其極遠也黃鐘大呂不可從煩奏之舞何則其音疏也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此之謂矣楊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

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為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為之乎楊子弗應禽子出語孟孫陽孟孫陽曰子不達夫子之心吾請言之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為之乎曰為之孟孫陽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為之乎禽子默然有閒孟孫陽曰一毛微於肌膚肌膚微於一節省矣然則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中之一物奈何輕之乎禽子曰吾不能所以答子然則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言當矣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孟孫陽因顧與其徒說他事楊朱過宋東之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

其美也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楊朱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楊朱之弟曰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衣而反其狗迎而吠之楊布怒將扑之楊朱曰子無扑矣子亦猶是也嚮者使汝狗白而往黑而來豈能無怪哉列子

楊子之學見于列子今不世傳今略其數端餘不具載

列子

列子名御寇鄭人也與鄭繆公同時當[illegible]按列子[illegible]楊[illegible]二十一年殺其相子陽是已當鄭繻公時矣蓋有道者也其學本于黃帝老子號曰道家劉向別錄史疾為韓使楚王問曰客何方所循曰治列子御寇之言曰何貴曰貴正王曰正亦可為國乎曰可王曰楚國多盜

正可以圉盜乎曰可曰以正圉盜奈何頃間有鵲止于屋上者曰請問楚人謂之何王曰謂之鵲曰謂之烏可乎曰不可曰今王之國有柱國令尹司馬典令其任官置吏必曰廉潔勝任今盜賊公行而弗能禁也此烏不為烏鵲不為鵲也國策列子八篇[illegible]

莊子

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為蒙漆園吏[illegible]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闚[illegible]有書十萬餘言大抵率寓言也[illegible]以明老子之術[illegible]離辭指事

以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大廟當是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污我我寧游戲污瀆之中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史記今從[illegible]莊子[illegible]弟子對之注[illegible]以我今死則誰先更百年生則誰後必不得免何貪于須史[illegible]本文上[illegible]為下為[illegible]

鬼谷子

鬼谷子楚人周世隱于鬼谷蘇秦所記以為周時已豪士隱者居鬼谷自號鬼谷先生論衡蘇秦張儀從橫習之鬼谷子掘地為坑曰下說令我泣出則耐分人主之地蘇秦下說鬼谷子泣下沾襟[illegible]鬼谷子曰蘇秦張儀一體也然其觸尾屬角合吐綴張儀不如蘇秦是能分人主之地也[illegible]

不知何許人隱居[illegible]鬼谷山因以為[illegible]

[illegible]則可以[illegible]未中其心之所[illegible]也[illegible]之明[illegible]外之[illegible]之見
[illegible]人之[illegible]治神而珍[illegible]人之心如[illegible]而說
[illegible]行者天下不開
[illegible]此之謂[illegible]

申子

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史記魏之圍邯鄲也申不害始合于昭侯然未知昭侯之所欲恐言而未當中也昭侯問不害曰吾誰與而可對曰此安危之要國家之大事也臣請深惟而苦思之乃微謂趙卓韓鼂曰子皆國之辯士也夫爲人臣者言可必用盡忠而已矣二人因進議于昭侯不害微視昭侯之所說以言于昭侯昭侯大說之[illegible]用爲相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不害之身國治兵彊無侵韓者[illegible]韓用申不害行其三符兵不侵境蓋十[illegible]年[illegible]其後不能用又不察其書兵挫軍破國并于秦不害請仕其從兄官昭侯不許也不害有怨色昭侯曰非所謂學于子者也聽子之謁而廢子之道乎又亡其行子之術而廢子之謁乎子嘗教寡人循功勞視次第今有所求此我將奚聽乎不害乃避舍請罪曰君真其人也[illegible]

以功而與貴因能而授官今君設法度[illegible]
[illegible]曰吾自今以來知行[illegible]
[illegible]

南史　諸子傳卷三十八　九

[illegible]法家有申子六篇[illegible]
[illegible]哉因不害之學本于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illegible]
[illegible]

南史　十

尉繚子

[illegible]

尉繚子當梁惠王時惠王問黃帝刑德于尉繚子 尉繚 兵刑勢

右尉繚二十一篇[illegible]

騶衍　騶奭

騶衍齊人也衍覩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illegible]
[illegible]始大聖之篇
十餘萬言[illegible]至于無垠尤
序[illegible]大並世盛衰因載其機祥度制

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
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
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
為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
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為
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環
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為一州如此者九乃
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
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王公大人初見其
術懼然顧化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于齊適梁惠王郊迎

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撇席（撇拂也）如燕昭王擁彗先驅
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作主運其游諸
侯見尊禮如此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
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
哉騶奭者齊諸騶子亦頗采騶衍之術以紀文于是齊王嘉之
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為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
尊寵之覽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

慎到　田駢　接子　環淵

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
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論

時接子皆有所論焉（史記）田駢游稷下號天口駢以道術說
齊王王應之曰寡人所有者齊國也願聞齊國之政駢對曰臣
之言無政而可以得政譬之林木無材而可以得材願王自取
齊國之政也駢猶淺言之也博言之豈獨齊國之政哉變化應
來而皆有章因性任物而莫不宜當彭祖以壽三代以昌五帝
以昭神農以鴻

齊人見田駢曰聞先生
高議設為不宦而願為役田駢曰子何聞之對曰臣聞之鄰人
之女駢曰何謂也對曰臣鄰人之女設以為不嫁行年三十而有

七子不嫁則不嫁然嫁過畢矣今先生設為不宦訾養千鍾徒
百人不宦則然矣而富過畢矣田子辭（呂氏春秋客有見田駢者被服中法進退
中度趨翔閑雅辭令遜敏田駢聽之畢而辭之客出田駢送之以
目弟子謂田駢曰客士歟田駢曰殆乎非士也今者客所弇斂士所
術施也士所弇斂客所術施也客殆乎非士也故火燭一隅則室
偏無光骨節蚤成空竅哭歷身必不長眾無謀方乞謹視見多
故不良志必不公不能立功好得惡予國雖大不為王禍災日
至故君子之容純乎其若鐘山之玉桔乎其若陵上之木淳淳乎慎
謹畏化而不肯自足乾乾乎取舍不悅而心甚素樸）慎子有四十一篇
諸家所道騶子十三篇接子二篇田子二十五篇

尹文子

尹文子齊宣王時人老成子學幻于尹文子三年而告老成

子請其道而求之尹文子[illegible]老聃之徂西也
[illegible]曰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盡幻也造化之所始陰陽之
所[illegible]生謂之死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之幻
[illegible]其巧妙其功深故難窮難終因形者其巧顯其功淺故
[illegible]隨滅知幻化之不異生死也始可與學幻矣吾與汝亦幻
也奚須學哉老成子歸用尹文子之言深思三月遂能存亡自
在幡校四時冬起雷夏造冰飛者走者終身不著其術故
世莫傳焉[illegible]尹文對曰
[illegible]
問曳 [illegible]卷二十八

[illegible]

名家尹文子一篇

漢藝文志道家老成子十八篇[illegible]

鶡冠子

楚人隱居山中[illegible]以鶡為冠[illegible]莫測其名因
[illegible]道家[illegible]帶師事之後顯[illegible]一懷其[illegible]

[illegible]也乃與[illegible]遊處[illegible]真隱[illegible] 道家鶡冠子一篇[illegible]

荀卿

荀卿趙人[illegible]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騶衍之術迂
大而閎辯奭也文具難施[illegible]故齊人
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過髡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而
荀卿最為老師齊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為祭酒焉齊人
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為蘭陵令[illegible]客說春申君
曰湯以亳武王以鎬皆不過百里以有天下今荀子天下賢人
也君藉之以百里之勢臣竊以為不便春申君曰善于是使人
謝荀子[illegible]荀子去之趙[illegible]以為上卿客又說春申君曰昔伊尹去
夏入殷[illegible]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強夫賢者之所
在[illegible]未嘗不尊國未嘗不榮也今荀子天下賢人也君何辭
[illegible]又曰善於是使人請荀子荀子[illegible]
[illegible]不可不審察也此為劫殺死亡之主言也
夫人主年少而矜材無法術以知姦則大臣[illegible]
于己也故殺賢長而立幼弱廢正適而立不義[illegible]
王子圍聘于鄭未出竟[illegible]
自立也齊崔杼[illegible]
公請與分國崔杼不許[illegible]欲自刃于廟崔杼又不許[illegible]莊公走出踰于
外牆[illegible]射中其股遂殺之而立其弟[illegible]近代所見李兌用趙餓

荀子傳卷三十八

百

父于沙邱百日而餓之淖齒用齊擢閔王之筋懸之廟梁宿昔而死夫癘雖癰腫疕瘍上比前世未至絞纓射股下比近代未至擢筋而餓死也夫劫弒死亡之主也心之憂勞形之困苦必甚於癘矣由此觀之癘雖憐王可也詩曰寶珍隋珠不知佩兮禕衣與絲不知異兮閭姝子奢莫知媒兮嫫母求之又甚喜之以瞽為明以聾為聰以是為非以吉為凶嗚呼上天曷維其同[illegible]上天[illegible]神[illegible][illegible]也[illegible]困亂君則屬不達大道而從事于巫祝信禨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illegible]史記[illegible]以春申君死而荀卿廢[illegible]家蘭陵[illegible]人

尚史　諸子傳卷三十八

[illegible]力術止義術行曷謂也曰秦之謂也威強乎湯武廣人[illegible]然而憂患不可勝校也諰諰然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已也此所謂力術止也曷謂威強乎湯武湯武能使說己者使耳今[illegible]死為國舉焉負二王之廟而辟於陳蔡之間視可司間安[illegible]其脛而踏秦人之腹然而秦使左案左使右案右是能使讎人役也此所謂廣大乎舜禹也曰古者百王之一天下臣諸侯也未有過封內千里者也今秦南有沙羨與俱[illegible]與胡貉為鄰西有巴戎東在楚者乃界于齊在韓者踰常山乃有臨慮在魏者乃據圉津即去大梁百有二十里耳其在趙者剡然有苓而據松柏之塞負西海而固常山是地徧天下也威動海內強殆中國然而憂患不可勝校也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已也然則奈何曰節威反文案用夫端誠信全之君子與之參國政正是非治曲直聽咸陽順者錯之不順者而後誅之則兵不出于塞外而令行于天下矣若是雖築明堂于塞外而朝諸侯殆可矣假今之世益地不如益信之務也應侯問曰入秦何見荀卿曰其固塞險形勢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勝也入竟其百姓樸其聲樂不流汙其服不挑甚畏有司而順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肅然莫不恭儉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國其士大夫入于公門歸于其家無有私事不比周不朋黨倜然莫不明通而公古之士大夫也觀其朝廷聽決百事不留恬然如

尚史　諸子傳卷三十八　共

無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是所見也雖然則其有其諰也縣之以王者之功名則倜倜然其不及遠矣何也則其殆無儒邪故曰粹而王駁而霸無一焉而亡此亦秦之所也[illegible]臨武君與荀卿議兵于趙孝成王前王曰請問兵要臨武君對曰上得天時下得地利觀敵之變動後之發先之至此用兵之要也荀卿曰不然臣聞古之道凡用兵之本在乎一民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微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士民不親附則湯武不能以必勝也故善附民者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臨武君曰不然兵之所貴者勢利也所行者變詐也善用兵者感忽悠闇莫知其所從出孫

兵用之無敵于天下豈必待附民哉荀卿曰不然臣之所道仁
人之兵王者之志也君之所貴權謀勢利也所行攻奪變詐者
諸侯之事也仁人之兵不可詐也彼可詐者怠慢者也路亶者也君
臣上下之間滑然有離德也故以桀詐桀猶巧拙有幸焉以桀
詐堯若赴水火入焉焦沒耳故仁人上下百將一心三軍同力
詐而襲之與先驚而後擊之一也且仁人之用十里之國則將
有百里之聽用百里之國則將有千里之聽用千里之國則將
有四海之聽必將聰明警戒和傳而一且夫暴國之君將誰與
至哉其民之親我歡若父母反顧其上則若灼黥若仇讎豈肯
為其所惡賊其所好者哉是使人之子孫自賊其父母也彼將

來告又何可詐也孝成王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兵設何行
而可荀卿曰凡在大王將率末事也臣請遂道王者諸侯強弱
存亡之效齊人隆技擊其技也得一首者賜贖錙金無本賞矣
是事小敵毳則偷可用也事大敵堅則渙焉離耳是亡國之兵
也兵莫弱是矣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
弩負服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軸帶劍贏三日之糧日中而
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是數年而衰而未可奪也改
造則不易周也是故地雖大其稅必寡是危國之兵也秦人其
生民也陿阸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埶隱之以阨忸之以慶賞
鰌之以刑罰使天下之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鬭無由也五甲

首而隸五家是最為眾強長久多地以正故四世有勝非幸也
數也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
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
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有遇之者若以焦熬投石焉故以詐遇詐
猶有巧拙焉以詐遇齊譬以錐刀墮太山也故齊之田單楚之
莊蹻秦之衛鞅燕之繆蟣掎契司詐權謀傾覆未免盜兵也齊
桓晉文楚莊吳闔閭越句踐皆和齊之兵也然而未有本統
也故可以霸不可以王是強弱之效也孝成王臨武君曰善請
問為將荀卿曰知莫大乎棄疑行莫大乎無過事莫大乎無悔
事至無悔而止矣成不可必也故制號政令欲嚴以威慶賞刑罰

欲必以信處舍收藏欲周以固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
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遇敵決戰必道吾所明無道吾
所疑夫是之謂六術無欲將而惡廢無怠勝而忘敗無威內而
輕外無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凡慮事欲孰而用財欲泰夫是之
謂五權所以不受命於主有三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
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凡受命
於主而行三軍三軍既定百官得序群物皆正則主不能喜敵
不能怒夫是之謂至臣慮必先事而申之以敬慎終如始終始
如一夫是之謂大吉敬謀無壙敬事無壙敬吏無壙敬眾無壙
敬敵無壙夫是之謂五無壙慎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

敬無壙夫是之謂天下之將通于神明矣臨武君曰善請問
王者之軍制荀卿曰將死鼓御死轡百吏死職士大夫死行列
不殺老弱不獵禾稼服者不禽格者不赦奔命者不獲凡誅非
誅百姓也誅亂百姓者也微子開封于宋曹觸龍斷于軍殷之
服民所以養生之者無異周人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
不從服夫是之謂仁師臨武君曰善（[illegible]荀況在高[illegible]作一[illegible]大如五石覆衣裏[illegible]）
荀卿賦十篇儒家孫卿子三十三篇（見志）

韓非子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于黃老非
為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為不

如非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于是韓非疾
治國不務修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彊兵而以求人
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于功實之上以為儒者用文亂法而俠
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今者所養非
所用所用非所養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
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人或傳其書至秦
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
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
急乃遣非使秦[illegible]四國為一將以攻秦秦
[illegible]問曰為之奈何羣臣莫對姚賈（[illegible]人）對曰賈願出使四
國必絕其謀而案其兵姚賈辭行絕其謀止其兵與之為交以
報秦秦王大說封千戶以為上卿韓非知之曰賈以珍珠重寶
南使荊吳北使燕代三年四國之交未必合而珍珠重寶盡于
內是賈以王之權外自交于諸侯願王察之且梁監門子嘗盜
于梁臣于趙而逐而與同知社稷之計非所以厲羣臣也王召
姚賈而問曰吾聞子以寡人財交于諸侯有諸對曰有曰有何
面目見寡人對曰曾參孝其親天下願以為子子胥忠于君天
下願以為臣使賈不忠于君四國之王尚焉用賈之身桀聽讒
而誅其良將紂聽讒而殺其忠臣今王聽讒則無忠臣矣王曰
子監門子梁之大盜趙之逐臣姚賈曰太公望齊之逐夫（婦逐之也）

朝歌之廢屠子良之逐臣（[illegible]）棘津之讎不庸（[illegible]出每太公[illegible]）
（[illegible]）文王用之而王管仲齊鄙人之賈人也魯之免囚
（[illegible]）桓公用之而霸百里奚虞之乞
人傳賣以五羊之皮穆公相之而朝西戎文公用中山盜而勝
于城濮（[illegible]）此四士者皆有詬醜大誹天下明主用之知其
可與立功也使若卞隨務光申屠狄人主豈得其用哉今王曰
然乃復使姚賈（[illegible]）韓非常欲存韓上書曰韓事秦三十餘年
出則為扞蔽入則為席薦秦特出銳師取地而韓隨之怨懸于
天下功歸于強秦且夫韓入貢職與郡縣無異也今日臣竊聞貴
臣之計舉兵將伐韓夫趙氏聚士卒養從徒欲贅天下之兵明

秦不弱則諸侯必滅宗廟必西面而行其意非一日之計也今釋趙之患而攘內臣之韓則天下明趙氏之計矣夫韓小國也而以應天下四擊主辱臣苦上下相與同憂久矣修守備戒強敵有蓄積築城池以固守今伐韓未可一年而滅拔一城而退則權輕於天下天下摧我兵矣韓叛則魏應之趙據齊以為原如此則以韓魏資趙假齊以固其從而以與爭強趙之福而秦之禍也夫進而擊趙不能取退而攻韓弗能拔則陷銳之卒勤於野戰負任之旅罷於內攻則合羣苦弱以敵而共二萬乘非所以亡趙之心也均如貴臣之計則秦必為天下兵質矣陛下雖以金石相弊則兼天下之日未也今賤臣之愚計使人使荊重

幣用事之臣明趙之所以欺秦者與魏質以安其心從韓而伐趙趙雖與齊為一不足患也二國事畢則韓可以移書定也是我一舉二國有亡形則荊魏又必自服矣故曰兵者凶器也不可不審用也以秦與趙敵衡加以齊今又背韓而未有以堅荊魏之心夫一戰而不勝則禍構矣計者所以定事也不可不察也韓秦強弱在今年耳且趙與諸侯陰謀久矣夫一動而弱於諸侯危事也為計而使諸侯有意我之心至殆也見二疏非所以強於諸侯也臣竊願陛下之幸熟圖之夫攻伐而使從者閒焉不可悔也詔以韓客之所上書書言韓之未可舉下臣斯臣斯甚以為不然秦之有韓若人之有腹心之病也虛處則㤄然若

居濕地也著而不去以極走則發矣夫韓雖臣於秦未嘗不為秦病今若有卒報之事韓不可信也秦與趙為難荊蘇使齊未知何如以臣觀之則齊趙之交未必以荊蘇絕也若不絕是悉趙而應二萬乘也夫韓不服秦之義而服於強也今專於齊趙則韓必為腹心之病而發矣韓與荊有謀諸侯應之則秦必復見崤塞之患非之來也未必以其能存韓也為重於韓也辯說屬辭飾非詐謀以釣利於秦而以韓利闚陛下夫秦韓之交親則非重矣此自便之計也臣觀非之言文其淫說靡辯才甚臣恐陛下淫非之辯而聽其盜心因不詳察事情今以臣愚議秦發兵而未名所伐則韓之用事者以事秦為計矣臣斯請往見韓

王使來入見大王見因內其身而勿遣稍召其社稷之臣以與韓人為市則韓可深割也因令蒙武發東郡之卒闚兵於境上而未名所之則齊人懼而從蘇之計是我兵未出而勁韓以威擒強齊以義從矣聞於諸侯也趙氏破膽荊人狐疑必有忠計荊人不動魏不足患也則諸侯可蠶食而盡趙氏可得與敵矣願陛下幸察愚臣之計無忽秦遂遣斯使韓[illegible]于是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illegible]

家語子五十五篇

論曰周末羣流諸子六流踰有道家老子列子莊子者成矛鳴冠子環田駢慎子是也有儒家荀子是也有名家尹文子是也有法家申韓是也有兵家尉繚子是也有墨家墨子是也燎火爝夜乎是之一隅作孟子揭仲尼之統以正之夫然後昭昭乎宵朝日而[illegible]矣

尚史 卷一

襄平李鍇鐵君武篡

軒轅以下至周世表

舊說五帝三王同出黃帝殆其因或不然然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然考亦有前闕乎若夫世系譌舛或中有斷年闕疑謹參稽上下作世表

統系 金天氏 高陽氏 高辛氏 陶唐氏 有虞氏 夏 商 周

黃帝

少昊

顓頊

帝嚳

帝堯	帝嚳生／陶唐氏代王／帝堯子帝舜
帝舜	唐帝[illegible]／虞帝舜[illegible]禹立
帝禹	虞[illegible]／夏帝禹立
帝啓	契生昭明／昭明生相土／相土生昌若／昌若生曹圉
太康	
仲康	
帝相	[illegible]／少康復[illegible]
少康	上甲微
帝杼	生報丁
帝槐	報丁生報乙
帝芒	報乙生報丙
帝泄	
帝不降	不窋生鞠／鞠生公劉
帝扃	
帝廑	
帝孔甲	

帝皐	
帝發	
帝履癸	履癸[illegible]湯[illegible]之夏
帝湯	帝湯立／公劉生慶節／慶節生皇僕
外丙	
中壬	
太甲	太甲稱太宗
太庚	
小甲	殷道衰
雍己	
太戊	太戊稱中宗
中丁	
外壬	
河亶甲	殷復衰
祖乙	殷復興
祖辛	
沃甲	
祖丁	

Notes: 皇僕生差弗／差弗生毀隃／毀隃生公非／公非生[illegible]／[illegible]生高圉／高圉生亞圉

南庚			
陽甲		殷復衰	
盤庚		徙亳殷	
小辛		殷復興 殷復衰	
小乙			
武丁		爲高宗 殷復興	亞圉傳 雲都 傳祖紺
祖庚			
祖甲			
廩辛			
庚丁			組紺生 古公亶
武乙		復去亳 徙河北	父古公 去豳徙岐
太丁		殷益衰	古公生 季歷季
帝乙			
帝辛		帝辛及 爲紂武 王伐之 商亡	歷生文 王文王 生武王
武王			周代商 武王

周同姓諸侯年表

襄平李鍇鐵君甫纂

太史公一觀諸要譜十二諸侯閱馳說邦歷人法至簡也今雖其體若之表繫統于周列國班焉首同姓次異姓同姓尚親異姓尚功始周始訖周終一以從之天之道也夫王者之道正乎天天之道正乎一仲尼法天尊王修春秋而春王之書要非魯史之舊所以標萬世之正乎夷孝以上無年世表之以多不合紀年辭不足徵參索以著之作年表

周	武王 已亥十三年	代殷 有天下 元年	大封公侯	四
魯	公爵 封			
晉	侯爵 封			
衛	侯爵 封			三
鄭	伯爵			
蔡	侯爵 封			
曹	伯爵 封			
滕	侯爵 封			
吳	子爵 吳			
燕	伯爵 封			

尚史　周同姓諸侯年表卷二

周	丙戌成王元年	十九 武王崩 二成王誦立	十八	十七	十六
魯	伯禽元年				
晉	叔虞元年				
衛	八 爲周司寇		六	五	四

周	二	三 管蔡挾武庚以叛 周公東征 三年克之 岐陽 作嘉禾	四	五
魯	二	三 伐淮夷徐戎 報政于周 周公踐 年無致	四	五
蔡		叔度		

尚史　周同姓諸侯年表卷一

周	甲午 九	八	七 周公反政 成王 ...	六
魯	九	八	七	六

周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魯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周成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甲辰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魯伯禽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晉										
衛										
鄭										
蔡										
曹										
滕										
吳										
燕										

周成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甲申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魯伯禽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晉										

周	三十五	三十六	二十七 成王崩 子康王釗立	癸亥 康王元年	二	三 周康	四	五	六	七
魯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晉				燮父事康王徙居晉水故號晉		魯伯禽 晉				

周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戊申	十三 周康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魯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illegible] 薨 子考公 [illegible]	考公元年 [illegible]
晉						魯伯禽 晉				

周康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甲申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康王崩子昭王瑕立	己丑昭王元年
魯煬	二	三	四考公薨弟煬公熙即位	煬公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晉										

周昭	二	三	四	五	甲午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魯煬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晉										

周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魯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晉										

周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魯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晉										

周	魯	晉
三十二	三十八	
三十三	三十九	
三十四	四十	
三十五	四十一	
甲子 三十六	四十二	
三十七	四十三	
三十八	四十四	
三十九	四十五	
四十	四十六	
四十一	四十七	

周	魯	晉
四十二	四十八	
四十三	四十九	
四十四	五十	
四十五	五十一	
甲戌 四十六	五十二	
四十七	五十三	
四十八	五十四	
四十九	五十五	
五十	五十六	
五十一 昭王南征荊伐而崩子	五十七	

南史 周同姓諸侯年表卷二

九	八	七	六	甲申 五	周穆	二	五十九	五十八	
六	五	四	三	二	魯幽晉	六十 煬公熙 子幽公宰 幽公元年			

南史 周同姓諸侯年表卷二

十七	十六	甲午 十五	十四		周穆	十三		十二	十一	十
[illegible]	十三	十二	十一	一	魯幽晉	十	九	八		七

周同姓諸侯年表卷二

周	魯									
十八	魏公元年									
十九	二									
二十	三									
二十一	四									
二十二	五									
二十三	六									
二十四	七									
甲辰 二十五	八									
二十六	九									
二十七	十									

周同姓諸侯年表卷二

周	魯									
二十八	十一									
二十九	十二									
三十	十三									
三十一	十四									
三十二	十五									
三十三	十六									
三十四	十七									
甲寅 三十五	十八									
三十六	十九									
二十七	二十									

三十八	二十一	
三十九	二十二	
四十	二十三	
四十一	二十四	
四十二	二十五	

尚史 周同姓諸侯年表卷二

周穆	魯	晉
四十三	二十六	
四十四	二十七	
甲 四十五	二十八	
四十六	二十九	
四十七	三十	

四十八	三十一	
四十九	三十二	
五十	三十三	
五十一	三十四	
五十二	三十五	

尚史 周同姓諸侯年表卷二

周共	魯	晉
五十三	三十六	
五十四	三十七	
甲戌 五十五	三十八	
乙 共王元	三十九	
	四十	

周共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甲申 十	十一	十二 共十二崩 子宣王立
魯懿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懿公[illegible] 伯御[illegible] [illegible]即位
晉											

周共	[illegible]年 [illegible]元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甲午 八	九	十
魯[illegible]	[illegible]公元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晉										

周 赧 / 魯 厲 / 晉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甲辰）	十九	二十
周 赧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魯 厲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晉										

周 / 魯 [illegible] / 晉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illegible]	[illegible]	三（甲寅）	四	五
周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三	四	五
魯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晉										

周	六	七	八	九	十
魯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周	十一	十	十二 卯子	十四	十五 孝王崩子懿王立
魯	三十六	三十七 厲公卒弟具即位	獻公元年	二	三
晉					

周	元年	二	三	四	五
魯	四	五	六	七	八

周 夷	六	七	八 甲戌	九	十
晉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周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魯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癸未	甲申		
周	十六 敬王崩 元王立	元王元年	二	三	四
魯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晉					
衛		[illegible]			

		甲午			
周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魯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晉	[illegible]	[illegible]			
衛	[illegible]	[illegible]			二
曹	[illegible]				

周	五	六	七	八	九
魯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尚史　周同姓諸侯年表卷一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周厲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魯眞	三十四	三十五	六 [illegible]	獻公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晉靖	晉自叔虞始封 [illegible]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靖侯元年 九	十
衛頃								
鄭								
蔡								
曹夷	[illegible]	[illegible]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陳								
吳								
燕								

尚史　周同姓諸侯年表卷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周厲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魯眞		眞公元年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晉靖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衛釐	十一	十二 頃侯卒子釐侯即位	釐侯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鄭										
蔡										
曹夷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陳										
吳										
燕										

周共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三十七 國人叛厲王 厲王出奔彘	三十八 宣太子靜匿召公家 召公周公二相行政 號曰共和	共和元年	二十九 二	三十 二	
魯眞公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晉靖侯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靖侯卒 子釐侯司徒即位		釐侯元年	二	
衛釐侯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蔡						[illegible]				
陳幽公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燕惠侯										

周共和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九	四十七 十	四十八 十一	四十九 十二	五十 十三
魯眞公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晉釐侯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衛釐侯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蔡武侯		宋僖公元年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曹夷伯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曹幽伯彊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燕惠侯										

周	五十一 十四 厲王崩于彘 宣王靜立 共和罷	甲戌年 宣王元	二	三
魯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眞公卒 弟武公敖即位	武公元年
晉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衛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蔡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曹	七	八	九 [illegible]	戴伯元年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即位	[illegible]元年	二

	周宣	魯武	晉釐	衛釐		蔡夷	曹戴			[illegible]
四	四 伐獫狁 征荊蠻 命召公平淮夷 [illegible]	二	十七	三十一	[illegible]	十四	二			[illegible]
五	五	三	十八 [illegible]	三十二		十五	三			四
六	六	四	獻侯元年	三十三		十六	四			五
七	七	五	二	三十四		十七	五			六

周	八	九	十	十一	甲申 十二
魯	六	七	八	九	十 [illegible]
晉	三	四	五	六	七
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蔡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曹	六	七	八	九	十
	[illegible]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周宣	魯懿	晉獻	衛釐	蔡夷	曹戴	宋惠
十三	十三 [illegible]	[illegible]元年	八	四十	二十三	十一	十二
十四	十四	二	九	四十一	二十四	十二	十三
十五	十五	三	十	四十二 [illegible]	二十五	十三	十四
十六	十六	四	十一 [illegible]	武公元年	二十八	十四	十五

周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魯		五	六	七	八
晉	子穆侯費王即位	穆侯元年	二	三	四
衛		二	三	四	五
鄭					
蔡		二十七	二十八 夷侯薨子釐侯所事立	釐侯元年	
曹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燕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甲午			
周宣	二十一	二十二 封弟友於鄭	二十三	二十四
魯懿	九 懿公兄括之子伯御弒懿公而自立	伯御元年	二	三
晉穆	五	六	七 以條役生太子仇	八
衛武	六	七	八	九
鄭桓		桓公元年 始封	二	三
蔡釐	三	四	五	六
曹戴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燕僖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伐千畝生少子成師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四	五	六	七	八
七	八	九	十	十一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甲辰			
周宣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魯伯御	九	十	十一 王伐魯殺伯御立孝公稱	孝公元年	二
晉穆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衛武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鄭桓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蔡釐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曹惠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戴伯薨子惠伯兕立	惠伯元年	二
燕僖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甲戌		
周宣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	四十 喪戎料民于太原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魯孝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晉穆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穆侯薨弟殤叔自立
衛武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鄭桓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蔡釐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曹惠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燕頃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釐侯卒子頃侯立	頃侯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庚申				甲子		
周幽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宣王崩子幽王宮湦立	幽王元年	二	三 三川震岐山崩	四	五 廢太子宜臼以伯服爲太子	六 日食	七
魯孝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晉文	殤叔元年	二	三	四 太子仇殺殤叔而立	文侯仇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衛武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鄭桓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蔡釐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曹惠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燕頃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八	九	十	十一 申侯與繒西夷犬戎殺幽王諸侯共立平王宜臼	周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魯
七	八	九	十 文侯立平王平王以文侯為方伯作文侯之命	晉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犬戎殺幽王武公將兵佐周平戎平王命武公為公	衛
三十三	三十四	二十五	三十六 犬戎殺幽王并殺鄭桓公鄭人立子突是為武公	鄭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蔡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曹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燕

周平	平王元年東徙雒	二	三	甲戌 四	五
魯孝	二十六	二十七 孝公卒子惠公弗湟立	惠公元年	二	三
晉文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衛武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鄭武	武公元年	二	三	四	五
蔡釐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曹惠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燕頃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頃侯卒子哀侯立	哀侯元年

六	七	八	九	十	周
四	五	六	七	八	魯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晉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衛
六	七	八	九	十	鄭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釐侯卒子共侯興立	共侯元年	蔡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曹
哀侯卒子鄭侯立	鄭侯元年	二	三	四	燕

周平	十一	十二	十三	甲申 十四
魯惠	九	十	十一	十二
晉文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衛武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武公卒子莊公揚立	莊公元年
鄭武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蔡共	二 共侯卒子戴侯立	戴侯元年	二	三
曹惠	三十六 惠伯卒子石甫立其弟武殺之代立	繆公元年	二	三 繆公卒子桓公終生立
燕鄭	五	六	七	八

周平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魯惠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晉文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衛莊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鄭武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蔡戴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illegible]	[illegible] 宣侯[illegible]元年	二	三
曹桓	桓公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illegible]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周平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魯惠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晉昭	三十五 文侯薨 子昭侯伯立	昭侯元年 [illegible]	二 桓叔二	三 桓叔三	四	五 桓叔五	六 桓叔六	七 桓叔七 [illegible]	[illegible]
衛莊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鄭莊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武公薨 子莊公寤生立	莊公元年 封弟段于京	二	三	四	五	六
蔡宣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曹桓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illegible]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周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魯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晉	二 桓叔九	三 桓叔十	四 桓叔十一	五 桓叔十二	六 桓叔十三
衛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莊公卒子桓公完即位	桓公元	二 州吁出奔
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蔡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曹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燕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周平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魯惠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晉孝	七 桓叔卒子莊伯代立	八 莊伯元	九 莊伯二	十 莊伯三	十一 莊伯四
衛桓	三	四	五	六	七
鄭莊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蔡宣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曹桓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燕鄭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鄭侯卒子穆侯即位	穆侯元年

周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魯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晉	十二 莊伯五	十三 莊伯六	十四 莊伯七	十五 莊伯八 莊伯伐翼弑孝侯翼人立其弟鄂侯	
衛	八	九	十	十一	
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蔡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曹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燕	二	三	四	五	

周平	四十八	四十九 伐衛	五十	五十一 三月庚戌平王崩孫林立	
魯惠	四十六 惠公薨子息攝位	隱公元 及邾盟于蔑又及宋盟于宿	二 會戎于潛及戎盟于唐	三	
晉鄂	鄂侯元 莊伯九	二 莊伯十	三 莊伯十一	四 莊伯十二	
衛桓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鄭莊	二十一	二十二 以王師虢師伐衛	二十三	二十四 取溫麥又取成周禾及齊盟于石門	
蔡宣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曹桓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燕穆	六	七	八	九	

周 桓 魯 隱 晉 哀 衛 宣 鄭 莊 蔡 宣 曹 桓 滕 燕 穆

王桓王九 戊午 四 遇宋公于清 會伐鄭 五 莊伯十三 十六 州吁弑桓公而自立 會伐鄭 國人殺州吁于濮 宣公晉 二十五 諸侯會伐我秋復伐我 三十一 會伐鄭 三十八 [illegible] 十 [illegible]

二 伐曲沃立晉哀侯 五 六 莊伯卒 王助曲沃伐翼 鄂侯奔隨 曲沃叔 王子伐曲沃而立鄂侯子 是為哀侯 宣公元年 入鄭 二十六 衛以燕師伐我 我伐衛 宋伐我 宋人取長葛 三十二 三十九 十一 [illegible]

十 十一 三 六 會齊盟于艾 哀侯元年 二 莊伯五 二十七 伐陳 如周朝 王 三十三 四十 十二 撫

四 使仍叔之子來聘 七 齊來聘 伐邾 天王來聘 二 莊伯六 武公元 子武公 稱代立 三 二十八 及宋盟 于宿 及陳盟 三十四 四十一 滕侯卒 [illegible] 十三

五 齊人來朝 八 及莒盟 于浮來 二 武公元 四 及宋齊盟于瓦屋 二十九 鄭伯以璧假許田 會于稷 三十五 宣侯卒 子桓侯封人即位 四十二 十四

六 使凡伯聘于魯 伐宋 九 周來聘 會齊侯于防 四 武公二 三十 桓侯元年 四十三 十五

周 桓 魯 桓 晉 哀 衛 宣 鄭 莊 蔡 桓 曹 桓 滕 燕 宣

十 [illegible] 十一 會齊鄭伐許 公子翬弑公于寪氏 桓公元年 五 武公三 六 及宋入郕 三十一 會齊伐宋 入宋及齊人入郕 二 四十四 十六

八 [illegible] 十二 朝 及齊鄭入許 公子翬使賊弑公于寪氏 桓公即位 六 武公四 七 三十二 會齊伐許 之 伐宋 二 四十五 如魯朝 十七

九 桓公元 作 會鄭于越 以璧假許田 七 武公五 八 三十三 會齊伐許 二 四 四十六 十八 穆侯卒 子宣侯立 即位

十 [illegible] 二 會宋公陳侯鄭伯于稷 會宋伐鄭 以成宋亂 八 武公六 九 二十四 會諸侯于稷 鄭 五 會鄭伯于 四十七 如魯朝 宣侯元年

十一 曾黷 二 會祭伯 會鄭于 齊紀 會宋公 鄭 公至自唐 及會鄭 子謝 會齊侯于 齊來聘 九 武公七 曲沃伐翼 虜哀侯 晉人立哀侯子小子侯 十 二十五 六 四十八 二

十二 使仍叔之子來聘 四 周來聘 小子侯元年 武公八 曲沃殺哀侯 十一 三十六 七 四十九 三

周 晉 衛 鄭 蔡 曹 滕

十七 九 十六 四十一 十二 五十四 八

十八 十七 四十二 十三 五十五 九

十九 十八 十四 十

二十 十九

周 晉 衛 鄭 蔡 曹 滕

周　晉　衛　鄭　蔡　曹　滕

周　魯　晉　衛　鄭　蔡　曹　滕　燕

南史 周同姓諸侯年表卷二

周惠	己巳 惠王元年 [illegible] 日食	二 [illegible]	三 [illegible]	四 [illegible]	
魯莊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晉獻	獻公元年	二	三	四	
衛惠	二十四	二十五 [illegible]	二十六	二十七	
鄭厲	四	五	六 [illegible]	七 [illegible]	
蔡哀	十九	二十 [illegible]	穆侯元年	二	
曹莊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滕					
燕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周惠	五 [illegible]	六	七	八 日食
魯莊	二十二 [illegible]	二十三 [illegible]	二十四 [illegible]	二十五 [illegible]
晉獻	五 [illegible]	六	七	八 [illegible]
衛惠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惠公薨
鄭文	文公元年 [illegible]	二	三	四
蔡穆	三	四	五	六
曹莊	二十	二十一 [illegible]	僖公元年	二
滕				
燕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南史 周同姓諸侯年表卷二

周惠	九 日食	十 賜齊侯命	十一	十二	十三
魯莊	二十六 [illegible]	二十七 [illegible]	二十八 [illegible]	二十九	三十 [illegible]
晉獻	九 [illegible]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衛懿	懿公元年	二	三 [illegible]	四	五
鄭文	五	六 [illegible]	七 [illegible]	八	九
蔡穆	七	八	九	十	十一
曹僖	三	四	五	六	七
滕					
燕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周惠	十四	十五 [illegible]	十六 [illegible]	十七 [illegible]
魯莊	三十一 [illegible]	三十二 [illegible]	閔公元年 [illegible]	僖公元年 [illegible]
晉獻	十四	十五	十六 [illegible]	十七 [illegible]
衛懿	六	七	八	戴公元年 [illegible]
鄭文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蔡穆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曹僖	八	九 [illegible]	昭公元年	二
滕				
燕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尚史　周同姓諸侯年表卷二

周　晉　衛　鄭　蔡　曹　滕

五十三

尚史　周同姓諸侯年表卷二

周　晉　衛　鄭　蔡　曹　滕

周 晉 衛 鄭 蔡 曹 滕 燕

周	九 虢公來奔	十	十一 秦伐梁	五 戊 秦使來	六	七 日食	八 使聘于宋 秦伐許
晉	十七 秦城周公	十八 齊伐衛	十九 會盟于齊	十三	十四 朝	十五 公如齊	十六 公子友
衛	八	九	十	四	五	六 秋伐戎	七 秋伐戎
鄭	十七	十八 宋人伐	十九	十三 秋伐戎	十四	十五 救徐	十六
蔡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救徐	二十九 殺世子
曹	三	四	五	二十八	二十九	莊侯九	二
滕	十	十一	十二	六	七	八 宋伐我	九
燕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周	十六	十七 晉城郭	十八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 朝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衛	文公元年	二	三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鄭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伐鄭	二十四
蔡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曹	十	十一	十二	六	七	八	九
滕	十七	十八	十九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燕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歷史 周同姓諸侯年表卷二

周 魯 晉 衛 鄭 蔡 曹 滕 燕

歷史 周同姓諸侯年表卷二

周 魯 晉 衛 鄭 蔡 曹 滕 燕

南史 周同姓諸侯年表卷二

周頃 魯文 晉靈 衛成 鄭穆 蔡莊 曹共 滕昭 燕

周頃王元年
周匡王元年

秦伐我 及周盟 楚伐鄭

公如晉

南史 周同姓諸侯年表卷之二

周匡 魯文 晉靈 衛成 鄭穆 蔡莊 曹文 滕昭 燕桓

會晉侯 公朝晉 公如晉

周 定王 | 魯 宣 | 晉 景 | 衛 成 | 鄭 [illegible] | 蔡 文 | 曹 文 | 滕 昭 | 燕 [illegible]

尙史 周同姓諸侯年表卷二

周 定 | 魯 宣 | 晉 成 | 衛 穆 | 鄭 襄 | 蔡 文 | 曹 文 | 滕 文 | 燕 [illegible]

史記 周同姓諸侯年表卷二

周定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一 楚莊王…伐陸渾…	十四 晉滅赤狄 伐侍	十五 日食	十六
魯	十一 會齊伐莒	十二	十三	十四 會宋…子數	十五 會晉…子宋	十六	十七 公會盟…	十八
晉景	二	三 楚敗我…	四 …伐	五 伐鄭	六 敗赤狄…	七 滅赤狄	八 公會諸侯…	九 伐…
衛穆	二	一 宋伐陳…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會晉伐…
鄭襄	七 楚伐我	八 楚來伐…	九	十 晉伐我 公如楚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蔡文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文侯薨…	四
曹宣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文公薨 宣公盧即位	宣公元年	二	二	四
滕文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燕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史記 周同姓諸侯年表卷二

周定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甲戌	二十一
魯	宣公元 …	二 …	三 會伐鄭	四 宋伐… 杞伯來 … 公如…	五 …如宋…
晉景	十	十一	十二	三 鄭伐…	四 …
衛定	十	十一 …	公元 … 即位	二	三 會…
鄭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襄公薨 … 即位 … 伐許	悼公六
蔡景	二	三	四	五	六
曹宣	五	六	七	八	九
滕文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燕	十一	十二	十四	十五 …	昭公元

周 簡 魯 成 晉 景 衛 定 鄭 成 蔡 景 曹 宣 滕 文 吳 壽夢 燕

周簡王元 / 六 / 七 / 二 / 八 / 三 / 四 / 九

魯成公元年 / 晉景公 / 衛定公 / 鄭成公

楚伐鄭 / 會盟于 / 公如晉 / 我救鄭 / 晉伐秦

周 簡 魯 成 晉 厲 衛 獻 鄭 成 蔡 景 曹 宣 滕 文 吳 壽夢 燕

周簡王十三 / 十四 / 魯成公 / 晉厲公元年 / 會伐秦 / 秦伐晉

周	十一	十五	五	隱公元	十六	二	二十四	十一
魯	十	十六	六	二	十七	三	二十五	十二
晉	十二	十七	七	三	十八	四	莊公元	十二
衛	十三	十八	八	四	十九	五	二	武公元
鄭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蔡								
曹								
滕								
吳								
燕								

周	惠王元年	二	六	十四	二十一	七	四	十五
魯	十六	一	十二	二	六	二	十四	二
晉	二	四	七	僖公元	八	五	十六	四
衛	二	四	八	三十二	九	六	十七	五
鄭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蔡								
曹								
滕								
吳								
燕								

周室		四	五 [illegible]	十六	七	
魯	[illegible]	五 [illegible]	六 [illegible]	七 [illegible]	八 [illegible]	九 [illegible]
晉	[illegible]	五 [illegible]	六	七 [illegible]	八 [illegible]	九 [illegible]
衛		九 [illegible]	十	十一 [illegible]	十二 [illegible]	十三 [illegible]
鄭		三 [illegible]	四	十五 [illegible]	閔公元 [illegible]	二 [illegible]
蔡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illegible]	二十八
曹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滕		七	八 [illegible]	九	十	十一
吳		十八 [illegible]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燕		六	七	八	九	十

周室		九 [illegible]	十	十一
魯	[illegible]	十 [illegible]	十一 [illegible]	十二 [illegible]
晉	[illegible]	十 [illegible]	十一 [illegible]	十二 [illegible]
衛		十四 [illegible]	十五 [illegible]	十六 [illegible]
鄭	[illegible]	三 [illegible]	四 [illegible]	五 [illegible]
蔡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曹		十五	十六	十七
滕		十二	十三	十四
吳		二十三 會諸侯子[illegible]	二十四	二十五 [illegible]
燕		十一	十二	十三

尚史 周同姓諸侯年表卷二

周	魯	晉	衛	鄭	蔡	曹	陳	吳	燕
十二	十三 取郜	十三	十七	六	三十二	十八	十五	[illegible]	[illegible]
十三	十四 [illegible]	十四	十八	七	三十三	十九	十六	二	十三
十四 日食	十五 [illegible]	十五 [illegible]	燬公元年	八	三十四	二十	十七	三	十六
十五	桓公元年	二	二	九	三十五	二十一	十八	四	十七
十六	二	三	三	十	三十六	二十二	十九	五	十八

尚史 周同姓諸侯年表卷二

周	魯	晉	衛	鄭	蔡	曹	滕	吳	燕
十七	十八 [illegible]	三	四	十一	三十七	二十	二十	[illegible]	十九
十八	十九 [illegible]	四	五	十一	三十八	武公元年	二十一	七	文公元年
十九 日食	二十 [illegible]	五	八	十二	三十九	二	[illegible]	八	二
二十 [illegible]	二十一 [illegible]	八	七	十四	四十	二	二十三	九	三
二十一	二十二 [illegible]	七	八	十五	四十一	四	二十四	十	四
二十二 日食	二十三 [illegible]	八	九	十六	四十二	五	二十五	十一	五

周　魯　晉　衛　鄭　蔡　曹　滕　吳　燕

二十三　二十四　九　十　十七　四十三　六　二十六　十二　八

二十四　二十五　十　十一　十八　四十四　七　二十七　十一　獻公元年

甲申　二十五　二十六　十一　十二　十九　四十五　八　二十八　餘祭元年

二十六　二十七　十二　獻公元年　二十　四十六　九　二十九　二　三

周　魯　晉　衛　鄭　蔡　曹　滕　吳　燕

二十七　二十八　十三　二　三十一　四十七　十　三十　三　四

丁亥　景王元年　二十九　十四　三　二十二　四十八　十一　三十一　四　惠公元年

二　三十　十五　襄公元年　二十三　四十九　十二　三十二　夷末元年　二

三　三十一　十六　二　二十四　靈侯元年　十二　三十三　二　三

四　昭公元年　十七　三　二十五　二　十四　三十四　三　四

五　二　十八　四　二十六　三　十五　三十五　四　五

周同姓諸侯年表卷二

周 景

魯 昭

晉 平/昭

衛 襄/靈

鄭 簡

蔡 靈

曹 武

滕 悼

吳 夷末

周同姓諸侯年表卷二

周 景

魯 昭

晉 昭

衛

鄭 定

蔡 平

曹 武

滕 悼

吳 夷末

周景	二十	十七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illegible]	二十五	[illegible]
魯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illegible]	[illegible]
晉頃	元	二	三	四	五	六	[illegible]	[illegible]
衛靈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illegible]	[illegible]
鄭定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illegible]	[illegible]
蔡	五	六	七	八	悼侯元	二	[illegible]	[illegible]
曹悼	三	四	悼公元	二	三	四	[illegible]	[illegible]
滕悼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illegible]	[illegible]
吳王僚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illegible]	[illegible]
燕	四	五	平公元	二	三	四	[illegible]	[illegible]

周敬	元	二	三	四	五	[illegible]	[illegible]
魯昭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illegible]	[illegible]
晉頃	七	八	九	十	十一	[illegible]	[illegible]
衛靈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illegible]	[illegible]
鄭定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illegible]	[illegible]
蔡	三	昭侯元	二	三	四	[illegible]	[illegible]
曹	五	六	七	八	九	[illegible]	[illegible]
滕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illegible]	[illegible]
吳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illegible]	[illegible]
燕	五	六	七	八	九	[illegible]	[illegible]

尚史　周同姓諸侯年表卷二

周敬	魯定	晉定	衛靈	鄭獻	蔡昭	曹	滕頃	吳闔廬	燕

尚史　周同姓諸侯年表卷

周敬	魯定	晉定	衛靈	鄭獻	蔡昭	曹伯陽	滕頃	吳闔廬	燕簡

周敬 晉定 衛靈 鄭聲 蔡昭 曹伯陽 滕頃 吳闔閭 燕簡

周敬 晉定 衛出 鄭聲 蔡成 曹伯陽 滕頃 吳夫差 燕獻

周敬　魯昭　晉定　衛出　鄭聲　蔡成　滕頃　燕共

二十一　齊人宋會吳于……　相　冬伐邾
二十二　會……　鄭　秋入邾　入之……　邾子
二十三　伐鮮虞　四
二十四　使衛　五　晉伐我　十一
甲　二十三　宋滅曹　八
二十四　九
二十五　六
二十六　七
十四　十五　五　宋圍我　會……　八
二十五　齊公會　乃還
二十六　二十七　伐齊　八
二十八　九
十六　宋伐我　六　七
二十七　二十九　十　十八　宋伐我　八
六　十一　八　九　陳

[illegible]

周敬　魯哀　晉定　衛出　鄭聲　蔡成　滕頃　燕共

十八　十二　十九　九
二十　二十一　十一
四十　十六　二十二　十二　十三
四十一　十七　二十三　十三
四十二　孔子卒　二十四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四　十五

[illegible]

南史 周同姓諸侯年表卷二

南史 周同姓諸侯年表卷二

八	九	十	十一	甲申 十二	十 整公立	周肩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晉悼	十三	十四	五	十八	十七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四卿攻公公奔齊 哀公立	哀公元年 七	晉	二	楚公元年	晉	一	四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衛殺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哀公共	鄭共	共公元年	一	二	四	五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元侯即位	元	蔡侯	二	三	四	五	六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燕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甲午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周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衛 十九	衛公元年	二	三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鄭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侯元年	二	三	四			蔡			
十五 成公元年	二	三	四	五		燕	六	八	九

[illegible]	[illegible]				
九年	二十八	十五	四	十六	十
一	二十九	十六	五	十七	十一
[illegible]	十	十七	六	十八	十二
四	二十一	宋景公元 [illegible]	衞出公元 [illegible]	十九	十三
五	二十二	二	二	二十	十四
六	二十三	三	三	二十一	十五
七	二十四	四	四	二十二	十六
八	二十五	五	五	二十三	[illegible]
九	二十六	六	六	二十四	二
十	二十七	七	七	二十五	三
十一	[illegible]	八	八	二十六	四

十二	二	九	二十七	五
十三	一	十	二十八	六
[illegible]	四	十一	十九	七
[illegible]	五	[illegible]	十	八

周異姓諸侯年表

襄平李鍇鐵君甫纂

春秋之初天下[illegible]後遂宋桓襄世頗求諸侯若楚若秦日益戎居初不入中國自東遷後始張而馴為中國患迄正朱會東門亢執牛耳[illegible]齊晉[illegible]上國[illegible]齊盟[illegible]異姓之[illegible]凡有四焉陳杞以下號稱式微然役伐兵端所由興不箸之無以知由來周事見前表紀甲子示統而已作異姓諸侯年表

周	武	齊	宋	楚	秦	陳	杞	薛	許	莒	邾	[illegible]	越
十三													
十四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一
周					
齊					
宋					
楚					
秦					
陳					
杞					
薛					
許					
莒					
邾					
郳					
越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周						
齊						
宋						
楚						
秦						
陳						
杞						
薛						
許						
莒						
邾						
郳						
越						

史記 周與諸侯年表卷三 三

	八	九（甲午）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周成	齊	宋	楚	秦	陳	杞	薛	許	莒	邾	郳	越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甲）

史記 周與諸侯年表卷二 四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周成	齊	宋	楚	秦	陳	杞	薛	許	莒	邾	郳	越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甲申）	三十	三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癸亥元	甲子二	三	四	五	六
周						
齊						
宋						
楚						
秦						
陳						
杞						
薛						
許						
莒						
邾						
郳						
越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周						
齊						
宋						
楚						
秦						
陳						
杞						
薛						
許						
莒						
邾						
郳						
越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甲日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昭王元年	二	三	四
周												
齊												
宋												
楚												
秦												
陳												
杞												
薛												
許												
莒												
邾												
小邾												

	五	六 甲午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周												
齊												
宋												
楚												
秦												
陳												
杞												
薛												
許												
莒												
邾												
小邾												

	二十二	二十一	二十	十九	十八	十七

周昭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甲寅	二十七	二十八
齊						
宋						
楚						
秦						
陳						
杞						
薛						
許						
莒						
邾						
邛						
越						

	三十四	三十三	三十二	三十一	三十	二十九

周昭	三十五	三十六 甲申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齊	一					
宋						
楚						
秦						
陳						
杞						
薛						
許						
莒						
邾						
邪						
越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甲戌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顯王元
周												
齊												
宋												
楚												
秦												
陳												
杞												
薛												
許												
莒												
邾												
郳												
越												

	十四	甲午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甲辰 二十五
周												
齊												
宋												
楚												
秦												
陳												
杞												
薛												
許												
莒												
邾												
郳												
越												

十二	十一	十	九	八	周	七	六	甲申 五	四	三	二

周　齊　宋　楚　秦　陳　杞　薛　許　莒　邾　郳　越

二十七	二十六	甲辰 二十五	二十四	二十三	二十二	周	二十一	二十	十九	十八	十七	十六

周　齊　宋　楚　秦　陳　杞　薛　許　莒　邾　郳　越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甲申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周						
宋						
楚						
秦						
陳						
杞						
薛						
許						
莒						
邾						
郳						
越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甲戌五十五

	乙[illegible]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周						
孫						
宋						
楚						
秦						
陳						
杞						
薛						
許						
莒						
邾						
郳						
越						

尚史 周異姓諸侯年表卷三 十七

周 齊 宋 楚 秦 陳 杞 薛 許 莒 邾 郳 越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十二	十一	十	九	八	七

尚史 周異姓諸侯年表卷三 十八

周 齊 宋 楚 秦 陳 杞 薛 許 莒 邾 郳 越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二	十一	十	九	八	七

周	齊	宋	楚	秦	陳	杞	薛	許	莒	邾	郳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元											
二											
三											
四											

周	齊	宋	楚	秦	陳	杞	薛	許	莒	邾	郳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尚史　周異姓諸侯年表卷三

一　二　四　五　六

[illegible]

七　戊申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周　齊　宋　楚　秦　陳　杞　薛　許　莒　邾　鄅　越

[illegible]

尚史　周異姓諸侯年表卷三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illegible]元　甲申 二

一　四　五　六　七　八

宋　楚　秦　陳　杞　薛　許　莒　邾　鄅　越

[illegible]

周　齊　晉　宋　衛　楚　秦　陳　杞　薛　許　莒　邾　郳　越

十九　十八　十七　十六　十五

六　五　四　三　二

十四　十三　十二　十一　十　九

周　齊　晉　宋　衛　楚　秦　陳　杞　薛　許　莒　邾　郳　越

二十　十九　十八　十七　二十六

二十二　十九　九　八　七　六

十　九　八　七　六

十七　十六　十五　十四　十三

五　四　三　二

十四　十三　十二　十一　十　九　八

二十三 十一 十八 六
二十二 四 十三 陳厲公佗元年 七 [illegible]
二十一 五 十二 二 八
二十四 六 十四 三 二 九 [illegible]
二十五 七 十五 四 [illegible] 九 十
二十六 八 十六 五 二 十一

周 [illegible] 楚 秦 陳 曲 杞 薛 許 莒 邾 郳 越

十七 八 七 六 三 十二
十八 十八 七 四 十二
十九 十 十九 八 五 十四
四十三 十二 二十 九 六 十五
四十四 十三 二十一 十 七 十六
四十五 十四 二十二 八 十七 年

四十六 十五 二十一 九 十八
四十七 十四 二十四 二十 十九
四十八 七 十五 二十五 十一 二十
四十九 八 十六 二十六 十二 二十一
五十 九 十七 二十七 十三 二十二
四十八 十八 十七 十四 二十三

周 宋 楚 秦 陳 杞 薛 許 莒 邾 郳 越

四十九 二十一 十五 年 [illegible] 元年
五十 十二 十六 二
五十一 二十二 十七 三
五十二 四 十四 十八 四
十九 五
二十八 六 二十 二十 六

尚史　周異姓諸侯年表卷五

[illegible]			四	二十一	七	
五	二	八	五	二十二	八	
六	三	九	六	二十三	九	
七	四	十	[illegible] 元年	年	十	
八	五	十一	二	二	十一	
九	六	十二	三	三	十二	
十	七	十三	四	四	十三	
十一	八	十四	五	五	十四	
十二	九	十五	六	六	十六	

杞　薛　許　莒　邾　郳　越

尚史　周異姓諸侯年表卷五

十三	[illegible]	十六	七	七	十六
十四	二	十七	八	八	十七
十五	三	十八	九	九	十八
十六	四	十九	十	十	十九
十七	五	二十	十一	十一	二十
十八	六	二十一	十二	十二	二十一
十九	七	二十二	十三	十三	二十二
二十	八	二十三	十四	十四	二十三
二十一	九	二十四	十五	十五	二十四
二十二	十	二十五	十六	十六	二十五
二十三	十一	二十六	十七	十七	二十六
二十四	十二	二十七	十八	十八	二十七

杞　薛　許　莒　邾　郳　越

周	齊	宋	楚	秦	陳	杞	薛	許	莒	邾	鄒	越
二十五		十八	十九	十九	二十八							
二十六	二	十九	二十	一	二十九							
二十七	三	二十	二十	二十一	二十							
二十八	四	哀公元年	二十二	二十二	二十一							
二十九	五	戴公元年	文王元年	二十三	二十二							
二十六	一	二		二十四	二十三							
三十一	七	三	三	二十五	二十四							
三十二	八	四	四	二十六	二十五							
三十三	九	五	五	二十七	武公元年							
三十四	公元年	六	六	二十八	二							
十五	一	七	七	二十九	三							

周	齊	宋	楚	秦	陳	杞	薛	許	莒	邾	鄒	越
三十六	三	八	八	三十	四							
二十七	四	九	九	三十	五							
二十八	五	十	莊敖元年	三十二	六							
三十九	六	十一	二	三十	七							
四十	七	十二	三	二十四	八							
四十一	八	十三	四	三十五	九							
四十二	九	十四	五	三十六	十							
四十三	十	十五	六	三十七	十一							
四十四	十一	十六	七	三十八	十二							
四十五	十二	十七	八	三十九	十三							
四十六	十三	十八	九	四十	十四							
惠王閬元年	十四	十九	十	四十一	十五							

尚史 周異姓諸侯年表卷三

周	齊	宋	楚	蔡	陳
二	十五	二十	十一	四十二	[illegible]
三	十六	二十一	十二	四十三	二
四	十七	二十二	十三	四十四 [illegible]	二
五	十八	二十三	十四	[illegible]	一
六	十九	二十四	十五	二	一
七	二十	二十五	十六	三	二
八	二十一	二十六	十七	四	四
九	二十二	二十七	十八	五	五
十	二十三	二十八	十九	六	六
十一	二十四	二十九	二十	七 [illegible]	七

周 齊 宋 楚 蔡 陳 杞 薛 許 莒 邾 郳 越

尚史 周異姓諸侯年表卷三

周	齊	宋	楚	蔡	陳
元年	二十五	二十	二十一	八	八
二	二十六	二十一	二十二	九	九
[illegible]	二十七	二十二	二十三	十	十
四	二十八	二十三	二十四	十一	十一
五	二十九	二十四	二十五 [illegible]	十二	十二
六	三十	[illegible]	十六 [illegible]	十二	[illegible]
七	二十	一	二十七 [illegible]	二	十四
八	二十二	三	[illegible]	二	十五
九	二十三	四	二	四	十六
十	二十四	五	三	五	十七
十一	二十五	六	四	六	十八
十二	二十六	七	五	七	十九

周 齊 宋 楚 蔡 陳 杞 薛 許 莒 邾 郳 越

周平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齊莊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宋武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illegible]	宣公元
楚蚡冒	六	[illegible] 蚡冒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秦文	八	九	十	十二 [illegible]	十一	十二	十四	十五	十六 [illegible]	十七 [illegible]	十八	十九
陳文	二十	二十	二十	二十二	二十三 [illegible] 文公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杞武									武公元年	二	三	四
薛												
許												
莒												
邾												
鄒												
越												

六八　周異姓諸侯年表卷三

周平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齊莊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宋宣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楚蚡冒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illegible]	[illegible] 年	二	三	四	五
秦文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陳文	九	十	[illegible] 桓公元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杞武	五	六	七	八	九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薛											
許											
莒											
邾											
鄒											
越											

周	齊	宋	楚	秦	陳	杞
三十六	六十	十三	六	三十一	十	十六
三十七	六十一	十四	七	三十二	十一	十七
三十八	六十二	十五	八	三十三	十二	十八
三十九	六十三	十六	九	三十四	十三	十九
四十	[illegible]	十七	十	三十五	十四	二十
四十一	僖公元年	十八	十一	三十六	十五	二十一
四十二	二	十九	十二	三十七	十六	二十二
四十三	三	穆公元年	十三	三十八	十七	二十三
四十四	四	二	十四	三十九	十八	二十四
四十五	五	三	十五	四十	十九	二十五
四十六	六	四	十六	四十一	二十	二十六
四十七	七	五	十七	四十二	二十一	二十七

周 齊 宋 楚 秦 陳 杞 薛 許 莒 邾 郯 趙

三五

周	齊	宋	楚	秦	陳	杞
四十八	八	六	十八	四十三	二十二	二十八
四十九	九	七	十九	四十四	二十三	二十九
五十	十	八	二十	四十五	二十四	二十
五十一	十一	九	二十一	四十六	二十五	三十一
惠王元年	十二	桓公元年	二十二	四十七	二十六	三十一
二	十三	[illegible]	二十二	四十八	二十七	三十三
三	十四	[illegible]	二十四	四十九	二十八	三十四
四	十五	[illegible]	二十五	五十	十九	十五
五	[illegible]	[illegible]	二十六	六	[illegible]	二十八

周 齊 宋 楚 秦 陳 杞 薛 許 莒 邾 郯 趙

三六

尚史　周異姓諸侯年表卷二

周　齊　衛　宋　晉　楚　秦　陳　杞　薛　許　莒　邾　郳　越

尚史　周異姓諸侯年表卷二

周　齊　衛　宋　晉　楚　秦　陳　杞　薛　許　莒　邾　郳　越

周　齊　宋　楚　秦　陳　杞　薛　許　莒　邾　郳　越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　三　四　五　六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周　齊　宋　楚　秦　陳　杞　薛　許　莒　邾　郳　越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周　齊　宋　楚　秦　陳　杞　薛　許　莒　邾　郳　楚

周　齊　宋　楚　秦　陳　杞　薛　許　莒　邾　郳　蘇

周　齊　宋　楚　秦　陳　杞　薛　許　莒　邾　郯　越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周　齊　宋　楚　秦　陳　杞　薛　許　莒　邾　郯　越

周
齊
宋
楚
秦
陳
杞
薛
許
莒
邾
越

尚史 周異姓諸侯年表卷三

周
齊
宋
楚
秦
陳
杞
薛
許
莒
邾
越

周 齊 宋 楚 秦 陳 杞 薛 許 莒 邾 郯 越

周 齊 宋 楚 秦 陳 杞 許 莒 邾 郯 越

尚史 周異姓諸侯年表卷三

周 宋 秦 陳 杞 許 邾 越

四 十八 五 六 十七 二十二 七

五 十九 六 十二 七 十八 二十三 八 五十二

六 二十 七 十三 八 十九 二十四 九 五十三

尚史 周異姓諸侯年表卷三

周 郳 宋 楚 秦 陳 杞 薛 許 莒 邾 郳 越

二 九 三 十 三 二十六 十一 三

三 大公元 四 十二 四 二十七 十二 四

四 二 五 五 二十八 十三 五

五 六 共公元 六 二十九 十四 六

六 七 七 三十 十五 七

三十一 十六 八

周　定　齊　宋　楚　秦　陳　杞　薛　許　莒　邾　郳　越

周　齊　宋　楚　秦　陳　杞　薛　許　莒　邾　郳　越

周 魯 齊 晉 宋 楚 秦 衛 陳 蔡 杞 薛 許 曹 莒 鄭 邾 越

[illegible]

周 魯 齊 晉 宋 楚 秦 衛 陳 蔡 杞 薛 許 曹 莒 鄭 邾 越

[illegible]

周 齊 宋 楚 秦 陳 杞 薛 許 邾 莒 滕

周 齊 宋 楚 秦 陳 杞 薛 許 邾 莒 滕

周　齊　宋　楚　秦　陳　杞　薛　許　曹　莒　鄭　邾　滕　燕　越

[illegible]

周　齊　宋　楚　秦　陳　杞　薛　許　莒　鄭　邾　滕

[illegible]

周室 齊 宋 楚 秦 陳 杞 蔡 許 莒 邾 越

周室 齊 宋 楚 秦 陳 杞 蔡 許 莒 邾 邢 越

路史 同異姓諸侯年表卷三

周 宋 楚 秦 陳 杞 許 莒 邾 鄭

路史 同異姓諸侯年表卷三

周 宋 楚 秦 陳 杞 許 莒 邾

繹史　周異姓諸侯年表卷三

周　齊　宋　楚　秦　陳　杞　薛　許　莒　邾

繹史　周異姓諸侯年表卷三

周　齊　宋　楚　秦　陳　杞　薛　許　莒　邾

南史

周異姓諸侯年表卷三

周 齊 宋 楚 秦 陳 杞 薛 許 莒 邾 郳

南史

周異姓諸侯年表卷二

周 齊 宋 楚 秦 陳 杞 薛 許 莒 邾 郳 越

漢史 周異姓諸侯年表卷二

周 齊 宋 楚 秦 陳 杞 薛 許 莒 邾 郳 越

漢史 周異姓諸侯年表卷

周 齊 宋 楚 秦 陳 杞 薛 許 莒 邾 郳 越

周異姓諸侯年表卷三

周 齊 宋 楚 秦 陳 杞 薛 許 莒 邾 鄒 越

周異姓諸侯年表卷三

周 齊 宋 楚 秦 陳 杞 薛 許 莒 邾 郳 越

周異姓諸侯年表卷三

周 齊 宋 楚 秦 陳 杞 曹 鄭 燕

尚史

周異姓諸侯年表卷三

周 齊 宋 楚 秦 杞 鄭

周 齊 宋 楚 秦 杞

尚史 周異姓諸侯年表卷三

周 齊 宋 楚 秦 杞

周異姓諸侯年表卷三

周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齊	八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宋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楚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秦	二十五	二十六 [illegible]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illegible]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illegible]	三十四 [illegible]	[illegible]	二 [illegible]
杞	九	十	十一	十二 [illegible]		二	三	四 [illegible]				

周異姓諸侯年表卷三

周	[illegible]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齊	九十八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三十	二十二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宋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三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八	二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楚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一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元 [illegible]	二	三
秦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二 [illegible]	十四 [illegible]

十三 二十八 四十…

十四 二十九 四十一 五 二

十五 二十 四十三 六 三

襄平李鍇鐵君甫纂

戰國年表

夫周王風而作伯者霸也破霸而以詐力並者戰國之變也戰國之變而天紀絕人心危傾敵不嫌于詐謀不嫌于暴當是時衛國益強縱將解弱六國委肉餓秦必無幸矣使韓魏之主疏知伐德遠利守信結反覆之舌開仁義之門寄政于內協勝于外夫如是則守封不亡韓魏不亡秦不得帝諸防無用制水有餘此之謂夫秦紀與六國世家事年多舛今參用之始皇用紀魯宋後亡衛訖二世別撮出之作戰國年表

周 秦 燕 齊 楚 韓 魏 趙 魯 衛 宋

周	秦	燕	齊	楚	韓	魏	趙	衛	宋
四	二	十二	二十四	十	三	三	二	九	四
五	四	[illegible]	三十五	十一	四	四	二	十	五
六	五	十四	三十六	十二	五	五	四	十一	六
七	六	十五	三十七	十三	六	六	五	十二	七
八	七	十六	三十八	十四	七	七	六	十三	八
九	八	十七	三十九	十五	八	八	七	十四	九
十	九	十八	四十	十六	九	九	八	十五	十

周	秦	燕	齊	楚	韓	魏	趙	衛	宋
十八	七	二十六	四十八	[illegible]	[illegible]	十七	一	七	十二
十九	八	二十七	四十九	二	[illegible]	十八	二	八	十三
二十	九	二十八	五十	二	三	十九	三	九	十四
二十一	十	二十九	五十一	三	四	二十	四	五	十	十五

周安 秦惠 燕僖 齊康 楚悼 韓烈 魏文 趙武 魯穆 衛愼 宋休

周安	二十四 [illegible]	安王元年	二	三	四	五 甲申日食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illegible]	十二
秦惠	十三	十四	十五	惠公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燕僖	[illegible]元年	一	二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齊康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illegible]	十五
楚悼	六 [illegible]即位	悼王元年	二	二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illegible]	十	十一	十二
韓烈	七	八	九 [illegible]	烈侯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illegible]	十
魏文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六 [illegible]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illegible]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illegible]
趙武	七	八 [illegible]	九	武公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魯穆	八	[illegible]	十	十一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衛愼	十二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宋休	二十八 [illegible]	休公元年	二	五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周安 秦惠 燕僖 齊康 楚悼 韓文 魏武 趙敬 魯穆 衛愼 宋休

周安	十三	十四	十五 甲午年	十六 [illegible]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秦惠	十一	十二	十三 [illegible]	出子元年 [illegible]	二 [illegible]	獻公元年 [illegible]	二	三	四	五
燕僖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齊康	二十六	十七	十八 [illegible]	十九 [illegible]	二十 [illegible]	二十一 [illegible]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illegible]
楚悼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肅王元年 [illegible]
韓文	十一	十二	十三 [illegible]	文侯元年	二 [illegible]	三	四	五	六	七 [illegible]
魏武	三十六 [illegible]	三十七	三十八 [illegible]	武侯元年 [illegible]	二 [illegible]	三 [illegible]	四	五	六	七 [illegible]
趙敬	十一	十二	十三	敬侯元年 [illegible]	二 [illegible]	三 [illegible]	四 [illegible]	五 [illegible]	六 [illegible]	七 [illegible]
魯穆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衛愼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宋休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周 秦 燕 齊 楚 韓 魏 趙 魯 衛 宋

周 秦 燕 齊 楚 韓 魏 趙 魯 衛 宋

周 秦 燕 齊 楚 韓 魏 趙 魯 衛 宋

[illegible]

周 秦 燕 齊 楚 韓 魏 趙 魯 衛 宋

[illegible]

戰國年表卷四 十

周 秦 燕 齊 楚 韓 魏 趙 魯 衛 宋

戰國年表卷四 十一

周 秦 燕 齊 楚 韓 魏 趙 魯 衛 宋

周　秦　齊　楚　韓　魏　趙　魯　衛　宋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周　秦　燕　齊　楚　韓　魏　趙　魯　衛　宋

周赧 秦 燕 齊 楚 韓 魏 趙 魯 衛 宋

周赧 秦 燕 齊 楚 韓 魏 趙 魯 衛 宋

戰國年表卷四

周　秦　燕　齊　楚　韓　魏　趙　魯　衛　宋

十六　八　十三　二十五　三十　十三　十　二十七　十六　二十六　二十六

十七　九　十四　二十六　十四　二十一　十七　二十七　三十七

十八　十　十五　二十七　二　十五　二十二　二　十八　二十八

十九　十一　十六　二十八　二　十六　二十三　十九　二十九

十七　二十九　四　四十

戰國年表卷四

周　秦　燕　齊　楚　韓　魏　趙　魯　衛　宋

二十二　十四　十九　三十一　六　三　三　六　三　三十二　四十

二十三　十五　二十　三十一　七　四　四　七　四　三十三

二十四　十六　二十一　三十三　八　五　五　八　五　三十四　四十四

二十五　十七　二十二　三十四　九　六　六　九　六　三十五

十八　二十三　三十五　十　七　七　十　七　三十六　四十六

十九　二十四　三十六　十一　八　八　十一　八　三十七　四十七

二十　二十五　三十七　十二　九　九　十一　九　二十八

戰國年表卷四

周 秦 燕 齊 楚 韓 魏 趙 魯 衛

戰國年表卷四

周 秦 燕 齊 楚 韓 魏 趙 魯 衛

南史 戰國年表卷四

周 秦 燕 齊 楚 韓 魏 趙 魯 衛

南史 戰國年表卷四

周 秦 燕 齊 楚 韓 魏 趙 魯 衛

秦 齊 楚 韓 魏 趙 魯 衛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十 八 九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十八 十九 二十八

秦 齊 楚 韓 魏 趙 衛

五十六 三 七 八 十七 十八 十五 二十五 二十九 二十八

戰國年表卷四

秦 燕 齊 楚 韓 魏 趙 衛

[illegible]

戰國年表卷四

秦 燕 齊 楚 韓 魏 趙 衛

[illegible]

戰國年表卷四

秦 燕 齊 楚 魏 趙 衛

戰國年表卷四

秦 燕 齊 楚 魏 趙 衛

[illegible]

[illegible]六[illegible]

[illegible]一月日

二十二

[illegible]上[illegible]人

[illegible]兵三十萬[illegible]

二十一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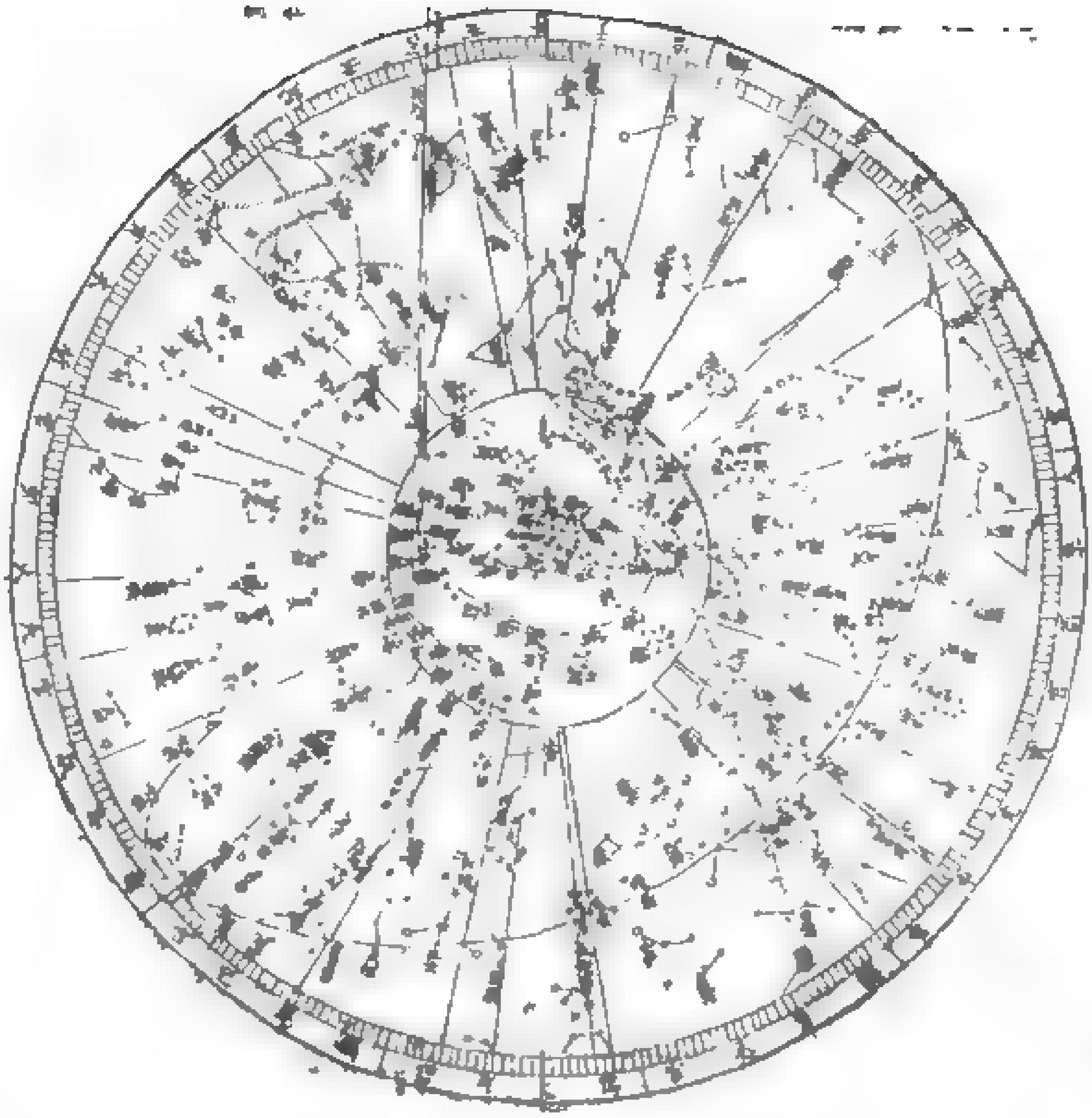
西[illegible]十四[illegible]河上[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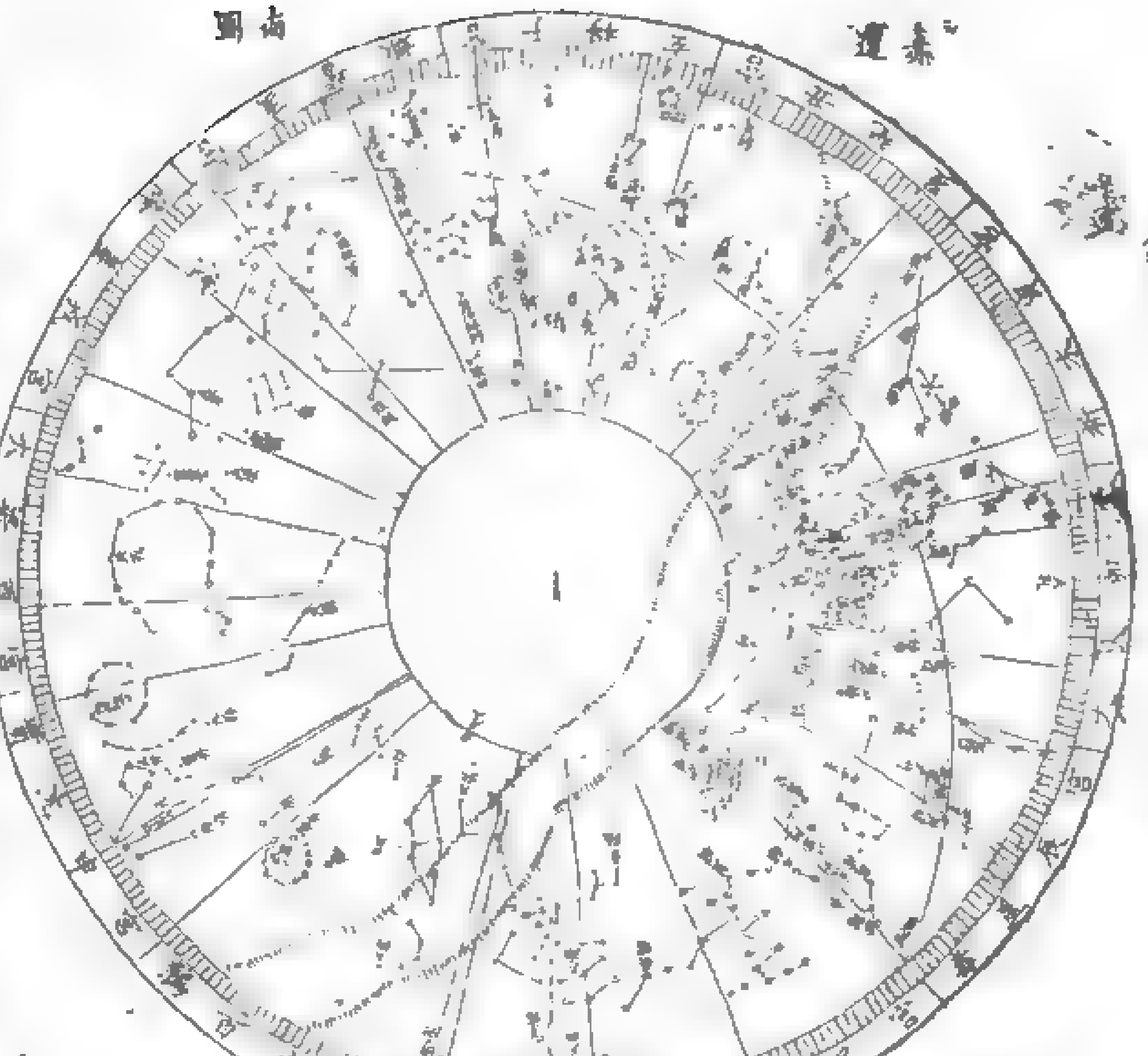
十五

十六

天文圖

天文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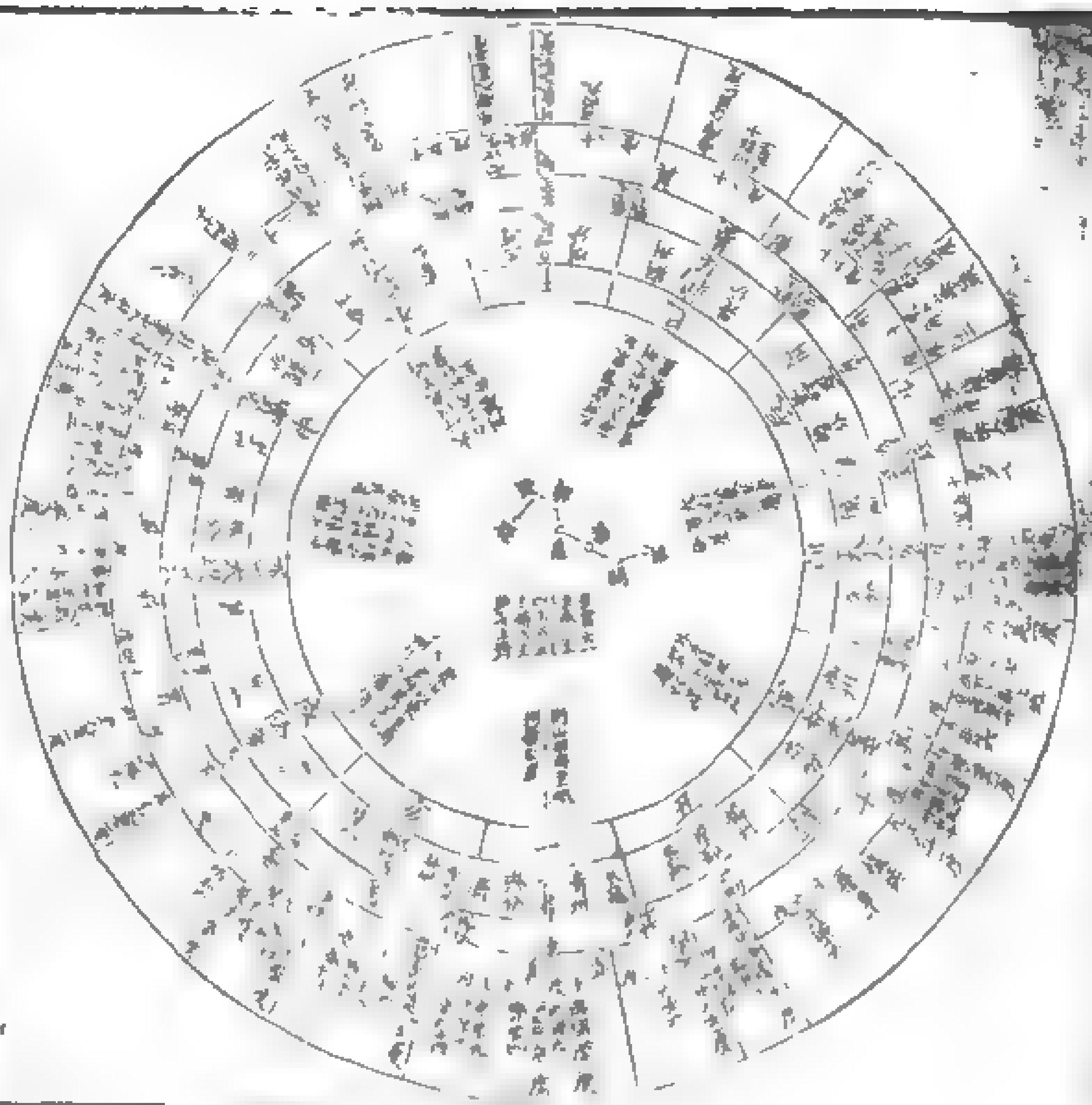


渾天圖體南低北昂北極常見不隱南極常隱不見赤道畫二極之中故當二極天體漸狹當赤道天體正闊舊法合為一圖以平圖狀渾圓致赤道以南反闊不合稱星位之正故分二圖

南史

南史 天文圖

分野圖



鄭註周官謂併書良之書已亡堪輿入度非古數而史以列宿系九州漢志以五星係列國書以十二次各有所分與春秋內外傳未有發明然支離分亂無所準的如參本為唐叔之封其西乃非在參為并州屬衛大火為唐叔之封今而大火衛鄭為兗州屬宋參實為晉魏今為益州屬魏何也星紀同王吳越何以獨得歲大少實主宋鄭陳衛何以同火又娵訾為并州屬衛夫衛受封于河內後徙楚丘餘境在東郡為冀兗都并無與也而下列玄定天水隴西諸郡又屬涼州以實沈為益州屬魏而韓分者地得河內河東數十縣蓋無與也以鶉首為雍州屬秦而下列雲中定襄雁門諸郡又屬并州是又何也且夫星以地名者其國未建部初按禁以人名者其人未生號且雖臨文游戲以天之所覆者廣而畢夏所

天文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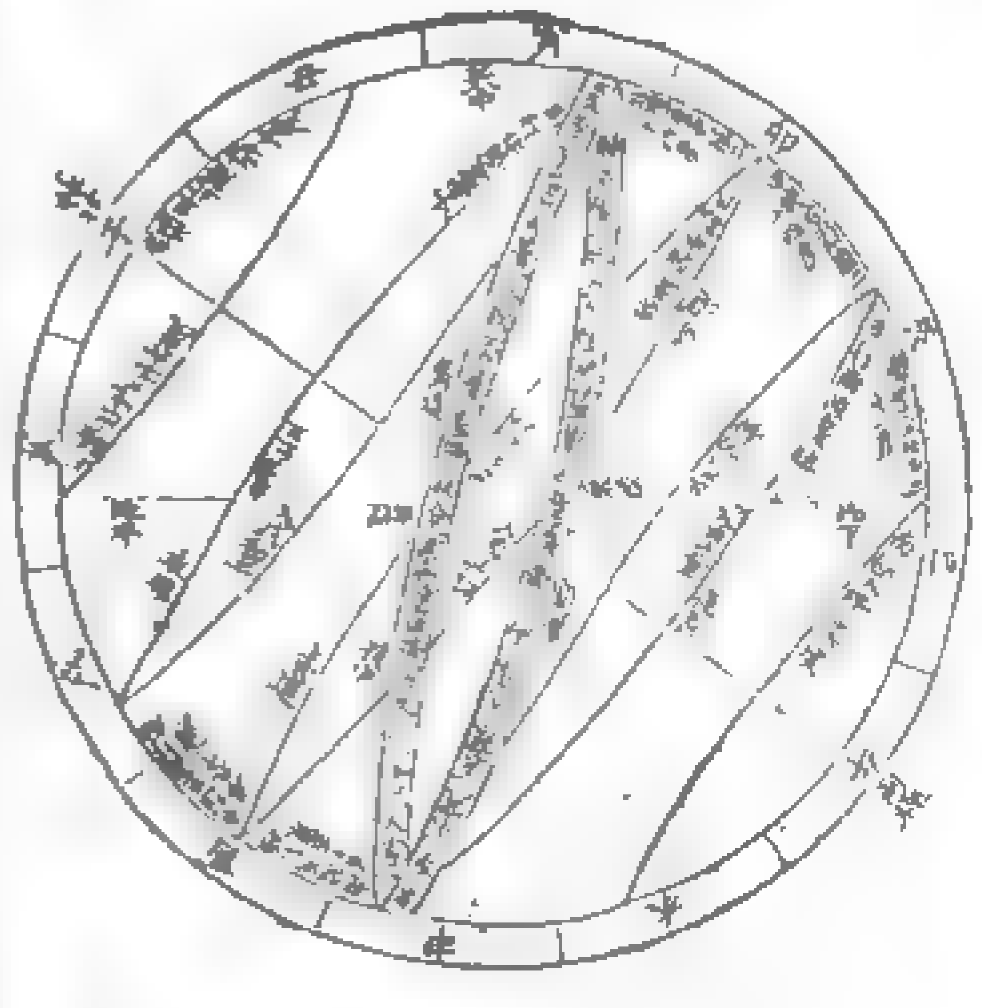
古女牛女下十二國使則天市兩旗何以亦列併說一星主占中待刊併其書具傅母奇之然則奚仲王良又羽何解至若星降而為人人亡而復為星知呂氏春秋之說愈出愈微矣或又謂分野然皆初無當主推之則則極天地所之則分野之隔於漢一說也

閏餘圖

[illegible]法一百
五十四日
三百四十
八分
[illegible]
[illegible]
四十分
月法二萬
七千七百
五十九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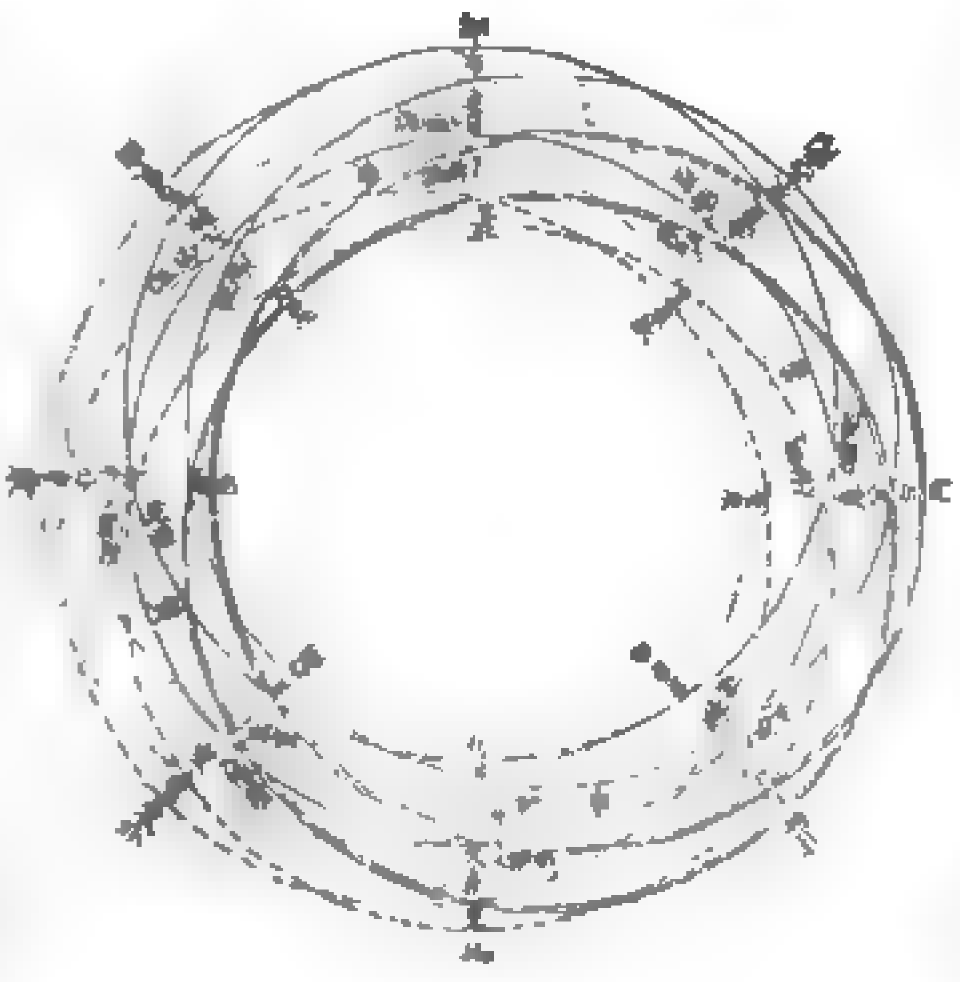
[illegible]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illegible]地右旋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行一日
[illegible]一周而不及天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
[illegible]天[illegible]月一日[illegible]天十二度十九分度之七[illegible]二十九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八十一章則[illegible]

日月道圖



[illegible]相去一百八十二度半強赤道去南北極各九十一度[illegible]
[illegible]北南北[illegible]二十四度是為夏至夏至以後日漸南至[illegible]
[illegible]赤道二十四度是為冬至其日行之道謂之黃道[illegible]
[illegible]半在日之表半在日之裏其[illegible]
[illegible]中道月有九行也

九道之圖



月行所交以黄道內為陰曆外為陽曆冬入陰曆夏入陽曆月行黄道[illegible]

[illegible]

冬入陽曆夏入陰曆月行白道[illegible]

春入陽曆秋入陰曆[illegible]春入陰曆

月行朱道[illegible]月行黑道[illegible]

明者謂之八迦至陰陽之所交皆與黄道相會故月行有九道所謂日月一行分

之有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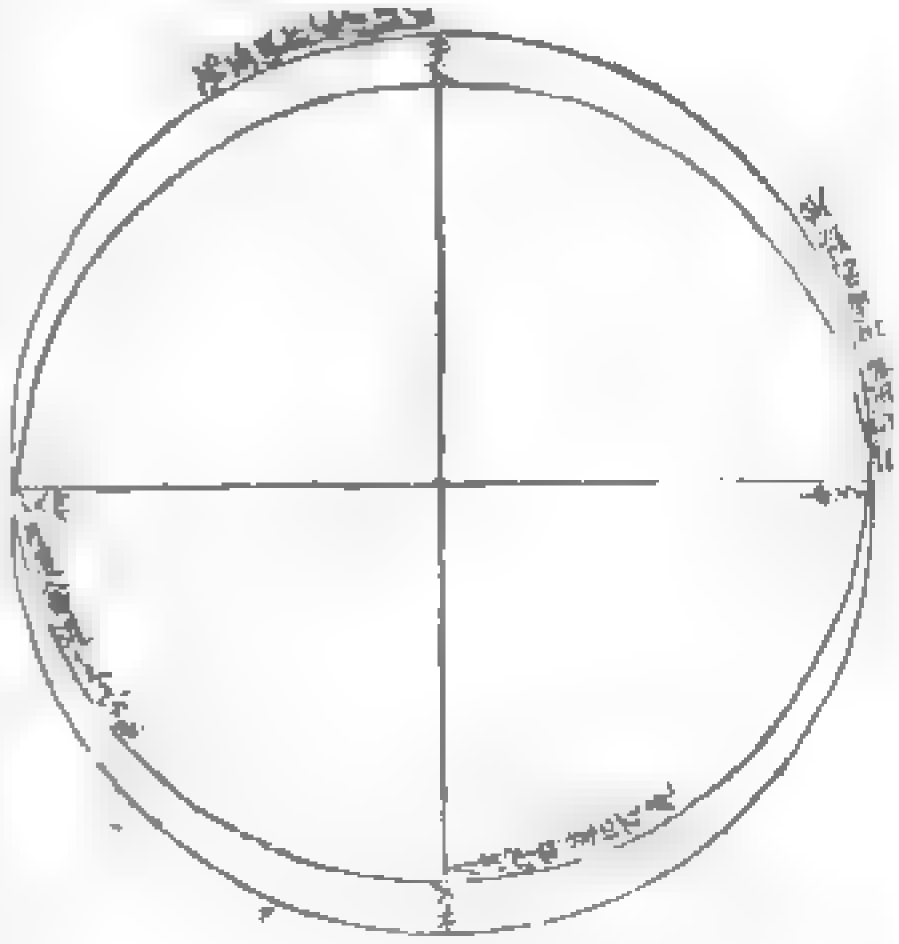
然既有九道並相錯[illegible]此先儒所謂九

以爲關也按月道雖重如絲纏彈九此一歸往來未有斷[illegible]

於輪各有心斷而不屬是月之入各道也必於[illegible]交之處斜則而後行理有未

史元人知其非一之曰白道圖見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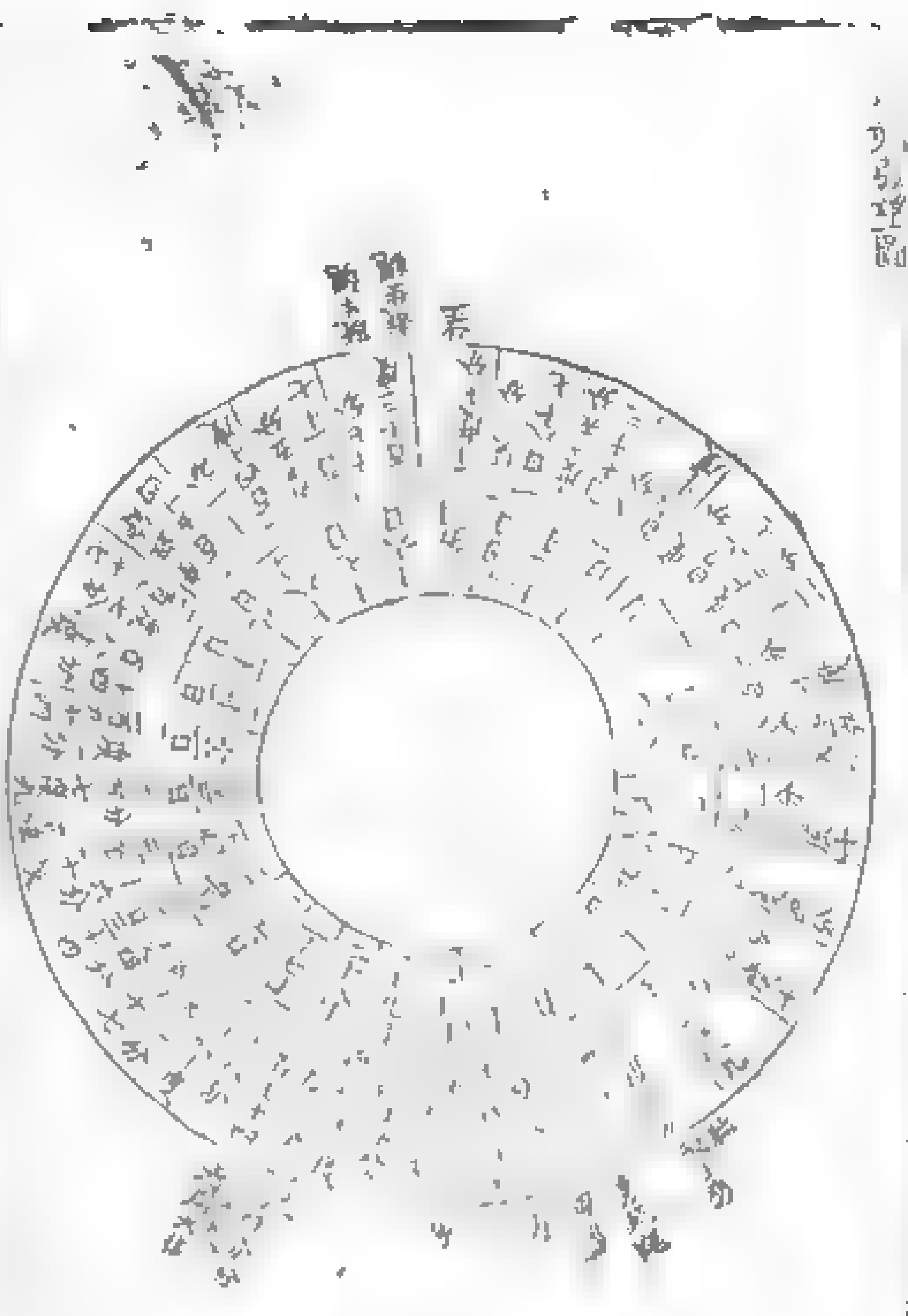
月行道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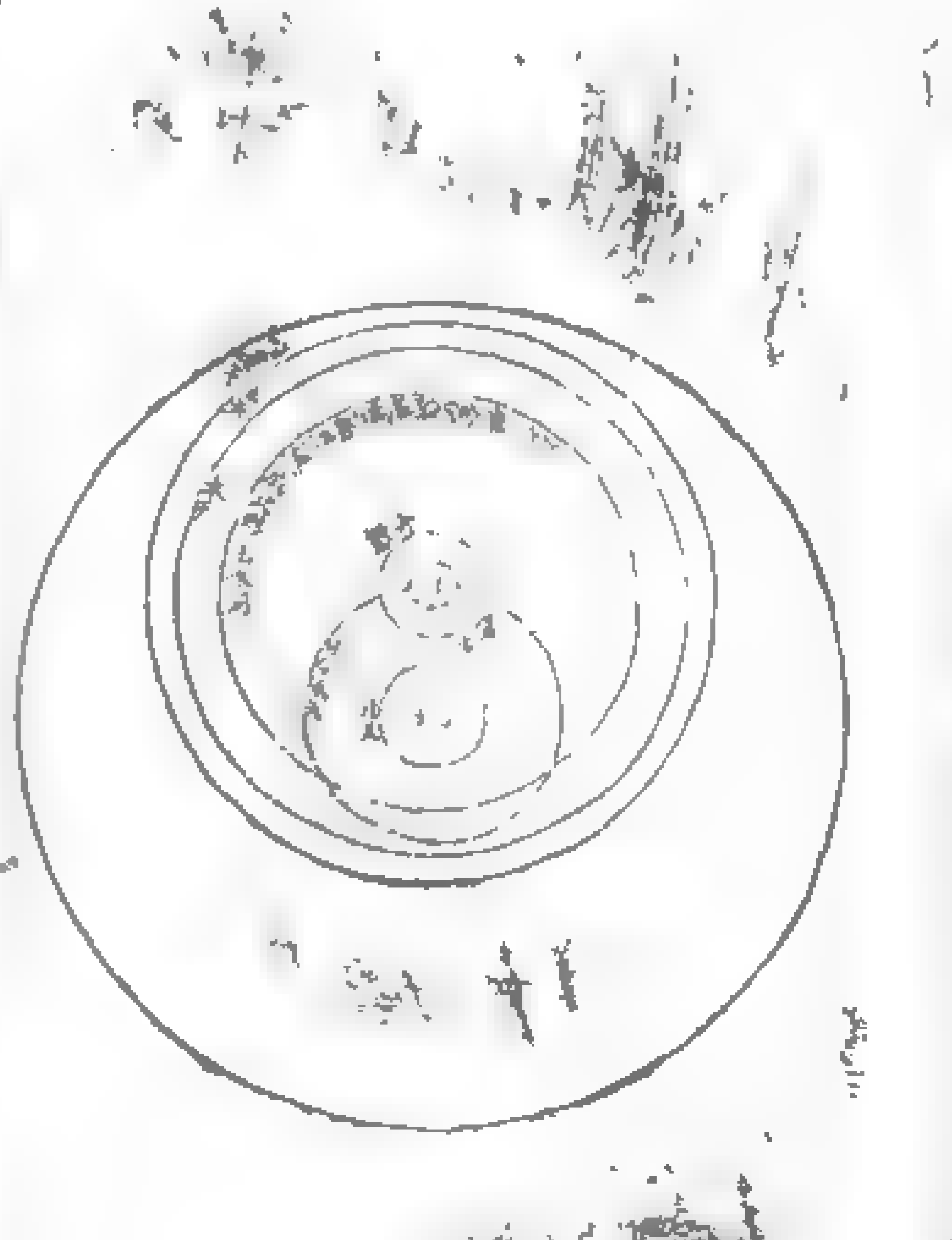
月行所交前迎交初入黄道中至交中緯度極大乃向黄道行至交中出黄道[illegible]

[illegible]度又[illegible]入[illegible]黄道行至交初而一周每周退天之度為交差每一

交之差退天一度強凡二百四十九交有奇退天一周終而復始



八日二次日行月行一次月會月行周天復過一次故日月之會月移一次也如正月會于析木二月日行過大火月一周天復行至大火故二月會于大火也月本無光日照之以為光光之初生如鉤日在其西去日漸遠光漸增八日為上弦十五日日月相對為望望後去日漸近光漸減二十三日為下弦光之輪盡日和其東遂會而為晦也



右九圖有九重非營度之[illegible]言之也天有九重之說而自漢以下失之 [illegible]

[illegible]七政升[illegible]為九[illegible]動者純陽之天一氣旋運而為萬物之宗者也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入中與天度相距七政運行于天之内去地有遠近不同最近地者月次日金

水次火次木次土最遠恒星以行之遲疾較之月疾日金水次火又次木又次土

[illegible]近則疾遠則遲也以象之高[illegible]大[illegible]大光燦[illegible]

也[illegible]長後日是亦以次而近之徵也以[illegible]之[illegible]木土[illegible]

[illegible]月[illegible]也[illegible]日之内有[illegible]又其中有者也[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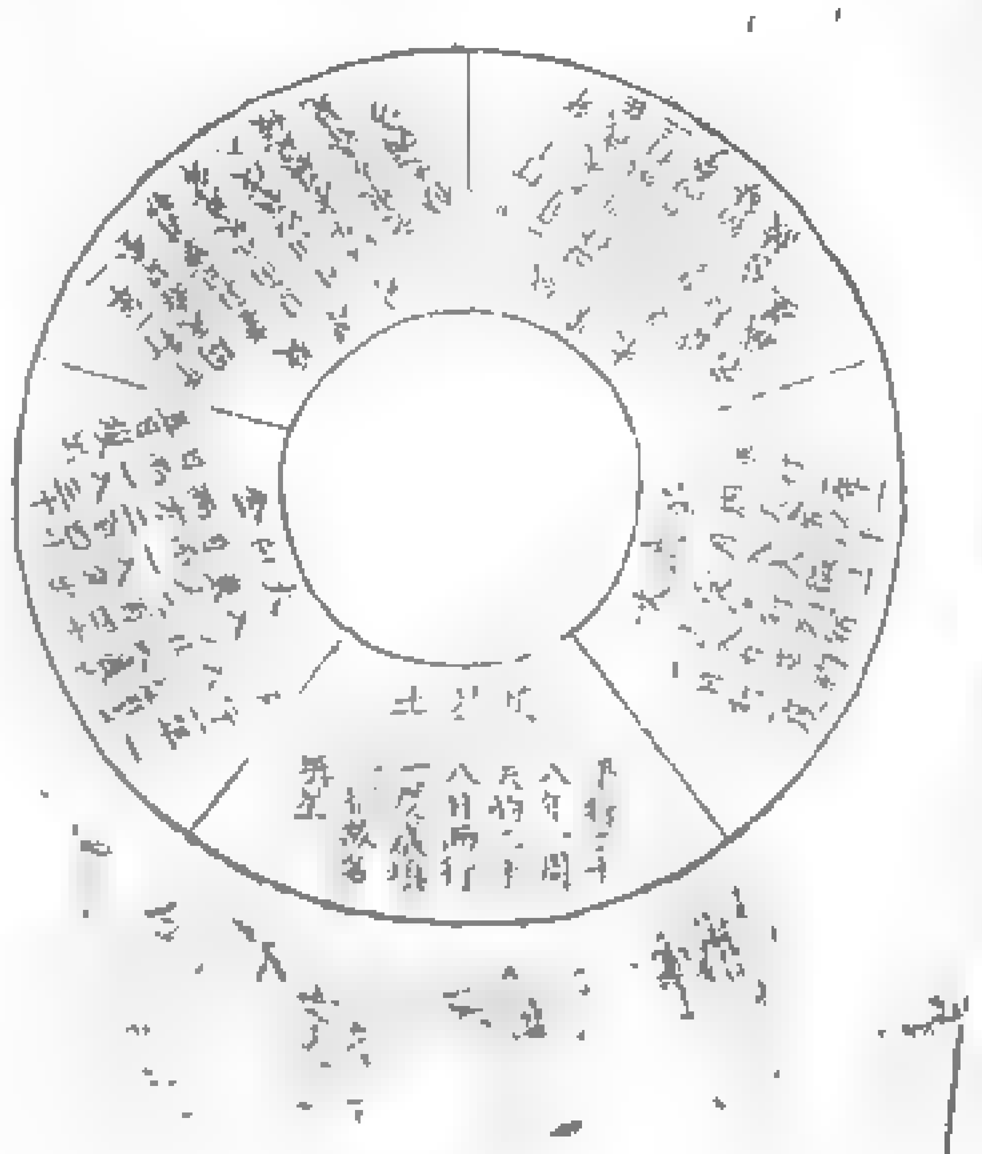
[illegible]

[illegible]七政各有本天[illegible]

[illegible]不[illegible]高卑也[illegible]最高[illegible]

[illegible]行大[illegible]行遲其[illegible]為[illegible]

五星周天圖



[illegible]為順西行為逆趨合而前為疾退合而[illegible]見

[illegible]日[illegible]則遲遠日則疾大[illegible]

[illegible]八大星附日而行[illegible]也

[illegible]木輪日[illegible]本輪上行[illegible]月度[illegible]本輪一周

[illegible]度尚非[illegible]而火[illegible]行[illegible]木輪行[illegible]歲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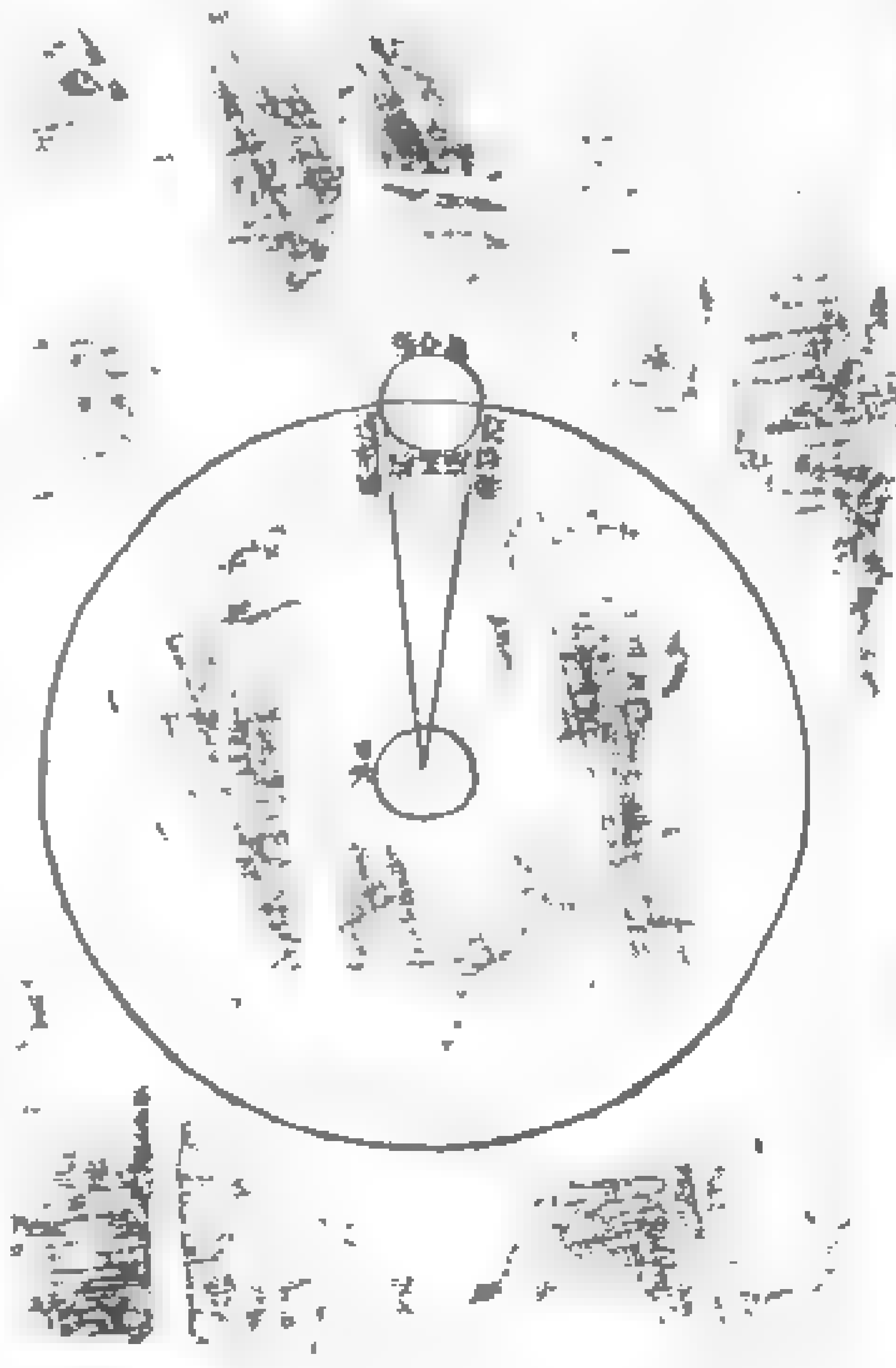
[illegible]火約[illegible]歲木約[illegible]歲上約二十八歲[illegible]一周[illegible]

[illegible]一周木[illegible]九十九日[illegible]一周大七百八[illegible]而一

[illegible]八[illegible]日一周水　自一十六日弱[illegible]今大[illegible]伏也

[illegible]四日[illegible]朔至望望至朔[illegible]

五星遲疾留逆圖



土木火合伏起順疾日前星後[illegible]而留將望而[illegible]

逆[illegible]而留乃順遲行近日復疾[illegible]與日合[illegible]合水合伏[illegible]疾[illegible]

[illegible]逆而逆[illegible]而留[illegible]行[illegible]伏[illegible]乃[illegible]見[illegible]極遠復留而[illegible]

[illegible]日[illegible]合[illegible]遲留逆[illegible]以今未之[illegible]

[illegible]行[illegible]其行[illegible]行也蓋星行[illegible]半輪[illegible]

[illegible]遲[illegible]行故見為疾漸下在[illegible]

[illegible]其[illegible]行[illegible]不動而輪[illegible]故見為[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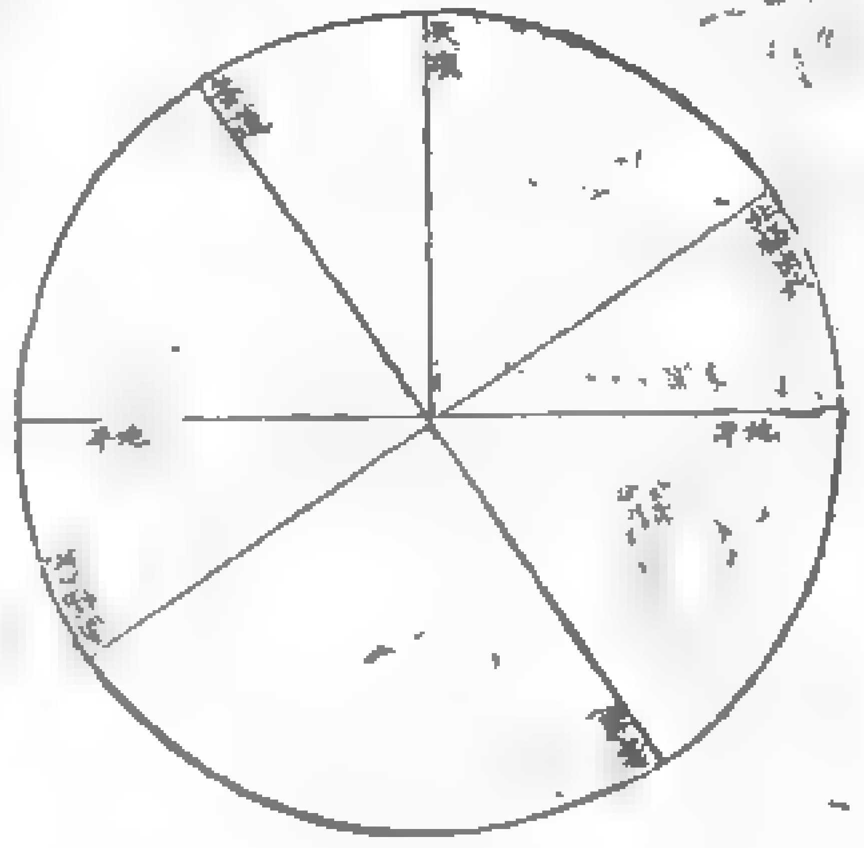
[illegible]數相[illegible]則見為留[illegible]數[illegible]

見為[illegible]而[illegible]處又見為逆[illegible]入[illegible]輪[illegible]

因人所見非星行實然而究其故則[illegible]

日同天而其輪心行度又與日等故遲伏[illegible]相押也

 天文圖



九州地勢高下不同而兩極出入亦隨之[illegible]北極出地[illegible]十度揚州三十
[illegible]青徐二十七度并州二十八度[illegible]三十六度[illegible]
[illegible]

天文志

襄平李鍇鐵君甫纂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未分其氣渾沌迨其既分則青陽爲天濁陰爲地是故天爲元氣之始萬物之祖浮懸于上有宗動之樞左旋不已而王者法之亦建其極有所或戾則示變于上昭廓于下董子曰天有喜怒之氣哀樂之心與人相副以類合之天人一也是故堯命羲和欽若昊天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良以氣機消息於赫不遠而躋敬合德願譔維先乎顧天無質以氣爲質天無象以星爲象古者包羲環矩合矩圖方出圓用通其術迺諸家遂繁窒互數丈尺陰陽是猶約風而挈其語長蹄繫而度其高下也不亦謬乎積微斯昭積久斯著後來者

綜述天文志

古言天者有三家一曰蓋天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之學絶無師法周髀術數具存考驗周髀者即蓋天之說也其言天似蓋笠地法覆槃天地各中高外下北極之下爲天地之中其地最高而滂沲四隤三光隱映以爲晝夜天中高于外衡冬至日之所在六萬里北極下地高于外衡下地亦六萬里外衡高于北極下地二萬里天地隆高相從日去地恒八萬里日麗天而平轉分冬夏之間日所行爲七衡六間每衡周徑里數各依

算術用勾股重差推晷影極游以為遠近之數皆得其數股者
也故曰周髀又周髀家云天圓如張蓋地方如棋局天旁轉如
推磨而左行日月右行隨天左轉故日月實東行而天牽之以
西譬蟻行磨上磨疾蟻遲故隨磨以左廻焉天形南高而北下
日出高故見日入下故不見天之居如倚蓋故極在人北是其
證也極在天之中而今在人北所以知天形如倚蓋也日朝出
陽中暮入陰中陰氣暗冥故沒不見也夏時陽氣多陰氣少陽氣光
明與日同暉日出即見故日長冬時陰氣多陽氣少陰氣暗冥掩
日之光雖出猶隱故日短宣夜之書云天了無質仰而瞻之高
遠無極眼瞀精絕故蒼蒼然也譬旁望遠道之黃山而皆青俯

察千仞之深谷而窈黑夫青非真色而黑非有體也日月衆星自
然浮生虛空之中其行其止皆須氣焉是以七曜或逝或住或
順或逆伏見無常進退不同由乎無所根繫故各異也故辰極
常居其所而北斗不與衆星西沒也攝提填星皆東行日行一
度月行十三度遲疾任情其無所繫著可知矣若綴附天體不
得爾也渾天儀云天如鷄子地如鷄中黃孤居於天內天大而
地小天表裏有水天地各乘氣而立載水而行周天三百六十
五度四分度之一又中分之則半覆地上半繞地下故二十八
宿半見半隱天轉如車轂之運也[illegible]
外水[illegible]天山載地者也[illegible]

見焉方[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何天之為言鎮也居高理下為人鎮也地者易也言養萬物懷
任交易變化也天道所以左旋地道右周何以為天地動而不

別行而不離猶君臣陰陽相對之義也君舒臣疾卑者易勞天
所以反常行何以為陽不動無以行其教陰不靜無以成其化
雖終日乾乾亦不離其處也[illegible]春為蒼天夏為昊天秋為旻
天冬為上天[illegible]
[illegible]
卯酉為二繩[illegible]鉤東北為報德之維西

南爲背陽之維東南爲常羊之維西北爲號通之維日冬至則斗北中繩陰氣極陽氣萌故曰冬至爲德日夏至則斗南中繩陽氣極陰氣萌故曰夏至爲刑陰氣極則北至北極下至黃泉故曰德在室陽氣極則南至南極上至朱天故曰德在野日冬至則水從之日夏至則火從之故五月火正而水漏十一月水正而陰勝陽氣爲火陰氣爲水水勝故夏至濕火勝故冬至燥八月二月陰陽氣均日夜分平故曰刑德合門德南則生刑南則殺故曰二月會而萬物生八月會而草木死 淮南子天文訓

[illegible]春秋繁露天道大數 相反之物也不得俱出陰陽是也春出陽而入陰秋出陰而入陽夏右陽而左陰冬右陰而左陽陰出則陽入陽出則陰入陰右則陽左陰左則陽右是故春俱南秋俱北而不同道夏交于前冬交于後而不同理並行而不相亂澆滑而各持分此之謂天之意天之道初薄大冬陰陽各從一方來而移于後陰由東方來西陽由西方來東至于中冬之月相遇北方合而爲一謂之曰至別而相去陰適右陽適左適左者其道順適右者其道逆逆氣左上順氣右下故下暖而上寒以此見天之冬右陰而左陽也上所右而下所左也冬月盡而陰陽俱南還陽南還出于寅陰南還入于戌此陰陽所始出地入地之見處也至于中春之月陽在正東陰在正西謂之春分春分者陰陽相半也故晝夜均而寒暑平陰日損而隨陽陽日益而鴻故爲暖熱初得大夏之月相遇南方合而爲一謂之日至別而相去陽適右陰適左適左由下適右由上上暑而下寒以此見天之夏右陽而左陰也上其所右下其所左夏月盡而陰陽俱北還陽北還而入于申陰北還而出于辰此陰陽之所始出地入地之見處也至于中秋之月陽在正西陰在正東謂之秋分秋分者陰陽相半也故晝夜均而寒暑平陽日損而隨陰陰日益而鴻故至于季秋而始霜至于孟冬而始寒小雪而物咸成大寒而物畢藏天地之功終矣 [illegible]

中宮大極星其紐星天之樞也天運[illegible]而極星不移[illegible]星第一星主月太子也第二星主日帝也太乙之坐最赤明者[illegible]

[illegible]主五星庶子也[illegible]四星后宮所中[illegible]不明[illegible]用事[illegible]則太子[illegible]之匡[illegible]

[illegible]下極星之旁主分陰陽[illegible]鉤陳六星在紫宮中其神曰耀[illegible]把北極北極[illegible]星[illegible]禮儀[illegible]六甲六星在[illegible]座[illegible]后宮星[illegible]人主[illegible]大帝[illegible]上正[illegible]華蓋十六星在五帝[illegible]華蓋之[illegible]大[illegible]帝座[illegible]也御女四星在勾陳北其八[illegible]一[illegible]天柱五星近[illegible]爲少

[illegible]二十四[illegible]女史[illegible]星[illegible]中極東[illegible]星[illegible]門內東南[illegible]五星[illegible]陰德[illegible]星[illegible]大理[illegible]星在[illegible]刑獄門外六星曰天床[illegible]休[illegible]南[illegible]二星[illegible]六宮[illegible]一星在[illegible]司明[illegible]一星象[illegible]明大如[illegible]爲帝[illegible]主內階六星在文昌北文[illegible]六星在[illegible]六星各有名[illegible]將[illegible]命[illegible]司中[illegible]公三星在[illegible]明[illegible]八星備非常也傳

舍九星在華蓋奚仲北主賓客之館客星守之兵起天門六星
在營東星芒客守之大饑天一一星在宮門外主戰鬬明吉暗
凶乘斗後九十日兵大起太一一星在天一南主十六神占如
太一天牢六星在北斗下貴人牢占同貫索天理四星在斗杓
中主貴人牢勢四星在太陽守西北主刑獄人陽守一星主大
臣備不虞傳舍西八星曰八穀主八穀一星亡一穀不登北斗
七星所謂旋璣玉衡以齊七政杓携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
用昏建者杓杓自華以西南夜半建者衡衡殷中州河濟之間
平旦建者魁魁海岱以東北也斗為帝車運于中央臨制四鄉
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斗又樞為主

星主陽德二曰璇主金刑陰三曰璣主木及禍四曰權主火為
伐五曰衡主水為殺六曰闓陽主木及五穀七曰瑤光主金亦
為應星王有德于天則明闓昌搖則災起
按五緯各有行次而金水二星則附日而行不得其行次
七星見則八星經于北斗之下曰五星入斗中
同之下曰公孫守兵大起是欲移黃道以進
說之跡也
東宮蒼龍行南在角曰天津列宿之長
右角將主命包物以視右角將主物中為天關日月五星皆從天闕行角南
二度為陽道入陽道星北二度為陰道入陰道水木爲爭旱赦

火星守忠臣誅兵起天官書火犯守角則有戰大環繞鉤巳者國大饑土守
內主嘉國有忿爭金守兵大盛水守刑罰急有水災客彗守入
兵起大喪亦軍敗城陷客守四十五日旱蝗平道二星在角間
主道路進賢一星在平道西明賢士用天門二星在左角南主
天門天田一星在角北主畿內地周鼎三星在大角西主神鼎
庫樓十星五柱十五星衡四星在角南一曰天陣兵車之府中
繫兵起中無星臣逆謀兵盡出柱半不具天子自將不星守饑
天官書天庫樓庫有五車車星角若益衆及不具兵處也南門二星在庫樓南天之外門
平星二星在庫樓北平法獄事亢為天府又為疏廟主疾疫明
天下寧日月蝕亢國中有事木星守有赦年豐久守水木火同

守人災如草木火守多雨兵起水守大水土守萬物不成金守
王不安彗孛犯之兵起大臣作亂攝提六星在亢東北攝提者
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故曰攝提格主九卿為甲兵火守吏主
大角一星為天棟在攝提中主帝座金星守兵起月蝕下有惡
之帝席三星在大角北不欲明明則王公凶亢池六星在亢北
折威七星在亢南主斬殺陽門二星在庫樓東主隘塞頓頑二
星在折威東主治獄兵為天根主后妃主疾日月犯君惡之木
星守后喜火守大臣相爭久守有赦火星入之賊臣為亂擁一
兵起水守大水水入貴臣變土守太子久
熒惑守入氐後宮有異兵動梗河三星在大角北主天子

鈐又主胡兵爲喪故變動應以兵喪[illegible]一星在梗河北爲天
矛亦戈一星在招搖北爲天盾皆主胡[illegible]胡兵起將
官二十七星在氐南主天子騎虎賁星衆天下安星少五星守
之兵起陣車三星在氐南主兵車車騎將軍一星在騎官東南
主騎三星在騎官南總領車騎天乳一星在氐北主甘露房爲
天府曰天駟房爲四表日月五星常道也上一星右服二右驂
三左服四左驂鉤鈐二星去房七寸主法日月蝕房中王者惡
孫木星守天子有令德火守兵起土守有[illegible]及地動金守將
臣叛君大有土功若出房心中地動彗守入房閭前當以三月
候房日月出表南大旱喪出表北兵陰[illegible]二星在東咸西北

東咸四星在房東西咸四星在氐東主治淫佚[illegible]二星[illegible]
[illegible]房西南主驛乘天輻二星在房西主乘輿鍵閉一星在房
東[illegible]主管籥星不欲明明則內亂門戶不禁心三星爲
[illegible]主削太子後庶子名大火又曰大辰中星明天子有
[illegible]直天子憂木星守天下安火守地動天官書火犯房心王者惡之
[illegible]守聖帝出謀臣金守兵起蟲災水犯有水客守犯[illegible]
[illegible]守人主憂有喪積卒十二星在氐東南大明動[illegible]有兵一星
亡兵半出二星亡兵大出三星[illegible]兵盡出五星守兵起天市垣
[illegible]十二星在房心北[illegible]天市[illegible]右垣
曲各十一星[illegible]天市[illegible]徐次吳
越次齊次中山次九河[illegible]一星韓次楚次梁

次巴次蜀次秦次周次鄭次晉次河間[illegible]二十一星[illegible]主權
衡聚衆亦謂之天旗庭主斬戮事[illegible]帝坐二十一星
[illegible]市中星衆則歲實五星入市門兵起帝座一星在市中明潤
天子威令行微小凶亡大惡之候在市東主陰陽法官明強潤
[illegible]四星在帝座西南宗正四星在帝座東南主宗正宗人
四[illegible]在宗正東主司享宗星二在候東主宗室屠肆二星在帛
[illegible]市樓六星在市門中主闤闠之司斗五星在宦官西南主
[illegible]明則豐小亡仰不熟斛四星在斗南主斛食列肆二星在
[illegible]西北主貨[illegible]帛度二星在宗星東主[illegible]肆二星在市門
左星之西北市易天紀九星在貫索東主綱紀與貫索相連地
[illegible]年不欲明明天下有怨恨亡則國政壞女牀三星在天

紀北[illegible]後宮明則宮人恣七公七星在氐北爲天相主三公七
[illegible]八河中人相食金守兵起貫索九星在七公前爲賤人牢
[illegible]一星爲門門開有赦門閉及口星入牢中有自絞死者以
[illegible]候之一星亡有喜二星亡有爵事三星亡有赦星入河
中人相食九星總是獄事煩天官書句圜十五星屬杓曰賤人之牢牢中星實則囚多虛則開出
龍尾九星爲九子主後宮一后次三夫人次九嬪次嬪妾星欲
明小大相承則宮多子孫木星守亦太子三十日后族進兵火
守兵相向火水合守[illegible]名九江口有赦土守旱宮有廢黜
[illegible]入[illegible]大將出征水守天下水江河決客入饑人相食日月
[illegible]刑神官一星在箕三星傍爲衣之內室傅說一星在

第二星東二寸彌輔臣忠天江四星在尾北明動大水兵起不
具天下津梁不通天龜六星在尾南漢中火守旱湯與天魚一
星在河中明水火守南旱北水[illegible]星為救客主口舌十二十
七世婦八十一御女並入河中大饑人[illegible]金木守宮自口舌火
守饑久守環遶句已大臣誅[illegible]月守之大水[illegible]水守饑久守兵
起金守兵起更主水守大人[illegible]金守大饑人相食糠一星明歲
[illegible]三星在箕南星動人[illegible]谷就
北宮玄武南斗六星為天廟為[illegible]南斗大明王道和平帝命
[illegible]芒角動搖國失忠臣木守大臣增祿金行入斗中大臣逆久
守水大饑人相食火守有內變環遶鈎已將相死國災久守國

逆禍土守入斗中王者不用兵[illegible]大位金守大臣作逆兵起火
金[illegible]入斗中[illegible]錄臣子逆水守水客守有兵弟子為逆[illegible]
斗中蝕者日帝惡月后惡建六星在斗北天之都關[illegible]
主[illegible]七曜行得失木守水金守[illegible]兵水守[illegible]九星在
[illegible]北市宮之長藉[illegible]狗二星在斗魁前移庭卿臣為[illegible]狗國四
星在建東南主鮮卑烏丸明[illegible]兵起天雞二星在狗[illegible]
鳥火守兵起土守人相食天籥十三星在斗[illegible]不在漢
中有水火災[illegible]衣食[illegible]大人[illegible]有[illegible]天[illegible]
[illegible]星在[illegible]第二星[illegible]文人一星在斗南主[illegible]
[illegible]六星[illegible]牛中日月五星[illegible]遠漢

牛[illegible]貴[illegible]曲米賣木守天下和平久[illegible]星
火守老臣逆牛貴十倍人相食[illegible]兵
起[illegible]常以冬朝牽牛不[illegible]來年穀不[illegible]大水[illegible]二十日兵
起[illegible]行牛中吳越有自王者彗出牛中七十日更政河鼓三
星[illegible]大將左左將右右將[illegible]左右旗各九星在牛
北枕河主軍鼓亡動兵起織女三星在天[illegible]
果[illegible]帛及女[illegible]不[illegible]
息[illegible]四星為織女[illegible]
召天守四星在左旗南主漏刻九[illegible]九星在牛南[illegible]五星
牛[illegible]天田九星在牛東南[illegible]東

則[illegible]女四星為婺女主布帛珍寶藏明天下熟[illegible]天下不足
[illegible]日月蝕女中有[illegible]木星守多水女主有喜金守[illegible]
[illegible]女亂[illegible]女下為十二諸[illegible]鄭
[illegible]交動流亡五星凌犯則[illegible]
[illegible]星在女北主藏府移則亂[illegible]五星[illegible]
星[illegible]不具搖動有賊[illegible]人天津九星在虛北河中[illegible]
[illegible]明動兵起星移河[illegible]入天[illegible]
天下[illegible]東
[illegible]木
[illegible]人[illegible]亡

勃三年大旱赤地千里火守赤地千里[illegible]功久守饑土守大
旱多風金守臣謀主政急兵起水守[illegible]及犯[illegible]鉤巳
國亂彗孛行犯流血如川司命司祿[illegible]各二星司命在
虛北[illegible]次司祿主官次司危[illegible]次司非[illegible]哭二
星[illegible]南泣二星在哭星東並主悲泣天壘十三星在哭泣南
主北夷匈奴敗臼四星在危南主政治如哭泣亡人買奪[illegible]出
鄉宅離瑜三星在秦代東主王飾衣服危三星為蓋屋主宮室
祭祀動而暗土功興日月蝕[illegible]中宮殿崩大臣逆木星守祀不
謹別造宮室火守人多役死南方有兵久守東大兵饑土守主
功起旱金守罷兵將軍喜水守臣下亂誅木日月五星入天下

亂來年大饑彗孛犯兵起人五星在危北主百姓亡宮有詐偽
婦人凶亂杵臼在人旁杵臼不相當軍事饑臼仰歲豐覆大饑
車府七星在天津東主官車之府造父五星在傳舍南主御[illegible]
鉤九星在造父西星移地動[illegible]二星在危南主宮室[illegible]四
星在危下主山陵暗失本位山陵毀虛梁四星在危南主陵廟
天錢十星在虛梁南主錢庫營室二星為清廟[illegible]
[illegible]精類始[illegible]紀[illegible]明[illegible]至中王
自[illegible]月蝕饑上六星曰離宮主六宮[illegible]行妃后
廢黜歲主崩兵喪誅木星守南東有喜北憂[illegible]木貴大守將凶
久守鉤巳主失官位臣陰謀旱經二十日乎九十日臣獄墓土

守起土功金守兵革散久守兵滿野水守水[illegible]出天下亂
易政騰蛇二十二星在室北枕河主水族移南旱移北水雷電
六星在室西南雷雨四星在雷電東霹靂五星在雲雨北主天
威[illegible]萬物土吏三星在室南主農事壘壁陣十二星羽林軍四
十五星[illegible]在室南主翊衛明天下安暗兵盡失[illegible]
[illegible]
三星出敗臼之間曰鈇鉞以壘壁為鈇鉞[illegible]北落師門一星在
羽林軍西主候兵明大而角軍安五星犯兵起火金水尤甚木
土犯吉火守國殘天官書北落若微亡軍星動角益希及五星
[illegible]
北落東主獸五星守兵起金火尤甚東壁二星主文章圖書曰

天街失色大小不同將封郡土而失天下日蝕壁中國不興賢
[illegible]文守月蝕壁中文臣死木守仕人用火守臣謀君旱兵起土
[illegible]道術興天下熟火入中街君崩[illegible]土逆行入壁經九十日
大兵起百姓有立王者金守[illegible]有兵大臣憂水客守水臣
下賊王彗孛守犯兵起土公二星在壁南主營造[illegible]三星在
八魁西北主斬刈亂行殺虜兵起天廐十星在[illegible]北主[illegible]
[illegible]
升[illegible]為溝瀆天之[illegible]大星曰天[illegible]欲圓
兵起五星犯[illegible]臣[illegible]有光近臣謀上餓金星守胡貊
之[illegible]代火守水變連三年土守中國利外不利王良五星

在奎北居河中天子奉車御官其四星為天駟旁一星曰王良動為
策馬亦曰梁為天橋客星守橋不通道前一星曰策主天子之
僕移在王良前或居馬後是謂王良策馬車騎滿野閣道六星
在王良前神所乘也天子遊別宮之道傅路一星在閣道南舊
三星為天獄主牧養犧牲以供祭祀動搖兵器金火守兵起天
將軍十二星在婁北主武兵中大星大將也南一星曰軍南
門主誰何出入天倉六星在婁南南四星曰天庾積粟所也胃
三星為天倉主倉廩五穀之府明五穀豐稔天囷十三星在胃
南主給御糧天廩四星在昴南主蓄黍稷共饗祀大陵八星在
胃北亦曰積京主大喪積京中星衆諸侯有喪民多疾兵起喪

尚史　天文志卷一　[illegible]

中一星曰積尸明則死人如山北九星曰天船一曰舟星所以
濟不通也中一星曰積水候水災昴七星為髦頭胡星也主西
方主獄事明牢獄平六星明與大星等大水七星皆黃兵大起
一星亡為兵喪搖動大臣下獄有白衣會大而動者戰騷胡兵
大起天苑十六星在昴南養獸之所胃南衆星曰廥積即芻藁
六星主積藁草不見牛馬暴死火守災起昴西一星曰天河主
察山林妖變卷舌六星在昴北主口語知佞讒曲者直而動有
口舌之害中一星曰天讒主巫醫畢八星曰罕車為邊兵主弋
獵其大星曰天高畢八星之[illegible]四夷之尉明天下安遠夷入貢
失色邊亂動兵起月宿則多雨其大星旁小星為附耳搖動有

讒亂臣在側明邊寇警入畢國起兵昴畢間二星為天街主國
界其陰陰國陽陽國（[illegible]）
土金守胡兵入參旗九星在參西天旗也主弓弩[illegible]則旗曲
[illegible]則弓弩[illegible]邊寇動畢附耳南八星曰天節主使臣天節下
九星曰九州殊口曉方俗之官通重譯者九斿九星在玉井西
南兵旗也動搖則九州分散信命不通金火守之亂起五車五
星三柱九星在畢東北天子五兵車舍也西北大星曰天庫主
太白秦也東北曰天獄主辰燕趙也東曰天倉主衛魯也東
南曰司空主鎮楚也西南曰卿星主熒惑魏也五車均明柱皆
見則倉庫實不見其國絕食兵起三柱入出一月米貴三倍期

尚史　天文志卷一　[illegible]

二年出三月貴十倍期一年火入旱金入兵水入水其中五星
曰天潢月五星入兵起天潢南三星曰咸池魚囿也金犯守之
兵起火守災五車南六星曰諸王察諸侯存亡南一星曰天關
亦曰天門日月之所行主邊事開閉芒角有兵五星守之多
死畢東四星曰天高主望氣天苑南十三星曰天園植果菜之
所觜觽三小星隅置為虎首主葆旅事金木守國易主觜前
四星曰司怪主候變異司怪北四星曰坐旗君臣設位之表參
為白虎三星直者是為衡石[illegible]北曰左肩主左將西北
曰右肩主右將東南曰左足主後將軍西南曰右足主偏將軍
故黃帝占參應七將中[illegible]小星曰伐[illegible]參曰參伐又

曰大辰又曰天市主斬刈又主祥御久于逆戌為兆畢不欲明
動七將皆明天下兵精王道缺則芒角張伐星明與參等大臣
謀兵起參失色軍散敗動搖邊候急參右足入王井中兵大
起秦大水若有喪玉井四星在參左足下主水漿東南四星曰
軍井行軍之井也西南二星曰屏天厠四星在屏東下一星曰
天矢矢黄吉青白黑凶
南宮朱鳥東井八星主水衡法令之所平也一六星黄道之所
經為天之亭候井明而端列王者用法平其西曲星曰鉞主斬
奢淫明與井齊或搖動天子用鉞于大臣月宿井有風雨南河
三星北河三星分夾井南北置而為戒南戒一曰陽門亦為越

門北戒一曰陰門亦為胡門兩戒間七政之常道南星不見南
道不通北亦如之動搖及火守中國兵起闕丘二星在河南天
子之雙闕諸侯之兩觀金火守兵戰闕下大守兩河之間天五諸
侯五星在井北主刺舉又主帝心一曰帝師二曰帝友三曰三
公四曰博士五曰太史四大淵澤天下治芒角碍在中五諸侯
南三星曰天樽主給饑餒積水一星在北河北供酒食之正積
薪一星在積水東供庖廚之正水位四星在積薪東主水衡客
星若水火守犯之百川溢井西南四星曰水府主水之官也四星
曰四瀆江淮河濟之精也狼一星在東井南為野將主侵掠狼
角變色多盜賊下有四星曰弧天弓也主備盜賊常向狼動移

胡兵大起狼弧張害及胡天下乖亂又曰天弓張天下盡兵老
人一星在弧南一曰南極常以秋分之旦見于景春分之夕見
于丁見則治平主壽昌軍市十三星在參東南天軍貿易之市
野雞一星在軍市中主變怪軍市西南二星曰丈人丈人東二
星曰子子東二星曰孫輿鬼四星天目也主視明察姦謀東北
星主積馬東南星主積兵西南星主積布帛西北星主積金玉
隨變占之中一星為積尸一名質主死喪祠祀一曰鈇鑕主誅
斬鬼明穀成不明百姓散質欲其不明明則兵起大臣誅故德成衡
觀成潢為太微廷潢五帝舍中傷成鉞禍成井誅成質於德成衡言德公下者先成形
于衡觀成潢言王者遊觀先成形于潢傷成鉞言王者敗德先成形于鉞禍成井月主木彗火入天子且以火敗誅成質熒惑

入輿鬼天質大臣有誅狼北七星曰天狗主守財弧南六星為天社鬼西
北四星曰爟爟火也以警候爟柳八星為鳥注
主木功又為廚宰主尚食和滋味明吉金火守國兵大起軒轅
右角南二星曰酒旗主宴饗五星守天下大酺柳南六星曰外
廚廚南一星曰天記主禽獸之齒七星頸為員官主急事
天都主衣裳文繡星明王道昌闇則賢良不處天下空金火守
國兵大起軒轅東四星曰內平平罪之官河狐南二星曰天相
丞相之象也七星南九星曰稷農正也張六星張素為廚主觴
客主珍寶宗廟所用則王者行天下行天之中金火守國兵大
起張南十四星曰天廟天子之祖廟也客守祠官有權衡衡太

衡主光之廷主理法平辭監升授德列宿受符諸神考節南蕃中二星間曰端門東曰左執法西曰右執法所以舉刺凶姦左執法之東左掖門右執法之西右掖門東蕃四星南第一上相其北東太陽門第二次相其北中華東門第三次將其北東太陰門第四上將所謂四輔也西蕃四星南第一上將其北西太陽門第二次將其北中華西門第三次相其北西太陰門第四上相亦曰四輔也東西蕃芒動搖諸侯謀天子執法移刑罰尤急月五星順入軌道司其出所守天子所誅也所守列宿名皆宮罰不去十日者太子誅之其逆入若不軌道以所犯命之中坐成形也犯帝皆群下從謀也金火尤甚黃帝坐在太微中含樞紐之神四帝星

挾黃帝坐東方蒼帝靈威仰之神南方赤帝赤熛怒之神西方白帝白招矩之神北方黑帝叶光紀之神天子動得天度止得地意則五帝坐明坐北一星曰太子太子北一星曰從官坐東北一星曰幸臣屏四星在端門內所以壅蔽帝庭也郎位十五星在帝坐東北曰依烏郎府郎主守衛星不具后妃死幸臣誅明大及客星入大臣為亂郎將在郎位北主武備虎賁一星在西蕃北下台南靜室旄頭之騎官常陳七星在帝坐北宿衛以設武備揚動天子自出明則武兵用微則弱三台六星兩兩而居起文昌列抵太微近文昌二星曰上台為司命主壽次二星曰中台為司中主宗室東二星曰下台為司祿主兵又曰三台為

天階一曰泰階上階上星為天子下星為女主中階上星為諸侯三公下星為卿大夫下階上星為士下星為庶人君臣和集如其常度有變則占中台之北一星曰太尊貴戚也左執法北一星曰謁者東北三星曰三公三公北三星曰九卿九卿西五星曰內五諸侯辟雍之禮得則太微諸侯明其西南角外三星曰明堂布政之宮明堂西三星曰靈臺觀臺也少微四星在太微西一名處士亦天子副主或曰南第一星處士第二議士第三博士第四大夫明大而黃則賢士舉月五星犯之處士女主憂南四星曰長垣主界域熒惑入之胡入中門太白入之九卿謀軒轅軒轅黃龍體十七星南大星女主也次北一星夫人

也次北一星妃也其次諸星皆次妃之屬女主南小星女御也左一星少民后宗也右一星太民太后宗也色欲黃小而明月五星犯者如衛占軒轅舊為七星之首今從格圖入太微翼二十二星為羽翮主遠客又天之樂府明大禮樂興四夷賓星動蠻夷使來離徙天子舉兵翼南五星曰東甌蠻夷也軫四星為車主風又主塚宰輔有軍出入占于軫星動車駕用轄傳軫兩旁主王侯左轄同姓右轄異姓明兵大起遠軫凶又曰車無轄國有憂疏聚兵大起長沙一星在軫中主壽命不欲明明與四星等若五星入軫中兵大起軫南三十二星曰器府樂器之府青邱七星在軫東南蠻夷之國青邱西四星曰土司空主界

城司空北二星曰軍門主營候綴尾咸列甘氏星經文[illegible]不傳
志雖微之列俗各有所屬星還歸[illegible]而次天下[illegible]
心尾之上太微垣于張翼之間者明部分之所在也
日有中道中道者黃道一曰光道光道北至東井去北極近南
至牽牛去北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夏至至于東井北近
極[illegible]八尺之表而晷景長尺五寸八分冬至至于牽牛
[illegible]故晷長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丈三尺一寸四分春秋分
去極中而晷中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七尺三寸六分此日去
極遠近之差晷景長短之制也去極遠近難知要以晷景晷景
者所以知日之南北也日陽也陽用事則進而北晝進而長陽
勝故為溫暑陰用事則日退而南晝退而短陰勝故為寒涼也

[illegible]日之南北失節晷過而長為常寒退而短為常燠此寒燠之
[illegible]曰晷長為潦短為旱奢為扶（鄭氏曰扶當作蟠蟠[illegible]晷景形奢大扶行也[illegible]）
[illegible]進而正臣疏君子不足姦人有餘[illegible]周以上圭致
[illegible]尺有五寸大司徒以土圭之灋測土深正日景以求
[illegible]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
[illegible]則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按日行之道曰黃道恒星之天曰天[illegible]之大紐
錯而推移焉是以當先之時春分日在[illegible]中夏至日在
[illegible]心中秋分日在虛昏[illegible]中冬至日在奎昴中而月令
則春分日在奎昴弧中夏至日在井[illegible]秋分日在角昏
斗中冬至日在斗昏壁中漢志則春分日在婁[illegible]中夏至

日在井昏氐中秋分日在角昏牛中冬至日在牛昏奎中所
以然者歲差之謂也蓋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歲
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天度四分之一而有餘歲日
四分之一而不足故天漸差而西歲漸差而東也[illegible]
未覺[illegible]漢洛下閎知以八百年當差一度至[illegible]歲
差以五十年退一度為太過何承天倍其年又不及[illegible]
折取中數[illegible]
曆定為七十八年尤為最[illegible]
[illegible]恒星之度數以盡分至之限也然則
[illegible]井南至牽牛東至角西至婁者特一

時之定程要非天體之妙擬此

又按天之樞為南北兩極其[illegible]常見之天以至南

極百八十度南極由地下常[illegible]之天以[illegible]北極亦百八十度

分兩極而中晝之各九十度[illegible]者東西運[illegible]南北

定躔術者所由立算而天贊[illegible]所[illegible]也黃道則斜絡

天腹半出赤道南半出赤道北[illegible]二十三度

半強而北其北當子距赤道亦如之[illegible]道交于

卯酉是故春分日當兩道之交則[illegible]寒暑均八尺之表

而晷景長七尺三寸六分過此則循黃道而漸出赤道北至

夏至適其極故晝長多暑八尺之表晷景長尺五寸八分秋

宋史　天文志卷一

分又當兩道之交故晝夜又平寒暑又均八尺之表晷景長

七尺三寸六分過此則循黃道而漸出赤道南至[illegible]其

極[illegible]多寒八尺之表晷景長丈三尺一寸四分[illegible]

此運之所由四時寒暑之所以變也天運左旋[illegible]所運移此

經中立[illegible]所偏[illegible]鄭氏雜[illegible]以為[illegible]地與星辰東南

近[illegible]冬至地與星辰西北遊[illegible]地與星辰四

[illegible]三萬里之[illegible]

[illegible]相當日[illegible]

撫抱[illegible]不[illegible]

[illegible]負其戰不[illegible]在中中勝在外外勝[illegible]有外[illegible]以和相去[illegible]

外[illegible]中以遲相去氣薄先[illegible]後去居軍勝先至先[illegible]前利後

而後至後去前病後利後至先去前後皆病居軍不勝見而去

其[illegible]疾雖勝無功見半日以上功大白虹屈短[illegible]

[illegible]上下兑有者[illegible]大流血日暈制勝近期三十日遠期六十日

其食食所不利復生生所利[illegible]食盡為主位以其直及日所

宿加以日時用命其國　天官書

月有九行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illegible]南白道二出黃道

西青道二出黃道東立春春分月東從青道立秋秋分西從白

道立冬冬至北從黑道立夏夏至南從赤道然用之一決房中

道[illegible]房南為陽間北為陰間中道房星之中間也

宋史　天文志卷一

[illegible]房星[illegible]月五星之常行道宋[illegible]

子文云房宿作於是未知房為中道也　月行中道安寧和平

陰間多水陰事外北三尺陰星北三尺太陰大水兵陽間驕恣

陽星多暴獄太陽大旱喪也[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角天門十月為四月十一月為五月十二月為六月水發近三

尺遠五尺[illegible]犯四輔輔

臣誅[illegible]月蝕歲星

[illegible]

[illegible]

為內賊亂也列星其宿地憂（天官） 凡君行急則日行疾君行緩
則日行遲日行不可指而知也故以二至二分之星為候日東
行星西轉日行疾則星西轉疾事勢然也故過中則疾君行急
之感也不及中則遲君行緩之象也至月行則以晦朔決之箕
星為風東北之星也東北地事天位也[illegible]
[illegible]巽在東南為風風陽中之陰大臣之象也其星
軫也月去中道移而東北入箕若東南入軫則多風西方為雨
雨少陰之位也月失中道移而西入畢則多雨[illegible]月入畢
則將相有以家犯罪者言陰盛也月南入牽牛南戒民間疾疫
月北入太微出坐北若犯坐則下人謀上一曰月為風雨日爲
溝東

寒溫冬至日南極晷長南不極則溫為害夏至日北極晷短北
不極則寒為害政治變于下日月運于上矣（漢志） 月食始日五月
者六六月者五五月復六六月者一而五月者五凡百一十三
月而復始[illegible]
[illegible]
故月蝕常也日蝕為不臧也日蝕國君月蝕將相當
之[illegible]
察日月之行以揆歲星順逆[illegible]
[illegible]曰東方木主春日甲乙義失者罰出歲星
[illegible]以其舍命國所在國

不可伐可以伐人其趨舍而前曰贏退舍曰縮贏其國有兵不
復縮其國有憂將亡國傾敗其所在五星皆從而聚于一舍其
下之國可以義致天下以攝提格歲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
居丑正月與斗牽牛晨出東方名曰監德（[illegible]星在斗牛失次[illegible]見于杓與甘氏及[illegible]初曆所在[illegible]宿不同）
色蒼蒼有光其失次有應見柳歲早水晚旱歲星
出東行十二度百日而止反逆行逆行八度百日復東行歲行
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率日行十二分度之一十二歲而周天
出常東方以晨入于西方用昏單閼歲歲陰在卯星居子以二
月與婺女虛危晨出曰降入大有光其失次有應見張歲大水
執徐歲歲陰在辰星居亥以三月與營室東壁晨出曰青章青

章甚章其失次有應見軫歲早旱晚水大荒駱歲歲陰在巳星
居戌以四月與奎婁胃昴晨出曰跰踵（徐廣曰一曰路踵） 熊熊赤色有
[illegible]其失次有應見亢敦牂歲歲陰在午星居酉以五月與胃昴
[illegible]畢晨出曰開明（[illegible]一曰天津） 炎炎有光偃兵唯利公王不利治兵
其失次有應見房歲早旱晚水叶洽歲歲陰在未星居申以六
月與觜觿參晨出曰長列昭昭有光利行兵其失次有應見箕
涒灘歲歲陰在申星居未以七月與東井輿鬼晨出曰大音昭
昭白其失次有應見牽牛[illegible]作鄂歲歲陰在酉星居午以八月與
柳七星張晨出曰長王作作有芒國其昌熟穀其失次有應
見[illegible]陰在戌星居巳以九月

與翼軫晨出曰天睢白色大明其失次有應見東壁歲水女喪

大淵獻歲歲陰在亥星居辰以十月與角亢晨出曰大章一曰[illegible]

曰大星蒼蒼然星若躍而陰出旦是謂正平起師旅其率必武其

國有德將有四海其失次有應見婁困敦歲歲陰在子星居卯

以十一月與氐房心晨出曰天泉玄色甚明江池其昌不利起

兵其失次有應在昴赤奮若歲歲陰在丑星居寅以十二月與

尾箕晨出曰天皓黫然黑色甚明其失次有應見參當居不居

居之又左右搖未當去去之與他星會其國凶漢志所去失地所之得地一曰

當居不居國亡所之國昌已居之又東西去之國凶不可舉事用兵安靜中度吉所居久國有德厚其

角動乍小乍大若色數變人主有憂其失次舍以下進而東北

孟康曰五星東行天西轉歲星晨見東方行疾則不見不見則變為妖星三月生天棓長四尺末兌

漢志歲星贏而東北石氏見彗星甘氏不出三月乃生天棓本類星末銳長四尺史記正義末銳長四丈出東北方西方下

爭兵進而東南三月生彗星長二丈類彗星漢志歲星贏而東南石氏見彗星甘氏不

出二月生彗本類星末類彗長二丈史記正義天彗一名掃星小者數寸長或竟天體似月之光故以東指西見西指見則兵起除舊布新所指之處為[illegible]退而西北孟康曰歲星當伏西方[illegible]行進早反變為伏星三月生天

槍長四丈末兌漢志歲星縮而西北石氏見槍雲如馬甘氏不出三月乃生天槍本類星末銳長數丈京房云天槍為真赤地千里枯骨藉藉退而西南三月生天欃長數丈兩頭兌謹視其

所見之國不可舉事用兵漢志縮而西南石氏見欃雲如牛甘氏不出三月乃生天欃左右銳長數丈槍欃棓彗異狀其殃一也必有破國亂君伏死其辜其出如浮如沉其國有土功如

沉如浮其野亡色赤而有角其所居國昌迎角而戰者不勝星

色赤黃而沉所居野大穰色青白而赤灰所居野有憂自[illegible]如[illegible]

[illegible]歲星入月其野有逐相與太白鬬其野有破軍歲星一

曰攝提曰重華曰應星曰紀星營室為清廟歲星廟也

其剛氣以處熒惑當以十月入太微受制而出行列宿司無道出入無常曰南方夏主

夏日丙丁禮失罰出熒惑熒惑失行是也[illegible]

[illegible]出則有兵入則兵散以其舍命國為亂[illegible]

[illegible]反道二舍以上居之三月有

[illegible]月受兵七月半亡地九月太半亡地因與俱出入國絕祀

居之其遲至雖大當小久而至當小反大其南為丈夫北為女

子喪若角動繞環之及乍前乍後左右殃益大與他星鬬光相

逮為害五星相從聚于一舍[illegible]

[illegible]

理致天下法出東行十六舍而止行二舍六旬復東行自所止

數十舍十月而入西方伏行五月出東方其出西方曰反明主

命者惡之東行急一日行一度半其行東西南北疾也兵各聚

其下用戰順之勝逆之敗熒惑從太白軍憂離之軍却出太白

陰有分軍行其陽有偏將戰當其行太白逮之破軍殺將其入

守犯太微軒轅營室主命惡之心為明堂熒惑廟也謹候此

歷斗之會以定填星之位晉灼云常以甲辰之元始建斗歲鎮一宿二十八歲而周天曰中

央土主季夏日戊己黃帝主德女主象也歲填一宿[illegible]

也思心也仁義禮智以信為主貌言視聽以心為主故四星皆失填星乃為之動其所居國吉未當居而居若已去而復還還居之其國得土不乃得女若當居而不居既已居之又東西去其國失土不乃失女不可舉事用兵其居久其國福厚易福薄其一名曰地侯主歲歲行十二度百十二分度之五日行二十八分度之一二十八歲而周天與所居五星皆從而聚于一舍其下之國可重致天下禮德義殺刑盡失填星乃為之動搖贏為王不寧縮有軍不復填星色黃九芒音曰黃鍾宮其失次上二三宿曰贏有主命不成不乃大水失次下二三宿曰縮有后戚其歲不復不乃天裂若地動斗為文太室填星廟天子之星也與土合為內亂饑主勿用戰敗水則變謀而更事與火為旱與金為白衣會若水金在南曰牝牡穀熟金在北歲偏無[illegible]火與水合為焠與金合為鑠為喪皆不可舉事用兵大敗土為憂主孽卿大饑戰敗為北軍軍困舉事大敗土與水合穰而擁閼有覆軍不可舉事出亡地入得地金為疾為內兵亡地三星若合其宿地國外內有兵與喪改立公王四星合兵喪並起君子憂小人流五星合是為易行有德受慶改立大人奄有四方子孫蕃昌無德受殃若亡填星出百二十日而逆西行西行百二十日反東行見三百三十日而入入三十日復出東方太歲在甲寅填星在東壁故在營室

察日行以處位太白[illegible]曰西方秋司兵月行及天矢[illegible]日庚辛主殺殺失者罰出太白太白失行以其舍命國其出行十八舍二百四十日而入入東方伏行十一舍百三十日其入西方伏行三舍十六日而出當出不出當入不入是謂失舍不有破軍必有國君之篡[illegible]以攝提格之歲與營室晨出東方至角而入與營室夕出西方至角而入與角晨出入畢與畢夕出入箕與箕晨出入柳與柳夕出入營室與營室晨出東方其大率歲一周天其始出東方行遲率日半度一百二十日必逆行一二舍上極而反東行行日一度半一百二十日入其庳近日曰明星柔高遠日曰大囂剛其始出西行疾率日一度半百二十日上極而行遲日半度百二十日旦入必逆行一二舍而入其庳近日曰太白柔高遠日曰大相剛出以辰戌入以丑未當出不出未當入而入天下偃兵兵在外入未當出而出當入而不入下起兵有破國其當期出也其國昌其出東為東入東為北方出西為西入西為南方所居久其鄉利疾其鄉凶出西逆

行至東正西國吉出東至西正東國吉其出不經天經天天下革政孟康曰謂白陰星出東當伏東出西當伏西過午為經天晉灼曰日陽也日出則星亡太白晝見午上為經天小以角動兵起始出大後小兵弱出小後大兵強出高用兵深吉淺凶庳淺吉深凶日方南金居其南日方北金居其北曰嬴孟康曰江方籥向也謂晝漏半而置土圭影短于土圭謂之日南地于日為近南也長于土圭謂之日北地于日為近北也侯王不寧用兵進吉退凶日方南金居其北日方北金居其南曰縮侯王有憂用兵退吉進凶用兵象太白太白行疾疾行行遲遲行角敢戰動搖躁躁圜以靜靜順角所指吉反之皆凶出則出兵入則入兵赤角有戰白角有喪黑圜角憂有水事青圜小角憂有木事黃圜和角有土事有年其已出三日而復微入入三日

乃復盛出是謂耎其下國有軍敗將北其已入三日又復微出出三日而復盛入其下國有憂師有糧食兵革遺人用之其人虜其出西失行外國敗出東失行中國敗其色大圜黃滜可為好事其圜大赤兵盛不戰太白白比狼赤比心黃比參左肩蒼比參右肩黑比奎大星五星皆從太白而聚一舍其下之國可以兵從天下居實有得居虛無得晉灼曰實謂星所合居之宿虛謂贏縮行勝色色勝位有位勝無位有色勝無色行得盡勝之晉灼曰五行度天度驗有色得位行東勝之行重而色位欲星贊作從出而留桑榆間疾其下國上而疾未盡期日過參天疾其對國上復下下復上有反將其入月將僇金木星合光其下戰不合兵雖起而不鬬合相毀野有破軍出西方

昏而出陰陰兵彊暮食出小弱夜半出中弱雞鳴出大弱是謂陰陷于陽其在東方乘明而出陽陽兵之彊雞鳴出小弱夜半出中弱昏出大弱是謂陽陷于陰太白伏也以出兵兵有殃其出卯南南勝北方出卯北北勝南方正在卯東國利出酉北北勝南方出酉南南勝北方正在酉西國勝其與列星相犯小戰五星大戰蘇林曰太白軍也熒惑憂也熒惑從太白軍憂離之軍舒其相犯太白出其南南國敗出其北北國敗行疾武不行文色白五芒出蚤為月蝕晚為天夭及彗星將發其國出東為德舉事左之迎之吉出西為刑舉事右之背之吉反之皆凶太白光見景戰勝晝見而經天是謂爭明彊國弱小國彊女主昌亢為疏廟太白廟也太白大

臣也其號上公其他名殷星太正營星觀星宮星明星大衰大澤終星大相天浩序星月緯大司馬位謹候此察日辰之會以治辰星之位晉灼曰常以二月春分見奎婁五月夏至見東井八月秋分見角亢十一月冬至見牽牛出以辰戌入以丑未二旬而入晨候之東方夕候之西方也主辰星正四時之法與北辰同宗應辰星謂之兌星曰北方水太陰之精主冬日壬癸刑失者罰出辰星北方冬水智也聽也智虧聽失逆冬令傷水氣罰見辰星以其宿命國是正四時仲春春分夕出郊奎婁胃東五舍為齊仲夏夏至夕出郊東井輿鬼柳東七舍為楚仲秋秋分夕出郊角亢氐房東四舍為漢仲冬冬至晨出郊東方與尾箕斗牽牛俱西為中國其出入常以辰戌丑未其蚤為月蝕晚為彗星及天夭其時宜效不效為失追兵在

外不戰一時不出其時不和四時不出天下大饑其當效而出
也色白為旱黃為五穀熟赤為兵黑為水出東方大而白有兵
于外解在東其赤中國勝西而赤外國利無兵于外而赤兵起
其與太白俱出東方皆赤而角外國大敗其與太白俱出西方
皆赤而角外國利五星分天之中積于東方中國利積于西方
外國用者利五星皆從辰星而聚于一舍其所舍之國可以法
致天下辰星不出太白為客其出太白為主出而與太白不相
從野雖有軍不戰出東方太白出西方若出西方太白出東方
為格野雖有兵不戰失其時而出為當寒反溫當溫反寒當出
不出是謂擊卒兵大起其入太白中而上出破軍殺將客軍勝

下出客亡地辰星來抵太白太白不去將死正旗上出（旗星名有九星）
破軍殺將客勝下出客亡地視旗所指以命破軍其繞環太白
若與鬬大戰客勝免過太白閒可械劍小戰客勝免居太白前
軍罷出太白左小戰摩太白右數萬人戰主人吏死出太白右
去三尺軍急約戰免七命曰小正辰星天攙安周星細爽能星
鈎星（索隱謂免星有七名命者名也）其色黃而小出而易處天下之文變而不
善矣青圜憂白圜喪赤圜中不平黑圜吉青角兵憂黑角水赤
行窮兵之所終（赤一作意或作志）赤角犯我城黃角地之爭白角號泣
之衆其出東方行四舍四十八日其數二十日而反入于東方
其出西方行四舍四十八日其數二十日而反入于西方其一

候之營室角畢箕柳出房心間地動辰星之色春青黃夏赤白
秋青白而歲熟冬黃而不明即變其色其時不昌春不見大風
秋則不實夏不見六十日旱月蝕秋不見有兵春則不生冬不
見陰雨六十日有流邑夏則不長七星為員官辰星廟蠻夷星
也[illegible]
[illegible]大其色赤大者小事亦小早出者為贏贏為客[illegible]
者[illegible]為主人贏[illegible]必有天應見于杓[illegible]
刺七寸以內必之矣五星色白圜為喪旱[illegible]不平為兵青
圜為憂水黑圜為疾多死黃圜則吉[illegible]
白角哭泣之聲青角有兵憂黑角則水[illegible]

同色天下偃兵百姓寧昌（[illegible]）
地則占[illegible]不出急則不入逆道則占[illegible]
過舍[illegible]則占太白[illegible]則不出急則不入逆則占辰[illegible]
則人入非其則占吉凶五星之推亡逆行者至占[illegible]
熒惑太白為有逆行夫歷者正行也古人有言曰天下太平五
星循度亡有逆行日不食朔月不食望夏氏日月傳曰日月食
盡主位也不盡臣位也星傳曰日者德也月者刑也[illegible]
修德月食修刑然而歷紀推月食與二星之逆亡[illegible]
亂太白主兵月主刑自周衰亂臣賊子師旅[illegible]
其亡亂臣賊子師旅之變乃深于不治時或犯不服兵革猶不

陵刑罰猶不錯故二星與月為之失度三變常見及有亂臣賊
子伏尸流血之兵大變乃出皆石氏見其常然因以為紀皆非
正行也詩云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詩傳曰
月食非常也比之日食猶常也日食則不臧矣謂之小變可也
謂之正行非也故熒惑必行十六舍去日遠而顓恣太白出西
方進在日前氣盛乃逆行及月必食于望亦誅盛也志
二十八宿主十二州斗秉兼之[illegible]所從來
久矣角亢氐兗州房心豫州尾箕幽州斗江湖牽牛婺女揚州
虛危青州營室至東壁并州奎婁胃徐州昴畢冀州觜觿參益
州東井輿鬼雍州柳七星張三河翼軫荊州志[illegible]自斗十一度

至婺女七度曰星紀之次于辰在丑謂之赤奮若于律為黃鍾
斗建在子吳越分野自婺女八度至危十六度曰玄枵之次于
辰在子謂之困敦于律為大呂斗建在丑齊分野自危十七度
至奎四度曰娵訾之次于辰在亥謂之大淵獻于律為太簇斗
建在寅衛分野自奎五度至胃六度曰降婁之次于辰在戌謂
之閹茂于律為夾鍾斗建在卯魯分野自胃七度至畢十一度
曰大梁之次于辰在酉謂之作噩于律為姑洗斗建在辰趙分
野自畢十二度至東井十五度曰實沈之次于辰在申謂之涒
灘于律為中呂斗建在巳晉魏分野自井十六度至柳八度曰
鶉首之次于辰在未謂之叶洽于律為蕤賓斗建在午秦分野

自柳九度至張十七度曰鶉火之次于辰在午謂之敦牂于律
為林鍾斗建在未周分野自張十八度至軫十一度曰鶉尾之
次于辰在巳謂之大荒落于律為夷則斗建在申楚分野自軫
十二度至氐四度曰壽星之次于辰在辰謂之執徐于律為南
呂斗建在酉韓分野自氐五度至尾九度曰大火之次于辰在
卯謂之單閼于律為無射斗建在戌宋分野自尾十度至斗十一
度[illegible]十五分而終曰析木之次于辰在寅謂之攝提格于律
為應鍾斗建在亥燕分野[illegible]一曰秦之疆候在太白占于狼弧吳
楚之疆候熒惑占鳥衡燕齊之疆候辰星占虛危宋鄭之疆候
歲星占房心晉之疆亦候辰星占參罰及秦并吞三晉燕代自

河山以南者中國中國于四海內則在東南為陽陽則日歲星
熒惑填星占于街南畢主之其西北則胡貉月氏旃裘引弓之
民為陰陰則月太白辰星占于街北昴主之故中國山川東北
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于勃碣是以秦晉好用兵復占太
白太白主中國而胡貉數侵掠獨占辰星辰星出入躁疾常主
夷狄其大經也甲乙海外日月不占丙丁江淮海岱戊己中州
河濟庚辛華山以西壬癸常山以北一曰甲齊乙東夷丙楚丁
南夷戊魏己韓庚秦辛西夷壬燕趙癸北夷子周丑翟寅趙卯
鄭辰邯鄲巳衛午秦未中山申齊酉魯戌吳越亥燕代[illegible]
[illegible]五星流為兗州鉤鈐星別為豫州[illegible]分為燕國
牽牛流為揚州分為越國[illegible]分為[illegible]國營室

[illegible]

按周官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而春秋傳[illegible]參為晉星[illegible]大火國語[illegible]所存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是分野之說所從來久矣康成以周[illegible]書已亡所存非古數然則周官之所謂分星不知其何等也至以二十八宿分主九州則有疑焉夫恒星為天體而二十八宿天體盡矣中國九州于地特十之一耳以周天之[illegible]以一隅之地是跼視天廣視中國如此以定妖祥未必然也賈公彥疏云吳越在南齊在東歲星或北或西不依國地所在者指其受封之日歲星所在之辰國屬焉[illegible]與周官為近然亦[illegible]分野[illegible]

[illegible]

國皇星大而赤狀類南極所出其下起兵兵強[illegible]不利[illegible]

[illegible]

昭明星大而白無角乍上乍下所出國起兵多變[illegible]形如三足机机上有九彗上向熒惑之精春秋合誠圖云赤帝之精象如太白七芒[illegible]釋名為筆星氣有一枝末銳似筆亦曰[illegible]昭明滅光以為起霸起德之徵

五殘星出正東東方之野其星狀類辰星去地可六丈大[illegible]主誅政伯[illegible]

賊星出正南南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赤數動有光[illegible]太白之精晉志云賊南方之星五殘[illegible]

司危星出正西西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白類太白[illegible]

獄漢星出正北北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赤數動察之中青此四野星所出出非其方其下有兵衝不利[illegible]

四填星所出四隅去地可四丈[illegible]以夜半時出見十月而兵起

地維咸光亦出四隅去地可三丈若月始出所見下有亂者亡有德者昌[illegible]晉志作藏光

燭星狀如太白其出也不行見則滅所燭者城邑亂[illegible]

歸邪星出必有歸國者[illegible]

天狗狀如大奔星有聲其下止地類狗所墮及炎火望之如火
光炎炎衝天其下圜如數頃田處上兌者則有黃色千里破軍
殺將孟康曰星有尾旁有短彗下有如狗形者亦太白之精上有兵將戰或曰是謂潤人相食所往之鄉有流血其君失地兵大起國易政

格澤星如炎火之狀黃白起地而上下大上兌其見也不種而
穫不有土功必有大害格澤者晉灼曰志以為瑞星晉

蚩尤之旗類彗而後曲象旗見則王者征伐四方孟康曰熒惑之精也晉灼曰呂氏春秋曰其色黃上白下或曰若植雚而長或曰如箕可長二丈末有星所見之方下有兵兵大起不然有喪

旬始出于北斗旁狀如雄雞其怒青黑象伏鼈孟康曰晉灼曰晉志

主爭兵又黃彗公為旬始為主之兆主亂主搖搖見則兵作諸侯亞朔十年聖人起伐搖損欲或曰出則諸侯爭

枉矢類大流星蛇行而倉黑望之如有毛羽然射而見則之兵合射所誅亦為以亂伐亂

長庚如一匹布著天此星見兵起天官書

彗星所謂掃星本類星末類彗小者數寸長或竟天見則兵起大水主掃除除舊布新有五色各依五行所主則東指晨見則西指所及則為災

孛星偏指曰彗芒氣四出曰孛孛者孛孛然非常惡氣之所生也內
不有大亂則外有大兵天下合謀闇蔽不明有所傷害晏子曰君若不
改孛星將出彗星何懼
由是言之災甚于彗

天棓一名覺星本類星末銳長四丈或出東北方西方主奮爭
天槍其出不過三月必有破國亂君伏死其辜殃之不盡當為
旱饑暴疾
天欃石氏曰雲如牛狀甘氏曰本類星末銳主搶制
天衝出如人蒼衣赤頭不動見則臣謀主武卒發天子亡晉書志率
以上史記于五星內見之故不再錄今依晉志增附之備妖星之全

天猜而見景星景星者德星也其狀無常出于有道之國晉志瑞星
有四一曰景星如半月生于晦朔助月為明或曰星大而中空或曰有三星在赤方氣中一曰周伯星黃色煌煌然所見之國大昌二曰含譽射四曰格澤不種而穫有土功有大害甘石星經及史記皆無之志成于李淳風晉取漢州雜占諸說以入之而甚不可者為含譽何也夫瑞者妖氣之所生

以示變警人主也安有德星而復以彗孛為之星吉凶參焉雖符而圖之將使驕慢之主藉口于上而肆其淫于下遷而不懼遷而不悔必底于亡而後已不幾于天之仁乎今削之

星者金之散氣本曰火孟康曰星眾國吉少則凶漢書亦命之
散氣其本曰水河漢精為天漢星多多水少則旱其大經也
隊至地則石也河濟之間時有隊星

天鼓有音如雷非雷音在地而下及地其所往者兵發其下天官

歲星之精流為天棓天槍天猾天衝國皇及登
熒惑散為昭旦蚩尤之旗昭明司危天欃赤彗
填星散為五殘獄漢大賁昭星絀流旬始蚩尤虹蜺擊咎黃彗

太白散為天杵天柎伏靈大敗司姦天狗天殘卒起白彗辰星散為枉矢破女拂樞滅寶綿絯驚理大奮祀黑彗五色之彗各有長短曲折應為 以宗房業見中以見皆見于月陽旁有五色方見以方寅日見天欃天根天荊真若天猿天樓天垣蒼彗所生見以甲寅其星有兩赤方在其旁天陰晉若宮張天惑天崔青若黑光炎或所出占在戊寅有兩赤方在其旁天上天保從星天狢天有天旨若此顯星所生出在戊寅有兩黃方在其旁若星帶星若彗竹彗牆彗繞星白雚太白所生出在庚寅有兩白方在其上有戶美天延天社天林天蒿端下若星所生出以壬寅有兩黑方在其旁二十五星五行氣所生皆出于月左右方氣之中各以其日生星將出不出日數期候之當其未出之前而見見則有卜其兵起饑亂所指亡國失地主死破軍殺將

凡望雲氣仰而望之三四百里平望在桑榆上餘二千里登高而望之下屬地者三千里雲氣有獸居上者勝自華以南氣下

黑上赤嵩高三河之郊氣正赤恒山之北氣下黑上青勃碣海岱之間氣皆黑江淮之間氣皆白徒氣白 土功氣黃車氣乍高乍下往往而聚騎氣卑而布卒氣摶前卑而後高者疾前方而高後兌而卑者卻其氣平者其行徐前高而後卑者不止而反氣相遇者卑勝高兌勝方氣來卑而循車轍者不過三四日去之五六里見氣來高七八尺者不過五六日去之十餘里見氣來高丈餘二丈者不過三四十日去之五六十里見稍雲精白者其將悍其士怯其大根而前絕遠者當戰青白其前低者戰勝其前赤而仰者戰不勝陣雲如立垣杼雲類杼軸雲摶兩端兌杓雲如繩者居前亘天其半半天其蛪者類闕旗故 蛪音倪一作蜺鉤雲句曲諸此雲見以五色合占而澤摶密其見動人乃有占兵必起合鬬其直正朔所候夾于日旁日旁雲氣人主象皆如其形以占故北夷之氣如牛羊群畜穹閭南夷之氣類舟船幡旗大水處敗軍場破國之虛下有積錢金寶之上皆有氣不可不察海旁蜃氣象樓臺廣野氣成宮闕然雲氣各象其山川人民所聚積故候息耗者入國邑視封疆田疇之正治城郭室屋門戶之潤澤次至車服畜產精華實息者吉虛耗者凶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卿雲卿雲見喜氣也若霧非霧衣冠而不濡見則其域被甲而趨天雷電蝦虹辟歷夜明者陽氣之動者也春夏則發秋冬則藏故候者無不司之天開縣

物地動坼絕山崩及徙川塞谿坎水澹澤竭地長見象城郭門閭閨臬枯槁宮廟邸第人民所次謠俗車服觀民飲食五穀草木觀其所屬倉府廄庫四通之路六畜禽獸所產去就魚鱉鳥鼠觀其所處鬼哭若呼其人逢俉 俉迕也逢迕而驚也 化言誠然南風謂之凱風東風謂之谷風北風謂之涼風西風謂之泰風焚輪謂之穨 暴風從上下 扶搖謂之猋 暴風從下上 風與火為庉迴風為飄日出而風為暴風而雨土為霾陰而風為曀 風而雨土也陰而風其氣搏而動也 天氣下地不應曰雺地氣發天不應曰霧霧謂之晦 陰亂則霧也 螮蝀謂之雩螮蝀虹也蜺為挈貳 蜺雌虹也挈貳其別名蜺陰陽之精 弇日為蔽雲 即暈 庚當為霓為陰陽相薄之氣而為蜺當于天地 為長子以其首長萬物為出入也二月出

地百八十日雷出則萬物出八月入地百八十日雷入則萬物入入則除害出則興利也

蓄積暴雨謂之涷小雨謂之霢霂久雨謂之淫淫謂之霖謂甚也

之霽太平之時十日一雨凡歲三十六雨此時若之應也雨

凡候歲美惡謹候歲始歲始或冬至日產氣始萌臘明日人衆

卒歲一會飲食發陽氣故曰初歲正月旦王者歲首立春日四

時之卒始也四始者候之日臘明正月旦決八風風從南方來

大旱西南小旱西方有兵西北戎菽為戎菽胡豆也為成也小雨趣兵北

方為中歲東北為上歲東方大水東南民有疾疫歲惡故八風

各與其衝對課多者為勝多勝少久勝亟疾勝徐旦至食為麥

食至日昳為稷昳至餔為黍餔至下餔為菽下餔至日入為麻

欲終日有雨有雲有風有日日當其時者深而多實無雲有風

日當其時淺而多實有雲風無日當其時深而少實有日無雲

不風當其時者稼有敗如食頃小敗熟五斗米頃大敗則風復

起有雲其稼復起各以其時用雲色占種其所宜其雨雪若寒

歲惡是日光明聽都邑人民之聲聲宮則歲善吉商則有兵徵

旱羽水角歲惡或從正月旦比數雨率日食一升至七升而極

月一日雨民有一升之食二日雨民有二升之食如此至七日過之不占數至十二日日直其

月占水旱正月水月一日雨為其環城千里內占則其為天下候竟正

月月十日周天歷二十八宿然後可占天下月所離列宿日風雲占其國然必察

太歲所在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此其大經也正月上甲風從

東方宜蠶風從西方若旦黃雲惡冬至短極縣土炭先冬至三日縣土炭

於衡兩端輕重適均冬至日陽氣至則炭重夏至日陰氣至則土重炭動鹿解角蘭根出泉水躍

略以知日至要決晷景歲星所在五穀逢昌其對為衝歲乃有

殃晷景歲星行不失次則無災行而失舍有所衝則歲乃有殃

自初生民以來世主曷嘗不曆日月星辰及至五家三代紹而明之五家

黃帝高陽高辛唐虞三代夏殷周也幽厲以往尚矣所見天變皆國殊窟穴家占

物怪以合時應其文圖籍禨祥不法是以孔子論六經紀異而

說不書至天道命不傳傳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雖言不著昔

之傳天數者高辛之前重黎於唐虞羲和有夏昆吾殷商巫咸

周室史佚萇弘於宋子韋鄭則裨竈在齊甘公楚唐眛趙尹皐

魏石申夫天運三十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載大變三大變

一紀三紀而大備此其大數也為國者必貴三五三代五家上下

各千歲然後天人之際續備甘石歷五星法唯獨熒惑有反逆

行逆行所守及他星逆行日月薄蝕皆以為占日月薄蝕行南

北有時此其大度也故紫宮中宮房心東宮權衡南宮咸池西宮虛危北宮

列宿部星此天之五官坐位也為經不移徙大小有差闊狹有

常水火金木填星此五者天之五佐為經緯見

伏有時所過行贏縮有度日變修德月變省刑星變結和凡天

變過度乃占國君彊大有德者昌弱小飾詐者亡太上修德其

次修政其次修救其次修禳正下無之夫常星之變希見而三

光之占亟用日月(暈適背日旁氣與日之將食見有黑氣之變)雲風此天之客氣其發見亦有大運然其與政事俯仰最近天人之符此五者天之感動為天數者必通三五終始古今深觀時變察其精粗則天官備矣

蒼帝行德天門為之開(王者行春令布德澤則上應靈威仰之帝而天門為之開天時和也右角間)

赤帝行德天牢為之空(王者行德以應火精之帝則天牢為之空夏陽主舒散故人主當以寬宥罪也)

黃帝行德天矢為之起(黃帝中央含樞紐之帝季夏萬物盛大當大赦含養群品也)風從西北來必以庚辛一秋中五至大赦三至小赦白帝行德以正月二十日二十一日月暈圍常大赦載謂有太陽也一曰白帝行德畢昴為之圍(白帝西方白招拒之帝秋萬物成則暈圍畢昴三暮帝德乃成也)圍三暮德乃

成不三暮及圍不合德不成二曰以辰圍不出其旬黑帝行德天關為之動(黑帝北方叶光紀之帝冬萬物閉藏動為之開閉也天一星在五車南畢西北為天門)天行德天子更立年(人謂北極占王者當天心則北辰有光燿北辰有光燿則天子更立年也)不德風雨破石三能三衡者天廷也(衡太微三光之廷)參星出天廷有奇令(天官書)

襄平李鍇鐵君甫纂

五行志

夫天人者一於氣交者也聖人在上仁生義殺合德天地則雷動風從火蒸水潤陽煦陰慘無[illegible]萬物以孳而四氣順暢謂之至治其或逆欲縱德衰紀綱紛亂神否塞[illegible]沴人氣作而為妖星辰錯行氣化生變其[illegible]而四時皆而[illegible]而[illegible]於是[illegible]也然人作於下天變於上皆已事之徵非前事之罰乎劉向以妖祥屬行而自元非之而為害也歆曰經書異而不記其故蓋吉凶亡常隨行而成禍

福也然則高明之家猶事應以質之粹慎裨諶顏戚爽焉夫大亂綏報應符驗不亦難言已乎要之天變修德地變修刑妖咸與愆爽其在已而已紀其變削其兆述五行志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廼言曰烏虖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箕子廼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汩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廼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illegible]二十八)

宁劉歆以範傳敬用等亦禹所第敘此文凡二十字
初一曰五行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
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爲妻則火不炎上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則稼穡不成好戰攻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則金不從革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伏勝五行傳）
次二曰羞用五事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

聰作謀睿作聖休徵曰肅時雨若乂時暘若哲時燠若謀時寒若聖時風若咎徵曰狂恒雨若僭恒暘若舒恒燠若急恒寒若蒙恒風若
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恒雨厥極惡時則有服妖時則有龜孽時則有雞禍時則有下體生上之痾時則有青眚青祥惟金沴木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咎僭厥罰恒暘厥極憂時則有詩妖時則有介蟲之孽時則有犬禍時則有口舌之痾時則有白眚白祥惟木沴金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厥咎舒厥罰恒燠厥極疾時則有草妖時則有蠃蟲之孽時則有羊禍時則有目痾時則有赤眚赤祥惟水沴火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恒寒厥極貧時則有鼓妖時則有魚孽時則有豕禍時則有耳痾時則有黑眚黑祥惟火沴水思心之不睿是謂不聖厥咎霿厥罰恒風厥極凶短折時則有脂夜之妖時則有華孽時則有牛禍時則有心腹之痾時則有黃眚黃祥時則有金木水火沴土（伏勝五行傳）
次五曰建用皇極
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眊厥罰恒陰厥極弱時則有射妖時則有龍蛇之孽時則有馬禍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痾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逆行（伏勝五行志）

水不潤下
魯桓公元年秋大水
十三年夏大水
莊公七年秋大水亡麥苗
十一年秋宋大水
二十四年大水
宣公十年秋大水饑
成公五年秋大水
襄公二十四年秋大水
趙惠文王二十七年河水出大潦
殺事有知收罰紼理暴災亦具水也而殺人以續瘧大風大

黄饑而不損茲謂泰厥災水水殺人辟遏有德茲謂狂厥災
水水流殺人已水則地生蟲歸獄不解茲謂追非厥災水殺
人追誅不解茲謂不理厥水五穀不收大敗不解茲謂皆陰
解舍也王者于大敗誅首惡赦其衆不則皆函陰氣厥水流
入國邑隕霜殺穀（京房易傳）

火不炎上

魯桓公十四年八月壬申御廩災（劉向洪範傳夫人之所存米之歲以奉宗廟者所欲共新也公所親耕耤田以奉粢盛者）
莊公二十年夏齊大災
僖公二十年五月巳巳西宮災（左傳公宮也穀梁愍公宮事仲舒禁謂小寢夫人之宮）

宣公十六年夏成周宣榭火（榭者所以藏樂器宣其名也左傳人火曰火榭者講武之屋）
成公三年二月甲子新宮災（穀梁宣宮）
襄公九年春宋災
三十年五月甲午宋災
昭公六年六月丙戌鄭災
九年夏四月陳災
十八年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定公二年五月雉門及兩觀災
哀公三年五月辛卯桓僖宮災
四年六月辛丑亳社災

君不思道厥妖火燒宮（京房易傳）

稼穡不成

魯莊公七年秋大水亡麥苗
二十八年冬大亡麥禾
襄公二十四年大饑
趙幽繆王六年大饑
秦始皇帝三年歲大饑
十九年大饑
水旱當書不書水旱而曰大亡麥禾者土氣不養稼穡不成
者也（劉向洪範傳）

金不從革

魯昭公八年春石言于晉
秦獻公十八年雨金于櫟陽
晉平公問于師曠對曰石不能言神或馮焉作事不時怨讟
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雕盡怨讟並
興莫信其性石之言不亦宜乎（左傳）
金石同類是為金不從革失其性也（劉歆洪範傳）

木不曲直

魯成公十六年正月雨木冰
冰者陰之盛而水滯者也木者少陽貴臣卿大夫之象也此

人將有害則陰氣脅木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也（劉向洪範傳）

恒雨（以下貌不恭之咎）

魯隱公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僖公二十九年秋大雨雹

昭公三年大雨雹

服妖

魯閔公二年晉獻公使太子申生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後四年申生以讒自殺

鄭子臧好聚鷸冠鄭文公惡之使盜殺之

近服妖也（劉向洪範傳）行不順厥咎人奴冠天下亂辟無適妾子拜又曰君不正臣欲篡厥妖狗冠出朝門（京房易傳）

雞𣄍

周景王時大夫賓起見雄雞自斷其尾

近雞𣄍也（劉向洪範傳）有始無終厥妖雄雞自齧斷其尾又曰賢者居明夷之世知時而傷或衆在位厥妖雞生角雞生角時主獨又曰婦人顓政國不靜牝雞雄鳴主不榮（京房易傳）

青眚青祥

魯宣公七年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又食其角

定公十五年鼷鼠食郊牛牛死

哀公元年正月鼷鼠食郊牛

近青祥亦牛𣄍也不敬而傋霿之所致也（劉向洪範傳）祭天不慎厥妖鼷鼠齧郊牛角又曰子不子鼠食其郊牛又曰誅不原情厥妖鼠舞門臣私祿罔辟厥妖鼠巢（京房易傳）鼷鼠食郊牛養牲不謹也（董仲舒繁露）

金沴木

魯文公十三年大室屋壞

上下咸誖厥妖城門壞（京房易傳）

恒暘（以下言不從之咎）

魯莊公三十一年冬不雨

僖公二年冬十月不雨

三年春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

二十一年夏大旱

文公二年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十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十三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宣公七年秋大旱

襄公五年秋大雩

八年九月大雩

二十八年八月大雩

昭公三年八月大雩

六年九月大雩
十六年九月大雩
二十四年八月大雩
二十五年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旱甚也
定公十年九月大雩
秦始皇帝十二年天下大旱六月至八月乃雨
大旱也其夏又旱雩祀謂之大雩不傷二穀謂之不雨劉向洪範傳
欲德不用茲謂張厥災荒荒旱也其旱陰雲不雨變而赤因
而除師出過時茲謂廣其旱不生上下皆蔽茲謂隔其旱天
赤三月時有雹殺飛禽上緣求妃茲謂僭其旱三月大溫亡
南史　五行志卷二　人
雲居高臺府茲謂犯陰侵陽其旱萬物根死數有火災庶位
踰節茲謂僭其旱澤物枯為火所傷京房易傳
詩妖
宣王時童女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有夫婦賣是器者宣王
聞之使執而戮之逃于道見妖子棄而收之是為褒姒如行中候
殺幽王驪山下虜褒姒
晉獻公時童謠曰丙之辰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
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
虢公醜奔周
晉惠公時童謠曰恭太子更葬兮後十四年晉亦不昌昌乃在
其兄後為秦所獲立十四年而死晉人更立其兄重耳
文成之世童謠曰鸜之鵒之公出辱之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
饋之馬鸜鵒跦跦公在乾侯徵褰與襦鸜鵒之巢遠哉遙遙裯
父喪勞宋父以驕鸜鵒鸜鵒往歌來哭至昭公時鸜鵒來巢公
攻季氏敗出奔乾侯八年死于外昭公名裯公子宋立是為定
公
毛蟲之孽
魯莊公十七年冬多麋
麋色青近青祥麋之為言迷也蓋牝獸之淫者劉向洪範傳毛蟲
之孽為災劉歆洪範傳麋正作淫大不明國多麋又曰震遂泥厥
南史　五行志卷二　九
咎國多麋京房易傳
犬旤
魯襄公十七年十一月甲午宋國人逐猘狗猘狗入于華臣氏
國人從之臣懼遂奔陳先是臣兄閱為宋卿閱卒臣使賊殺閱
家宰遂其妻宋平公欲逐之左師向戌曰不如蓋之乃止臣
心不自安故犬旤先之
執政失下將害之厥妖狗生角君子苟免小人陷之厥妖狗
生角夫婦不嚴厥妖狗與豕交茲謂反德國有兵革京房易傳
白眚白祥
敬王二年十月癸酉王子朝以成周之寶圭沈于河幾以獲神

助津人得之河上陰不復取將貲之明為石後二年子嗣斬楚
而死
秦始皇帝三十六年鄭客從關東來至華陰望見素車白馬從
華山上下知其非人道住止而待之遂至持璧與客曰為我遺
鎬池君今年祖龍死忽不見璧即始皇帝二十八年過江所沈
璧也
泰山之石顛而下聖人受命人君虜又曰石立如人庶士為
天下雄立于山同姓平地異姓立于水聖人于澤小人前樂
役賢厥妖天雨羽又曰邪人進賢人逝天雨毛京房易傳
木沴金

威烈王二十三年九鼎震
恒燠 以下視不明之咎
魯桓公十五年春亡冰
成公元年二月
襄公二十八年春亡冰
祿不遂行茲謂欺厥咎奧雨雪四至而溫臣安祿樂逸茲謂
亂與而生蟲知罪不誅茲謂舒其奧夏則暑殺人冬則物華
實重過不味茲謂亡徵其咎當寒而奧六日也京房易傳
草妖
殷太戊時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一暮大拱

二木合生不恭之罰孔安國傳桑猶喪也穀猶生也殺生之秉失
而在下近草妖也劉向說
魯僖公三十三年冬十二月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秦獻公十六年桃冬花
周十二月今十月也十月隕霜而不能殺草此君誅不行舒
緩之應也李梅當剝落反華實近草妖也劉向洪範傳李梅實臣
下強也董仲舒說枯楊生稊枯木復生人君亡子王德衰下人
將起則有木生為人狀棄正作淫厥妖木斷自屬妃后有顓
木仆反立斷枯復生天辟惡之君奔于祿信衰賢去厥妖天
雨草京房易傳

羽蟲之孽
殷高宗時祭成湯有蜚雉登鼎耳而雊
魯昭公二十五年夏有鸜鵒來巢
哀公時有隼集于陳廷而死楛矢貫之石砮長尺有咫
秦文公時陳倉人獵得獸若彘不知名牽以獻之逢二童子童
子曰此名為媦常在地中食死人腦即欲殺之拍捶其首媦亦
語曰二童子名陳寶得雄者王得雌者霸陳倉人逐二童子化
為雉雉止陳倉北坂為石秦祠之
鸜鵒白羽旱之祥也穴居而好水黑色為主急之應也隼近
黑祥貪暴類也矢貫之近射妖也死于廷國亡表也劉向洪範傳

鸜鵒羽蟲之孽其色黑又黑祥也視不明聽不聰之罰也（劉歆傳）
洪範、逆親親厥妖白黑烏鬬于國專征劫殺厥妖烏鵲鬬羣
過有德厥咎狂厥妖水鳥集于國中人君暴虐鳥焚其舍賊
臣在國厥咎燕生爵諸侯銷一曰生非其類子不嗣世（京房易傳）
犇入射妖今入羽蟲之孽
羊禍
魯定公時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得蟲若羊
赤眚赤祥
魯襄公時宋有生女子赤而毛棄之隄下宋平公母共姬之御
者見而收之因名曰棄長而美好納之平公生子曰佐後宋臣
伊戾譖太子痤而殺之
時則大災赤眚之明應也（劉向洪範傳）尊卑不別厥妖女生赤毛
又曰歸獄不解茲謂追非厥咎天雨血茲謂不親民有怨心
不出三年無其宗人又曰佞人祿功臣僇天雨血（京房易傳）
恒寒 以下並不聰之咎
魯桓公八年冬十月雨雪
僖公十年冬十月大雨雪
昭四年正月大雨雪
定公元年十月隕霜殺菽
趙成侯二年六月雨雪

秦始皇帝九年四月寒凍有死者
二十一年大雨雪深二尺五寸
雨雪雨雹隕霜殺叔皆常寒之罰（劉向洪範傳）夏雨雪戒臣為亂
又曰有德遭險茲謂逆命厥異寒誅過深當奧而寒盡六日
亦為雹害正不誅茲謂養賊寒七十二日殺蜚禽道人始去
茲謂傷其寒物無霜而死涌水出戰不量敵茲謂辱命其寒
雖而物不茂聞善不予厥咎聾又曰興兵妄誅茲謂亡法厥
災霜夏殺五穀冬殺麥誅不原情茲謂不仁其霜夏先大雷
風冬先雨乃隕霜有芒角賢聖遭害其霜附木不下地佞人
依刺茲謂私賊其霜在草根土隙間不教而誅茲謂虐其霜
反在草下（京房易傳）
鼓妖
晉僖公三十二年十二月己卯晉文公卒庚辰將殯于曲沃出
絳柩有聲如牛
近鼓妖也喪凶事聲如牛怒象也（劉向洪範傳）
秦始皇帝五年冬雷
秦二世元年天無雲而雷
令不修本下不安金毋故自動若有音（京房易傳）
魚孽
秦始皇帝八年河魚大上

衆逆同志厥妖河魚逆流上又曰海數見巨魚邪人進賢人疏京房易傳

介蟲之孽

魯桓公五年秋螽

僖公十五年八月螽

文公三年秋雨螽于宋

八年十月螽

宣公六年八月螽

十五年秋螽

襄公七年八月螽

哀公十二年十二月螽

十三年九月螽十二月螽

宣公十五年冬蝝生

貪虐取民則螽介蟲之孽與魚同占蝝螟蟲之有翼者食穀為災黑眚也劉歆洪範傳 蝝螟始生也蠃蟲之孽劉向洪範傳

豕禍

魯莊公八年齊襄公田于貝邱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射之豕人立而號公懼墜車傷足喪屨

衆心不安君政厥妖豕入居室京房易傳

火沴水

靈王二十二年穀洛水鬪將毁王宮王擁之

秦武王三年渭水赤三日

秦昭王三十四年渭水赤三日

近火沴水也劉向洪範傳 天子弱諸侯力政厥異水鬪君湎于酒淫于色賢人潛國家危厥異流水赤京房易傳

恒風 以下思心不容之咎

成王二年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

魯僖公十六年正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左氏傳曰風也穀梁以見者為文故記退飛傳以實應著言風

常風之罰也劉歆洪範傳 距諫自彊茲謂卻行厥異鷁退飛適當

黜則鷁退飛又曰潛龍勿用衆逆同志至德迺潛厥異風其

風也行不解物不長雨小而傷政悖德隱茲謂亂厥風先風

不雨大風暴起發屋折木守義不進茲謂耄厥風與雲俱起

折五穀莖臣易上政茲謂不順厥風大焱發屋賦斂不理茲

謂禍厥風絕經緯止即溫溫即蟲侯專封茲謂不統厥風疾

而樹不搖穀不成辟不思道利茲謂無澤厥風不搖木旱無

雲傷禾公常于利茲謂亂厥風微而溫生蟲蝗害五穀棄正

作淫茲謂惑厥風溫螟蟲起害有益人之物侯不朝茲謂叛

厥風無恒地變赤而殺人京房易傳

脂夜之妖

魯桓公十五年九月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晦暝也震雷也晦暝雷擊其廟所謂夜妖也（劉向洪範傳）春秋不

朔言朔及晦言晦月晦也（劉歆洪範傳）

蠃蟲之孽

魯隱公五年秋螟

八月九月螟

莊公六年秋螟

十八年秋有蜮

二十九年有蜚

臣安祿茲謂貪厥災蟲蟲食根德無常茲謂煩蟲食葉不紬

無德蟲食本與東作爭茲謂不時蟲食節蔽惡生孽蟲食心

又曰忠臣進善君不試厥咎國生蜮（京房易傳）蜮生南越越男女

同川淫女為主亂氣所生在水旁能射人近射妖死亡之象

也蜚色青近青眚也非中國所有南越盛暑男女同川澤淫

風所生（劉向洪範傳）蜮盛暑所生非自越來蜚負蠜也性不食穀

食穀為災（劉歆洪範傳）

牛旤

魯宣公三年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

秦文公時雍南山有梓樹使人被髮以朱絲繞梓伐樹斷中有

青牛出走入豐水中

秦孝文王五年斿朐衍有獻五足牛者

興繇役奪民時厥妖牛生五足（京房易傳）

心腹之痾

景王鑄無射鐘泠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明年以心疾崩

黃眚黃祥

聞善不與茲謂不知厥異黃厥咎聾厥災不嗣黃者日上黃

光不散如火然有黃濁氣四塞（京房易傳）

春秋無其應

金木水火沴土

夏末伊雒竭商末河竭

幽王二年周三川皆震是歲三川竭岐山崩

魯文公九年九月癸酉地震

襄公十六年五月甲子地震

昭公十九年五月己卯地震

敬王元年八月丁酉南宮極震己未魯地震

哀公二年四月甲午地震

僖公十四年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晉地山名河上邑）

成公五年夏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晉君帥羣臣而哭之廼流

趙幽繆王五年代地大動自樂以西北至平陰屋太半壞地坼

東西百三十步

秦始皇帝十五年地震

十七年地震

伯陽甫曰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升於是地震陽失其所而塡陰也陽失而在陰原必塞塞必竭川竭必山崩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史記）陽失在陰謂火氣來煎枯水故川竭也山川之灃下竭上崩事勢然也以為金木水火沴土者也（劉向傳）

君臣相背厥異名水絕又曰臣事雖正專必震其震于水則波于木則搖于屋則瓦落大經在辟而易臣茲謂陰動厥震搖政宮大經搖政茲謂不陰厥震搖山山出涌水嗣子無德專祿茲謂不順厥震動丘陵涌水出又曰小人剝廬厥妖山崩茲謂陰乘陽弱勝彊（京房易傳）

常陰（以下皇極不建之咎）

春秋亡其應

有蜺蒙霧霧上下合也蒙如塵雲蜺日旁氣也后妃有專蜺再重赤而專至衡旱妻不壹順黑蜺四背又白蜺雙出日中妻以貴高夫茲謂擅陽蜺四方日光不揚解而溫內取茲謂禽蜺如禽在日旁以尊降妃茲謂薄嗣蜺直而塞六辰廼除夜星見而赤女不變始茲謂乘夫蜺白在日側黑蜺果之氣正直妻不順正茲謂擅陽蜺中窺貫而外專夫妻不嚴茲謂媟蜺與日會婦人擅國茲謂頃蜺白貫日中赤蜺四背適不

答茲謂不次蜺直在左蜺交在右取于不專茲謂危嗣蜺抱日兩未及君淫外茲謂亡蜺氣左日交于外取不達茲謂不知蜺白奪明而大溫溫而雨尊卑不別茲謂媟蜺三出三已三辰除除則日出且雨臣私祿及親茲謂罔辟厥異蒙其蒙先大溫已蒙起日不見行善不請于上茲謂作福蒙一日五起五解辟不下謀臣辟異道茲謂不見上蒙下霧風三變而俱解立嗣子疑茲謂動欲蒙赤日不明德不序茲謂不聽蒙日不明溫而民病德不試空言祿茲謂主窳臣夭蒙起而白君樂逸人茲謂放蒙日青黑雲夾日左右前後行過日公不任職茲謂怙祿蒙三日又大風五日蒙不解利邪以食茲謂閉上蒙大起白雲如山行蔽日公懼不言道茲謂蔽下蒙大起日不見若雨不雨至十二日解而有大雲蔽日祿生于下茲謂誣君蒙微而小雨已乃大雨下相攘善茲謂盜明蒙黃濁下陳功求于上茲謂不知蒙微而赤風鳴條解復蒙下專刑茲謂分威蒙而日不得明大臣厭小臣茲謂蔽蒙微日不明若解不解大風發赤雲起而蔽日衆不惡惡茲謂閉蒙尊卦用事三日而起日不見漏言亡喜茲謂下厝用蒙微日無光有雨雲雨不降廢忠惑佞茲謂亂蒙天先清而暴蒙微而日不明有逸民茲謂不明蒙濁奪日光公不任職茲謂不緣蒙白三辰止則日青青而寒寒必雨忠臣進善君不試茲謂

過蒙先小雨雨已蒙起微而日不明衆惑在位茲謂覆國蒙
微而日不明一温一寒風揚塵知佞厚之茲謂庳蒙甚而温
君臣故弼茲謂悖厥災風雨霧風拔木亂五穀已而大霧庶
正蔽惡茲謂生孽災厥異霧此皆陰雲之類云京房易傳

射妖

宣王殺杜伯而無罪子會諸侯田于圃中日中杜伯起于道左
射王中心而死志知之今入射妖

龍蛇之孽

夏后氏之衰有二龍止于夏廷而言予褒之二君也夏帝卜殺
之去之止之莫吉卜請其漦而藏之乃吉于是布幣策而告之

龍亡而漦在乃匱去之夏亡傳殷周三代莫發至厲王末發
之漦流于廷不可除王使婦人裸而譟之漦化為玄黿入後宮
處妾遇之而孕生子懼而棄之後有夫婦鬻檿弧箕服之器者
見處妾所棄妖子聞其夜號哀而收之遂亡奔褒褒人有罪入
妖子以贖是為褒姒

魯昭公十九年龍鬬于鄭時門之外洧淵

衆心不安厥妖龍鬬有德遭害厥妖龍見井中行刑暴惡黑
龍從井出京房易傳

魯莊公八年有內蛇與外蛇鬬于鄭南門中內蛇死
文公十六年夏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

六嗣子疑厥妖蛇居國門鬬京房易傳象中在國中蛇從宮出象
宮將不居道蛇鳥也劉向洪範傳

馬禍

魯定公十年宋公子地有白馬駟公嬖向魋取而朱其尾鬣以
予之公子地公弟辰入于蕭以叛
秦孝公二十一年有馬生人
秦昭王二十年牡馬生子而死

皆馬禍也諸畜生非其類子孫必有非其姓者劉向洪範傳方伯
分威厥妖牡馬生子亡天下諸侯相伐厥妖馬生人臣易上
政不順厥妖馬生角茲謂賢士不足又曰天子親伐馬生角

京房易傳

下人伐上之痾

魯文公十一年敗狄于鹹長狄兄弟三人一者之魯一者之齊
一者之晉皆殺之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于軾
秦始皇帝二十六年有大人長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
二人見于臨洮

君暴亂疾有道厥妖長狄入國又曰豐其屋下獨苦長狄生
世主虐京房易傳

魯宣公八年晉人獲秦諜殺諸絳市六日而蘇
魏襄王十三年有女子化為丈夫

人變屬黃祥屬羸蟲之孽一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變皆屬
皇極下人伐上之痾（劉歆以為亂也）幹父之蠱有子考亡咎子三年
不考父道思慕不皇亦重見先人之非不則為私厥妖人死
復生一曰至陰為陽下人為上聧孤見豕負塗厥妖人生兩
頭下相攘善妖亦同人若六畜首目在下茲謂亡上正將變
更凡妖之作以譴失正各象其類二首下不壹也足多所任
邪也足少下不勝任或不任下也凡下體生于上不敬也上
體生于下媟瀆也生非其類淫亂也人生而大上速成也生
而能言好虛也群妖推此類不改乃成凶也又曰冢宰專政
厥妖人生角妖言動眾路將亡人司馬死（下略）（易傳）

魯莊公三十二年秋七月有神降于莘神居莘六月虢公使祝
應宗區史嚚享焉神賜之土田史嚚曰虢其亡乎國將興聽于
民將亡聽于神
僖公十年秋狐突適下國遇大子大子使登僕而告之曰夷吾
無禮余得請于帝矣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余對曰臣聞之神不
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乏祀君其
圖之君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許
之遂不見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敝于韓
變

日月亂行

夏仲康五年九月朔日有食之
周幽王六年十月辛卯朔日有食之
魯隱公三年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桓公三年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十七年十月朔日有食之
莊公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
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二十六年十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年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僖公五年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十二年三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十五年五月日有食之
文公元年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十五年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宣公八年七月甲子日有食之
十年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十七年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成公十六年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十七年十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襄公十四年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十五年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二十年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二十三年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四年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二十七年十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昭公七年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十五年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十七年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二十一年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二十二年十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四年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定公五年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十二年十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十五年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哀公十四年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秦昭襄王六年日食晝晦

秦莊襄王三年四月日食
凡日食不以晦朔者曰薄人君誅將不以理或賊臣將暴起
日月薄[illegible]光[illegible]天[illegible]不御厥異
日食[illegible]也[illegible]不一[illegible]光
微[illegible]日[illegible]異[illegible]
不封茲謂不安厥食既先日出而[illegible]光反外[illegible]君[illegible]不[illegible]
謂[illegible]厥食三[illegible]上侵茲謂[illegible]君[illegible]有[illegible]
[illegible]日大寒公欲利主[illegible]茲[illegible]不知[illegible]食[illegible]青[illegible]食
[illegible]諸侯相侵茲謂不承厥食[illegible]三毀[illegible]大善下[illegible]
[illegible]厥食既先[illegible]殺[illegible]殺君[illegible]位茲謂逆厥食既先

雨風折木日赤內臣外[illegible]茲謂[illegible]食食且雨地中鳴冢宰
專政茲謂因厥食先大風食時日居雲中四方[illegible]雲
職茲謂分威厥食日中分諸侯[illegible]于[illegible]春[illegible]
月食半天[illegible]鳴[illegible]不[illegible]茲謂[illegible]厥食[illegible]
專征云試厥食雖侵光猶明[illegible]文[illegible]誅[illegible]人
命者征其君云殺厥食五色至大寒[illegible]若紂[illegible]而
誅紂矣諸侯更[illegible]茲謂叛厥食三復三食食[illegible]動[illegible]
[illegible]厥食日失位光晦晦月形[illegible]亡[illegible]
厥食乍青乍黑乍赤明日人[illegible]發霧[illegible]凡食二十占其形
二十有四改之輒除不改三年[illegible]年不改六年六年不改九

年又曰荧不上人茲謂上弱厥異日白七日不温順亡所制
茲謂弱日白六十日物亡霜而死天子親伐茲謂不知日白
體動而寒弱而有任茲謂不亡日白不温明不動辟恐公行
茲謂不伸厥異日黑大風起天無雲日光晻不難上政茲謂
見過日黑居仄大如彈丸辟不聞道茲謂亡厥異日赤其天
不順茲謂逆厥異日赤其中黑聞善不予茲謂失知厥異日
黄色不虚改形不虚毀觀日之五緩足以陵貪又君弱婦
彊為陰所乘則月並出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朓朔而月見東
方謂之仄慝仄慝則侯王其肅朓則侯王其舒劉向以為朓者疾
也君舒緩則臣驕慢故日行遲月行疾也仄慝者不進之意

君肅急則臣恐懼故日行疾月行遲也不舒不急以正失之
者食朔日劉歆以為舒者侯王展意顓事臣下促迫故月行疾也肅
者侯王縮朒不任事臣下弛縱月行遲當春秋時侯王縮朒
不任事故食二日仄慝者十八食晦日朓者一此其效也此
皆謂日月亂行者也 劉歆洪範傳

星辰逆行

魯文公十四年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魯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

齊景公三十二年十二月彗星見

魯哀公十三年冬十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魯哀公十四年有星孛

魯莊公七年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魯僖公十六年正月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周惠王十二年彗星見星墜有聲

秦昭襄王二年彗星見

四年彗星見

十一年彗星見

始皇帝七年彗星先出東方見北方五月見西方已而彗星復
見西方十六日

九年彗星見或竟天又見西方又見北方從斗以南八十日

十三年正月彗星見東方

三十三年明星出西方

三十六年有隕星下東郡至地為石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
地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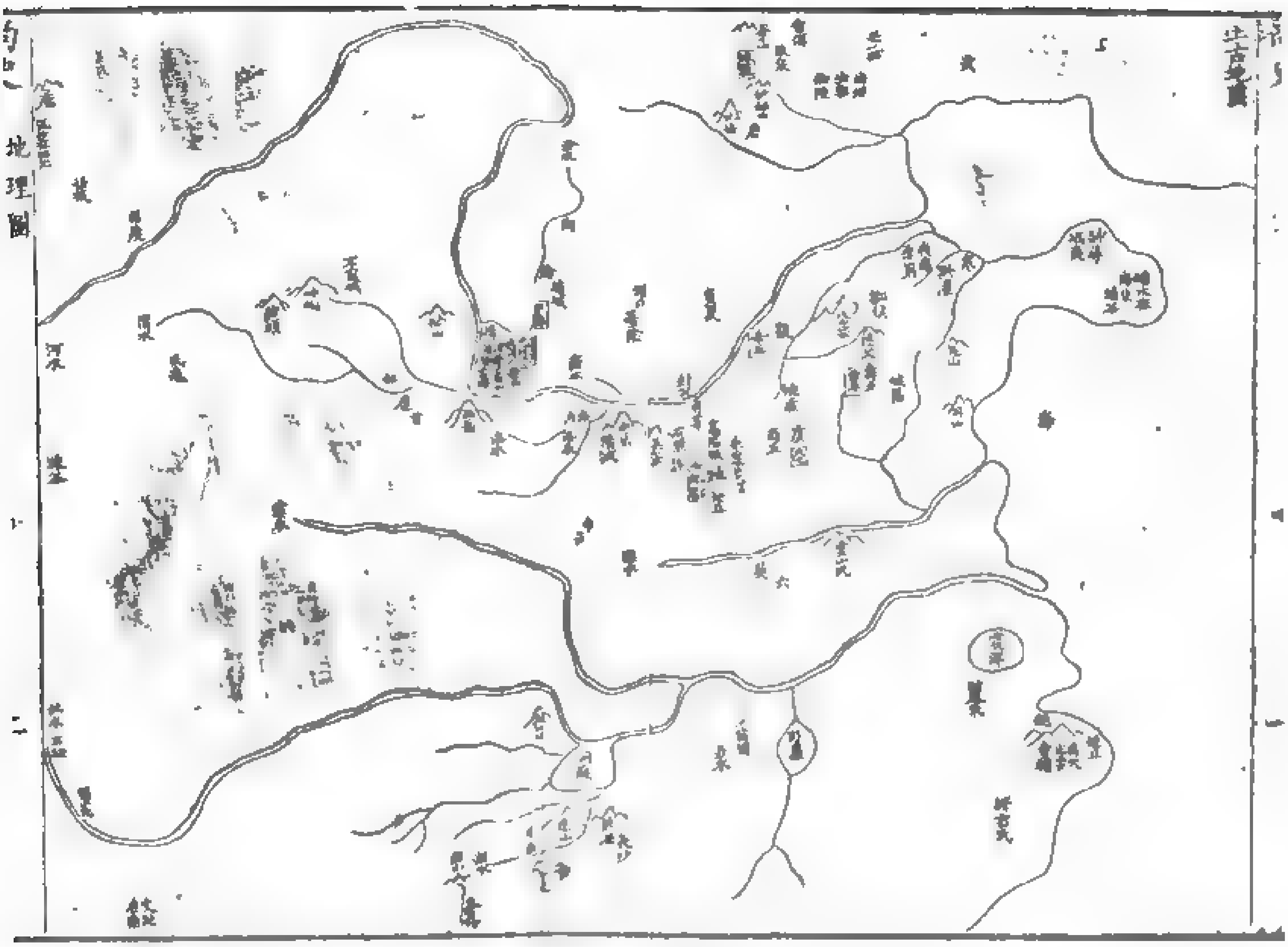
孛者惡氣所生言有所妨蔽闇亂不明之貌北斗大國象
大辰心也心為明堂天子之象後星二十八宿人君之象衆
星萬民之類也列星不見象諸侯微也衆星隕墜民失其所
也董仲舒繁露 君不任賢厥妖天雨星又曰距諫自彊茲謂卻行
厥異鷁退飛適當黜則鷁退飛 京房易傳 君臣亂于朝政令虧于
外則上濁三光之精五星贏縮變色逆行甚則為孛又曰石

陰類五陽數白上而隕陰而陽行欲高反下也石金同類色白迹白祥也鷁水鳥六陰數退飛欲進反退也色青青祥也〔劉向洪範傳〕

斗天之三辰綱紀星也其所以除舊布新也大火房心尾也象中國夜象兔狄夜明故常見之星不見象中國微也明而與星隕兩變相成也〔劉歆說範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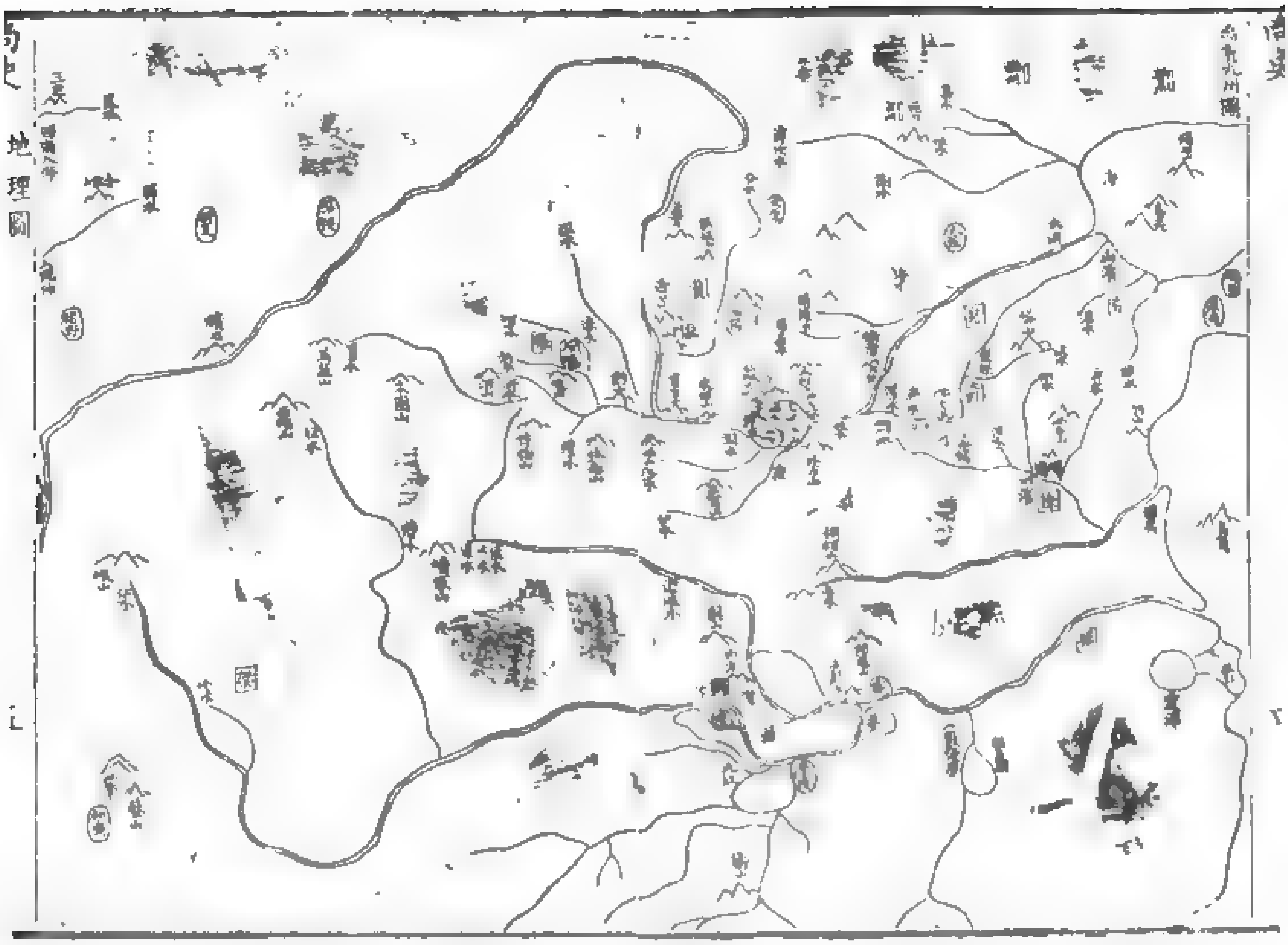
戾德攻災禍敗應感致之之繇不一應之之端亦不一也

今剟其應而著其繇蓋欲先事而樹防焉故附諸傳于春類之末三代迄秦事亦隨類而增益之



自上古迄戰國州土因革川流變移繁碎不足縷晰今攟古
訓之制用圖分畫俾鉤索如指掌有疑義異聞間疏厥[illegible]
如形勝阨塞攻守必爭會盟所及亦綱舉之
伏羲氏都陳炎帝都陳一曰曲阜黃帝都涿鹿在上谷言涿郡者誤少昊
都曲阜高陽氏都帝邱高辛氏都亳堯都平陽舜都蒲坂夏都
安邑
雞頭山括地志云一名空同山在原州平陽縣西輿地志云空
同或即雞頭山酈元云大隴山異名按雞頭山狀如雉頭故名
亦在原州則空同隴山在華亭亦非雞頭也
雷山雷澤括地志云蒲州河東縣雷首山一名中條山亦名歷

山雷澤在濮州雷澤縣今兗州府有歷山雷澤因澤而得名
其上有舜廟濮州近是
舜所撫交阯北發索隱北發 西戎析枝渠廋氏羌北山戎發息
慎東長島夷四海之內咸戴帝舜之功按此文北發之北是西
字之誤也漢上發字當移山戎之上當云南撫交阯西發西戎
析枝渠廋氏羌北發山戎息慎東長島夷索隱說誤
鳴條孔安國云在安邑之西鄭玄云南夷地名括地志以為廬
州巢縣有巢湖即南巢淮南子曰桀與妹喜同舟浮江奔南巢
之山而死
太昊葬陳宛丘皇甫謐曰在南郡或曰在山陽高平之西女媧
葬晉趙城炎帝葬長沙黃帝葬橋山地理志曰在上郡陽周縣
括地志曰在寧州羅川縣東子午山顓頊葬於濮陽皇覽曰在東
郡濮陽頓丘廣陽里山海經曰葬鮒魚山之陽九嬪葬其陰
冀州或曰葬高陽高辛葬頓丘皇覽曰在頓丘城南臺陰野中
郃陽古葬國也又曰葬滑堯葬城陽穀林皇覽曰在濟陰城陽
口在濟陰成陽縣山舜葬九疑皇覽曰在零陵營浦縣禹葬會稽
湯葬汾陰皇覽曰在汾陰亳縣北東郡吉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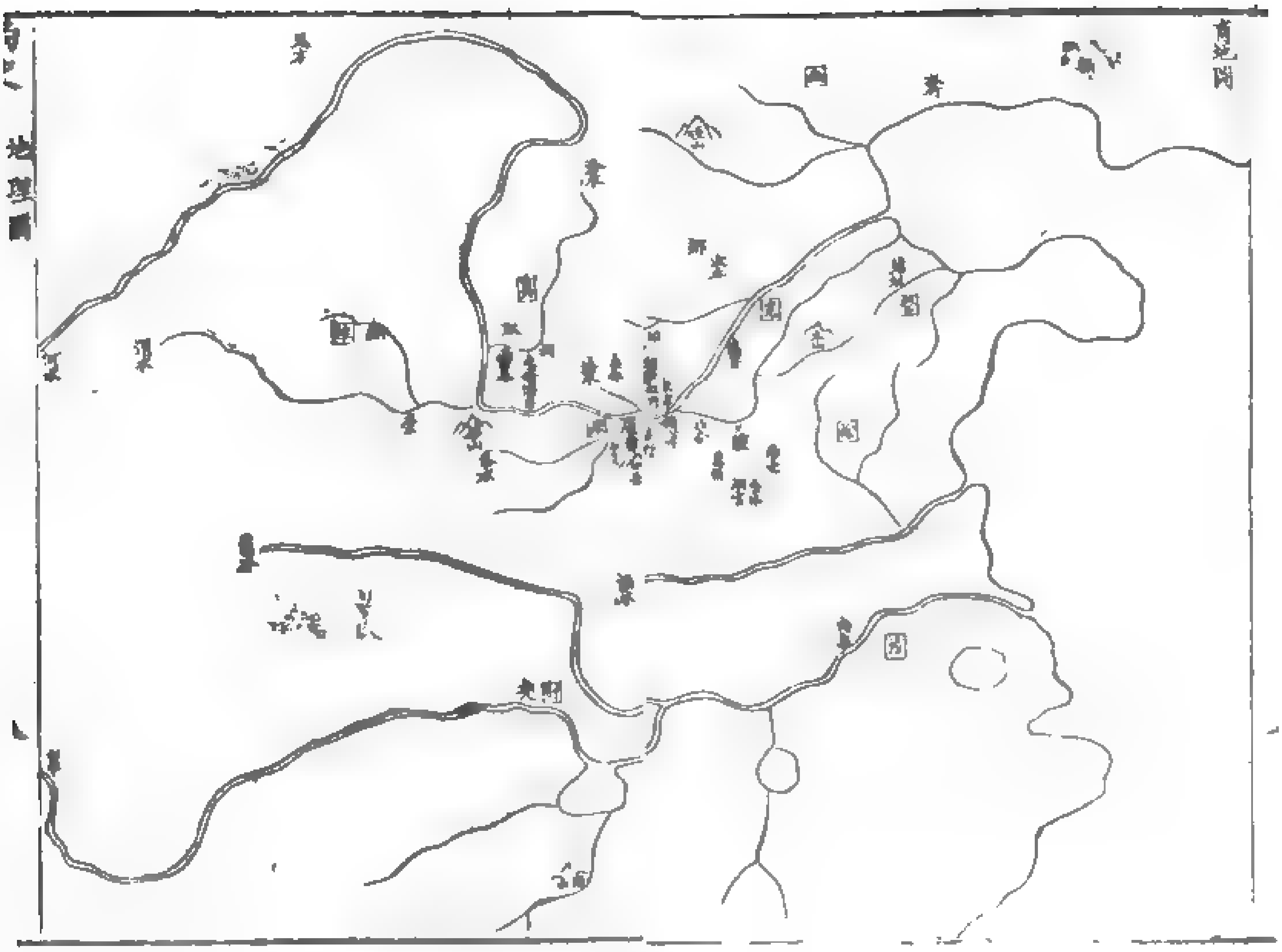


九河爾雅曰徒駭太史馬頰覆鬴胡蘇簡潔鉤盤鬲津及河之經流也自漢以來求九河者多云在德州滄州臨津樂陵無棣之間班固則以滹沱為徒駭或不知一為河之經流分簡潔為二唯宋程氏以為滄州北與平州接境相去五百餘里禹之九河當在其地後為海水淪沒故迹不存又經言夾右碣石則九河入河之處有碣石在其西北今兖冀之地無此石而平州正南有碣石尚在海中九河已淪入海明矣漢司空掾王璜言天常連北風海水溢西南出浸數百里鄭道元亦云碣石入海信而有徵是九河之地亦為海水所漸矣

濟水漯水濟水發源王屋山下溫縣入河復溢出為滎東北會

泆入海程氏以為溢出者適會河溢非濟水因齊而溢故還以
元名命之蔡氏以為濟水性下勁疾伏流絕河按水經濟水自
溫縣東南流當鞏縣北入河至滎陽縣北東出至甲下邑復入
河而後入海酈注引山海經曰濟水絕鉅野注渤海入齊琅槐
東北又東北而河水枝津注之經以為入河非是乃河入濟非
濟入河也漯水蔡氏以為未詳所在地志曰出東郡東武陽至
千乘入海程氏以為此漢河與漯殊異按水經漯水從[illegible]縣
故瀆北至高唐河水注之逕千乘得楊墟縣東而河水出焉而
簡河東北流注於海郭景純曰漯自滎陽至樂安博昌入海今
河竭濟水仍流不絕經言入河二說並失河於濟漯之北別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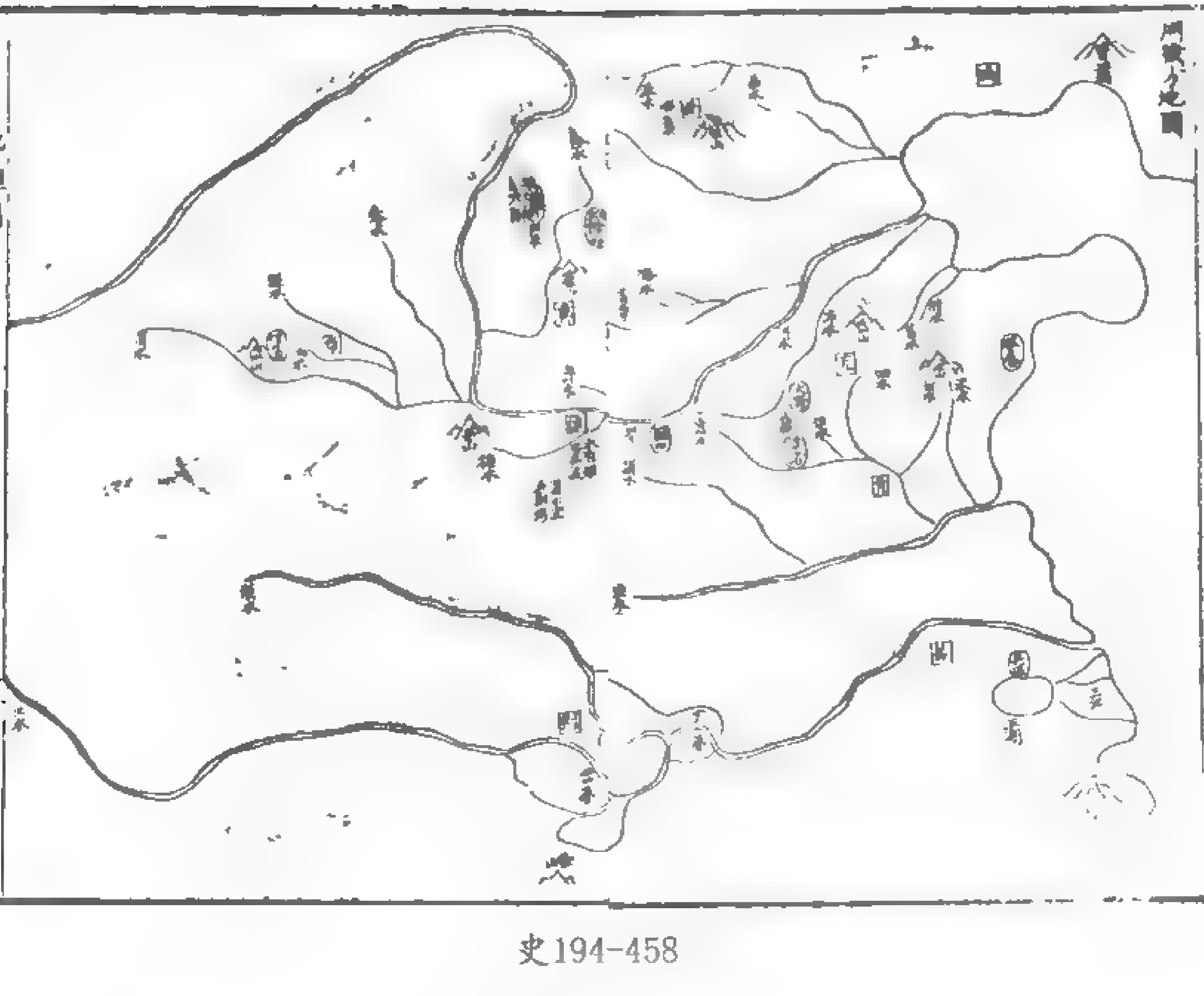
注海今所蝦流者惟漯水耳按二說是濟水未嘗復入河而決
水為商河所奪其流中絕故不知所在也
黑水地志出犍為郡南廣州汾關山水經出張掖雞山南至燉
煌過三危山南入南海唐[illegible]云麗水古之黑水程氏以[illegible]入
狹小不足為界西珥河與瀾滄葉榆水相貫其流正趨南海
闌滄蔦其地有古黑水祠是西珥河為黑水也
雲夢澤名方八九百里跨江南北華容枝江江夏安陸皆其地
也



契始封商至湯八遷始居西亳仲丁遷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居邢又曰居耿盤庚遷河南復居亳

爾雅九州郭注云蓋殷制也以禹貢較無青梁而有幽營以周職方較無青幷而有徐營損益夏周之間故曰殷制也

地理圖



地理圖

五嶽周官九鎮不言五嶽曰東南揚州其山鎮會稽正南荊州其山鎮衡山河南豫州其山鎮華山正東青州其山鎮沂山河東兖州其山鎮岱山正西雍州其山鎮嶽山東北幽州其山鎮醫無閭河內冀州其山鎮霍山正北并州其山鎮恒山所謂霍山者為霍太山地里志云太嶽在河東彘縣東名霍太山是也爾雅則專舉五嶽而言曰河南華河西嶽河東岱河北恒江南衡其山皆同也至曰泰山為東嶽華山為西嶽霍山為南嶽恒山為北嶽嵩高為中嶽此所謂霍山者郭璞注云即天柱山潛水所出而又曰霍山本衡山一名霍山漢武帝以衡山遼曠移其神天柱邢疏云注所謂即天柱山潛水所出此據作注時為言其經之霍山即江南衡也按此是周官之霍山為霍太山爾雅之霍山為衡山也又爾雅之舉五嶽也初曰河南華河西嶽河東岱河北恒江南衡云者是以華山為中嶽蓋西周都雍雍近華故以華為中嶽也繼又曰泰山為東嶽華山為西嶽霍山為南嶽恒山為北嶽嵩高為中嶽云者蓋王城宅洛洛近嵩故以嵩高為中嶽也各從二京之所近以為之中以定四方非前後異文也

金仁山曰按李氏心傳辨周禮五嶽謂周都豐鎬則華山乃中嶽嵩高不得為中嶽謂嵩高之為中嶽蓋東遷之後也今以此說推之禹貢冀州有太嶽謂之霍太山則冀都冀州當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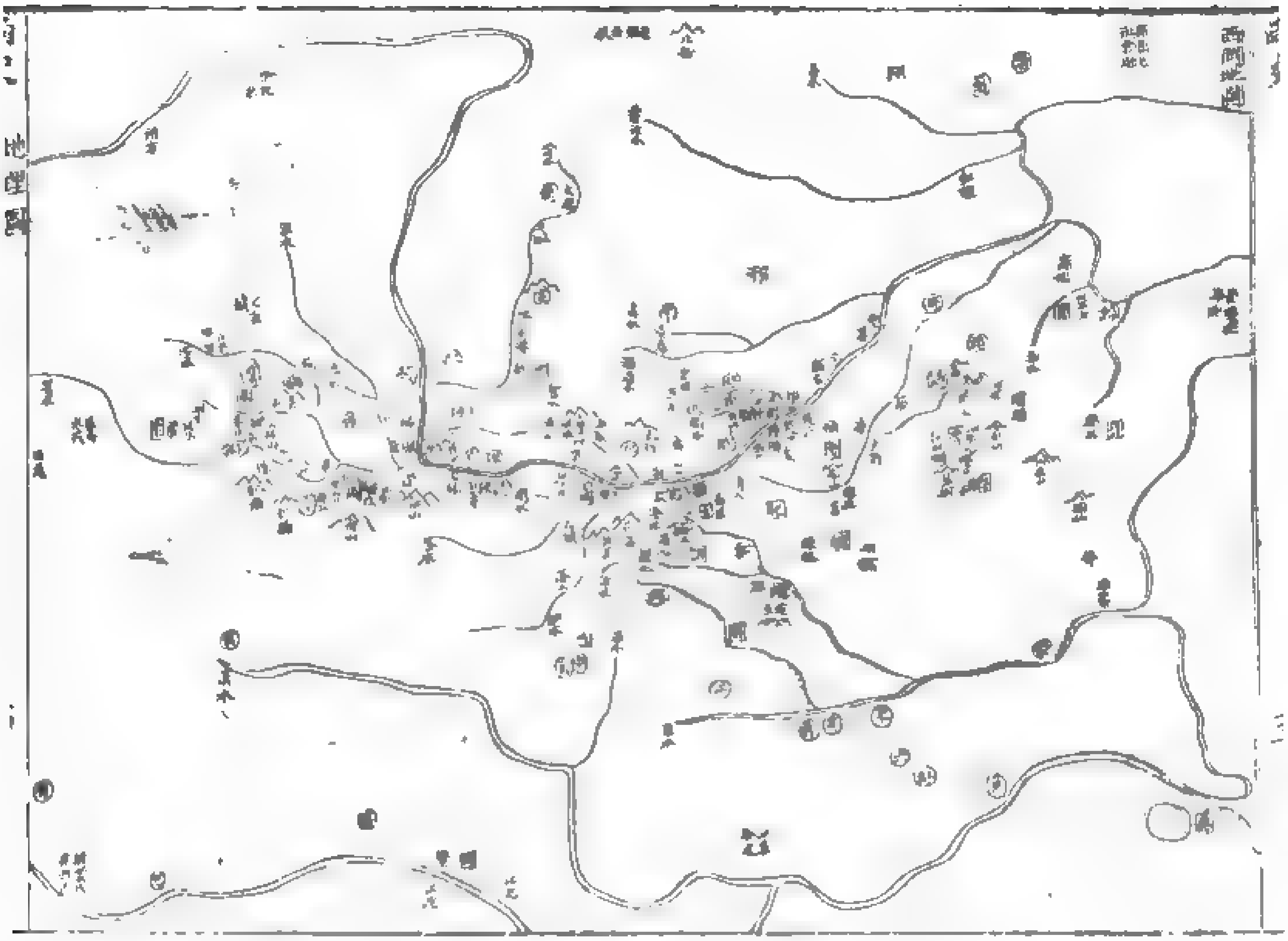
太嶽為中嶽爾雅河西嶽周禮雍州其山鎮嶽山即禹貢岍山又名吳嶽然則虞夏之際當以岍山為西嶽霍太山為中嶽而東岱南衡北恒爾按二說良是至李氏以嵩高為中嶽為東遷之後是斷爾雅不得為西周書或未必然也

十藪周官有九曰東南揚州其澤藪具區正南荊州其澤藪雲夢河南豫州其澤藪圃田正東青州其澤藪望諸河東兖州其澤藪大野正西雍州其澤藪弦蒲正北幽州其澤藪貕養河內冀州其澤藪楊紆正北并州其澤藪昭餘祁爾雅十藪曰魯有大野晉有大陸秦有楊陓宋有孟諸楚有雲夢吳越之間有具區齊有海隅燕有昭余祁鄭有圃田周有焦護郭注於楊陓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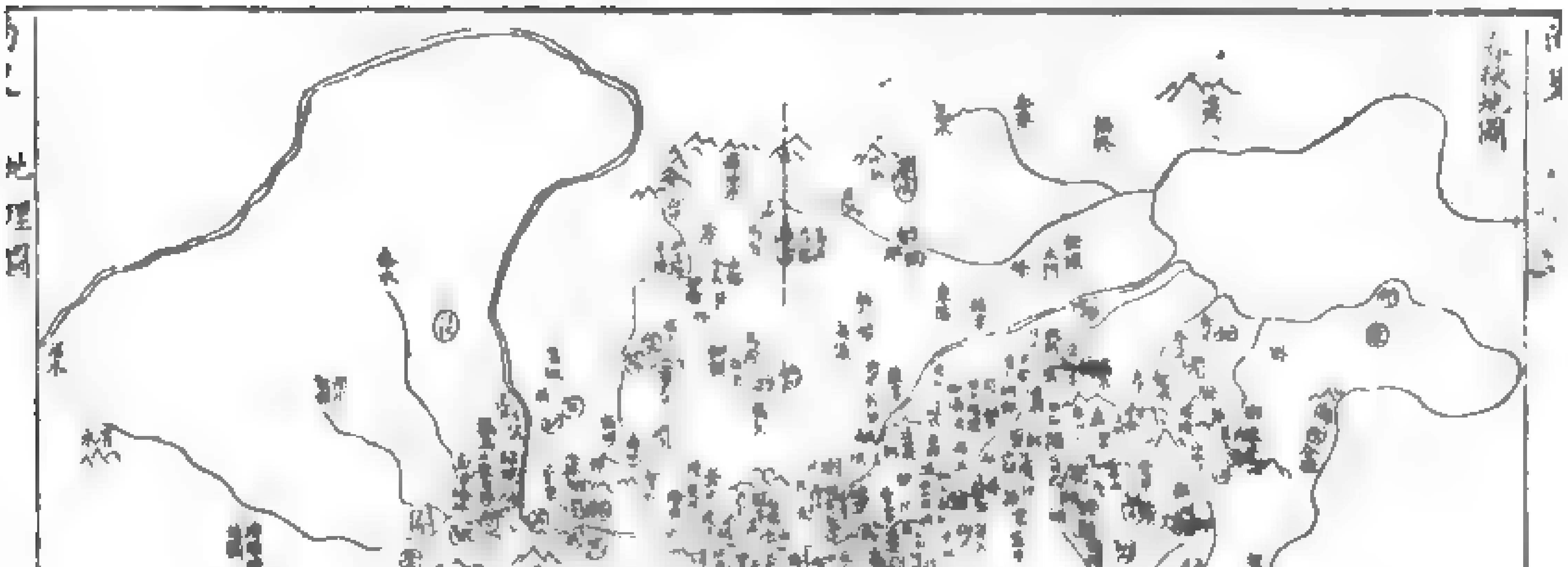
云所在未聞於弦蒲注云在汧邢昺爾雅疏云地理志汧吳山古文以爲汧山北有蒲谷鄉弦中谷雍州藪今注亦云在汧然則周禮弦蒲即此楊陓也此說非是按周官與爾雅之藪同者有七何獨於雍之弦蒲取冀之楊紆以名弦蒲乎且弦蒲即爲楊陓周官不得云雍藪弦蒲又云冀藪楊紆也竊以幽州貕養推之貕養在徐賈公彥疏云周時幽州南侵徐州之地然則楊紆在冀雍州獨不可東侵冀州之地乎是秦之楊陓即周官冀之楊紆不得以弦蒲爲楊陓也而雍之弦蒲在汧冀之楊紆則未知所在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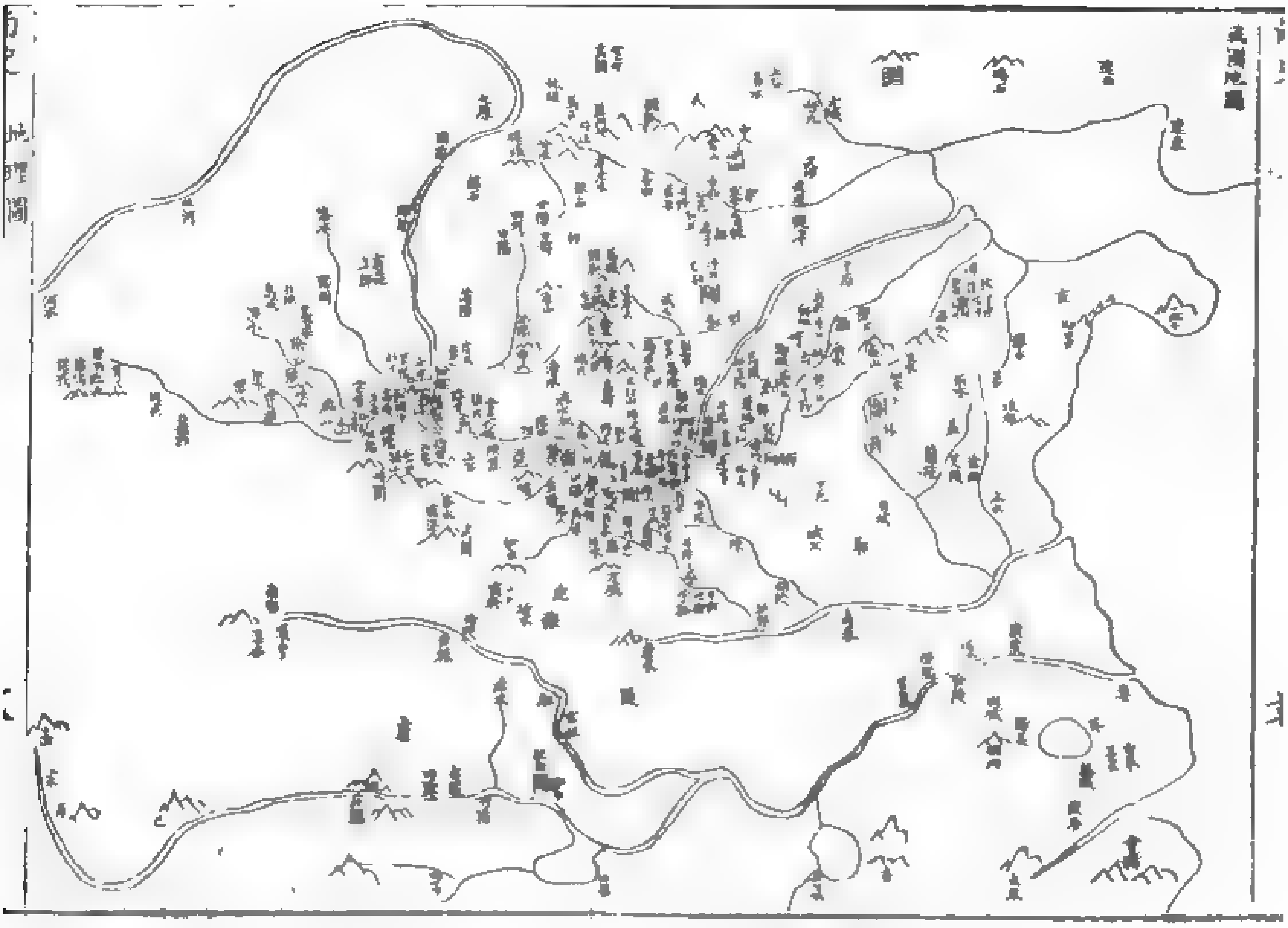
波溠盧維周官爲豫兗之浸鄭注云波讀播按禹貢有波水無

播又云盧當作雷即雷夏在城陽西維當作雍汳水至蒙爲灉按禹貢有濰無盧盧水在濟陽郡盧縣如本文解亦得鄭注似曲


地理圖

地理圖





秦居雍獻公徙櫟陽孝公始都咸陽楚都郢頃襄王徙陳考烈
王徙壽春趙起晉陽獻侯治中牟敬侯始都邯鄲魏起安邑惠
王始都大梁韓起平陽哀侯都鄭景侯徙陽翟衛都濮陽徙野
下
戰國之勢天下共苦秦秦踞建瓴之勝扼關東之吭俯瞰殽函
布翅河隴豬足巫山黔中乘險負固莫之敢攖據上游故也是
故燕潰國都齊失臨菑韓受圍雍氏破岸門趙急長平邯鄲魏
殘馬陵伊闕楚亡漢中敗藍田國無不破戰無不北稍嘗與四
國共攻秦秦破之修魚西周約諸侯將天下銳兵西攻秦秦滅
西周入九鼎自有秦以來未聞一矢加遺于秦城其明效也地

勢實然又重以詐力張儀取西河收上庸而楚魏削司馬錯咸蜀而巫黔通甘茂拔宜陽而二周震范雎納遠交近攻之說釋齊事韓得尺有尺得寸有寸蠶食之漸浸以及廣兵力既強人心服屬故以一隅困天下而有餘及其欲得志盈魚肉黔首數世之險未失百二之重故在而魚爛自中土崩于外且以天下抗匹夫而不足是又明地勢之不足恃也

蘇秦說趙王曰請一韓魏齊楚燕趙六國從親以擯秦令于洹水之上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其糧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以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皋魏塞午道西鄭州東有山名子午嶺南北直抵南北山是子南山是午其為子午道趙涉河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勃海韓魏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勃海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倍約者五國共伐之秦必不敢出兵函谷關以害山東矣胡致堂論之曰從約者天下之公其勢正以天下之心行天下之勢如水就下孰能禦之其所不可者諸侯之心不一或見小利而相侵或修小怨而相伐或眩于名實為橫人所恐喝使諸侯之智少靈于連雞則秦人有作之不然安能圖併吞之舉耶說殊是雖然父子天屬兄弟同氣以有時而疑諸侯反覆其不相保不待智者而知之矣當是時使韓守

宜陽塞轘轅緱氏伊闕扞緱氏楚封武關備南鄭擘方城魏控皮氏塞汾陰蒲阪趙崇雞石絕西河屯馬邑雁門燕扼雲中九原塞滹沱鄙林胡樓煩六國各嚴其閑西鄙而戒教養安集內紓其力禦詐以信破說以忠杜傾危之口斥縱橫之術誠能如是則亡秦不足于以禁秦之帝為有餘矣

地理志上　　　　　　　　襄平李鍇鐵君甫纂

夫天地既判人智參通其建標莅度必有由來矣迨乎黃帝𦘕分星次以定律度取象渙隨舟車致用而後畛域分焉[illegible]別移世經書契闕如所可論擬唯唐虞而已至其九州分合山川附屬又易代而推移爲固可按籍而求也述地理志

地東西爲廣南北爲輪（穿爲山書曰地東西爲緯南北爲經）山爲積德川爲積刑高者爲生下者爲死丘陵爲牡谿谷爲牝（穆）周東至于泰遠西至于邠國南至于濮鉛北至于祝栗謂之四極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距齊州以南戴日爲丹穴北戴斗極爲空桐東至日所出爲太平西至日所入爲大蒙太平之人仁丹穴之人智大蒙之人信空桐之人武（爾雅）爲使豎亥步自東極至于西極五億十選（選萬也）九千八（百步）（禹爲使大章步自東極至于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詩含神霧天地東西二億三萬三千里南北二億一千五百里天地相去一億五萬里）四海之內則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山海經）諸子稱神農之王天下也地東西九十萬里南北八十五萬里而他說稱日月所照三十五萬里考諸子所載神農之地過日月之表近爲虛誕及少昊氏之衰九黎亂德其制無聞洎顓頊之所建帝嚳受定則孔

子稱其地北至幽陵南暨交阯西蹟流沙東極蟠木日月所照莫不砥屬（史記鄒衍所謂中國者天下八十一分之一州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有裨海環之如一區中者乃爲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淮南子墬形之所載六合之間四極之內照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歲天地之間九州八極何謂九州東南神州曰農土正南次州曰沃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弇州曰并土正中冀州曰中土西北台州曰肥土正北泲州曰成土東北薄州曰隱土正東陽州曰申土九州之大純方千里九州之外乃有八殥亦方千里自東北方曰大澤曰無通東方曰大渚曰少海東南方曰具區曰元澤南方曰大夢曰浩澤西南方曰渚資曰丹澤西方曰九區曰泉澤西北方曰大夏曰海澤北方曰大冥曰寒澤凡八殥八澤之雲是雨九州八殥之外而有八紘亦方千里自東北方曰和丘曰荒土東方曰棘林曰桑野東南方曰大窮曰眾女南方曰都廣曰反戶西南方曰焦僥曰炎土西方曰金丘曰沃野西北方曰一目曰沙所北方曰積冰曰委羽凡八紘之氣是出寒暑以合八正必以風雨八紘之外乃有八極自東北方曰方土之山曰蒼門東方

曰東極之山曰開明之門東南方曰波母之山曰陽門南方曰南極之山曰暑門西南方曰編駒之山曰白門西方曰西極之山曰閶闔之門西北方曰不周之山曰幽都之門北方曰北極之山曰寒門凡八極之雲是雨天下八門之風是節寒暑八紘八殥八澤之雲以雨九州而和中土太元經九地一沙泥二澤池三沚崖四下田五中田六上田七下山八中山九上山[illegible]地以名山爲輔佐石爲之骨川爲之脈草木爲之毛土爲之肉[illegible]三尺以上爲糞三尺以下爲地又曰崑崙山北地之[illegible]六百有八元幽都方二十萬里地下有四柱[illegible]有三千六百軸大相牽製尚書考靈曜地有四游[illegible]北三萬里夏至地下南三萬里春秋二分則其中矣[illegible]止如人在舟中行而人不覺[illegible]形如丸積氣浮之而四時太陽行于四柱[illegible]枝至前南北是四柱不知地四游不知大道[illegible]）泰山爲東嶽（博物志泰山一曰天孫[illegible]萬物始成故知人生命之長短[illegible]五經通義[illegible]報功告成以于岱宗東方萬物始交代故[illegible]）華山爲西嶽（[illegible]）霍山爲南嶽（[illegible]在廬江郡潛縣[illegible]）

別名天柱恒山為北嶽(風俗通恒常也萬物伏北方有常也白虎通北方為常山者陰終陽始其道常久故曰常山)嵩高為中嶽(白虎通中央居四方之中而高故曰嵩高)梁山晉望也(爾雅)周職方
氏掌九州州有名山為地鎮冀州其鎮山曰霍山(注即太岳與廬江者別)
并州其鎮山曰恒山東北幽州其鎮山曰醫無閭正東青州其
鎮山曰沂山河東兗州其鎮山曰岱山河南豫州其鎮山曰華
山東南揚州其鎮山曰會稽正南荆州其鎮山曰衡山正西雍
州其鎮山曰嶽山(周禮)岱宗謂之泰山天柱謂之霍山嵩山謂之
太室常山謂之恒山外謂之崤嵩岣嶁謂之衡山蜀山謂之岷
山吳山謂之開山薄落謂之牙頭十焉有石山山產也石拓也
冢種也嶽确也凡天下名山五千二百七十出銅之山四百六

十有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十崑崙虛有三山閬風板桐元
圃其高萬一千一百一十里一十四步二尺六寸(河圖括地象曰崑崙山有五城
十二樓河水出焉大荒西經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崑崙
之丘有神人面虎身有尾水經崑崙墟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
地之中也其高萬一千里河水出其東北陬
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隱避為光明者也博物志崑崙從廣萬
一千里神物之所生聖人神仙之所集五氣
雲氣五色流水其泉東南流入中國名為河)天下名山八三在
夷五在中國華山首陽山太室山少室山東太山此五山黃帝
之所常遊(史記封禪書淮南子何謂九山會稽泰山王屋首山太華岐山太行羊腸孟門)
陳有宛丘(陳郡陳縣)晉有潛丘(在太原晉陽縣)淮南有州黎丘(在壽春縣)天
下有名丘五其三在河南二在河北(丘名多以州為名者以此為河南豐縣為河北恐未足以)
(言之殆別有所據大者伍但未詳其名號耳)東陵阯南陵息慎西陵威戎中陵朱滕北

陵西隃雁門是也陵莫大于加陵梁莫大于溴梁墳莫大于河
墳(爾雅)禹所謂八陵者也
魯有大野(郡國志山陽鉅野縣東北大澤)晉有大陸(鉅鹿北廣河澤)秦有楊陓(扶風汧縣西)
宋有孟諸(梁國睢陽縣東北)楚有雲夢(南郡華容縣)吳越之間有具區
(吳縣南五湖)齊有海隅(郡國志未詳)燕有昭余祁(太原鄔縣北九澤)鄭有圃田(滎陽中牟縣)
(縣西有圃田澤)周有焦護(弘農華陰縣中)(爾雅)禹所謂十藪者也周有八藪冀
州楊紆并州昭餘祁幽州貕養青州望諸(即孟諸)兗州大野豫州
圃田揚州具區荆州雲夢雍州弦蒲(周禮)
水自河出為灉(釋名作雍)濟為濋汶為瀾洛為波漢為潛淮為滸
江為沱過為洵潁為沙汝為墳(水自河出為雍濟出為)江河淮濟為

四瀆(四瀆者發原注海者也)河出崑崙虛色白所渠并千七百
一川色黃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爾雅)江出岷山濟出王屋
淮出桐柏(博物志)河之出崑崙虛也(山海經崑崙山有青河白河赤河黑河環其墟其白水出
其東北陬屈向東南流為中國河博物志崑崙南陬河水出其東北陬溺水出其西北陬弱水出其西南陬)東
流潛行地下至規期山北乃分為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其
河復合東注蒲昌海復潛行地下南出積石山西南流又東迴
入塞過燉煌酒泉張掖郡南與洮河合過安定北地郡北流過朔
方郡西又南流過五原郡南又東流過雲中西河郡東又南流
過上郡河東郡西而出龍門(汾水從東入河)至華陰潼關與
渭水合又東迴過砥柱(山名陝州東北陝縣界)及洛陽(孟津所在)至鞏縣與

洛水合成皐與濟水合又東北流過武德與沁水合至黎陽信
都（[illegible]）鉅鹿之北遂分為九河又合為一河而入海〔水經〕九
河者徒駭太史馬頰覆鬴胡蘇簡絜鉤盤鬲津也（[illegible]）

[illegible]

江之出岷山也其源若甕口可以濫觴（[illegible]）
州建寧萬江縣潛行地底數里至楚都（[illegible]）廣十里名為南江初
在犍為與青衣水汶水合至洛縣與洛水合東北至巴郡與涪
水漢水白水合東至長沙與澧水沅水湘水合至江夏與沔水

合至潯陽分為九道（潯陽記九江者[illegible]）
于彭澤經與湖名為中江東北至南徐州名為北江而入海〔禹貢〕

（[illegible]）

又江之別又有郫江（[illegible]）
汶江（[illegible]）浙江（[illegible]）
松江（[illegible]）
（[illegible]）初名沇水東出溫縣西北始

名濟水又東南流當鞏縣之北而南入河與河並流過成皐〔晉志〕
（濟自大伾入河與河水鬬而東流）溢出為滎水東流過陽武及封丘縣北又東
過宛昫縣南至定陶縣南又東北流與荷水會東至乘氏縣西
分而為二其一東北流入鉅野澤過壽張西與汶水合又北過
穀城縣西又東北過盧縣北過臨濟縣南又東北經樂安博昌南
而入海其一東南流過呂邑縣北金鄉縣南至方輿為荷水過
沛縣東北至下邳而入淮淮之出桐柏也（山海經[illegible]）
（水經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其源初則潤出復潛流三十里然後
長騖東北經大復山從義陽郡北東過江夏平春縣北又東過
新息縣南期思縣北至原鹿縣南與汝水合又東過廬江安豐

縣與決水合東北至九江壽春縣東與穎水合壽春縣北與淝
水合又東至當塗縣北與渦水合東北至下邳淮陰縣與泗水
合東至廣陵淮浦縣而入海〔水經〕八流亦出名山渭出鳥鼠（[illegible]）
（[illegible]）漾出嶓冢（[illegible]）
（[illegible]）洛出熊耳（[illegible]）潁出少室（[illegible]）
汝出燕泉（[illegible]）
泗出陪尾（[illegible]）
（[illegible]）沂出泰山（[illegible]）
（[illegible]）
周職方氏掌九州州有川浸其川漳水（[illegible]）

其浸汾潞（汾水出太原汾陽縣北管涔山）幷州其川虖池嘔夷其浸淶易幽州其川河泲其浸菑時青州其川淮泗其浸沂沭兗州其川河泲其浸盧維豫州其川滎雒其浸波溠揚州其川三江其浸五湖荊州其川江漢其浸潁湛雍州其川涇汭其浸渭洛（周禮）

中古之地但有九州禹治水作貢亦因其舊冀州（兩河之間）（兩河之東河之北）濟河惟兗州（東南距濟西北距河）海岱惟青州（東北至海西南距岱）海岱及淮惟徐州（東至海北至岱南至淮）淮海惟揚州（北至淮南至海）荊及衡陽惟荊州（東北距南條荊山南盡衡山之陽）荊河惟豫州（西南至荊山北距大河）華陽黑水惟梁州（東距華山之南西距黑水）黑水西河惟雍州（東距西河西距黑水）所謂九州伐同是也及舜即位以冀青地廣分冀為幽幷（分冀東恒山之地為幷州東北醫無閭之地為幽州）分青為營（分青之東北遼東為營州）所謂肇十有二州是也（尚書堯遭洪水天下分絕為十二州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制九州）既而復為九州殷時九州有幽營無青梁（爾雅郭璞注蓋殷制）周時九州有幽幷無徐梁（周禮地志周成王以徐梁合之于青雍分冀州為幽幷河因九州殊題水泉剛柔各異青徐角羽集以商進人聲緩其泉酸以鹹荊揚角徵會氣漂輕人聲急其泉酸以苦梁州商徵接剛勇漂人聲塞其泉苦以辛兗豫宮徵合平淨有慮人聲端其泉甘以苦雍冀合商羽端駃烈人聲捷其泉鹹以廢）

周

周地柳七星張之分野也有河南雒陽穀成平陰偃師鞏緱氏周人巧偽趨利貴財賤義高富下貧憙為商賈不好仕宦（漢書博物志周在中國西阻崤谷東望荊山南向少室北背太嶽三河之分雨風所起四險之國也）

秦

秦地于天官東井輿鬼之分壄也其界自弘農故關以西京兆扶風馮翊北地上郡西河安定天水隴西南有巴蜀廣漢犍為武都西有金城武威張掖酒泉敦煌人西南有牂柯越巂益州其民有先王遺風好稼穡務本業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號稱陸海為九州膏腴（漢書博物志秦前有藍田之鎮後有胡苑之塞左崤函右隴蜀西通流沙險阻之國也）

魏

魏地觜觿參之分野也其界自高陵以東盡河東河內南有陳留及汝南之召陵㶏彊新汲西華長平潁川之舞陽郾許偃陵河南之開封中牟陽武酸棗卷俗剛彊多豪傑侵奪薄恩禮好生分河東土地平易有鹽鐵之饒（漢書博物志魏前枕黃河背漳水瞻王屋望梁山有藍田之資斥地之饒）

韓

韓地角亢氐之分野也得南陽郡及潁川之父城定陵襄城潁陽潁陰長社陽翟郟東接汝南西接弘農得新安宜陽土陿而險山居谷汲其俗夸奢上氣力好商賈漁獵藏匿難制御也（漢書）

趙

趙地昴畢之分野也得趙國北有信都真定常山中山又得涿州之高陽鄚州鄉東有廣平鉅鹿清河河間又得渤海郡之東平舒中邑文安東州成平章武河以北也南至浮水繁陽內黃（

幷邱西有太原定襄雲中五原上黨丈夫相聚游戲悲歌忼慨起則椎剽掘冢作姦巧多弄物漢博物志趙東臨九州西瞻恒嶽有沃陽之派飛狐井陘之險至于穎陽涿鹿之野

燕

燕地尾箕分野也東有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西有上谷代郡雁門南得涿郡之易容城范陽北新城故安涿縣良鄉新昌及勃海之安次樂浪玄菟亦屬焉其俗愚悍少慮輕薄無威亦有所長敢于急人漢博物志燕却背沙漠進臨易水西至君都東至于遼長蛇帶塞險固之地也

齊

齊地虛危之分野也東有甾川東萊琅邪高密膠東南有泰山

城陽北有千乘清河以南勃海之高樂高城重合陽信西有濟南平原齊地負海舄鹵而通魚鹽之利其士多好經術矜功名舒緩闊達而足智其失奢侈朋黨言與行謬虛詐不情漢書

魯

魯地奎婁之分野也東至東海南有泗水至淮得臨淮之下相睢陵僮取慮地陿民衆頗有桑麻之業亡林澤之饒俗儉嗇愛財趨商賈好訾毀多巧偽喪祭之禮文備實寡然其好學猶愈于他俗漢博物志魯前有淮水後有岱嶽蒙羽之向洙泗之流大野廣土曲阜尼丘

宋

宋地房心之分野也得沛梁楚山陽濟陰東平及東郡之須昌壽張其後得山陽陳留其民厚重多君子好稼穡惡衣食以致畜藏漢博物志宋北有泗水南迄淮遏過有孟諸之澤碭山之塞

衛

衛地營室東壁之分野也得東郡及魏郡黎陽河內之野王朝歌後徙濮陽其俗剛武上氣力其失奢靡嫁取送死過度漢博物志衛南跨于河北得洪水南過漢上左通曾澤右指黎山

楚

楚地翼軫之分野也得南郡江夏零陵桂陽武陵長沙及漢中汝南後東徙于陳有江漢川澤山林之饒民食魚稻以漁獵山伐為業信巫鬼重淫祀漢博物志楚後背方城前及衡嶽左則彭蠡右則九疑有江漢之派險阻之

固也

吳

吳地斗之分野也得會稽九江丹陽豫章廬江廣陵六安臨淮其民好用劍輕死易發東有海鹽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豫章出黃金然堇堇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江南卑濕丈夫多夭漢博物志吳左洞庭右彭蠡後濱長江南至豫章水戒險阻之國

粵

粵地牽牛婺女之分野也得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後滅吳兼并其地漢博物志東越通海處南北尾閩之間三江以入乃通東治高海深險之地南越之國與楚為鄰五嶺之險不了南海負海之邦交趾之土謂之南裔

襄平李鍇鐵君甫纂

地理志下

王制曰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又曰八州州二百一十國天子之縣內九十三國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班固曰周蓋千八百國而太皞黃帝之後唐虞侯伯猶存周室既衰諸侯轉相吞滅數百年間列國耗盡至春秋時尚有數十國（五伯[illegible]成列國附得百二十[illegible]國）夫自西周至東周裁三百五十年不應吞滅遂至十九蓋王制之說度其九州之所容非必州有其國實如其數也（朱子曰恐只是如此翦去其實不然是也）今論次其經傳所見若凡若七十五國然其封建大國而式微厥終者（如[illegible]）有始實附庸終已不振者（如蕭[illegible]有[illegible]）者（如鼓路舒虞陸渾之屬）世系莫考歲月無紀不可為世家列傳上同二十一國故附之于地理志首先王後尚德也次姬姓親周也次諸小國次蠻夷界別也其有名德之臣并附著之（如隨季梁虞宮之奇之屬）以見材無不具云

宿

宿風姓太皞之後（杜預注東平無鹽縣）平王四十九年（隱公元年）魯及宋人盟于宿桓王四年（十七年）宋及鄭（平）盟于宿五年（八年）夏六月宿男卒（名無謚）莊王十三年（莊公十年）宋人遷宿（杜預注宋強遷之而取其地）

任

任風姓（杜預注任城縣）

顓臾

顓臾風姓（杜預注泰山南武陽縣東北）魯附庸國封以為東蒙主（東蒙山名）冉求所謂固而近於費者是也（論語）

須句

須句風姓任宿顓臾須句風姓也實司太皞與有濟之祀（杜預注東平須昌縣西北有須句城[illegible]濟故世祀之）須句之女為魯莊公夫人是為成風生僖公襄王十三年（僖二十一年）邾人滅須句須句子奔魯成風為之言于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猾夏周禍也若封須句是崇皞濟而脩祀紓禍也明年公伐邾取須句反其君既而邾復滅之三十二年（文七年）公復伐邾取須句（左傳）

紀

紀姜姓神農之後（杜預注[illegible]）莫考其始封平王四十九年（隱元年）紀人伐夷五十年（隱二年）紀魯大夫裂繻如魯逆女（故冬伯姬歸于紀）莒魯有怨冬十月裂繻莒子盟于密魯故也（季紀有怨）桓王十三年（桓五年）齊侯鄭伯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謀于魯明年魯侯會紀侯于成冬紀侯如魯朝請王命以求成于齊

魯告不能十六年（八年）周祭伯逆王后于紀明年紀季姜歸于京
師二十一年（十三年）魯侯紀侯鄭伯及齊宋衛燕戰齊宋衛燕敗
績莊王二年（十七年）魯侯會齊侯紀侯盟于黃平齊紀也四年（莊元年）
齊師遷紀郱鄑郚（齊欲滅紀故徙三邑之民而取其地）六年（三年）紀季以酅
入于齊（酅紀邑在齊東安平縣紀季入酅為附庸）紀于是乎始判七年（四年）春三月紀
伯姬卒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夏紀侯大去其國齊葬紀伯
姬十五年（十二年）紀叔姬歸于酅惠王十二年（二十九年）冬十二月紀
叔姬卒明年秋八月葬紀叔姬（左傳紀雖滅叔姬能守節歸酅賢之故書卒書葬）

向

向姜姓神農之後（杜預云譙國龍亢縣東南有向城）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而

歸平王五十年（隱二年）莒人入向（春秋向邑名桓十六年冬城向是也宣四年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杜預云向邑東海承縣東南有向城遠疑也以按漢志向屬沛郡龍亢而莒在城陽屬兗兗沛相近莒人入向及遂取而有之宣四年伐莒取向所謂向者蓋即沛郡龍亢之向非東海承縣之向也）

焦　呂

焦姜姓（以下…）武王克商封神農之後于焦（…姓…）呂（呂即南陽呂也…記作甫刑而杜氏以呂望後為甫侯是也）史伯曰當成周者南有荊蠻申
呂（…語段）

郜

郜姜姓炎帝之後帝嚳元妃郜氏女也（…文）堯以棄有功于民後
封于郜（注…）大雅即有郜家室是也（漢書注…右扶風…）

南燕

南燕姞姓黃帝之後（杜預注東郡燕縣）桓王二年（隱五年）衛人以燕師伐
鄭鄭敗燕師于北制莊王三年（桓十八年）周公黑肩欲弒莊王而立
王子克王殺周公克奔燕周惠王時燕伯曰仲父仲父黨王子
頹惠王二年（莊十九年）王子頹伐王不克而奔衛衛師燕師伐周立
子頹明年鄭伯執燕仲父以王處于櫟入明年入王殺王子頹
（左傳）

密須　闞鞏　阮

密須姞姓（世本）黃帝之後也（詩注密須在寧州杜預注在安定陰密縣）闞鞏亦國名（杜注…）
（詩）大雅所謂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

旅以遏徂旅是也籍談曰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王所以大蒐
也闞鞏之甲武所以克商也唐叔受之以處參虛（左傳）阮亦國名
（詩注在…）

祝　薊

祝姞姓（東海郡…）武王克商封黃帝之後于祝封帝堯之後于薊
（大呂…記作鑄薊作薊）

郯

郯已姓（…）少皞之後（…郡漢屬東海郡）于郯莒郯相怨定
王二年（宣四年）魯侯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魯伐莒簡王二年（成七
年）吳伐郯郯成三年（八年）晉郤犨會伐郯（郯成與吳故）景王十九年

（昭十六年）齊伐徐徐成徐子及郯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二十年（昭十七年）郯子如魯朝魯侯與之宴叔孫婼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大皞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鳳鳥知天時故以名歷正）玄鳥氏司分者也（玄鳥燕也春分來秋分去）伯趙氏司至者也（伯趙伯勞也以夏至鳴冬至止）青鳥氏司啟者也（青鳥鶬鴳也立春鳴立夏止）丹鳥氏司閉者也（丹鳥鷩雉也立秋來立冬去入大水為蜃以上四鳥皆歷正之屬官）祝鳩氏司徒也（祝鳩鷦鳩也鷦鳩孝故為司徒主教民）鴡鳩氏司馬也（鴡鳩王鴡也鷙而有別故為司馬主法制）鳲鳩氏司空也（鳲鳩鴶鵴也鳲鳩平均故為司空平水土）爽鳩氏司寇也（爽鳩鷹也鷙故為司寇主盜賊）鶻鳩氏司事也（鶻鳩鶻鵰也春來冬去故為司事）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為五工正（五雉雉有五種西方曰鷷雉東方曰鶅雉南方曰翟雉北方曰鵗雉伊洛之南曰翬雉攻木之工攻金之工攻皮之工設五色之工摶埴之工）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為九農正（扈有九種春扈鳻鶞夏扈竊玄秋扈竊藍冬扈竊黃棘扈竊丹行扈唶唶宵扈嘖嘖桑扈竊脂老扈鷃鷃以九扈為九農之號各隨其宜以教民事令不得淫）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于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于郯子而學之敬王三十五年（哀十年）吳子會魯侯邾子郯子伐齊南鄙（左傳）後事不載

有施　有蘇

有施喜姓之國有蘇己姓之國（韋昭注）史蘇曰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殷辛伐有蘇有蘇人以妲己女焉（國語）

遂

遂（嬀姓舜之後杜預注濟北蛇丘縣東北）僖王元年（莊十三年）齊人滅遂而戍之（莊十七年）遂因氏頜氏工婁氏須遂氏（遂之四族遂之強宗）饗齊戍醉而殺之齊人殲焉（左傳）

鄫

鄫（姒姓夏禹之後杜預注琅邪鄫縣）子爵莫詳其始封魯鄫為昏襄王六年（僖十四年）季姬歸寧魯侯止之以鄫子之不朝也夏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七年（十五年）季姬歸于鄫明年季姬卒淮夷病鄫冬十二月諸侯會于淮城鄫不果而還十一年（十九年）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鄫子會盟于邾宋公使邾人執鄫子用之于次睢之社定王十六年（宣十八年）秋邾人戕鄫子于鄫十八年（成二年）鄫人及諸侯楚人盟于蜀簡王十四年（襄元年）晉伐鄭諸侯次于鄫以待晉師晉師自鄭以鄫之師侵楚焦夷及陳靈王三年（襄四年）魯屬鄫冬邾人莒人伐鄫魯救鄫四年（五年）秋鄫會諸侯于戚魯以屬鄫為不利使鄫大夫聽命于會五年（六年）莒人滅鄫（左傳）

鄅

鄅（妘姓或曰姒姓祝融之後）禹之後（杜預注琅邪開陽縣）景王二十一年（昭十八年）鄅人籍稻（[illegible]）邾人襲鄅鄅人將閉門邾人羊羅攝其首焉[illegible]

門者遂入之盡俘以歸鄅子曰余無歸矣從帑于邾邾莊公反鄅夫人而舍其女鄅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明年宋伐邾取蟲乃盡歸鄅俘（左傳）

莘

姒姓夏啟封支子于莘（史記索隱[illegible]）地在同州河西縣南二十里伊尹賢湯使人請之有莘氏有莘氏不可湯于是請取婦為婚有莘氏喜以伊尹為媵送女（[illegible]）及周文王取有莘之長女生武王是為太姒（[illegible]）

檜

檜妘姓祝融之後（[illegible]）鄭桓公將襲檜先問檜之良臣與其名姓擇檜之良田賂之為官爵之名而書之因為設壇場郭門之外而埋之釁之以豭若盟狀檜君以為內難也盡殺其良臣桓公襲檜遂取之（韓非子）

鄅

鄅妘姓祝融之後仲任氏之女為鄅夫人為鄭武公所滅（注 韋昭）鄅之亡也由仲任是也（國語）

偪陽　鄅　路

偪陽妘姓祝融之後（杜預注）[illegible]于周靈王九年（襄十年）諸侯會于柤晉及諸侯之師圍偪陽弗克夏五月滅之以偪陽子歸獻于武宮謂之夷俘（諱俘中國故謂之夷）使周內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霍人晉邑）居霍人妘姓之祀（左傳）鄅路妘姓之別封（注 韋昭）史伯曰妘姓鄔鄶路偪陽曹姓鄒莒皆為采衛（國語）

昆吾　蘇　顧　溫　董、

昆吾蘇顧溫董並己姓祝融之後（注 韋昭）商頌韋顧既伐昆吾夏桀是也史伯曰己姓昆吾蘇顧溫董董姓鬷夷豢龍則夏滅之（國語）周別有蘇溫見後（附語）

大彭　豕韋　諸稽、

大彭彭姓陸終第三子名籛封于大彭謂之彭祖彭城是也豕韋諸稽其後別封也（注 韋昭）史伯曰彭姓彭祖豕韋諸稽則商滅之（國語）

舟人、

舟人禿姓國名彭祖之別封也（注 韋昭）史伯曰禿姓舟人則周滅之（國語）

斟灌　斟尋、

斟灌斟尋二國名夏同姓諸侯仲康之子（杜預 樂安壽光縣東南有灌亭 平壽縣東南有斟亭）絳曰澆用師滅斟灌斟尋氏是也（左傳）

觀　扈　姚　邳、

觀國名在頓邱衛縣扈國名在始平扈縣啟與有扈戰于甘之野是也姚邳二國名（詳姚本）邳在下邳縣（杜預注）趙武曰夏有觀扈商有姚邳是也（左傳）

亳

亳哭所封國門公曰三亳阪尹是也（尚帝王世紀梁國有三亳南亳在穀熟即湯都北亳在蒙即景亳湯所受命地西亳在偃師即盤庚所徙）

蓼六

蓼六爲皐陶後（杜預注蓼安豐蓼縣六今廬江六縣）襄王三十年（文五年）六人叛楚即東夷秋楚成大心滅六冬楚子燮滅蓼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楚別有蓼國（在陽縣東南湖陽城）楚盟戚軫鄖人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者是也（左傳）

摯疇

摯疇並任姓奚仲仲虺之後大任之家（韋昭注）疇摯之國由大任是也（國語）

虞

虞姬姓公爵大王子仲雍之後曰周章章弟亦曰虞仲武王克殷封虞仲于周之北故夏墟（徐廣曰河東太陽縣）桓王十八年（桓十年）虢公來奔初虞公之弟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賈害也乃獻之又求其寶劍叔曰是無厭也無厭將及我遂伐虞虞公出奔共池惠王十九年（僖二年）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伐虢晉侯曰宮之奇存焉（宮之奇虞大夫）對曰宮之奇之爲人也懦而不能彊諫且少長于君君昵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于虞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會晉師伐虢滅下陽二十二年（五年）晉復假道于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爲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爲戮不唯偪乎親以寵偪猶尚害之況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

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左傳）宮之奇出謂其子曰虞將亡矣唯忠信者能留外寇而不害除闇以應外謂之忠定身以行事謂之信今君施其所惡于人闇不除矣以賄滅親身不定矣夫國非忠不立非信不固既不忠信而留外寇寇知其釁而歸圖焉已自拔其本矣何以能久吾不去懼及焉以其孥適西山（國語）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冬晉滅虢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即百里奚）以媵秦穆姬（左傳）

虢

虢有二曰西虢（杜預注弘農陝縣東南有虢城）曰東虢（滎陽縣漢志又有北虢北虢在大陽東虢在滎陽西虢在雍州）虢仲虢叔王季之子也武王封仲于西虢封叔于東虢（大彼虢於封東虢鄭滅之所謂虢叔死焉者是杞也大杞以仲封東虢叔封西虢誤今更之）鄭滅東虢惟西虢公之後是為虢文公（虢仲虢叔虢文公并見西周傳）文公之後曰虢公忌父事平王平王四十九年（隱元年）鄭以王師虢師伐衛平王將畀忌父政會崩桓王立忌父始作卿士于周虢公醜者亦曰虢仲即虢公林父亦為桓王卿士桓王八年（十年）鄭以虢師伐宋大敗宋師十六年（桓八年）王命林父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十七年（九年）林父伐曲沃十八年（十年）林父譖其屬大夫詹父于王詹父有辭

以王師伐虢林父出奔虞已而復之僖王四年（莊十六年）王使林父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惠王元年（十八年）林父朝王王饗醴命之宥賜玉五穀馬三匹林父使原莊公逆王后于陳三年（二十年）子頹之難王出居鄭鄭伯見虢叔（按傳有虢仲虢叔杜預注虢仲即虢公林父虢叔虢公之子案韋昭國語注以虢叔為虢公林父二說異）曰盍納王乎虢公許諾四年（二十一年）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五大夫王巡虢守虢林父為王宮于玤與之酒泉請器與之爵六年（二十六年）侵晉冬又侵晉十三年（二十七年）王命林父討樊皮入樊執樊仲皮歸于京師十五年（三十二年）有神降于莘林父使祝應宗區史嚚享焉神賜之土田史嚚曰虢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國將亡聽于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虢多涼德其何土之能得閔公二年林父敗犬戎于渭汭舟之僑（虢大夫）曰無德而祿殃也殃將至矣（左傳）林父夢在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于西阿公懼而走神曰無走帝命曰使晉襲于爾門林父拜稽首覺召史嚚占之對曰如君之言則蓐收也天之刑臣也天事官成（[illegible]）林父使囚之且使國人賀夢舟之僑告其諸族曰眾謂虢亡不久吾乃今知之君不度而賀大國之襲于已何瘳吾聞之曰大國道小國襲焉曰服小國敖大國襲焉曰誅民疾君之侈也是以遂于逆命今嘉其夢侈必展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民疾其態天又誑之大國來誅出令乃逆宗國既卑諸侯

遠己內外無親其誰云救之吾不忍俟也以其族適晉（周語）十九年（僖二年）晉滅虢下陽林父敗戎于桑田二十二年（五年）晉滅虢林父奔京師（左傳）

管

管叔鮮文王子武王母弟也封于管（杜預注滎陽京縣東北括地志鄭州管城縣）管叔鮮誅死無後（史記世家）

毛

毛叔鄭武王母弟也封于毛（毛地未詳）公爵毛叔鄭見西周傳其後毛伯為襄王卿士襄王十六年（僖二十四年）王子帶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獲毛伯後毛伯衛亦為襄王卿士二十六年（文九年）王使

毛伯衛如齊錫文公命頃王元年(文九年)毛伯衛如魯求金襄王

定王十三年(宣十五年)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王札子殺毛伯衛

及召戴公毛伯過周大夫過之族毛得殺過而代之毛得黨王

子朝敬王四年(昭二十六年)晉師克鞏子朝及召氏毛伯得奔楚(左傳)

郕

郕叔武武王母弟也封于郕(杜預注東平剛父縣西南有郕鄉)桓王二年(隱五年)

郕人侵衛衛師入郕七年(桓十年)郕不會王命伐宋冬齊人鄭人

入郕十一年(桓三年)魯侯會杞侯于郕莊王十一年(莊八年)魯及齊

圍郕郕降于齊頃王時郕太子朱儒自安于夫鍾(郕邑)國人弗徇

(伺坡也)頃王四年(文十二年)春郕伯卒郕人立君太子以夫鍾與郕邽

(亦郕邑)奔魯魯侯以諸侯逆之簡王時有成肅公(史記郕叔武作成是郕成一也)

為王卿士簡王八年(成十三年)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伐秦成肅公

受脤于社不敬劉康公曰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五月成

肅公卒于瑕後有成簡公亦為卿士景王十年(昭七年)衛襄公卒

告喪于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弔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

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圉亞圉(二圉周之先也)

別有郕為孟氏邑桓王十四年(桓六年)魯侯會紀侯于成(杜預注魯地泰山鉅平縣東南)

靈王十五年(襄十六年)齊圍郕孟孺子速徼之(成郕孟氏邑)是也

(左傳)

晉

霍叔處武王母弟也封于霍(杜預注永安縣東北有霍太山)惠王十六年(閔元年)

晉滅霍(左傳)

聃

聃季載武王母弟也封于聃(索隱載名季字聃地無攷)聃季載有馴行成

王時周公舉為周司空以佐成王治有令名于天下(史記世家)其後

世無所見

郜

郜叔武王之弟也封于郜(杜預注濟陰城武縣東南有北郜城[illegible]山陽郜城縣)其後有

郜子襄王十二年(僖二十年)郜子如魯朝簡王十三年(成十八年)楚鄭侵

城郜取幽郜同伐彭城納魚石(左傳)郜時為宋邑蓋為宋所滅矣

畢

畢公高武王之弟也封于畢(杜預注長安縣西北)畢公高見西周傳其後

畢萬為魏之先

原

原叔武王之弟也封于原(原地無攷)其後有原莊公是為原伯惠王

元年(莊十八年)使原莊公逆王后于陳三年(莊二十年)王子頹入成周王

居鄭子頹享大夫樂及徧舞鄭伯曰寡人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子頹

歌舞不倦樂禍也明年鄭伯納王殺子頹鄭伯享王于闕西辟

樂備(王饗醴)(樂備六代之樂)原莊公曰鄭伯效尤其亦將有咎五月鄭

伯卒襄王時有原伯貫以狄師伐周獲原伯又有原伯貫者

周守原大夫襄王十七年（僖二十五年）晉文公平叔帶之難與之陽樊溫原欑茅之田原不服晉侯圍原原降遷原伯貫于冀又有原莊公者周大夫定王十三年（宣十五年）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明年晉使士會平王室王享之原襄公相禮焉又有原伯絞亦周大夫景王十五年（昭十二年）原伯絞虐其輿臣使曹逃（輿衆曹群也）原輿人逐絞而立其弟跪尋絞奔郊原伯魯者亦周大夫魯人會葬晉平公原伯魯與之語不說學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原氏其亡乎敬王七年（昭二十九年）周討子朝之黨殺原伯魯之子（左傳）

雍　酆　郇

雍叔封于雍（杜預注河內山陽縣西）酆叔封于酆（杜預注始平鄠縣東）郇叔封于郇（漢志扶風栒邑）並武王之穆也其後世皆無所見

尚史　地理志卷二下　五五

邘　應　韓

邘（杜預注河內野王縣西北有邘城）應（杜預注襄陽城父縣西南）韓（杜預注河東郡界　漢志穎川父城縣）並武王之子也宣王時命韓侯爲侯伯其後晉滅以爲邑以賜桓叔之子萬是爲韓萬（左傳　晉語史伯曰武王之子應韓不在其在晉乎古應韓與時雖衰其興者必在晉也）

凡

凡（杜預注汲郡共縣東南有凡城）伯爵凡蔣邢茅胙祭皆周公之胤也厲王時凡伯作板之詩以刺王作瞻卬召旻之詩以刺幽王（詩序作桓王）時凡伯爲周卿士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桓王四年（隱七年）王使凡伯聘魯還戎伐之于楚邱以歸（左傳）

邢

邢（杜預注廣平襄國縣）侯爵桓王元年（隱四年）衛人殺州吁逆公子晉于邢二年（隱五年）曲沃以鄭人邢人伐翼惠王十五年（莊三十二年）狄伐邢十六年（閔元年）齊人救邢遷邢于夷儀明年齊師宋師曹師城邢襄王八年（僖十六年）邢侯會諸侯于淮十年（僖十八年）邢人狄人伐衛圍菟圃十一年（十九年）衛伐邢邢無道明年齊人狄人盟于邢謀衛難十七年（二十五年）衛滅邢殺邢侯國子（左傳）

祭

祭（地未詳）伯爵祭公謀父見西周傳平王時祭伯爲周卿士

尚史　地理志卷三下　五六

平王四十九年（隱元年）祭伯如魯桓王十六年（桓八年）祭伯如魯逆王后于紀惠王六年（莊二十三年）祭叔如魯聘（穀梁作祭公）（左傳）鄭別有祭（杜預注陳留長垣縣東北有祭城）

蔣　茅　胙

蔣（杜預注弋陽期思縣）茅（杜預注高平昌邑縣西有茅鄉）胙（杜預注東郡燕縣西南有胙亭）始終並無所見

邶　鄘

邶鄘（朱集注）在冀州商紂所都武王克商分自紂城朝歌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書武）

隨

漢東姬姓國杜預曰隨國今義陽隨縣 桓王十四年桓六年 楚侵隨使薳章求
成于瑕以待之瑕隨地 隨人使少師董成少師隨大夫董正也正二國之成也
鬬伯比曰漢東之國隨爲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
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季梁隨賢臣 鬬伯
比曰以爲後圖少師得其君楚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
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
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于民而信于神
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
以祭臣不知其可也隨侯曰吾牲牷肥腯粢盛豐備何則不信

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于神故奉牲
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
其不疾瘯蠡也瘯蠡皮毛疥癬也 謂其備腯咸有也奉盛以告曰絜粢
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
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讒慝也故務其
三時修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于是乎民和而神降之
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
有君姑修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于難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
伐十六年桓八年 少師有寵鬬伯比曰可矣讎有釁不可失也夏楚
子合諸侯于沈鹿黃隨不會楚子伐隨軍于漢淮之間季梁請
下之弗許而後戰所以怒我而怠寇也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
不然將失楚師隨侯禦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尚左君必左無
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少師曰不當
王非敵也弗從戰于速杞速杞隨地 隨師敗績隨侯逸鬬丹獲其戎車
與其戎右少師隨及楚平楚子將不許鬬伯比曰天去其疾矣
謂少師見獲而死 隨未可克也乃盟而還莊王七年莊四年 楚子伐隨卒
于樠木之下鬬祈屈重除道梁溠溠水名將祕王喪故爲奇兵開道保木 營軍臨
隨隨人懼行成鬬祈以王命入盟隨侯且請爲會于漢汭而還
襄王十二年僖二十年 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伐隨取成而還敬
王十四年定四年 吳入郢楚子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

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于楚而君又竄之周室
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獎天衷君之惠也漢陽之田
君實有之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邇于
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
事之患不唯一人若鳩楚竟敢不聽命吳人乃退二十六年哀元
年 隨侯及諸侯圍蔡杜預注隨世服于楚不通中國及見昭傳于楚人德之使列于諸侯故得見經
隨後事無考

滑

滑姬姓國都費杜預注河南緱氏縣 伯爵僖王四年莊十六年 滑伯及諸侯同
盟于幽襄王十二年僖二十年 滑人叛鄭而服于衛鄭人入滑滑聽

命師還又即衛十六年(二十四年)鄭伐滑二十五年(三十三年)秦將襲鄭
鄭有備滅滑而還(左傳)

息

息姬姓國(杜預注汝南新息縣)侯爵桓王八年(隱十一年)鄭息有違言息侯伐鄭鄭戰于竟息師大敗而還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子曰伐我吾求救于蔡而伐之莊王十三年(莊十年)楚敗蔡師以蔡侯歸僖王二年(十四年)蔡侯繩息嬀以語楚子(繩譽也)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以息嬀歸(左傳)

榮

榮姬姓國(榮地無攷)榮伯事成王(孔氏書傳序云周同姓)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書序)其後為榮夷公([illegible])好利厲王近之芮良夫諫不聽卒以榮公為卿士既而諸侯不享流王于彘(國語)襄王時有榮叔襄王二十九年(文四年)魯成風卒王使榮叔如魯歸含且賵(左傳)

芮 彤

芮(杜預注馮翊臨晉縣)伯爵芮伯為成王司徒彤伯為宗伯(彤地無攷其後世無所見)同受顧命立康王(孔氏書傳)芮伯之後為芮良夫見西周傳桓王時有芮伯萬桓王十一年(桓[illegible]年)芮伯萬之母芮姜惡芮伯多寵人逐之出居于魏芮更立君十三年(桓四年)秦師侵芮敗焉冬王師秦師圍魏執芮伯萬以歸(將納萬)十七年(桓九年)芮伯及諸侯伐曲沃明年秦納芮伯萬于芮(左傳)

魏 駘 岐

魏姬姓國(杜預注河東河北縣)駘(杜預注始平武功縣所治釐城)岐(杜預注扶風美陽縣西北)及魏駘芮畢並在西土夏世以后稷功受此五國為西土之長惠王十六年(閔元年)晉滅魏賜畢萬(左傳)駘岐後世無所見

隗 楊

隗楊(地未詳)並姬姓國史伯曰當成周者西有晉隗霍楊魏芮(國語)

耿

耿姬姓國(杜預注平陽皮氏縣東南有耿鄉)惠王十六年(閔元年)晉滅耿賜趙夙(左傳)

密

密姬姓國(韋昭注安定陰密縣近涇)密康王事恭王恭王游于涇上密康公從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于王夫獸三為羣人三為衆女三為粲王田不取羣公行下衆(禮君下卿位[illegible]衆則式)王御不參一族(一族一父子也)夫粲美之物也衆以美物歸女而何德以堪之王猶不堪況爾小醜小醜備物終必亡康公弗獻一年王滅密(國語)(按[illegible]殺生於公宜恭王滅密而未絕其社稷又書有密邑城陽淳于縣東北有密鄉)

荀 賈 梁

荀侯爵賈伯爵(荀賈地未詳)梁伯爵(杜預注馮翊夏陽縣)嬴氏國荀賈莫詳其

民及始封桓王十七年（桓九年）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
沃惠王二十三年（僖六年）晉公子夷吾奔梁梁伯以女妻之梁嬴孕過
期卜招父（梁太卜）與其子卜之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父曰然男
為人臣女為人妾故名男為圉女為妾襄王十年（僖十八年）梁伯益
其國而不能實也（處之）命曰新里秦取之梁伯好土功亟城
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民
懼而潰十一年（僖十九年）秦取梁梁亡（左傳）荀賈後事無攷

鄧　巴

鄧（杜預注潁川召陵縣西南有鄧城漢志南陽鄧縣）侯爵曼姓（注路史）巴（杜預注巴國在巴郡江州縣）巴子爵
桓王十年（桓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鄧始懼楚十五年（桓七年）鄧侯吾離

如魯朝十七年（桓九年）巴子使韓服告于楚請與鄧為好楚子使道
朔（大夫）將韓服聘于鄧鄧南鄙鄾人攻而奪之幣殺道朔及服楚讓
于鄧鄧人弗受夏楚使鬬廉帥師及巴師圍鄾鄧養甥聃甥
救鄾三逐巴師不克鬬廉衡陳其師于巴師之中而北鄧人逐
之背巴師而夾攻之鄧師大敗鄾人宵潰莊王九年（莊六年）楚子
與巴人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騅甥聃甥養
甥請殺楚子鄧侯弗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
後君噬齊其及圖之乎圖之此為時矣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
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弗從還年楚
子伐鄧僖王四年（莊十六年）楚復伐鄧滅之初楚與巴人伐申也楚

巴師巴人叛楚而伐那處取之遂門于楚楚閻敖游涌而逸楚
子殺之惠王元年（莊十八年）閻敖之族為亂巴人因之以伐楚大敗
楚師于津匡王二年（文十六年）巴人及楚人秦人滅庸敬王四十三
年（哀十八年）巴人伐楚圍鄾楚敗之于鄾（左傳）後事不攷

胡　沈

胡（杜預注汝陰縣西北有胡城）沈（杜預注汝南平輿縣北有沈亭）並楚屬國子爵襄王二十
八年（文三年）晉會諸侯伐沈沈潰以沈服於楚也靈王二十六年（襄二十七年）
晉楚爲兵盟于宋諸侯請交相見明年胡子沈子朝于晉
景王七年（昭四年）胡子沈子會楚子于申秋會伐吳遂滅賴八年
（五年）沈子會楚子伐吳十四年（十一年）楚滅蔡遷胡沈于荊十六年

（十三年）楚平王即位復胡沈敬王元年（二十三年）吳伐州來楚以諸侯
之師救州來戰于雞父吳獲胡子髡沈子逞十四年（定四年）胡子
豹會劉子諸侯于召陵侵楚沈人不會晉使蔡伐之夏蔡滅
沈吳之入楚也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胡子又不事
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為多取費焉二十五年（定十五年）楚滅胡以
胡子豹歸（傳）

頓

頓（杜預注汝南南頓縣）楚屬國子爵靈王三年（襄四年）楚人使頓間陳而侵
伐之冬陳人侵頓景王七年（昭四年）頓子會楚子于申秋會楚伐
吳遂滅賴八年（五年）頓子會楚伐吳敬王元年（二十三年）吳伐州來楚

以諸侯之師救州來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十四年 定四年 頓子會周劉子諸侯于召陵侵楚頓子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二十四年 十四年 楚師陳師滅頓以頓子牂歸 [illegible]

江 黃

黃 杜預注 嬴姓國 江南安[illegible] 楚與國桓王十六年 桓八年 楚子合諸侯于沈鹿 楚地 黃隨不會 楚讓黃 伐隨 惠王二年 莊十九年 巴人大敗楚師于津 楚子還 隨伐黃 敗黃師于踖陵 十九年 僖二年 江黃服于齊 江人黃人及齊侯宋公盟于貫 二十年 僖三年 江人黃人會齊侯宋公于陽穀 二十一年 僖四年 江人黃人及齊伐陳 襄王三年 僖十一年 黃人不歸楚貢 楚人伐黃 黃人恃諸侯之睦于齊也 不共楚職 曰自郢及我九百里 焉能害我 四年 僖十二年 楚滅黃 二十八年 文三年 楚圍江 晉伐楚以救江 明年楚滅江 齊別有黃 莊王二年 桓十七年 魯侯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注黃齊地 [illegible]

羅 鄖 貳 軫 絞 州 蓼

羅 熊姓國 杜預注 宜城縣西山中 [illegible] 楚文王徙羅于[illegible] [illegible]

貳 軫 絞 [illegible] 州 [illegible]

[illegible] 鄖 [illegible] 七國皆近楚 桓王十九年 桓十一年 楚將盟貳軫 鄖人軍于蒲騷 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 楚敗鄖師于蒲騷而還 二十年 桓十二年 楚伐絞 [illegible] 大敗之 為城下之盟而還 楚伐絞之師分涉于彭 [illegible] 羅人欲伐之 [illegible] 明年楚伐羅 [illegible] 與盧戎兩軍之 大敗之 定王六年 宣八年 楚人滅舒蓼 [illegible] 所見州別有國 州公如曹者 是為淳于公 蓼別有[illegible]之後 通楚之[illegible] 並別見

夔 頍 權 越

夔 熊姓國 [illegible] 楚之別封也 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 楚人讓之 對曰 [illegible] 是以失楚 又何祀焉 襄王十八年 僖二十六年 楚滅夔 以夔子歸 頍亦近楚 [illegible] 士曰 [illegible] 權 [illegible] 楚武王克之以為邑 後遷于那處 [illegible] 越亦羋姓之別國 [illegible] 史伯曰羋姓夔越不足命是也 [illegible]

舒 庸 舒鳩 舒龍 宗 巢

舒 [illegible] 一 徐人取舒 [illegible] 六年 [illegible] 伐舒 [illegible] 楚人亦 [illegible] 以叛楚 [illegible] 不如 [illegible] 伐 [illegible]

楚又與之遇七遇皆北唯裨鯈魚人實逐之（文十六年）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分為二隊以伐庸遂滅庸定王六年（宣八年）楚以衆舒叛故伐舒蓼滅之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于鄢陵也簡王十二年（成十七年）道吳人圍巢伐駕圍釐虺（注[illegible]楚四邑蓋[illegible]）遂恃吳而不設備楚襲舒庸滅之（注[illegible]于平之役[illegible]宗東而為之[illegible]）靈王二十三年（襄二十四年）吳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楚子師于荒浦使讓之舒鳩子敬逆楚使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乃還二十四年（[illegible]十五年）舒鳩人卒叛楚伐之及離城（舒鳩城）吳人救之楚敗吳師遂圍舒鳩舒鳩潰滅舒鳩敬王十二年（定二年）吳使舒鳩氏誘楚以師伐吳吳潛師于巢軍楚師于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左傳）

唐

唐（杜預注義陽安昌縣東南有上唐鄉[illegible]）姬姓（[illegible]）侯爵定王時有唐惠侯定王十年（宣十二年）惠侯為楚左拒以從晉上軍敗晉師于邲惠侯之後曰唐成公敬王時成公如楚朝有兩肅爽馬楚令尹囊瓦欲之弗與三年止之敬王十三年（定三年）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囊瓦囊瓦歸唐侯竊馬者自拘于司敗曰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棄國家羣臣請相夫人以償馬必如之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明年唐侯及吳子蔡侯伐楚遂入郢十五年（定五年）秦師救楚敗吳師秋滅唐（左傳）

弦　道　柏

弦（杜注弋陽軹縣東南）[illegible]于道（[illegible]）[illegible]及江黃（[illegible]）皆弦姻也江黃道[illegible]睦于齊[illegible]子恃之而[illegible]又不設備惠王二十二年（僖五年）楚滅弦弦子奔黃楚靈王之敗祭也遷道于荊平王即位乃復之（左傳）柏事無所見

申　房

申（[illegible]）姜姓宣王之舅出封于謝尹吉甫作詩以送之（詩序）[illegible]幽王娶于申生太子宜臼幽王廢申后黜太子申侯與犬戎殺幽王驪山下而立宜臼（史記）房（杜注汝南吳房縣）[illegible]近楚[illegible]莊王九年（莊六年）楚伐申其後遂滅之以為邑楚靈王又遷申房于荊平王即位皆復之（左傳）

麇　[illegible]

麇（[illegible]）楚穆王頃王二年（文十年）楚子會諸侯于厥貉麇子逃歸明年[illegible]伐麇[illegible]敗麇師于防渚[illegible]復伐麇至于錫穴（[illegible]）[illegible]楚大饑[illegible]麇人帥百濮聚于選[illegible]伐楚[illegible]乃止[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事無所見

厲　英氏　鄀

厲（杜注義陽隨縣北有厲鄉）英氏（[illegible]）鄀（[illegible]）皆楚與國也襄王七年（僖十五年）楚伐徐齊師曹師伐厲以救徐楚敗徐于婁林

明年齊復伐厲不克救徐而還九年(十七年)齊人徐人伐英氏報婁林之役鄀秦楚界上小國十七年(十五年)秦晉伐鄀楚以申息之師戍商密(鄀別邑)商密降秦其後鄀叛楚即秦又貳于楚二十年(文五年)秦人入鄀(左傳)

崇 黎

崇(地未詳)秦與國匡王五年(宣元年)晉欲求成于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吾以求成焉冬晉侵崇秦弗與成黎(杜預注上黨壺關縣有黎亭漢志東郡黎縣注黎侯國)侯寕赤狄潞子奪黎氏地定王十三年(宣十五年)晉滅潞畧狄土立黎侯而還(左傳)

蘇 温 陽

尙史 地理志卷三下 [illegible]

蘇忿生爲武王司寇封蘇國(溫縣)亦司寇蘇忿生之後桓王八年(隱十一年)王取鄔劉蒍邘之田于鄭(杜預注河南緱氏)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温原絺樊隰郕欑茅向盟州[illegible]惠王二年[illegible]奔于衛[illegible]頹伐周不克出奔[illegible]蘇子奉子頹[illegible]即狄又不能于狄狄[illegible]襄王二年(僖十年)[illegible]狄[illegible]温陽[illegible]襄王十七年[illegible]晉人[illegible]温陽[illegible]

州 鄇 [illegible]

州(杜預注都淳于城陽淳于縣)公名寶是爲淳于公桓王十二年(桓五年)州公如曹明年春州公自曹如魯朝(桓六年)度其國危遂不復其國穀(杜預注[illegible]南[illegible]筑陽縣北)伯名綏桓王十五年(桓七年)穀伯如魯朝檀(地未詳)伯名達封于河(左傳)[illegible]相後事無所見

極 郜 項 鄅 於餘丘 牟 葛

極(地未詳)魯附庸國項(杜預注[illegible])郜(杜預注任城亢父縣有郜亭)於餘丘(未詳)皆小國也平王五十年(隱二年)魯無駭帥師入極莊王五年(莊二年)魯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襄王九年(僖十七年)魯滅項簡王元年(成六年)魯取鄟靈王十二年(襄十三年)魯取邿牟(杜預注泰山牟縣)葛(杜注[illegible])並魯附庸國桓王二十三年(桓十五年)牟人葛人如魯朝惠王二十二年(僖五年)魯公孫茲聘于牟因娶焉(左傳)

尙史 地理志卷三下 [illegible]

蕭 郕

蕭(杜預注沛國蕭縣)宋附庸國郕(杜預注東平無鹽縣東北有郕城)郕附庸國也惠王六年(莊二十三年)蕭叔朝魯侯于穀襄王二十二年(僖三十年)介人侵蕭定王十年(宣十二年)楚伐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楚子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楚子怒圍[illegible]滅之[illegible]而不能有其地宋遂以爲邑也惠王十三年[illegible]介人[illegible]

鬼 戴 譚

鬼(杜預注[illegible])小國[illegible]王四十九年[illegible]人伐鬼戴(杜預注陳留外黄縣東南有戴城)小國桓王七年(隱十年)宋衛入鄭蔡人從之伐戴鄭圍戴克之取三師焉[illegible]譚[illegible]亦小國齊桓公之出也過譚譚

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莊王十三年莊十年齊滅
譚周别有虎傳王四年莊十六年皆伐虎說與諸

中山

中山國語注姜氏國有虞叔北平北新城不知其所出與始封
威烈王十八年魏文侯欲伐中山事
年……當……
請公子傾……君以為正妻因封之中山是中山復立也中山君
饗都士大夫司馬子期在焉羊羹不遍子期怒而走於楚說楚
伐中山中山君亡有二人挈戈而隨其後者中山君顧謂二人
子奚為者也二人對曰臣有父嘗餓且死君下壺飱臣父臣父

且死曰中山有事汝必死之故來死君也中山君喟然歎曰與
不期衆少其於當厄怨不期深淺其於傷心吾以一杯羊羹亡
國以一壺飱得士二人犀首立五王秦韓燕而中山後持
……齊謂趙魏曰寡人羞與中山並為王願與大國伐之以廢
其王中山聞之恐召張登而告之……臣請見
田嬰中山君遣之齊見嬰子曰臣聞君欲廢中山之王與趙魏
伐之過矣中山恐必為於魏……其王而務附焉是為趙魏驅羊
也非齊之利也豈若中山廢其王……張登
曰今君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中山必喜而絶趙魏趙魏怒
而攻中山中山必恐為君……其王而立其國賢

於為齊驅群羊也田嬰曰諾張丑曰不可臣聞之同欲者相憎
同憂者相親今五國相王也負海不與焉是欲皆在為王而
憂在負海今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是奪四國而與負海致
中山而塞四國四國寒心必先與之王而故親之是君臨中山
而失四國也且張登之為人善以微計薦中山之君薦代以為
利田嬰不聽果召中山君而許之王張登因謂趙魏曰齊欲伐
河東何以知之齊羞與中山並為王甚矣今召中山與之遇而
許之王是欲用其兵也豈若令大國先與之王以止其遇哉趙
魏許諾果與中山王而親之中山果絶齊而從趙魏……曰齊
閉關不通中山之使其言曰我萬乘之國也中山千乘之國也

何侔名於我欲割其地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藍諸君中山相
患之張登曰請令燕趙固輔中山而成其王事遂定公欲之乎
藍諸君曰此所欲也曰請以公為齊王……而登試說公藍諸君
曰願聞其說登曰王之所以不憚割地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
山者其實欲廢中山之王也王曰然然則王之為費且危夫割
地以賂燕趙是強敵也出兵以攻中山首難也王行二者所求
未必得如用臣之道地不虧而兵不用中山可廢也王必曰子
之道奈何藍諸君曰然則子之道奈何張登曰王發重使使告
中山曰寡人之所以閉關不通使者為中山之獨與燕趙為王
而寡人不與聞焉……以……寡人請亦佐君中山恐燕趙

之不已振也今齊之辭云必適燕趙與王相見燕趙聞之必怒
絶之王亦絶之是中山孤孤何得無廢以此說齊齊王聽乎藍
諸君曰是則必聽矣此所以廢之何在其所以存之張登曰此
王所以存者也齊以是辭來因言告燕趙[illegible]以積[illegible]于燕
趙燕趙必曰齊之欲割平邑以賂我者非欲廢中山之王徒欲
我于中山而已親之也雖百平邑燕趙必不受也藍諸君曰善
遣張登往燕趙果輔中山而王[illegible]遂定[illegible]主父欲伐中山使李
疵觀之李疵曰可伐也中山之君所傾蓋與車者而朝窮閭隘
巷之士者七十家主父曰是賢君也安可伐李疵曰不然舉士
則民務名不存本朝賢則耕者惰而戰士懦若此不亡者未之

有也 國策又曰司馬憙使趙爲己求相中山公孫弘陰知之 [illegible]

徐　鍾吾

徐嬴姓 [illegible] 即淮夷也成王伐[illegible]
[illegible]命方叔伐淮夷詩徐方[illegible]是也春秋元年 莊二十六年 魯宋
齊伐徐徐從附[illegible]十一年[illegible]徐人取舒[illegible]襄王七年[illegible]
楚伐徐諸侯之大夫救徐冬楚人敗徐于婁林九年 十五 齊人
徐人伐英氏報婁林之役三十二年 文七 徐伐莒簡王二年 八成
年 巫臣通吳于晉始伐徐徐[illegible]附吳景王七年 年 昭四 楚子合
諸侯于申執徐子以徐子吳出而貳于吳也明年楚子以諸侯
及徐人伐吳九年 六 徐大夫儀楚聘于楚楚執之逃歸楚伐徐
吳人敗之十五年 [illegible] 楚子伐徐十九年 年 十六 齊侯伐徐徐行
成徐子及郯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賂以甲父之鼎二十二
年 十九 郯人邾人徐人會宋公同盟于蟲敬王五年 二十七年 吳光
弑王僚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 鍾吾 地未 小國也 八
年 三十 吳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吳子

怒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攜其
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楚救徐
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 [illegible] 成周社別有徐赤狄也見後

萊

萊姜姓 [illegible] 東萊 東夷小國定王五年 年 宣七 齊會會伐萊靈王
元年 [illegible] 齊侯伐萊萊人使大夫正輿子賂夙沙衛以索牛馬
[illegible] 皆百匹齊師乃還 [illegible]

介　根牟

介 [illegible] 根牟 [illegible] 東夷國襄王二十一年 僖二
年 九 介葛盧如魯朝僖侯在會舍于昌衍之上饋之芻米冬介

葛盧以未見魯侯復如齊朝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定王七年〔定九年〕齊取根牟〔傳〕

蜀 羌 髳 微 彭 濮 奄 濮姑 肅慎

蜀羌〔孔安國注在西蜀〕 髳微〔孔安國注在巴蜀〕 彭〔在西北〕 濮〔孔安國注濮在江漢之南〕〔建寧郡南有濮夷〕皆蠻夷戎狄也武王伐商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矣牧野作牧誓〔書〕 庸上庸盧戎並別見奄〔[illegible]〕〔志兗州曲阜縣奄里至四奄國之地〕 蒲姑〔[illegible]〕〔二十〕淮夷國也成王時淮夷及奄叛成王東伐殘奄作奄蒲姑〔[illegible]薄姑即蒲姑○按史記成王既殘奄遷其君薄姑是薄姑為奄君受遷之地〕 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王賜榮伯作賄肅慎之命〔書序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

〔[illegible]上也〕

鄋瞞

鄋瞞漆姓〔地未詳〕 長狄國在夏為防風氏殷為汪芒氏頃王三年〔文十一年〕鄋瞞侵齊遂伐魯魯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殺之埋其首于子駒之門初宋武公之世鄋瞞伐宋宋敗狄于長丘獲長狄緣斯〔僑如之先〕 齊襄公之二年〔桓十六年〕鄋瞞伐齊齊獲榮如埋其首于周首之北門衛人獲簡如晉之滅潞也獲焚如〔定十五年〕 鄋瞞由是遂亡〔[illegible]〕 焚如僑如之弟榮如焚如之弟簡如其季弟以齊平推之僑如焚如蓋皆百有餘歲

白狄

白狄〔杜預注白狄西河郡有白部胡[illegible]〕 狄別種襄王二十五年〔僖三十三年〕 狄侵晉晉敗狄于箕獲白狄子定王六年〔[illegible]〕 白狄及晉平命晉伐秦簡王四年〔成九年〕 秦人白狄伐晉〔[illegible]〕 靈王十七年〔襄十八年〕 白狄如魯二十七年〔二十八年〕 白狄朝于晉〔[illegible]〕

肥 鮮虞 鼓

肥〔杜預注鉅鹿下曲陽西南有肥累城〕 白狄國都昔陽〔[illegible]〕 鮮虞〔杜預注中山新市縣〕 姬姓之在狄者〔[illegible]〕 鼓〔杜預注曲陽縣有鼓聚〕 白狄別種景王十五年〔昭十二年〕 晉假道于鮮虞遂入昔陽滅肥以肥子緜皋歸〔漢志肥子奔燕燕封之于肥如為肥如縣屬遼西郡〕 明年晉以甲車四千乘合諸侯于平丘鮮虞聞晉師之悉起也而不警邊且不修備晉侵鮮虞及中人〔杜預注中山望都縣西北有中人城〕 驅衝競〔狄爭[illegible]〕 大獲而歸十八年〔昭十五年〕 晉伐鮮虞圍鼓克之以鼓子鳶鞮歸〔國語作宛支〕 既獻而反之二十四年〔二十二年〕 鼓叛晉屬鮮虞明年〔[illegible]〕以鼓子鳶鞮歸〔左傳〕 令鼓人各復其所非寮勿從鼓子之臣〔[illegible]〕 軍吏執之辭曰我君是事非事土也名曰[illegible]臣今君是遷臣何賴于鼓晉侯召之〔[illegible]〕 對曰臣委質于狄之鼓〔[illegible]〕 與有貳心委質而策死古之法也〔[illegible]〕 私刑以殉司寇而亂[illegible]與鼓子田于河陰使夙沙釐相之〔國語〕 敬王十三年〔定三年〕 鮮虞人敗晉師于[illegible]

平中獲晉觀虎明年晉伐鮮虞又明年晉圍鮮虞晉范中行氏
叛二十六年哀元年鮮虞伐晉取范氏取棘蒲二十八年三年晉荀
寅奔鮮虞齊會鮮虞納荀寅于柏人三十一年六年晉趙鞅伐鮮
虞左傳

潞 洛 泉 徐 蒲 皐落氏

潞杜預注上黨潞縣隗姓非聪注赤狄別種子嬰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
公之姊也潞相酆舒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定王十三年
宣十五年晉侯將伐之諸大夫不可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不祀
一也耆酒二也棄仲章潞賢人而奪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
傷其君目五也晉侯從之敗赤狄于曲梁滅潞酆舒奔衛衛人
歸諸晉晉人殺之左傳洛泉徐蒲並赤狄隗姓史伯曰當成周者
北有潞洛泉徐蒲國語又有皐落氏亦赤狄別種惠王十七年閔二年
晉獻公使大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左傳

戎

戎杜預注陳留濟陽縣東南有戎城氏羌別種平王五十年隱二年公會戎于
潛戎請盟魯辭戎朝于周凡伯弗賓桓王四年七年王使凡伯聘
魯遂戎伐之于楚丘以歸十年桓二年魯侯及戎盟于唐惠王元
年莊十八年戎侵魯魯追戎于濟西三年二十年齊人伐戎九年二十六年
魯侯伐戎左傳

蠻氏 盧戎

路史 地理志卷三下 壹

蠻氏杜預注河南新城縣東南有蠻城戎別種蠻氏亂又叛贊武信楚闕之景
王十九年昭十六年楚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既而復立其子
敬王二十九年哀四年楚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杜預注河南山北自上雒以東至陸渾楚師臨上雒請于晉晉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將
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且將為之卜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
大夫以畀楚師于三戶楚司馬偽致邑立宗以誘其遺民而盡
俘以歸左傳又有盧戎南蠻也楚屈瑕伐羅羅與盧戎兩軍之
是也左傳

陸渾

陸渾杜預注居秦晉西北之陸渾允姓戎襄王十四年僖二十二年秦晉遷陸渾

路史 地理志卷三下 貳

之戎于伊川今河南府嵩縣定王元年宣三年楚子伐陸渾之戎簡王元
年成六年晉衛鄭及伊雒之戎陸渾蠻氏侵宋陸渾子貳于楚晉
將伐之景王二十年昭十七年晉使如周請有事于雒與三塗杜預注三塗山名在陸渾南於山川以襲陸渾狄晉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
渾人弗知師從之遂滅陸渾陸渾子奔楚伊雒舊有戎襄王三
年僖十一年周王子帶召揚拒泉皐伊雒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
東門秦晉伐戎以救周秋晉平戎于王明年齊使管夷吾平戎
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左傳

無終

無終杜預注無終山戎國右北平無終縣子爵靈王三年襄四年無終子嘉父使

孟樂如晉因魏絳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晉從之使魏絳盟諸戎景王四年（昭元年）晉荀吳敗無終及羣狄于大原（左傳）

氐

氐西羌商頌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毛正義氐羌之種漢世仍存其居在秦隴之西前漢志隴西郡有氐道羌道二縣）

鬼方

鬼方蓋夷國名（種與地未詳）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周易）

襄平李鍇鐵君甫纂

禮志

生民之性與天地準而氣質之秉純醇寄焉先王治之中使無過差不及是禮之所由起也是故樂由陽來禮由陰作樂所以修內禮所以修外樂期于和禮期于中禮樂不可斯須去身猶水火之給民用也雖然朝暮從君視父以夜忠孝之至也而知和而和斂流于實玉帛具文揖讓備儀而悃溫縮褒飾文交作斂流于偽誠與偽不可以為治故樂宜其內禮節其外禮者防民之偽而教之中教之中者節文之謂也管子所謂因人之

情緣義之理而為之節文者是也古禮淺失杞宋無徵惟周官二戴辭陳啟要儀禮僅存十七儀具揖讓周旋之文是子太叔黃父之對非禮之大經者亦約其精繁述禮志

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若夫坐如尸立如齊禮從宜使從俗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禮不妄說人不辭費禮不踰節不侵侮不好狎修身踐言謂之善行行脩言道禮之質也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禮聞來學不聞往教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辯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

不莊是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illegible]
賢不肖之禮有長幼之禮無男敢之[illegible]儀白虎尊朝見之禮貴不陵賤所以有尊[illegible]讓幼所以明有年也宗廟之禮親不[illegible]也此三者行然後天下得[illegible]成也 昔者仲尼
與于蜡賓事畢出遊于觀之上喟然而歎仲尼之歎蓋歎魯也
言偃在側曰君子何歎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
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
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
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弃于地
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
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今大道既隱天

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
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
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為己故謀用是作而
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
不謹于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
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衆以為殃是謂小康言偃復問曰
如此乎禮之急也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
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
不遄死是故夫禮必本于天殽于地列于鬼神達于喪祭射御
冠昏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言偃復

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與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
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夏書小正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
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殷易歸藏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
以與人參于天地並于鬼神以治政也處其所存禮之序也玩
其所樂民之治也故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
者君以正用之故君者立于無過之地也故君者所明也非明
人者也君者所養也非養人者也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故
君明人則有過養人則不足事人則失位故百姓則君以自治
也養君以自安也事君以自顯也故禮達而分定故人皆愛其
死而患其生故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

去其貪故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變當為辯
故聖人耐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
情辟于其義明于其利達于其患然後能為之何謂人情喜怒
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
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修睦謂之人
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聖人所以治人七情修十義講信修
睦尚辭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
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
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
[illegible]故先王重禮之不達

于下也故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于國所以列地利也祖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儐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為也以守至正故禮行于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于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于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于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修而禮之藏也是故夫禮必本于大一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變而為四時列而為鬼神其降曰命其官于天也夫禮必本于天動而之地列而之事變而從時協于分藝其居人也曰養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故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

修睦而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竇也故唯聖人為知禮之不可以已也故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故禮之于人也猶酒之有蘖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故聖王修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修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故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協于藝講于仁得之者強仁者義之本也順之體也得之者尊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也為禮不本于義猶耕而弗種也為義而不講之以學猶種而弗耨也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弗獲也

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穫而弗食也安之以樂而不達于順猶食而弗肥也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為車以樂為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故事大積焉而不苑並行而不繆細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有間連而不相及也動而不相害也此順之至也故明于順然後能守危也故禮之不同也不豐也不殺也所以持情而合危也故聖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敝也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合男女頒爵

位必當年德用民必順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饑妖孽之疾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皇麒麟皆在郊棷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闚也則是無故先王能修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禮器是故大備大備盛德也禮釋回增美質措則正施則行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故君子有禮則外諧而內無怨故物無不懷仁鬼神饗德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禮也者合于天時設于地財順于鬼神合于人心理萬

物者也是故天時有生也地理有宜也人官有能也物理有曲也故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為禮鬼神弗饗也居山以魚鼈為禮居澤以鹿豕為禮君子謂之不知禮故必舉其定國之數以為禮之大經禮之大倫以地廣狹禮之薄厚與年之上下是故年雖大殺眾不匡懼則上之制禮也節矣禮時為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詩云匪革其猶聿追來孝天地之祭宗廟之事父子之道君臣之義倫也社稷山川之事鬼神之祭體也喪祭之用賓客之交義也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大牢而祭不必有餘此之謂稱也孔子曰禮不可不省也禮不同不豐不殺此之謂也蓋言稱也禮

也者猶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不備也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顯者不可揜微者不可大也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君子之于禮也有所竭情盡慎致其敬而誠若謂以少小下素為貴有美而文而誠若謂以多大高文為貴君子之于禮也有直而行也謂若始死哭踊無節有曲而殺也謂若父在為母期有經而等也謂若天子至士庶人為父母三年有順而討也討去也謂若天子以十二公以九侯伯以七子男以五為節有摲而播也摲之言芟也[illegible]有推而進也謂若王者之後得用天子之禮有放而文也[illegible]有放而不致也謂若諸侯自山龍以下有順而摭也[illegible]三代之禮一也或素或青夏造殷因孔子曰禮之于正國也猶衡之于輕重也繩墨之于曲直也規矩之于方圓也故衡誠縣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是故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不隆禮不由禮謂之無方之民敬讓之道也故以奉宗廟則敬以入朝廷則貴賤有位以處室家則父子親兄弟和以處鄉里則長幼有序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禮此之謂也故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昏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坊為無所用而壞之者必

有水敗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故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鬭之獄繁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眾矣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于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釐繆以千里此之謂也仲尼燕居子張子貢言游侍縱言至于禮子曰居女三人者吾語女禮使女以禮周流無不徧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何如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子曰給奪慈仁子曰師爾過而商也不

公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將何以爲此中者也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子貢退言游進曰敢問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與子曰然然則何如子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子曰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子曰愼聽之女三人者吾語女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苟知此矣雖在畎畝之中事之聖人已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下管象武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后君子知仁焉行中規還中

矩和鸞中采齊客出以雍徹以振羽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禮矣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象管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子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無理不動無節不作不能詩于禮繆不能樂于禮素薄于德于禮虛子曰制度在禮文爲在禮行之其在人乎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夔其窮與子曰古之人與古之人也達于禮而不達于樂謂之素達于樂而不達于禮謂之偏夫夔達于樂而不達于禮是以傳于此名也古之人也子張問政子曰師乎前吾語女乎君子明于禮樂舉而錯之而已子張復問子曰師爾以爲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爲必行綴兆興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諸侯朝萬物服體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禮之所興衆之所治也禮之所廢衆之所亂也目巧之室則有奧阼席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有隨立則有序古之義也室而無奧阼則亂于堂室也席而無上下則亂于席上也車而無左右則亂于車也行而無隨則亂于塗也立而無序則亂于位也昔聖帝明王諸侯辨貴賤長幼遠近男女外內莫敢相踰越皆由此塗出也三子者既得聞此言也于夫子昭然若發矇矣（禮記）鄭游吉見行趙鞅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鞅曰敢問

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爲五味發爲五色章爲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爲禮以奉之爲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爲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爲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爲夫婦外內以經二物（夫治外婦治內各治其物）爲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爲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爲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雷電震曜天之威也以象類之）爲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春生夏長天之生也以效法之）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是故審則宜類（審其法則宜其象類）以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

以鑠喜有施舍怒有戰鬭喜生于好怒生于惡是故審行信令
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
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
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
之故人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簡子曰鞅
也請終身守此言也（左傳）

伏羲制嫁娶以儷皮為禮則嫁娶嘉禮始于伏羲也神農始教
天下種穀記云禮之初始諸飲食燔黍捭豚蕢桴而土鼓又云
土鼓葦籥伊耆氏之樂又云伊耆氏始為蜡則祭祀吉禮起于
神農也（伊耆氏即神農）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則有軍禮也古者葬諸

中野則有凶禮也軒知地利九牧倡教既有九州之牧當有朝
聘是賓禮也自伏羲至黃帝吉凶賓軍嘉五禮始具堯則修五
禮類于上帝吉禮也百姓如喪考妣凶禮也羣后四朝賓禮也
舜征有苗軍禮也嬪于虞嘉禮也論語云殷因于夏禮周因于
殷禮則夏商亦有五禮書亡無文耳（徵於正義）周則大宗伯以吉禮
事邦國之鬼神示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賓禮親邦國以軍禮
同邦國以嘉禮親萬民吉禮之別十有二一曰禋祀二曰實柴
三曰槱燎四曰血祭五曰貍沈六曰疈辜七曰肆獻八曰饋食
九曰祠十曰禴十一曰嘗十二曰烝凶禮之別有五一曰喪禮
哀死亡二曰荒禮哀凶札三曰弔禮哀禍災四曰禬禮哀圍敗

五曰恤禮哀寇亂賓禮之別有八一曰朝二曰宗三曰覲四曰
遇五曰會六曰同七曰問八曰視軍禮之別有五一曰大師之
禮以用衆二曰大均之禮以恤衆三曰大田之禮以簡衆四曰
大役之禮以任衆五曰大封之禮以合衆嘉禮之別有六一曰
飲食二曰婚冠三曰賓射四曰饗燕五曰脤膰六曰慶賀（周禮）

樂志

襄平李鍇鐵君甫纂

夫聲者天之元也音者人之比也合天人而相宜者樂之所由興也然而樂以作人政以成樂二者因相𠍁也是故聖王治世先正其樂正樂先以正人人無戾心僻逆蔽無偽情春以仁生夏以禮會秋以義格冬以智藏夫然後六氣叶八風調六氣序八風調而後謂之平平乃樂可和矣詩曰既和且平依我磬聲又曰德音不瑕和之謂也盛德多修容大樂不外作自然之招也若夫飄風折竿激水過顙豈其性哉和則靖矣宓羲以還代

有樂顧詳言之者尠周官具樂施而已撮拾樂記會萃衆說用通其源述樂志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動故形于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毛謂之樂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于物而後動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政刑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于中故形于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五者不亂則無怗懘之音矣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于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唯君子為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

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是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于禮矣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是故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壹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于內知誘于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詐偽之心有淫泆作亂之事是故強者

脅弱衆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
其所此大亂之道也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爲之節衰麻哭泣
所以節喪紀也鐘鼓干戚所以和安樂也昏姻冠笄所以別男
女也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
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樂者爲同禮者
爲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合情飾貌者禮
樂之事也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好惡著則
賢不肖別矣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
此則民治行矣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
故文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

天下者禮樂之謂也暴民不作諸侯賓服兵革不試五刑不用
百姓無患天子不怒如此則樂達矣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
以敬四海之内天子如此則禮行矣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
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祭天祀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
鬼神如此則四海之内合敬同愛矣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
異文合愛者也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故事與時並名
與功偕故鐘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舒疾
樂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還裼襲
禮之文也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
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

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羣物皆別樂由天作禮以地
制過制則亂過作則暴明于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論倫無患
論雅頌之辭倫律呂之音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中正無邪禮之質
也莊敬恭順禮之制也若夫禮樂之施于金石越于聲音用于
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則此所與民同也王者功成作樂治
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辯者其禮具干戚之舞非備樂
也孰亨而祀非達禮也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
禮樂極則憂禮粗則偏矣及夫敦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偏者其
唯大聖乎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
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故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嘽諧

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
而民剛毅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肉好順成和
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是
故先王本之性情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
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于中
而發作于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
省其文采以繩德厚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
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于樂故曰樂觀其深矣土敝則
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世亂則禮慝而
樂淫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慢易以犯節流湎以忘本

廣則容姦狹則思欲感條暢之氣而滅和平之德是以君子賤
之也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
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倡和有應回邪曲直各
歸其分而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也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
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
邪辟之氣不設于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
其義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
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是故清明象天廣
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還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
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

爲經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
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
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廣樂
以成其教樂行而民鄉方可以觀德矣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
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
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後樂氣從之是以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
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唯樂不可以爲僞樂者心之動也聲
者樂之象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君子動其本樂其象然後治
其飾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
奮疾而不拔極幽而不隱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備舉其道不私

其欲是故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聽過
故曰生民之道樂爲大焉（並樂記凡有樂本樂論樂施樂言樂禮樂情樂化樂象及賓牟賈師乙魏
文侯十一節畧可次第今
擇其切言樂者著錄之）夫正教者皆始于音音正而行正故
音樂者所以動盪血脈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故宮動脾而和
正聖商動肺而和正義角動肝而和正仁徵動心而和正禮羽
動腎而和正智故樂所以內輔正心而外異貴賤也上以事宗
廟下以變化黎庶也琴長八尺一寸正度也弦大者爲宮而居
中央君也商張右旁其餘大小相次不失其序則君臣之位正
矣故聞宮音使人溫舒而廣大聞商音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
音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音使人樂善而好施聞羽音使人整

齊而好禮（白虎通）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所以
飾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齊焉喜則天下和之怒則暴亂者畏之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聞角聲莫不惻隱而慈者聞徵聲莫不喜養好施者聞商聲莫不剛斷而立事者聞羽聲莫不深思而遠慮者聞宮聲莫不溫潤而和者 夫禮由外入樂自中出故君子不
可須臾離禮須臾離禮則暴慢之行窮外不可須臾離樂須臾
離樂則姦邪之行窮內故樂音者君子之所養義也夫古者天
子諸侯聽鐘磬未嘗離于庭卿大夫聽琴瑟未嘗離于前所以
養行義而防淫佚也夫淫佚生于無禮故聖人使人耳聞雅頌
之音目視威儀之禮足行恭敬之容口言仁義之道故君子終
日言而邪辟無由入也（史記）
伏羲樂曰扶來亦曰立本神農樂曰扶持亦曰下謀（帝系譜孝經緯）

隋樂志伏羲有網罟之詠伊耆有葦籥之音葛天八闋神農五弦黃帝作咸池少皡作大淵顓頊作五莖帝嚳作六英堯作大章舜作大韶禹作大夏湯作大濩武王作勺作大武 樂叶圖子周穆王時有化人來穆王奏承雲六莖九招晨露以樂之張湛注承雲黃帝樂六莖顓頊樂九招舜樂晨露湯樂周禮注黃帝曰雲門大卷黃帝能成名萬物以明民共財言其德如雲之所出民得以有族類大咸咸池堯樂也堯能殫均刑法以儀民言其德無所不施大韶舜樂也言其德能紹堯之道也大夏禹樂也禹治水傅土言其德能大中國也大濩湯樂也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言其德能使天下得其所也大武武王樂也武王伐紂以除其害言其德能成武功 作六莖帝嚳作五英 武周公作勺勺言能勺先祖之道也武言以功定天下也 殷民也夏大承二帝也招繼堯也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 六莖及根莖也成五英英華茂也 謀雲門六韶五護大章篇韶大濩大武勺 下 又有房中之樂 樂儀 賈公彥疏毛詩周南召南之詩不用鍾鼓之節也所謂房中者夫人之所諷誦以事其君子也 又有四夷之樂

南夷之樂曰兜西夷之樂曰禁北夷之樂曰昧東夷之樂曰離合觀之樂偶于堂四夷之樂陳于右樂元語曰東夷之樂持矛舞助時生也南夷之樂持羽舞助時養也西夷之樂持戟舞助時殺也北夷之樂持干舞助時藏也 白虎通曰東夷之樂曰朝離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樂曰林離北夷之樂曰禁 毛詩傳四夷之樂是德廣所及也東夷之樂曰韎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樂曰朱離北夷之樂曰禁 其大司樂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 黃帝樂曰雲門大卷黃帝樂大咸咸池堯樂大磬舜樂大夏禹樂大濩湯樂大武武王樂○與樂緯異 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 謂五帝及日月星辰也 乃奏大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 謂神州及社稷 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 謂五嶽四鎮四瀆 乃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 先妣姜嫄也 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 先祖謂先王先公 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臝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 此大蜡 凡樂圜鍾為宮黃鍾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羽靁鼓靁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若

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函鍾為宮太簇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凡樂黃鍾為宮大呂為角大簇為徵應鍾為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韶之舞于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 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 凡祭祀饗食奏燕樂凡射王奏騶虞諸侯奏貍首卿大夫奏采蘋士奏采蘩凡事大祭祀宿縣遂以聲展之

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帥國子而舞大射王出入奏王夏及射奏騶虞諸侯以弓矢舞王大食三侑皆奏鐘鼓（大食朔月月半以樂侑食時也）王師大獻奏愷樂（大獻獻捷于祖也）饗鄉飲酒工入送瑟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入樂南陔白華華黍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邱由儀今亡其義未聞朱子詩傳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有聲無辭明矣○朱說是）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鄉射亦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以樂樂賓奏騶虞賓興奏陔（陔陔夏其詩亡）燕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奏南陔白華華黍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升歌鹿

鳴下管新宮（康成注新宮小雅逸篇）大射奏肆夏（康成注肆夏逸詩）歌鹿鳴管新宮奏貍首（康成注貍首逸詩曾孫也貍之言不來也其詩有射諸侯首不朝者之言因以名篇後世失之謂之曾孫曾孫其章頭也射義所載詩曰曾孫侯氏是也）賓醉奏陔公入驁（驁夏）中春晝擊土鼓龡豳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凡祈年于田祖龡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祭蜡龡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illegible]）大雅者會朝之樂受釐陳戒之辭也頌者宗廟之樂歌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常棣燕兄弟也伐木燕朋友故舊也天保下報上也采薇遣戍役也出車勞還率也杕杜勞還役也蓼蕭湛露天子燕諸侯也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菁菁者莪樂育材也（朱子詩注以為燕飲賓客之詩又以為天子燕諸侯[illegible]）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大明文王有明德天復命武王也緜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illegible]）生民推后稷以配天也（[illegible]）清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也維天之命告文王也維清象武奏也烈文諸侯助祭也天作祀先王先公也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

（[illegible]成王之詩）我將祀文王于明堂也時邁巡守祭告柴望也執競祀武王也（朱子詩注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詩）思文后稷配天也（國語金奏肆夏樊遏渠天子以饗元侯也韋昭注肆夏一名樊韶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illegible]時邁也）臣工諸侯助祭遣于廟也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也（[illegible]）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豐年秋冬報也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潛季冬薦魚春獻鮪也雝禘太祖也（朱子詩注武王祭文王之詩）樂師及徹帥學士而歌徹論語曰以雍徹是此詩也載見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武奏大武也閔予小子嗣王朝于廟也訪落嗣王謀于廟也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小毖嗣王求助也並嗣王朝廟之樂也載芟春藉

田而祈社稷也良耜秋報社稷也絲衣繹賓尸也[illegible]

酌告成大武也桓講武類禡也賚[illegible]功

般巡守而祀四岳河海也駉有駜泮水[illegible]公也那

祀成湯也烈祖祀中宗也[illegible]發

六章也殷武祀高宗也[illegible]凡日月食[illegible]伐鼓諸

侯[illegible]樂人[illegible]大凶大裁大臣[illegible]凡國[illegible]人[illegible]弛縣凡建國禁

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大喪涖廞樂器及葬藏其樂器亦如之[illegible]

襄平李鍇鐵君甫纂

律呂志上

聲者天地自然之鳴也中聲者陰陽之和應也聖人制律以[illegible]和以協夫中聲聲有五五者陽之中也律有六六者陰之中也陽中以生陰盡以變而變化章焉是故入地之始正于子而變于午五聲之紀正于黃鍾而變于蕤賓黃鍾位子蕤賓位午當子午之交陰陽逆生而變成焉[illegible]律之紀正于黃鍾而變于仲呂黃鍾位宮仲呂位角當五聲之中體用相礙故下一律而正角乘權也至其理有體用數有奇全氣有升降聲有清濁衆協之而準協之而準而後五聲調八音平其損益錯綜自然之應實本乎天初不可以人意參也舊圖之外增方圓體用四圖用昭其微述律呂志

六律六同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illegible]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illegible]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illegible]聲者鳴也聞其聲即知其所生音者飲也[illegible]其剛柔清濁和而相飲也五聲者宮商角徵羽也八音者土曰塤[illegible]竹[illegible]絲曰絃石曰磬金曰鐘木曰柷

歆塤坎音也管艮音也鼓震音也絃離音也鐘兌音也柷敔乾
音也白虎通 商之為言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角者躍也物觸地而
出戴芒角也宮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唱始施生為四聲綱也徵
祉也物盛大而繁祉也羽宇也物聚藏宇覆之也夫聲本中于
宮觸于角祉于徵章于商宇于羽故四聲為宮紀也協之五行
則角為木五常為仁五事為貌商為金為義為言徵為火為禮
為視羽為水為智為聽宮為土為信為思以君臣民事物言之
則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唱和有象故言君臣
位事之體也五聲之本生于黃鐘之律九寸為宮或損或益以
定商角徵羽九六相生陰陽之應也律十有二陽六為律陰六

為呂律以統氣類物有三統之義焉其傳曰黃帝之所作也黃
帝使冷綸自大夏之西昆侖之陰取竹之解谷孟康注解脫也谷竹溝也取竹之脫無溝節者一說解谷谷名按文義孟說是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
為黃鐘之宮制十二筩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比
黃鐘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為律本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
生風天地之風氣正十二律定三統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紀也
十一月乾之初九陽氣伏于地下始著為一萬物萌動鐘于太
陰故黃鐘為天統律長九寸九者所以究極中和為萬物元也
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六月坤之初六陰氣受任于太陽繼
養化柔萬物生長楙之于未令種剛彊大故林鐘為地統律長

六寸六者所以含陽之施楙之于六合之內令剛柔有體也立
地之道曰柔與剛乾知太始坤作成物乾之[illegible]九三
萬物棣通族出于寅人奉而成之仁以養之義以行之令事物
各得其理寅木也為仁其聲商也為義故太族為人統律長八
寸象八卦宓戲氏之所以順天地通神明類萬物之情也立人
之道曰仁與義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
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此三律之謂矣是為三統其于三正也黃
鐘子為天正林鐘未之衝丑為地正太族寅為人正三正正始
是以地正適其始紐于陽東北丑位易曰東北喪朋迺終有慶
荅應之道也及黃鐘為宮則太族姑洗林鐘南呂皆以正聲應

無有忽微孟康曰[illegible]正聲無有殘分也不復與它律為役者同心一統之義
也非黃鐘而它律雖當其月自為宮者則其和應之律有空積忽
微孟康曰[illegible]不得其
正此黃鐘至尊亡與並也易曰參天兩地而倚數天之數始于
一終于二十有五其義紀之以三故置一得三又二十五分之
六凡二十五置終于天之數得八十一以天地五位之合終于十
者乘之為八百一十分[illegible]應曆一統千五百
三十九歲之章數[illegible]繇此之義起十二律之周徑孟康[illegible]
[illegible]
以兩故置一得二凡三十置終地之數得六十以地中數六乘

之爲三百六十分當期之日林鐘之實[illegible]
百六十分[illegible]八節
諧八音舞八佾監八方被八荒以終天地之功故八八六十四[illegible]
其義極天地之變以天地五位之合終于十者乘之[illegible]
十分以應六十四卦[illegible]
天功人其代之天兼地人則天數以五位之合乘而爲天爲大
唯堯則之之象也地以中數乘者陰道理内在中饋之象也三
統相通故黃鐘林鐘太族律長皆全寸而亡餘分也天之中數
五地之中數六而二者爲合六爲虛五爲聲周流于六虛虛者
爻律夫陰陽登降運行列爲十二而律呂和矣[illegible]

廣莫風居北方廣莫者言陽氣在下陰莫陽廣大也故曰廣莫
東至于虛虛者能實能虛言陽氣冬則宛藏于虛日冬至則一
陰下藏一陽上舒故曰虛東至于須女言萬物變動其所陰陽
氣未相離尚相如胥也故曰須女十一月也律中黃鍾黃鍾者
陽氣踵黃泉而出也其于十二子爲子子者滋也滋者言萬物
滋于下也其于十母爲壬癸壬之爲言任也言陽氣任
養萬物于下也癸之爲言揆也[illegible]
[illegible]

者動也[illegible]
東至于牽牛牽牛者言陽氣牽引萬物出之也牛者冒也言地雖
凍能冒而生也牛者耕植種萬物也東至于建星建星者建諸
生也十二月律中大呂大呂者[illegible]其于十二子爲丑丑者
紐也言陽氣在上未降萬物厄紐未敢出[illegible]
[illegible]
條風居東北主出萬物條之言條治萬物而出之故曰條風南

至于箕箕者言萬物根棋故曰箕正月也律中泰簇泰簇者言
萬物簇生也故曰泰簇其于十二子爲寅寅言萬物始生螾然
也故曰寅南至于尾言萬物始生如尾也南至于心言
萬物始生有華心也南至于房房者言萬物門戶也至于門則
出矣[illegible]
[illegible]
明庶風居東方明庶者明衆物盡出也二月也律中夾鍾夾鍾
者言陰陽相夾廁也其于十二子爲卯卯之爲言茂也言萬物
茂也[illegible]其于十母爲甲乙甲者言萬物剖符甲而出也乙
者言萬物生軋軋也[illegible]

卯在二月周禮注夾鐘卯之氣也二月建焉而辰在

降婁[illegible]

南至于氐氐者言萬物皆至也南至于亢亢者言萬物亢見也

[illegible]

南至于角角者言萬物皆有枝格如角也三月也[illegible]

洗者言萬物洗生其于十二子為辰辰者言萬物之蜄也[illegible]

[illegible]

清明風居東南維主風吹萬物而西之軫軫者言萬物益大而

軫軫然西至于翼翼者言萬物皆有羽翼也四月也律中仲呂

仲呂者言萬物盡旅而西行也其于十二子為巳巳者言陽氣

[illegible]

之已盡也[illegible]

[illegible]

西至于七星七星者陽數成于七故曰七星西至于張張者言

萬物皆張也西至于注[illegible]注者言萬物之

始衰陽氣下注故曰注五月也律中蕤賓蕤賓者言陰氣幼少

故曰蕤痿陽不用事故曰賓景風居南方景者言陽氣道竟故

曰景風其于十二子為午午者陰陽交故曰午[illegible]其于十

母為丙丁丙者言陽道著明故曰丙丁者言萬物之丁壯也故

曰丁[illegible]

氣也[illegible]

西至于弧弧者言萬物之吳落且就死也西至于狼狼者言萬

物可度量斷萬物故曰狼涼風居西南維主地地者沈奪萬物

氣也六月也律中林鐘林鐘者言萬物就死氣林林然其于十

二子為未未者言萬物皆成有滋味也[illegible]

[illegible]

北至于罰罰者言萬物氣奪可伐也北至于參參言萬物可參

也故曰參七月也律中夷則夷則言陰氣之賊萬物也其于十

二子為申申者言陰用事申賊萬物故曰申[illegible]

[illegible]

北至于濁濁者觸也言萬物皆觸死也故曰濁北至于

[illegible]

南呂南呂者言陽氣之旅入藏也其于十二子為酉酉者萬物

之老也故曰酉[illegible]

陽氣道萬物闔黃泉也其于十母為庚辛庚者言陰氣庚萬物

故曰庚辛者言萬物之辛生故曰辛[illegible]

旅助夷則任成萬物也〔言丁酉在八月〕
八月建酉而辰在壽星白虎通南任也言陽氣尚任包大生薺麥也
北至于胃胃者言陽氣就藏皆胃胃也北至于婁婁者呼萬物且內之也北至于奎奎者主毒螫殺萬物也奎而藏之九月也律中無射無射者陰氣盛用事陽氣無餘也故曰無射其于十二子為戌戌者言萬物盡滅故曰戌漢志曰畢入于戌又曰亡射陽氣究物而使陰氣畢剝落之終而復始亡厭已也射戌之氣也九月建戌而辰在大火白虎通射終也言萬物隨陽而終當復隨陰而起無有終已又曰少陰見于申中南呂衰于戌律中無射無射者無厭也其日庚辛庚者物更也辛者陰始成也時為秋秋之為言愁也其位西方其色白其音商商者強也其帝少皞少皞者少歛也其神蓐收蓐收者縮也其精白虎虎之為言搏討也

不周風居西北主殺生東壁居不周風東主辟生氣而東之至于營室營室者主營胎陽氣而產之東至于危危垝也言陽氣之危垝故曰危十月也律中應鍾應鍾者陽氣之應不用事也其于十二子為亥亥者該也言陽氣藏于下故該也〔史漢志該作閡〕又曰應鍾言陰氣應亡射該藏萬物而雜陽閡種也〔閡〕鍾者〔[illegible]〕如〔[illegible]〕亥〔[illegible]〕動于〔[illegible]〕藏也〔[illegible]〕按漢初以十月為歲首故史記應鍾今依宋說始應鍾〔[illegible]〕

律數

九九八十一以為宮

三分去一五十四以為徵〔八十一而三分之去其一得今數〕

二分益一七十二以為商〔五十四而三分之益其一得今數〕

三分去一四十八以為羽〔七十二而三分之去其一得今數〕

三分益一六十四以為角〔四十八而三分之益其一得今數〕

黃鍾長八寸七分　宮〔[illegible]〕

〔[illegible]〕

黃鍾長九寸凡律空圍九分〔[illegible]〕龠黃鍾之宮長九寸空圍九分容秬黍一千二百粒稱重十二銖兩之為一合三分損益轉生十一律〔[illegible]〕黃鍾之管長九寸徑三分〔[illegible]〕鍾之變也管長九寸徑三分圍九分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

黃鍾之宮亦長〔[illegible]〕黃鍾八寸十分一空圍九分者空圍中廣九分也〔[illegible]〕

大呂長七寸五分三分〔[illegible]〕

大呂長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illegible]〕大呂七寸五分

三分二強四百

太簇長七寸七分二角〔[illegible]〕

太簇長八寸〔[illegible]〕太簇七寸十分二〔[illegible]〕

夾鍾長六寸一分三分一〔[illegible]〕

夾鍾長七寸〔[illegible]〕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illegible]〕夾鐘六

寸七分三分一强一百九十八
姑洗長六寸七分四羽（索隱七當作十羽以金生水故）
姑洗長七寸九分寸之一（鄭注）姑洗六寸十分四（律呂新書）
仲呂長五寸九分三分二徵
仲呂長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
四（鄭注）仲呂五寸九分三分二强五百八十二（律呂新書）
蕤賓長五寸六分三分一（一當作二）
蕤賓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鄭注）蕤賓五寸六分三分
二强四百八十六（律呂新書）
林鐘長五寸七分四角（索隱七當作十水生木故以爲角）

林鐘長六寸（鄭注）林鐘五寸十分四（律呂新書）
夷則長五寸四分三分二商（四分字衍）
夷則長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鄭注）夷則五寸
三分二弱二百一十六（律呂新書）
南呂長四寸七分八徵（索隱七當作十）
南呂長五寸三分寸之一（鄭注）南呂四寸十分八（律呂新書）
無射長四寸四分三分二
無射長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鄭注）
無射四寸四分三分二强六百二（律呂新書）
應鐘長四寸二分三分二羽

應鐘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鄭注）應鐘四寸二分三分二
（律呂新書）
律數史記與鄭注異史以九分爲寸注以十分爲寸也蓋
一寸爲十分而其下破分爲釐破釐爲毫破毫爲絲破絲爲
忽皆以十爲數其中損益之際皆有餘分雖有巧曆不
能盡是以自分而下遂不可析而直以九相乘歷十二宮至
破一寸以爲一萬九千餘分而後畧可得而記焉然亦苦于
難記而易差然不若太史公之法爲得其要而易考也蓋其
以子爲一而十一三之以至于亥則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
十七算而子爲全律之實可知矣以寅爲子之寸數而酉爲

寸法則其律有九寸可知矣以辰爲子之分數而未爲分法
則其寸有九分可知矣以午爲子之釐數而巳爲釐法則其
分有九釐可知矣以申爲子之毫數而卯爲毫法則其釐有
九毫可知矣以戌爲絲數而丑爲絲法則毫有九絲可知矣
下而爲忽亦因絲而九之雖出於官而不當待乎自然之數
以之損益則三分之數整齊皆出自然而不差也（朱子鐘律解）
按黃鐘下宮太簇下角姑洗下羽仲呂下徵林鐘下角夷
則下商南呂下徵應鐘下羽諸説未詳而晉志亦謂因見
通達者[illegible]以爲誤宋志以大呂爲商考要以太簇下角
爲商字之誤皆非也蓋用五聲相生四時相承而別開其

義也夫五聲相生而曰黃鍾宮林鍾角太簇商南呂徵姑洗羽與黃鍾一均之序宮徵商羽角獨異者有二義焉一循十二律本位之次林鍾角承南呂徵南呂徵承黃鍾宮黃鍾宮承太簇商太簇商承姑洗羽順而左旋迭合五行之序也一循十二律相生之次則黃鍾位子得水氣生林鍾角林鍾位未得土氣生太簇商大簇位寅得木氣生南呂徵南呂位酉得金氣生姑洗羽而五音迭承逆克其所生之母故林鍾角克黃鍾宮太簇商克林鍾角南呂徵克太簇商仲呂羽克南呂徵尚書所謂六府水火金木土穀逆以所克爲生者是也四時相承而曰太簇角仲呂徵夷則商應鍾羽此居寅申巳亥之衝而紀四孟之音月令所謂孟春之月其音角孟夏之月其音徵孟秋之月其音商孟冬之月其音羽者是也然則太簇之下當商角並書今書角而不書商者五聲之序不書商人自通之四時之序不書角則其義不彰也詳見後圖

黃鍾律本

長九寸空圍九分積八百一十分

黃鍾之實

子一

丑三　爲絲法

寅九　爲寸數　以酉數爲寸紀亥數得寅十數

卯二十七　爲毫法

辰八十一　爲分數　以未數爲分紀亥數得辰分數

巳二百四十三　爲釐法

午七百二十九　爲釐數　以巳數爲釐紀亥數得午釐數

未二千一百八十七　爲分法

申六千五百六十一　爲毫數　以卯數爲毫紀亥數得申毫數

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　爲寸法

戌五萬九千　四十九　爲絲數　以丑數爲絲紀亥數得戌絲數

亥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

黃鍾九寸以三分爲損益故以三歷十二辰得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爲黃鍾之實其十二辰所得之數在子寅辰午申戌六陽辰爲黃鍾寸分釐毫絲之數在亥酉未巳卯丑六陰辰爲黃鍾寸分釐毫絲之法其寸分釐毫絲之法皆用九數九絲爲毫九毫爲釐九釐爲分九分爲寸爲黃鍾 律呂新書

置一而九三之以爲法實如法得九寸命曰黃鍾之律

按始于一一不生故分而爲陰陽陰陽合和而萬物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三分物三三如九故黃鍾之九寸而宮土之調則而九之九九八十一故黃鍾之數生焉黃者土德之色鍾者氣所種也日冬至德氣爲土土色黃故曰黃鍾

律之數六分爲雌雄故曰十二鐘以副十二月十二各以三成故置一而十一三之爲積分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黄鐘之大數立焉（淮南）太極元氣函三爲一極中也元始也行于十二辰始動于子參之于丑得三又參之于寅得九又參之于卯得二十七又參之于辰得八十一又參之于巳得二百四十三又參之于午得七百二十九又參之于未得二千一百八十七又參之于申得六千五百六十一又參之于酉得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又參之于戌得五萬九千〇〇四十九又參之于亥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此陰陽合德氣鐘于子化生萬物者也（漢志）

淮南子置一而十一三之以爲黄鐘之大數即置一而九三之以爲寸法也夫置一而九三之既爲寸法則七三之爲分法五三之爲𨤲法三三之爲毫法一三之爲絲法從可知矣一三之而得三三三之而得二十七五三之而得二百四十三七三之而得二千一百八十七九三之而得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故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以九分之則爲二千一百八十七二千一百八十七以九分之則爲二百四十三二百四十三以九分之則爲二十七二十七以九分之則爲三三者絲法也九其三得二十七則毫法也九其二十七得二百四十三則𨤲法也九其二百四十三得二千一百八十七

則分法也九其二千一百八十七得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則寸法也以之生十一律以之生五聲二變上下乘除參同契合無所不通益數之自然也（律呂新書）

生鐘分（以史記參律書考）

子一分（本陰陽下十一辰皆以三乘之爲黄鐘積實之數）

一爲九寸（[illegible]黄鐘之管[illegible]）

丑三分二（本陰黄鐘長九寸林鐘爲衡衡長六寸以九比六三分少一故云丑三分二即是黄鐘三分去一下生林鐘之數）

一爲一寸（丑林鐘也又黄鐘九寸分爲三分每分三寸用二分得林鐘之管六寸林鐘在陰無所增損[illegible]三其子之一得丑二分[illegible]其子之一得一丑陰數用偶者三分黄鐘而損其一也）

寅九分八（[illegible]太簇長八寸當八分當九分八即是林鐘上生太簇之數）

一爲一寸（由太簇也以黄鐘九寸分爲九分每分一寸用八分得太簇之管八寸其丑之三得寅之九分[illegible]）

卯二十七分十六（[illegible]林鐘[illegible]南呂長五寸三分寸之一以三約之[illegible]）

一爲一寸（[illegible]分爲二十七分[illegible]用十六分得南呂之管[illegible]其九得卯二[illegible]）

辰八十一分六十四（[illegible]）

九爲一寸 一爲一分（[illegible]九分一寸用[illegible]四分爲八十一分得姑洗之管七寸[illegible]一分[illegible]四其卯之[illegible]南呂而增其一也）

巳二百四十三分一百二十八

二十七爲一寸　三爲一分　一爲三釐（巳應鐘也以黃鐘九寸分爲二百四十三分每二十七分爲一寸用一百二十八分得應鐘之管四寸六分六釐應鐘在陰無所增損三其辰之八十一得二百四十三分皆其辰之六十四得一百二十八此三分南呂而損其一也）

午七百二十九分五百一十二

八十一爲一寸　九爲一分　一爲一釐（午蕤賓也以黃鐘九寸分爲七百二十九分每八十一分爲一寸用五百一十二分得蕤賓之管六寸二分八釐○三其巳之二百四十三得午七百二十九分四其巳之一百二十八得五百一十二此三分應鐘而增其一也）

未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一千二十四

二百四十三爲一寸　二十七爲一分　三爲一釐　一爲

明史　律呂志卷六　二十六

三毫（未大呂也以黃鐘九寸分爲二千一百八十七分每二百四十三分爲一寸用一千二十四分得四寸一分八釐二毫在陽倍之得大呂之管八寸二分六釐六毫○三其午之七百二十九得未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倍其午之五百一十二得一千二十四此三分蕤賓而增其一也）

申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四千九十六

七百二十九爲一寸　八十一爲一分　九爲一釐　一爲

一毫（申夷則也以黃鐘九寸分爲六千五百六十一分每七百二十九分爲一寸用四千九十六分得夷則之管五寸五分五釐一毫○三其未之二千一百八十七得申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四其未之一千二十四得四千九十六此三分大呂而損其一也）

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八千一百九十二

二千一百八十七爲一寸　二百四十三爲一分　二十七

爲一釐　三爲一毫　一爲一絲（酉夾鐘也以黃鐘九寸分爲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每二千一百八十七分爲一寸用八千一百九十二分得三寸六分六釐二毫六絲在陽倍之得夾鐘之管七寸四分三釐七毫二絲○三其申之六千五百六十一得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倍其申之四千九十六得八千一百九十二此三分夷則而增其一也）

戌五萬九千四十九分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

六千五百六十一爲一寸　七百二十九爲一分　八十一

爲一釐　九爲一毫　一爲一絲（戌無射也以黃鐘九寸分爲五萬九千四十九分每六千五百六十一分爲一寸用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分得無射之管四寸八分八釐四毫八絲○三其酉之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得戌五萬九千四十九分四其酉之八千一百九十二得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此三分夾鐘而損其一也）

亥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

明史　律呂志卷六　二十七

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爲一寸　二千一百八十七爲一分

二百四十三爲一釐　二十七爲一毫　三爲一絲　一爲

一忽（亥仲呂也以黃鐘九寸分爲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每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爲一寸用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分得三寸三分二釐八毫二絲二忽在陽倍之得仲呂之管六寸六分五釐九毫四絲○三其戌之五萬九千四十九得亥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倍其戌之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得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此三分無射而增其一也）

黃鐘生十一律子寅辰午申戌六陽辰皆下生丑卯巳未酉亥六陰辰皆上生其上三歷十二辰者皆黃鐘之全數其下陰數以倍者（即算法倍其實）三分本律而損其一也陽數以四者（即算法四其實）三分本律而增其一也（以上論數之實此下推管之長）六陽辰當位自

得（子爲衝故黃鍾當以子得也）六陰辰則居其衝（丑爲未衝林鍾以未而居丑居其衝也）林鍾南呂應鍾三呂在陰無所增損（自午至亥陰位也未酉亥陰辰也）之陰（三呂居之）其大呂夾鍾仲呂三呂在陽則用倍數（自子至巳陽位也丑卯巳陰辰也）也（一呂居之陽也）方與十二月之氣相應蓋陰之從陽自然之理也（新書律呂）

按淮南之說自午甦賓以後陰氣用事上下損益律呂交變故有五上六下之文此說六陽皆下生六陰皆上生陰數以倍者三分損一陽數以四者三分益一是主漢志不變之說也詳見後生黃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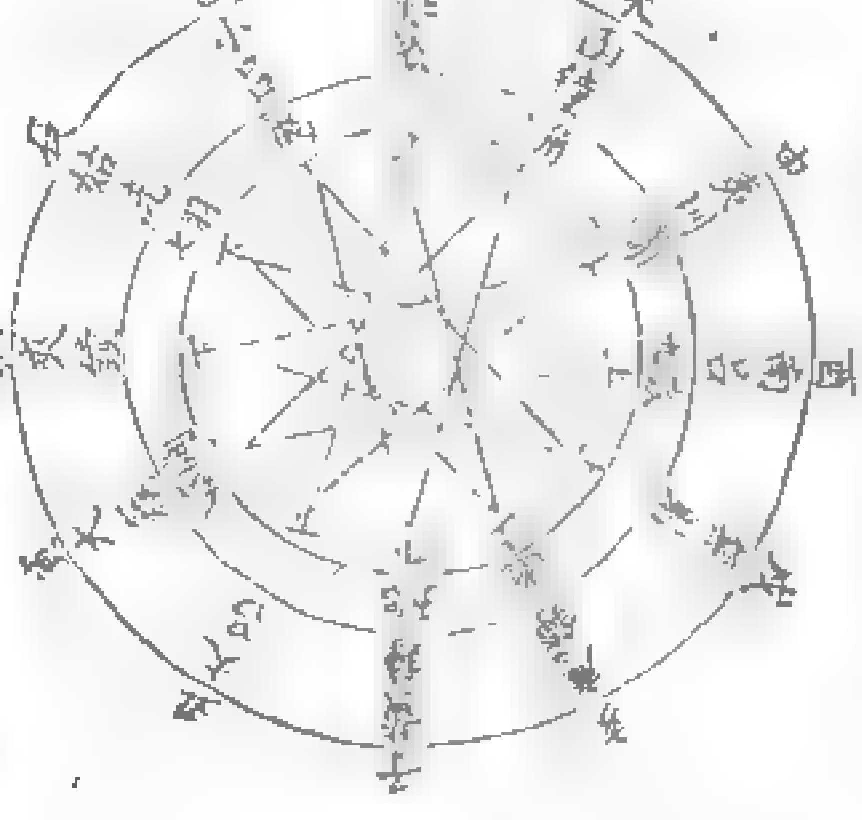
生黃鍾

術曰以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蔡邕云陽生陰爲下生陰生陽爲上生律曆志陰陽相生）（自黃鍾始而左旋八八爲伍孟康注從子數辰至未得八下生林鍾數未至寅得八上生太簇上下相生皆以此爲率今云以下生者如黃鍾下生林鍾黃鍾長九寸倍其實者二九十八三其法者以三約之得六爲林鍾之長）以上生者四其實三其法（[illegible]）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illegible]）

按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者歸上文律數五除四孟之義而言也上九云者蓋自黃鍾至應鍾凡得一宮二商二角二徵二羽九律也除四時相生之角徵商羽四律外再遍推之則宮五角六羽七商八徵九而九律之序畢定矣以圓圖攷之次第昭然初未嘗誤也蓋角六徵九得二五之數爲老陰老陽居其右午以後陰用事也羽七商八亦得三五之數爲少陽少陰居其左子以後陽用事也而必以五居其中間土寄四時之義也又以五數三二而剖之商增三而得八羽增二而得七也以五數一四而剖之角增一而得六徵增四而得九也是商羽角徵四律各分宮律五數之半而成商八羽七角六徵九也此次九律之位非謂其十二律管數之長也獨舉五聲之角羽商徵者明不得與十二律損益並推也至下文置一而九三之云云始爲推黃鍾諸律之管數（附圖）如左以明之

黃鍾宮
太簇角
姑洗羽
仲呂徵
函鍾角
夾則商
南呂徵
應鍾羽

上九　商八　羽七　角六　宮五　徵九



一而九三之以為法鄭玄云頒生子至丑而三之凡一三也人自丑至酉為九皆以三乘之凡九三也實如法得長一寸鄭玄云凡積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為實以三乘之凡三乘至亥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為實數如此謂以上黃九千六百八十三之法除實得九為黃鍾之長言得一者算術設法辭長寸之二字衍韋昭云得九寸之一也○按得長一言得寸之一位也此云得一凡以為九寸命曰黃鍾之宮史記與下文凡得二字異綱不為一

黃鍾參分損一下生林鍾黃鍾之實九寸下生者倍其實得十八為法三分其法得一者六為六寸以為林鍾

黃鍾位子其數八十一主十一月下生林鍾淮南子 黃鍾初九也下生林鍾之初六康成周禮注

參分林鍾益一上生太簇林鍾之實六寸上生者四其實得二十四以為法三分其法得一者八為八寸以為太簇

林鍾之數五十四主六月上生太簇淮南子 林鍾上生太簇之

九二注鄭

參分太簇損一下生南呂太簇之實八寸下生者倍其實得十六以為法三其一得三以分其法用十五得三者五為五寸餘一為三分寸之一合之為南呂

太簇之數七十二主正月下生南呂淮南子 太簇下生南呂之

六二注鄭

參分南呂益一上生姑洗南呂之實五寸三分寸之一計十六分上生者四其實得六十四以為法三其三得九以分其法用六十三得九者七為七寸餘一為九分寸之一合之為姑洗

南呂之數四十八主八月上生姑洗淮南子 南呂上生姑洗之

九三注鄭

參分姑洗損一下生應鍾姑洗之實七寸九分寸之一計六十四分下生者倍其實得一百二十八以為法三其九得二十七以分其法用一百八得二十七者四為四寸餘二十為二十七分寸之二十合之為應鍾

姑洗之數六十四主三月下生應鍾淮南子 姑洗下生應鍾之

六三注鄭

參分應鍾益一上生蕤賓應鍾之實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計一百二十八分上生者四其實得五百一十二以為法三其二十七得八十一以分其法用四百八十六得八十一者六為六寸餘二十六為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合之為蕤賓

應鍾之數四十二主十月上生蕤賓淮南子 應鍾上生蕤賓之

九四注鄭

參分蕤賓損一下生大呂蕤賓之實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計五百一十二分下生者倍其實得一千二十四午以後陽律下生用倍數倍之得二千四十八以為法三其八十一得二百四十三以分其法用一千九百四十四得二百四十三者八為八寸餘一百四為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合之為大呂

蕤賓之數五十七主五月上生大呂淮南子 蕤賓上生大呂之

六四注鄭此後上下相生以淮南之法為是

參分大呂益一上生夷則大呂之實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計二千四十八分陰呂上生用半數半之得一千二十四分上生者四其實得四千九十六以為法三其二百四十三得七百二十九以分其法用三千六百四十五得七百二十九者五為五寸餘四百五十一為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合之為夷則

大呂之數七十六主十二月下生夷則淮南子 大呂下生夷則

之九五注鄭

參分夷則損一下生夾鍾夷則之實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計四千九十六分下生

者倍其實得八千一百九十二又倍之得一萬六千三百八十四以為法三其七百二十九得二千一百八十七以分寸法用一萬五千二百九得二千一百八十七者七為七十餘一千七十五為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一千七十五合之為夾鐘

夷則之數五十一主七月上生夾鐘（淮南子）夷則上生夾鐘之

六五（鄭注）

參分夾鐘益一上生無射夾鐘之實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一千七十五計一萬六千三百八十四分半之得八千一百九十二分上生者四其實得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以為法三其二千一百八十七得六千五百六十一以分其法用二萬六千二百四十四得六千五百六十一者四為四寸餘六千五百二十四為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合之為無射

夾鐘之數六十八主二月下生無射（淮南子）夾鐘下生無射之

上九（鄭注）

參分無射損一下生中呂無射之實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計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分下生者倍其實得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倍之得十三萬一千七十二以為法三其六千五百六十一得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以分其法用十一萬八千九十八得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者六為六寸餘一萬二千九百七十四為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一萬二千九百七十四合之為中呂

無射之數四十五主九月上生中呂（淮南子）無射上生仲呂之

上六（鄭注）

參分仲呂益一上生宮仲呂之實六寸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一萬二千九百七十四計十三萬一千七十二分半之得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分上生者四其實得五十二萬四千二百八十八以為法三其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得五萬九千四十九以分其法用四十七萬二千三百九十二得五萬九千四十九者八為八寸餘五萬一千八百九十六為五萬九千四十九分寸之五萬一千八百九十六合之為黃鐘之變陰陽相生自黃鐘始而左旋八八為伍（漢志）

仲呂之數六十主四月極不生（淮南子）仲呂又上生黃鐘之變

同位者象夫婦異位者象子母所謂律取妻呂生子也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五下六上乃一終矣（周禮注）

黃鐘生林鐘林鐘生大蔟太蔟生南呂南呂生姑洗姑洗生應鐘應鐘生蕤賓蕤賓生大呂大呂生夷則夷則生夾鐘夾鐘生無射無射生仲呂三分所生益之一分以上生三分所生去其一分以下生黃鐘大呂太蔟夾鐘姑洗仲呂蕤賓為上林鐘夷則南呂無射應鐘為下（呂氏春秋）

音始于宮窮于角數始于一終于十成于三氣始于冬至周而復生神生于無形成于有形然後數形而成聲故曰神使氣氣就形形理如類有可類或未形而未類或同形而同類類而可班類而可識聖人知天地識之別故從有以至未有以得細若氣微若聲然聖人因神而存之雖妙必効情核其華道者明矣非其聖心以乘聰明孰能存天地之神而成形之情哉神者物受之而不能知及其去來故聖人畏而欲存之唯欲存之神之亦存其欲存之者故莫貴焉（史記）

按黃鐘子應鐘陽氣用事故律下生呂上生迄于蕤賓則陰氣用事天地之樞紐亦變故律上生呂下生自子至辰

皆下生自巳至亥皆上生陽順陰逆猶之八卦乾兌離震順而右旋巽坎艮坤逆而左轉也史有下生倍其實上生四其實之法漢志乃條分十二律上下之生終始一執不由蕤賓而變至淮南子鄭氏始開五下六上之說理協數符于義爲得而西山蔡氏專主漢志用倍數下生夫自蕤賓以下用本律之數倍其實如法而一以下生則不足不足數不得不倍倍其數是還爲四其實也如蕤賓之實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計五百一十二分一生者倍其實得一寸二十四以爲法三其八十一得二百四十三以分其法得四寸五十二不足故用倍數八寸一百四十四而後合大呂之數與四其實以爲法而以二百四十三以分之得數正同是還爲四其實也自大呂以下用本律之數四其實如法而一以上

生則數贏數贏不得不半半其數亦還爲倍其實也如大呂之實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百四計二千四十八分上生者四其實得九千九百[illegible]以爲法三其二百四十三得七百二十九以分其法得十寸九百數贏故用半數五寸四百五十一而後合夷則之實也[illegible]其實以爲法而以三百四十三分[illegible]是還爲倍其實也是用倍用半以求合乎下生上生之名而于義反狠而後通也[illegible]呂氏春秋之七上五下說又獨[illegible]知其所以然

律呂志下

襄平李鍇鐵君甫纂

五聲清濁高下之次

宮君土最下最濁　商臣金次下次濁　角民木高下高之間　徵事火次高次清　羽物水最高最清

凡聽徵如負豬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馬在樹馬作鳥凡聽宮如牛鳴窌中凡聽商如離群羊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清以上六管[illegible]子

五聲相生之次

宮八十一下生徵　徵五十四上生商　商七十二下生羽　羽四十八上生角　角六十四下生變宮

凡將起五音凡首謂音之先德先主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九一而三之[illegible]以九九合之以八十一也又九九之爲八十一也五音九以是生黃鍾小素之首以成宮宮本八十一爲五音之本三分而益之以一爲百有八爲徵本八十一益以三十一分之一十七通得百有八是爲徵之一[illegible]爲五十四也有三而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商求宮三分之一去[illegible]七十二也是三分百八數百有八者半之[illegible]商數有三分而復于其所以是成羽三分七十二而益一分[illegible]是羽之數九十六者[illegible]四也九十六有三分而去其乘適足以是成角餘[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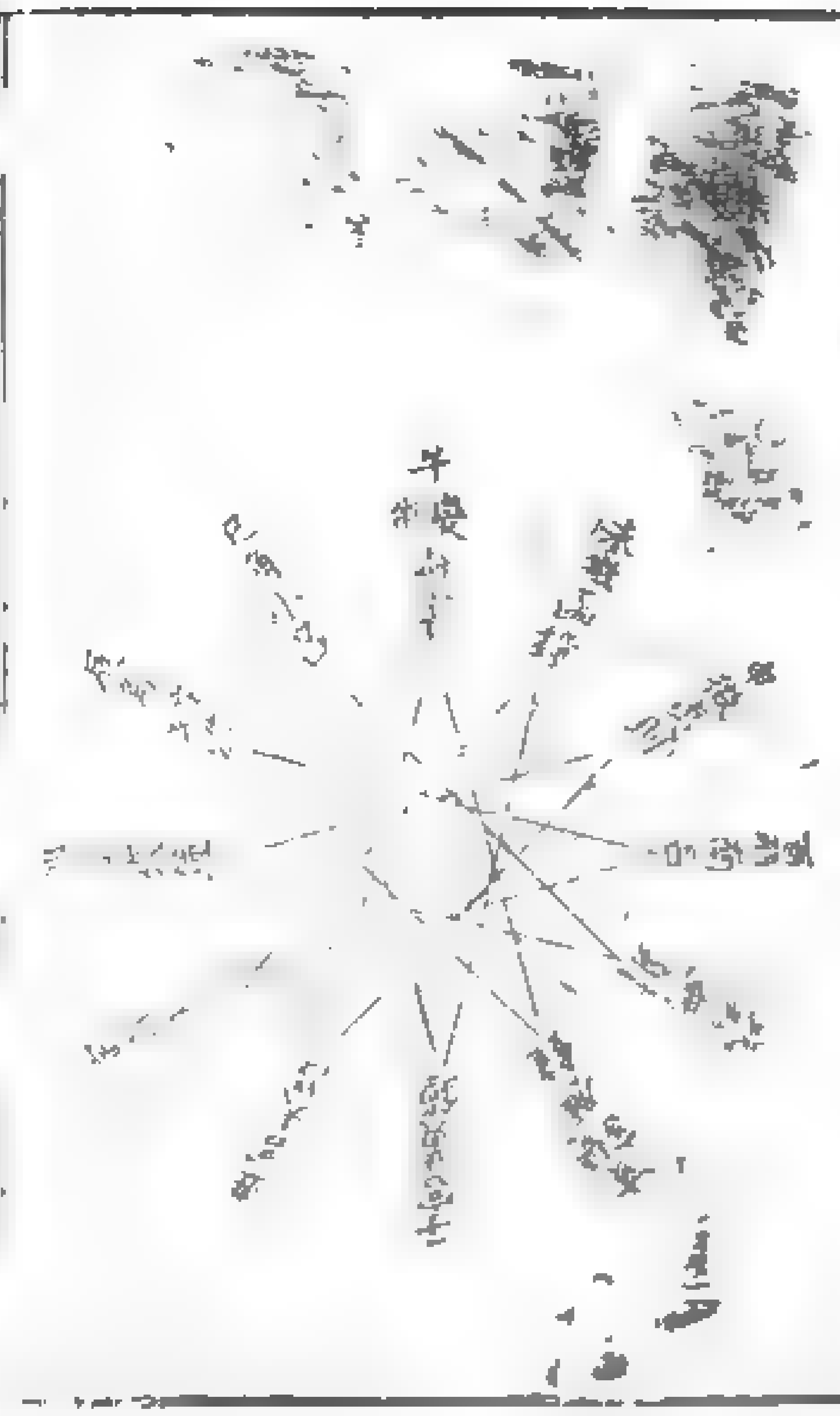
二變相生之法

變宮之四十一餘九分分之六[illegible]變徵　變徵五十六餘九分分之八

姑洗生應鍾比于正音故爲和應鍾生蕤賓不比于正音故爲

臣鍇案朱子曰按五聲相生至于角位其數六十四以一隔八相生當得宮前一位以爲變宮然其數二分今得二十有一尚餘一分不可損益故五聲之正至此而窮若以所餘一分析而爲九得其三分之一分乃得故生之則數以所餘一分析四分九分分之六而後得成變宮之數又自變宮而八上生宮得徵前一位其數五十有六餘九分分之八以爲變正合相生之法自此又當下生則又餘二分不可損益而其數又窮故立均之法于從而[illegible]而二變但爲和謬曰不得爲正聲矣

十二律隔八相生圖



五聲數曰九九八十一以爲宮三分去一得五十四以爲徵三分益一得七十二以爲商三分去一得四十八以爲羽三分益一得六十四以爲角十二律數曰黃鍾九寸爲宮林鍾六寸爲徵太簇八寸爲商南呂五寸三分爲羽姑洗七寸一分爲角應鍾四寸六分六釐蕤賓六寸二分八釐大呂八寸三分七釐六毫夷則五寸五分五釐一毫夾鍾七寸四分三釐七毫三絲無射四寸八分八釐四毫八絲中呂六寸五分八釐三毫四絲六忽

臣鍇按黃鍾管長九寸圍九分相乘得八十一爲宮三分損一得林鍾五十四爲徵三分益一得太簇七十二爲商三分損一得南呂四十八爲羽三分益一得姑洗六十四爲角三分損一得應鍾四二六不盡爲變宮三分益一得蕤賓五六九四不盡爲變徵三分益一得大呂七五九二三分損一得夷則五〇六一四三分益一得夾鍾六七四八五四不盡三分損一得無射四四九九〇二七不盡三分益一得小呂五九九八七〇二七不盡復三分益一得黃鍾七九九九八二七尚不足一分〇一七二有奇九九[illegible]此隔八相生三分損益以成十二律也其五正聲折聲五音之正也應鍾以下奇零不盡之變之謂也得又有七始五律之始名五正合二變爲黃鍾之正生也五隔者大呂以下高其實之變生也中呂再變

而復者三轉之會歸也
黄太姑蕤夷無六奇爲律爲陽大夾仲函南應六偶爲呂爲陰黄太姑三律居左當音爲陽中之陽蕤夷無三律居右不當音爲陽中之陰應夾函三鍾爲陰中之陽中南大三呂爲陰中之陰　黄鍾爲宮律大呂爲宮呂函鍾爲徵呂夷則爲徵律太簇爲商律夾鍾爲商呂南呂爲羽呂無射爲羽律姑洗爲角律中呂爲角呂陽三陰二若二天兩地之義也黄鍾上五統五音之正大呂下五統五陰之合應蕤在二五之中無專位故爲變應鍾變宮以接宮蕤賓變徵以接角始終相應子午交還之道也 義見變宮方圓圖

六十聲旋宮圖

	宮		徵		商		羽		角
第一宮	黄鍾	下生	林鍾	上生	大簇	下生	南呂	上生	姑洗
第二宮	林鍾	上生	大簇	下生	南呂	上生	姑洗	下生	應鍾
第三宮	太簇	下生	南呂	上生	姑洗	下生	應鍾	上生	蕤賓
第四宮	南呂	上生	姑洗	下生	應鍾	上生	蕤賓	上生	大呂
第五宮	姑洗	下生	應鍾	上生	蕤賓	上生	大呂	下生	夷則
第六宮	應鍾	上生	蕤賓	上生	大呂	下生	夷則	上生	夾鍾
第七宮	蕤賓	上生	大呂	下生	夷則	上生	夾鍾	下生	無射
第八宮	大呂	下生	夷則	上生	夾鍾	下生	無射	上生	仲呂
第九宮	夷則	上生	夾鍾	下生	無射	上生	仲呂	上生	黄鍾
第十宮	夾鍾	下生	無射	上生	仲呂	上生	黄鍾	下生	林鍾
第十一宮	無射	上生	仲呂	上生	黄鍾	下生	林鍾	上生	太簇
第十二宮	仲呂	上生	黄鍾	下生	林鍾	上生	太簇	下生	南呂

五聲六律十二管旋相爲宮 疏孔氏正義十二辰各自爲宮各統有五聲十二管相生之次至中呂而變凡六十聲

律呂圖

旋宮圖

律呂圖

律呂之數往而不返故黃鍾不復爲他律役所用七聲皆正律無空積忽微自林鍾而下則有半聲（大呂太簇一半聲夾鍾姑洗二半聲蕤賓林鍾四半聲夷則南呂五半聲無射應鍾六半聲仲呂十二半聲）自蕤賓而下則有變律（蕤賓一變律大呂二變律夷則三變律夾鍾四變律無射五變律仲呂六變律）皆有空積忽微不得其正故黃鍾獨爲聲氣之元黃鍾一均所謂純粹中之純粹者也八十四聲正律六十三（自黃鍾歷應鍾凡六均每均七聲皆正律四自蕤賓歷仲呂凡六均每均七聲正律三合之得六十三）變律二十一（自黃鍾之變歷應鍾凡六均每均減得變律二十一）六十三者九七之數也二十一者三七之數也（律呂新書）

此七音爲均八十四聲也周還無端猶一氣運行之全體陰陽往來成歲發斂升降之全用折方圖而圓之于義爲[illegible]

賓巳下至仲呂六均凡再見之黃林太南姑應六律得爲變律加[]以別之律之有半聲者大呂太簇宮商之間夾鍾姑洗角之間蕤賓林鍾二徵之間夷則南呂徵羽之間無射應鍾羽宮之間四者適得半聲與仲呂之律內得半聲也所以用半者以上律濁而下律清故抑濁揚清以應下律音之所以無奪倫也律之有變者黃鍾爲君自本宮而起六均之後不復爲他律役至蕤賓之均而後黃鍾爲變徵變宮及角羽商徵是陽爲陰役而變乎黃鍾既變則餘律皆變臣之所以從君也其所以變之之清者以下律役上律下律短而上律長故須變上律使少短而後與下律應也然律變有不

倚乎數損益之數至仲呂而窮法以六三之七百二十九因仲呂之實十三萬一千七十二得九千五百五十五萬一千四百八十八再用三分益一而生黃鍾得一千七萬四千七百六十二不及黃鍾正律二千有奇其下五律相因而生皆減一積是律之變又出于數之自然而已

還宮方圖

宮	徵	商	羽	角	變宮	變徵
黃鍾	林鍾	太簇	南呂	姑洗	應鍾	蕤賓
林鍾	太簇	南呂	姑洗	應鍾	蕤賓	大呂
太簇	南呂	姑洗	[illegible]	[illegible]	大呂	夷則

南呂	姑洗	應鍾	蕤賓	大呂	夷則	夾鍾	無射	中呂
姑洗	應鍾	蕤賓	大呂	夷則	夾鍾	無射	中呂	黃鍾
應鍾	蕤賓	大呂	夷則	夾鍾	無射	中呂	黃鍾	函鍾
蕤賓	大呂	夷則	夾鍾	無射	中呂	黃鍾	函鍾	太簇
大呂	夷則	夾鍾	無射	中呂	黃鍾	函鍾	太簇	南呂
夷則	夾鍾	無射	中呂	黃鍾	函鍾	太簇	南呂	姑洗
夾鍾	無射	中呂	黃鍾	函鍾	太簇	南呂	姑洗	應鍾

黃函太南姑應六陽律也蕤大夷夾無仲六陰律也上下鈞待六陽律闢而分列迤左而右六陰律闔而居中此正變闢闔以陽包陰十二律之體也黃函太南姑五正也大夷夾無仲五合也上之五正右列五合左列而應蕤二變合而在中下之五正左列五合右列而應蕤二變分而在外此陰陽分合以變應正十二律之用也自黃鍾變數之歷七律而至蕤賓蕤賓起調終一均仍得黃鍾本律爲七首尾相應自黃鍾橫數之歷七律而至蕤賓蕤賓右分曰仲呂橫數之歷七律而至應鍾應鍾左分二變隔七分合相應是又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之義也

還宮體圖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宮	黃鍾	大呂	太簇	夾鍾	姑洗	中呂	蕤賓	林鍾
商	太簇	夾鍾	姑洗	中呂	蕤賓	林鍾	夷則	南呂
角	姑洗	中呂	蕤賓	林鍾	夷則	南呂	無射	應鍾
徵	林鍾	夷則	南呂	無射	應鍾	黃鍾	大呂	太簇
羽	南呂	無射	應鍾	黃鍾	大呂	太簇	夾鍾	姑洗

申	夷則	無射	黃鍾	夾鍾	中呂
酉	南呂	應鍾	大呂	姑洗	蕤賓
戌	無射	黃鍾	太簇	中呂	林鍾
亥	應鍾	大呂	夾鍾	蕤賓	夷則

此五音爲均六十聲也每宮六十律皆經體綜用凡得二百音七百二十律

還宮用圖

以第三律之角下一律首中呂尾姑洗是爲還宮之用餘律非

同體圖

七音爲均者成天地之全體五音爲均者合人事之正用七音爲均用二變五音爲均變正角角者五音之中也中呂者角之呂十二律之中也降用中呂者以角協角以中孚中所以成其用也

	宮	商	角	變徵	徵	羽	變宮
黃鍾宮	黃正	太正	姑正	蕤正	林正	南正	應
無射商	無正	黃半變	太半變	姑半變	仲半	林半變	南半變
夷則角	夷正	無正	黃半變	太半變	夾半	仲半	林半變
仲呂徵	仲正	林變	南變	應變	黃半變	太半變	姑半變
夾鍾羽	夾正	仲正	林變	南變	無正	黃半變	太半變
大呂宮	大正	夾正	仲正	林變	夷正	無正	黃半變
應鍾商	應正	大半	夾半	仲半	蕤半	夷半	無半
南呂角	南正	應正	大半	夾半	姑半	蕤半	夷半
蕤賓徵	蕤正	夷正	無正	黃半變	大半	夾半	仲半
姑洗羽	姑正	蕤正	夷正	無正	應正	大半	夾半
太簇宮	太正	姑正	蕤正	夷正	南正	應正	大半
黃鍾商	黃正	太正	姑正	蕤正	林正	南正	應正
無射角	無正	黃半變	太半變	姑半變	仲半	林半變	南半變
林鍾徵	林正	南正	應變	大半	太半	姑半	蕤半
仲呂羽	仲正	林變	南變	應變	黃半變	太半變	姑半變
夾鍾宮	夾正	仲正	林變	南變	無正	黃半變	太半變
大呂商	大正	夾正	仲正	林變	夷正	無正	黃半變
應鍾角	應正	大半	夾半	仲半	蕤半	夷半	無半

夷則徵	夷正	無正	黃半變	太半變	夾半	仲半	林半變
蕤賓羽	蕤正	夷正	無正	黃半變	大半	夾半	仲半
姑洗宮	姑正	蕤正	夷正	無正	應正	大半	夾半
太簇商	太正	姑正	蕤正	夷正	南正	應正	大半
黃鐘角	黃正	太正	姑正	蕤正	林正	南正	應正
南呂徵	南正	應正	大半	夾半	姑半	蕤半	夷半
林鐘羽	林正	南正	應正	大半	太半	姑半	蕤半
仲呂宮	仲正	林變	南變	應變	黃半變	太半變	姑半變
夾鐘商	夾正	仲正	林變	南變	無正	黃半變	太半變
大呂角	大正	夾正	仲正	林變	夷正	無正	黃半變

無射徵	無正	黃半變	太半變	姑半變	仲半	林半變	南半變
夷則羽	夷正	無正	黃半變	太半變	夾半	仲半	林半變
蕤賓宮	蕤正	夷正	無正	黃半變	大半	夾半	仲半
姑洗商	姑正	蕤正	夷正	無正	應正	大半	夾半
太簇角	太正	姑正	蕤正	夷正	南正	應正	大半
應鐘徵	應正	大半	夾半	仲半	蕤半	夷半	無半
南呂羽	南正	應正	大半	夾半	姑半	蕤半	夷半
林鐘宮	林正	南正	應正	大半	太半	姑半	蕤半
仲呂商	仲正	林變	南變	應變	黃半變	太半變	姑半變
夾鐘角	夾正	仲正	林變	南變	無正	黃半變	太半變

黃鐘徵	黃正	太正	姑正	蕤正	林正	南正	應正
無射羽	無正	黃半變	大半變	姑半變	仲半	林半變	南半變
夷則宮	夷正	無正	黃半變	太半變	夾半	仲半	林半變
蕤賓商	蕤正	夷正	無正	黃半變	大半	夾半	仲半
姑洗角	姑正	蕤正	夷正	無正	應正	大半	夾半
大呂徵	大正	夾正	仲正	林變	夷正	無正	黃半變
應鐘羽	應正	大半	夾半	仲半	蕤半	夷半	無半
南呂宮	南正	應正	大半	夾半	姑半	蕤半	夷半
林鐘商	林正	南正	應正	大半	太半	姑半	蕤半
仲呂角	仲正	林變	南變	應半	黃半變	太半變	姑半變

太簇徵	太正	姑正	蕤正	夷正	南正	應正	大半
黃鐘羽	黃正	太正	姑正	蕤正	林正	南正	應正
無射宮	無正	黃半變	太半變	姑半變	仲半	林半變	南半變
夷則商	夷正	無正	黃半變	太半變	夾半	仲半	林半變
蕤賓角	蕤正	夷正	無正	黃半變	大半	夾半	仲半
夾鐘徵	夾正	仲正	林變	南變	無正	黃半變	太半變
大呂羽	大正	夾正	仲正	林變	夷正	無正	黃半變
應鐘宮	應正	大半	夾半	仲半	蕤半	夷半	無半
南呂商	南正	應正	大半	夾半	姑半	蕤半	夷半
林鐘角	林正	南正	應正	大半	太半	姑半	蕤半

姑洗徵　姑正　蕤正　夷正　無正　應正　大半　夾半
太簇羽　太正　姑正　蕤正　夷正　南正　應正　大半

十二律旋相爲宮各有七聲合八十四聲宮聲十二商聲十二角聲十二徵聲十二羽聲十二凡六十聲爲六十調其變宮十二在羽聲之後宮聲之前變徵十二在角聲之後徵聲之前宮不成宮徵不成徵凡二十四聲不可爲調黄鐘宮至夾鐘羽並用黄鐘起調大呂宮至姑洗羽並用大呂起調太簇宮至仲呂羽並用太簇起調次歷九律至應鐘起調是爲六十調六十調即十二律十二律即一黄鐘也　鐘生十二律十二律生五聲二變五聲各爲綱紀以成六十調皆黄鐘損益之變也宮商角

二十六調老陽也徵羽二十四調老陰也調成而陰陽備也君宮

新書

按上六十調每五律成一調而五聲備其序左旋下八十四聲每七律成一均而七聲備其序右旋五聲七聲各極紀綱皆綜十致而陰陽正變靡不該矣

兵志

襄平李鍇鐵君甫纂

易曰包羲氏之畫卦也以坤上坎下爲師靜而順象之曰師所以然者伏險于險明不測也土以臨水防漾溢也委之立寅示無用也然而天不廢冬聖不廢師是故黄帝有涿鹿之戰堯有丹浦之誅舜有三危之伐湯有鳴條武陳牧野毒以順之用其道也周陵厥緖諸侯奪威覬覦由是乾用民命陰淩冬殺與以成歲雖已或以天德以仁人德以殺鷙鳥擊鮮禁獸猛噬鴻荒之初民實象之聖人立制嚴格其圍非順之也蓋亦不然

仁從其生殺從其欲民之德也禮樂以順其生威武以止其欲先王之教也是故禮樂者兵之本也禮樂衰而兵興事矣如或叫云是求天下而歡之也夏商以往制無所徵周官司馬典章具在述兵志

周制大司馬掌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爲伍伍皆有長一軍則二府六史胥十人徒百人禮伍一比兩一閭卒一族旅一黨師一州軍一鄉家所出一人將帥長司馬皆其師吏也軍帥不特置選

十六官六卿之史自鄉以下德任者使兼官焉此先王因農講
而定軍令欲其恩足相恤義足相救服容相別音聲相識也康成
注小司徒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
胥以令貢賦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
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
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唯
田與追胥竭作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鄭司農曰餘子為其庶子為
卿大夫之子此六鄉之內以上劑致甿遂人則以歲時稽其人民而
授之田野簡其兵器教之稼穡此六遂之內以下劑致甿上地可任
者家三人中地一家五人下地家二人上劑以一人為正卒餘可任者皆為羨下劑皆以下地家二人任之一人為正卒一人

為羨矣于六鄉六遂餘十周一匿而法用之故為六軍遺司馬法廷其舊法則以四井為邑
四邑為邱邱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為匹馬四邱為
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
七十二人戈楯具是謂乘馬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
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
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謂百乘之家一封
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
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
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戎馬車
徒干戈素具春振旅以蒐夏拔舍以苗秋治兵以獮冬大閱以

狩皆于農隙以講事焉五國為屬屬有長十國為連連有帥三
十國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為州州有牧連帥比年簡車卒
正三年簡徒羣牧五歲大簡車徒此先王為國立武足兵之大
略也鄭注司馬法又曰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
通為匹馬三十家通十為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成十為
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終十為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
革車百乘均之為司馬法也康成注
按周制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六軍七萬五千人千里之畿提
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井有八家家有一夫為五百
一十二萬夫率以七家征一夫不下七十三萬夫為六軍者

亦大司馬遂而征之十年而役一遍先王所以紓民力也小
司徒起徒役毋過家一人者以可任者而言非盡征之也蓋
有人才合鄉遂近遠并征一夫一夫從軍七家奉之是故孫
子曰興師十萬內外騷動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此之謂也
若司馬法之一同百里萬井出車百乘者蓋兼山川沈斥城
池道涂之虛數而言其實無異也
至齊桓公任管仲乃三分其國為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
十五韋昭注十五鄉合三萬人是為三軍農野處而不在都邑之數則如正是四民之外別有軍士而兵農分矣公帥五鄉焉國子帥五鄉焉高子帥五鄉焉作內政而寄軍
令五家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

十連爲鄉鄉有良人焉以爲軍令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軌長帥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帥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爲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蒐振旅秋以獮治兵是故卒伍整于里軍旅整于郊內教既成令勿使遷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彊有士三萬人革車八百乘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國語)晉自曲沃伯始以一軍爲晉侯獻公之十六年始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惠公韓之敗作州兵(五黨爲州州二千五百家也率一家起五人爲萬二千五百人)文公蒐于被廬作三軍郤縠將中軍狐毛將上軍欒枝將下軍明年作三行以禦狄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先蔑將左行是晉有六軍矣清原之蒐更爲上下新軍而爲五軍襄公蒐于夷舍二軍以從三軍之制景公鞌之戰上中下各增新軍遂作六軍賞鞌之功厲公鄢陵之戰罷新上軍悼公將新軍無帥使其什吏從於下軍明年遂舍之傳曰禮也蓋文公修霸王度至悼公而後復周之舊故予之也魯始三軍詩曰公徒三萬是也至成公元年謀伐齊作邱甲(邱甲者邱出一甲)率一甸而加甲士一人步

卒二十四人三甸而加一乘蓋舊法遂變矣(穀梁以爲甲非人人之所能爲杜預以爲邱出甸賦加四倍說並誤)襄公十一年三桓改作三軍三分魯而各征其一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其半爲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爲臣不然不合昭公五年遂舍中軍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季氏專將一軍而孟仲各專一軍之半公無軍焉魯不足以爲國矣楚自武王始作荆尸授師孑焉以伐隨蓋參用孑以爲陳孑戟屬短兵也至莊王則三軍以爲正軍郊之役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軍子反將右軍是也二廣以爲親軍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廣受之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是也游闕以爲游兵[illegible]當卒游闕四十乘從唐侯是也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十五乘爲大偏今廣十五乘亦以二十五人爲承副)于陳則爲左右二拒工尹齊將右拒卒[illegible]游闕從唐侯以爲左拒是也商農工賈不敗其業卒乘輯睦不奸于事軍行右轅左追蓐(在右者挾轅爲戰備在左者追求草蓐爲宿備)前茅慮無([illegible])中權後勁(中軍制謀後以勁兵爲殿)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行軍之翼日則皆有至法至善也至共王伐吳爲簡之師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組甲漆甲成文組練袍以帛綴甲)蓋簡其精銳而使之也康王以爲掩爲司馬子木使庀賦數甲兵遂書土田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量入修

賦賦車籍馬賦車兵徒卒甲楯之屬乃始用周法井田之遺吳
楚惡始爲舟師以眾吳霸平王時吳伐楚圍潛左司馬戍帥都
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救潛都君子都邑之士有復除者皆平常免其行役事急乃使之如晉有君子六千是也王馬養官屬校人之類是又因便乘利而非周之舊矣左傳秦自穆公
翦西戎始作三軍殽之役三師而車三百乘又置陷陳三萬奏置時除二焉見吳子及孝公用商鞅商鞅變法令民爲什伍而相收連坐不
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
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律受上爵爲私鬭者各以輕
重被刑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爲屬籍行之十年民勇于公戰
怯于私鬭又以秦地曠而人寡晉地狹而人稠誘三晉之人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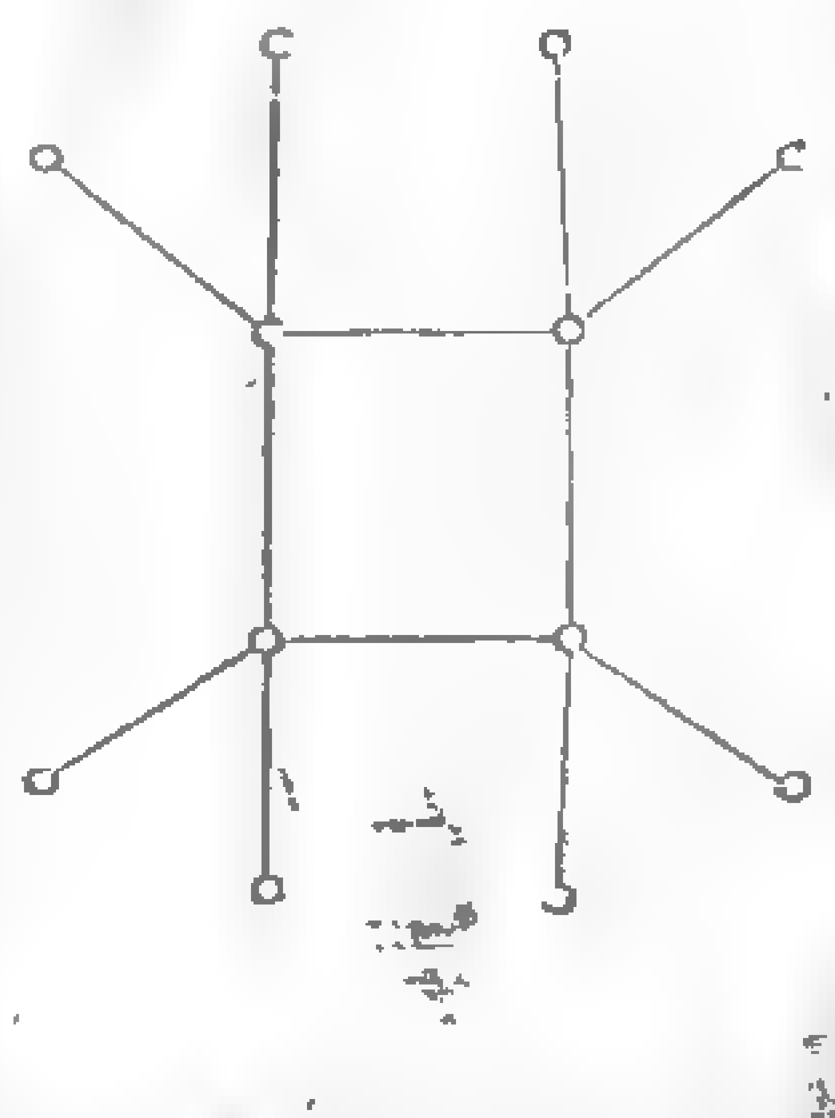
秦地優其田宅而使秦人應敵于外大率百人則五十人爲農
五十人習戰凡民二十三附之疇官給郡縣一月而更謂卒復
給中都一歲謂正卒復屯邊一歲謂戍卒凡戰獲一首賜爵一
級自公士至大庶長十八級後通關內列侯一十級皆以戰功相君長至長平之役年
十五以上悉發又非商鞅之舊矣史記善乎荀子之言曰夫仁人
在上爲下所仰猶子弟之衛父兄若手足之扞頭目何可當也
鄰國望我歡若親戚芬若椒蘭顧視其上猶焚灼仇讎人情豈
肯爲其所惡而攻其所好哉故以桀攻桀猶有巧拙以桀詐堯
若卵投石夫何幸之有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
莫我敢遏言以仁誼綏民者無敵于天下也若齊之技擊得一

首則受賜金帛小敵脆則媮可用也事鉅敵堅則渙然離矣是
亡國之兵也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大甲上屬覆人身謂上身一髀禪一脛繳一凡三屬
也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冑帶劍贏三日之
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如此則其地雖廣
其稅必寡其氣力數年而衰是危國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陿
阸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埶隱之以阸狃之以賞慶道之以刑
罰使民所以要利于上者非戰無由也功賞相長五甲首而隸
五家有五甲首則役隸五家是最爲有數故能四世有勝于天下然皆
干賞蹈利之兵傭徒鬻賣之道耳未有安制矜節之理也故雖
地廣兵彊鰓鰓常恐天下之一合而共軋已也至于齊桓晉文

之兵可謂入其域而有節制矣然猶未本仁義之統也故齊之
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直秦之銳士秦之
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
義故曰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亡若
夫舜修百僚咎繇作士命以蠻夷猾夏寇賊姦軌而刑無所用
所謂善師不陳者也湯武征伐陳師誓衆而放禽桀紂所謂善
陳不戰者也齊桓南服彊楚使貢周室北伐山戎爲燕開路存
亡繼絕功爲伯首所謂善戰不敗者也楚昭王遭闔廬之禍國
滅出亡父老送之王曰父老反矣何患無君父老曰有君如是
其賢也相與從之或犇走赴秦號哭請救秦人爲之出兵二國

并力逢走吳師昭王返國所謂善敗不亡者也若秦用四世之勝據河山之阻任用白起王翦豺狼之[illegible]其爪牙禽獵六國以并天下窮武極詐士民不附卒隸之徒還爲讎敵故起受合衆共亂之斯爲下矣凡兵所以存亡繼絶救亂除[illegible]也故伊呂之將子孫有國與商周並至于末世苟任詐力以快貪殘爭城殺人盈城爭地殺人滿野孫吳商白之徒皆身誅戮于前而國滅亡于後報應之勢各以類至其道然矣（荀子）

積卒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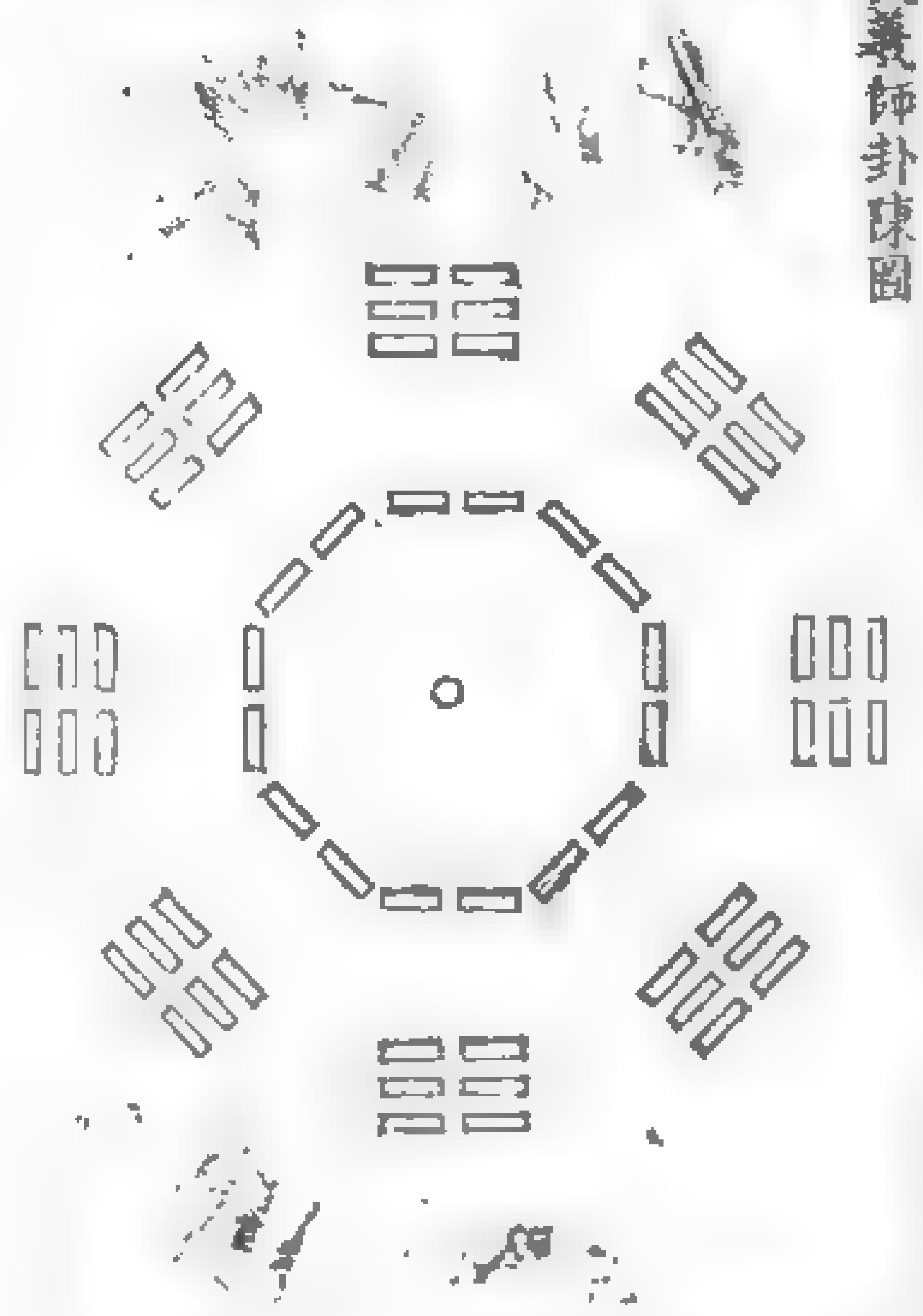


積卒十二星在房西南（本屬心宿）五營軍士之象主衛士掃除不祥星小爲吉明則有兵一星亡兵半出二星亡兵大出三星亡兵盡出五星守兵起（天官書）

積卒十二布爲内外二重外圍以八八營也内握以四中壘也合内外而爲九九軍也各三星品連而爲統向于前者前拒之爲陳也向于後者後拒之蛇陳也向于左者左角之龍陳也向于右者右角之虎陳也外體圓天陳布也内體方地陳布也外四隅各一風雲起四維也東西各二天衡居左右也内二縱相對天衡居前後也二横相對地軸貫中央也外四位之相間離二星之廣内四星亦相去離一星之廣陳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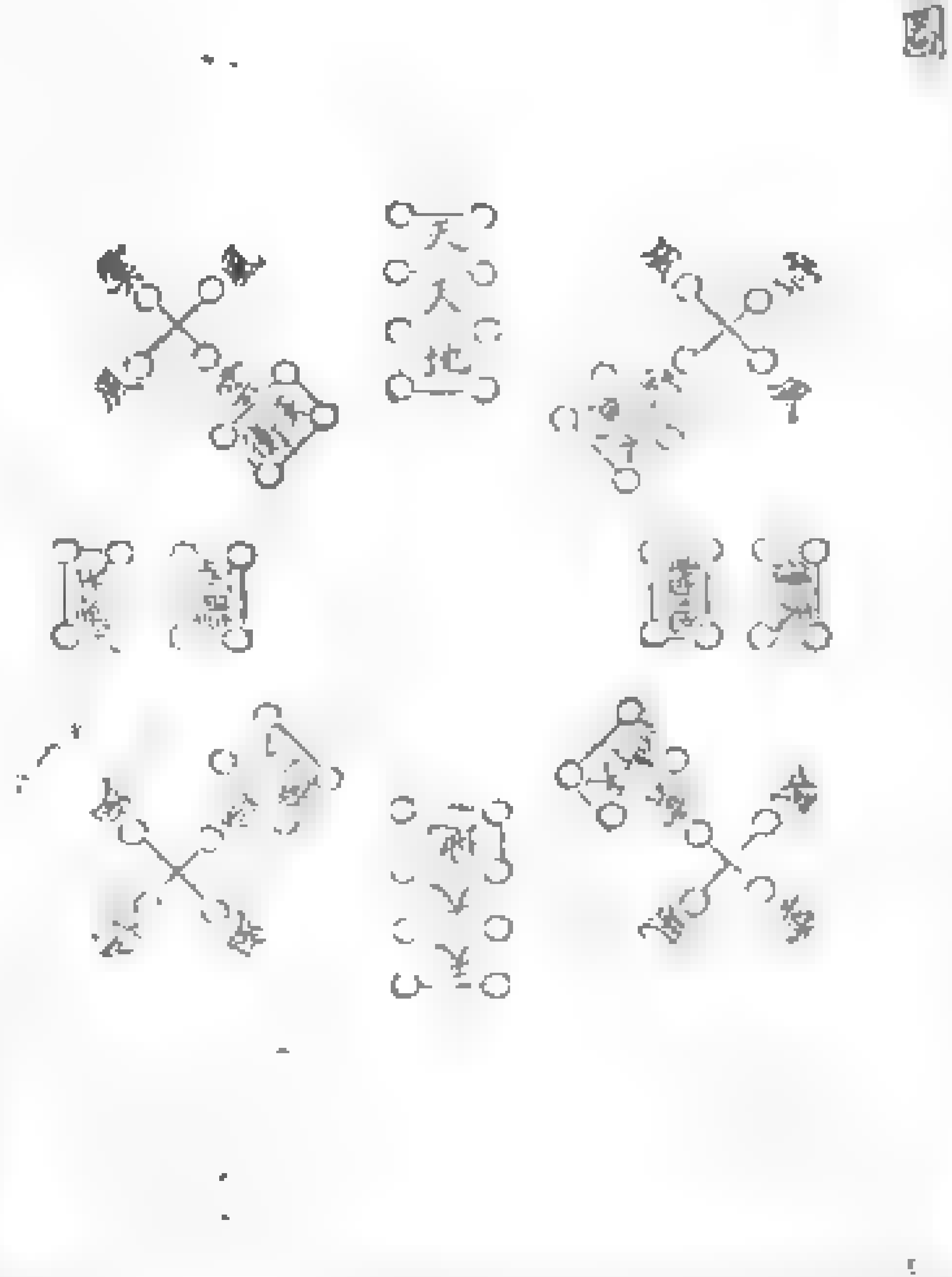
客陳隊門客隊也前參連如後參左參連如右參也以前為後以後為前四為如一隅處為首也合有五營散有八陳數起于五而終于八也以内之四統外之八四奇傳命于八正八正取禀于四奇也

伏羲師卦陳圖



師卦得五營九軍之數布四坎于中以為貞八坤于外以為悔環八方坤坎之相涵營在其中矣對待交互其爻六十有四又八坤四坎積陰爻三十有二拆陰畫之偶其數亦六十有四陽在其中矣坤者順也靜也坎者險也不可測也或靜故不可測奇正在其中矣一陽居中而用事内外三十二陰皆為所率將在其中矣初爻為殿二爻為中三爻為崁四爻為駐五爻為前六爻為先鋒卒在其中矣内外相維大小相包四面如一隅處為首節制在其中矣故名曰師有陳之象也按師卦包羲所畫取其象而為陳蓋後人為之

握奇陳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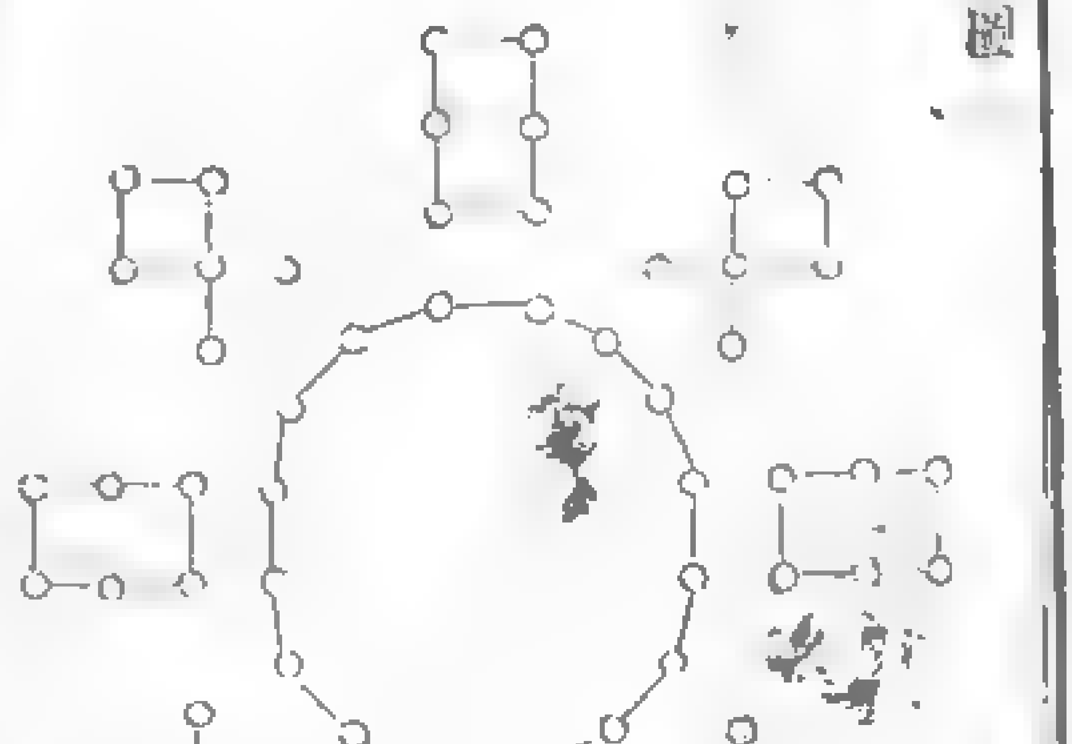


縱布二天二天次之縱布四地次于天後縱布四風挾天地之左右縱布四雲起天地之四維縱布天衡居其左右縱布天衡居其前後縱布地軸居其中央〈風后握奇經〉古經文凡六十字後世握法經一本有立蓋樂殺韓信諸註相雜益范蠡樂毅為傳韓信張良又釋范蠡之傳猶大傳之小傳也後錯而為一經傳不分公孫弘于離道之處曾字發明雜亂愈甚今別析之

縱者直陣龍象也三十二隊陽十六隊天衡八隊天衡八隊風三十二隊陰十二隊地軸十二隊地衡八隊雲公孫曰天地之衡為虎翼天地之後衡為飛龍風為蛇蟠雲為鳥翔天地以下八重以列或曰握奇望敵即列其後奇兵以犄角重列不動或分而為八或合而為一分合各隨人之多少觸類而長天圓布前為左後為右天地四望是也天衡居兩端其次雲其次風左右相向是也公孫曰此為動地方布風雲各在前後

衡之前其次地居中間兩地為軸是也公孫曰此為靜經曰縱布二天二天次之縱布四地次于天後縱布四風挾天地之左右縱布四雲挾天地之四維縱布天衡居其左右縱布天衡居其前後虛實二壘是也公孫曰天前衡居其在天後衡居其右雲居四端縱布地軸居其中間范蠡註韓信之文餘加公孫以別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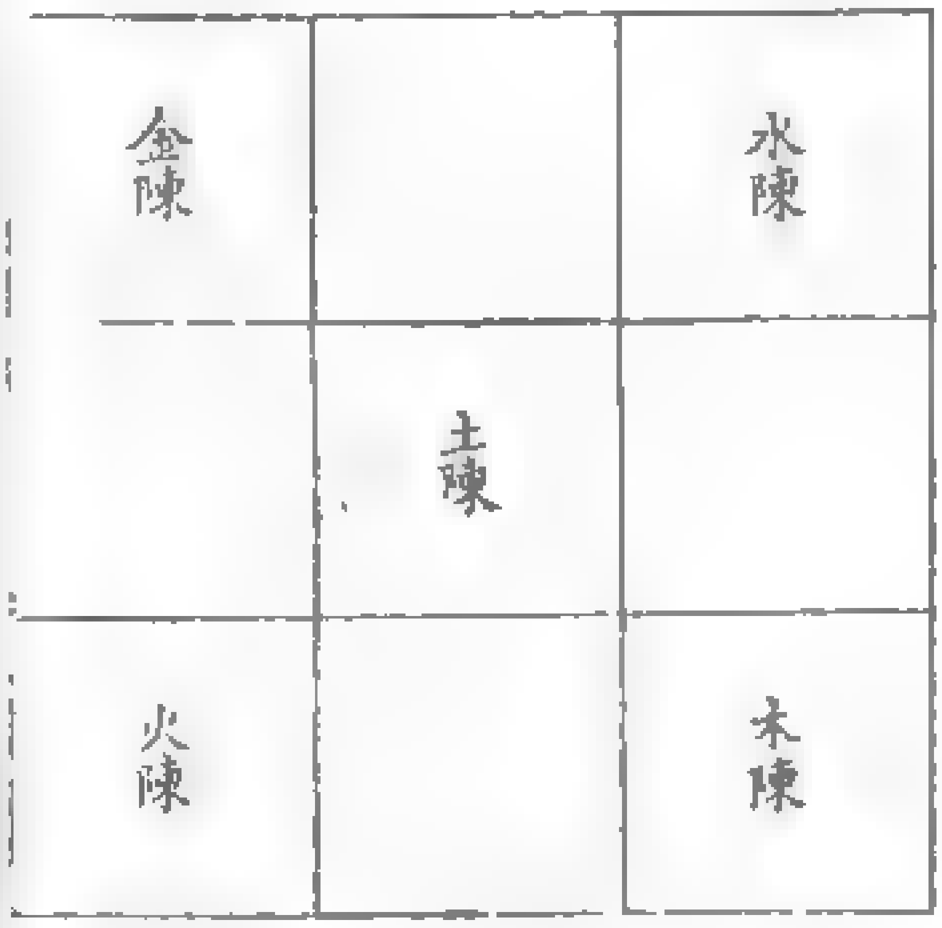
握奇九軍陣圖



握奇之法黃帝觀于易象而為形其布列本于先天對待而起數天地定位故首布乾而坤山澤通氣故次布兌而艮雷風相薄故次布巽而震水火不相射故次布離而坎布于乾坤之外四陳為天天包乎外也布于乾坤之內四陳為地地載乎內也布于兌巽艮震之外四陳為風雲風鼓于天而變化雲出于地而飛揚也布于離坎之外四陳為天衡卯酉相射之象也布于兌艮巽震之內四陳為天衡衡者窺天之器璣璇而衡居其所也布于離坎之內四陳為地軸車之樞要輪轉而軸執其中也規環為圓對待為直直而布之故曰縱布也其軍九其陳六十四其形圓其象為龍乾為首坤為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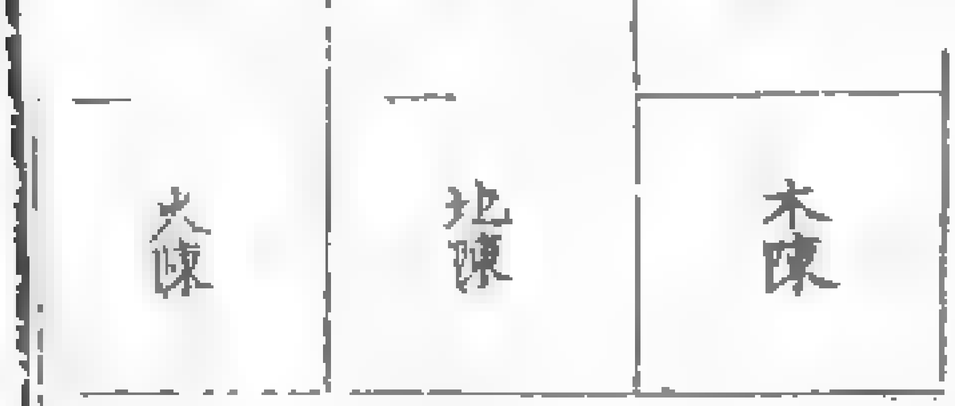
兌艮巽震爲四足坎離爲兩翼也奇者圓之數也凡物之圓者外圍三則內徑一三各一奇師卦外爲八坤其畫二一有四其蓍策積老少一千三百四十四內爲四坎其畫有八其蓍策積老少四百四十八內得其一外得其三三也外營一爲中軍大將握之故取其名爲握奇戰指同于汲呆擒蚩尤于涿鹿斯陳之勝也是時黃帝遇從經常處處部居並未備輒以兵師分內外爲營衛內營四外營十二以包之中衛十八包外營外衛二十八又包中衛攻守居行法一而已

太公開方五行陳圖



地方六百步或六十步方二十二○○
唐太宗問曰其○於何李靖對曰畫地方一千二百步開方之形也每部占地二十步之方横以五步立一人縱以四步立一人凡二千五百人分五方空地四處所謂以○○陳者也武王伐紂虎賁各三千人每陳六千人共三萬之衆此太公畫地之法也

太公三才陳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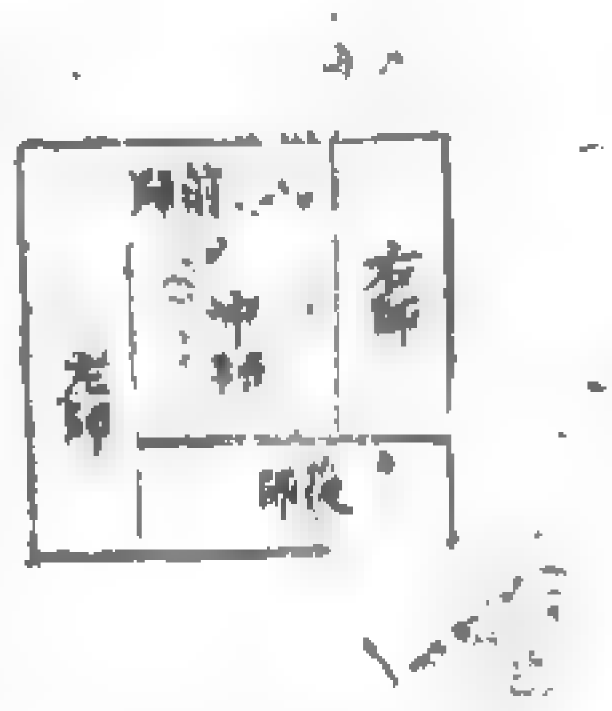


太公增天地人而爲三防方道井田中井廬五之地大將居之四旁八區皆四正之將縱焉是爲三才之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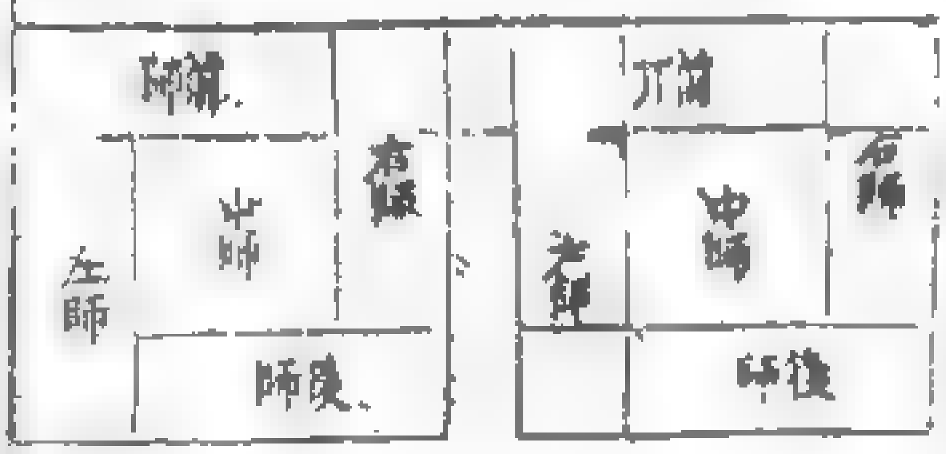
周禮大閱圖

大司馬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辨鼓鐸鐲鐃之用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遂以蒐田……舍如振旅之陳群吏撰車徒讀書契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其他皆如振旅遂以苗田如蒐之法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旟各書其事與其號焉其他皆如振旅遂以獮田如蒐田之法中冬教大閱前期群吏戒眾庶修戰法虞人萊所田之野爲表……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群吏以旗物鼓鐸鐲鐃各帥其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至者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群吏聽誓于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群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鐲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摝鐸群吏弊旗車徒皆坐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鐲車驟徒趨及表乃止坐作如初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鼓戒三闋車三發徒三刺乃鼓退鳴鐃且卻及表乃止坐作如初遂以狩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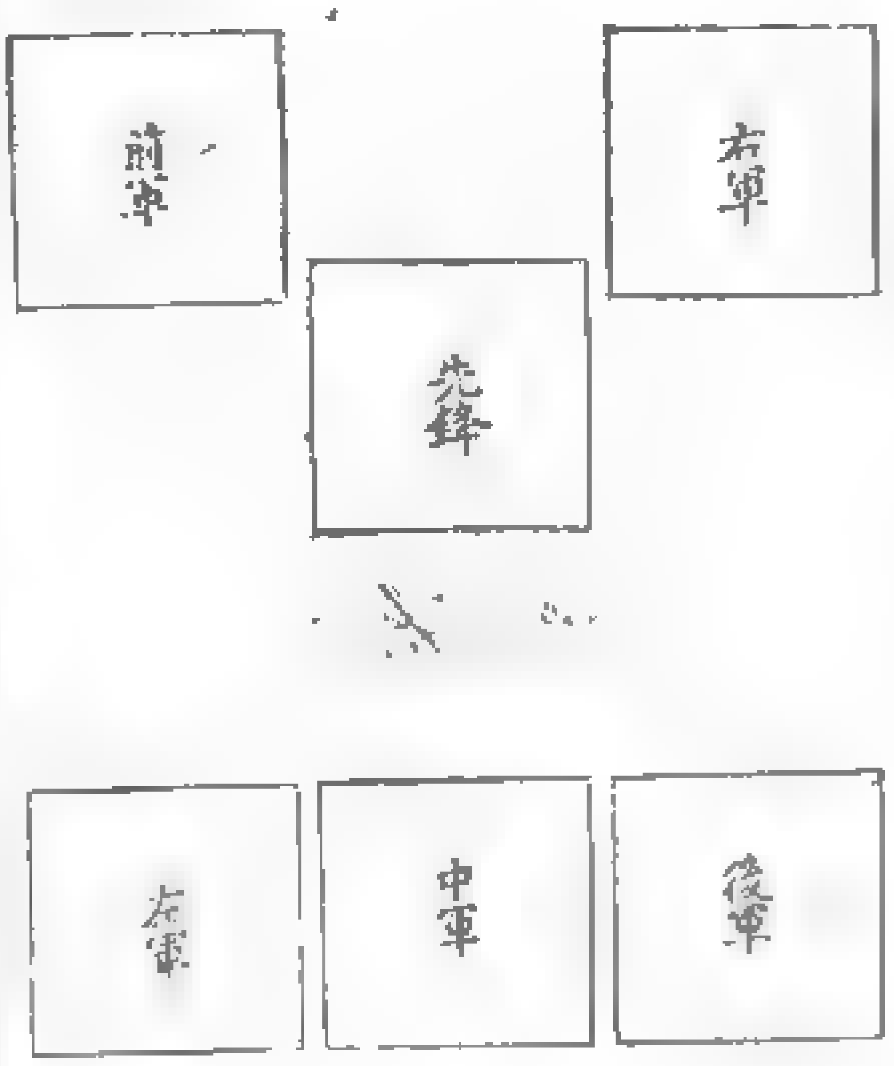
小國一軍圖　一將一旅一萬　一千五百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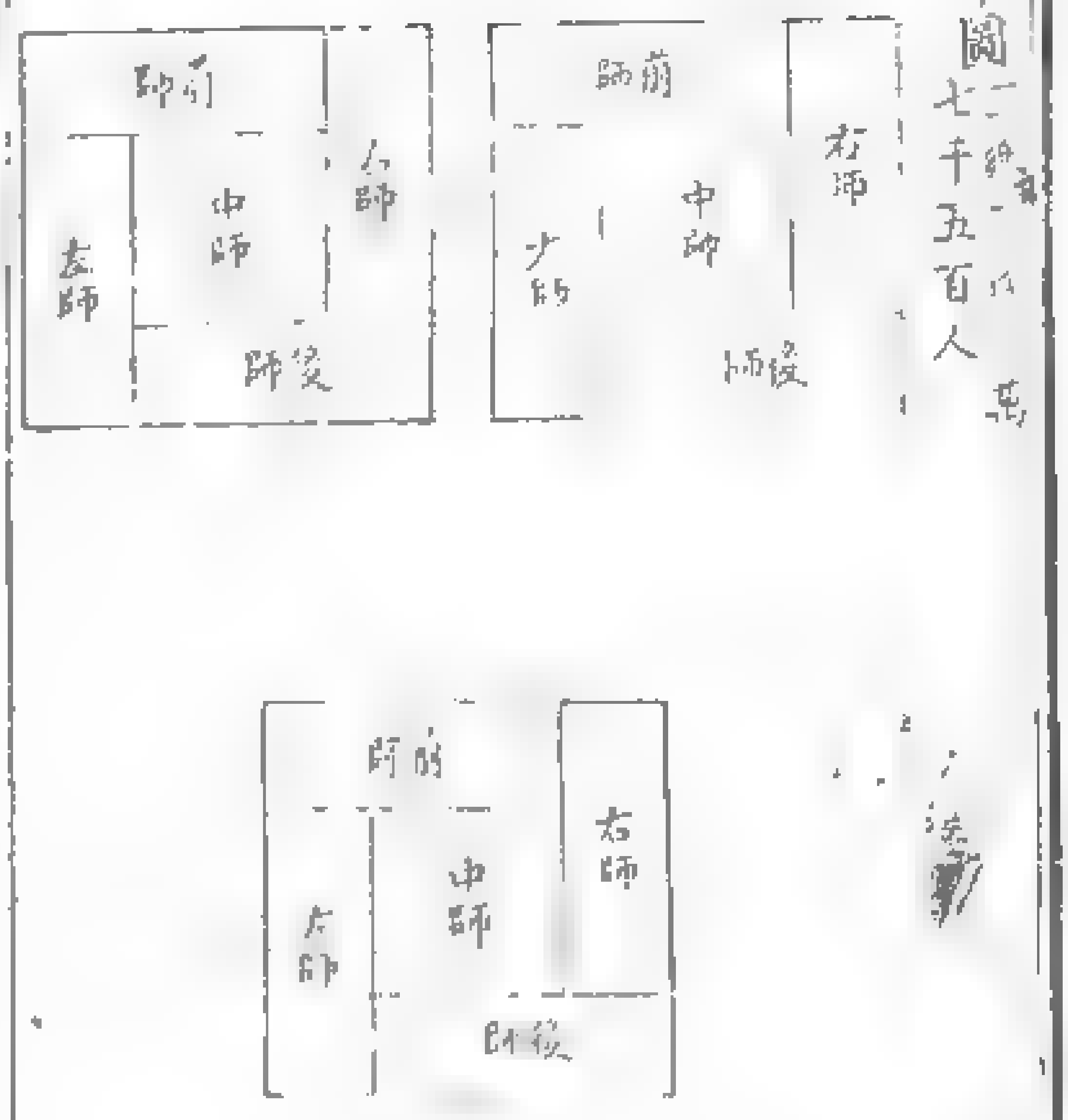
次國二軍圖　二將二旅二萬五千人



天子六軍圖 六鄉六遂七萬五千人



大國三軍圖 七千五百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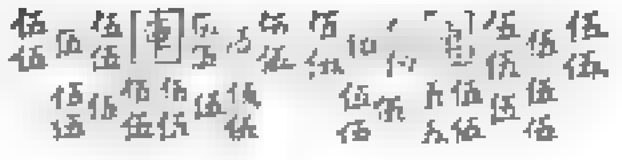


小司徒[illegible]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六軍[illegible]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爲伍伍皆有長[illegible]

夏商制軍天子六諸侯三次國一小國一周因之小國子男地方五十里田一鄉一遂鄉遂之民各萬二千五百家次國伯地方七十里鄉遂倍之民倍之大國公地方百里鄉遂三之民三之天子地方千里鄉遂六之民六之軍之等視鄉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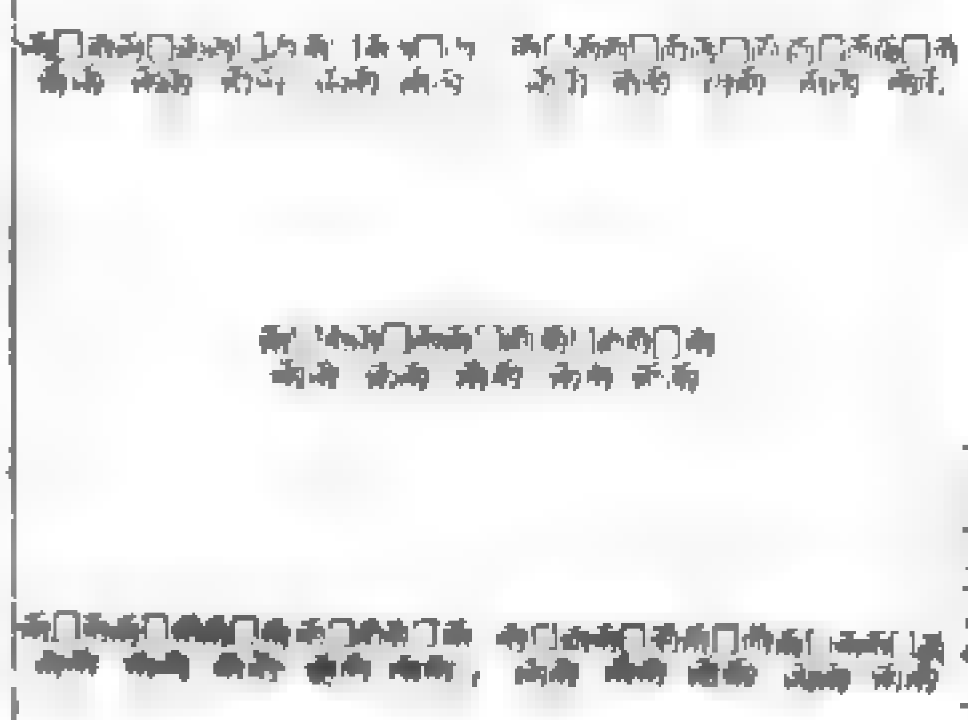
卒之數凡民爲以足爲著凡平居五家爲比比有長五比爲閭閭有胥四閭爲族族有師五族爲黨黨有正五黨爲州州有長五州爲鄉鄉有卿有事以比人爲伍同伍爲列比長爲公司馬以閭人爲兩同兩爲拒胥爲兩司馬以族人爲卒同[illegible]卒族師爲卒長以黨人爲旅同旅五車爲一隊黨正爲旅帥以州人爲師同師二十五車爲編州長爲師帥編將以鄉人爲軍同軍五編爲陳命卿爲軍將一陳之大將此寓兵于農之謂也

鄭魚麗陳兩車圖



五伍為一兩四兩為一卒一卒百人合守一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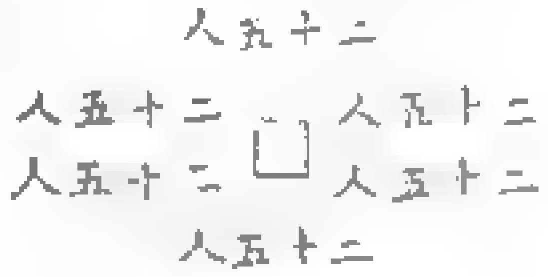
魚麗陳二十五車圖 五車為一隊二十五車為一偏



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為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鄭子元請于鄭伯為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為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而不整民莫有鬬志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戢固將先王卒而奔既而三軍萃于王卒可以集事鄭伯從之曼伯為右拒祭仲足為左拒原繁高渠彌為中軍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戰于繻葛命二拒旝動而鼓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而攻之王卒大敗左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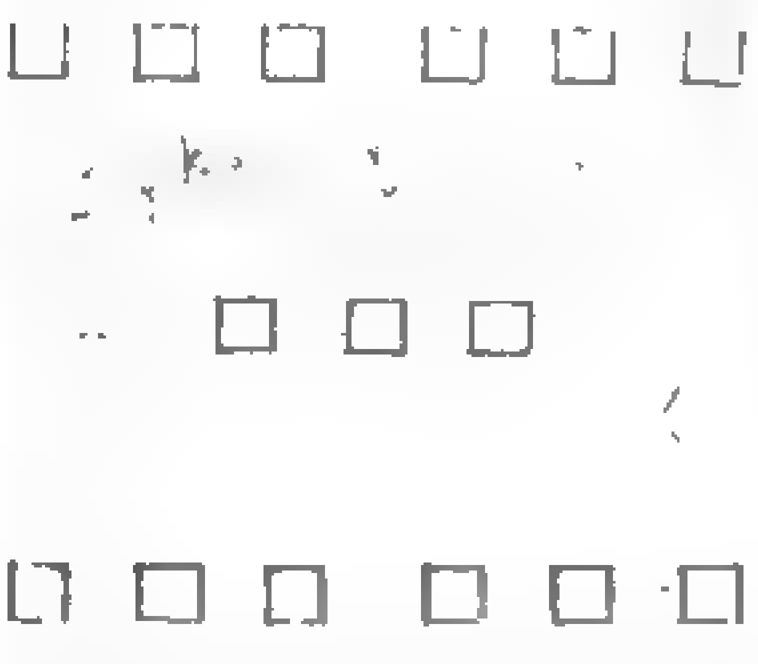
鄭為大國其賦三軍一軍五偏一偏五隊一隊五車五偏五方而立為方陳以偏居前以伍承偏之後彌縫之間如魚隊之行故名仍[illegible]周制而為者也周制五車為一隊二十五車為一師一百二十五車為一軍以百人為卒一卒分為四兩兩各二十五人四面環衛四兩以車甲士三人為中兩各當其一面戰合用奇而車出則卒分列車之兩旁隨車而進先偏後伍伍承彌縫其法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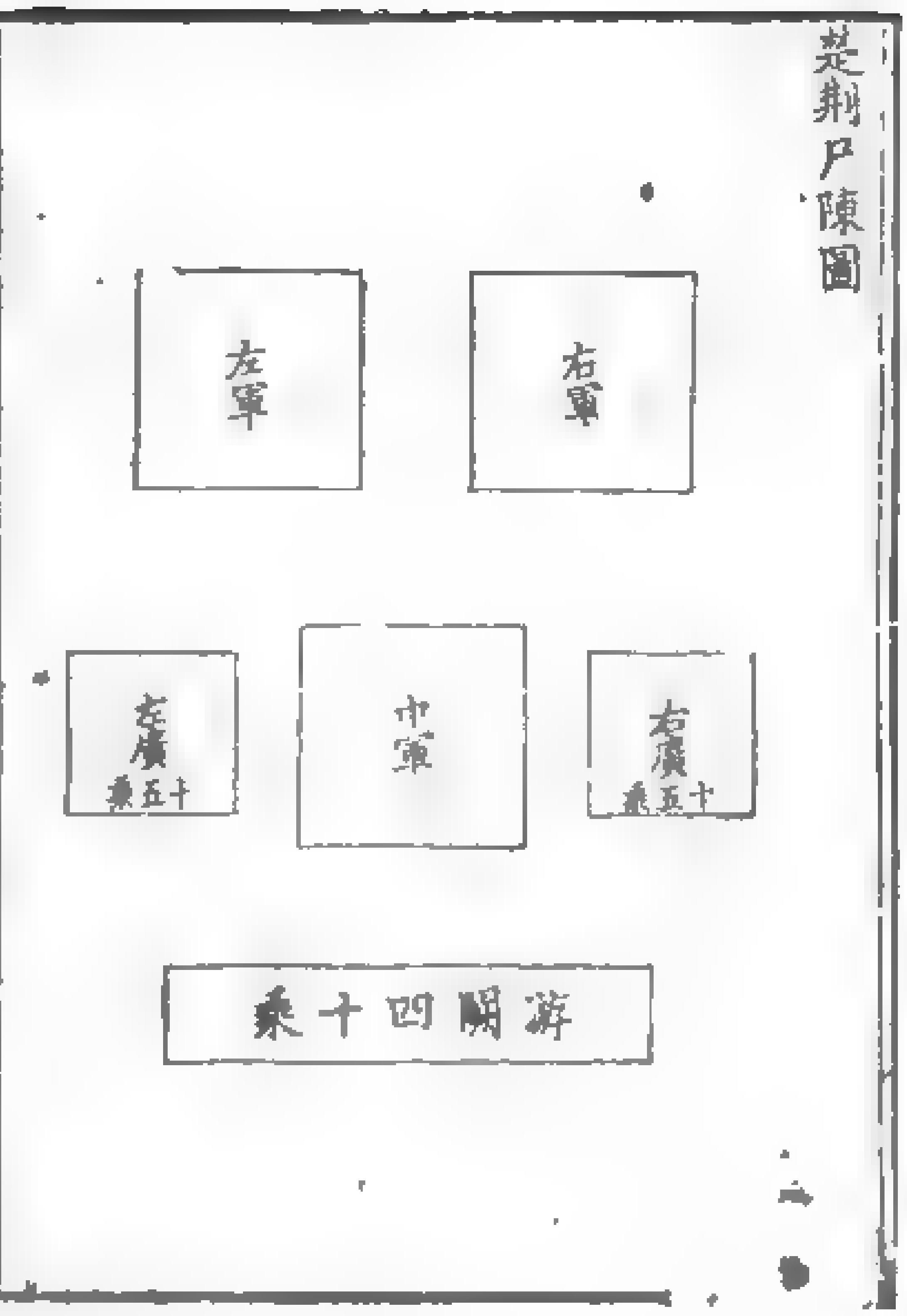
楚革一乘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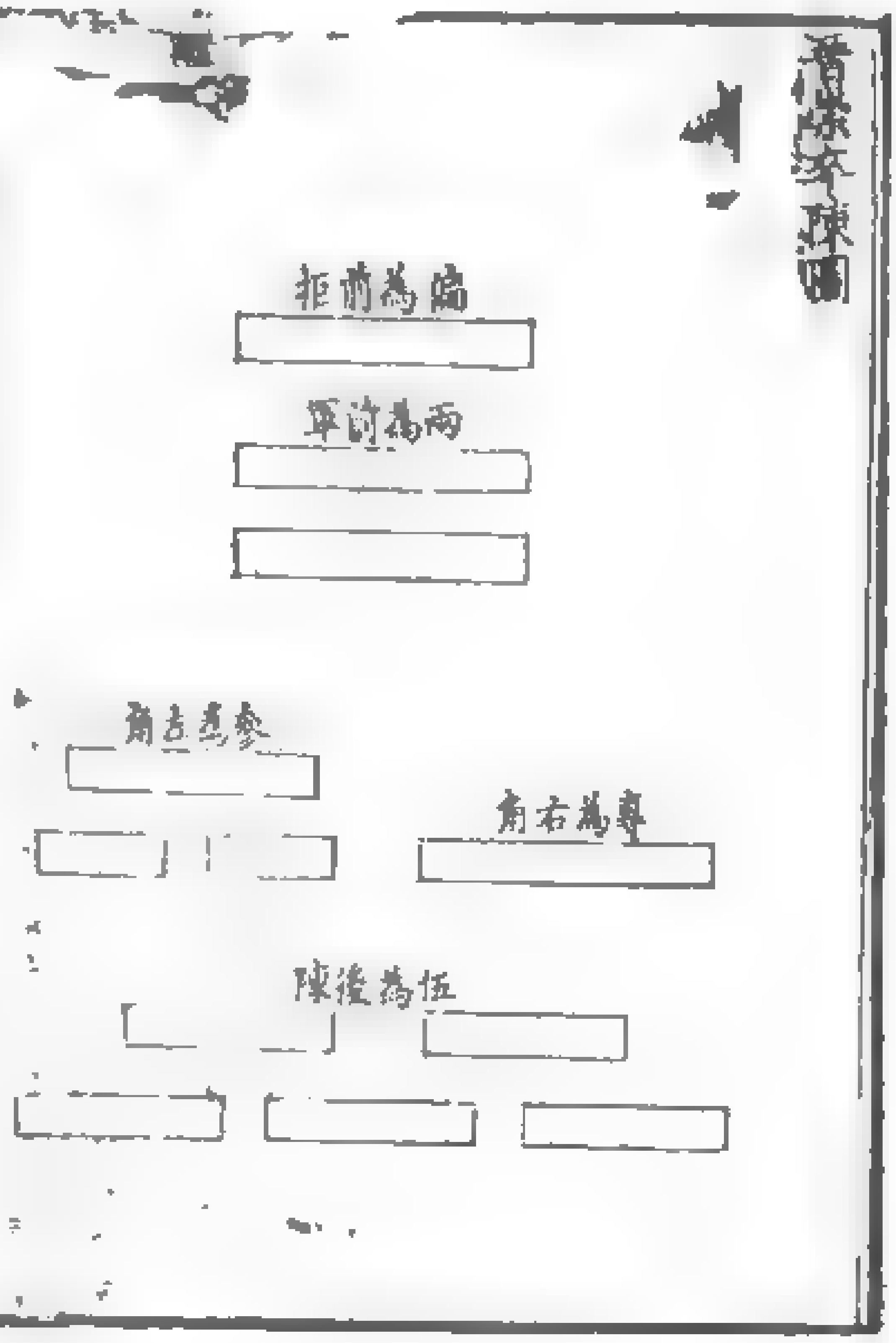
楚法五十人為兩百人為卒十五乘為偏以山澤之間車少人多車各一卒一兩焉

楚十五乘為偏圖





楚武王荆尸而舉（尸陳也荆亦楚也為陳兵之法）軍行右轅（車之右者挾轅為戰備）左追蓐（在左者追求草蓐為宿備）前茅慮無（軍行前有斥候蹹伏皆持以絳及白為幡見騎賊舉絳幡見步賊舉白幡備慮有無也茅明也或曰以茅為旌識）中權後勁（中軍制謀後以精兵為殿）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其君之戎分而為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十五乘為廣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十五乘為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為承副）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又有游闕四十乘（游車補闕左右廣）（左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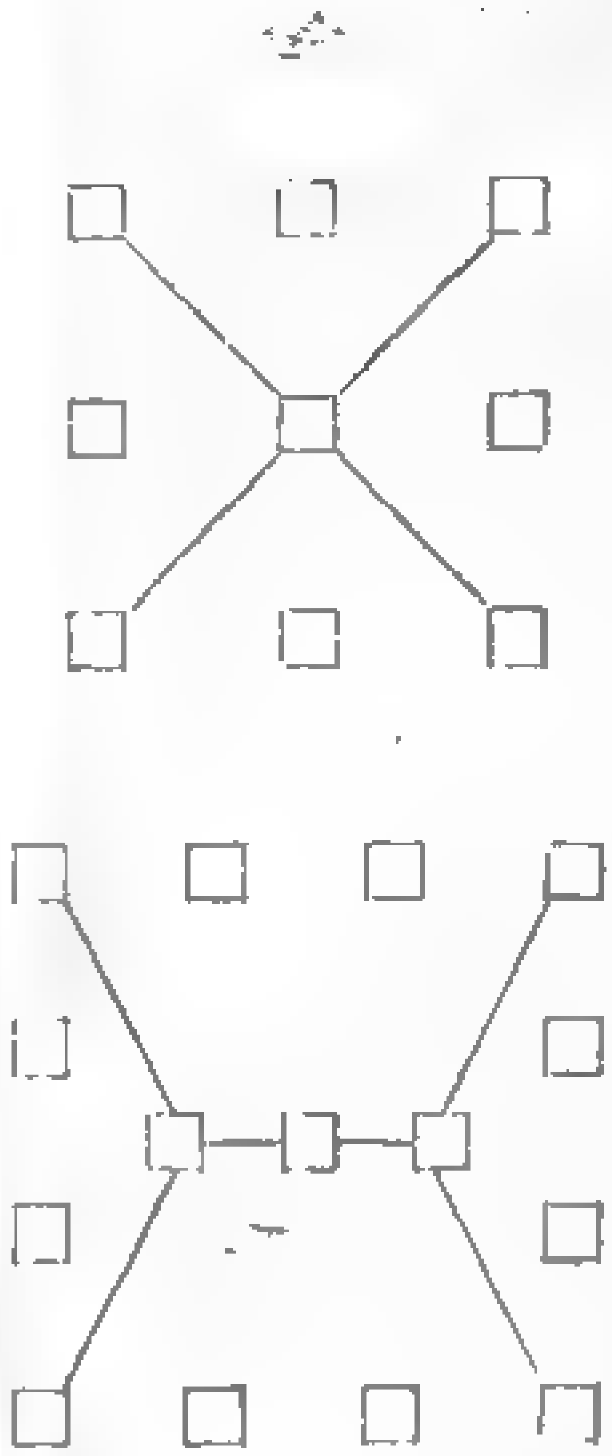


晉荀吳敗狄于大原崇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更增十人以當一車之用）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五乘為三伍（乘車者車三人五乘十五人今去車更以五人為伍分三伍）為五陳以相離兩于前伍于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左傳）

晉舊法用周制每乘攻車七十五人前拒一隊左角一隊右角一隊守車二十五人為廝養樵汲炊爨守裝之用凡與兵十萬用輕重車各一千乘荀吳伐無終地阨而險始舍車為步一伍五人分左右前後中而立一兩二十五人立亦如之方各一伍也甲士居中餘居左右前後方各一兩也五車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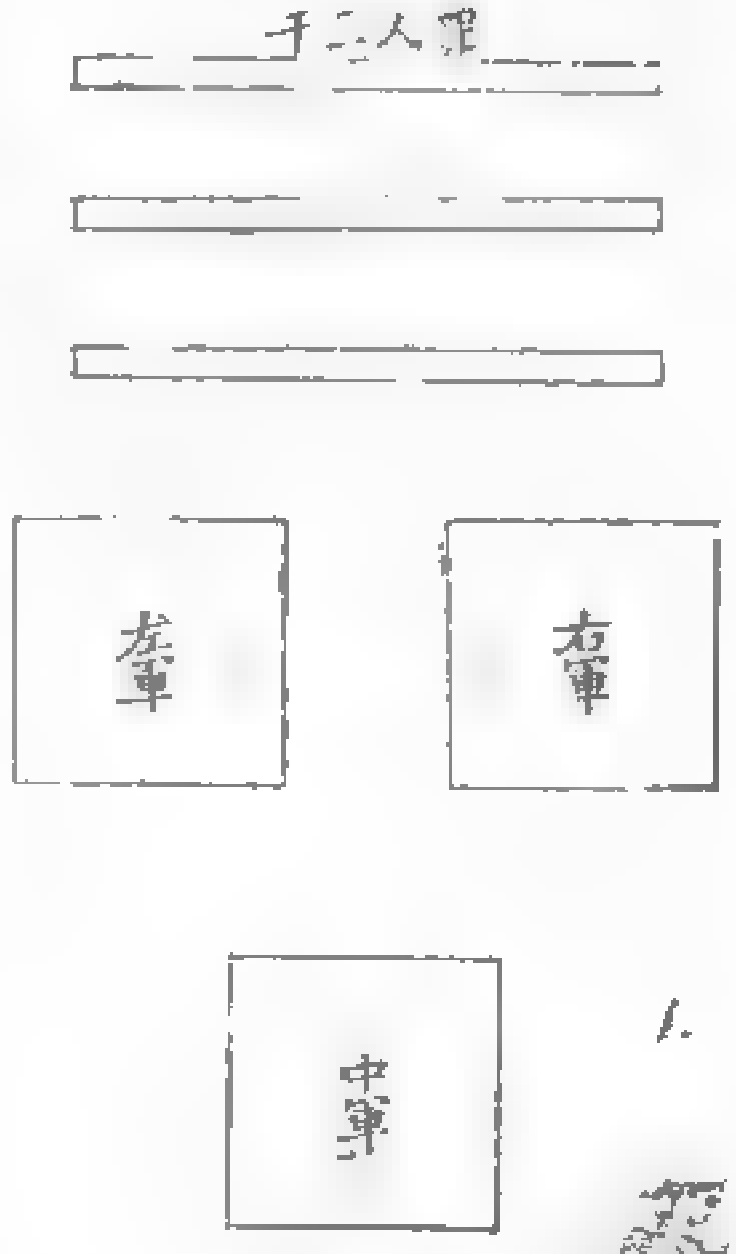
隊二十五車爲偏五偏爲陳兩卒之布如車之布焉其前後左右陳之衆寡不同者因地險夷而增損之亦一時之權宜也

吳小偏大偏圖



車有二法小偏九乘大偏十五乘小偏一乘居中八乘裹之中與四隅爲正四方爲奇大偏三乘居中十二乘裹之中與四隅七乘爲正四方八乘爲奇

吳雞父陳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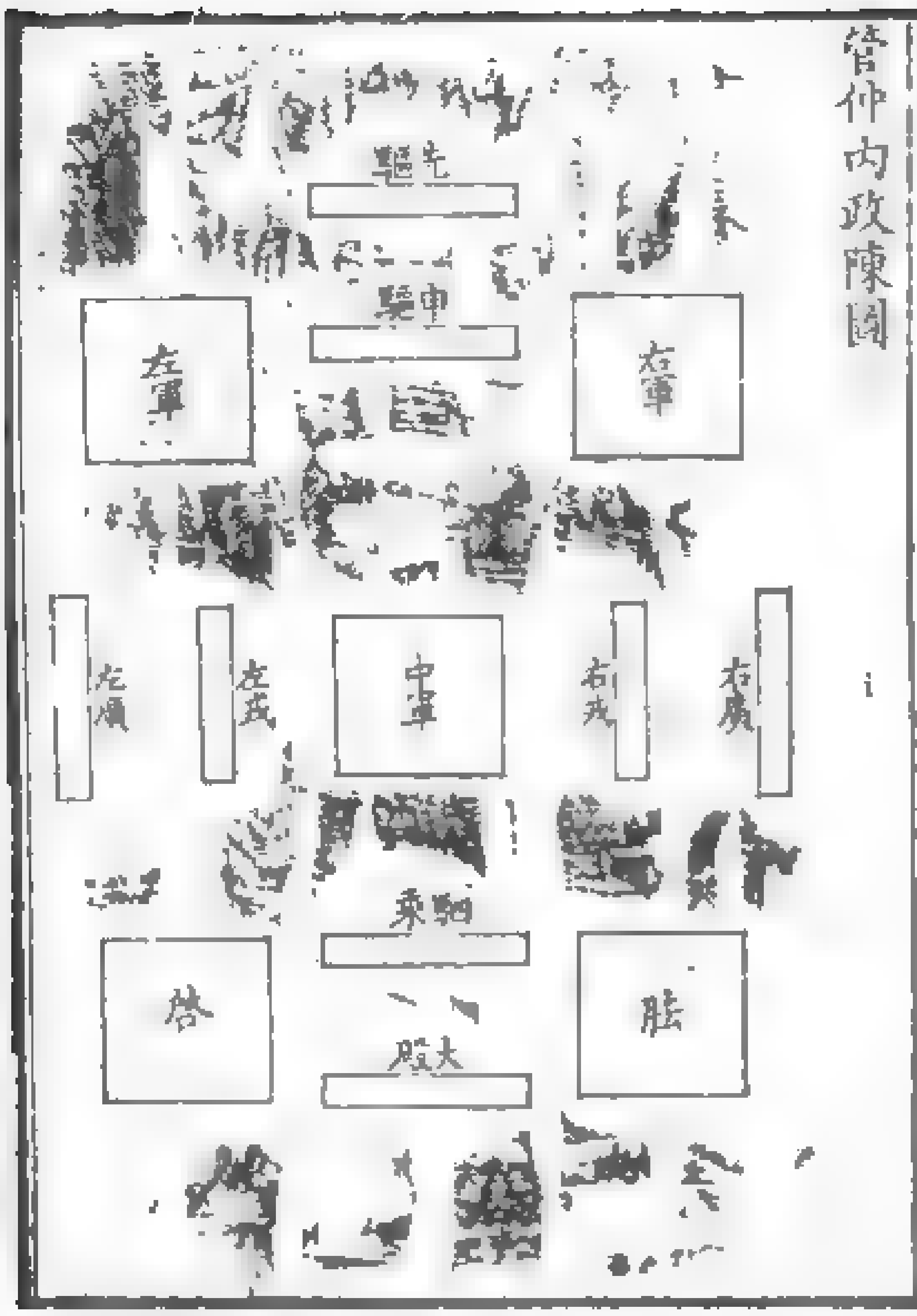


吳人伐州來楚薳越帥師及諸侯之師救之吳人禦于鍾離楚令尹子瑕卒于軍楚師熸吳公子光曰諸侯從于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齧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熸帥賤多寵政令不一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陳整旅吳子從之戰于雞父吳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吳爲三軍以繫于後中軍從王公子光帥右掩餘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爭先而亂吳師擊之獲胡沈之君及

陳大夫舍胡沈之俘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
三國奔楚師大奔（注）

吳陳擁車乘二宜皆出其法三品人為單分為百行行卒
百人行頭皆用官師擁鐸持戟建肥胡之幡奏父平之來十
行一嬖大夫建旗提鼓挾經秉枹百行一將軍執常建鼓挾
經秉枹萬人以為方陳中軍白裳白旂素甲白羽之矰望之
如荼王親秉鉞載白旗以中陳而立左軍亦如之赤裳赤旟
丹甲朱羽之矰望之如火右軍亦如之玄裳玄旗黑甲烏羽
之矰望之如墨吳制如此及巫臣怨楚以楚之一卒適吳舍
其偏兩之一（車一乘 卒一兩）教吳車戰至是始伐州來

管仲内政陳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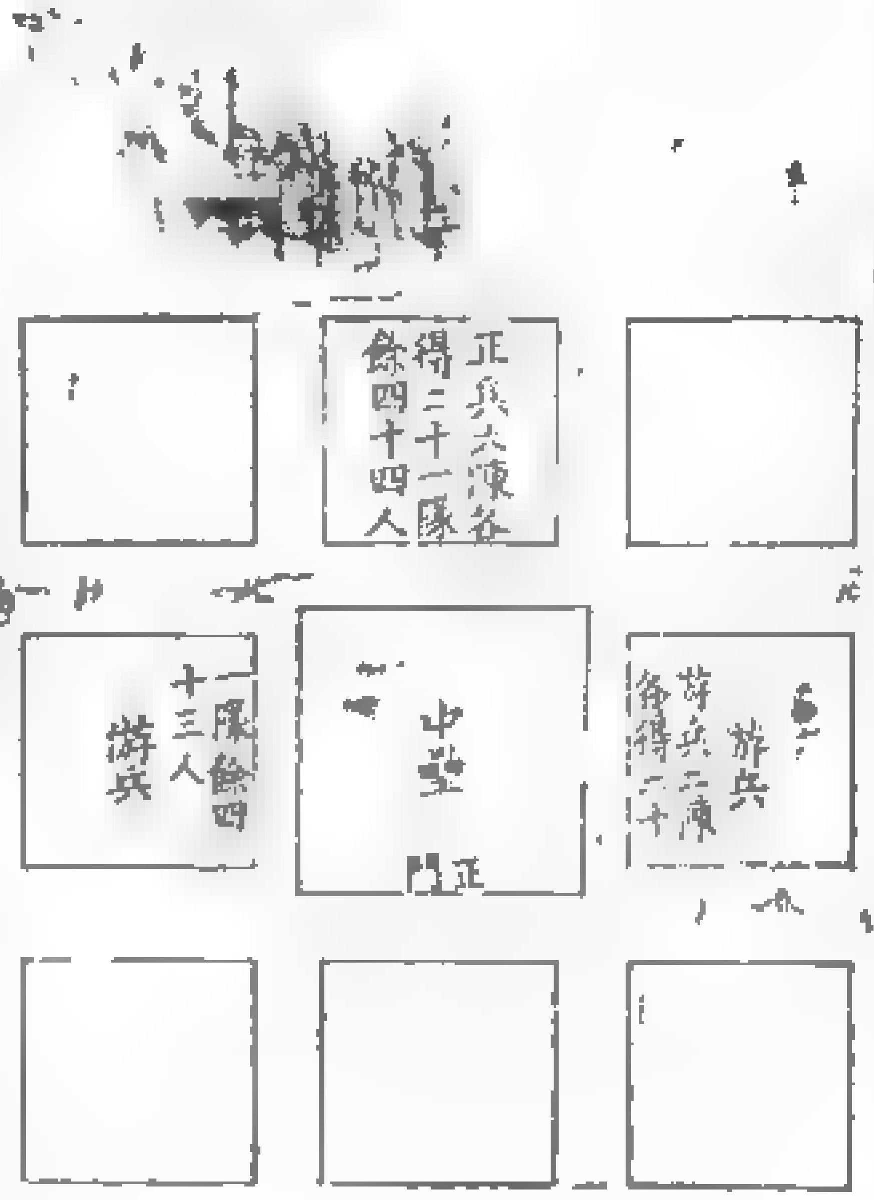


管子作内政而寄軍令焉制國五家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
里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以為軍令五
家為軌故五人為伍軌長帥之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
有司帥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帥之十連為鄉故二
千人為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為一軍五鄉之帥帥
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卒伍整于里
軍旅整于郊伍之人世同居少同遊夜戰聲相聞晝戰目相視
其歡欣足以相死故守則同固戰則同彊（注國）

齊始從周制管仲更之制國三萬人車六百乘一軍各五旅
旅小戎之車各四十乘一乘卒五十人五十人分為十伍

以為三軍中軍公帥之左軍國子帥之右軍高子帥之別有
卒一萬車二百乘為奇兵莊公伐衛因其遺制而益左右二
鄣車不甚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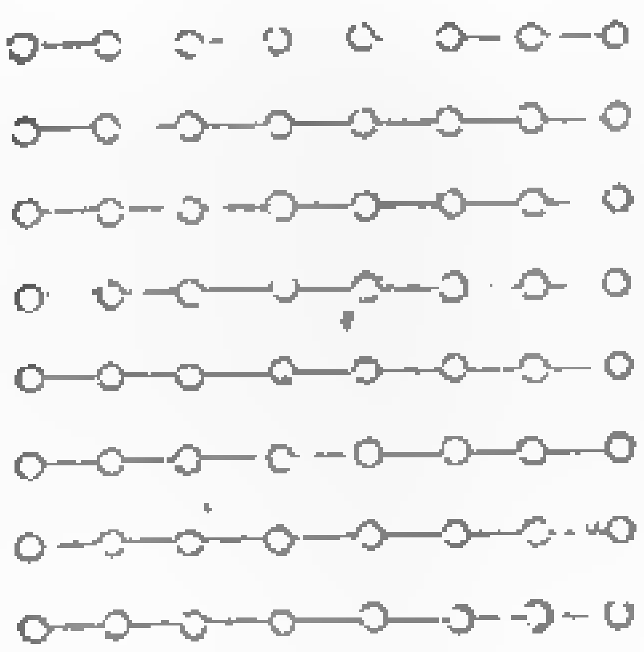
司馬法握奇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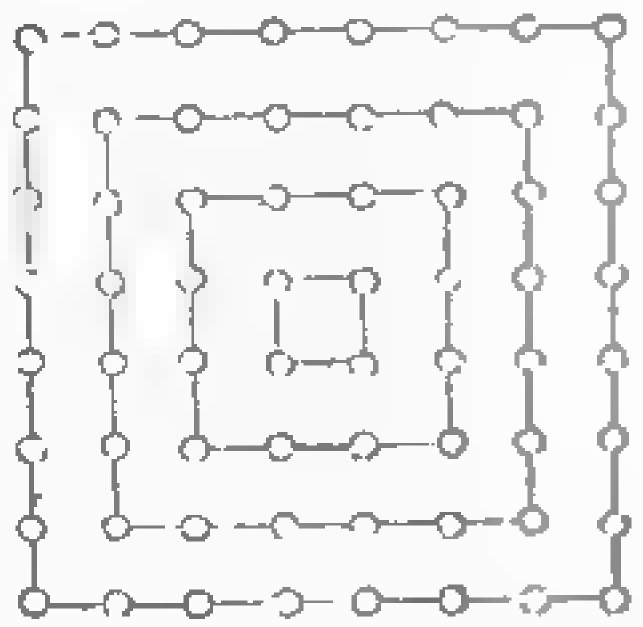
司馬穰苴曰五人爲伍十伍爲隊一軍凡二百五十隊餘奇爲握奇故一軍以三千七百五十人爲奇兵隊七十有五以爲中壘守地六千尺積尺得四里以中壘四面乘之一面得地三百步壘內有地三頃餘百八十步正門爲握奇大將軍居之六纛五麾金鼓府藏輜重皆在中壘外餘八千七百五十人隊百七十五分爲八陳六陳各有千九十四人六陳各減一人以二陳爲游兵以爲浚之部署

周公以五偏之陳偏各一師二千五百人車二十五乘故制卿乘以萬二千五百人爲一軍管仲爲五偏之陳偏各一旅二千人車四十乘故作內政以萬人爲一軍至穰苴爲司馬復行周公卿乘之法布黃帝握奇之陳而以一萬二千五百人分之于九軍八陳之中與古司馬法似同而異凡黃帝握奇圖陳也以同物起數本乘隊之多寡隨時用之穰苴謂餘奇爲握奇以萬二千五百人取十之三爲奇兵布之中壘取十之七爲正兵布之外皆其取義不同故其數參差不齊亦與黃帝之法不盡合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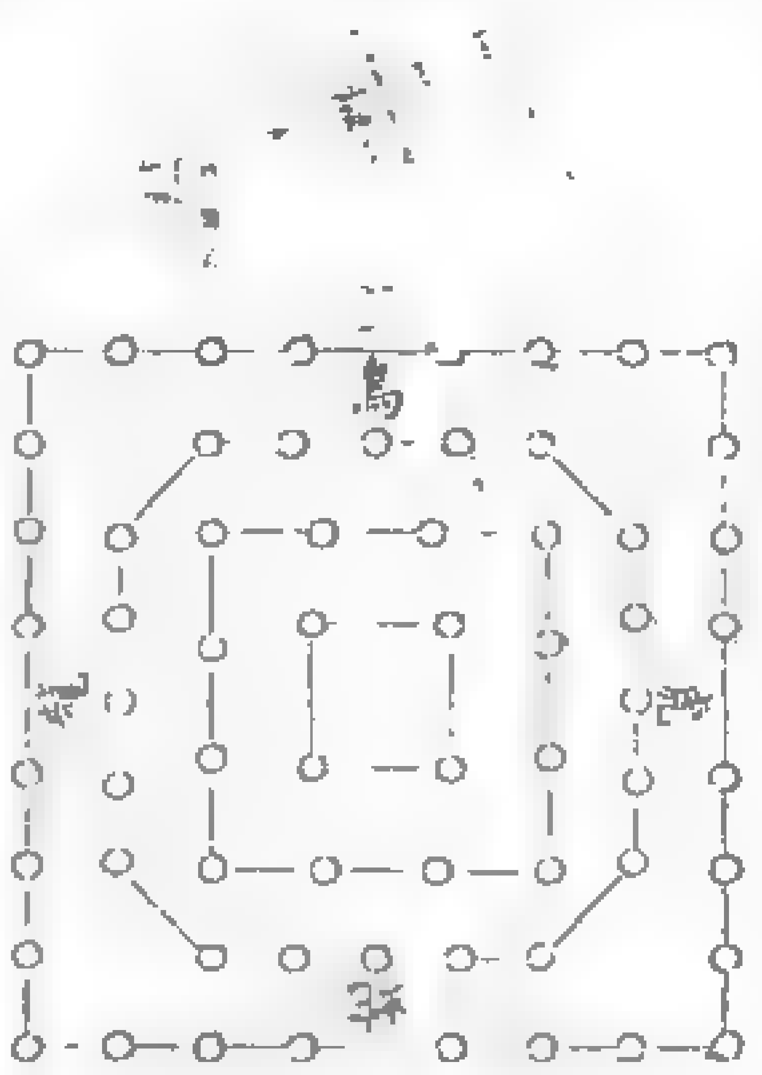
孫武子乘之陳圖



乘之陳配合伏羲方卦圖



乘之陳配合河圖方象圖



伏羲師卦陳內外似圓黃帝變為握奇內圓外方孫子變為乘之內外俱方六十四陳八八相乘故曰乘之與河圖方卦間為經緯外圍二十八陳分為四正正各七陳四隅居之次圍二十陳分為四奇奇各五陳四方居之三圍十二陳為中黃圍四陳為握奇大小相包總錯相裹奇正相涵一分一合而變化出矣其門古有七卷見漢藝文志後不復傳惟立秋之日以六十四陳為貙劉故存而已

刑志

襄平李鍇鐵君甫纂

在易渙之九五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之不可反猶汗之不可反也先王制刑號莫大焉出而不反無有二三故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不惟反也然厥綱有五罔協于一叢日三千用孚于中一者義之發中者仁之規卸仁義而論刑其不流為刻深奮獄殘民以逞夫寡獲者幾希故曰法生于義義生于衆衆合于人心治之要也法非從天下非從地出發于人間反巳自正反巳自正仁義之推也若乃不一不中慆淫以逞輕重任愛憎下上適

喜怒縣象以成而自毀之是反汗也雖然義以一之仁以中之制其流也若夫未形而塞見又推禮是藉夫謹溯厥原述刑志

古之用刑者畫象而不犯上刑赭衣不絕中刑雜屨下刑墨幪以居州里而人恥之其五刑曰墨劓臏宮大辟決關梁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臏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觸易君命革輿服制度姦軌盜攘傷人者其刑劓非事而事之出入不以道義而誦不祥之辭者其刑墨降叛寇賊劫略奪攘撟虔者其刑死（尚書大傳）畫象者其服象五刑也犯墨者蒙巾犯劓者赭其衣犯臏者以墨幪其臏處而畫之犯宮者屝犯大辟者布衣無領五刑有服此之謂也（白虎通五刑以畫蹤當黥墨蒙當劓以屨當臏艾韠當宮凡斬人之支體皆形之……）

木寇異常服曰戮及舜聖德聰明建法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
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
恤哉乃命皋陶作士帝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女作士五
刑有服五服三就三就大罪于原野大夫于朝士于市五流有宅五宅三居五刑之流各有所居五居之差有三等大罪四裔次九州之外次千里之外惟明克允帝曰皋陶惟茲臣
庶罔或干予正女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
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皋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
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
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
有司及夏作禹刑大辟二百臏辟三百宮辟五百劓墨各千湯

作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
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
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
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商書夏商蓋昔周
唐虞之制而其書亡至周刑書始備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
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
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以五刑糾萬民野刑上功糾力功農功力勤力
軍刑上命糾守命將命守不失部伍鄉刑上德糾孝德六德孝善父母官刑上能糾
職能能其事職職事修理國刑上愿糾暴愿愨也暴暴恭守之錄以圜土聚教罷民凡害
人者寘之圜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明刑書其罪惡于大方版著其背其

能改者反于中國不齒三年司圜職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不齒不得以年次列於平民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之出謂逃亡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
于朝然後聽之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後聽
之[illegible]以嘉石平罷民嘉石文石樹之外朝門左凡
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
役諸司空重罪旬有三日坐期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
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使州
里任之則宥而舍之以肺石達窮民肺石赤石凡遠近惸獨老幼之
欲有復于上而其長弗達者立于肺石三日士聽其辭以告于
上而罪其長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國都鄙乃縣刑象之法

于象魏使萬民觀刑象挾日而斂之凡諸侯之獄訟以邦典定
之六典凡卿大夫之獄訟以邦法斷之八法凡庶民之獄訟以
邦成八成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附于刑用情訊
之至于旬乃弊之讀書則用法凡命夫命婦不躬坐獄凡王之
同族有罪不即市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曰辭聽色聽氣聽耳
聽目聽以八辟麗邦法附刑罰曰議親之辟議故之辟議賢之
辟議能之辟議功之辟議貴之辟議勤之辟議賓之辟以三刺
斷庶民獄訟之中曰訊群臣曰訊群吏曰訊萬民聽民之所刺宥以
施上服下服之刑歲終則令群士計獄弊訟登中于天府正歲
帥其屬而觀刑象令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令群士乃

宣布于四方憲刑禁士師掌國之五禁曰宮禁官禁國禁野禁
軍禁以五戒先後刑罰曰誓用之于軍旅誥用之于會同禁用
諸田役糾用諸國中憲用諸都鄙察獄訟之辭以詔司
寇斷獄弊訟致邦令掌士之八成一曰邦汋邦
賊邦諜犯邦令撟邦令為邦盜為邦朋為邦誣若
邦凶荒則以荒辯之法治之鄉士掌國中
各掌其鄉之民數而糾戒之聽其獄訟察其辭辨其死刑之罪而要之
旬而職聽于朝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羣士司刑皆在
各麗其法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刑殺肆之三日若
欲免之則王會其期謂鄉士職聽于朝司寇聽之日王欲赦之則親往議之遂士掌四郊

各掌其遂之民數糾其戒令聽其獄訟二旬而聽于朝刑殺各
于其遂肆之三日若欲免之則王命三公會其期縣士掌野各
掌其縣之民數糾其戒令聽其獄訟三旬而聽于朝刑殺各就
其縣肆之三日若欲免之則王命六卿會其期方士掌都家聽
其獄訟辨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三月而上獄訟于國獄訟成士
師受中書其刑殺之成與其聽獄訟者都家史自書日刑殺但書其成與治獄吏姓名
備反覆訝士掌四方之獄訟諭罪刑于邦國凡四方之有治于
士者造焉謂讞疑辨事先來諭乃通之于士如鄰國遣之者吏皆死詩書四方有亂獄則往
而成之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嘉石平罷民右肺石達窮民
凡士之治有期日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朞期

內之治聽期外不聽凡有責者有判書以治則聽判書中分而合者若今券
凡民同貨財者令以國法行之犯令者刑罰之凡屬責者以
其地傅而聽其辭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
殺之無罪凡報仇讎者書于士殺之無罪若邦凶荒札喪寇戎
之故則令邦國都家縣鄙慮刑貶司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
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若司
寇斷獄弊訟則以五刑之法詔刑罰而以辨罪之輕重司刺掌
一刺一宥一赦之法以贊司寇聽獄訟三刺曰訊羣臣訊羣吏
訊萬民三宥曰不識過失遺忘三赦曰幼弱老旄惷愚以此三
法者求民情斷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罪然後刑殺司盟掌盟

載之法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有獄訟者則使之盟詛
司厲掌盜賊之任器貨賄辨其物皆有數量賈而楬之入于司
兵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槀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
未齔者皆不為奴司圜掌收教罷民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
明刑恥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
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雖出三年不齒
凡圜土之刑人也不虧體其罰人也不虧財以此知其為民所苦而未入刑者也
掌囚掌守盜賊凡囚者上罪梏拲而桎
中罪桎梏下罪梏王之同族拲有爵者桎以待弊罪及刑殺告
刑于王奉而適朝士加明梏以適市而刑殺之凡有爵者與王

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掌戮掌斬殺賊諜而搏之凡殺其親者焚之殺王之親者辜之辜之言枯也謂磔之凡殺人者踣諸市肆之三日刑盜于市凡罪之麗于法者亦如之唯王之同族與有爵者殺之于甸師氏凡軍旅田役斬殺刑戮亦如之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刖者使守囿髡者使守積掌憲邦之刑禁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布于四方而憲邦之刑禁以詰四方邦國及其都鄙達于四海凡邦之大事合衆庶則以刑禁號令禁殺戮掌司斬殺戮者凡傷人見血而不以告者攘獄者遏訟者以告而誅之禁暴氏掌禁庶民之亂暴力正者撟誣犯禁者作言語而不信者以告而誅之凡國聚衆庶則戮

其犯禁者以徇凡奚隸聚而出入者則司牧之戮其犯禁者閽宮其可疑正刑明辟以聽訟獄也必三刺有旨無簡不聽簡誠也有其意無其誠者附從輕赦從重其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衆殺行偽而堅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假于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此四誅者不以聽凡制五刑必即天論郵罰麗于事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疑獄汎與衆共之衆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成獄辭史以獄成告于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

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于王王三又然後制刑凡作刑輕無赦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其公族有死罪則磬于甸人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百姓也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弗弔弗為服哭于異姓之廟爲忝祖遠之也素服居外不聽樂私喪之也骨肉之親無絕也公族無宮刑不翦其類也禮記至穆王作呂刑則曰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或嘗同官位或詐反囚辭或內親用事或行貨枉法或舊相往來其罪惟鈞其審克之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簡核誠信有合衆心惟察其貌有所考合無簡不聽具嚴天威無簡核誠信不聽理其獄當嚴敬天威用刑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非從其偽辭惟從其本情哀敬折獄明啟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

已備有并兩刑家語冉有問于孔子曰古者三皇五帝不用五刑信乎孔子曰聖人之設防貴其不犯也制五刑而不用所以為至治也凡民之為姦邪竊盜靡法妄行者生于不足不足生于無度無度則小者偷惰大者侈靡各不知節是以上有制度則民知所止民知所止則不犯故雖有姦邪賊盜靡法妄行之獄而無陷刑之民不孝者生于不仁不仁者生于喪祭之禮也明喪祭之禮所以教仁愛也能致仁愛則服喪思慕祭祀不懈人子饋養之道喪祭之禮明則民孝矣故雖有不孝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殺上者生于不義義所以別貴賤明尊卑也貴賤有別尊卑有序則民莫不尊上而敬長朝聘之禮者所以明義也義

必明則民不犯故雖有殺上之獄而無陷民之刑鬬變者生于相陵相陵者生于長幼有序而遺敬讓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而崇敬讓也長幼必序民懷敬讓故雖有鬬變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淫亂者生于男女無別男女無別則夫婦失義婚禮聘享者所以別男女明夫婦之義也男女既別夫婦既明故雖有淫亂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此五者刑罰之所從生各有源焉不塞其源而輒繩之以刑是謂為民設穽而陷之也刑罰之源生于嗜欲不節夫禮度者所以禦民之嗜慾而明好惡順天道禮度既陳五教畢修而民猶或未化尚必明其法典以申固之其犯姦邪靡法妄行之獄者則飭制量之度有犯不孝之獄者則飭喪祭之禮有犯殺上之獄者則飭朝覲之禮有犯鬬變之獄者則飭鄉飲酒之禮有犯淫亂之獄者則飭婚聘之禮三皇五帝之所化民者如此雖有五刑之用不亦可乎孔子曰大罪有五而殺人為下逆天地者罪及五世誣文武者罪及四世逆人倫者罪及三世謀鬼神者罪及二世手殺人者罪止其身故曰大罪有五而殺人為下矣冉有問于孔子曰先王制法使刑不上于大夫禮不下于庶人然則大夫犯罪不可以加刑庶人之行事不可以治于禮乎孔子曰不然凡治君子以禮御其心所以屬之以廉恥之節也故古之大夫其有坐不廉汙穢而退放之者不謂之不廉汙穢而退放則曰簠簋不飾有坐婬

亂男女無別者不謂之婬亂男女無別則曰帷幕不修也有坐罔上不忠者不謂之罔上不忠則曰臣節未著有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之罷軟不勝任則曰下官不職有坐干國之紀者不謂之干國之紀則曰行事不請此五者大夫既自定有罪名矣而猶不忍斥然正以呼之也既而為之諱所以媿恥之是故大夫之罪其在五刑之域者聞而譴發則白冠釐纓盤水加劍造乎闕而自請罪君不使有司執縛牽掣而加之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君不使人捽引而刑殺之也曰子大夫自取之耳吾遇子有禮矣以刑不上大夫而大夫亦不失其罪者教使然也凡所謂禮不下庶人者以庶人遽其事而不

能充權禁不責史以備禮也仲弓問于孔子曰雍聞至刑無所
用政至政無所用刑至刑無所用政桀紂之世是也至政無所
用刑成康之世是也信乎孔子曰聖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
焉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禮齊之其次以政言導民以刑禁之刑
不刑也化之弗變導之弗從傷義以敗俗于是乎用刑矣顓五
倫必即天倫行刑罰則輕無赦是故爵人必于朝與衆共之也
刑人必于市與衆棄之也古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其士
遇之塗弗與之言屏諸四方唯其所之弗及與政弗欲生之也
仲弓曰其禁何禁孔子曰巧言破律遁名改作執左道與亂政
者殺作淫聲造異服設伎奇器以蕩上心者殺行偽而堅言詐

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惑衆者殺假于鬼神時日卜筮以
疑衆者殺此四誅者不以聽仲弓曰其禁盡于此而已孔子曰
此其急者其餘禁者十有四焉命服命車不粥于市珪璋璧琮
不粥于市宗廟之器不粥于市兵車旍旗不粥于市犧牲秬鬯
不粥于市戎器兵甲不粥于市用器不中度不粥于市布帛精
麤不中數廣狹不中量不粥于市姦色亂正色不粥于市文錦
珠玉之器雕飾靡麗不粥于市衣服飲食不粥于市菓實不時
不粥于市五木不中伐不粥于市鳥獸魚鼈不中殺不粥于市
凡執此禁以齊衆者不赦過也至秦用商鞅設連坐之法造
參夷之誅加肉刑大辟有鑿顛抽脅鑊亨之法所謂繫于秋

荼密于凝脂而上下相趨姦偽萌生以底于亡是又激苛察
不可以論于刑已

東平李鍇鐵君甫纂

田賦志

昔者神農氏斲木為耜揉木為耒始教耕民如一母百子之利乃粒食土生食食生民王者貴土生民貴食蓋不可一日廢矣及禹為司空任土作貢書為稷播百穀則至于周作平土之制任三壤班五土火耕水行而井田立限法昭然備矣斂賦取乎下田操乎上授受有節公私有程鄉閭州黨勸董督之是以野無廢土國無游民公田稼不善則罪民私田稼不善則罪吏務利除害民用以給是治之有道也暴秦壞之則令民得自占田兼併大權遂移縱馳以逞董子所謂富者連阡陌貧者無立錐知此而求治譬猶楫以濟川必無幾矣夫春秋之末猶保不得專封大夫不得專地與臺鐵穫舉有孰為何以為治百一而賦稅盡滔泯而已然給舊規述田賦志

井田之制莫孜其所始洎商畧得其詳然少康逃奔有虞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成為六十四井之甸是夏時已有其制與商之為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為九區區七十畝中為公田公田之中以十四畝為廬舍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一夫實耕公田七畝周時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公田之中以二十畝為廬舍八家皆耕百畝同養公田一夫實耕公田十畝（按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是周尺每步少古尺一尺六寸則畝少百六十尺百畝少萬六千尺以六尺四寸而一得二千五百步為二十五畝以周之七十畝加二十五畝得九十五畝是每井截少五畝）以小司徒經上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鄭氏）所謂九夫為井者井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四井為邑方二里四邑為丘方四里四丘為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為一成積百井九百夫其中六十四井（甸方八里八八六十四井此正田之數）得五百七十六夫（井九夫積五百七十六夫此正農之數）出田稅三十六井（此一甸旁加一里之數）三百二十四夫治洫四甸為縣方二十里四縣為都方四十里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乃得方百里為一同也積萬井九萬夫其四千九十六井（同方八十里八八六十四此正田之數）得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田稅二千三百四井（同方百里此旁加十里）乃得方八十里（同方八十里旁加十里乃得方百里此）一萬七百三十六夫治洫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治澮井田之法備于一同（[illegible]公四都旁加二十里之數）（方八十里開方之為六千四百井井有九夫為二萬七千六百四十六夫[illegible]四千九十六井餘二千三百四井[illegible]成為縣縣方二十里更加五里為方二十五里四縣為都方百里[illegible]二千六百井井有九夫為[illegible]不出稅使之治[illegible]四百夫為[illegible]二十步為畝[illegible]溝時二百四十步為畝[illegible]百二十畝當漢五十畝）司馬法曰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百井十成為終終十井十終為同同方百里萬井（鄭玄[illegible]井十為通[illegible]成十為終[illegible]十為同[illegible]以十[illegible]而為[illegible]也[illegible]官以[illegible]）

四十加之五其各不叫 此都鄙井田之法所謂八家同井者也

案井田之制周官大明其鄭氏引司馬法一同方百里萬井又況而設旁加之法夫一甸既已旁加一里矣合為一同又旁加十里遞徙一同之中正田裁四千九十六井正畫裁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治田出稅而旁加之田且至五千九百四井人至五萬三千一百二十六夫不出稅而治洫與澮是旁加之田反溢于公田而旁加之夫反溢于正夫矣周之本制未必若是也攷大司徒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又有餘夫口受田二十五畝凡此諸田不附一井之畫并從取餘夫萊田者歲更月易

必不能越井而耕此餘夫者一戶之子弟必不能別宅而居也鄭氏謂六鄉以九等受地皆以一夫為計其地則盡餘夫無地可受並出耕遂地之中百里之外其于事理有必不可者又若司馬法之井十為通通為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此蓋三分取一爾而賈疏云井有九夫十井為九十夫之地宮室塗巷三分去一惟有六十夫地在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三夫受六夫之地二十夫受六十夫之地惟三十家使出馬匹士一人徒二人此亦度一井九百畝之中當有餘畝以補萊田遂乃減夫以求其合是一井名為九夫而實則六夫矣夫求合百里萬井之說而設旁加求合一通三十家之

說而減正夫皆無制似均非通論也今畫井定方用附餘田實之所從理或然有一井正田之外當附餘田五百六畝二分有半一邑合計餘田二千二十五畝一丘合計餘田八千一百畝一甸合計餘田三萬二千四百畝開方之四周各一里三十六井得甸方十里百井矣一縣合計餘田十二萬九千六百畝開方之四周各二里一百四十四井得縣方二十里四百井矣一都合計餘田五十一萬八千四百畝開方之四周各四里五百七十六井得都方四十里一千六百井矣一同合計餘田二百七萬三千六百畝開方之四周各八里二千一百四井得同方八十里六千四百井矣再加餘田三

百二十四萬畝開方之四周又十里二千六百井得同方百里萬井矣田不外授畧不越井乎土之制蓋不外此乎附圖于後

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法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酇五酇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皆有地域溝樹之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周禮十夫二鄰之田百夫一酇之田千夫二鄙之田萬夫四縣之田遂溝洫澮皆所以通水于川也遂廣深各二尺溝倍之洫倍溝澮廣二尋深二仞徑畛涂道路皆所以通車徒于國都也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容二軌路容三軌

鄙之野涂與環涂同可也（諸侯經涂[illegible]環涂[illegible]三軌）萬夫者方三十三里少半里（賈疏從西北隅至東畔有一洫一洫有夫十洫下夫千夫萬步萬步有三十三里餘百步是少半里以九會遷而之則萬夫矣）九而方一同以南畝圖之則遂縱溝橫洫縱澮橫九澮而川周其外焉注康成（[illegible]）

夫有溝者也（[illegible]此與井田異[illegible]九九八十一爲井田[illegible]）獨不同又溝[illegible]以爲貢[illegible]不稅夫稅之[illegible]也

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鄭注古者耜一金兩人併發之其壟中曰畎畎上曰伐伐之言發也畎畎也今之耜岐頭兩金象古之耦也[illegible]始）

（畎田以二耜爲耦畎長終畝一畝三畎一夫三百畎而播種畎中苗生葉以上稍耨隴草因隤其土以附苗根比盛暑隴盡而根深而能風與旱也）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于川各載其名凡天下之地埶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illegible]）此（自然之川與大澮而川周其外之川異）此畿內采地之制異于鄉遂及公邑采地者在三百里四百里五百里之中畿內用夏之貢法邦國用殷之助法注康成

地有九等上中下各有三等也又別有三等謂不易一易再易之地也食人有九等自二人至十人亦各有三等也（下地食二人三人四人中地食五人六人七人上地食八人九人十人各有三等）

大司徒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畮一易之地家二百畮再易之地家三百畮（周禮都鄙王子弟公卿大夫采地也采地者公卿大夫在家邑其親王子弟在小都次疏者在大都不易之地歲種之地美故家百畮一易之地休一歲乃復種地薄故家二百畮再易之地休二歲乃復種故家三百畮注康成）

遂人掌六遂之地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廛民居之區域也）田百畮萊五十畮（萊謂休不耕者）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畮萊百畮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二百畮餘夫亦如之（周禮）鄭司農云戶計一夫一婦而賦之田其一戶有數口者餘

夫亦受此田也注康成（賈疏餘夫弟[illegible]一十九以下未有妻受口田二十五畮若三十有妻則受夫田百畮）

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此謂平土可以爲法者若山林藪澤原陵淳鹵之地各以肥磽多少爲差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七十以上上所養也十歲以下上所長也十一歲以上上所強也（王制注）

案若王制所謂百畮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則又以人之勤惰爲言不在受田之限也

案內則云二十受田給征役鄉大夫註有夫有婦乃成家何休云一夫一婦受井田百畮并與鄭說合而朱子集註云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八口爲率受田百畮如有弟是餘

夫年十六別受二十五畮俟其壯而有室然後受百畮之田
常制之外又有餘夫之田以厚野人也此説爲獨得然有未
盡者夫地有九等户亦如之論其中者總有上地家七人中
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之丈是一夫上父母下妻子弟兄弟
謂之家其七六五人之外又有弟年十六以上乃受餘夫田
二十五畮如有數弟則各受餘夫之田以養其妻子逮至夫
與弟各生子則身又爲父其家子爲大次子爲餘夫之家
子受原田弟之家子受百畮之田所謂餘夫亦如之是也若
如衆説一夫一婦與七六五人同受百畮顧與經倍而制民
不均矣

堯平水土爲九州九州之地凡二千四百三十萬八千二十四
頃定墾者九百二十萬八千二十四頃不墾者千五百一十萬
民口千三百五十五萬三千九百二十二人至于塗山之會諸
侯執玉帛有萬國四海之内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
里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男女耕織不奪其時故公家
有三十年之積私家有九年之儲逮湯受命其能存者三千餘
國方千塗山十損其七民離毒政將亦如之至周克商制五等
之封凡千七百七十三國又減湯時千三百矣民衆之損將亦
如之及周公相成王致治刑錯民口千三百七十一萬四千九
百二十三人多禹十六萬一千人至莊王之十三年五千里内

非天王九嬪之御百廿一公侯以下至于庶民凡千一百八十
四萬七千人除有土老疾定受田者九百萬四千人其後諸侯
相并當春秋時尚有千二百國至于戰國存者十餘然考蘇張
之説計秦及山東六國戎卒尚存五百餘萬推此尚當千餘萬
人當兵世也

賦者上之所取也役者下之所供也然皆因地制賦因民定役
賦貢薄征役取下制過則害民太古尚矣至禹任土作貢始別
九州田辨九等賦亦如之冀州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賦第
一等而錯出第二等厥田惟中中兗州厥土黑墳厥田惟中下厥賦貞賦第
九等貞正也以薄賦爲正也青州厥土白墳海濱廣斥厥田惟上下厥賦中

上徐州厥土赤埴墳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揚州厥土惟塗泥
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賦第七等雜出第六等荊州厥土惟塗泥厥
田惟下中厥賦上下豫州厥土惟壤下土墳壚厥田惟中上厥
賦錯上中賦第二等雜出第一等梁州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
三錯賦第八等雜出第七第九等雍州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
孔氏曰田上而賦下者人功少也田下而賦上者人功多也五百里甸服畿內之地去王城四面各五百里
百里賦納總禾本全曰總二百里納銍刈禾曰銍半槀也三百里納秸服
去皮曰秸服者三百里內去王城爲近非惟納總銍秸又使之服輸將之事也四百里粟五百里米尚書
夏制當亦如此而其詳與商制皆莫可得聞孟子云夏后氏五
十而貢一夫受田五十畮每夫計其五畮之入以爲貢殷人七十而助殷始爲井田之制畫地爲九區

田七十畝中爲公田八家各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按周人百畝而徹周制一夫授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則同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其實皆什一也龍子曰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貢貢者較數歲之中以爲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周之賦有二都鄙用助法鄉遂用貢法其小司徒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此都鄙井田而用助法者也其大司徒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

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公之地自食其半半貢入天子侯伯之地三之一貢入天子子男之地四之一貢入天子載師掌任土之法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以廛里任國中之地廛里若今邑里居也居之區域里居也以場圃任園地圃樹果蓏之屬季秋于中爲場樊圃謂之園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宅田致仕者之家所受田士田仕者所受田賈田在市賈人其家所受田也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牛田牧田畜牧者之家所受田賞田賞賜之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公邑六遂餘地天子使大夫治之以家邑之田任稍地家邑大夫之采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小都卿之采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大都公之采地王子弟所食邑畺五百里王畿界也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輕近而重遠者近多役也

園廛亦輕之者廛無穀園少利也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漆林之税特重以其自然生非人力所作也凡宅不毛者有里布不樹桑麻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凡田不耕者出屋粟空田者罰以三家之税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夫税者百畝之税家税者出士徒車輦給繇役以時徵其賦此鄉遂公邑而用貢法者也其小司徒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給公家有九等此其中地言中地之上所登者七人七人之中一人爲家長餘六人爲羨中強而可任使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唯田與追胥竭作田田獵追逐寇賊也其大司馬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參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

人下地食者參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周禮給軍用者令其諸侯之賦制如此達此則鄉遂邦國役民之制也至周東遷其法漸壞而魯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公羊傳曰譏履畝而稅也古者什一而藉藉謂藉民力耕公田多于什一大桀小桀減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成公元年作邱甲杜預注曰邱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與司馬法異此甸所賦令使邱出之譏重斂詳見兵志哀公十二年用田賦公羊傳曰田者一井之田賦者斂取其財也若今斂民錢以田爲率矣稅民公田不過什一軍賦十井不過一乘哀公空盡國儲用田賦過什一而左氏傳曰季孫欲以田

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而私于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
于禮施取于厚事取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邱亦足矣（邱出戎馬一匹牛三頭是賦之常法）若不度于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又將不足
哀公問于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對曰盍徹乎公曰二吾
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由此觀之周之末季徹法不行賦害什
二矣至秦孝公十二年初為賦用商鞅法以三晉地狹人貧秦
地廣人寡于是誘三晉之人利其田宅復三代無知兵事廢井
田開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既而無所稽攷則舍地而稅人
泊始皇三十一年始使黔首自實田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
倍于古或耕豪民之田則見稅十五（十分以五輸田主）于是乎井田什

一之[illegible]毫不役行而民力[illegible]困矣若夫太宰以九賦斂財賄所
[illegible]中之賦（[illegible]）四郊之賦（去國百里）邦甸之賦（邦甸二百里）家削之賦
[illegible]之賦（[illegible]百里）邦縣四[illegible]邦都之賦（[illegible]）關市之賦山
澤[illegible]幣餘之賦（[illegible]）此則計
[illegible]出泉貝于四野之稅也

襄平李鍇鐵君甫纂

氏族志

[illegible]之初人以[illegible]已氏族之建始聲中古夏書曰錫土姓
[illegible]于其[illegible]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又曰保姓立氏
以守[illegible]姓因其本而氏家其支流王之制也故氏族氏官
氏[illegible]氏王父字者有之而姓則無從焉泊乎周末荒廢舊宗氏
章姓混淆孰為一史遷之書曰姓某氏蓋久已失其原矣今纂
前緒用稽厥初其有人承本系于傳無收者（如魯之展氏展玉父之于展氏晉之先茂先僕之于先氏之屬）並附著之述氏族志

黃帝

黃帝姬姓也（史記姓公孫）長于姬水受國于有熊居軒轅之邱因以
為名又以為號（[illegible]）氏黃帝二十五子曰昌意玄囂[illegible]
休青陽揮夷鼓倉林禺陽（[illegible]）青陽方雷氏之甥也夷鼓彤魚氏
之甥也青陽與夷鼓皆為己姓青陽與倉林同于黃帝又皆為
姬姓其同生而異姓者四母三子別為十二姓凡黃帝之子二
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為十二姓（十四人而二人為己姓二人為姬故十二姓）姬酉
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國語）一說黃帝娶[illegible]祖生昌意昌
意降處若水生韓流韓流取淖子曰阿女生帝顓頊黃帝生駱
明駱明生白馬白馬是為鯀（[illegible]）

生訛郭璞注諸言生者多謂其苗裔未必是親所產也此說殊見黃帝一再傳不得與堯舜同時黃帝生禺猇禺猇生禺京[郭注禺京即禺彊]禺京處北海禺猇處南海禺猇子有儋耳之國任姓黃帝生苗龍苗龍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是為犬戎黃帝之孫曰始均始均生北狄[山海經]周時說與南燕並黃帝後為姞姓

少皥

少皥黃帝子青陽之子孫號曰金天氏[漢書]邑于窮桑又謂之窮桑氏[晉王嘉拾遺記少皥主西方號金天氏亦曰金窮氏時世紀有五鳳集于庭因曰鳳鳥氏亦曰桑邱氏金鳴于山銀湧于地如龜蛇龍殿故有龍山龜山眾水之目亦因以為姓未作為蛇邱氏蛇邱氏]少皥生倍伐倍伐降處緡淵又生般又生魚山人一目威姓[山海經]少皥氏之後有

南正重事顓頊重之後為羲[國語]又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生允格臺駘顓頊封諸汾川沈姒蓐黃實守其祀[補左]武王克商封其後兹與于黃[史記]鄭亦其後為巳姓

顓頊

顓頊黃帝子昌意之裔母曰景僕蜀山氏之女顓頊號高陽氏[大戴記昌僕紀氏產顓頊]顓頊生老童老童生重黎[世本老童娶于根水氏謂之驕福生重及黎國語高陽氏之後為北正黎之後為和皆書重黎為惠于祝融歷唐虞夏商世序其職及周以夏官為司馬其後程伯休父克平徐方錫以官族因而為氏]及吳回吳回生陸終陸終娶于鬼方氏生六子一曰樊是為昆吾[宋衷注昆吾為夏伯豕韋皆其後也是夏衰秦于韋許]二曰惠連是為參胡三曰籛是為彭祖四曰求言是為鄶人五曰安是為曹姓六

曰季連是為羋姓昆吾衛氏也參胡[illegible]人鄶氏也曹姓邾氏也季連楚氏也[illegible]

[illegible]

陸終顓頊之子又有叔士人有季禺之國叔歜之國中輶之國[illegible]人有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亦為高陽氏之後謂之八愷[illegible]

帝嚳

帝嚳者黃帝之子玄囂之裔[illegible]號曰高辛氏帝嚳生中容生季釐生晏龍晏龍是始為琴

瑟晏龍生司幽帝嚳又生后稷稷弟台璽生叔均叔均是始作牛耕帝嚳又生禺號禺號生淫梁淫梁生番禺番禺是始為舟番禺生奚仲奚仲生吉光吉光是始以木為車帝嚳又生帝鴻[illegible]生白民白民銷姓又生黑齒姜姓[山海經][illegible]

[illegible]

又有閼伯實沈為高辛氏之二子也閼伯主辰

實沈主參閼伯爲陶唐氏之火正又有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亦高辛氏之裔也謂之八元（左傳杜預注即稷契朱虎熊羆說誤）

唐祁姓

帝堯陶唐氏祁姓也堯娶散宜氏之女曰女皇生丹朱（帝王世紀）又有男九人使與舜處九男皆益篤（史記）舜受禪使丹朱居丹淵爲諸侯（尚書逸篇）武王克商封帝堯之後于薊（大紀）

虞姚姓

帝舜有虞氏姚姓也堯妻舜二女娥皇無子女英生商均（帝王世紀）（大戴記舜娶帝堯之女謂之女匽氏）一說娥皇生三身之國姚姓三身生義均

義均是始爲巧帝舜又生戲戲生搖民又生無淫降𢧵處是謂巫𢧵民盼姓（山海經又曰舜妻登比氏生宵明燭光一云又曰登北氏）夏后相時有虞思妻少康以二姚而邑諸綸遂復夏祀其後又有劉累學擾龍事孔甲劉累後爲杜伯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左傳）豕韋國于唐周成王滅唐遷之于杜（杜預注）其後隰叔逃周難于晉爲范氏（國語）武王克殷封胡公滿于陳爲嬀氏（大紀）遂亦嬀氏爲楚所滅

夏姒姓

伯禹夏后氏姒姓也父鯀顓頊五世孫鯀娶有莘氏女曰女志生伯禹（世本論衡禹母吞薏苡而生禹故姓曰姒）禹生均國均國生役采役采生脩鞈（山海經）啟有五子又有觀扈武王克商封其後東樓公于杞（大紀）杞鄫亦其後姒姓

商子姓

契母曰簡狄有娀氏之女也（[illegible]）高禖因孕而生契（古詩注）契封于商賜姓子氏（[illegible]）子孫湯伐桀遂有天下武王克商封紂子祿父以續殷祀祿父叛周誅成王以微子代殷後國于宋（史記）殷民有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左傳）

周姬姓

稷母有邰氏女曰姜原踐巨人跡而生稷帝舜封稷于邰別姓姬氏至文王爲西伯武王遂有天下平王東徙鎬是爲東

周考王封其弟于河南是爲西周桓公惠公封其少子于鞏是爲東周惠公（史記）大王之子爲吳虞王季之子爲虢文王之子魯衛管蔡毛郕曹滕霍畢原酆郇武王之子邗晉應韓周公之子凡蔣邢茅胙祭其同姓之國爲虞滑息荀魏駘岐酆楊耿密唐鮮虞

大皞風姓

任宿須句顓臾風姓太皞之後（左傳）

神農姜姓

蚩尤神農之裔（史記）黃帝既去蚩尤之凶惡其民善者于鄒屠之地遷惡者于有北之鄉其先以地名族後分爲鄒氏屠氏（拾遺記）共

上亦炎帝之後姜姓（賈逵國語注）炎帝之妻赤水之子[illegible]
炎居生節並節並生戲器戲器生祝融祝融生共工共工生術
器共工又生后土后土生噎鳴噎鳴生歲十有二（山海經）[illegible]
[illegible]以處后上在黃帝時為[illegible]在顓頊時與高辛爭王為高
辛所滅（賈逵[illegible]）在周時紀向焦申呂皆亦伊發之後姜姓（左傳）

防風漆姓

防風汪芒氏之君守封嵎之山者也為漆姓[illegible]鄣瞞是其後在
夏為防風氏殷為汪芒氏（左傳）

祝融妘姓已姓龍姓

檜偪陽鄢路妘姓昆吾蘇顧溫董已姓斟羅蔑彭姓皆祝融之
後（國語）董父以豢龍事舜為豢龍氏（左傳）昆吾當夏衰遷于舊許為
楚之先（本紀）

陸終彭姓禿姓

大彭豕韋諸稽彭姓陸終之後舟人禿姓彭祖之別封也（國語）

臯陶嬴姓

[illegible]六蓼黃徐嬴姓臯陶之後（左傳）

奚仲任姓

摯疇任姓奚仲仲虺之後大任之家（左傳）

氏羌乞姓

伯夸父（鄒[illegible]）顓頊生卑西岳西岳生先龍先龍生氏羌氏羌乞姓（山海經）

赤狄隗姓陸渾允姓（左傳）

周諸氏

尹氏

尹吉甫周內史其後為尹氏[illegible]王為卿士[illegible]王
命尹氏命晉侯為侯伯[illegible]王時有尹武公[illegible]侯伐鄭[illegible]子
朝[illegible]敬王時有尹文公[illegible]尹[illegible]子朝[illegible]子朝尹
氏[illegible]周之後也有婦人適之
周[illegible]處則勸人為禍行則數日而反是夫也其[illegible]
子[illegible]王時有尹[illegible]王子[illegible]夫[illegible]

周氏

周公姬姓食采于周[illegible]故亦曰周公世為周卿士
桓王時有周公黑肩欲弒王而立王子克王殺之莊惠王時有
周公忌父大叔帶之難狄伐周獲忌父襄王時有周公閱與王
[illegible]周公楚與伯[illegible]政[illegible]時又有周公孔
[illegible]

召氏

召氏世為周卿士[illegible]召公[illegible]
[illegible]惠王時有召伯廖王
使賜齊侯命襄王時有召武公與王使內史賜晉侯命又有召
昭公與成風葬于使召昭公會葬定簡王時有召桓公靈王使

公逆王后于齊簡王使桓公賜魯侯命又有召戴公與王孫蘇爭政王孫蘇殺之立其子召襄敬王時有召莊公與其子簡公盈並黨王子朝莊公與齊晉師納王盈乃逐子朝從王于尸氏而周殺盈（左傳）

蘇氏

蘇忿生蘇公也周克商蘇忿生以溫爲司寇與檀伯達俱封于河（左傳）其後爲蘇成公幽王時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蘇公作何人斯以絕之（[illegible]）桓王時蘇氏爲大夫王奪其溫原絺樊隰郕欑茅向盟州陘隤懷十二邑以與鄭（杜預注）及莊王崩蘇氏及五大夫奉子頹以伐惠王不克出

奔溫奉子頹奔衛衛師燕師立子頹子頹敗蘇氏即狄又不能于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滅溫蘇子奔衛後有蘇子後當頃王爲卿士頃王五年蘇子及魯盟于女栗（左傳）

毛氏

毛氏毛叔鄭之後有毛伯毛伯衛毛伯過毛伯得（左傳詳地理志）

原氏

原氏武王之弟封于原其後有原莊公原伯原伯貫原襄公原伯絞及弟跪尋又有原伯魯（左傳詳地理志）

單氏

單伯封于單周之親族（韋昭注）世爲卿士莊王時有單伯王將嫁女于齊命魯爲主使單伯送王姬于齊也（[illegible]）宋頃王時又有單伯爲魯請子叔姬于齊定王時有單襄公朝聘于陳簡王時會伐鄭同盟于柯陵襄公子頃公頃公子靖公靖公子獻公襄頃之族殺獻公立其弟成公靖公之曾孫曰單穆公旗敬王時穆公定子朝之難穆公子武公武公定儋翩之亂又有單平公單赵期（左傳）

劉氏

劉康公定王母弟（[illegible]）定王時康公聘于魯靈王時有劉定公夏景王時有劉獻公摯獻公子文公狄敬王時文公定子朝之難楚納子朝文公會諸侯于召陵謀伐楚文公子桓公桓公定

儋翩之亂（左傳）

魯諸氏

展氏

[illegible]者公子展孫也無駭卒隱公命以字爲展氏其後有夷伯[illegible]禽展喜襄公時有展莊叔展瑕展玉父奔慶封來奔獻車于[illegible]孫宿美澤可以鑑展莊叔見之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illegible]士鞅來聘公享之展莊叔執幣射者三耦公臣不足取于家臣展瑕展玉父爲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顏莊叔爲一耦鄫鼓父黨叔爲一耦（左傳）

臧氏

公子彄者孝公子臧僖伯也僖伯生臧孫達是為哀伯哀伯生伯氏瓶瓶生文仲辰辰生宣叔許許娶于鑄生臧賈臧為繼室以其姪生武仲紇紇奔邾臧賈使為以納請為遂自為請為竟嗣臧氏為生昭伯叔孫為有從弟會昭伯從昭公孫于齊會嗣臧氏會生賓如賓如生石（左傳）

厚氏

惠伯革者孝公子也其後為厚氏（世本）是為厚成叔瘠事襄公齊之後為石木石木嘗曰喪吾聞諸縣子曰夫喪不可不深長思也買棺外內易（言斲棺當使外內平易）我死則亦然（記檀弓）

施氏

施父者惠公子也施父生施伯勸莊公殺管仲以屍授齊者（左傳）（後系無攷）

三桓　仲孫氏　子服氏附

公子慶父桓公子是為共仲仲孫氏之始也又曰孟氏慶父生孟穆伯敖敖生文伯穀惠叔難穀生獻子蔑蔑生莊子速及子服它速生孺子秩孝伯羯羯後為孫子貜（貜或見羯子注未詳）貜生懿子何忌南宮敬叔說何忌生武伯彘彘生敬子捷它別為子服氏它生惠伯湫湫生昭伯回回生景伯何又有孟之側字反亦孟氏族齊伐我武伯彘師左師冉求帥右師及齊師戰于郊左師入齊軍右師奔孟之側後入以為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曰誰不如[illegible]而死不狃魯士也（左傳）

叔孫氏　叔仲氏附

叔牙慶父同母弟是為僖叔叔孫氏之始也牙生戴伯茲茲生莊叔得臣及惠伯叔仲彭生得臣生宣伯僑如穆叔豹豹生孟丙仲壬及昭子婼婼生成子不敢不敢生武叔州仇州仇生文子舒及叔孫輒輒無寵故因陽虎欲去三桓叔仲彭生別為叔仲氏彭生之孫為昭伯叔仲帶帶之子叔子小帶之孫叔仲志志亦因陽虎欲去三桓（左傳）

季孫氏　公鉏氏附

季友桓公少子是為成季季孫氏之始也友生文子行父行父生武子宿宿生公彌及悼子紇紇生平子意如及公父穆伯（名未詳）意如生桓子斯斯生康子肥肥曾孫為昭子強公彌字公鉏是為公鉏氏公彌曾孫為公鉏極欲因陽虎以去三桓公父穆伯之子為文伯歜季氏之族又有季公若意如之庶叔父曰季公亥公亥兄曰公鳥公亥謀去季氏意如之弟曰公甫公之季孫斯之弟曰季寤寤亦因陽虎欲去三桓（左傳）

子叔氏

叔肸文公子宣公母弟子叔氏之始也肸生聲伯嬰齊嬰齊生齊子老（[illegible]）老生敬子弓弓生輙及鞅又有叔詣（詣系未詳）

昭公時會于黃父謀定王室（誤于昭公二十九年正月卒書卒書日蓋亦公卿也）又有叔還叔弓曾孫定公時如鄭涖盟哀公時如齊莒景公會吳于柤還子青敎王崩青如京師又如越（左傳）

郈氏

郈敬伯同郈惠伯之玄孫（本系詳）同之後有郈昭伯（左傳）又有郈成子郈成子爲魯聘于晉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樂酒酣而送之以璧顧反過而弗辭其僕曰嚮者右宰穀臣之觴吾子也甚懽今侯漯過而弗辭郈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懽也陳樂而不樂告我憂也酒酣而送我以璧寄之我也由是觀之衛其有亂乎倍衛三十里聞甯喜之難作右宰穀臣死之還車而臨三舉而歸至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異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璧（呂氏春秋）

仲氏

公子遂是爲襄仲居東門故曰東門氏公孫歸父之從父昆弟也遂生公孫歸父及仲嬰齊文公薨遂殺子惡及視而立宣公宣公薨季孫行父逐歸父使仲嬰齊紹其後爲仲氏（左傳）

晉諸氏

狐氏

狐突晉同姓唐叔之後突生狐毛狐偃毛生溱爲溫大夫偃生射姑其族又有狄鞫居以殺陽處父皆殺鞫居射姑奔狄又有狐父爲大夫楚圍蔡使狐父請蔡于楚（左傳）

欒氏

欒賓靖侯之孫也賓生成王爲師共叔成生貞子枝枝生盾盾生武子書書生桓子黶及弟鍼黶生懷子盈平公時士匄克盈于曲沃欒樂死欒魴奔宋（宋亦見氏族）盡滅欒氏又有欒京廬欒弗忌欒糾並欒氏族（左傳）

先氏

先友先丹木晉舊姓也友丹木並爲戎右其後有先軫軫生霍霍伯且居且居生克其族先都殺克晉殺都克之後有先穀郯之戰殺敗晉師又召狄伐晉晉殺穀盡滅其族又有先蔑字士伯文公作三行以御狄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先蔑將左行及襄公薨趙盾使先蔑逆公子雍于秦已而立靈公先蔑奔秦襄公時人有先僕從師圍江僕伐楚以救之又有先辛爲胥甲父屬大夫晉放胥甲父辛奔齊（左傳）

郤氏

郤亦舊姓也豹生芮是爲冀芮芮與郤稱郤乞並爲公子夷吾之黨乞並郤氏族也芮生成子缺缺生獻子克克生錡錡與犨郤至是爲三郤郤犨步揚之子克之從父兄弟郤至步揚之孫蒲城鵲居之子並事厲公胥童殺三郤郤氏遂滅步揚嘗御戎與秦戰于韓又有步招革除之役從戎以敗秦師又有步

穀郤至之弟麻隧鄢陵之役[illegible]
溱至之兄襄公將郤穀將中軍溱佐之恭繼之[illegible]

范氏

士蔿劉累之後杜伯之孫隰叔之子周殺杜伯隰叔奔晉遂居晉生蔿蔿生穀穀生克晉殺蔿之孫士會初封隨又受范謚氏范是為范武子會生文子燮燮生宣子匄匄生獻子鞅鞅晉將新軍魴卒子幼故不得立鞅生吉射吉射生獻子鞅鞅生昭子吉射定公時吉射與荀寅奔齊范氏出者范氏側室之子謀逆吉射而代之及趙鞅圍朝歌殺皋夷又有士鮒是為析城鮒晉圍朝歌鮒以狄師襲晉不克奔周范氏遂亡范氏之族別

有士伯穆子(系未詳)穆子生貞子渥濁渥濁生莊子弱弱生文伯匄(與范宣子同族同名)匄生景伯彌牟又有范無恤者河曲之役無恤御戎又有士富者亦曰范獻子范文子燮之族昆弟悼公時為候奄(左傳)

中行氏

荀息息後為荀林父(世本晉大夫逝遨生林父)文公作三行林父將中行遂氏中行氏是為中行桓子林父生中行宣子庚庚生獻子偃偃生穆子吳吳生文子寅定公時寅與士吉射寅吉射奔齊中行氏遂不嗣(左傳)

知氏

荀首守知予遂以為氏林父之弟知莊子也(世本逝遨知氏與荀氏同祖逝遨)生武子罃罃生朔及悼子盈(世本罃生朔朔生盈)盈生文子躒躒生宣子甲甲生宵及襄子瑤瑤與韓魏伐趙三家反攻瑤殺瑤滅其族其族有知果知伯國者諫瑤瑤不聽知果更其姓為輔氏知氏滅惟輔氏存其族又有荀騅萬之役騅有功景公作六軍賞其功使騅為卿騅之曾孫曰程鄭([illegible])為晉大夫悼公即位鄭為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群騶知禮([illegible]知程鄭端不淫好諫不隱使為[illegible])悼公嬖平公嬖之使佐下軍鄭公孫揮來聘鄭問曰敢問降階何由([illegible])難不能對而識對知其將死鄭果卒(左傳)又有荀賓荀家荀會(國語作[illegible])悼公即位知荀賓之有力而不暴也

使為戎右欒叔請公族大夫公曰荀家惇惠荀會文敏黶也(即欒黶)果敢無忌(即公族穆子)鎮靖使茲四人者為之夫膏梁之性難正也使惇惠者教之則偏而不倦文敏者導之則婉而入果敢者諗之則過不隱鎮靖者修之則壹使茲四人者為公族大夫(國語)又有知起中行喜者為晉大夫黨欒氏七郤逐欒盈知起中行喜皆奔齊又有知徐吾者知悼子盈之孫也魏戊為政以其為餘子不失職而能守業使為塗水大夫(左傳)

祁氏

祁奚食邑于祁因以為氏高梁伯之子(高梁伯系未詳)奚生午午生盈盈討家臣祁勝鄔臧公殺盈遂滅祁氏祁氏之先有祁舉者為

大夫黨于里丕謀出惠公納重耳郤芮殺㠯又有祁瞞事文公城濮之戰瞞干命中軍風于澤（牛馬相風而走皆失之）亡大旆之左旃司馬殺之以徇于諸侯（左傳）

羊舌氏

羊舌大夫（名未詳）事獻公爲軍尉羊舌大夫生職職生赤及肸及鮒及虎赤是爲銅鞮伯華赤生子容肸字叔向食邑于楊又曰楊肸肸生楊石又曰楊食我食我黨欒盈平公殺食我遂滅羊舌氏鮒以踊死虎亦以黨欒盈死（左傳）

胥氏

胥臣曰季爲司空又曰司空季子曰季生甲父甲父生克克生

童左殺三郤晉殺童胥氏不嗣又有胥嬰者文公蒐于清原作五軍使嬰將下軍又有胥梁帶爲大夫執齊烏餘晉午守曲沃大夫以曲沃納欒盈（左傳）

籍氏

籍偃籍季之子也其八世祖孫伯黶爲晉正卿司晉之典籍故曰籍氏偃生談談生秦秦黨范氏晉逐范中行氏秦從范氏出奔既而獲之籍氏不嗣（左又按韋昭注伯宗孫伯糾々子然則傳孫伯糾或亦孫伯黶之同族與則伯宗亦爲籍氏）

箕氏

箕鄭父爲文公新上軍佐靈公立鄭父殺先克晉殺鄭父頃公時有箕遺子朝出悼王晉平周亂使遺取前城（左傳）

右行氏

右行辛者皆大夫作右行因以爲氏（韋昭注晉大夫賈辛也○按晉頃公時有賈辛定于王之亂距此五十餘年魏舒舉以爲祁大夫知非右行辛也文公嘗作一行以禦狄屠擊將右行辛其著氏之後數辛氏之說未知所本）悼公即位知辛佗以數宜物定功也使爲司空（國語）頃公時有右行詭者爲大夫子朝出悼王我平周亂執詭荀躒賈辛司馬督帥師軍于陰于侯氏于谿泉次于社詭及箕遺樂徵濟師取前城（左傳）

董氏

董因周太史辛有之後因之後爲董狐爲晉大史又有董伯董

叔詭事平公平公有疾夢黃能鄭公孫僑叙夏之祀乃鯀遂祀夏郊以董伯爲尸（國語韋昭注神不歆非類董伯其姒姓）董叔取士匄女者又有董安于爲趙鞅家臣（左傳○有辛廖或亦其族與）

[illegible]氏

高氏

高傒齊上卿高敬仲也傒生高莊子其後爲宣子固固生無咎及厚靈公逐無咎無咎子弱以盧叛厚嗣高氏非公即位崔杼殺厚厚生止止被放止子豎以盧叛焉以傒之曾孫酀嗣高氏酀生偃偃生昭子張張立公子荼陳乞逐之牧攻之張奔魯又有高發者景公時將師伐莒又有高齮臣梁邱據（見[illegible]）又有高

無丕簡公時無丕及國書帥師伐魯及高戰于郎師而魯會吳伐我克傳至于嬴國書將中軍無丕將上軍宗樓將下軍以禦之戰于艾陵吳展如敗無丕國書敗吳胥門巢會吳卒助之我師敗績及陳恒弑簡公無丕奔北燕後復歸齊又帥師禦晉荀瑤戰于犁邱我師敗績（左傳）

國氏

國歸父齊上卿國莊子也歸父生武子佐佐生勝及弱靈公時佐殺慶克以盧叛公殺佐及勝弱奔魯既而反弱嗣國氏是為景子佐孫惠子夏陳乞殺公子荼夏奔魯後有國書悼公時魯殺之書生觀平公時晉趙鞅圍衛觀及陳瓘救衛（左傳）

鮑氏

鮑叔牙加牲鮑牧叔之子也叔牙曾孫為莊子牽牽弟文子國國孫牧牧立悼公又欲立群公子悼公殺之（左傳）

管氏

管仲山生管敬仲夷吾夷吾生武子鳴鳴生桓子啟方啟方生成子孺孺生莊子盧盧生悼子其夷其夷生襄子武武生景子耐涉耐涉生微（世本）夷吾之後又有管脩仕楚為賢大夫白公作亂殺之（左傳）

晏氏

晏弱是為晏桓子桓子生嬰嬰生圉悼公初陳鮑攻高國圉奔魯又有晏父戎晏氂莊公伐衛以晏父戎為右自衛遂伐晉取朝歌戍郫邵封少水乃還晉趙勝追之獲晏氂（左傳）

欒氏　高氏

公孫竈公孫蠆惠公孫竈為欒氏子欒施蠆為高氏生高彊景公時陳無宇伐欒高施彊奔魯後適晉（左傳）

崔氏

崔杼武子也杼生成及彊又生明杼廢成立明成與彊怒殺相[illegible]東郭偃杼告慶封慶封殺成與彊明奔魯（左傳）

慶氏

慶克通于靈公母聲孟子者也克生封及佐封生舍封田于萊

陳無宇將攻舍慶嗣諫封歸封不聽遂殺舍及慶集嗣與集並慶氏之族也封奔魯後奔吳楚靈王殺之盡滅其族（左傳）

衛諸氏

石氏

石碏生厚厚實州吁碏殺之碏四世孫石成子稷稷生共子買買生悼子惡惡當甯氏出奔晉立其從子圃守石氏圃逐莊公及君起出公還圃而復石魋（魋東未詳）又有石駘仲駘仲生祁子兢公使祁子守圃狄滅之（左傳）

甯氏

甯氏出自武公公族也甯莊子速速之後武子俞俞生相相之

後惠子殖俞益速子殖生[illegible]之喜
述弑殤公復獻公獻公殺甯喜甯氏[illegible]乃大夫
公子鱄公子憾逐惠公及惠公再入放聵于秦出公輒時又有
甯跪跪救晉范氏于五鹿（左傳）

孫氏

孫昭子衛同姓食邑于戚其後為孫桓子良夫良夫生文子林
父林父生[illegible]林父逐獻公立殤公獻公後入林父以戚叛
如晉孫氏遂絕（左傳）

孔氏

孔嬰齊事懿公狄與衛戰于熒澤也渠孔御戎子伯為右黃夷

尚史　氏族志卷十　廿

前驅孔嬰齊殿衛師敗績狄滅衛其後孔達達孫成子烝鉏烝鉏
子羈羈孫文子圉圉子悝悝納莊公莊公既立欲悝酒而遣之
悝奔宋（左傳）

世叔氏

世叔儀是為大叔文子儀之孫懿子申申之子悼子齊齊取二
妻又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恥是二者出奔宋國人立齊弟
遺嗣世叔氏（左傳）

公叔氏

公叔發是為公叔文子發生戍靈公惡其富逐戍戍奔魯（左傳）

北宮氏

北宮括成公曾孫所謂北宮[illegible]之後
有北宮喜[illegible]不
北宮結公族[illegible]大夫不可公使結如齊而私于齊侯曰執
結而侵我[illegible]大夫齊侯從之及齊盟于沙久之公遂公叔戍
結奔魯（左傳）

南氏

公子郢[illegible]南故因南氏郢生公孫彌牟及惠子蘭
閔[illegible]任議之虎乃立又有公孫免餘公孫臣
公孫丁[illegible]皆公族也（左傳）

[illegible]氏

尚史　氏族志卷十　三

皇氏

皇武子[illegible]宋文公其後有皇戍戍子耳簡公時耳帥師侵衛
[illegible]所殺又有皇父皇頡成公時辰會楚伐宋侵城郜取幽邱
[illegible]彭城以宋人石簡公時楚侵鄭頡戍城麇出與楚師戰為
楚所獲爭封戍與公子圍爭頡以頡歸（左傳）

石氏

石甲父[illegible]宋文公其後有石楚石[illegible]石與肖爭戍公與事傳
公（左傳）

侯氏

侯宣多[illegible]宋文公其後有侯羽侯孺侯晉成公時羽軍楚師

因鍾儀而獻諸晉猶嘗爲質于楚晉[illegible]人攻之晉
奔楚（左傳）
子人氏
公子語莊公之子也字子人遂爲子人氏其後曰子人九（左傳）
良氏 以下十一族並穆公子
公子去疾字子良是爲良氏去疾生公孫輒輒生良霄公孫黑
伐之霄奔雍梁既而入伐舊北門霄死公孫僑立霄之子止（左傳）
游氏
公子偃字子游是爲游氏偃生公孫蠆蠆生游販販生良及吉
游販奪人妻其夫殺販子展廢良而立吉吉生速吉之從祖
曰游楚楚亦穆公孫與公孫黑爭妻公孫僑放楚于吳（左傳）

國氏
公子發字子國是爲國氏尉氏司氏作亂發死發生公孫僑僑
生國參（左傳）
罕氏
公子喜字子罕是爲罕氏喜生公孫舍之及公孫鉏舍之生罕
虎虎字子皮又爲子皮氏虎生嬰齊及魋嬰齊生達公孫鉏嘗
爲馬師達爲馬師氏鉏生頡子皮氏飲酒無度故馬師氏與子
皮氏有惡簡公時朔殺魋奔晉（左傳）
駟氏

公子騑字子駟是爲駟氏騑生公孫夏公孫黑夏生駟帶駟乞
帶生偃偃生絲偃卒絲弱其父兄立乞乞生歂公孫黑生駟印
黑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公孫僑討之黑縊又有駟弘系未詳字子
般鄭公將齊輸晉范氏粟弘注之晉敗我師于鐵追我師弘及
罕達公孫林殿而射前列多死宋圍曹弘帥師救曹侵宋晉荀
瑤伐我弘請救于齊荀瑤懼後瑤將圍我未至弘以知伯愎而
好勝早下之則可行也乃先保南里以待之又有駟秦富而侈
嬖大夫也而常陳卿之車服于其庭國人惡而殺之（左傳）
印氏
公子印名未詳是爲印氏成公時爲公子班所殺子印生公孫黑

肱黑肱生印段段生癸又有印堇父系未詳爲大夫簡公時堇父
與皇頡戍城麇楚及秦侵我囚頡及堇父以獻于秦國人取貨
于印氏以請之游吉爲令正主辭令之正以爲請公孫僑曰不獲受
楚之功而取貨于鄭不可謂國秦不其然若曰拜君之勤鄭國
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其可弗從逆行秦人不予
更幣從僑而後獲之（左傳）
豐氏
公子豐名未詳是爲豐氏子豐生公孫段段生豐施又有豐卷字
子張系未詳簡公時公孫僑爲政卷將祭請田焉請田獵以供祭祀僑弗
許曰唯君用鮮眾給而已卷怒退而徵役將攻僑僑奔晉罕虎

止之而逐叔孫系奔晉僑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反六四四一及其入晉（左傳）

孔氏

公子嘉字子孔是爲孔氏嘉生公孫洩簡公時尉氏司氏之亂嘉知之嘉又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國人伐之殺嘉公孫僑立洩嗣孔氏嘉之孫爲孔張（左傳）

然氏

公子然（名未詳）是爲然氏子然生然丹鄭殺公子嘉然丹奔楚又有然明是爲鬷蔑（左傳）

子孔氏

士子孔（名未詳）亦字子孔故别曰子孔氏士子孔生子良鄭殺公子嘉子良奔楚（左傳）

羽氏

公子羽（名未詳）成公時爲公子班所殺子羽孫曰羽頡良霄因頡以伐舊北門霄死頡出奔晉羽氏遂絶（左傳）

尉氏　司氏　堵氏　侯氏　子師氏

尉止司臣堵女父侯晉子師僕並鄭士也尉止生尉翩司臣生齊堵女父之族曰堵狗簡公時五族作亂國人殺尉止子師僕臨司臣司齊尉翩堵女父唯侯晉奔晉晉奔堵狗妻歸諸范氏（左傳）

楚諸氏

薳氏（即蒍氏）

薳章（族未詳）章之後呂臣及蒍賈鬭椒惡賈殺之于轑陽賈生蒍艾獵是爲孫叔敖艾獵從子蒍子馮子馮之子掩郏敖時公子圍殺掩又有薳啟彊薳射薳罷薳洩薳越薳固又有薳居靈王時作亂殺大子祿而公子棄疾立（左傳）

鬭氏

鬭伯比若敖氏若敖爲楚八世祖及若敖氏娶于䢵生鬭伯比伯比生穀於菟及子良（子良名未詳）穀於菟生般般生克黄子良生椒椒生苗賁皇莊王時椒殺般又殺蒍賈將攻王王滅若敖氏而使克黄嗣苗賁皇奔晉穀於菟之曾孫曰棄疾爲宫廐尹事

靈王伐徐之役吳敗我師于房鍾獲棄疾棄疾生韋龜亦事靈王王欲遷許于賴使韋龜與公子棄疾城之而還韋龜生蔓成然蔓成然作亂弒靈王成然生三子曰辛懷巢吳入郢辛及巢從昭王奔隨鬭氏之族又有鬭廉鬭御彊鬭梧耿之鬭班又有鬭祁鬭勃鬭且鬭章章事成王伐鄭章囚鄭聃伯又使章請平于晉晉陽處父報之晉楚始通又有鬭宜申謀弒穆王王殺之（左傳）

成氏

成得臣亦若敖氏之族也得臣生大心大心生熊（公羊成熊作成然）熊鬭椒作亂至靈王時王以鬭成同出若敖殺熊又有成嘉若敖之

曾孫爲穆王令尹左傳

屈氏

屈氏楚同姓也屈瑕爲武王莫敖瑕之後有屈重屈完完之族有屈禦寇字子邊爲息公戍商密秦降商密囚以歸其後有屈蕩蕩生到到生建建生生又別有屈蕩事康王康王以屈到爲莫敖蕩爲連尹到卒以屈建爲令尹蕩爲莫敖與到建同時而同其父祖名傳或誤屈蕩生申申亦爲莫敖事靈王王伐吳使申圍朱方克之執齊慶封盡滅其族既而以申貳于吳殺之又有屈巫即巫臣字靈王東奔晉不書又有屈罷平王初立使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且撫其民左傳又有屈原爲懷王左徒史記頃襄王時有屈署國策

尚史　氏族志卷十　三十五

觀氏　彭氏

觀丁父爲武王軍率其後曰觀射父射父後曰觀起起生從從爲卜尹召公子比爲亂又有觀瞻爲惠王開卜大夫彭仲爽爲文王令尹其後曰彭名名之後曰彭生左傳

申叔氏　申氏

申叔侯爲申公成王使之戍穀去穀者叔侯之後有申叔時時孫曰申叔豫又有申叔展又別有申氏曰申無畏無畏生犀又有申無宇無宇生亥又有申包胥又有范山國語中無宇曰范山無宇固知范山亦申後穆王時爲大夫晉靈公即位范山言于王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穆王師于狼淵以伐鄭鄭及晉平左傳

潘氏

潘崇爲大子商臣師弑成王崇之後爲尫尫生黨左傳

伍氏

伍參莊王嬖人參子舉是爲椒舉舉生鳴及奢奢生尚及尚弟員奢爲大子建師費無極譖之平王殺奢及尚負奔吳遂覆楚入郢左傳

昭氏

昭奚恤宣王相懷王時有昭陽又有昭雎昭過又有昭魚頃襄王時有昭常昭蓋國策

景氏

尚史　氏族志卷十　三十六

景舍事宣王頃襄王時有景陽景鯉國策

宋諸氏

皇氏以下戴族

皇父充石戴公子充石之後有皇鄖又有皇瑗爲右師瑗生麇或誣麇將納桓氏景公殺麇及瑗已而復皇氏之族使瑗從子緩爲右師又有皇野野生非我非我從昆弟曰皇懷又有皇國父爲大宰爲平公築臺妨于農功所謂澤門之晳者也元公時又有皇奄傷並向出奔楚左傳

華氏

華督戴公孫督孫御事御事生元元生閱及臣閱生皐比閱卒

華臣殺其宰臣出奔陳又有華合比合比庶兄曰堙弟曰亥亥
譖合比將納臣平公逐合比合比奔衛督曾孫曰華耦又有華
椒文公時楚伐蕭椒以蔡人救蕭蕭潰椒及晉衛曹同盟于清
丘椒生弱及定弱為平公司馬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傲又相
謗也樂轡怒以弓梏弱于朝公見之曰司武而梏于朝難以勝
矣遂之弱奔魯定為平公司徒元公即位惡華氏向氏華亥華
定向寧殺羣公子劫公時華氏之族費遂為大司馬貙多僚登
並其子也公使費遂攻華向華向奔陳華登奔吳登亦其黨也
貙而多僚譖貙將納亡人公謀逐貙貙臣張匄殺多僚召華向
華向自陳入宋師齊師敗之華妵歸華氏華豹死之亥定貙登

出奔楚華氏遂絕（左傳）

樂氏

樂豫戴公玄孫文公時有樂呂平公時有樂喜是為司城子罕
杜預注司城樂氏之大宗也案其先當是戴公之長庶子喜逐樂轡轡亦其族也喜孫舍鞅
祁犂舍當元公華向之亂出奔鄭鞅為元公大司寇子朱鉏為
景公大司寇祁犂為元公司城祁犂子溷溷逐樂大心大心亦
其族也溷子茷茷為景公司城公薨茷及樂得逐大尹立昭公
樂得亦戴族也文公時有樂嬰齊楚圍我我使嬰齊告急于晉
共公時有樂裔老佐公薨魚石叛華元使裔為司寇老佐為司
馬遂圍魚石于彭城而老佐卒老佐戴公五世孫也平公時有
樂懼樂將鉏懼戴公六世孫鄭伐我懼將鉏敗諸汋陂退舍于
夫渠不儆鄭人覆之敗諸汋陂獲懼及將鉏景公時有樂髡帥
師伐曹（左傳）

仲氏　莊族

公子成莊公子公孫固莊公孫公孫師亦莊公孫師子仲江江
之孫幾幾子佗佗為卿事景公及公子辰出奔陳（左傳）

向氏　以下桓族

向戌桓公曾孫是為合左師戌生寧宜鄭寧劫元公與華亥作
亂宜殺鄭寧黨元公以晉師敗華氏又有向勝向行亦黨元公華
費遂殺羣公子向勝行于其廩又有向為人向帶為人為大司寇

帶為大宰共公卒蕩山殺公子肥華元殺山向氏魚氏五大夫
出奔楚後降晉又有向寧寧及華氏劫元公公攻之華向奔陳
戌曾孫曰巢巢弟魋魋弟子頎子車魋有寵而害于景公公使
巢攻之魋入于曹以叛巢伐之不克亦入于曹魋奔衛巢奔魯
魋弟又有司馬牛（左傳）

魚氏

公子目夷字子魚是為魚氏桓公之子目夷子公孫友友孫魚
石世為左師又有魚府為少宰共公薨魚石魚府五大夫出奔
（左傳）

鱗氏

鱗矔桓公孫為司徒矔生朱為共公少司寇及魚向五大夫出奔（左傳）

蕩氏

公子蕩桓公子蕩生公孫壽壽生蕩意諸世為司城襄夫人殺昭公意諸死之文公使意諸弟蕩虺為司馬意諸生山共公孝山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殺山（左傳）

褚師氏

褚師段共公之子（褚師市官以官為氏）段生石彄為景公卿及公子辰出奔陳又有楚師子肥為景公大夫滅曹（左傳）

[illegible]諸氏

轅氏

轅濤塗為宣公大夫濤塗之後曰選其四世孫曰僑閔公時有轅頗轅買頗出奔鄭買出奔楚（左傳）

鍼氏

鍼子為桓公大夫其八世孫曰鍼宜咎宜咎慶氏出奔楚（左傳）

慶氏

慶虎慶寅為哀公大夫虎寅以陳叛楚殺人殺虎及寅又有慶樂楚殺之（左傳）